

致讀者

尊敬的諸位讀者：

大家好！在諸位師長善友的關懷指導下，在《群書治要譯注》小組成員的共同努力下，《群書治要譯注》一書終於於2012年四月底由中國書店正式出版發行。其後我們在此基礎上對一些問題進行修正，并排版印製精裝十冊本。

為了讓廣大讀者方便及時的讀到《群書治要譯注》一書，我們現將此次修正版的十冊版電子版陸續傳至網路，方便大家學習。

由於我們水平有限，這套書難免有錯誤之處，懇請各位讀者在閱讀此書時，若發現錯誤，請發送郵件到 qunshuzhiyaowang@yahoo.com.cn。

此外，《群書治要譯注》小組成員共同聲明放棄該書著作權，歡迎各界人士流通此書。由於本書會不斷更新版本，如欲流通此書，請及時關注群書治要網（www.qunshuzhiyao.com）的最新更新版本。

《群書治要譯注》小組二零一二年四月敬呈
群書治要網網址：www.qunshuzhiyao.com

(唐) 魏徵 褚亮 虞世南 蕭德言 合編
《群書治要》學習小組 譯注

群書治要譯注

第四冊

中國書局



目
録

卷十三	漢書（一）	補	一六〇七
卷十四	漢書（二）		一六九五
卷十五	漢書（三）		一八一五
卷十六	漢書（四）		一九一九
卷十七	漢書（五）		二〇一九
卷十八	漢書（六）		二一四三

群書治要卷十三

漢書（一）補

【題解】《漢書》，中國紀傳體西漢斷代史。共一百篇，其中包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傳七十篇，後人析為一百二十卷。作者班固。其父班彪曾撰寫《後傳》六十五篇，作為《史記》續篇。班固以此為基礎著手撰寫《漢書》。他死後，其妹班昭續補八表，馬續補修了《天文志》。該書首創斷代為史的編纂方法。同時，把《史記》的「本紀」省稱「紀」，「書」改曰「志」；又不用「世家」，載入《史記》「世家」的陳涉、外戚和漢代諸王一律編入「傳」內；「列傳」簡稱為「傳」。這些體例上的變化，對後來的紀傳體史書影響很大。同時它是研究西漢歷史的重要史籍，就保存西漢歷史資料來說，現存的史籍以《漢書》最稱完備。《漢書》還第一次創立了《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漢書》的志尤為人們所重視。由《史記》八書演變來的一些志，內容與《史記》也多有不同。在八書內容之外，《漢書》又創立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漢書》的志規模宏大，內容豐富，又在篇目上有所創新，擴大了歷史研究領域，因而受到後人的推譽。

魏徵等在編撰《群書治要》時，收錄《漢書》部分最多（共計八卷）。後於流傳過程中，首尾兩卷已亡佚（現存六卷）。對照《群書治要》原文，可推知，卷十三應為《漢書》卷一至卷二十一之內容。爲了彌補缺憾，我們在譯注此書時，特從《漢書》卷一至卷二十一中節錄精選，補充爲卷十三。《群書治要》一書，旨在教導爲政者修德行、用賢才、興仁義、重本務，此次即依據此原則補錄。共節錄高帝紀、文帝紀、景帝紀、武帝紀、昭帝紀、宣帝紀、元帝紀、成帝紀、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律曆志的部分內容。其中，高帝劉邦能够任用賢才、與民眾約法三章，終於創下漢家基業。文帝、景帝有著節儉、愛民的美好君德，能够虛心納諫，注重本務、修養生息，終於成就文景之治，其美好的品行和治國策略實在值得後人取法。漢武帝雄才大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賢才并起，漢朝的興盛達至巔峰。然其晚年好大喜功、窮兵黷武，漢朝從此從極盛轉向衰落。昭帝年少即位，信任霍光，關心民眾疾苦，尚無重大過失；宣帝采用儒、法同治，用法嚴酷，種下了衰落的遠因；元帝柔仁好儒，雖任用賢能，然其縱容佞臣石顯，漢家開始急劇衰落；成帝沉溺女色，實為昏君。這幾位君王，雖較漢初幾位帝王遜色許多，但是其詔書內容仍有取法之處，因此不因人廢言，予以節錄，可為治國者借鑒。

【作者簡介】班固（公元三十二年—公元九十二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東北）人，班彪之子。東漢史學家、文學家。建武二十三年前後入洛陽大學，博覽群書。建武三十年，其父班彪卒，班固自太學返回鄉里。居憂時，在班彪續補《史記》之作《後傳》基礎上開始編寫《漢書》，至章帝建初中基本完成。明帝時，曾任蘭台令史，與陳宗、尹敏、孟异共同撰成《世祖本紀》，升遷為郎，負責校定秘書。章帝時，班固先任郎官。建初三年（公元七十八年）升為玄武司馬，章帝多次召他入宮廷侍讀。章帝出巡，常隨侍左右。還曾參加論議對西域和匈奴的政策。建初四年，章帝在白虎觀召集當代名儒討論五經同异，并親自裁決。班固以史官兼任記錄，奉命把討論結果整理成《白虎通義》，又稱《白虎通德論》。和帝永元元年（公元八十九年），大將軍竇憲奉旨遠征匈奴，班固被任為中護軍隨行，參與謀議。永元四年，竇憲在政爭中失敗自殺，洛陽令對班固積有宿怨，藉機羅織罪名，捕班固入獄。同年死於獄中，年六十一歲。此外，班固也是東漢最著名的辭賦家之一，著有《兩都賦》《幽通賦》等。

紀

【原文】高祖^①。沛豐邑^②中陽里人也。姓劉氏。二月。沛公西過高陽^③。酈食其^④爲里監門^⑤。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⑥大度。乃求見沛公。沛公方踞^⑦床。使兩女子洗。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⑧衣謝^⑨之。延^⑩上坐。

【注釋】①高祖：指漢高祖劉邦（公元前二五六年—公元前一九五年），字季（一說原名季），沛郡豐邑中陽里（今江蘇豐縣）人。西漢開國皇帝，廟號爲高祖，漢景帝時改爲太祖，謚號爲高皇帝，所以史稱漢高祖、太祖高皇帝或漢高帝。②沛豐邑：沛，縣名，今江蘇沛縣。豐邑，當時屬沛縣，今江蘇豐縣。③高陽：小邑名。屬陳留縣，在今河南杞縣西南。④酈食其：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二〇三年，秦朝陳留縣高陽鄉人。好飲酒，桀驁不馴。後投奔劉邦，因以計克陳留，封廣野君，常奉命出使各國諸侯。後被烹殺。食其，音亦姬。⑤里監門：看守里門的人。⑥沛公：漢高祖劉邦起兵於沛，以應陳涉，衆立爲沛公。⑦踞：坐。⑧攝：整頓，整飭。⑨謝：道歉，認錯。⑩延：邀請。

【譯文】漢高祖，沛縣豐邑中陽里人，姓劉。二月，沛公向西經過高陽邑，酈食其爲

里門卒，說：「諸將路過此地的很多，我看沛公度量大。」便來求見沛公。沛公正坐在床上，讓兩個女子洗腳。酈食其不叩拜，作個長揖說道：「您如果一定想要誅殺無道的暴秦，不應該坐著接見長者。」於是沛公起身，整飭衣裝，向他道歉，並請至上坐。

【原文】帝置酒洛陽南宮^①。上曰。通侯^②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③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④、王陵^⑤對曰。陛下嫚而侮人^⑥。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⑦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⑧。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⑨。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⑩。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⑪。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⑫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群臣說服。

【注釋】①南宮：漢宮殿名。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南宮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洛陽故城中。」②通侯：即徹侯。爵名。第二十級。③項氏：指項羽。④高起：人名。一說「高起」二字爲衍文。⑤王陵：西漢初年大臣。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一八一年，沛縣（今江蘇沛縣西）

人。⑥侮人：欺侮、輕慢別人。⑦運籌帷幄：謂在後方決定作戰策略。⑧子房：張良，字子房，爲劉邦的謀臣，秦末漢初時期杰出的軍事家、政治家，漢王朝的開國元勳之一，漢初三杰之一。⑨餉餽：軍糧。⑩蕭何：西漢初期政治家，漢初三杰之一。生於公元前二五七年，卒於公元前一九三年，沛（今江蘇沛縣）人。⑪韓信：西漢開國名將，著名軍事家，漢初三杰之一。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一九六年，淮陰（今屬江蘇）人。⑫范增：秦末農民戰爭中爲項羽主要謀士，被項羽尊爲「亞父」。公元前二七七年至公元前二〇四年在世，秦末居巢（今巢湖市）人。

【譯文】高皇帝設宴洛陽南宮，高祖說：「通侯各將不要隱瞞我，都要講實情。我所以能得天下的原因是什麼？項羽之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是什麼？」高起、王陵對答說：「陛下輕慢而對人不尊重，項羽仁愛而敬重人。然而陛下派人攻城掠地，所降服的土地就賜予（將領），這是與天下人同利。項羽妒賢嫉能，對有功的人就妒忌，對賢能的人就懷疑，戰勝的不計功勞，奪得地盤的不給賞賜，這是他所以丟失天下的原因。」高祖說：「你們祇知其一，不知其二。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我不如張良；鎮守國家，安撫百姓，供給糧餉，不絕於道，我不如蕭何；統領百萬大軍，戰必勝，攻必克，我不如韓信。他們三人都是人杰，我能任用，這是我所以取得天下的原因。項羽有一個謀士范增，然而却不能重用，這是他被我擒獲的原因。」群臣心悅誠服。

「原文」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①。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②。天下既定。命蕭何次^③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④。叔孫通^⑤制禮儀。陸賈^⑥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⑦作誓。丹書鐵契^⑧。金匱石室^⑨。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⑩弘遠矣。

【注釋】①監門戍卒：監門，指酈食其。戍卒，指娄敬。②三章之約：漢高祖劉邦率兵進入咸陽時，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③次：編次，編纂。④張蒼定章程：張蒼（公元前二五六年—公元前一五二年），西漢丞相，封北平侯，陽武縣（今河南省原陽縣）人。張蒼校正《九章算術》，制定曆法，是我國歷史上主張廢除肉刑的一位古代科學家。章程，曆數和度量衡的推算法式。⑤叔孫通：又名叔孫何（？—約公元前一九四年），西漢初期儒家學者，舊魯地薛（今山東棗莊薛城北）人。曾協助漢高祖制訂漢朝的宮廷禮儀，先後出任太常及太子太傅。⑥陸賈：西漢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約出生于公元前二四〇年，卒於公元前一七〇年，其先為楚人。劉邦起事時，以陸賈有口才，善辯論，常派他出使諸侯各國。⑦剖符：猶剖竹。古代帝王分封諸侯、功臣時，以竹符為信證，剖分為二，君臣各執其一，後因以「剖符」「剖竹」為分封、授官之稱。⑧丹書鐵契：古代帝王賜給功臣世襲的享有免罪等特權的證件。⑨金匱石室：古時保存書契文獻之處。⑩規摹：規模。

【譯文】原先，高祖不習文學，而性情明達，善於謀劃，能博采衆議，從看門人到戍卒，見面都如老朋友。入關之初爲順民心，與百姓約定三條法令，天下平定之後，命蕭何編纂法令，命韓信申述兵法，命張蒼制定曆法，令叔孫通制定禮儀，令陸賈作《新語》。又與各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存入金匱石室之中，保藏於宗廟之內。高祖雖然事務繁多，但可以立制垂範傳之久遠。

【原文】孝文皇帝^①。高祖中子^②也。母曰薄姬^③。高祖十一年。誅陳豨^④。定代^⑤地。立爲代王。都中都^⑥。十七年^⑦秋。高后崩。諸呂謀爲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⑧、太尉周勃^⑨、朱虛侯劉章^⑩等共誅之。立代王。

【注釋】^①孝文皇帝：劉恒，劉邦第四子，薄姬所生，公元前一八〇年至公元前一五七年在位。^②中子：排行居中的兒子。^③薄姬：吳人，劉邦之妃，劉恒之母。劉恒爲帝以後，尊她爲皇太后。^④陳豨：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一九五年，宛胸人。漢高祖七年，韓王信反叛，逃入匈奴，高祖帶兵到平城而回，封陳豨爲列侯，以趙國相國的身份統率趙國、代國的軍隊。豨，音西。^⑤代：古國名。漢初同姓九國之一。公元前二〇一年漢高祖置。轄境約當今山西離石、靈石、昔陽及河北蔚縣、陽原、懷安等地。公元前一八〇年，漢文帝劉恒以代王入爲皇帝。公元前一一四年，代國廢。^⑥中都：縣名，

在今山西平遙西。⑦十七年：指代王之十七年（漢代諸侯王國自有紀年）。⑧陳平：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一七八年，陽武（今河南原陽）人，西漢的開國功臣之一。在楚漢相爭時，曾多次出計策助劉邦。漢文帝時，曾任右丞相，後遷左丞相。⑨周勃：約生於公元前二四〇年，卒於公元前一六九年，沛人，秦末漢初的軍事家和政治家，西漢開國功臣。⑩劉章：漢高祖刘邦的孫子，齊悼惠王劉肥的次子。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一七七年。呂后称制期間被封為朱虛侯。

【譯文】孝文皇帝是高祖排行居中的兒子，母親是薄姬。漢高祖十一年春天，殺陳豨，平定代地，被封為代王，建都中都。他做代王的第十七年秋天，呂后去世了，以呂產為首的呂氏家族企圖發動叛亂，奪取劉氏天下，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同聯合誅殺呂氏，迎立代王。

【原文】三月。詔曰。方春和^①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阨^②於死亡。而莫之省憂^③。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④之。

【注釋】①春和：春日和暖。②阨：音店。臨近危險。③省憂：省視疾苦。④振貸：賑濟。

【譯文】三月，文帝下詔說：「正值春日和暖的時節，草木群生之物都有各自的樂趣，而百姓中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有的頻臨死亡，却没有省視疾苦，作為人民的父母要怎麼辦？應該商議如何賑濟他們。」

【原文】十一月癸卯晦^①。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②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③之身托於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于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④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⑤三光^⑥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丐^⑦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⑧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⑨。因各敕^⑩以職任。務省繇^⑪費以便民。

【注釋】①晦：陰曆每月的最後一天。②布政：施政。③微眇：亦作「微渺」。微末。④股肱：大腿和胳膊。比喻左右輔佐之臣。⑤累：連累。⑥三光：日、月、星。⑦丐：乞求。⑧賢良方正：漢代選拔人才的科目之一。始於漢文帝。被舉者對政治得失應直言極諫。如表現特別優秀，則授予官職。武帝時復詔舉賢良或賢良文學。名稱時有不同，性質無異。歷代往往視作非常設之制科。⑨不逮：不足之處，過錯。⑩敕：整飭。⑪繇：通「徭」，徭役。

【譯文】十一月癸卯爲月末日，發生日食。文帝說：「我聽說上天生下萬民，爲他們設置君主來撫養治理他們。如果君主不賢明，施行政令不公平，那麼上天就會顯示災象，來警告他治理不當。十一月末出現日食，已被上天譴責，哪有比這更大的災象啊！我有幸得以保全宗廟，憑我這樣渺小的一個人依托在萬民和諸侯之上，天下的治與亂，責任全在於我一人，祇有兩三個執政大臣好比是我的左右手。我下不能治理和撫育好衆生，上有損於日、月、星辰的光明，我的失德真是太大了。各地接到我的詔令後，大家都想想我的過失，以及我所見所思的不足之處，要求大家告訴我。并推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的人來補正我的不足，也希望各級官吏認真整頓好自己本職工作，儘量減少徭役和開支費用，以便利民衆。」

【原文】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①。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詬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②聞過失也。將何以來^③遠方之賢良。其餘之。民或祝詛^④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⑤之愚。無知抵死^⑥。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注釋】①進善之旌，誹謗之木：相傳唐堯之時在交通要道設立旌旗和木牌，讓人們在旌旗下提意見，在木牌上寫諫言。②無由：沒有門徑，沒有辦法。③來：後多作「徠」。招致，招攬。④祝詛：祝告鬼神，使加禍於別人。⑤細民：平民。⑥抵死：判處死刑。

【譯文】五月，文帝下詔說：「古代聖明的君主治理天下，朝廷專門設有進言獻策的旌旗和批評朝政的謗木，用來疏通治政的渠道，招致進諫的臣民。如今的法律規定批評朝政和傳播妖言的人要治罪，這就使得群臣不敢暢所欲言，做皇帝的無從知道自己的過失，這怎麼能招致遠方的賢能之士到朝廷來呢？應該廢除這些法令。百姓中有人背後詛咒皇帝，發誓相約互相隱瞞，後來又互相告發，官吏就認為這是大逆不道；如果再說些不服的話，官員又認為是誹謗朝廷。其實不過是由於小民們愚昧無知，以至於判處死刑，我認為很不可取。從今以後，凡是觸犯了這條法令的，一律不加處理。」

【原文】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①。故生不遂②。朕憂其然。故今茲③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注釋】①末：商業。②生不遂：生計困難。③今茲：今此，現在。

【譯文】九月，文帝下詔說：「農業是天下的根本，是百姓賴以生存的基礎，有的百姓不專心務農而去經商，因此衣食困乏。我憂慮這種情況，因此現在親自率領群臣耕田來鼓勵農業。免除百姓今年應納田租的一半作為獎勵。」

【原文】十二年三月。詔曰。道^①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②不加辟^③。歲一不登^④。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注釋】

①道：引導。

②野：田野。

③辟：開闢。

④登：豐收。

【譯文】十二年三月，下詔說：「引導百姓的途徑，在於抓住農業這個根本。我親自耕作以勸勉農耕，已經十年了，而田野尚未得到充分開墾，每逢年景不好，百姓就處於飢餓狀態，這是因為從事農業的人尚不足，而各地官吏未能認真重視農業的緣故。我多次下詔，每年勸百姓多植樹，而功效甚微，這也是地方官吏執行我的詔令不認真、對百姓的勸勉沒有明確的措施所致。加之農民負擔重，而地方官吏又漠不關心，這怎能提高

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爲此今年免除農民應交賦稅的一半。」

【原文】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①。爲生之本也。三老^②。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③。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④勞賜^⑤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⑥。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⑦民焉。

【注釋】①力田：努力耕田。亦泛指勤於農事。②三老：古代掌教化之官。鄉、縣、郡均曾先後設置。③應令：響應詔令。④謁者：官名。始置於春秋、戰國時，秦漢因之。掌賓贊受事，即爲天子傳達。⑤勞賜：慰勞賞賜。⑥便安：便利安穩，便利安適。⑦道：教導。

【譯文】文帝又說：「孝敬父母，愛護兄弟，是天下最順乎倫常大道的；努力耕作，是生存之本；三老，是人民的老師；廉吏，是人民的表率。我特別贊賞孝悌、力田、三老與廉吏的操行。如今萬家之縣，却說無人響應察舉之令，是真實情況嗎？原因是官吏舉賢之道尚未具備。現派謁者慰勞賞賜三老、孝者帛每人五匹，悌者、力田者每人二

匹，廉吏二百石以上者每一百石加賞三匹。還要慰問百姓不能便利安適之處，按戶口計算設置三老、孝悌、力田常任鄉官，讓他們深刻領會詔書的意義而教化百姓。」

【原文】十四年春。詔曰。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①不祈其福。右賢左戚②。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③祝厘④。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⑤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注釋】①望祀：古代祭名。遙祭山川地祇之禮。②右賢左戚：注重賢才，不重親戚。古時以右為上、左為下。③祠官：掌管祭祀之官。④祝厘：祈求福佑，祝福。⑤愧：慚愧。

【譯文】十四年春天，文帝下詔說：「昔日先王遠施恩澤而不求他人報答，虔誠祭祀而不祈個人福祉，尊重賢才，抑制親戚，先民衆后自己，實在是英明至極。現在我聽說祠官祝福，都希望福祉集於我一身，而不為百姓祈禱，這使朕更為慚愧。以我這無德之人，却獨享神靈所降的幸福，而不與百姓同享，這就加重了我的失德。現在命令祠官向神祇致祭，切不可為我個人祈福。」

【原文】十六年。詔曰。間者^①數年比不登^②。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③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④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⑤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⑥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⑦。其與丞相、列侯^⑧、吏二千石^⑨、博士^⑩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⑪遠思^⑫。無有所隱。

【注釋】①間者：近來。②不登：歉收。③意者：表示測度。大概，或許，恐怕。④寡乏：缺少，不充足。⑤無乃：相當於「莫非」「恐怕是」，表示委婉測度的語氣。⑥酒醪：汁滓混合的酒。後泛指酒。⑦中：適合，恰當。這裏指恰當的答案。⑧列侯：泛指諸侯。⑨二千石：漢官秩，又爲郡守（太守）的通稱。漢郡守俸祿爲兩千石，即月俸百二十斛，因有此稱。⑩博士：古代學官名。六國時有博士，秦因之，諸子、詩賦、術數、方伎皆立博士。漢文帝置一經博士，武帝時置「五經」博士，職責是教授、課試，或奉使、議政。⑪率意：悉心盡意。⑫遠思：從長遠考慮。

【譯文】十六年，下詔說：「近來連年歉收，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很擔憂。我愚笨

而沒有明察，不知罪在何處。或許是我的政事有所失且行為有缺點呢？還是天道有不順，地利难以得，人事多失和，鬼神不愿享受祭祀呢？為什麼會這樣？是百官的俸禄過高與勞民傷財的事辦得過多嗎？為什麼糧食竟如此的缺乏呀？度量耕地并未減少，統計人口增加的也不多，按人口平均計算地畝，比之於古代還要有餘，而糧食却極為不足，失誤的根源何在？莫非是由於百姓從事商業而傷害農業的人多起來，如造酒耗費穀物多了，六畜的飼養大量增加了呢？從小與大各方面來探計我還未能找出癥結所在。現願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及博士來集思廣益，凡是能對百姓有所幫助的，都要悉心盡意從長遠考慮，不要有所隱瞞。」

【原文】六年。夏四月。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①。弛山澤^②。減諸服御^③。損^④郎吏員。發倉庾^⑤以振民。民得賣爵^⑥。

七年夏。六月己亥^⑦。帝崩於未央宮^⑧。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⑨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⑩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⑪之身托於天下君王之上。

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⑫。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⑬得復供養於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

【注釋】①入貢：向朝廷進獻財物土產。②馳山澤：廢除禁民開發山澤之法令。③服御：亦作「服馭」，指服飾車馬器用之類。④損：裁減。⑤倉庾：貯藏糧食的倉庫。⑥賣爵：出售爵位。漢初，民得爵位後可以出賣。後則多為公家拍賣官爵以斂財。⑦六月己亥：六月一日。⑧未央宮：宮殿名。故址在今陝西西安市西北長安故城內西南隅。漢高帝七年建，常為朝見之處。⑨重服：服喪過度，重喪服。⑩罹：遭受。⑪眇眇：微末。⑫過行：錯誤的行為。⑬天年：自然的壽數。

【譯文】六年夏四月，大旱，蝗蟲成災。詔令諸侯不得向朝廷納貢，取消禁止民衆開發山林湖泊的法令，減省服飾、車馬、器用之類，精簡朝廷冗員，打開糧倉賑濟災民，允許民間買賣爵位。

七年夏，六月初一日，文帝在未央宮駕崩。留下遺詔說：「朕聽說：大凡天下萬物從萌生以後，沒有不死亡的。死亡是天地間的常理、事物的自然規律，何必為此而慟哀？現今之世，世人都愛生而惡死，（人死後）花錢厚葬，以致傾家蕩產；服喪過度，

以致損傷了身體。我極不贊同這種做法。何況朕德行淺薄，對百姓無所幫助，現在死了，又讓人們長久地為我服喪哭吊，遭受寒冬酷暑的折磨，使天下父子悲哀不已，損傷了老幼的心靈，減少他們的飲食，中斷了對鬼神的祭祀，這些都會加重我的失德，這叫我如何向天下交代！我有幸獲得保護宗廟的權利，以渺小的一人依托在天下諸侯之上，已經二十多年了。依賴於上天的威靈，托國家的洪福，四海安寧，未有戰亂。朕秉性愚鈍，常常擔心自己有什麼錯誤的行為，以致玷辱先帝遺留下來的美德。而在位時間愈久，更恐不能善始善終。今日我有幸壽終正寢供養于高廟之中，也許是我的見識不高明吧，却喜歡這樣的歸宿，哪裏還有什麼值得悲哀的呢？」

〔原文〕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①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②以利民。嘗欲作露臺^③。召匠計之。直^④百金。上曰。百金。中人^⑤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⑥。所幸慎夫人^⑦衣不曳地^⑧。帷帳^⑨無文繡^⑩。以示敦朴^⑪。為天下先。治霸陵^⑫。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⑬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⑭詐病不朝。賜以几杖^⑮。群臣爰盎^⑯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⑰

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⑮。嗚呼^⑯。仁哉。

【注釋】

①苑囿：古代畜養禽獸供帝王玩樂的園林。②弛：解除。③露臺：露天臺榭。④直：價值，代價。⑤中人：中等人家。⑥弋綈：黑色粗厚的絲織物。弋，通「默」。⑦慎夫人：邯鄲人，生卒年、家世不詳。漢文帝劉恒的寵妾，有美色，能歌舞，擅鼓瑟。⑧曳地：拖地。⑨帷帳：帷幕床帳。⑩文繡：刺繡華美的絲織品或衣服。⑪敦朴：亦作「敦樸」。敦厚樸素。⑫霸陵：即灞陵。漢文帝陵名。⑬尉佗：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一三七年，真定（今石家莊市東古城）人。⑭劉濞：公元前二一五年出生，卒於公元前一五四年，西漢諸侯王，劉邦侄，封吳王。濞，音必。⑮几杖：坐几和手杖，皆老者所用，古常用為敬老者之物。⑯爰盎：字絲，漢朝楚人，個性剛直，有才幹，被時人稱為「無雙國士」。約公元前二〇〇年至約公元前一五〇年在世。漢文帝時做吳相，吳王優厚相待。⑰張武：代國郎中令，漢文帝的謀臣。⑱刑錯：亦作「刑措」或「刑厝」。置刑法而不用。⑲嗚呼：嘆詞。表示贊美或慨嘆。

【譯文】班固評論說：孝文皇帝在位二十三年，宮殿、御苑、車騎、服御沒有增加。有不便民之事，立即廢除以有利於民。他曾想造一座露臺，召來工匠預算，造價需百

金。文帝說：「百金是中等人家十戶的產業。我繼守先帝的宮室，常常擔心愧對先帝，何必築露臺！」身穿黑色綈衣，所寵愛的慎夫人衣不拖地，帷帳不繡花，以表示自己的樸素，做天下的表率。修造霸陵（陵墓），都用瓦器，不准以金銀銅錫裝飾，沿著山勢起陵，不起高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文帝貴封尉佗兄弟，以德義進行安撫，尉佗又重新稱臣。與匈奴結為友好，不久匈奴背約入盜，文帝祇令邊兵加強防守，不發兵反攻其地，恐怕增加百姓負擔。吳王（劉濞）詐稱有病不上朝，文帝賞賜他几杖進行慰問。群臣爰盎等切直諫說，常常是采納實行。張武等賄賂金錢，發覺後，更加賞賜，使其慚愧自省。文帝注重以德教化百姓，所以天下富裕，大興禮義之風，斷獄判死罪的人僅數百，幾乎不使用刑罰。唉，真是有仁德的君主啊！

【原文】孝景皇帝^①。文帝太子也。後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②。太子即皇帝位。九月。詔曰。法令度量^③。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④。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有罪者不伏罪。奸法為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⑤之。

【注釋】①孝景皇帝：即漢景帝劉啓，文帝之子，竇后所生。公元前一五六年至公元前一四一年在位。②丁未：（六月）九日。③度量：法度。④朋黨比周：結黨營私，排斥异己。⑤讞：議罪，判定。讞，音燕。

【譯文】漢景帝是漢文帝的太子。後元七年（公元前一五七年）六月，文帝去世。六月九日，太子繼承帝位。景帝五年九月，下詔說：「法令與度量，是用以禁暴止邪的。刑獄，關係到人的生命，人死是不可復生的。有的官吏不遵守法令，把受賄錢財當做交易，結黨營私，排斥异己，以苛刻為明察，讓無罪的人失職，我深為憐惜。有罪的人不認罪，因法作奸，為非作歹，不以為然。而對於疑獄，即使可以引用律條進行判處而人心有不服的，就給予復審與合議。」

【原文】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①。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②。害女紅③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并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④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⑤。省繇賦⑥。欲天下務農蠶⑦。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強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⑧。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許偽⑨為吏。吏以貨賂⑩為市。

漁奪^⑪百姓。侵牟^⑫萬民。縣丞^⑬。長吏也。奸法與盜盜^⑭。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五月。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爲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爲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厭^⑮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注釋】

①雕文刻鏤：謂在器物上刻鏤花紋圖案，以爲文飾。②纂組：赤色綬帶。亦泛指精美的織錦。③女紅：同「女功」。④粢盛：古代盛在祭器內以供祭祀的穀物。粢，音姿。⑤太官：官名。秦有太官令、丞，屬少府。兩漢因之，掌皇帝膳食及燕享之事。⑥繇賦：徭役和賦稅。繇，通「徭」。⑦農蠶：農桑。⑧遂長：生長，成長。⑨詐僞：弄虛作假，偽裝假冒。⑩貨賂：賄賂。⑪漁奪：侵奪，掠取。⑫侵牟：亦作「侵伴」或「侵蟬」，侵害掠奪。⑬縣丞：官名。秦漢於諸縣置丞，以佐令長，歷代因之。⑭與盜盜：與盜共同爲盜。⑮亡厭：不知滿足。厭，滿足。

【譯文】後二年夏四月，景帝下詔說：「雕花紋刻文鑄造，傷害農事；錦繡綬帶，傷害女功。傷害農事就會導致糧荒而饑，妨害女功就會影響紡織生產而受寒。飢寒交迫，而沒有爲非作歹者是罕見的。朕親自耕種，皇后親自蠶桑，用親自耕種的祭米、穿上親自紡織的祭服來奉祀宗廟，爲天下做出榜樣。朕不收奉獻，減少太官，輕徭薄賦，是希

望天下重視農桑，平時有積蓄，以備灾荒。強不取弱，衆不欺寡，讓老者得以壽終，幼者順利成長。今年有的地方糧食歉收，民食不足，問題出在哪裏？有些弄虛作假的官吏，以賄賂做交易，掠取百姓，侵害掠奪民脂民膏。縣丞，本是地方主要官員，知法犯法，與盜賊共同爲盜，習以爲常。現命令二千石各履行其職責，凡疏於職守昏亂處事者，丞相都應進行追究，并予以懲處。特布告天下，使官民盡知朕意。」

五月，下詔書說：「人不必擔心不智，最怕的是欺詐；不必擔心不勇，最怕的是暴虐；不必擔心不富，最怕的是不知滿足。祇有廉潔之人，少欲望而易滿足。不要讓廉潔之士不得其職，而讓貪婪的人久據其位。」

【原文】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①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②采黃金、珠玉者。坐臧^③爲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注釋】①間歲：近年。②取庸：雇傭工。③坐臧：犯貪污罪，判貪污罪。

【譯文】後三年春正月，景帝下詔說：「農業，是天下的根本。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作為貨幣使用，看不到它的終結與開始。近年來有時糧食收成不好，有人說是因為從事商業的人過多、從事農業的人過少的緣故。現特令郡國要勸勉農民從事農桑，多植樹，可以豐衣足食。如有官吏徵發百姓或是雇傭民力開采黃金珠玉的，與盜賊同罪論處。俸祿為二千石的郡守聽任不管的，與之同罪。」

【原文】贊曰。孔子稱斯民①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②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軌③不勝④。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⑤。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⑥。周云成、康⑦。漢言文、景⑧。美矣。

【注釋】①斯民：指老百姓。②直道而行：按照正道行事。③奸軌：違法作亂的事情。④不勝：制伏不住。⑤遵業：遵守世業。⑥醇厚：敦厚樸實。⑦成康：指西周成王、康王之治世。⑧文景：指西漢文帝、景帝之治世。

【譯文】（班固）評論說：孔子曾說「這些百姓，在夏、商、周三代淳厚的教化下，

能够按正道行事」，這是可信的。周末秦朝的弊端，是法網嚴密而律令苛峻，但觸法犯罪仍不勝其多。漢朝興起，掃除繁苛，與民休養生息。到了漢文帝，加之以恭謹儉約，景帝遵循前業，五六十年之間，達到了移風易俗、百姓敦厚樸實的境地。周朝有成康盛世，漢代有文景之治，美好啊！

【原文】孝武皇帝^①。景帝^②中子^③也。十六歲。後三年正月。景帝崩^④。甲子。太子即皇帝位。建元^⑤元年^⑥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⑦、中二千石^⑧、二千石^⑨、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⑩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夏四月己巳。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⑪。朝廷以爵^⑫。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⑬。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⑭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⑮。爲複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注釋】①孝武：即漢武帝劉徹（公元前一五六年—前八十七年），漢景帝子。公元前一四〇年繼位。在位期間頒行「推恩令」，進一步削弱諸侯王國勢力。又設置十三部刺史以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

制。曾接受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派張騫兩次出使西域，開闢「絲綢之路」。曾命衛青、霍去病率軍進擊匈奴，獲大勝。②景帝：漢景帝劉啓，漢文帝劉恒長子，母親是漢文帝皇后竇氏（即竇太后）。漢惠帝七年（公元前一八八年）生於代地中都（今山西平遙縣西南）。西漢第六位皇帝，在位十六年。③中子：排行居中的兒子。④崩：君主時代稱帝王之死。⑤建元：開國後第一次建立年號。此指漢武帝劉徹的第一個年號。⑥元年：指帝王改換年號的第一年。⑦列侯：爵位名。秦制爵分二十級，徹侯位最高。漢承秦制，為避漢武帝劉徹諱，改徹侯為通侯，或稱「列侯」。⑧中二千石：漢官秩名。⑨二千石：漢制，郡守俸祿為二千石，即月俸百二十斛。世因稱郡守為「二千石」。⑩綰：指衛綰，西漢代國人。漢景帝時期，歷任中郎將、河間王太傅、太子太傅，御史大夫，並做過三年丞相。漢武帝即位後，以不稱職之名被罷免。死後，謚號哀侯。⑪齒：指年齡。⑫爵：爵位，爵號，官位。⑬耆艾：尊長，師長。亦泛指老年人。⑭順孫：孝孫。⑮鬻法：西漢政府為九旬以上老人發放米粟以熬粥的一項法律政策。鬻，「粥」的本字。

【譯文】孝武皇帝劉徹，是景帝的次子。十六歲時，景帝後三年正月，景帝駕崩。正月二十七日，太子繼皇帝位。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〇年）冬十月，詔令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國推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人。丞相衛綰上奏：「所推舉賢良，若是陳說申不害、商鞅、韓非、蘇秦、張儀的言論，淆亂國政，請一律罷

去。」皇上同意。

建元元年夏四月初九日，下詔說：「古代立的規矩，鄉里以年爲尊，朝廷以爵爲重，治國教民，要把德行置於顯著地位。可以說在鄉里中尊重長者，奉養高年，是古之遺教。今天下的孝子順孫願意盡心盡力以贍養自己的長輩，然而，外迫於公事，內乏於資財，是以心有餘而力不足，朕深爲同情。人民年屆九旬以上，朝廷已有給米粟以爲糜粥之法。現增加免除其子或孫的徵役之法，要他們率領妻子履行其供養老人之責。」

【原文】元光元年^①。五月。詔賢良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③。周之成、康。刑錯^④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賁^⑤。北發渠搜^⑥。氐、羌^⑦來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⑧。河洛出圖書。嗚呼。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於篇。朕親覽焉。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

【注釋】

①元光：漢武帝的第二個年號。②畫象：畫衣冠。指上古以特异的服飾象徵五刑，以示懲誡。

③率俾：順從。④刑錯：亦作「刑措」「刑厝」。置刑法而不用。⑤肅脊：亦作「肅慎」。古民族名。古代居於我國東北地區。周武王、成王時曾以楛矢、石弩來貢。一般認為漢以後的挹婁、勿吉、靺鞨、女真都和它有淵源關係。亦泛指遠方之國。脊，音慎。⑥渠搜：古西戎國名。⑦氐、羌：我國古代少數民族氐族與羌族的并稱。都居住在今西北一帶。⑧郊藪：郊野草澤之地。

【譯文】元光元年（公元前一三四年）五月，詔賢良說：「朕聽說昔日唐虞之世，祇用罪衣以象徵五刑而民不能犯法律，日月所照，莫不臣服。周朝成王、康王時代，刑律放置不用，盛德及於鳥獸，教化通行四海。海外肅慎來朝，北方渠搜供役，氐羌歸服；星辰無彗，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麒麟鳳凰游於郊野，黃河洛水湧現圖書。呵！普施德澤纔能出現如此的盛世啊！今朕有幸繼承大統，早起以求，靜夜以思，若望洋興嘆，不知怎樣纔能達到彼岸。美好啊！偉大啊！通過哪些行動可發揚光大先帝的大業與美德，以上參堯舜，下配三王呢？朕稟性愚鈍，德不能及遠，這是各位大夫所熟知的。賢良之士明瞭古今王事的興衰，受策察問，都請用文字寫好，編輯成冊，讓朕閱覽。」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脫穎而出了。

【原文】元朔①元年冬十一月。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

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②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③於斯路。故旅耆老^④。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⑤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⑥成風。紹休聖緒^⑦。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⑧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⑨。而積行之君子雍^⑩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⑪。厲蒸庶^⑫。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⑬。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注釋】①元朔：漢武帝的第三個年號，即公元前一二八至公元前一二三年。②繇：同「由」。③臻：到，到達。④耆老：年老而有地位的士紳。⑤稽參：考察，參考。⑥庶幾：指賢人。《易·系辭下》：「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顏氏之子，指顏回。後因以「庶幾」藉指賢人。

⑦聖緒：稱帝王的統緒。⑧闔：全，總共。⑨下究：猶下達。⑩雍：通「壅」，堵塞。⑪元元：平民，老百姓。⑫蒸庶：民衆，百姓。⑬九錫：古代天子賜給諸侯、大臣的九種器物，是一種最高禮遇。

【譯文】元朔元年（公元前一二八年）冬十一月，下詔說：「公卿大夫，其任務是制定方針戰略，統一行動措施，宣傳朝廷德政，轉變社會風氣。而以仁義為基準，來褒揚有德之士，啓用賢良之材，激揚從善之風，懲治不法之徒，這是五帝三王之所以昌盛的經驗。朕朝思暮想希望和天下有志之士共同走上這條康莊大道。所以加惠耆老，優待孝弟，選拔豪俊，講習文學，共商建國大計，祈求能符民望，多次詔令主事官員，提倡并推舉孝廉，以至蔚為風氣，以繼承五帝三王的美業。在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人；三人并行，必有我師。而今日全郡之中竟無一賢良上薦於朝廷，這是朝廷的教化沒有進行深入地貫徹，而具有孝廉之賢的君子行誼就被埋沒了。二千石官是主管詔令推行與人才推舉的，如此將何以輔佐朕以瞭解下情，關心百姓，激勵衆民，樹立尊老重賢的社會風氣呢？何況進賢受上賞，蔽賢受懲罰，這是古代的原則。我請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討論對不舉賢良的郡縣官吏應治以何罪。」專司官吏奏議說：「在古代，諸侯貢人才於朝，首次舉得其人稱為好德，二次舉得其人稱為賢明，三次舉得其人稱為有功，朝廷對他進行崇高的獎賞；諸侯不向朝廷貢才，第一次貶爵，第二次削地，第三次爵地俱削。勾結

於下而欺罔君上的處死，讒媚於上而欺罔臣民的加刑，參與國政而不能造福於民的弃逐，身居要職而不能進薦賢才的退位，這就是勸善而貶惡的措施。今日詔書要求發揚先代帝王的舉賢選能的傳統，令郡守縣令推舉孝廉賢才，是爲了教化人民、移風易俗。對於那些對舉賢詔令置若罔聞的官吏，當以不遵朝命論。不能培養與發現賢才，就是不能勝任其職，應該罷免。」此奏被采納。

【原文】春三月甲子。詔曰。朕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①。陰陽不變。物不暢茂^②。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詩云。九變^③復貫。知言之選。朕嘉唐、虞而樂殷、周。據舊以鑒新。其赦天下。與民更始。諸逋貸^④及辭訟^⑤在孝景後三年以前。皆勿聽治^⑥。

【注釋】①施化：實施教化。②暢茂：旺盛繁茂。③九變：複雜多變。④逋貸：借貸官物，逃匿不還。⑤辭訟：訴訟，打官司。⑥聽治：斷獄治事。

【譯文】春季三月十三日，下詔說：「朕聽說天地不變，施化不成；陰陽不變，物不暢茂。《易》說：『因勢變通，人民的精神纔會振作。』《詩》說：『通天地之變而不

失道，擇善而從。』朕欣賞唐虞而樂觀殷周，願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以爲借鑒。現在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有的犯了罪，畏罪逃亡及久欠官物而被起訴，事出在孝景帝三年以前的，都免予處理。」

【原文】五年春。大旱。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①天下方聞^②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③。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丞相弘請爲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廣。

六年。六月。詔曰。朕聞五帝不相復禮^④。三代不同法。所繇^⑤殊路^⑥而建德一也。蓋孔子對定公以來遠。哀公以論臣。景公以節用。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

【注釋】①詳延：謂盡數延攬。②方聞：博洽多聞。③洽聞：多聞博識。④復禮：因襲禮制。⑤繇：通「由」，經。⑥殊路：異途，不同的途徑。

【譯文】五年春，發生大旱災。夏六月，下詔說：「曾聞教導人民以禮，陶冶人民以

樂，當今禮壞樂崩，朕甚爲惋惜。所以廣引博聞有道之士，集會於京都，由禮官主持講學，廣徵博引，舉遺漏之文，興被壞之禮，以爲天下榜樣。太常官應考慮將參加此次學禮的有道之士置爲博士弟子，這既可以崇教化於鄉里，又可以獎勵賢才。」丞相公孫弘奏請爲博士設置弟子生員，學禮的人愈多了。

元狩六年六月，下詔說：「朕聽說五帝不沿用過去的陳規，三代不相襲前代的法度，他們所處的歷史時代發生了變化而建立的德政却是一致的。昔日孔子以『招來遠方之人』回答魯定公，以『政在選賢』回答魯哀公，以『政在節財』回答齊景公，這不是要求不同，而是具體情況決定當務之急。」

【原文】元狩^①元年。詔曰。朕聞咎繇^②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慴慴^③。詩云。憂心慘慘^④。念國之爲虐。

二年。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爲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⑤。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⑥。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飢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

【注釋】①元狩：漢武帝的第四個年號。②咎繇：亦作「咎陶」，即皋陶。舜之賢臣。咎，通「皋」。③憊怛：憂傷，悲痛，傷痛。憊怛，音慘達。④慘慘：憂悶，憂愁。⑤火耕水耨：古代一種耕種方法。燒去雜草，灌水種稻。⑥循行：巡視；巡行。循，通「巡」。

【譯文】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下詔說：「朕聞皋陶回答禹，首在知人，能知人的纔是賢哲，聖如堯帝還認為知人甚難。大凡君王是心臟，人民如同肢體，肢體受傷則心臟痛悼。《詩》說：『憂心慘慘，悼念國家發生災難。』」

元鼎二年（公元前一一三年）秋九月，下詔說：「遠近如一為仁，不憚艱險為義。今日京師雖不是豐收之年，而山林池澤的財富資源應與人民共同開采。當前水滂之灾移向江南，隆冬即至，朕擔憂江南人民飢寒交迫。江南地區，火耕水耨，即時調巴蜀糧食集於江陵，派博士中等分別到各地檢查，告知灾民蜀糧已到，以寬解他們的愁困。凡吏民在賑饑救灾有突出成績的，要將其事迹詳報朝廷。」

【原文】五年。十一月辛巳朔旦①。冬至。立泰時②於甘泉③。天子親郊見④。朝日夕月。詔曰。朕以眇身⑤托於王侯之上。德未能綏⑥民。民或飢寒。故巡祭後土⑦以祈豐年。冀州睢⑧壤乃顯文鼎⑨。獲薦於廟。渥窪⑩水出焉。朕其御焉。戰

戰兢兢。懼不克任。思昭天地。內惟自新。詩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望見泰一^⑪。修天文禪。辛卯夜。若景光^⑫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朕甚念年歲未咸登。飭躬^⑬齋戒^⑭。丁酉。拜況^⑮於郊。

【注釋】①朔旦：舊曆每月初一。亦專指正月初一。②泰時：古代天子祭天神之處。③甘泉：宮名。故址在今陝西淳化西北甘泉山。本秦宮。漢武帝增築擴建，在此朝諸侯王，饗外國客，夏日亦作避暑之處。④郊見：古代天子祀上帝諸神於郊外。⑤眇身：猶言微末之身。封建帝後自謙之詞。⑥綏：安撫人心以保持安定。⑦后土：指土神或地神。亦指祀土地神的社壇。⑧臚：臀部。⑨文鼎：刻鏤花紋的鼎。⑩渥窪：水名。在今甘肅省安西縣境，傳說產神馬之處。⑪泰一：亦作「泰壹」，傳說中的天神名。⑫景光：猶祥光。⑬飭躬：猶飭身。警飭己身，使自己的思想言行謹嚴合禮。⑭齋戒：古人祭祀之前，必沐浴更衣，不喝酒，不吃葷，不與妻妾同寢，以示虔誠莊敬，稱為齋戒。⑮況：通「貺」。賜予。

【譯文】元鼎五年，十一月初一日，冬至，立泰畤於甘泉宮所在地。天子親自祭祀，早晨向東拜日，晚上向西南拜月。下詔說：「朕以細末之身托於王侯之上，德未能安民，百姓有的未能免於飢寒，所以巡查祭祀后土以祈求豐年。在冀州后土祠旁發現文

鼎，得獻於祖廟。渥窪水出馬，為朕所御用。戰戰兢兢，深恐力不勝任，要想昭明天地之德，必須不斷自省更新。《詩》說：「四馬并駕齊驅，以征不服之地！」我在巡狩邊陲時，所到之處也必行祭禮。望見泰一，修天文壇。十一月十一夜，祥光好像有白日十分之二的光明。《易》說：「先甲三日應自新，後甲三日自叮嚀。」朕甚念今年沒有全面豐收，就嚴肅齋戒，在後甲三日丁酉（十一月十七日），舉行郊祭以感謝天賜光明。」

【原文】元封^①五年。初置刺史^②部十三州。名臣文武欲盡。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③而致千裏。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④之馬。蹏^⑤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注釋】①元封：漢武帝的第六個年號。公元前一一〇年四月漢武帝封禪泰山，因而改元元封，以當年十月為元年。②刺史：古代官名，自漢設立，本為監察郡縣的官員，宋元以後沿用為一州長官的別稱。③奔蹏：謂馬乘時即奔跑，立時則踢人。④泛駕：翻車。亦喻不受駕馭。⑤蹏：放蕩。指行為放蕩不受約束的人。蹏，音唾。

【譯文】元封五年，開始設置刺史管轄十三州。名臣文武青黃不繼，皇上下徵賢詔說：「大凡要建立非常之功的，必須等待非常之人，所以好踢踏的馬有的可日行千里，被世俗譏論的人有的可能建功立業。那些難馴之馬與不羈之士，祇要制御得當就可以讓其有所作為。現在命令州郡考察吏民中有超群才華、可以為將相及出使異國的人選。」

【原文】贊①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②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③。遂疇咨④海內。舉其俊茂⑤。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⑥。改正朔⑦。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⑧。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⑨。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注釋】①贊：一種文體，用於頌揚人物。②稽古：考察古事。③六經：六部儒家經典。《莊子·天運》：「孔子謂老聃曰：『丘《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④疇咨：亦作「疇諮」。訪問，訪求。⑤俊茂：才智杰出的人。⑥郊祀：古代於郊外祭祀天地，南郊祭天，北郊祭地。郊謂大祀，祀為群祀。⑦正朔：謂帝王新頒的曆法。古代帝王易姓受命，必改正朔。故夏、殷、周、秦及漢初的正朔各不相同。自漢武帝後，直至現今的農

曆，都用夏制，即以建寅之月為歲首。⑧封禪：古代帝王祭天地的大典。在泰山上築土為壇，報天之功，稱封；在泰山下的梁父山上辟場祭地，報地之德，稱禪。⑨洪業：大業。古時多指帝王之業。

【譯文】（班固）評論說：漢朝始建於群雄逐鹿的動亂時期，漢高祖撥亂反正，文帝、景帝把休養生息作為首務，對於稽古禮文的文治事業，還缺乏建樹。漢武帝初期，毅然罷黜百家，獨崇儒術，兼謀衆人，舉薦賢才，給他們以立功建業之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繼承周朝之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夏商周三代之風。以漢武帝這樣的雄才大略，如不改文景的恭儉以置蒼生於衽席之上，就是《詩》《書》上所稱道的帝王也是不能超過他的。

【原文】孝昭皇帝①。武帝少子也。後元二年②二月上疾病。遂立昭帝為太子。年八歲。以待中奉車都尉霍光③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戊辰。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五年④。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慄栗。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誦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⑥。其令三輔、太常⑦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賜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

差。

【注釋】

①孝昭皇帝：即漢昭帝，原名劉弗陵，漢武帝少子，武帝崩後繼位。即位後以難避諱的緣故更名劉弗，「弗」字避諱「不」。在位十三年，病死，終年二十一歲。②後元二年：後元是漢武帝的第十一個年號，也是他的最後一個年號。③霍光：字子孟，約生於漢武帝元光年間，卒於漢宣帝地節二年（公元前六十八年）。河東平陽（今山西臨汾市）人。是漢昭帝的輔政大臣，執掌漢室最高權力近二十年，為漢室的安定和中興建立了功勳，成為西漢歷史發展中的重要政治人物。④五年：公元前八十二年。⑤保傅傳：《大戴禮記》第四十八篇篇名。本篇云：「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述古代教王太子之禮。⑥未云有明：未能理解其意。⑦太常：官名。掌宗廟禮儀，兼掌選試博士。

【譯文】漢昭帝是武帝的少子，後元二年二月武帝患了重病，於是就立昭帝為太子，年僅八歲。任命侍中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武帝的遺詔負責輔佐少主。次日，武帝駕崩。二月十五日，太子繼承皇位，拜祭高祖祠廟。始元五年，昭帝下詔書說：「朕以微末之身而繼承皇位，掌管天下，每一天都戰戰兢兢，早起晚睡，學習古代聖帝賢王治理天下的教誨，誦讀《保傅傳》《論語》《尚書》《孝經》等經典，但對其

中的義理尚未能完全通達明瞭。現令三輔、太常推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賜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級，有所差等（讓其教導朕學習這些經典）。」

【原文】元鳳元年^①。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②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詔曰。朕閔勞^③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④。六年。夏。赦天下。詔曰。夫穀賤傷農。今三輔^⑤、太常穀減賤。其令以叔粟當今年賦。元平元年^⑥春二月。詔曰。天下以農桑爲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⑦。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⑧。朕甚愍^⑨焉。其減口賦錢^⑩。有司奏請減什三^⑪。上許之。

【注釋】①元鳳元年：公元前八十年。元鳳，漢昭帝的第二個年號。②行義：躬行仁義。③閔勞：謂憐惜下屬，不忍心勞役之。④中牢：猪羊二牲。⑤三輔：西漢時本指治理京畿地區的三位官員，後指這三位官員（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管轄的地區（轄境相當今陝西中部地區）。⑥元平元年：公元前七十四年。元平，漢昭帝的第三個年號。⑦外繇：謂戍邊，亦指戍邊士兵。繇，通「徭」。⑧家給：家家自給自足。⑨愍：憐憫，哀憐。⑩口賦錢：漢代政府向七歲至十七歲的兒童徵收的人頭稅。亦稱口錢、口賦錢。漢初是人二十錢，起徵年齡是七歲，武帝時提前至三歲起徵。元帝同意貢禹

的主張，把起納年齡再推遲到七歲。漢代的算賦是政府的稅收，歸大司農；口賦是帝室的稅收，歸少府。⑪什三：十分之三。

【譯文】元鳳元年，三月，賞賜郡國所選躬行仁義之士涿郡的韓福等五人帛，每人五十匹，並讓他們回到自己家中。昭帝下詔說：「朕不忍心以官職之事勞役韓福等人，希望他們回到家鄉謹修孝悌，為鄉里做一個模範。通知各郡縣在每年正月賜他們羊酒，以表對他們的慰問。對其中去世的人，要賜給衣、被各一套，並以豬羊進行祭奠。」元鳳六年，夏季，昭帝大赦天下。下詔說：「大凡糧食的價格低賤就會傷害農事，如今三輔、太常各地的糧價下跌，特令各地可以用交納糧食充抵今年的賦錢。」元平元年春二月，昭帝下詔書說：「天下以農桑為根本。前段時間曾經節省開支，罷除了不必要的官員，減少了戍邊士兵，於是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數增加，但百姓仍然不能夠自給自足，朕為此深感不安。現決定減去口賦錢。」有司奏請減免十分之三，昭帝同意了。

【原文】贊曰。昔周成①以孺子②繼統。而有管蔡四國③流言④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盍、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⑤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

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⑥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⑦。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注釋】

①周成：周成王。②孺子：幼兒，兒童。③管、蔡四國：管、蔡、商、奄四國。④流言：成王幼弱，周公攝政，四國流言周公將不利於幼弱的成王。⑤師旅：指用兵打仗。⑥始元、元鳳：都是昭帝的年號。始元共六年（公元前八十六年—公元前八十一年）。元鳳共六年（公元前八〇年—公元前七十五年）。⑦榷酤：亦作「權沽」。漢以後歷代政府所實行的酒專賣制度。也泛指一切管制酒業取得酒利的措施。

【譯文】

（班固）評論說：以前周成王在年少時繼承皇位，而有管、蔡四國的流言，

誣蔑攝政輔助幼主的周公有異心。昭帝幼年繼帝位，同樣有燕王、蓋長公主、上官桀謀逆，詆毀攝政輔助幼主的霍光。成王不疑周公，昭帝信任霍光。君臣都能在各自的時代而成就名位，真了不起啊！昭帝繼承武帝晚年好大喜功、窮兵黷武的政策之後，國內經濟蕭條，人口減少一半，而霍光能明瞭當時國家的當務之急，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到始元、元鳳年間，外與匈奴和親，內使百姓充實。并推舉賢良文學之士，詢問民間的疾苦，罷除鹽鐵酒類專賣，不與百姓爭利。因此尊稱他的謚號為「昭」，不是很合宜嗎？

【原文】孝宣皇帝^①。武帝曾孫。元平元年^②。秋七月。光^③奏議曰。禮。人道親親^④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⑤毋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有詔掖庭養視^⑥。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操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⑦後。奉承祖宗。子萬姓^⑧。奏可。四年^⑨春正月。詔曰。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⑩。已遣使者振貸困乏^⑪。其令太官^⑫損膳省宰^⑬。樂府^⑭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⑮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⑯。

【注釋】①孝宣皇帝：劉詢（公元前九十一年—公元前四十九年），本名劉病已，字次卿，即位後改名詢。漢武帝劉徹之曾孫，戾太子劉據之孫，幼年時流落民間，於公元前七十四年被朝臣迎立爲帝，在位二十五年。廟號「中宗」，謚號「孝宣皇帝」。②元平元年：公元前七四年。元平，漢昭帝第三個年號，也是其最後一個年號。③光：指霍光。④親親：愛自己的親屬。⑤大宗：宗法社會以嫡系長房爲「大宗」，餘子爲「小宗」。⑥有詔掖庭養視：掖庭，宮中旁舍，妃嬪居住的地方。《漢書·杜延年傳》：「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孫。」養視，供養照顧。⑦孝昭皇帝：劉弗陵，武帝少子，八歲即位，在位十三年，病卒，終年二十一歲。謚號「孝昭皇帝」。⑧子萬姓：顏師古注：「天子以萬姓爲子，故云子萬姓。」萬姓，即萬民。⑨四年：指本始四年，公元前七〇年。本始爲漢宣帝

的第一個年號，共計四年。^⑩不登：歉收。^⑪振貸困乏：振貸，賑濟。困乏，貧困。^⑫太官：官名。秦有太官令、丞，屬少府。兩漢因之。掌皇帝膳食及燕享之事。^⑬損膳省宰：顏師古注：「膳，具食也，食之善者也。宰為屠殺也。省，減也。《漢儀注》：太宰令屠者七十二人，宰二百人。」^⑭樂府：古代主管音樂的官署。起於漢代。漢惠帝時已有樂府令。武帝時定郊祀禮，始立樂府，掌管宮廷、巡行、祭祀所用的音樂，兼采民歌配以樂曲，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樂府之名始此。^⑮都官令丞：顏師古注：「都官令丞，京師諸署之令丞。」^⑯傳：古代過關津的憑證。顏師古注：「傳，傳符也。欲穀之多，故不問其出入也。」

【譯文】孝宣皇帝是漢武帝的曾孫。元平元年秋七月，霍光向皇太后上奏說：「按照禮制，為人之道能愛自己的親屬所以纔會尊重祖輩，尊重祖輩所以纔會敬奉祖宗。嫡系長房沒有子嗣，可選擇旁宗子孫中的賢德者作為繼承人。孝武皇帝的曾孫劉病已，曾有詔令由掖庭撫養照顧，至今已十八歲。從師學習《詩經》《論語》《孝經》，操行節儉，仁慈而愛人，可以在昭帝之後繼承君位，奉祀祖宗，作為天下萬民之主。」奏議得到皇太后的准許。本始四年春正月，宣帝下詔說：「朕聞知農業是振興道德的根本。今年糧食歉收，已派遣使者去賑濟貧困之人。今令太官減少膳食、少宰牲畜，樂府裁減樂工，讓他們去從事農業。丞相以下至京城各官署的令丞都要上報捐助穀物的數額，交到

長安倉，以幫助朝廷賑濟貧民。百姓有用車船運載穀物入關的，勿須檢查憑證。」

【原文】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詔曰。蓋災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①。奉宗廟。托於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②地震北海^③琅邪^④。壞祖宗廟。朕甚懼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⑤。毋有所諱。令三輔^⑥太常^⑦內郡國^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大赦天下。上以宗廟墮^⑨。素服^⑩。避正殿^⑪五日。

【注釋】①洪業：大業。古時多指帝王之業。②乃者：近時。③北海：郡名，漢景帝中元二年置，治所營陵（今山東省昌樂縣東南）。④琅邪：郡名，秦始置，治琅邪縣（今山東膠南市琅邪台西北）。西漢移治東武（今諸城市），轄境相當於今山東半島東南部。⑤不逮：不足之處，過錯。⑥三輔：西漢治理京畿地區的三個職官的合稱。⑦太常：官名。秦置奉常，漢景帝六年更名太常，掌宗廟禮儀，兼掌選試博士。歷代因之，則為專掌祭祀禮樂之官。⑧內郡國：指內地的郡及諸侯國。韋昭曰：「中國為內郡，緣邊有夷狄障塞者為外郡。成帝時，內郡舉方正，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士。」⑨墮：損毀。⑩素服：本色或白色的衣服。居喪或遭遇凶事時所穿。⑪避正殿：古代國家有災异急難之事，

帝王避離正殿，表示自我貶責，以期消災免難。

【譯文】夏四月壬寅日，有四十九個郡、國發生地震，有的山體崩塌，有的地裂出水。宣帝下詔說：「大凡災變和異常現象，是天地發出的告戒。朕繼承大業，奉祀宗廟，位居士民之上，未能使百姓和睦。近來北海、琅邪等郡發生地震，毀壞了祖宗的宗廟，朕非常恐懼。丞相、御史與列侯、中二千石的官員要廣泛詢問通達經學之士，提出應對災變的建議，以輔助朕的不足，不要有所忌諱。令三輔、太常、內地郡國舉薦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中有可以去除而能安定百姓的，可逐條上奏。遭受地震破壞嚴重的，免收租賦。」大赦天下。宣帝因為宗廟被地震損毀，便身著素服，避離正殿五天。

【原文】冬十月^①。詔曰。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②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遠^③。是以邊境屯戍^④未息。今復飭兵^⑤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⑥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又詔。池籞^⑦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⑧。十一月。詔曰。朕既不逮^⑨。導民不明。反側晨興^⑩。念慮萬方。不忘元元^⑪。唯恐羞^⑫先帝聖德。故并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

歷載臻茲^⑬。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⑭。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注釋】①冬十月：時在地節三年，公元前六十七年。②箴：規諫，告戒。③附遠：使邊遠者歸附。④屯戍：駐防。⑤飭兵：整頓軍隊。⑥綏：安，安撫。⑦池籓：應劭曰：「池者，陂池也。籓者，禁苑也。」⑧算事：丁賦及徭役。⑨不逮：顏師古注：「不逮者，意慮不及也。」⑩反側晨興：反側，翻來覆去，不能入睡。晨興，早起。⑪元元：百姓，庶民。⑫羞：顏師古注：「羞謂忝辱也。」⑬歷載臻茲：顏師古注：「多歷年載，迄至於今。」臻，到。⑭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語出《論語·學而》。顏師古注：「《論語》載有若之言。」

【譯文】（地節三年）冬十月，宣帝下詔說：「此前九月壬申日有地震，朕很恐懼，有人能規諫朕的過失，以及賢良方正、敢直言極諫之士來匡正朕的不足，即使事關身份顯赫的有司要員，也不要有所忌諱。朕德行不足，不能使邊遠之人前來歸附，因此邊境上的駐防不曾停止。如今又要整頓軍隊派重兵屯守，長期地勞擾百姓，這不是用來安定天下的辦法。現決定撤消車騎將軍、右將軍的駐防部隊。」又下詔：「將久不使用的皇家園林禁苑，借給貧民。郡國的離宮別館，不要再修理整治。流亡外地而返鄉的人，借

給他們公田，貸給他們種子、口糧，并且免除其賦稅和徭役。」

十一月，下詔說：「朕思慮不周，不明白如何引導人民，以致夜晚難眠，一大早就起身，思考國家大事，不曾忘記百姓，唯恐辱沒了先帝的聖德，所以令各郡國推舉賢良方正之士以親近百姓，經歷數年，以至於今，然而風俗德化仍很欠缺。《論語》說：『孝順父母，敬愛兄長，這是仁的根本啊！』現令郡國推舉孝悌、有行義且著稱於鄉里者各一人。」

【原文】四年春二月。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①凶災。而吏繇事②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③、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夏五月。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④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⑤。皆上請廷尉以聞。

【注釋】①衰經：本指喪服（衰、經兩者是喪服的主要部分）。此指喪事。②繇事：繇，通「徭」，徭役。事，顏師古注：「事謂役使之。」③大父母：即祖父母。④首匿：謂主謀藏匿罪犯。

⑤殊死：指殊死刑。韋昭曰：「殊死，斬刑也。」

【譯文】地節四年春二月，宣帝下詔說：「用孝道來引導百姓，那麼天下就會和順。如今百姓有時遭逢喪事凶災，而官吏却要攤派徭役，役使他們，使死者不得安葬，有傷孝子之心，朕很憐憫他們。從現在起，凡有祖父母、父母喪事的人，官員不可派給他們徭役，使其能够收殮送終，盡人子之孝道。」夏五月，下詔說：「父子之親，夫婦之道，這是天性。即使遇到禍患，還要冒死來保全親人的性命。的確是親愛聯結於彼此之心，仁厚到了極點，怎麼能違背它呢？從現在起，凡兒子首謀藏匿犯罪的父母，妻子藏匿犯罪的丈夫，孫子藏匿犯罪的祖父母，都不問罪。如果父母藏匿犯罪的兒子，丈夫藏匿犯罪的妻子，祖父母藏匿犯罪的孫子，罪當斬首，都要上報使廷尉得知。」

【原文】又曰。令甲^①。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②。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③若飢寒瘐死^④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⑤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⑥。丞相、御史課殿最^⑦以聞。元康元年^⑧。秋八月。詔曰。朕不明六藝^⑨。鬱^⑩於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⑪其意者。各二人^⑫。中二千石各一

人。

【注釋】①令甲：法令的第一篇。如淳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②息：顏師古

注：「息謂生長也，言劓、剕、臠、割之徒，不可更生，亦猶謂子為息耳。」③掠辜：蘇輿曰：

「掠辜者，情罪未得，笞掠過當。」④瘐死：囚犯在獄中因受刑、飢寒或疾病而死。⑤掠笞：拷打，

笞擊。⑥名、縣、爵、里：顏師古注：「名，其人名也。縣，所屬縣也。爵，其身之官爵也。里，

所居邑里也。」⑦殿最：古代考核政績或軍功，下等稱為「殿」，上等稱為「最」。⑧元康元年：公

元前六十五年。元康，漢宣帝第三個年號，共計四年。⑨六藝：指儒家的「六經」，即《禮》《樂》

《書》《詩》《易》《春秋》。⑩鬱：不通，不明。⑪宣究：窮盡。謂深入推求。⑫各二人：劉敞曰：

「此詔是下丞相、御史者，故云各二人。」

【譯文】又下詔說：「法令的第一篇說：被處死者不可復生，受刑罰的部位不能重新生長。這是先帝所重視的事情，而官吏却未能深體其意。現今被捕入獄的囚犯有的受刑過重，有的因飢寒、疾病而死於獄中。官吏們為何用心如此違背人道啊！朕對此十分痛心。現今郡國每年要上報因受刑過重以及因飢寒、疾病而死的囚犯的情況及主管官員的姓名、所屬縣分、官爵、所在邑里等，丞相、御史要加以考核，奏明朝廷。」元康元

年，秋八月，下詔說：「朕不明瞭《禮》《樂》《書》《詩》《易》《春秋》，不通曉治國之道，所以陰陽不能調和、風雨不能及時。現從吏民之中廣泛進行推舉，那些持身端正，精通經典，明瞭先王治國之道，并能深入推究其中義理的，丞相、御史各推舉二人，中二千石的官員各推舉一人。」

【原文】夏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①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②。析律貳端^③。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④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⑤。或擅興繇役。飾厨傳。稱過使客^⑥。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灾。朕甚愍之。

【注釋】①文吏：文法之吏。指執法吏。②巧心：機巧之心。③析律貳端：謂曲解法律條文，妄生不實端緒，以加重人罪。④仰：依賴，依靠。⑤平法：猶持法、執法。亦謂執法平正。⑥飾厨傳，稱過使客：韋昭曰：「厨謂飲食，傳謂傳舍。言修飾意氣，以稱過使而已。」顏師古注：「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令過去也。」

【譯文】（元康二年）夏五月，下詔說：「刑獄關係到萬民的命運，是用以禁止暴力、防止邪惡、養育百姓的。能做到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這就可以稱得上是合格的執法之吏了。現在却不是這樣，執法時有的抱有機巧之心，曲解律條，妄生端緒，以加重人罪，量刑輕重不公，妄加不實之詞，使其罪名成立。上奏時不按照實際情況，天子也無法瞭解實情。這樣朕不能明察，吏不能稱職，天下百姓還能依靠什麼呢？二千石的官員各自檢察其下屬，不得任用這樣的人，官吏要力求執法公平。有的官吏擅自徵發徭役，準備舒適的住處和精美的膳食，使過往的客使稱心如意，僭越職權和法度，以取得名譽，這好比踏著薄冰而等待烈日，難道不危險嗎？當今天下深受疾疫之災，朕對此深表憐憫。」

【原文】五鳳二年^①。秋八月。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②。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③。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④。勿行苛政。三年^⑤。三月。詔諸儒講五經^⑥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⑦等平奏^⑧其議。上親稱制臨決^⑨焉。乃立梁丘^⑩易、大小夏侯^⑪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注釋】①五鳳二年：公元前五十六年。五鳳，漢宣帝的第五個年號，共計四年。②苛禁：苛刻的禁令。③賀召：謂召客慶賀。④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語出《詩·小雅·伐木》。乾餱，乾糧，亦泛指普通的食物。顏師古注：「言人無恩德，不相飲食，則闕乾餱之事，為過惡也。」⑤三年：此指甘露三年，公元前五十一年。⑥五經：五部儒家經典，即《詩》《書》《易》《禮》《春秋》。其稱始於漢武帝建元五年。其中《禮》，漢時指《儀禮》，後世指《禮記》；《春秋》，後世并《左傳》而言。⑦蕭望之：字長倩，蕭何的六世孫，東海蘭陵（今山東蒼山蘭陵鎮）人，徙杜陵（今陝西西安東南），著名經學家。宣帝時任太子太傅，為宣、元兩帝倚重的大臣。⑧平奏：謂辨析明白而後上奏。⑨臨決：謂親自裁決。⑩梁丘：梁丘賀，字長翁，琅琊諸縣（今枳溝鎮喬莊村東）人。西漢今文《易》學「梁丘學」之開創者。⑪大小夏侯：指漢今文《尚書》學者夏侯勝、夏侯建。漢初，伏生以《尚書》授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夏侯勝之先夏侯都尉從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譯文】五鳳二年，秋八月，下詔說：「婚姻之禮，是人倫中的大事；酒食宴會，是舉行禮樂時所使用的。當今郡國二千石的官員有的擅自制定苛刻的禁令，禁止民間嫁娶時擺設酒食來招待客人相互慶賀，因此鄉黨鄰里之間應有的禮儀就廢弛了，使得百姓沒有什麼可歡樂的，這不是用來教導百姓的好辦法。《詩經》不是說過嗎？『人民之間沒

有恩德，不互相飲食應酬，就連粗薄的食物也會造成人們的怨尤。『不要實行這樣的苛刻政令。』（甘露三年）三月，詔令各儒講論五經的同异，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將大家的論議辨析明白而後上奏，再由宣帝親自裁決。於是設立研究梁丘賀《易》學的博士、研究大小夏侯氏《尚書》的博士和研究穀梁赤《春秋》的博士。

【原文】孝元皇帝^①。宣帝太子也。八歲。立爲太子。壯大。柔仁^②好儒。

【注釋】^①孝元皇帝：漢元帝劉爽，漢宣帝劉詢與嫡妻許平君生之子。地節三年（公元前六十七年）被立爲太子。黃龍元年（公元前四十九年）十月，於宣帝卒後繼位，在位十六年，謚號「孝元皇帝」，廟號「高宗」。^②柔仁：柔和而仁慈。

【譯文】孝元皇帝是漢宣帝的太子。八歲時被立爲太子。長大成人後，柔和仁慈，喜好儒術。

【原文】初元元年^①。夏四月。詔曰。朕承先帝之聖緒^②。獲奉宗廟。戰戰兢兢。間者^③地數動而未靜。懼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繇。方田作^④時。朕憂蒸庶^⑤之失

業。臨遣⑥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⑦鰥、寡、孤、獨⑧、困乏、失職之民。延登⑨賢俊。招顯側陋⑩。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明教化。以親萬姓。則六合⑪之內和親。庶幾乎無憂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⑫。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注釋】①初元元年：公元前四十八年。初元，漢元帝的第一個年號，共計五年。②聖緒：稱帝王的統緒。③間者：近來。④田作：耕作。⑤蒸庶：民衆，百姓。⑥臨遣：應劭曰：「自臨面約敕乃遣之。」⑦耆老：老年人。⑧鰥、寡、孤、獨：泛指沒有勞動力而獨居無依靠的人。《孟子·梁惠王下》：「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⑨延登：延攬擢用。⑩招顯側陋：招顯，招致并使之顯耀。側陋，處在僻陋之處的賢人或卑賤的賢者。⑪六合：天下四方。⑫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意謂輔臣賢良，諸事安寧。《書·益稷》：「（皋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股肱，比喻左右輔佐之臣。康哉，歌頌太平之詞。

【譯文】初元元年，夏四月，元帝下詔說：「朕繼承先帝的聖功偉業，得以奉祀宗廟，畏懼謹慎。近來大地數次震動而未曾安定，朕畏懼於上天的告誡，却不知其原因所

在。現正當耕作時節，朕擔心百姓無力謀生，當面告誡并派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巡視天下，慰問老者、鰥寡孤獨、困乏及失其常業的百姓，招攬任用賢俊，招引微賤的賢者并使其顯貴，以觀覽風俗教化的情況。郡國的相、守及二千石的官員果能以身作則，勤於政事，宣揚朝廷的教化，來親和萬民，那麼四方之內的人們就會和睦親愛，或許就沒有什麼可憂慮的了。《尚書》不是說過嗎？『輔佐之臣賢良，諸事就能安寧！』特布告天下，使大眾都能明瞭朕的心意。」

【原文】二年春。詔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①。今朕恭承天地。托於公侯之上。明不能燭^②。德不能綏。灾异并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於隴西郡^③。毀落^④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敗獮道縣^⑤城郭官寺^⑥及民室屋。壓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湧出。天惟降灾。震驚朕師^⑦。治有大虧。咎至於斯。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惟鬱悼^⑧。未知其序^⑨。間者歲數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飢寒。以陷刑辟^⑩。朕甚閔之。郡國被地動灾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條奏。毋有所諱。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⑪异等^⑫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

【注釋】①考終厥命：享盡其天年。厥，代詞，其。②燭：洞悉。③隴西郡：郡名。秦始皇置。約在今甘肅省南部和東南部。④毀落：毀壞脫落。⑤獬道縣：秦置，西漢時屬天水郡，約在今甘肅省隴西縣東南。獬，音桓。⑥官寺：官署，衙門。⑦朕師：我衆。⑧鬱悼：鬱抑憂傷。⑨序：顏師古注：「序，次也。」⑩刑辟：刑法，刑律。⑪茂材：才德優異之士。⑫异等：指德才特殊的人。

【譯文】初元二年春，元帝下詔說：「聽聞聖帝賢王在位，陰陽調和，風雨及時，日月光明，星辰寧靜，百姓安寧，能享盡天年。如今朕敬奉天地，位居公侯之上，賢明不能够洞悉事理，德義不足以安撫萬民，灾异屢至，連年不停。在二月戊午日，隴西郡發生地震，毀壞震落了太上皇廟殿壁上的木飾，損壞了獬道縣的城牆、官府以及百姓的房屋，壓死的人很多。山體崩塌，地面開裂，水泉湧出。上天降灾，震驚我衆。治國有大的過失，以至於發生這樣的灾害。我雖然日夜戰戰兢兢，但不瞭解大灾變產生的原因，深感抑鬱憂傷，不知如何解救。近來連年歉收，百姓窮困，經受不住飢寒的煎熬，以致鋌而走險陷入刑律，朕很憐憫他們。郡國中遭受地震灾害嚴重的可不用交納租賦，大赦天下。有可以蠲除、減省以方便百姓的事情，可逐條上奏，不要有所忌諱。丞相、御史、中二千石的官員要薦舉德才優異杰出、敢於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自察看。」

【原文】秋七月。詔曰。歲比災害。民有菜色^①。慘怛^②於心。已詔吏虛倉廩。開府庫振救。賜寒者衣。今秋禾麥^③頗傷。一年中地再動。北海水溢。流殺^④人民。陰陽不和。其咎安在。公卿將何以憂之。其悉意^⑤陳朕過。靡有所諱。冬。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書。厥功茂^⑥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朝朔望^⑦。

【注釋】

①菜色：指飢民營養不良的臉色。②慘怛：憂傷，悲痛。③禾麥：指穀、麥作物。④流殺：淹死。⑤悉意：盡心。⑥茂：顏師古注：「茂，美也。」⑦朝朔望：指每逢朔望朝謁，其他時間可免朝。朔望，朔日和望日，舊曆每月初一日和十五日。

【譯文】秋七月，元帝下詔說：「連年發生災害，百姓面有菜色，朕心中悲痛。已詔令有關官員罄盡糧倉，打開府庫進行賑濟，賜給受寒者衣物。今秋穀、麥頗受損傷。一年之中兩次地震，北海郡洪水泛濫，淹死人民。陰陽不調和，其過失何在？公卿將如何憂慮此事呢？希望盡心陳說朕的過失，不要有所隱諱。」冬，下詔說：「國家將要興盛，就會尊重師傅。原前將軍蕭望之任朕的師傅達八年之久，以經典來教導朕，其功甚美，現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每月祇在初一與十五兩日朝謁。」

【原文】三年。夏四月乙未晦。茂陵^①白鶴館災。詔曰。乃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燭變異。咎在朕躬^②。群司又未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以寤焉。百姓仍遭凶厄^③。無以相振。加以煩擾乎苛吏。拘牽乎微文^④。不得永終^⑤性命。朕甚閔焉。其赦天下。六月。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間者陰陽錯謬^⑥。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群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⑦。未肯極言。朕甚閔焉。永惟烝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⑧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⑨宮衛^⑩。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於是言事者衆。或進擢^⑪召見。人人自以得上意。

【注釋】①茂陵：漢武帝劉徹的陵墓。在今陝西省興平縣東北。②朕躬：我，我身。多用於天子自稱。③仍遭凶厄：仍，一再、頻繁。凶厄，災荒窮困。④拘牽乎微文：蘇輿曰：「謂牽合律文，比傳成罪。」微文，苛細的法律條文。⑤永終：長久。⑥錯謬：錯亂。⑦媮合苟從：迎合順從。媮，同「偷」。⑧非業：謂不急之務。⑨甘泉、建章：甘泉，宮名，故址在今陝西淳化西北甘泉山。建章，漢代長安宮殿名。《三輔黃圖·漢宮》：「武帝太初元年，柏梁殿災。粵巫勇之曰：『粵俗，有火災即復大起屋，以厭勝之。』帝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宮在未央宮西，長安城外。」⑩宮衛：帝

王宮廷的衛兵。⑪進擢：猶提拔。

【譯文】初元三年，夏四月月末乙未日，茂陵白鶴館發生火災。元帝下詔說：「日前火災發生在武帝園館，朕戰慄恐懼。不能明察變异的發生，過失在朕自身。群臣又未肯極力說出朕的過失，以至於災异發展到如此地步，將怎樣纔能醒悟呢？百姓頻遭災荒窮困，國家無以賑濟，加上受到酷吏的煩擾，官吏們牽強附會於苛細的法律條文，比照律條構成其罪，百姓不得長久地保有其性命，朕甚為憐憫，宜大赦天下。」六月，下詔說：「曾聞安定百姓的方法，根本在於陰陽協調。近來陰陽錯亂，風雨不合時。朕缺乏德行，希望諸位公卿中有敢於指出朕的過失之人。現在却不是這樣，百官迎合順從，不肯竭力進諫，朕很憂慮。常想到百姓的飢寒之苦，有人還要遠離父母妻子，從事於不急之務的勞作，守衛在無人居住的宮殿，這恐怕不是用來輔助調和陰陽的方法。現撤除甘泉、建章宮的守衛，令他們從事農業。百官各自減省費用開支。呈奏不必有所顧忌。有關官員要勤勉努力，不要違犯四季時令的禁忌。丞相、御史要舉薦天下明瞭陰陽灾异者各三人。」於是議論政事的人多了起來，有的被提拔召見，人人都認為自己所言符合天子的心意。

【原文】永光元年^①。三月。詔曰。五帝三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②。而今不治者。豈斯民異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賢也。是故壬人^③在位。而吉士^④雍蔽。重以周、秦之弊。民漸薄俗^⑤。去禮義。觸刑法。豈不哀哉。繇此觀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厲精^⑥自新。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賜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⑦。勤事吏二級。爲父後者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注釋】①永光元年：公元前四十三年。永光，漢元帝的第二個年號，共計五年。②至平：舊指賢君在位、公道大行、人盡其力的治世。③壬人：奸人，佞人。指巧言諂媚、不行正道的人。④吉士：猶賢人。⑤民漸薄俗：顏師古注：「爲薄俗所漸染也。」⑥厲精：振奮精神。⑦五大夫：爵位名。戰國時楚魏始設，秦漢因之，爲二十等爵的第九級。漢初以第七級公大夫以上爲高爵，均有食邑。漢文帝以後，改以五大夫以上爲高爵，僅得免役。

【譯文】永光元年，三月，元帝下詔說：「五帝、三王委任使用有才德的人，能使天下達到大治，而今國家治理不好，難道是百姓有什麼不同了嗎？過失在於朕不夠賢明，不能識別賢才，因此奸佞之人在位，而賢德之士受到排擠。如此又加重了衰周、暴秦的

積弊，百姓逐漸被輕薄的風俗所侵染，拋棄禮義，觸犯刑法，真是可悲啊！由此看來，百姓有什麼罪過呢？現在大赦天下，使那些被赦免的人，振奮精神，改過自新，各自致力於農業生產。沒有田地的人都借給他們公田，同一般貧民一樣貸給他們種子和糧食。賞賜俸祿在六百石以上的官吏五大夫之爵，勤於政事的官吏賜爵二級，成為父親繼承人的百姓賜爵一級。受爵人的妻女每百戶賜牛、酒若干，鰥寡孤獨及年高者賜帛若干。」

【原文】二年春二月。詔曰。蓋聞唐、虞象刑^①而民不犯。殷周法行而奸軌^②服。今朕獲承高祖之洪業。托位公侯之上。夙夜戰栗。永惟百姓之急。未嘗有忘焉。然而陰陽未調。三光晦昧^③。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盜賊并興。有司又長殘賊。失牧民^④之術。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虧。咎至於此。朕甚自耻。爲民父母。若是之薄。謂百姓何^⑤。

【注釋】①象刑：相傳上古無肉刑，僅用與衆不同的服飾加于犯人以示辱，謂之象刑。②奸軌：指違法作亂的人。③三光晦昧：三光，日、月、星。晦昧，昏暗不明。④牧民：治民。⑤謂百姓何：顏師古注：「言何以撫臨百姓。」

【譯文】永光二年春二月，元帝下詔說：「曾聞唐堯、虞舜時代使用象刑而百姓却不犯法，商、周法令推行而違法作亂之人懾服。如今朕能繼承高祖的偉業，居位於公侯之上，日夜小心謹慎，常念百姓的疾苦，未曾忘懷。然而陰陽未調，日、月、星昏暗無光，百姓十分困苦，流落在逃荒的路上，盜賊興起。有關部門又助長殘暴之人，失去了治理百姓的正確方法。這都是因朕不明達，政令有所不足，故使災咎如此嚴重，朕自己深感羞愧。作為百姓的父母，而如此薄德，將怎麼治理百姓呢？」

【原文】三月壬戌朔。日有蝕之。詔曰。朕戰戰栗栗。夙夜思過失。不敢荒寧^①。惟陰陽不調。未燭其咎。婁^②敕公卿。日望有效。至今有司執政。未得其中。施與禁切^③。未合民心。暴猛之俗彌長。和睦之道日衰。百姓愁苦。靡所錯躬^④。是以氛邪^⑤歲增。侵犯太陽。正氣湛掩^⑥。日久奪光。乃壬戌。日有蝕之。天見大異。以戒朕躬。朕甚悼焉。其令內郡國舉茂材异等賢良直言之士各一人。夏六月。詔曰。間者連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又亡成功。困於饑饉。亡以相救。朕爲民父母。德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傷焉。

【注釋】

①荒寧：荒廢懈怠，貪圖安逸。

②婁：「屢」之古字。

③施與禁切：顏師古注：「施惠褊

薄，禁令煩苛。」④錯躬：猶置身。錯，通「措」。⑤氛邪：邪惡之氣。⑥湛掩：顏師古注：「湛讀與沉同。湛掩者，見掩而湛沒。」

【譯文】三月初一壬戌日，有日蝕。元帝下詔說：「朕畏懼戒慎，日夜反省過失，不敢荒廢懈怠、貪圖安逸。陰陽不調和，未能明瞭其過失所在。屢次告諭公卿，每日都在期望能有成效。至今有關部門執掌國家政事，未能得到合適的方法，施惠刻薄而禁令煩苛，不能符合人民的心願。凶暴的風氣更加增長，和睦相處之道日益衰亡，百姓愁苦，無處容身。因此邪惡之氣逐年增長，侵犯太陽，正氣沉淪，太陽長久昏暗無光。本月壬戌日，發生日食，上天顯現嚴重的異象，以告戒朕，朕很哀恐。現今內地郡國舉薦德才出衆、賢良且敢於直言之士各一人。」夏六月，下詔說：「近來連年收成不好，天下都很貧困。黎民百姓，辛勤耕耘，却又無所收穫，被灾荒所困，官府拿不出什麼來救濟他們。朕身為百姓父母，恩德不能遍及他們，却以刑罰相加，內心很是悲傷。」

【原文】建昭四年①。夏四月。詔曰。朕承先帝之休烈②。夙夜栗栗。懼不克任。間者陰陽不調。五行③失序。百姓饑饉。惟烝庶之失業。臨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④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乏困、失職之人。舉茂材特

立^⑤之士。相、將、九卿^⑥。其帥意^⑦毋怠。使朕獲觀^⑧教化之流焉。

【注釋】①建昭四年：公元前三十五年。建昭，漢元帝的第三個年號，共計五年。②休烈：盛美的事業。③五行：水、火、木、金、土。我國古代稱構成各種物質的五種元素，古人常以此說明宇宙萬物的起源和變化。④循行：巡視，巡行。循，通「巡」。⑤特立：謂有堅定的志向和操守。⑥九卿：古代中央政府的九個高級官職。歷代多設九卿。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司農、少府爲九寺大卿（即九卿）。⑦帥意：謂循其意志。

【譯文】建昭四年，夏四月，元帝下詔說：「朕繼承先帝盛美的事業，日夜戒懼，擔心不能勝任。近來陰陽不調，五行失序，百姓遭受災荒。爲了瞭解黎民失去常業的情況，朕當面囑咐、派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巡視天下，慰問年老、鰥寡孤獨、貧困、失去常業之人，舉薦茂材、有堅定志向和操守之士。將、相、九卿，要遵循此一意願，使朕能瞭解政教風化推行的情況。」

【原文】五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明王之治國也。明好惡而定去就^①。崇敬讓而民興行^②。故法設而民不犯。令施而民從。今朕獲保宗廟。兢兢業業。匪敢懈怠^③。

德薄明晦。教化淺微。傳不云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④。其赦天下。賜民爵^⑤一級。女子百戶牛酒。三老、孝弟、力田^⑥帛。又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⑦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⑧勸民。無使後時^⑨。今不良之吏。覆案^⑩小罪。徵召證案^⑪。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⑫之。

【注釋】①去就：猶取捨。②興行：因受感發起而實行。③解怠：鬆懈懶惰。解，通「懈」。④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語出《論語·堯曰》。顏師古注：「《論語》載殷湯伐桀告天下之文也。言君天下者，當任其憂責。」⑤民爵：古代君王賜給民間有功者的爵位。⑥三老、孝弟、力田：三者均為漢代鄉官名。三老，古代掌教化之官。鄉、縣、郡均曾先後設置。⑦戮力：勉力，并力。⑧勞農：顏師古注：「勞農，謂慰勉之。」⑨後時：失時，不及時。⑩覆案：審察，查究。⑪證案：指與案件有牽連的人。⑫申敕：告誡。

【譯文】建昭五年春三月，元帝下詔說：「朕曾聞明王治理國家，明確是非好惡而確定取捨的標準，崇尚恭敬謙讓之風而百姓就會受感化而起行，所以法律設立而人民不犯，政令實施而百姓順從。如今朕得以守護宗廟，謹慎戒懼，不敢怠惰，然而德行淺薄，智慧不明，教化不够深厚。《論語》不是說過嗎？『百姓有過失，原因都在君主一

人身上。』現在大赦天下，賞賜民間有功之人爵位一級，受爵者的妻女每百戶賜牛、酒若干，三老、孝悌、力田等賜帛若干。」詔書又說：「當今正值春季，農耕與蠶桑繁忙，是百姓全力以赴勞作之時，所以本月要慰問、鼓勵百姓，不要讓他們有失農時。現今有些不良的官吏，為審察小案件，徵召與案件有關之人對質公堂、驗證案件，興起一些不急之事，妨害百姓，使他們錯過了農時應有的勞作，喪失了一年的收成，對此，公卿們要嚴明審察，再三告誡。」

【原文】贊曰。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①、薛②、韋③、匡④迭為宰相。而上牽制⑤文義⑥。優游⑦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⑧。

【注釋】①貢：貢禹（公元前一二七年—公元前四十四年），字少翁，琅邪（今山東諸城）人。元帝即位，聞其賢，徵為諫大夫，後遷光祿大夫、長信少府、御史大夫等。卒於官。②薛：薛廣德，字長卿，西漢沛郡相（今安徽省濉溪縣西北）人，著名經學家。曾任博士、諫大夫、諫議大夫、淮陽太守、長信少府等職。後來又繼貢禹之後任御史大夫，位及三公。③韋：韋玄成（？—公元前三十六年），字少翁，魯國鄒人。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四十二年），代于定國為丞相。④匡：匡衡，字稚圭，

東海郡承縣人。西漢經學家，以說《詩》著稱。元帝時位至丞相。⑤牽制：拘泥。⑥文義：文章的義理，文章的內容。文，此指儒家經典。⑦優游：做事猶豫，不果決。⑧風烈：風操，風範。

【譯文】（班固）評論說：元帝少年時即尊崇儒術，等到繼承帝位，徵召任用儒家學者，委以政事，貢禹、薛廣德、韋玄成、匡衡等相繼為宰相。不過元帝拘泥於經典義理，優柔寡斷，使得宣帝開創的中興之業趨於衰敗。然而他寬弘待下，恭敬節儉，發布號令措辭溫雅，有古代賢王之遺風。

【原文】孝成皇帝①。元帝太子也。建始②元年二月。詔曰。乃者③火災降於祖廟。有星孛④於東方。始正而虧。咎孰大焉。書云。惟先假王正厥事⑤。群公孜孜⑥。帥先百寮⑦。輔朕不逮。崇寬大。長和睦。凡事恕己。毋行苛刻。

【注釋】①孝成皇帝：即漢成帝劉騫（公元前五十一年—公元前七年），西漢第九位皇帝，公元前三十三年到公元前七年在位，死後謚號「孝成皇帝」。②建始：漢成帝第一個年號，從公元前三十二年，到公元前二十九年。③乃者：近日，近時。④星孛：是我國古代對彗星的稱呼，此外還有蓬星、長星等稱呼。⑤惟先假王正厥事：見《尚書·高宗彤日》。言先代至道之王必正其事。厥，代詞，其。

⑥孜孜：勤勉從事、努力專一的樣子。⑦百寮：即百官。

【譯文】漢成帝是元帝的太子。建始元年（公元前三十二年）二月，成帝下詔說：「近時火災降於祖廟，彗星出現於東方，朕剛登基就被上天示警，過失重大！」《尚書》說：『古代至道之君遇災，就正其德行以應天象。』望衆公卿孜孜不倦，率領群僚，以輔朕的不足。崇尚寬大，提倡和睦，凡事推己及人，對人不要苛刻。」

【原文】三年。冬十二月戊申①朔②。日有蝕之③。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曰。蓋聞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爲之立君以統理之。君道得。則草木、昆蟲咸得其所。人君不德。謫④見天地。災異屢發。以告不治。朕涉道日寡。舉錯⑤不中。乃戊申日蝕、地震。朕甚懼焉。公卿其各思朕過失。明白陳之。女無面從。退有後言⑥。

【注釋】①戊申：爲干支之一，順序爲六十花甲子之第四十五個。②朔：舊曆每月初一。③日有蝕之：即日蝕。有日偏食、日全食、日環食之分。④謫：譴責，責備；處罰，懲罰。⑤舉錯：亦作「舉措」「舉厝」。措置，措施。⑥女無面從，退有後言：出自《尚書·益稷》謂當面不語，而背後誹議。

【譯文】建始三年，冬十二月初一，發生日偏食。當天晚上，未央宮中地震。漢成帝下詔說：「朕聽說天生衆民，不能自治，就爲他們立君上以進行統理。君王得道，則草木昆蟲都各得其所；人君無德，則天地見責，屢現災异以告誡其不合治道。朕對爲君之道涉獵太少，而所行政策措施又多有不當。於是十二月一日，日蝕地震同時出現，朕深感惶恐。公卿應認真思考朕的過失，明白地向朕指出。《尚書》說過：『你不要當面順從，背後却有誹謗之言。』」

【原文】夏四月己亥晦^①。日有蝕之。既^③。詔曰。朕獲保宗廟。戰戰栗栗。未能奉稱。傳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則日爲之蝕。天著厥^④异。辜在朕躬^⑤。公卿大夫其勉悉心。以輔不逮。百寮各修其職。惇^⑥任仁人。退遠殘賊。陳朕過失。無有所諱。

【注釋】①己亥：己亥爲干支之一，順序爲六十花甲子第三十六個。②晦：農曆每月的最後一日。③既：食盡。指日全食或月全食。④厥：代詞，其。⑤躬：自身，自己。⑥惇：注重，重視。

【譯文】（河平元年）夏四月三十日，發生日食。皇上下詔說：「朕得以繼承宗廟，戰戰栗栗，未能完滿地履行自己的職責。經傳上說：『男教有虧，陽剛不振，就會出現

日食。』天顯异象，罪在我自己。公卿大夫各自勉力盡心，以匡正朕的過失。百官都恪盡職守，重用賢人，摒棄奸邪，指出朕的過失，不要有所隱諱。」

【原文】陽朔①二年春。寒。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②。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③時雍。明以陰陽爲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九月。奉使者不稱④。詔曰。古之立太學⑤。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原⑥。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⑦。否則學者無述焉。爲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注釋】①陽朔：漢成帝劉騫的第三個年號，從公元前二十四年至公元前二十一年，共計四年。②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謂堯命派羲氏、和氏兄弟四人觀測天象及制定曆法的情況。其中命羲仲居治東方之官，羲叔居治南方之官，和仲居治西方之官，和叔居治北方之官。③蕃：生息，繁殖。《尚書》原文作「變」。④不稱：不稱職。⑤太學：國學。我國古代設於京城的最高學府。西周已有太學之名，漢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年）立五經博士，弟子五十人，爲西漢置太學之始。⑥淵原：指事物的本源。⑦博

士：此指古代學官名。六國時有博士，秦因之，諸子、詩賦、術數、方伎皆立博士。

【譯文】陽朔二年春，天寒。成帝下詔說：「古代帝堯立羲氏、和氏兄弟四人為官，令他們掌天地四時的事，讓生產與生活能按季節與時令的順序進行。所以《尚書》說：『百姓於是繁衍生息，和睦相處。』說明陰陽時令是十分重要的。今日公卿大夫有的不信陰陽，認為是輕小之事，有些奏章多不合月令。在位的都不懂陰陽時令，輾轉相因，天下也都弄不清楚了。如此而指望陰陽調和，豈非荒謬？現令公卿大夫要注意順應四時月令。」九月，有些奉命出使的官員不稱其職。成帝下詔說：「古代之所以設立太學，是要求用以廣傳先王的功業，弘揚其教化於天下的。儒學官員，為四方教化之源頭，應能博古通今，溫故知新，運用理論來解答國家當前的主要問題，所以纔稱之為博士。否則學者在學識上沒有什麼精闢之論，就會受到人們的輕視。這就達不到尊重知識與道德的目的。《論語》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禦史以及中二千石、二千石薦舉可充任博士位的人選，使其道德學識卓然可觀。」

【原文】四年^①春正月。詔曰。夫洪範^②八政。以食為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勸農^③。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④同科。間者。民彌惰怠。鄉本者

少。趨末者衆。將何以矯之。方東作^⑤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書不云乎。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其勸^⑥之哉。

【注釋】①四年：指陽朔四年。②《洪範》：《尚書》篇名，舊傳爲箕子向周武王陳述的「天地之大法」。③劭農：勸農，鼓勵農業生產。④孝弟：漢代選拔官吏的科目之一。始於惠帝時。⑤東作：謂春耕。《尚書·堯典》：「寅賓出日，平秩東作。」⑥勸：勉勵。勗，音蓄。

【譯文】陽朔四年春正月，皇上下詔說：「《尚書·洪範》八政，以食爲首。這確實是家庭自足與人不犯禁的根本。先帝勸勉農事，薄收賦稅，優寵努力耕作之人，讓其與孝悌同等。近來，農民愈趨怠惰，安心農業的少，從事經商的多，這將如何進行矯正呢？當春耕時，特令二千石勸勉農桑，要深入到農田上去，鼓勵農民努力從事農業生產。《尚書》不是說過嗎？『全力投入耕耘，方有秋天的收穫。』都應努力呀！」

【原文】鴻嘉^①二年。三月。詔曰。古之選賢。傳納^②以言。明試^③以功。故官無廢事。下無逸民。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④成。衆庶樂業。咸以康寧。朕承鴻業十有餘年。數遭水旱疾疫之灾。黎民屢困於飢寒。而望禮義之興。豈不難

哉。朕既無以率道。帝王之道日以陵夷^⑤。意乃招賢選士之路鬱滯而不通與。將舉者未得其人也。其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嘉謀。匡^⑥朕之不逮。

【注釋】

①鴻嘉：漢成帝劉騫的第四個年號。②傳納：使之陳述意見并加以采納。③明試：明白考驗。④用：猶「有」。⑤陵夷：由盛到衰。衰頹，衰落。⑥匡：輔佐；輔助。

【譯文】鴻嘉二年三月，漢成帝下詔說：「古代選拔賢才，首先聽取他敷陳見解，然後予以試用來考察他的能力，所以官吏的效率很高，人才也不會埋沒，教化流行，風調雨順，穀物豐收，人民安居樂業，大眾康泰安寧。朕繼承大業十有餘年，屢逢水旱瘟疫之災，黎民經常受困於飢寒。如此而希望百姓興禮義知榮辱，那將是何等困難！朕無能進行領導，以致帝王之道日趨衰微。朕再三思考，這是招賢選士的道路阻塞不通呢？還是舉薦的人名不副實呢？望舉薦敦厚有德行能直言的人才，希望聽到他們深刻的見解與良好的謀略，以匡輔朕的不足。」

【原文】永始^①四年。詔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極^②。靡有

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乃奢侈逸豫^③。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④。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浸^⑤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⑥。民具爾瞻。其申敕^⑦有司。以漸禁之。

【注釋】

①永始：漢成帝劉騫的第五個年號。②奢僭罔極：奢僭，奢侈逾禮，不合法度。罔極，不正。僭，音見。③逸豫：猶安樂。舒緩貌。④綺縠：綾綢縐紗之類絲織品的總稱。⑤浸：逐漸。⑥師尹：指周太師尹氏。⑦申敕：敕命，宣示詔令。

【譯文】永始四年，下詔說：「古代聖王規定禮制以序尊卑，標志車服以表彰有德。雖有錢財，而無尊貴地位，就不得逾越禮制。所以人民注重自己的德行，重義而輕利。當今世俗奢侈逾禮之風無度，不知滿足。公卿列侯與親屬近臣，是四方吏民的表率，這些人中很少聽說能修身遵禮、同心憂國的。有的揮霍無度，貪圖安逸，一心廣置田宅，興修別墅，畜奴養婢，穿綾著緞，庭設鐘鼓，家列女樂，車服與嫁娶埋葬都逾越禮制。因而吏民羨慕而仿效，逐漸形成一種揮霍浪費的陋習。如此而期望百姓節儉，以保證衣食無缺，那將是何等困難啊！《詩經》不是說過嗎？『威儀赫赫的尹太師，百姓都瞻仰

著你！』現特諭有關機構，對此奢侈逾制之風要約束禁止。」

【原文】贊曰。臣^①之姑充後宮爲婕妤^②。父子昆弟^③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④。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⑤。臨朝淵嘿^⑥。尊嚴若神。可謂穆穆^⑦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⑧。上下和睦。然湛^⑨於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⑩。言之可爲於邑^⑪。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⑫短祚^⑬。莽^⑭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注釋】

①臣：班固自稱。②婕妤：宮中女官名。漢武帝時始置，位視上卿，秩比列侯。自魏晉至明多沿設。此指西漢女文學家、班固的祖姑班婕妤。③昆弟：兄弟。④升車正立：升車，登車、上車。正立，端正地站立。⑤親指：謂用手指指點點。⑥淵嘿：亦作「淵默」「淵嘿」，深沉靜默之意。⑦穆穆：恭敬誠懇的樣子。⑧承平：治平相承，太平。⑨湛：「沉」的古字。沉陷，沉迷。⑩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趙氏亂內，指漢成帝第二個皇后趙飛燕與其妹妹昭儀趙合德兩姐妹專寵後宮，迷亂漢成帝，以致其敗政。外家擅朝，指漢成帝時王政君、王鳳等外戚把持朝政，左右著西漢後期政局。⑪邑：通「悒」，憂鬱的樣子。⑫哀、平：指漢成帝後的漢哀帝和漢平帝。⑬短祚：謂皇帝在位年限很短。⑭莽：即王莽（公元前四十五年—公元二十三年），字巨君，中國歷史上新朝的建立者，

公元八年到公元二十三年在位。公元二十三年爲綠林軍所殺，新朝滅亡。

【譯文】（班固）評論說：臣的祖姑母進入後宮成爲成帝的婕妤，我們父子兄弟在接待與侍奉她時，她多次對臣講，成帝十分注意儀表，上車正立，端坐前視，不動聲色，不指手畫腳，臨朝嚴肅深沉，如同神明，可稱爲穆穆天子的容儀！博古通今，采納直言。公卿稱職，其奏議文采斐然可觀，逢升平盛世，上下和睦。但由於耽於酒色，趙飛燕姊妹亂於內宮，王氏外戚專擅朝政，說起來令人憂鬱。從建始紀元以來，王氏開始操縱國柄，哀帝與平帝在位時間不長，王莽得以篡位，大概王家的威福就是從成帝時開始逐步形成的吧！

百官公卿表

〔原文〕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①順天文。授民時。咨四岳^②。以舉賢材。揚側陋^③。十有二牧^④。柔遠能邇^⑤。禹作司空^⑥。平水土。弃作后稷^⑦。播百穀。高^⑧作司徒^⑨。敷五教^⑩。咎繇作士^⑪。正五刑^⑫。垂作共工^⑬。利器用。益作朕虞^⑭。育草木鳥獸。伯夷作秩宗^⑮。典三禮^⑯。夔典樂。和神人。龍作納言^⑰。出入帝命。夏、殷亡聞焉。周官^⑱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爲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於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⑲。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⑳。與六卿爲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舜之於堯。伊尹於湯。周公、召公於周是也。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爲三公。

【注釋】①羲和四子：即傳說中堯的四个臣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②四岳：傳說是分主四方諸侯之官。③側陋：指微賤的地位，也指處在僻陋之處或微賤地位的賢人。④十有二牧：即十二牧。傳說中舜時十二州的長官。《書·舜典》：「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

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蔡沈《尚書集傳》：「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⑤柔遠能邇：柔，安撫。能，親善。邇，《說文》：「邇，近也。」⑥司空：古代官名，掌水利、營建之事。⑦后稷：古代官名，主管農事。⑧禹：「契」的本字。商代始祖之名。禹，音謝。⑨司徒：古代官名，負責管理民衆、土地及教化等事。⑩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⑪士：獄官之長。⑫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⑬共工：古代官名。主管百工之事。⑭虞：古代官名，主管山澤禽獸。⑮秩宗：古代官名。主尊神之禮。⑯三禮：所謂天神、地祇、人鬼之禮。⑰龍作納言：龍，舜時大臣。納言，古代官名，職掌出入王命。⑱周官：周代官制。見《周書·周官篇》及《周禮》。⑲總統：意謂總攬一切。⑳孤卿：謂少師、少傅、少保。《周禮·天官·掌次》：「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鄭玄注：「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

【譯文】《尚書》的《堯典》《舜典》載有唐堯、虞舜之際的職官制度，說堯任命羲仲、義叔、和仲、和叔四人分居東南西北四方，分管春夏秋冬四時，依順天文氣象的變化，授民以時節，便利於勞作和收穫。堯還諮詢四方諸侯的意見，以舉薦賢能之才，罷免那些不稱職的官吏。又說舜劃分全國為十二個州，以州牧治理各州，使遠近都能安定并和睦地相處。舜命禹為司空，掌管水土工程。禹為后稷，主管農業生產。契為司徒，掌管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倫理道德教化。皋陶為士，掌管墨、劓、剕、

荆、宮、大辟等刑罰。垂爲共工，掌管百工器具之事。伯益爲虞官，職掌山林、川澤、地祇、人鬼之禮儀。夔爲樂官，以樂協調神鬼和人們的情緒。龍爲納言，如帝王喉舌，掌管宣達帝命。夏王朝、商王朝的官職制度，因缺乏記載，故不得而知。而周王朝的官職記載較爲完備。其冢宰爲天官，司徒爲地官，宗伯爲春官，司馬爲夏官，司寇爲秋官，司空爲冬官。這些官員總稱爲六卿。六卿下面各有屬官以及各自的職掌，以管理各種具體事物。六卿之上還有太師、太傅、太保，稱之爲三公。三公職掌輔弼君王，參議政事，地位尊寵，無所不統，所以不用一個職責爲官名。還設立「三少」爲三公的輔佐。少師、少傅、少保這「三少」，又被稱爲「孤卿」，與六卿合爲九卿。有的書上說，三公不必常有其人選。意思是說，有德行、才幹適合者纔能充任，譬如舜之輔佐帝堯，伊尹之輔佐商湯，周公旦、召公奭之輔佐周成王，就是如此。另有一種說法認爲，司馬掌管觀天象和祭祀天神，司徒掌管人事政務，司空掌管水土和農業生產，此三官爲三公。

古今人表

【原文】自書契^①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傳所稱。唐虞以上。帝王有號謚。輔佐不可得而稱矣。而諸子頗言之。雖不考乎孔氏^②。然猶著在篇籍。歸乎顯善昭惡。勸戒後人。故博采^③焉。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④。又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⑤。未知。焉得仁^⑥。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⑦。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⑧。唯上智與下愚不移^⑨。傳曰。譬如堯、舜。禹、稷、高與之爲善則行。鯀、歡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爲善則誅。于莘、崇侯^⑩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⑪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因茲以列九等之序。究極^⑫經傳。繼世相次^⑬。總備古今之略要云。

【注釋】①書契：文字記載。②孔氏：孔子。③博采：謂不僅記載帝王，還博采臣民。④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見《論語·述而篇》。孔子謙稱自己不敢當聖與仁。⑤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見《論語·雍也篇》。朱熹《論語集注》：「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⑥未知，焉得仁：見《論

語·公治長篇》。顏師古注：「言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也。」⑦「生而知之者，上也」等句：見《論語·季氏篇》。困，謂處於困境。⑧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見《論語·雍也篇》。謂中等以上的人，可以告訴他高深的學問。⑨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見《論語·陽貨篇》。⑩于莘、崇侯：于莘，桀之邪臣。「于」或爲「干」。崇侯，紂之佞臣。⑪豎刁：一作「豎刁」，即寺人貂。齊桓公佞臣。⑫究極：窮盡。⑬繼世相次：謂以世代先後編次。

【譯文】自有文字以來，我們能够知道的古代的賢人，都是爲經傳所稱道的。唐堯、虞舜以上，凡是帝王都有謚號，而輔佐帝王的人就無法知道了。然而戰國時諸子對此却講得很多，雖然不能從孔子那裏得到考證，但還是都寫在文章中，其目的在於分清善惡，勸誡後人。因此，也就廣泛加以采集。孔子說：「若說聖人與仁者，我怎麼敢當呢？」又說：「濟衆者豈止是仁人，必定是聖人！」「尚未及於智，怎麼算得上仁者呢？」「生下來就有智慧的人，是上等人才。經過學習而有智慧的人，是次等人才。遇到困惑而去學習的人，是又次一等的人才。遇到困惑而又不學習的人，是下等人才。」又說：「中等才質以上的人，可以告訴他高深的學問。」「祇有上等聰明的人和下等愚蠢的人是不會變化的。」解釋經意者說：「譬如堯和舜，禹、稷、契等人與他們做有益於人民的事則可以，鯀、歡兜想與他們做有害於人民的事就要遭到誅伐。像這樣可以與

人一起做善事、不可以與人一起做壞事的人，被稱爲上智之人。桀和紂，龍逢、比干想和他們一起做有益於人民的事則要遭到誅伐，于莘、崇侯與他們一起做危害百姓的事則可以。像這樣可以與人一起做惡事、不可以與人一起做善事的人，被稱爲下愚之人。齊桓公，管仲輔佐他則能稱霸於諸侯，豎貂輔佐他則國家就亂了。像這樣可以與人在一起做善事，也可以與人一起做惡事的人，稱爲中等之人。」以此爲據而列出品第人物的九等次序，窮盡經傳中所載人物，以世代先後編次，總體具備了古今人物的概要。

律曆志

【原文】虞書^①曰。乃同^②律度量衡^③。所以齊^④遠近。立民信也。自伏戲^⑤畫八卦。由數起^⑥。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⑦稽古。法度章^⑧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⑨。

【注釋】①《虞書》：謂《舜典》。②同：統一之意。③律度量衡：律，指音律；度，計算長短的器具或單位；量，確定、計測東西的多少、長短、高低、深淺、遠近等的器具；衡，評定、標準。④齊：劃一。⑤伏戲：即伏羲。⑥由數起：謂卦起於數。⑦三代：指夏、商、周。⑧章：顯著。⑨「謹權量」等句：見《論語·堯曰篇》。包氏注：「權，秤也。量，斗斛。」秤本作稱，是稱物之器，以稱稱物而知輕重。斗與斛，皆是量物之器，以斗斛量物而知多少。《尚書·舜典》所說的「同律度量衡」之義，其度就是度物的長短，如尺丈等。謹權量，就是謹慎齊一度量衡之制，使民間貿易公平。審法度，就是審察禮儀制度，使其各有秩序，而不紊亂。修廢官之意，是事必有官，官必有人，人必盡職。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則四方之政便能順利的施行。

【譯文】《虞書》上說：「統一律、度、量的評定標準，這是爲了使遠近之民都能統

一，百姓交往時有所憑信。」從伏羲畫八卦之時，數字就由此而起，到黃帝、堯、舜時就都齊全了。夏商周三代考察古事，讓度量衡制度更加明晰。周朝衰亡之後，失去了對天度量衡的控制。孔子在陳述後代帝王應遵守的準則時說道：「要慎重統一度量衡制度，使民間貿易公平；審察禮法制度，使百姓各有秩序，不紊亂；重整官員制度，使得事必有官，官必有人，人必盡職。這樣，四方之政便能順利地施行了。」

【原文】聲^①者。宮、商、角、徵、羽^②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③。蕩滌^④人之邪意。全其正性^⑤。移風易俗也。協之五行^⑥。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

【注釋】①聲：《說文》：聲，音也。②宮、商、角、徵、羽：指古代五聲音階的五個階名。簡稱五聲或五音。③八音：我國古代對樂器的統稱，通常為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種不同質材所製。④蕩滌：清洗，清除。⑤正性：自然的稟性，純正的稟性。⑥五行：水、火、木、金、土。我國古代稱構成各種物質的五種元素，古人常以此說明宇宙萬物的起源和變化。

【譯文】音聲，共有宮、商、角、徵、羽五音。之所以製作音樂，調諧八音，是為了淨化人們心裏的邪思邪念、保全人們純正的稟性、改變風氣轉換習俗的。用五行來和五音配，那麼角就是木，在五常中是仁，在五事中就是貌；商是金，在五常中是義，在五事中就是言；徵就是火，在五常中是禮，在五事中就是視；羽就是水，在五常中是智，在五事中就是聽；宮就是土，在五常中是信，在五事中就是思。如果從君、臣、民、事、物五方面來說，那麼宮就是君，商就是臣，角就是民，徵就是事，羽就是物。音樂唱和有了一定的象徵，就可以藉以說明君臣位分和職事的體統。

群书治要卷十四

漢書（二）

【題解】本卷從《漢書》十志中，選取《禮樂志》《刑法志》《食貨志》和《藝文志》的重要內容，皆是興國安邦、和諧萬民的關鍵所在。四篇志按照《漢書》原文的次序，首推「禮樂」，以顯「禮樂之用為急」，明「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蓋刑法、食貨、藝文之策，終是為成其教化而已；刑法是維護社會正常秩序和國家穩定的必要手段，然「刑法所以助治也」，故古有「以刑弼教」、「德主刑輔」之說，全文闡述了我國刑法的起源及其發展，又特別節錄了荀子論刑的觀點，尤為精彩；食貨分而言之，一曰「食」，二曰「貨」，二者皆是國計民生的根本。《食貨志》上下兩篇分別記述了食、貨的起源和西漢的農業、貨幣及經濟制度，為瞭解當時的國家政策和社會經濟及其背景，提供了重要的歷史資料；《藝文志》中，推崇古人耕養蓄德之學風，痛砭時人背本逐末之極蔽，歷記諸子興起式微之成因，實為考究諸子百家、文獻典籍源流的寶貴資料。

四志精華，總為一卷，上推三皇、堯、舜及夏、商、周稽古之制，詳叙西漢一朝典

章制度之變，更以史實而爲佐證，前後興替皆歷歷瞭然。凡有助人君理政安民之奏疏言說，莫不擇其精要以呈讀者。如此，則可藉漢家之制，以鑒來者，後人由古觀今，亦必啓示良多矣。

志

【原文】六經^①之道同歸^②。而禮樂之用爲急。治身^③者斯須^④忘禮。則暴慢^⑤入之矣。爲國^⑥者一朝^⑦失禮。則荒亂^⑧及之矣。人函^⑨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⑩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⑪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

【注釋】①六經：六部儒家經典，即《詩》《書》《禮》《樂》《易》《春秋》。②同歸：猶一致。③治身：猶修身。④斯須：須臾，片刻。⑤暴慢：同「暴慢」。凶暴傲慢。慢，音慢。⑥爲國：治國。⑦一朝：一時，一旦。⑧荒亂：混亂，錯亂。⑨函：包含，容納。⑩稟：賦予，給予。顏師古注：「稟，謂給授也。」⑪象：效法，仿效。⑫人倫：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叙，朋友有信。」

【譯文】《詩》《書》《禮》《樂》《易》《春秋》，這六部經典的宗旨是一致的，而發揮禮樂的功用最爲迫切。修身之人如果片刻忘記禮，凶暴傲慢的思想就會乘虛而

入；治理國家的人一旦失掉禮，混亂之事就會發生。人包含了天地陰陽之氣，會有喜怒哀樂的感情。大自然賦予人們這種秉性却不能對其進行節制，聖人能做到使情感有所節制，但却不能斷絕它。所以（聖人）效法天地的規律來制定禮樂，用它來感通神明、建立人倫、端正心性，並使人類的各種活動得到合理的節制。

【原文】哀有哭踊^①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②足以副^③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④廢。則夫婦之道乖^⑤。而淫僻^⑥之罪多。鄉飲^⑦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鬥之獄^⑧繁。祭祀^⑨（本書祭祀作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聘^⑩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⑪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⑫。禮節民心^⑬。樂和民聲^⑭。政以刑（刑作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諄^⑮。則王道^⑯備矣。

【注釋】①哭踊：喪禮儀節。邊哭邊頓足。顏師古注：「踊，跳也。哀甚則踊。」②正人：正直的人，正派的人。③副：相稱，符合。④婚姻之禮：婚姻的禮節。古代包括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詳見附錄一）⑤乖：反常，謬誤。⑥淫僻：亦作「淫辟」。放蕩淫亂。《禮記·經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⑦鄉飲：古代嘉禮之一。指鄉飲

酒禮。（詳見附錄二）⑧獄：訟案。⑨祭祀：《漢書》原書「祭祀」作「喪祭」。古喪禮，葬後之祭稱喪祭。（詳見附錄三）⑩朝聘：古代諸侯親自或派使臣按期朝見天子。（詳見附錄四）⑪侵陵：亦作「侵凌」。侵犯欺凌。⑫「孔子曰」下四句：語出《孝經·廣要道章》。原文作：「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邢昺疏：「欲移易風俗之弊敗者，莫善於聽樂而正之；欲身安於上、民治於下者，莫善於行禮以帥之。」移風易俗：扭轉風氣，改變習俗。⑬民心：人民的思想、感情、意願等。⑭民聲：民衆的聲音。指人民的要求和願望。⑮詩：違背，乖謬。⑯王道：儒家提出的一種以仁義治天下的政治主張，與霸道相對。

【譯文】悲痛時會有邊哭邊頓足的禮節，高興時會有載歌載舞的儀容。這對正直的人來說，足以與他的真誠相符；對偏邪的人來說，足以提防他的過失。因此，婚姻的禮儀被廢棄了，夫婦之間的關係就會乖謬，而放蕩淫亂的罪過就會多起來；鄉飲酒禮被廢棄了，長幼之間的秩序就會變得混亂，而互相爭鬥的訴訟就會多起來；吊喪祭祀的禮儀被廢棄了，親人之間的恩情就會淡薄，而違背死者的遺願、忘記祖先的人就會多起來；按期朝見天子的禮儀被廢棄了，君臣的位置就會錯亂，而侵犯欺凌的事就會逐漸興起。所以孔子說：「要讓君主安心、人民安定和順，沒有比用禮儀教化更好的辦法了；要扭轉風氣，改變習俗，沒有比用音樂教化更好的辦法了。」禮儀可以節制人們內心的欲望，

音樂可以和暢民衆的情志。國家通過政令加以推行，用刑罰加以約束，禮儀、音樂、政令、刑罰這四者都得到實現而不相違背，那麼王道之治就完備了。

【附錄】一、婚姻之禮：指男女結合成爲夫妻的儀式。它的舉行標誌著一對社會認可的成年男女將要行使婚媾的權利，組成一個新的家庭，共同擔負起繁衍發展家族的義務，履行正式社會成員的責任。在中國，「婚禮」原爲「昏禮」，《禮記·昏義》篇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以上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者也。」古人認爲黃昏是吉時，所以會在黃昏行娶妻之禮，故而得名。《白虎通·嫁娶》曰：「昏時行禮，故謂之婚也。」此俗直至六朝前後纔有改變。昏禮在五禮之中屬嘉禮，是繼男子的冠禮或女子的笄禮之後，人生第二個里程碑。周代時已逐漸形成一套完整的婚姻禮儀。《儀禮》中有詳細規制，整套儀式分六個階段，稱爲「六禮」，即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最早見於《禮記·昏義》）它與「三書」，即聘書、禮書和迎親書，一起被合稱爲「三書六禮」。後世歷朝歷代的婚制多數都是在六禮婚制的基礎上加以變化而來的。到了近代，通常稱「親迎」爲婚禮，而把親迎前五項稱作議婚、訂婚等過渡性禮儀。

二、鄉飲之禮：屬於古代嘉禮，是一種慶祝豐收、尊老敬老的宴樂活動。它起源於

上古氏族社會的集體活動。《呂氏春秋》認為是古時鄉人因時而聚會，在舉行射禮之前的宴飲儀式。一般鄉飲都選德高望重的長者數人為鄉飲賓，與當地官吏一起主持此活動。周代時，以致仕之卿大夫為鄉飲酒禮的主持人，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賓」，其後歷代相沿，名稱不盡相同。儀式中嚴格區分尊卑長幼，升降拜答俱有規定，見載於《儀禮》等儒家經典。古時，此集會也有舉薦賢能之士以獻王室的意義，一般於正月吉日舉行。漢以後郡縣往往於學校中行其禮，皇帝則於辟雍中之。實行科舉制度後，則以州縣長官為主人，為貢士餞行時亦行鄉飲酒禮。鄉飲酒禮中含有「尊賢養老」的思想，使一鄉之人在宴飲歡聚之時受到教化。秦漢以後，鄉飲酒禮長期為歷代士大夫所遵用，直到清朝道光二十三年，政府決定將各地鄉飲酒禮的費用撥充軍餉，纔被下令廢止，前後沿襲約三千年之久。這種習俗，在社會中起到了敦親睦族、止惡揚善的作用，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喪禮：在禮儀中，喪禮的產生最早。古代喪禮的主要儀節有復（即招魂）、奠、飯含（在死者口中放置米貝稱「飯」，放置珠玉稱「含」，表盡孝之意）、發喪、小殮（以衣衾裹尸）、大殮（將尸體移入棺內）、啓殯（把靈柩運到埋葬或寄放的地點）等。喪禮於死者是安撫其靈魂，於生者則成為分長幼、盡孝道、正人倫的禮儀，屬於五禮中的凶禮。《禮記·曲禮下》：「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孔穎達

疏：「喪禮，謂朝夕奠下室，朔望奠殯宮，及葬等禮也。」

四、朝聘之禮：指古代諸侯親自或派使臣按期朝見天子。春秋時期，政在霸主，諸侯朝見霸主，亦稱「朝聘」。《禮記·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玄注：「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朝是侯國君主朝見周王，聘是侯國間有事故，彼此派遣卿大夫存問。朝見或聘問有一定儀式。朝、聘者進見受朝、聘者時，要獻送表明自己身分的珪璋，為「執玉」。受朝聘者則先「辭玉」，後「受玉」，再「還玉」。其間使臣還要向受朝、聘國獻送車馬和方物，受朝、聘者對來朝、聘者饋贈臘肉、牲畜和芻米等物，以示答謝。按照周代禮制規定，諸侯國君主主要定期朝見周王，向他報告治理侯國的政績，並獻奉財物（即職貢），否則要受到貶爵、削地、討伐等處罰。朝見表明諸侯對周王具有政治上的臣屬或從屬及經濟上的貢物關係。春秋時，諸侯國君主朝見周王的事例已不多見。魯國君主朝見周王僅有兩次，齊桓公一生未朝周王。隨著周天子地位下降，一些諸侯國成為霸主，它們在禮制上雖無受朝見的權利，但却憑藉霸主的地位迫使中、小侯國與其形成主從關係。昔日侯國的聘問，事實上已轉化為「朝見」。

【原文】樂以治內而爲同^①。同於和樂^②也。禮以修外而爲異^③。尊卑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④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宜^⑤有所損益^⑥。即^⑦民心稍稍^⑧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⑨二代。禮文^⑩尤具。事爲之制。曲^⑪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⑫。於是教化浹洽^⑬。民用和睦。灾害不生。禍亂不作。圉圉^⑭空虛。四十餘年。及其衰也。諸侯逾越^⑮法度。惡禮制^⑯之害己。去其篇籍^⑰。遭秦滅學^⑱。遂以亂亡。

【注釋】①樂以治內而爲同：內，指內心。同，李奇曰：「同於和樂也。」②和樂：和諧的音樂。《禮記·樂記》：「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③禮以修外而爲異：外，指行爲。異，李奇曰：「尊卑爲異也。」④揖讓：賓主相見的禮儀。⑤時宜：當時的需要或風尚。⑥損益：增減。⑦即：按照，依據。⑧稍稍：漸次，逐漸。⑨監：通「鑒」。借鑒，參考。《論語·八佾》：「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⑩禮文：指禮樂儀制。⑪曲：細事，小事。《禮記·中庸》：「其次致曲。」鄭玄注：「曲，猶小小之事也。」⑫禮經三百，威儀三千：《中庸》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朱熹注：「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⑬浹洽：普遍沾潤。顏師古注：「浹，徹也；洽，霑也。」⑭圉圉：監獄。⑮逾越：指超越。⑯禮制：禮儀制度，國家規定的禮法。⑰篇籍：書籍，典籍。⑱滅學：消滅學術。指秦始皇焚書坑儒。

【譯文】音樂能用來調治人的內心，使人的情志隨著音樂一起變得安和調適；禮儀能用來修治外在行為，使人與人之間尊卑有序。內心安和人們就會和睦親愛，尊卑有別則會使人心存敬畏。和睦親愛就不會有怨恨，心存敬畏就不會有爭鬥。謙遜禮讓之間就能使天下得到治理，這便是禮樂的妙用啊！君王（治理天下）必定要依據先王的禮法，隨順時勢的需要對禮樂制度有所增減，按照人民的意願逐步修改、完善，等到太平盛世時就會很完備了。周朝借鑒夏、商兩代，禮樂儀制尤其完備，大事上定有制度，小事也都有防範，所以說禮節儀式有三百條，禮儀細節有三千條。於是教化遍及百姓，人民之間和睦相處，災害不發生，禍亂也不出現，甚至出現了全國的監獄裏連續四十多年沒有收押過一個犯人的情況！等到周朝衰微了，諸侯們超越法度，嫌禮樂制度妨害了自己的私欲，就拋棄了禮樂的典籍。後來又遇到秦始皇焚書坑儒，這些典籍就在動亂中散亂丟失了。

【原文】漢興。撥亂反正^①。日不暇給^②。猶命叔孫通^③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高祖^④悅而嘆曰。吾乃今日知爲天子之貴也。遂定儀法^⑤。未盡備而通終。至文帝^⑥時。賈誼^⑦以爲漢承秦之敗俗。弃禮義。捐^⑧廉耻。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爲故^⑨。至於風俗流溢^⑩。恬而^⑪不怪。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⑫。類^⑬非俗

吏之所能爲也。立君臣。等上下^⑭。使綱紀^⑮有序。六親^⑯和睦。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爲^⑰不立。不修則壞。乃草具^⑱其儀。天子悅焉。而大臣絳灌之屬^⑲害之。故其議遂寢^⑳。

【注釋】①撥亂反正：治理混亂的局面，使恢復正常。②日不暇給：形容事務繁忙，沒有空閒。顏師古注：「給，足也。言事務殷多，日日修造，尚不能足，故無暇也。」③叔孫通：又名叔孫何（？——約公元前一九四年），西漢初期儒家學者，舊魯地薛（今山東棗莊薛城北）人。曾協助漢高祖制訂漢朝的宮廷禮儀，先後出任太常及太子太傅。惠帝即位後，使制定宗廟儀法及其他多種儀法。司馬遷尊其爲「漢家儒宗」。④高祖：漢高祖劉邦（公元前二五六年——公元前一九五年），字季（一說原名季），泗水郡沛縣豐邑中陽里（今江蘇沛縣）人，西漢開國君主。公元前二〇二年稱帝，在位七年，終年六十二歲。惠帝即位後，尊劉邦爲「高祖」，景帝時改廟號爲「太祖」，謚號「高皇帝」。⑤儀法：禮儀法度。⑥文帝：漢文帝劉恒（公元前二〇二年——公元前一五七年），漢高祖劉邦第四子，母薄姬，漢惠帝劉盈之弟。諸呂之亂平定後，被衆人擁立爲帝，在位二十三年。終年四十七歲，廟號「太宗」，謚號「孝文皇帝」。⑦賈誼（公元前二〇〇年——公元前一六八年）：洛陽（今河南省洛陽市東）人，西漢初年著名的政論家、散文家。二十餘歲被文帝召爲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拔爲太中大夫。二十三歲時，遭讒言貶爲長沙王太傅。後又被召回長安，爲梁懷王太傅。梁懷王墜馬

死後，賈誼深自歉疚，憂傷而死，終年三十三歲。⑧捐：放棄，捨棄。⑨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爲故：顏師古注：「特，但也。簿，文簿也。故，謂大事也。言公卿但以文案簿書報答爲事也。」簿書，官署中的文書簿冊。期會，謂在規定的期限內實施政令，多指有關朝廷或官府的財物出入。⑩風俗流溢：風俗，相沿積久而成的風氣、習俗。流溢，放佚。⑪恬而：猶安然。王念孫曰：「恬而，恬然也。」⑫向道：「向」，通「鄉」。謂趨向道義。⑬類：大抵。⑭等上下：等，分等，區別。上下，指位分的高低，猶言君臣、尊卑、長幼。⑮綱紀：法度，綱常。⑯六親：歷來說法不一。漢賈誼《新書·六術》篇，以父、昆弟、從父昆弟、從祖昆弟、從曾祖昆弟、族兄弟爲「六親」。⑰不爲：不做，不幹。⑱草具：初步制定，草擬。顏師古注：「草，謂創造之。」⑲絳、灌之屬：漢初絳侯周勃與潁陰侯灌嬰的并稱。均佐漢高祖劉邦定天下，建功封侯。二人起自布衣，鄙朴無文，曾讒嫉陳平、賈誼等。屬，儕輩、同一類人。⑳寢：廢置。

【譯文】漢朝興起後，開始治理混亂的局面，使社會恢復正常，儘管事務繁忙，沒有空閒，但仍任命叔孫通制定禮儀，來端正君臣的名位。漢高祖劉邦歡喜贊嘆道：「我今天纔明白作爲天子的尊貴啊！」於是制定禮儀法度，但還沒有制定完備，叔孫通就去世了。到漢文帝時，賈誼認爲：「漢朝沿續了秦朝敗壞的風俗，廢棄禮義，喪失廉耻，而大臣們祇是把地方官吏不在規定期限內上報文書簿冊作爲大事，至於面對世風日下的現

狀，却顯得很安然而絲毫不覺得奇怪。要扭轉風氣，改變習俗，使天下人民轉變心意趨向道義，大抵不是平庸的官吏所能做到的。確立君臣的名位，區別上下的等級，使法度綱常有條不紊，六親眷屬和睦相處，這些不是上天的規定，而是人爲設立的。既然是人爲設立的，不去落實就不會實現，不用心維護就會敗壞。」於是賈誼便草擬禮儀，皇上看了也很高興。但大臣周勃、灌嬰等人却從中障礙，於是賈誼的意見就被擱置了。

一原文一至武帝^①即位。議立明堂^②。制禮服^③。會竇太后^④不悅儒術。其事又廢。後董仲舒^⑤言王者承天意以從事^⑥。故務德教而省刑罰^⑦。今廢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⑧被四海。故難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⑨。立大學^⑩以教於國^⑪。設庠序^⑫以化於邑^⑬。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天下嘗無一人之獄矣。至周末世。大爲無道^⑭。秦繼其後。又益甚之。今漢繼秦之後。雖欲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⑮。沸（舊無沸字。補之）愈甚而無益。譬之琴瑟不調^⑯。甚者。必解而更張^⑰之。乃可鼓^⑱也。爲政^⑲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⑳之。乃可理^㉑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以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㉒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化也。是時。上^㉓方征討四夷^㉔。銳志武功^㉕。不暇^㉖留意禮文之事。

【注釋】①武帝：漢武帝劉徹（公元前一五六年—公元前八十七年），漢景帝劉啓第十子。初封膠東王，七歲時被立為皇太子，十六歲登基，在位五十四年。武帝雄才大略，破匈奴，并朝鮮，出使西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功業輝煌。終年七十歲，廟號「世宗」，謚號「孝武皇帝」。②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會、祭祀、慶賞、選士、養老、教學等大典，都在此舉行。《孟子·梁惠王下》：「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③禮服：舉行重要典禮時按規定所穿的衣服。④竇太后（公元前二〇五年—公元前一三五年）：名諱未詳，西漢清河郡（今河北清河縣）人，文帝皇后，武帝祖母。於公元前一三五年（漢武帝建元六年）去世，享年約七十一歲。⑤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年—公元前一〇四年）：西漢儒學宗師，廣川郡（今河北省景縣）人。他系統地提出了「天人感應」「大一統」的思想體系，對宗教天道觀和陰陽、五行學說以及諸子百家的理念進行了全面的歸納、總結，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漢武帝所采納。⑥從事：行事。⑦務德教而省刑罰：務，致力。德教，道德教化。省，減少、削減。刑罰，刑指肉刑、死刑，罰指以金錢贖罪，後泛指依照法律對違法者實行的強制處分。⑧德化：猶德教。⑨大務：重大的事務。⑩大學：即太學。我國古代設於京城的最高學府。西周已有太學之名，漢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年）立五經博士，從學弟子五十人，為西漢置太學之始。太學選聘學優德劭者任教授，稱為博士，招收學生，隨教授學習，稱為博士弟子，以《詩》《書》《禮》《易》《春秋》等儒家經典為教材，其課程以通經致用為主，學生分經受業，經考試及格，任用為政府官吏。魏晉到明清，或設太學，或設國子學（國子監），或兩

者同時設立，名稱不一，制度亦有變化，但均為傳授儒家經典的最高學府。⑪國：國都。⑫庠序：古代的地方學校。⑬邑：人民聚居之處。大曰都，小曰邑。泛指村落、城鎮。⑭無道：不行正道，做壞事。多指暴君或權貴者的惡行。⑮以湯止沸：用熱水去止息燒開的水。比喻處理方法不對，不但不能制止，反而助長已成的氣勢。湯，沸水、熱水。沸，沸水、燒開的水。⑯琴瑟不調：謂琴瑟合奏時，聲音沒有調整得和諧。琴，樂器名，指古琴，傳為神農創制。琴身為狹長形，木質音箱，面板外側有十三徽。古人把琴當作雅樂。瑟，撥弦樂器，春秋時已流行，常與古琴或笙合奏。瑟形似古琴，但無徽位。⑰更張：重新張設。⑱鼓：敲擊或彈奏（樂器）。⑲為政：治理國家，執掌國政。⑳更化：改制，改革。㉑理：謂治理得好、秩序安定。與「亂」相對。㉒勝殘去殺：實行仁政，使殘暴的人化而為善，因而可以廢除刑殺。《論語·子路》：「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何晏《論語集解》：「王曰：『勝殘，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㉓上：君主，皇帝。此指漢武帝。㉔四夷：古代華夏族對四方少數民族的統稱。㉕銳志武功：銳志，意志堅決、願望迫切。武功，軍事方面的功績。㉖不暇：沒有時間，來不及。

【譯文】等到漢武帝即位後，商議設立明堂、制定禮服。恰逢竇太后不喜歡儒家的學說，這一提議又被廢止了。之後董仲舒說：「君王秉承上天的意旨而行事，所以應致力於推行道德教化而減少刑罰。如今廢棄先王的德教，而專門任用執法的官吏來治理人

民，却想使道德教化遍及天下，所以很難成功。因此，古代的君王無不把教化百姓作為治國的首要任務，設立太學在國都推行教化，設立庠序在地方上教育人民。教化既已昭明，良好的風氣也已形成，天下曾經出現過監獄裏空無一人的局面。到了周朝末年，大行無道之事，秦朝繼周朝之後，這種現象更加嚴重。如今漢朝承接於秦朝之後，即使想治理這種局面，也是沒有辦法。法律剛剛頒布，奸邪之事就隨之發生；政令剛剛下達，欺詐之事就隨之出現。這就好比用熱水去止息沸水，却祇能使水更沸騰而無濟於事。譬如琴瑟合奏時，聲音沒有辦法調整得和諧，嚴重的話就必須把琴弦解開重新張設調整，而後纔可以彈奏；治理國家而不成功，嚴重的話就必定要有所變更，進行改革，然後纔能使國家得到有效的治理。所以自從漢朝取得天下以來，儘管總是希望好好地治理天下，但到如今也不能感化殘暴的人轉惡為善從而廢除刑殺，其失誤就在於應該改革的時侯而沒有進行改革。」這時漢武帝正在討伐周邊的蠻夷，急切地想取得軍事上的成功，沒有時間留心禮樂儀制方面的事情。

【原文】至宣帝^①時。琅邪王吉^②為諫大夫^③。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④。舉明主於三代^⑤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⑥而已。此非太平之基^⑦也。上不納其言。至成帝^⑧時。劉向要說上^⑨宜興

辟雍^⑩。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⑪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⑫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⑬之法也。而有司^⑭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⑮。救時務^⑯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⑰以爲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⑱奏請立辟廱。營表^⑲未作。遭成帝崩^⑳。

【注釋】①宣帝：漢宣帝劉詢（公元前九十二年—公元前四十九年），本名劉病已，字次卿，即位後改名詢。漢武帝劉徹曾孫，戾太子劉據之孫。在位二十五年，此期間「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史稱中興。終年四十二歲，廟號「中宗」，謚號「孝宣皇帝」。②琅邪王吉：琅邪，郡名，約在今山東半島東南部，治東武（在今山東省諸城縣）。王吉，字子陽，西漢時琅瑯皋虞（今屬即墨溫泉鎮）人，官至博士諫大夫。③諫大夫：秦設大夫，有諫議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等各類官稱，無定員。西漢時沿用秦制。漢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一一八年），置諫大夫，無定員，掌議論。東漢改稱「諫議大夫」。④長策：猶良計。⑤三代：指夏、商、周。⑥斷獄聽訟：斷獄，審理和判決案件。聽訟，聽理訴訟、審案。⑦基：事物的根本。⑧成帝：漢成帝劉驁（公元前五十一年—公元前七

年），漢元帝與王政君之子。成帝時「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西漢從此衰落。在位二十七年，死時四十五歲，謚號「孝成皇帝」。^⑨劉向要說上：《漢書·禮樂志》原文作「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劉向，原名劉更生（約公元前七十七年—公元前六年），字子政，西漢名儒，沛縣（今屬江蘇）人。楚元王劉交四世孫。宣帝時，為諫大夫。元帝時，任宗正。以反對宦官弘恭、石顯下獄，旋得釋。後又以反對恭、顯下獄，免為庶人。成帝即位後，得進用，任光祿大夫，改名為「向」，官至中壘校尉。要，乘，趁。^⑩辟雍：亦作「辟雍」。辟，通「璧」。本為西周天子為教育貴族子弟設立的大學。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環為名。其學有五，南為成均，北為上庠，東為東序，西為瞽宗，中為辟雍。其中以辟雍為最尊，故統稱之。東漢以後，歷代皆有辟雍，除北宋末年為太學之預備學校（亦稱「外學」）外，均為行鄉飲、大射或祭祀之禮的地方。《五經通義》：「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教化，教導天下之人，使為士君子，養三老，事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也。」。^⑪雅頌：亦作「雅訟」。指盛世之樂、廟堂之樂。《禮記·樂記》：「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孔穎達疏：「雅以施正道，頌以贊成功，若聽其聲，則淫邪不入，故志意得廣焉。」。^⑫風化：教育感化。^⑬皋陶：傳說為虞舜時司法官，以執法公正聞名。^⑭有司：官吏。古代設官分職，各有專司，故稱。^⑮削則削，筆則筆：該刪的就刪去，該寫的就寫上去。筆，書寫記錄。削，刪改時用刀削刮簡牘。^⑯時務：時勢。^⑰恃：依賴，憑藉。^⑱丞相、大司空：丞相，古代輔佐君主的最高行政長官。戰國秦悼武王二年始置左右丞相。秦以後各朝，時廢時設。明洪

武十三年革去中書省，權歸六部。至此，丞相之制遂廢。大司空，官名。春秋晉有大司空，主司土木。漢成帝時，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哀帝時曾復舊稱，後再改爲大司空，與大司徒、大司馬并稱三公，成爲共同負責最高國務的長官。東漢以後但稱司空。^{①⑨}營表：古代建造宮室時測量地基，立表以確定位置，謂之「營表」。^{②⑩}崩：古代稱帝王、皇后之死。《禮記·曲禮下》：「天子死曰崩。」

【譯文】到漢宣帝時，琅邪的王吉任諫大夫，又上疏說：「真正有志於天下太平的君主不是每個時代都會出現的，公卿大臣們有幸身逢其時，却没有能拿出建立萬世基業的良策，以輔助英明的君主開創像夏、商、周三代那樣的人。大家所注重的祇是整理文案書冊、審判案件聽理訴訟而已，這並不是實現天下太平的根本辦法。」宣帝沒有采納他的意見。到成帝時，劉向藉機勸告皇上說：「應當興建辟雍，設立庠序，陳設禮樂，使雅頌的音樂隆盛，使揖讓的禮儀盛行，以此來教育感化天下百姓。像這樣做，而天下還不能達到太平，這種事情還從未有過。有人說，（怕的是）不能圓滿地運用禮制。然而禮是以教育人爲根本的，如果出現了過差，（其本質）也是用來教育培養人的。使用刑罰的過失，有時會致人死傷。何況如今的刑法并非皋陶時所制定的，有關部門奏請制定法律，往往自己認爲該刪的就刪去，改寫的就補充上，目的是爲了糾正當前的弊端。至於對推行禮樂的教化，則推辭說不敢妄爲，這就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教育人

了。況且教化和刑法比起來，刑法爲輕。這就等於是捨棄重要的事情不做，而急著去做。并不要緊的事情。況且教化是天下太平的依靠，而刑法祇是起輔助作用。如今廢棄所應依靠的，而祇是單獨確立本應起輔助作用的東西，這不是用來實現天下太平的方法。」成帝把劉向的意見交付給公卿大臣們商議，丞相和大司空上奏請求建立辟雍，然而確定地基位置的圖表還沒有製作好，就趕上成帝駕崩了。

【原文】世祖^①受命中興^②。即位三十年。四夷賓服^③。政教清明^④。乃營立明堂辟廱。明帝^⑤即位。躬行^⑥其禮。威儀既盛美^⑦矣。然德化未流洽^⑧者。以其禮樂未具。群下^⑨無所誦說^⑩。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

【注釋】①世祖：漢光武帝劉秀（公元前六年—公元五十七年），字文叔，東漢開國皇帝。南陽蔡陽（今湖北棗陽）人，西漢皇族後裔，漢高祖劉邦九世孫。建武元年（公元二十五年），劉秀稱帝，都洛陽，史稱「後漢」（亦稱東漢）。劉秀在位期間，社會安定，生產發展，東漢王朝得以興盛，史稱「光武中興」。在位三十三年，終年六十三歲，廟號「世祖」，謚號「光武皇帝」。②受命中興：受命，受天之命。中興，中途振興、轉衰爲盛，此指「光武中興」。③四夷賓服：四夷，古代華夏族對四方少數民族的統稱，亦泛指外族、外國。賓服，歸順、服從。④政教清明：政教，政治與教化。

清明，指政治有法度、有條理。⑤明帝：漢明帝劉莊（公元二十八年—七十五年），字子麗，東漢第二位皇帝。漢光武帝劉秀第四子。明帝之世，一切遵奉光武制度，吏治清明，境內安定，史稱「民安其業，戶口滋殖」。在位十九年，終年四十八歲，廟號「顯宗」，謚號「孝明皇帝」。⑥躬行：親身實行。⑦盛美：美善。⑧流洽：流遍，遍及。⑨群下：泛指僚屬或群臣。⑩誦說：傳述解說。

【譯文】漢世祖劉秀稟受上天的使命，使漢王朝重新振興，在位三十三年，使得四周少數民族前來歸附，政治教化清明，於是建立明堂、辟雍。漢明帝即位後，親自（在明堂、辟雍）實行古禮，禮節儀式已經很美善了，但道德教化仍未能遍及天下，是因為禮樂的制度尚不完備，群臣百官還沒有在民衆中傳述解說，而地方上的學校也還沒有普遍設立起來的緣故。

【原文】夫人宵①天地之貌。宵②化也。言稟天地氣化而生也。懷五常③之性。仁義禮智信也。聰明精粹④。精。細也。粹。淳也。有生⑤之最靈者也。爪牙⑥不足以供嗜欲⑦。趨走⑧不足以避利害⑨。無毛羽以禦寒暑⑩。必將役物⑪以為養。用（用作任）智而不恃力。此所以為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群。不能群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群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⑫卓然先行⑬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悅而從之。從之

成群。是爲君矣。歸而往^⑬之。是爲王矣。

【注釋】①宵：通「肖」。相似。應劭曰：「宵，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孟康曰：「宵，

化也，言稟天地氣化而生也。」②五常：謂仁、義、禮、智、信。③精粹：精細淳美。④有生：有生

命者。《列子·楊朱》：「有生之最靈者，人也。」⑤爪牙：人的指甲和牙齒。爪，人的指甲，亦

指手指或手。⑥嗜欲：嗜好與欲望。多指貪圖身體感官方面享受的欲望。⑦趨走：趨，疾行。走，奔

跑。⑧利害：偏義復詞，謂害。⑨寒暑：偏義復詞，謂寒。⑩役物：謂役使外物爲我所用。⑪上聖：

猶至聖。指德智超群的人。⑫卓然先行：卓然，卓越貌。先行，先實行、先進行。⑬往：歸向。

【譯文】人有秉承天地之氣而生的樣貌，具有仁、義、禮、智、信五常的本性，聰明靈敏，精細淳美，是有生命的物類中最具靈性的群體。人類和其他動物相比，手脚和牙齒的能力不能够滿足嗜好和欲望，奔跑的能力不足以躲避禍害，沒有皮毛或羽毛來抵禦寒冷，一定要役使其他物類來養活自己。使用智慧而不是依靠蠻力，這就是人之所以尊貴的地方。所以，如果沒有仁愛，人們就不能形成和合的群體，不能形成群體就沒有辦法制服外物，不能制服外物那人們的生活所需就會不足。人們組成了群體但生活所需不足，爭鬥之心就會產生了。德智超群、卓越地率先躬行敬讓博愛之德的人，人民就心悅

誠服地跟隨他。跟隨他的人愈來愈多，形成了群體，這個人就成了君主；遠近的人都爭著前來歸附他，這個人就成為王者了。

【原文】洪範^①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②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③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哲之性^④。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⑤民情。而則天象地^⑥。故因天秩而制五禮^⑦。因天討而作五刑^⑧。上刑用甲兵^⑨。其次用斧鉞^⑩。中刑用刀鋸^⑪。其次用鑽鑿^⑫。薄刑用鞭扑^⑬。大者陳諸原野^⑭。小者致諸市朝^⑮。其所繇來者上^⑯矣。

【注釋】①洪範：《尚書》篇名。「洪範」即大法之意。相傳爲箕子向周武王陳述的「天地之大法」，提出了帝王治理國家必須遵守的九種根本大法，即「洪範九疇」。《洪範》受到了周王朝統治者的高度重視，並加以奉行，對後人影響極大。②取類：謂取用類似事物以說明本體。猶比喻。③待：依靠，依恃。④躬明哲之性：躬，本身具有。顏師古注：「躬，謂身親有之。」明哲，明智、洞察事理。⑤緣：循，順。⑥則天象地：則天，謂以天爲法，治理天下。象，效法、仿效。⑦因天秩而制五禮：天秩，上天規定的品秩等級。五禮，中國古代對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的總稱。吉禮是五禮

之冠，主要是對天神、地祇、人鬼的祭祀典禮；嘉禮是和合人際關係，溝通、聯絡感情的禮儀，如飲食、婚冠、賀慶之禮等；賓禮是邦國間的外交往來及接待賓客的禮儀活動；軍禮是師旅操演、征伐之禮；凶禮是指用於吊慰家國憂患方面的禮儀活動。⑧因天討而作五刑：天討，上天的懲治。五刑，秦漢時為黥、劓、斬左右趾、梟首、菹其骨肉。《漢書·刑法志》：「漢興之初……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答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⑨上刑用甲兵：上刑，重刑、極刑。《漢書·刑法志》原文作「大刑用甲兵」。張晏曰：「以六師誅暴亂。」⑩其次用斧鉞：韋昭曰：「斬刑也。」斧鉞，亦作「斧戍」，指斧與鉞。斧，斧子。鉞，古兵器，圓刃，青銅製，形似斧而較大，盛行於殷周時。⑪刀鋸：韋昭曰：「刀，割刑；鋸，刖刑也。」刀和鋸都是古代刑具。⑫鑕鑿：韋昭曰：「鑕，黥刑也。鑿，黥刑也。」鑕，去顙的刑具。鑿，古代黥刑刑具，亦指黥刑。鑿，音早，讀二聲。⑬薄刑用鞭扑：顏師古注：「扑，杖也。」韋昭曰：「鞭，官刑也；扑，教刑也。」鞭扑，指用鞭子或棍棒抽打。⑭大者陳諸原野：顏師古注：「謂征討所殺也。」⑮小者致諸市朝：應劭曰：「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⑯繇來者上：由來已久。繇，通「由」。繇來，事物發生的原因、來源。上，遠、久遠。顏師古注：「上，謂其事久遠也。」

【譯文】《洪範》上說：「天子要做人民的父母，而為天下所歸往。」聖人用相似的

稱謂來端正名分，所以稱君主是「父母」，用以闡明仁愛道德禮讓乃是王道的根本。仁愛需要依靠恭敬纔不會衰敗，德行需要依賴威嚴纔能夠長久地樹立。因此要制定禮儀來提倡恭敬，設立刑法以顯明威嚴。聖人已經具有洞察事理的稟賦，必能通達天地的存心，制定禮儀開展教化，確立法規設置刑罰，凡有所舉動皆順應民情，效法天地自然的規律。所以聖人依據上天規定的品秩等級來制定五禮，依據上天的懲治來制作五刑。重刑是用軍隊來誅滅暴亂，次一等的是用斧鉞將人斬殺；中等的刑罰是用刀鋸割截身體，其次是削去鬚骨，在面額上刺字并以墨染黑；最輕的刑罰則是用鞭扑抽打。規模大的是在原野上征戰殺戮，規模小的則在朝廷或集市上陳尸示衆：這是由來已久的了。

【原文】自①黃帝②有涿鹿之戰③。顓頊④有共工之陳⑤。共工。主水官。秉政作虐。故顓頊伐之也。唐虞之隆⑥（隆作際）至治⑦之極。猶流共工。放歡兜。殺三苗。殛鯀⑧。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⑨。殷周以兵定天下。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⑩。鞭扑不可弛⑪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⑫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⑬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⑭。文德⑮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措兵寢⑯者。以其本末有

序。帝王之極功^⑰也。

【注釋】①自：連詞。雖，即使。②黃帝（公元前二六九七年—公元前二五九九年）：少典之子，本姓公孫，出生於陝西姬水，居軒轅之丘（在今陝西省武功縣），故號軒轅氏。中國遠古時期部落聯盟首領，以土德王，土色黃，故曰黃帝。為中華民族始祖、人文初祖。③涿鹿之戰：指距今約四千六百餘年前，黃帝部族聯合炎帝部族，與東夷的蚩尤部族在今河北省涿縣一帶所進行的一場大戰。④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十歲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初封高陽（今河北高陽縣東），號高陽氏。在位七十八年，壽九十八歲。他即位後，嚴格遵循黃帝的政策行事，使社會安定太平，被列為五帝之一。⑤共工之陳：共工，文穎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害，顓頊伐之。本主水官，因為水行也。」陳，同「陣」，戰役。⑥唐虞之隆：唐虞，唐堯與虞舜的并稱。亦指堯與舜的時代，古人以為太平盛世。隆，《漢書·刑法志》原文作「際」。⑦至治：指安定昌盛、教化大行的政治局面或時世。⑧「流共工」下四句：典出《書·舜典》：「流共工於幽洲，放歡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共工和歡兜、三苗、鯀在堯帝時并稱「四凶」，在舜執政期間被流放到邊遠各地。流、放、殺、殛，皆為流放之意。⑨甘扈之誓：顏師古注：「謂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事見《夏書》。扈國，扈音同戶，今鄆縣是也。甘即甘水之上。」誓，指告戒、約束將士的言辭。《史記·夏本紀》：「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

誓》，乃召六卿申之。啓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左不攻於左，右不攻於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僇於社，予則帑僇女。』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⑩「古人有言」下四句：語出《左傳·襄公二十七年》。五材，五種物質，指金、木、水、火、土。^⑪弛：捨棄，放下。^⑫偃：使停息，止息。^⑬逆順：逆與順。多指情節的輕與重、事理的當與不當等。^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匠想要做好他的工作，一定要先使工具精良。比喻要做好一件事，準備工作非常重要。語出《論語·衛靈公》：「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⑮文德：指禮樂教化。與「武功」相對。^⑯刑措兵寢：顏師古注：「刑錯兵寢，皆謂置而弗用也。」刑措，亦作「刑錯」，置刑法而不用。《史記·周本紀》：「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裴駟《史記集解》引應劭曰：「錯，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置刑。」寢，止息。^⑰極功：最大的功績。

【譯文】即使是黃帝也有涿鹿之戰，即使是顓頊也有討伐共工的戰役。在唐堯、虞舜的時代，天下安定昌盛達到了極點，尚且還流放了共工，放逐了歡兜，驅逐了三苗，流放了鯀，然後天下順服。夏朝有爲討伐有扈氏而作的《甘誓》，殷商和周朝也都是藉助武力纔平定天下。古人說：「上天造就了金、木、水、火、土五材，人們綜合地來利

用，缺一不可，誰又能去掉軍隊呢？」治家不可放弃鞭扑，治國不可廢除刑罰，治理天下不能捨弃征伐。祇是在運用的時候要分清主次，在實行的時候要輕重得當罷了。孔子說：「工匠想要做好他的事情，必定先要使他的工具精良。」禮樂教化，是帝王的利器；刑法和武力，是用來輔助禮樂教化的。教化影響的程度愈深，那麼武力所能征服的地方就愈大；道德所施及的範圍愈廣，那麼刑罰所能威懾的範圍就愈廣。夏、商、周三代的盛世，以至於能達到刑罰無用、戰爭不起的局面，就是因為做到了本末（文德和威武）有序的緣故，這是帝王最偉大的功績啊。

【原文】春秋^①之時。王道寢壞^②。禮樂不興。刑罰不中^③。陵夷^④至於戰國^⑤。韓任申子^⑥。秦用商鞅^⑦。連相坐^⑧之法。造參夷^⑨之誅。增加肉刑^⑩。大辟^⑪有鑿顛^⑫押（押作抽）脅^⑬鑊亨^⑭之刑。至於始皇。兼吞^⑮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義之官。專任^⑯刑罰。躬操^⑰文墨^⑱。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⑲。圜牆成市^⑳。天下愁怨。潰^㉑而叛之。

【注釋】①春秋：時代名。孔子《春秋》記事，從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七二二年），至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四八一年），計二百四十二年，史稱春秋時代。今多以周平王東遷至韓、趙、魏三

家分晉（公元前七七〇年—公元前四七六年）共二百九十五年，為春秋時代。②寢壞：逐漸廢棄，逐漸敗壞。③不中：不適合，不適當。④陵夷：由盛到衰，衰頹，衰落。⑤戰國：時代名。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〇三年）韓、魏、趙三家分晉列為諸侯起，至秦始皇統一六國（公元前二二一年）止。現在多以周元王元年（公元前四七五年）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為戰國時代。因當時諸侯大國連年戰爭，故稱。⑥申子：申不害（約公元前三九五年—公元前三三七年），鄭國京（今河南省滎陽縣東南）人，戰國時期韓國著名的思想家。他在韓為相十九年，通過變法，使韓國國治兵強。作為法家人物，以「術」著稱，是三晉時期法家中的著名代表人物。⑦商鞅（約公元前三九五年—公元前三三八年）：戰國衛國（今河南安陽市內黃梁莊鎮一帶）人，著名政治家、改革家。聞秦孝公求賢令入秦，說服孝公變法圖強。孝公二年（公元前三四二年），秦國富強。次年，在與魏國的戰爭中，商鞅用詐謀取勝，魏割河西（今陝西東部）向秦求和。商鞅以此戰功受封於商（今陝西商縣、河南西峽一帶）十五邑，號稱商君。執政期間實行嚴刑峻法，刻薄寡恩，秦上下多怨。秦國公族趙良勸其宜「歸十五都，灌園於鄙」「不貪商、於之富，不寵秦國之教」，商鞅不聽。孝公卒後，惠文王即位，有人告商鞅企圖謀反，遂令拘捕。商鞅奔魏不得，乃發邑兵攻鄭，兵敗被俘。惠王將商鞅車裂，并滅其族。⑧連相坐：連坐，古代因他人犯罪而使與犯罪者有一定關係的人連帶受刑的制度。又稱相坐、隨坐等。⑨參夷：顏師古注：「參夷，夷三族。」夷，誅滅、屠殺。⑩肉刑：殘害肉體的刑罰。古指墨、劓、剕、宮、大辟等。⑪大辟：古五刑之一，謂死刑。《書·呂

刑》：「大辟疑赦，其罰千鍰。」孔安國傳：「死刑也。」孔穎達疏：「《釋詁》云：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刑爲大辟。」^⑫鑿顛：顛是人的頭頂，鑿是用鐵器打孔。爲一種用鐵器鑿人頭頂的死刑。^⑬押脅：《漢書·刑法志》原文作「抽脅」，古代酷刑之一，抽去其肋骨致死。^⑭鑊亨：古代用鼎鑊煮殺人的酷刑。亨，通「烹」。顏師古注：「鼎大而無足曰鑊，以鬻人也。」^⑮兼吞：并吞。^⑯專任：單獨依靠。^⑰躬操：顏師古注：「躬，身也。操，執持也。」^⑱文墨：刑律判狀。^⑲赭衣塞路：赭衣指囚犯、罪人。古代囚衣，因以赤土染成赭色，故稱。塞路，充塞道路，言其多，此地形容犯人多。^⑳圜圜成市：監牢裏就像是市場一樣。形容罪犯很多。圜，牢獄。^㉑潰：水衝破堤防。

【譯文】春秋時代，王道逐漸敗壞，禮樂的教化不興盛，刑罰的使用不恰當。這種衰敗的局面持續到了戰國，韓國任用申不害，秦國任用商鞅，實行一人犯法連帶他人同時受刑的法令，制訂了誅滅三族的刑法，增加了肉刑、死刑，設置了鑿開頭顱、抽掉肋骨、用鼎鑊煮殺等刑罰。到了秦始皇時，吞并了其他國家，於是廢棄了先王的成法，去除了負責禮儀的官員，單獨依靠刑罰來治國，親自掌握判決文書。然而奸詐邪惡的事情却都出現了，犯罪的人充滿道路，監獄裏的犯人多得如同集市一般，天下百姓憂愁怨恨，人民如河水衝破堤防一般，紛紛反叛秦朝。

【原文】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①。蠲削煩苛^②。兆民^③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奸^④。於是相國蕭何^⑤摭摭^⑥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⑦。當孝惠。高后^⑧時。蕭^⑨爲相。填以無爲^⑩。是以衣食滋殖^⑪。刑罰用希。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⑫。勸趣農桑^⑬。減省租賦。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⑭。懲惡^⑮亡秦之政。論議^⑯務在寬厚。耻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⑰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蓄積歲增。戶口浸息^⑱。風流篤厚^⑲。禁罔疏闊^⑳。選張釋之爲廷尉^㉑。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㉒。有刑措之風。

【注釋】①約法三章：《史記·高祖本紀》：「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②蠲削煩苛：蠲削，減免。煩苛，繁雜苛細，多指法令。③兆民：古稱天子之民，後泛指衆民，百姓。④禦奸：謂禁止邪惡。⑤蕭何（公元前二五七年—公元前一九三年）：西漢初期政治家，漢初三杰之一。輔佐劉邦建立漢朝，高祖論功行賞，蕭何位列衆卿之首，有「開國第一侯」之稱。後被拜爲相國。惠帝二年（公元前一九三年）卒，謚號「文終侯」。⑥摭摭：音俊直。採取，采集。⑦作律九章：亦稱《漢律九章》，漢高祖劉邦統一中國後頒行的法典。相國蕭何依照秦法，適應新形勢，制定盜律、賊律、囚律、捕律、雜律、具律、戶律、興律、厯律九篇。前六篇大體與秦律相同，源於李悝的《法

經》。後三篇新增關於戶口、賦役、興造、畜產、倉庫等項的規定。原文已經失傳。⑧孝惠、高后：孝惠，漢惠帝劉盈（公元前二一一年—公元前一八八年），西漢第二位皇帝，劉邦嫡子（次子），母親呂雉。在位七年，年僅二十四歲，謚號「孝惠皇帝」。高后，即漢高祖劉邦的皇后呂雉。惠帝繼位，尊呂后為太后。⑨曹：指曹參（？—公元前一九〇年），字敬伯，泗水沛（今江蘇沛縣）人，西漢開國功臣，是繼蕭何之後漢代第二位相國。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〇九年），跟隨劉邦在沛縣起兵反秦，身經百戰，屢建戰功，攻下二國和一百二十二縣。劉邦稱帝後，對有功之臣論功行賞，曹參功居第二，賜爵平陽侯。漢惠帝時繼蕭何為相國，一遵蕭何約束，有「蕭規曹隨」之稱。⑩填以無為：顏師古注：「言以無為之法填安百姓也。」填，通「鎮」，指安定。⑪滋殖：增加。⑫玄默：謂清淨無為。⑬勸趣農桑：勸，獎勵；勉，鼓勵。趣，趨向、歸向。農桑，農耕與蠶桑。⑭少文多質：少文，缺少文才；質，樸實、淳樸。⑮懲惡：憎惡懲戒。⑯論議：指對人或事物的好壞、是非等表示意見。⑰告訐：責人過失或揭人陰私、告發。顏師古注：「訐，面相斥罪也。」訐，音結。⑱浸息：《漢書·刑法志》原文作「寢息」，意謂逐漸繁殖。⑲風流篤厚：風流，風尚習俗。篤厚，忠實厚道。⑳禁罔疏闊：指法律過於寬容。禁罔，謂張布如網的禁令法律。疏闊，篡略、不周密。㉑選張釋之為廷尉：銓選張釋之擔任廷尉。選，量才授官、銓選。張釋之，生卒年月不詳，字季，西漢南陽堵陽（今河南方城東）人，曾事文帝、景帝二朝，官至廷尉，以執法公正不阿聞名，時人稱贊「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廷尉，官名，秦始皇置，九卿之一，掌刑獄，漢初因之，秩中二千石，景帝時改稱

大理，武帝時復稱廷尉。^②斷獄四百：指一年判案祇有四百件。斷獄，判案。

【譯文】漢高祖劉邦剛進入關中的時候，與鄉中父老約法三章，減免繁雜苛刻的法令，人民十分喜悅。之後因周邊的少數民族尚未歸附，戰事還沒有平息，三章的法令不足以用來禁止邪惡，於是相國蕭何采集秦朝的法令，選取其中適合時宜的部分，制定了律法九章。在孝惠帝和高后當政的時代，蕭何、曹參相繼為相，以無為之法安定百姓，因此人民衣食增加，刑罰使用得很少。到孝文帝即位，親自實行清淨無為的政策，鼓勵人民趨向農耕和蠶桑，減少了田租賦稅。當時的將相都是過去的功臣，雖缺少文采但都很質樸，憎惡秦朝亡國的政策，并深以為戒，發表意見言論必定講求寬厚，以談論人的過失為羞耻。教化遍及天下，揭發別人隱私的陋習得到了改變。官員安守於自己的本職，人民樂於從事自己的職業，積蓄年年增加，人口逐漸繁衍，風尚習俗忠實厚道，法律寬鬆。（文帝）選用張釋之為廷尉，對有疑點難以確定的罪行則由民衆議決。因此刑罰大大減少，以至於全國一年處理的案子祇有四百多件，大有將刑罰擱置不用的風氣。

【原文】即位十三年^①。齊大倉令淳于公^②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③上書曰。妾^④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⑤。今坐法^⑥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復上有可字）生。

刑者不復屬^⑦。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⑧也。妾願沒入爲官婢^⑨。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

【注釋】①十三年：漢文帝十三年，公元前一六七年。②齊大倉令淳于公：齊王國掌管太倉的長官淳于意。大倉，即太倉，本指設在京城國家糧庫，此指諸侯國齊國之太倉。令，官名，歷代中央最高機關及某些下屬機關的主官。太倉令，即掌管太倉的長官。淳于公，即淳于意，西漢初年齊國臨淄（今山東淄博東北）人，精於醫道，曾任齊太倉令，世稱「倉公」。③少女緹縈：淳于意的小女兒緹縈。④妾：舊時女子自稱的謙詞。⑤廉平：清廉公平。⑥坐法：犯法獲罪。⑦復屬：言恢復原狀。復，恢復、康復。屬，繼續、聯接。⑧其道無由：找不到門徑，無法辦到。無由，沒有門徑、沒有辦法。⑨官婢：古時因罪沒入官府做奴婢的女子。

【譯文】漢文帝即位的第十三年，齊王國的太倉長官淳于意犯了罪，應當被處以刑罰。他的小女兒緹縈上書說：「臣妾的父親做官，齊國的人們都稱贊他清廉公平，現今犯法當被判刑。臣妾傷痛那些死去的人不能復生，遭受刑罰的人不能恢復原貌。即使他們以後想改過自新，也是無法辦到的。臣妾願意被沒入官府做奴婢，以此來贖免我父親的罪過，使他能得以改過自新。」

【原文】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蓋聞有虞氏^①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②。民不犯。何治之至。今法有肉刑三^③。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④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⑤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凱悌君子。民之父母^⑥。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由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⑦。何其刑之痛而不德^⑧也。豈稱^⑨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注釋】①有虞氏：古部落名，傳說其首領舜受堯禪。此指代舜。有，詞頭。②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畫衣冠，傳說上古有象刑，即以異常的衣著象徵五刑表示懲戒。章服，有識別符號的衣服。戮，羞辱。③肉刑三：指當時施行的黥、劓、刖三種肉刑。孟康曰：「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④非乃：豈非（難道不是），莫不是。⑤訓道：教誨開導。顏師古注：「道，讀曰導。」⑥凱悌君子，民之父母：和樂平易的君子，是民衆的父母。語出《詩經·大雅·洞酌》。凱悌，和樂貌。⑦息：滋息，生長。⑧不德：缺乏德行。⑨稱：相當，符合。

【譯文】奏書上達天子，天子憐憫她的心意，於是下令說：「聽說舜王在位時，祇是在犯人的衣冠上畫圖文標識，讓他們穿異於常人且有識別符號的衣服，以此作爲羞辱，

但人民却不犯法，治理達到了如此極致的程度！現今的法令有三種肉刑，而奸邪之事仍沒有得到禁止，這其中的過失在哪裏呢？難道不是朕的德行淺薄，教化還沒有彰顯嗎？我自己感到很慚愧。因為教導訓誨不夠善良純正，使得無知的百姓陷於罪惡之中。《詩經》上說：『和樂平易的君子啊，是人民的父母。』如今人們有了過失，還沒有施以教化，而刑罰已經加到了他們身上，有的人想改過行善，却没有這樣的機會了，朕非常憐憫他們。刑罰能達到截斷肢體、刺刻肌膚的程度，一生都不能再生長復原，這樣的刑罰是多麼令人苦痛而又缺乏道德。難道這合乎爲民父母的意思嗎？應當廢除肉刑，用其他方式予以代替。」

【原文】善乎。孫卿^①之論刑^②也。曰。世俗之爲說者。以爲治古^③無肉刑。有象刑^④。是不然^⑤矣。以爲治古則人莫觸罪^⑥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⑦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⑧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⑨。所以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惡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聖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也。

【注釋】①孫卿：荀子（約公元前三一三年—公元前二三八年），名況，字卿，又稱「孫卿」。戰國末期趙國猗氏（今山西安澤）人。著名思想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時人尊稱「荀卿」。②論刑：論說刑法。下文中荀子論刑之言，出自《荀子·正論》。③治古：指古代升平社會、古之治世。④象刑：傳上古無肉刑，僅用與衆不同的服飾加之犯人以示羞辱，謂之象刑。⑤不然：不合理，不對。⑥觸罪：犯罪。⑦不待：用不著，不用。⑧末：《荀子·正論》作「未」。楊倞注：「未，謂將來。」⑨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如淳曰：「所以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惡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聖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也。」

【譯文】荀子對刑法的論說真是太好了。他說：「按世俗人們的說法，以為在上古治世的時代沒有肉刑祇有象刑，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如果認為在古代太平盛世時沒有人犯罪，那麼難道祇是沒有肉刑嗎？連象刑也不需要啊。或是認為當時人們有犯罪的，但祇是一味減輕其刑罰。這等於是殺人者不會被處死，傷害了別人也不會受到處罰。罪行非常嚴重而受到的刑罰却很輕，人民就會無所畏懼，禍亂沒有比這更大的了。大凡制定刑法的根本，是用來禁止暴惡，並防患於未然的。（如果）殺了人不被處死，傷了人不被判刑，這是賜惠於凶暴之人而寬恕邪惡者。所以，象刑不是產生在古代的治世，反而是興起於動亂的當今。」

【原文】凡爵列^①官職。賞慶^②刑罰。皆以類相從^③者也。一物失稱^④。亂之端^⑤也。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⑥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⑦。治之盛^⑧（盛作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⑨。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⑩。書云。刑罰世重世輕^⑪。此之謂也。書所謂象刑惟明^⑫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⑬赭衣者哉。

【注釋】①爵列：爵位。②賞慶：獎賞。③以類相從：謂按其類別各相歸屬。④失稱：不相當。⑤端：開始。⑥當：對等，相當。⑦誅悖：討罰悖逆。⑧盛：《漢書·刑法志》原文作「威」。⑨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楊倞曰：「治世刑必行，則不敢犯，故重。亂世刑不行，則人易犯，故輕。」⑩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楊倞曰：「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衆惡之罪，固當重也。亂世人迫於飢寒，犯法者多，不可盡用重典，當輕也。」⑪刑罰世重世輕：語出《尚書·周書·呂刑》，意謂刑罰會因時代的變化而在程度上有輕重的不同。⑫象刑惟明：語出《尚書·虞書·益稷》。顏師古注：「《虞書·益稷》曰：『咎繇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言敬其次叙，施其法刑皆明白也。」⑬菲屨：草或麻編成的鞋。「菲」通「扉」，指草鞋。屨，音句。

【譯文】「凡是爵位、官職、賞賜和刑罰，都要按功過的等級來相應地施予。一件事做得不恰當，就是混亂的開端。德行與爵位不相符，能力與官職不相符，賞賜與功勞不相當，刑罰與罪過不相當，沒有比這樣更不吉祥的了。征討暴亂，誅罰叛逆，這是統治的威嚴所在。殺人者被處死，傷人者被判刑，這是所有君王都一致遵行的，沒有人知道其產生的原因。因此在治世時，用刑嚴厲（以禁絕犯罪）；在亂世時，用刑偏輕，（以寬赦不得已而觸犯刑律之人）。在治世犯法者少，有犯罪者衆人厭惡，必會得到嚴重的懲罰；在亂世犯法的人多，不能都用重刑懲罰，所以用刑反而輕。《尚書》中說：『刑罰會因時代的變化，有時重有時輕。』就是說的這個道理。」《尚書》所說「象刑惟明」，是指效法上天的規律來制定刑法，怎麼會有祇穿上草鞋和囚服就能代替刑罰的事呢？

【原文】孫卿之言既然^①。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②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弊^③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鞶韉^④而御駢突^⑤。以繩繫馬領曰鞶。駢突。惡馬也。違救時^⑥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⑦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⑧。失本惠^⑨矣。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⑩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爲奸臧^⑪。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

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輕之所生也。

【注釋】①既然：本來如此，已經如此。②薄：指人心、世道、綱紀等衰微。③極弊：極其衰敗。④鞶羈：馬繯繩和絡頭。⑤御駢突：御，駕馭。駢突，指凶悍的馬。⑥救時：匡救時弊。⑦髡鉗：髡，通「髡」，古代剃髮之刑。鉗，古刑罰。以鐵器鉗束人的頸項、手、足。髡鉗，音坤前。⑧罔民：欺騙陷害百姓。《孟子·梁惠王上》：「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趙岐注：「是由張羅罔以罔民者也。」⑨本惠：本來的善意。⑩穿窬：亦作「穿逾」。挖牆洞和爬牆頭。指偷竊行為。窬，音魚。⑪奸臧：謂不法受賄。

【譯文】荀子的說法已經如此，又就一般人們的看法而論述說：「禹繼承於堯舜之後，自認為德行衰微，於是制定了肉刑。商湯和周武王沿襲并加以實行的原因，是由於世道人心比堯、舜時期衰微的緣故。如今漢朝繼承衰周和暴秦之後極其衰敗的風氣，習俗已經衰微於夏、商、周三代了，然而却要實行堯、舜時期的刑法，這就如同用繯繩和絡頭來駕馭凶悍的馬一樣，違背了匡救時弊的適宜做法。況且，廢除肉刑，本來是希望保全人民，如今去除了髡、鉗這類刑罰，反而變成了以死刑來問罪，這是用死刑來欺騙陷害百姓，也就失去了本來的善意。所以，被處死者每年數以萬計，這是刑罰過重所導

致的。至於穿壁越牆的偷盜、因憤怒而傷人、男女淫亂、官員不法受賄，像這樣的惡行，用髡、鉗一類的刑罰又不足以懲戒，所以受刑者每年有十萬人之多。人民既不懼怕刑罰，又不感到羞耻，這是刑罰過輕所造成的。」

「原文」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爲威。專殺者勝任。奉法^①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②。是以網密而奸不塞^③。刑繁而民愈嫚。必世^④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⑤。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⑥惟思所以清原本^⑦之論。刪定律令。撰二百章^⑧以應大辟。其餘罪次^⑨。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⑩。及傷人與盜。吏受賕^⑪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爲三千章。詆欺文致^⑫微細之法悉蠲除^⑬。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⑭。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⑮。殷^⑯天人之和。順稽古^⑰之制。成時雍^⑱之化。成康刑措。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也。

【注釋】

①奉法：奉行或遵守法令。②條：列舉。③塞：遏制，約束。④必世：三十年的代稱。

《論語·子路》：「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邢昺疏：「三十年曰世……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

⑤勝殘：遏制殘暴的人，使之不能作惡。⑥豈宜：王先謙曰：「豈宜，宜也。周語『豈繫多寵』，韋

注：「豈，辭也。」⑦清源正本：謂從根本上整頓清理，徹底解決問題。⑧撰二百章：《呂刑》有「大辟之屬二百」之說。⑨罪次：刑罪的等級。⑩募行肉刑：李奇曰：「欲死邪？欲腐邪？」⑪受賕枉法：受賕，接受賄賂。枉法，謂歪曲和破壞法律。⑫詆欺文致：詆欺，毀謗醜化。文致，謂舞文弄法，致人於罪。⑬蠲除：廢除，免除。蠲，音捐。⑭法無二門：法令一致。⑮中：指正確的標準。⑯殷：正定李奇曰：「殷亦中。」⑰稽古：考察古事。⑱時雍：指時世太平。

【譯文】所以，一般所謂有能力的官員，都以誅殺盜賊來顯示威嚴。專擅殺戮的人被看作能勝任工作，守法之人被認為不能進行治理。混淆刑名、損害法制的現象舉不勝舉。因此，法網雖嚴密但奸邪之事却不能得到制止，刑法雖繁多但人民却愈發輕慢。用三十年的時間還不能達到仁政，經過百年也無法遏制殘暴，確實是因為禮樂教化缺乏而刑法使用不當的緣故啊。應該思考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方法，刪改修訂現有的法律條令，依據古制撰集刑律二百條，以此來對應死刑。其他刑罪的等級，在古代應當活命而在今天却是犯死罪的，都可以用資財贖死來減為肉刑。如果是傷人和盜竊、官員貪贓枉法、男女淫亂等罪，都可恢復古代刑法的規定，制定刑罰三千條。對於毀謗和誣陷等微細的法令條文，都應予以廢除。這樣，刑罰就會使人畏懼，法律禁止的事就會容易避免觸犯，官員不再祇是以殺戮為能事，法令也會一致，判刑的輕重與罪行相當，人民的生

命就會得以保全。像這樣，符合使用刑罰的正確標準，確定天人之間的和諧，依順古代的制度，可以成就太平盛世的教化。像西周成、康時期將刑罰擱置不用的局面，雖然不容易達到，但像孝文帝時一年僅斷案四百的先例，差不多是可以做到了。

【原文】洪範八政^①。一曰食。二曰貨^②。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③之世。斫木爲耜^④。燠木爲耒^⑤。耒耨^⑥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⑦。致^⑧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⑨。而貨通食足。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⑩。通其變。使民不倦^⑪。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也。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⑫。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群生。治國安人之本也。是以聖王域^⑬民。築城郭^⑭以居之。制井廬^⑮以均之。開市肆^⑯以通之。設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⑰四民有業。聖王量能^⑱授事。四民陳力受職^⑲。故朝無廢官^⑳。邑無傲民^㉑。地無曠土^㉒。

【注釋】①洪範八政：古代國家施政的八個方面。《書·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②一曰食，二曰貨：食和貨本指糧食等食物和錢財、貨物。在古代用以稱國家財政經濟。《漢書·食貨志》云：「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

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③神農：據《史記·補三皇本紀》載，炎帝又號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嬌氏之女。以火德王，故曰炎帝。因最早教民耕種，故稱神農。④斫木爲耜：砍削木料來製作耜。斫，砍、削。耜，耒下鏟土的部件，初以木製，後以金屬製作，可拆卸置換。⑤爍木爲耒：用火烤木頭來製作耒。爍，火烤木材使彎曲或伸直。顏師古注：「爍，屈也。」耒，指耒耜的柄。⑥耒耨：犁與鋤。亦泛指農具。⑦日中爲市：日中，正午。市，臨時或定期集中一地進行的貿易活動。⑧致：招引，招致。⑨各得其所：謂各自得到其所需要的。顏師古注：「自『斫木爲耜』以至於此，事見《易》上繫辭。」⑩以下：表示時代在後的。猶言以後、以來。⑪通其變，使民不倦：語出《易經·繫辭下》。李奇曰：「器幣有不便於時，則變更通利之，使民樂其業而不倦也。」⑫「易稱」下四句：出自《易經·繫辭下》。⑬域：謂劃分區域而居。⑭城郭：亦作「城廓」。城指內城的牆，郭指外城的牆。亦泛指城市。⑮井廬：井，井田。《周禮·考工記·匠人》：「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鄭玄注：「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廬，泛指簡陋居室。顏師古注：「井田之中爲屋廬。」⑯市肆：市場，市中店鋪。⑰士農工商：古代所謂四民。《漢書·食貨志上》：「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⑱量能：衡量才能。⑲陳力受職：陳力，貢獻、施展才力。受職，接受上級委派的職務。⑳廢官：謂有職而無其官，或有官而不稱其職。㉑傲民：《漢書·食貨志上》原文作「教民」，意謂閑游之民。㉒曠土：荒蕪的土地。

【譯文】在《尚書·洪範》中，記錄了古代國家施政的八個方面，第一個是「食」，第二個是「貨」。這兩個方面是養育人民的根本，自神農氏的時代就已經興起。「砍削木料來製作耜，用火烤木材來製作耒，把耒耨的好處傳給天下人民。」「在中午形成集市進行貿易，招引天下的人，聚集天下的貨物，進行完貿易後就離開，各自都會得到自己需要的東西。」貨物流通，糧食充足，然後纔能使國家殷實人民富足，政教風化也就能形成了。自黃帝以後，「器物錢幣有不便於當時者，則改革而變通之，使人民樂其本業而不感到厭倦」。殷商和周朝的興盛，《詩經》《尚書》中已有所記述，其要務在於安定人民，使百姓富足後再教導他們。所以《易經》上說：「天地的大德是生養萬物，聖人的大寶是地位。用什麼來保持地位？要靠仁德。用什麼來聚集人民？要用財富。」財富，是帝王用來聚合人民、保持地位、養育衆生、治理國家、安定百姓的根本。所以，聖明的君王劃分區域來安置人民，建築城市讓人們居住，設置井田并建立房屋對人們進行平均分配，開設集市讓人們互通有無，設立學校來教導大眾。士人、農民、工人、商人都有各自的職業。聖明的君王通過衡量人們的能力來授予職事，（士農工商）四民貢獻自己的才能來接受任務。所以，朝廷中没有不稱職的官員，城邑裏沒有閑游之民，田野中也没有荒蕪的土地。

【原文】孔子曰。導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①。故民皆勸功樂業^②。先公而後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③。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餘三年食。進業曰登^④。再登曰平^⑤。三登泰（泰上有曰字）平^⑥。然後王德流洽^⑦。禮樂成焉。又曰^⑧。糴^⑨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

【注釋】①「孔子曰」下四句：語出《論語·學而》。意謂：治理一個千乘之國，要敬慎地處理政事，要講誠信；要節省費用，愛護人民；使用民力時，要根據農事的忙閑合理調配。導，《漢書·食貨志上》原文作「道」，治理之意。千乘，戰國時期諸侯國，小者稱「千乘」，大者稱「萬乘」。敬事，敬慎處事。節用，節省費用。以時，按一定的時間。②勸功樂業：勸功，謂努力建功立業。樂業，謂愉快地從事本業。③畜：積蓄，積儲。④進業曰登：進業，使事業有所發展。顏師古注引鄭玄曰：「進上百工之業也。或曰進上農工諸事業，名曰登。」登，成熟、豐收。⑤平：古代官員考核政績，任內連續豐收，餘六年食，謂之「平」。《漢書·食貨志上》：「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⑥泰平：連續三年農業有成，謂之「泰平」。⑦王德流洽：王德，《漢書·食貨志上》原文作「至德」。流洽，流遍、遍及。⑧又曰：此言者指李悝。《漢書·食貨志上》原文作：「是時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

封九萬頃……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⑨糴：買進穀物。糴，音笛。

【譯文】孔子說：「治理一個千乘之國，要敬慎地處理政事，要講誠信；要節省費用，愛護人民；使用民力時，要根據農事的忙閑合理調配。」因此，人民都努力地建功立業，愉快地從事自己的本業，先爲公家著想而後纔想到自身。人民耕種三年，就能積蓄足夠一年使用的餘糧。衣食豐足了，人們纔會懂得榮辱；清廉遜讓的風氣形成了，爭鬥訴訟就會平息。能有三年的糧食儲備，各項事業都有所發展，就稱爲登，兩次登就稱爲平，三次登就是泰平，然後君王的德澤就會遍及天下，禮樂的教化也就形成了。（李悝）又說：「購買穀物時，價格太高就會傷害大衆的利益，價格太低就會傷害農民的利益。大衆的利益受到傷害，人們就會四散離去；農民的利益受到傷害，國家就會貧乏。所以穀價太高或太低，同樣都會造成傷害。善於治國者，應使大衆的利益不受傷害，而農民也能更加勤勉。」

【原文】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背本趣末①。賈誼說上曰。筦子②曰。倉廩實知禮節③。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

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④。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⑤。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⑥也。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⑦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⑧。莫之或止^⑨。生之者甚少。而靡^⑩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⑪哉。

【注釋】①背本趣末：謂棄農務商。我國古代以農爲本、商爲末。趣，趨向、歸向。②筦子：「筦」通「管」，即管仲（？——公元前六四五年），春秋齊國潁上（今安徽潁上）人，史稱管子。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被譽爲「春秋第一相」。輔佐齊桓公成爲春秋時期的第一位霸主。其言論見於《國語·齊語》，另有《管子》一書傳世。③倉廩實知禮節：語出《管子·牧民》。意謂：人民的生計富裕了，纔能夠有禮法的觀念。倉廩，貯藏米穀的倉庫。④「古之人曰」下四句：語出《管子·輕重甲篇》，與原文略有出入。本句不說「管子」，而言「古之人」，蓋欲行文富有變化。⑤屈：竭盡，窮盡。⑥至纖至悉：極爲細緻周密。纖，音先。⑦淫侈：奢侈，浪費過度。⑧殘賊公行：殘，破壞。賊，禍害。公行，公然行動、公然進行。⑨莫之或止：即「莫或止之」，沒有人去制止它。之，代詞，指「殘賊公行」之事。⑩靡：耗費，浪費。⑪蹙：「蹙」的異體字。竭盡，枯竭。蹙，音絕。

【譯文】漢文帝即位後，親自實行節儉，想著使百姓安定。當時的人們離戰國時期不

遠，多弃農務商。賈誼勸告皇上說：「管子說：『倉庫裏的糧食充實了，人們纔會懂得禮節。』人民的衣食不足而能使國家得到治理的，從古到今還沒有聽說過。古人（指管仲）說：『一個農夫不耕作，有的人就會挨餓；一個女子不紡織，有的人就會受凍。』物資的生產有時間的限制，然而使用起來却沒有限度，那麼物資一定會被用盡的。古人治理天下，極爲細緻周密，所以他們的積蓄足可以依賴。如今人們背離農業趨向商業，不勞而食的人太多，這是天下的大害；奢侈浪費的風氣日益增長，這是天下的大禍。禍害公然盛行，却沒有人來制止它。從事生產的人很少，而浪費的人却很多，天下的財產怎麼會不枯竭呢？」

「原文」世之有飢饉^①。天之行也。天之行氣。不能常孰。禹湯被之矣^②。即^③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④。卒然^⑤邊境有急。數十萬之衆。國胡以餽^⑥之。兵旱相乘^⑦。天下屈。有勇者聚徒而橫擊^⑧。并舉而爭起^⑨矣。乃駭而圖之^⑩。豈將有及乎。夫積貯^⑪者。天下之大命^⑫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⑬。何招而不至。今毆^⑭民而歸之農。皆著^⑮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⑯。末技游食^⑰之民。轉而緣南晦^⑱。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稟稟^⑲也。稟稟。危也。竊^⑳爲陛下惜之。

【注釋】①飢穰：饑荒與豐收。飢，通「饑」。②禹、湯被之矣：顏師古注：「謂禹遭水，而湯遭旱也。」被，遭受。③即：連詞。假若。④恤：周濟，救濟。⑤卒然：突然，忽然。「卒」後多作「猝」。⑥餽：即「饋」，輸送糧食等。⑦相乘：相加，相繼。⑧橫擊：惡毒攻擊。⑨爭起：謂起而爭天下。⑩乃駭而圖之：纔害怕地來想辦法應對（這種局面）。乃，副詞，始、纔。駭，驚駭、震驚。圖，設法對付。⑪積貯：積聚儲存。⑫大命：謂大事、要事。⑬懷敵附遠：懷敵，懷柔敵方。附遠，使疏遠者親附、使邊遠者歸附。⑭毆：「驅」的古字。駕馭，驅使。⑮著：依附，附著。⑯各食其力：各自依靠自己的勞動來謀生。⑰末技游食：末技，古指工商業。游食，謂居處不定，到處謀食。⑱緣南晦：走向田間，從事農業。緣，循、順，此處有趨向之意。南晦，謂農田。南坡向陽，利於農作物生長，古人田土多向南開闢，故稱南晦。晦，古同「畝」。⑲直爲此稟稟：直，竟然。稟，危殆，指天下危困。稟，同「廩」。⑳竊：私下，私自。多用作謙詞。

【譯文】「世上有荒年和豐年，這是自然運行變化的規律，大禹和商湯都曾遭遇過。假若不幸遇到了方圓二三千里的旱災，國家將用什麼來救濟百姓？突然邊境上發生了緊急軍情，數十萬的軍隊，國家拿什麼來充當軍餉？戰事和旱災接連而至，天下物資匱乏，有勇力的人就會聚眾惡毒攻擊，（叛亂者）同時舉兵起事而爭天下，這時纔驚怕地來設法應對，難道還能來得及嗎？積聚儲存物資，是天下的要事。假如糧食多而且財物

富餘，那做什麼事不能成功呢？憑藉這樣的條件，進攻就能奪取，防守就能穩固，征戰就能獲勝。以此懷柔敵方，使邊遠之人前來歸附，那還有什麼人不會被招撫來呢？現今應當驅使人民回歸農業，都依附於根本，使天下人都能依靠自己的勞動來謀生，使從事工商業和四處謀生之人轉行來從事農業，那麼積蓄就會充足，人們就會樂於做自己所應做的事了。本可以使國家富裕安定，然而竟造成了這樣一種危困的局面。臣私下為陛下感到惋惜！」

【原文】於是上感誼言。始開藉田^①。躬耕^②以勸百姓。晁錯^③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④之。織而衣^⑤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⑥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⑦。而國無捐瘠^⑧者。捐。謂民飢也。或謂貧乞者為捐也。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民人之衆。不避^⑨湯禹。加以無天災。而畜積之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人^⑪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⑫。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

【注釋】①藉田：古代天子、諸侯徵用民力耕種的田。每逢春耕前，天子、諸侯躬耕藉田，以示對農業的重視。藉，通「籍」。《漢書·文帝紀》：「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②躬耕：古代帝王親自率領大臣在藉田舉行耕種儀式以勸農。《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③晁錯（？—公元前一五四）：西漢潁川（今河南禹州）人。文帝時，歷任為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太子家令，得幸於太子劉啟（後來的景帝），號稱「智囊」。面對匈奴侵擾日益嚴重、商人兼并農民土地等問題，晁錯曾先後上書言兵事和守邊備塞，主張重農抑商、與民休息的政策，得到漢文帝的采納。景帝時官至御史大夫，力主削奪同姓諸侯王的封地，以鞏固中央集權。景帝三年，吳楚七國藉口以「請誅晁錯，清君側」為名，發動叛亂，晁錯被腰斬於長安東市。④食：拿東西給人吃。⑤衣：謂給人穿上衣服。⑥資財之道：指獲得財物的方法和途徑。資財，錢財物資。道，方法、途徑。⑦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在堯帝、大禹時，有九年的水災，商湯時曾有七年的旱災。（詳見附錄）⑧捐瘠：飢餓而死。顏師古注：「瘠，瘦病也。言無相弃捐而瘦病者耳。」⑨不避：不讓，不亞於。⑩遺利：未盡其用的利益。⑪游食之人：指居無定處、四處謀食的人。⑫地著：謂定居於一地。顏師古注：「地著，謂安土也。」

【譯文】於是文帝為賈誼之言所感動，開始設立藉田，親自率領大臣舉行耕種儀式來

勸勉百姓。晁錯又上書勸文帝說：「聖明的君王在上位，而人民不會受凍挨餓的原因，并不是君王能耕作來供給人們食物吃、織布來供給人們衣服穿，而是會為百姓開闢獲得財富的途徑。所以，堯、禹時期有九年的水災，商湯曾遇到七年的旱災，但國家沒有因飢餓而死的人，這是因為積蓄的糧食多而預先有所防備的緣故。如今天下統一，土地和人口的數量不亞於商湯、大禹的時代，再加上沒有自然災害，然而積蓄的物資却不能達到像禹、湯時那樣充足，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土地還有未盡其用的利益，人民還有剩餘的力量，生產五穀的土地没有被完全開墾，山川水澤的資源没有被完全發掘，四處謀生的人沒有完全回歸到農業上來。人民貧窮，就會有奸詐邪惡的事發生。貧窮是因為物資不足，物資不足是因為人們不進行農業生產，人們不務農就不會安居在一地，不能定居一處人們就會輕易離開家鄉。（如果）百姓像鳥獸般居無定所，即使有高大的城牆和很深的護城河，有嚴厲的法律和刑罰，仍是不能加以禁止的。」

【附錄】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堯帝時，中原洪水為災，百姓愁苦不堪。鯀受命治理水患，用了九年時間，洪水未平。舜巡視天下，發現鯀用堵截的辦法治水，效果不彰。接著命鯀的兒子禹繼任治水之事。禹改革治水方法，變堵截為疏導，用了十三年的時間，三過家門而不入，纔將水災完全消除。

湯建國不久，國中發生了一場長達七年的旱災。在最初二年，伊尹也曾教民打井開溝，引水灌溉，但無濟於事。在後五年中，灾情更加嚴重，河乾井涸，禾苗不生，人民困苦異常。自旱災發生後，湯就在郊外設立祭壇，每天派人舉行祭祀，祈求上天除旱降雨。湯還親自到郊外祈禱，並反省自己執政有無過失之處。他自我譴責說：「上天不降雨，是不是因為我執政沒有節制、法度？是不是因為我對百姓失職，使百姓受到疾苦？是不是因為官吏貪污受賄？是不是因為進讒言的人多了起來？是不是因為有婦人干預朝政？是不是因為我的宮室修得太大太美？」這就是有名的「成湯六問」。但是，儘管湯天天祭祀，每每自責，苦苦哀求，但上天仍然沒有賜福降雨。大旱延續到第七年的時候，湯見郊祭上天也不降雨。就命人在桑木設了祭壇，親自率領伊尹等大臣祭祀求雨，但祭祀以後還是沒下雨。於是，湯就命人占卜原因。史官們占卜後說：「貢祭除了要用牛羊做犧牲外，還要用人性。」人性，就是將活人放到柴上焚燒，以祈求上天降雨。湯聽了以後說：「我祭祀，占卜求雨，本是為民，怎能用人去焚燒呢？還是用我來代替吧！」於是，命人架起柴來，湯將頭髮和指甲剪掉，沐浴潔身。湯向上天禱告說：「我一個人有罪，不能懲罰萬民。萬民有罪，都在我一人。不要因為我一個人沒有德行，而使上帝鬼神傷害萬民的性命。」禱告後便坐到了柴上，正要點火時，天就下起了大雨。湯這種捨身為民、勇於犧牲的精神，受到了人們的敬佩和頌揚。

【原文】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①。飢之於食。不待甘旨^②。飢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③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④。廣蓄積。以實倉稟。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⑤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⑥。在於把握^⑦。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⑧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⑨不勝。不爲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注釋】①不待輕暖：不待，用不著、不用。輕暖，輕軟而暖和。②甘旨：甜美。③再食：指每日兩餐。④賦斂：田賦，稅收。⑤牧：統治，駕馭。⑥臧：「藏」的古字。收藏，隱藏。⑦把握：掌握，執持。⑧輕資：便於攜帶的財物。⑨中人：中等的人，常人。

【譯文】「人在寒冷時需要衣服，不必是輕軟暖和的；人在飢餓時需要食物，不必是甜美可口的。身體挨餓受凍，人們就不會顧及廉耻了。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兩頓飯就

會感到飢餓，一年不製作衣服就會受凍。肚子餓了却得不到吃的，身體寒冷却得不到衣服，這樣即使是慈母也不能保住她的孩子，國君又怎能擁有他的人民呢？明智的君主知道其中的道理，所以使人民致力於農耕與蠶桑，減輕田租稅收，廣泛地積蓄糧食等物資來充實倉庫，防備水旱的災害，因此他就可以擁有衆多的百姓了。人民，在於帝王用什麼方法來駕馭他們。人們趨向利益，就像水流向低處一樣，沒有方向的選擇。珠寶美玉和金銀，飢餓時不能當吃的，寒冷時不能當穿的，然而大衆却認為它們很貴重，這是因為君主使用它們的緣故。金銀珠寶這些物品，輕巧微小容易收藏，拿在手中，可以走遍天下而不會有飢寒的憂患。這樣就使得人民容易離開家鄉，盜賊受到鼓勵，犯罪逃亡的人有了便於攜帶的財物。粟米布帛產生於田地中，隨時令而生長，凝聚了人力在其中，不是一日之間就能長成的。幾石重的糧食，一般的人難以拿動，也不會被奸邪之人所利用，然而一天得不到就會感到飢寒。所以，英明的君主重視五穀而輕視金玉。」

【原文】今農夫春耕^①夏耘^②。秋穫^③冬藏。伐薪樵^④。給徭役^⑤。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⑥。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⑦。賦斂不時^⑧。朝令而暮改^⑨。當其有者。半賈^⑩而賣。無者取倍稱^⑪之息。取一償二爲

倍稱。於是有賣田宅。鬻^⑫子孫。以償責^⑬者矣。

【注釋】①春耕：春季播種之前，耕耘土地。耕，翻土犁田。②夏耘：夏天鋤田除草。耘，除草。③收穫：秋季收割莊稼。穫，收割莊稼。④薪樵：柴火。⑤徭役：古代官方規定的平民（主要是農民）成年男子在一定時期內或特殊情況下所承擔的一定數量的無償社會勞動。一般有力役、軍役和雜役。歷代以來，繁多而苛嚴。⑥吊死問疾：吊祭死者，慰問病人。吊，指祭奠死者或對遭喪事及不幸者給予慰問。⑦急政暴虐：急徵暴斂之意。政，同「徵」。虐，疑為「賦」之誤。王念孫曰：景祐本「暴虐」作「暴賦」。王先謙曰：唐寫本作「暴賦」。⑧不時：隨時，臨時。⑨朝令而暮改：早晨纔發出的徵稅令，當天晚上就要求徵收到位。改，疑為「得」之誤。王念孫曰：「改」本作「得」，言急徵暴賦，朝出令而暮已得，非謂其朝令而暮改也。⑩半賈：原價的一半。顏師古注：「本直千錢者，止得五百也。賈讀曰價。」⑪倍稱：加倍償還，借一還二。如淳曰：「取一償二為倍稱。」⑫鬻：賣。⑬責：「債」的古字。

【譯文】「如今農民春天翻地，夏天除草，秋天收穫，冬天儲藏，還要砍伐柴火，供給徭役。春季不能避開風沙塵土，夏季不能避開酷暑炎熱，秋季不能避開綿綿陰雨，冬季不能避開冰凍嚴寒，一年四季沒有休息的時間。此外還有個人的迎來送往、吊唁死者、

慰問病者、贍養孤老、養育幼兒的事情都包括在其中。如此勤勞辛苦，尚且還會遭受水旱的災害，官府又要急徵暴斂，隨時徵收賦稅，早晨纔發出的徵稅令，當天晚上就要求徵收到位。（爲了納稅）有糧食的人，往往不得不半價出售以完稅，沒有糧食的就以加倍的利息向他人借錢交稅，於是就有了賣掉田宅、兒孫來償還債務的事情。」

「原文」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①。小者。坐列^②販賣。操其奇贏^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④。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⑤。衣必文采。食必梁肉^⑥。無農夫之苦。而有仟伯^⑦之得。因其富厚^⑧。交通^⑨王侯。力過吏執^⑩。以利相傾^⑪。千里游敖^⑫。冠蓋相望^⑬。此商人所以兼（兼下有并字）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

【注釋】①倍息：加倍的利息。②坐列：謂坐在店鋪內。顏師古注：「列者，若今市中賣物行也。」③奇贏：指商人所獲的贏利。顏師古注：「奇贏，謂有餘財而畜聚奇異之物也。一說，奇謂殘餘物也。」④乘上之急，所賣必倍：顏師古注：「上所急求，則其價倍貴。」乘，利用、憑藉。⑤蠶織：蠶桑和紡織。⑥衣必文采，食必梁肉：所穿的必定是華美的衣服，所吃的必是精美的飯食。文采，華美的紡織品或衣服。顏師古注：「文，文繪也。帛之有色者曰采。」梁肉，謂以梁爲飯，以肉爲肴，指精美的膳食。⑦仟伯之得：指田地的收穫。「仟伯」通「阡陌」。⑧富厚：謂物質財富雄

厚。⑨交通：交往，往來。⑩力過吏執：（富商的）權勢超過了官吏的勢力。執，「勢」的古字。⑪以利相傾：依靠錢財爭權奪利，互相排擠。相傾，相互競爭、彼此排擠。⑫游教：教，同「遨」。遨遊，漫遊。⑬冠蓋相望：指使者或仕宦富豪之人，一路上往來不絕。

【譯文】「那些大的富商囤積貨物，以獲得加倍的利息；小商人則坐在店鋪中販賣，帶著他們用餘財所獲得的奇异貨物，每天在都市中游逛，趁著官府急需之時，所賣物品的價格必定會成倍抬高。所以，這些商人們男子不進行耕作，女子不進行蠶桑和紡織，而所穿的必是華美的衣服，所吃的必是上等的米和肉，沒有農夫的辛苦，却擁有田間農桑的收穫。他們憑藉財富雄厚，與王侯交往相通，勢力超過一般官員，依靠錢財爭權奪利，互相排擠，遨遊於千里之外，一路上往來不絕。這就是商人所以能兼并農民、農民却流落他鄉的原因了。」

【原文】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①。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②之務。莫若使民務農③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④。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⑤。得以拜爵⑥。得以除皐⑦。如此。

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⑧矣。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⑨。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⑩。爵者上之所擅^⑪。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臯。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臯。不過三歲。塞下粟必多矣。

【注釋】

①乖迂：違逆。顏師古注：「迂，違也。」②方今：當今，現時。③務農：從事農業生

產。④貴粟：以糧食為貴重之物，即重視糧食。為古代獎勵農業生產的重要措施。⑤縣官：朝廷，官府。⑥拜

爵：封授官爵。⑦臯：同「罪」。⑧渫：散布，發散。顏師古注：「渫，散也。」⑨損：減少。⑩農

功：農事。⑪擅：獨攬，專。

【譯文】「現今的法律輕視商人，而商人實際上已經富貴了；法律尊重農民，而農民實際上已經貧賤了。於是民衆所認為是尊貴的，正是君主所輕賤的；官吏以為是卑賤的，正是法律上所尊重的。上下的觀點相反，好惡的標準相違逆，却希望國家富強法制建立，這是做不到的。當今的要務，沒有比讓人民致力於農業生產更重要的了。想要讓人們從事於農業生產，關鍵是要重視糧食，其方法在於用糧食作為決定賞罰的條件。現

在號召天下人民，祇要向官府交納糧食，就可以得到爵位，或免除罪過。如此，富人就會擁有爵位，農民也會得到錢財，糧食也能有所分散流通了。凡能交納糧食來取得爵位的，都是有餘糧的人。從富餘者那里取一部分來供君主使用，那麼貧窮百姓的賦稅就可以減少了，這就叫做減少富餘的來補充不足的，政令一出人民就會得到利益。此舉順應人民的意願，能對三個方面有所補助：第一是君主的需用充足，第二是人民的賦稅減少，第三是可以鼓勵農業生產。爵位，是君主所專有的，出自於皇上之口而數量無有窮盡；糧食，是人民所耕種的，生長在田地中而不會缺乏。能得到高的爵位和免除罪過，是人們都很希望的事。讓天下的人交納糧食給邊關，以此來獲得爵位、免除罪過，用不了三年，邊塞的糧食必定會多起來。」

【原文】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各以多少級數^①爲差。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無事^②。都鄙廩庾^③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④百巨萬^⑤。貫朽而不可校^⑥。校。數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⑦。充溢露積於外。腐敗^⑧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⑨成群。守閭閻^⑩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⑪。居官者以爲姓號^⑫。倉氏。庾氏是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⑬。先行誼^⑭而黜愧辱^⑮焉。於是罔疏^⑯而民富。

【注釋】①級數：等級的序次。《漢書·食貨志上》：「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爲差。」②無事：沒有變故。多指沒有戰事、災异等。③都鄙廩庾：都鄙，京城和邊邑。廩庾，糧倉。④累：堆集，積聚。⑤巨萬：形容爲數極多。顏師古注：「巨，大也。大萬，謂萬萬也。」⑥貫朽而不可校：貫朽，穿錢的繩子朽斷，形容積錢多而經久不用。校，計數、查點。⑦陳陳相因：謂陳穀逐年增積。⑧腐敗：腐爛。⑨阡陌之間：顏師古注：「謂田中之阡陌也。」⑩閭閻：里巷內外的門。後多借指里巷。⑪爲吏者長子孫：指爲官者長期任職，子孫長大而本人仍在官位。⑫居官者以爲姓號：爲官者以官職爲姓。如掌倉庫之吏，曰倉氏、庫氏。姓號，姓氏。⑬重犯法：不願輕易觸犯法律。重，引申爲不輕易、難。⑭行誼：品行，道義。⑮黜侮辱：黜，貶斥。侮辱，指耻辱的行爲。顏師古注：「以侮辱相黜也。」⑯罔疏：謂法網疏而不密。罔，喻法網。

【譯文】於是文帝聽從了晁錯的建議，下令讓人民交納糧食給邊塞，各以納粟數量的多少來決定所得爵位等級次序的差別。到漢武帝即位之初，這七十年間，國家沒有重大變故，京城和邊邑的糧倉都很充實，府庫裏有剩餘的財物。京師的錢積聚了數百億，以致串錢的繩子都朽斷了，錢財多得無法計算。京師糧倉的陳穀逐年增加，多得都露天堆積在外面，有些已腐爛不能吃了。百姓的街頭巷口有馬，田間小路上也是馬匹成群，看

門的小吏都吃精糧和肉食。爲官者長期任職，以致子孫都長大了而本人仍在官位，居官位的人甚至以官職爲姓氏。每個人都懂得自愛而不願輕易觸犯法律，以道義爲先而貶斥恥辱的行爲，於是法律寬鬆而人民富足。

【原文】是後外事四夷^①。內興功利^②。役費^③并興。而民去本。天下虛耗^④。人民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爲富民侯^⑤。以趙過爲搜粟都尉^⑥。教民代田^⑦。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⑧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⑨。頗有蓄積。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⑩。歲數豐穰^⑪。穀至石五錢^⑫。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⑬奏言糴三輔^⑭。弘農^⑮。河東^⑯。上黨^⑰。太原郡^⑱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⑲漕卒^⑳過半。天子從其計。壽昌遂白令邊郡皆以穀賤時增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糴^㉑。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乃賜壽昌爵關內侯^㉒。至元帝^㉓時。乃罷常平倉。哀帝^㉔即位。百姓訾富^㉕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

【注釋】①外事四夷：此指對四夷作戰。②功利：本指眼前的功效和利益。此指武帝時期推行的鹽鐵官營、算緡、告緡等利益之事。③役費：勞役和戰爭費用。④虛耗：空竭。⑤乃封丞相爲富民侯：（漢武帝）於是封當時的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富民侯，漢武帝晚年，悔以江充譖殺衛太子據，又悔

征伐連年，會車千秋上書為衛太子鳴冤，因擢升為大鴻臚，數月後又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民侯，取「大安天下，富實百姓」之意。後因以「富民侯」稱安天下、富百姓的高官。⑥以趙過為搜粟都尉：趙過，西漢農學家，為中國早期的農業生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因為他的農業改進，使許多農民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負擔。搜粟都尉，漢官名，又名「治粟都尉」，漢武帝時設置的一種軍職，專管徵集軍糧之事，不常置。⑦代田：西漢趙過在畝田法基礎上發展而成的一種輪作法。將一畝地分為三份，每年輪流耕種，以保養地力，獲得較高的收成。古代曾通行於北方乾旱地帶。⑧昭帝：漢昭帝（公元前九十四年—公元前七十四年），原名劉弗陵，漢武帝少子，即位時年僅八歲。昭帝時繼續實行武帝晚年的政策，與民休息。始元六年（公元前八十一年）召開「鹽鐵會議」，廢除了酒類專賣和關內鐵官，對相關政策進行了調整（詳見《鹽鐵論》）。昭帝統治期間，西漢政治相對穩定，經濟有所發展，使得武帝後期遺留的社會矛盾基本得到了控制，西漢王朝衰退趨勢得以扭轉，史稱「百姓充實，四夷賓服」。終年二十一歲，謚號為「昭帝」。⑨田野益闢：田地的開墾增多了。田野，指田地。闢，開墾。⑩安土：安居本土。⑪豐穰：猶豐熟。⑫石五錢：五個錢一石。石，計算重量的單位。一百二十斤為一石。《雲麓漫鈔》卷六：「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⑬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大司農，官名。秦置治粟內史，西漢沿置，景帝時改名為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一〇四年），改為大司農。大司農掌租稅錢穀鹽鐵和國家的財政收支，為九卿之一。中丞為大司農屬官之一。耿壽昌，生卒年不詳，西漢天文學家、理財家，漢宣帝時任大司農中丞，在西北設置「常平

倉」，用來穩定糧價，兼作為國家儲備糧庫。^⑭三輔：本指西漢治理京畿地區的三個職官的合稱，亦泛稱京城附近地區為三輔。^⑮弘農：郡名。漢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一一三年）設立，治弘農（今河南靈寶北），包括今河南省西部的三門峽市、南陽市西部，以及陝西省東南部的商洛市。^⑯河東：郡名。治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在今山西運城、臨汾一帶。^⑰上黨：郡名。治長子（今山西長子西南），位於今山西省的東南部，主要為長治、晉城兩市。^⑱太原郡：漢高祖二年（公元前二〇五年）沿用秦置，設太原郡，郡治晉陽。高祖十一年（公元前一九六年）又廢太原、雁門二郡，合其地，復置代國，「立子（劉）恒為代王，都晉陽」。元鼎三年（公元前一一四年），漢武帝廢代國，復置太原郡，郡治晉陽，郡以下設二十一縣，包括今北至繁峙、南至介休整個山西中部地區的太原盆地。^⑲關東：指函谷關、潼關以東地區。^⑳漕卒：運漕糧的士兵。^㉑糴：賣出穀物。^㉒關內侯：爵位名，為秦、漢二十等爵之第十九級，位於徹（列）侯之次。有其號，無國邑。一般是作為對立有軍功之將的獎勵。封有食邑若干戶，有按規定戶數徵收租稅之權，可世襲。南北朝時沿用，僅成為爵位的一種品級。

^㉓元帝：漢元帝劉爽（公元前七十五年—公元前三十三年），漢宣帝劉詢之子。在位十六年，終年四十一歲，謚號「孝元皇帝」。^㉔哀帝：漢哀帝劉欣（公元前二十五年—公元前一年），漢元帝庶孫，漢成帝侄，十九歲即位稱帝。哀帝在位時天災頻頻，朝政腐敗，土地兼并更加嚴重，階級矛盾加深，民衆苦不堪言。元壽二年（公元前一年）卒，年僅二十五歲，謚號「孝哀皇帝」。^㉕訾富：謂資財富足。訾，通「資」。

【譯文】此後，漢朝對外與周邊少數民族作戰，對內則大興（鹽鐵算緡等）利益之事，各種勞役和費用多了起來，人民荒廢了農業，國家財政虧空，社會上又出現了人吃人的事情。漢武帝到晚年時，追悔征戰討伐之事，於是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任命趙過為搜粟都尉，教導人民實行「代田」的耕作方法，這樣付出的勞力少而得到的穀米却多。到漢昭帝時，流亡的人民漸漸還鄉，田地的開墾增加，積蓄了頗多的糧食。漢宣帝即位後，任用官員多是選擇賢良之人，百姓安於本土，連年獲得豐收，穀價降到了五錢一石，農民獲利微薄。當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上奏說：「買進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的糧食，足以供京師使用，關東運漕糧的士兵就可以減少一半。」宣帝聽從了他的意見。耿壽昌遂即請示讓邊境的郡縣，都在糧價低時加價買入糧食，到糧價高時則減價售出，這就叫「常平倉」。百姓感到便利。宣帝於是賜給耿壽昌關內侯的爵位。這樣一直到漢元帝時，纔取消了常平倉。漢哀帝即位後，百姓資財富足，雖然趕不上文帝、景帝的時期，然而天下的人口却是最多的。

【原文】平帝^①崩。莽^②遂篡位。因漢承平^③之業。匈奴稱藩^④。百蠻賓服^⑤。舟車所通。盡為臣妾^⑥。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⑦。莽一朝有之。而其意未滿。陋小^⑧漢家制度。以為疏闊^⑨。宣帝始賜單于印璽^⑩。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鉤町^⑪稱王。莽乃遣使易單

于印綬^⑫。貶鉤町爲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興師發三十萬衆。欲同時十道并出。壹舉滅匈奴。海內擾矣。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分裂州郡。改職作官。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⑬鄉黨^⑭。犯令法至死。制又不定。吏緣^⑮爲奸。天下警警^⑯然。陷刑^⑰者衆。

【注釋】①平帝：即漢平帝劉衍（公元前九年—公元六年），原名劉箕子，漢元帝孫，中山王劉興之子，漢哀帝堂弟。公元前一年，哀帝崩，劉衍即位爲平帝，第二年改年號爲「元始」，在位六年，終年十四歲，葬於康陵（今陝西省咸陽市西二十五里處）。②莽：指王莽（公元前四十五年—公元二十三年），字巨君。西漢末年外戚，王政君之侄，後爲新朝皇帝。平帝繼位，王政君以太皇太后臨朝稱制，王莽任大司馬，總攬朝政。元始元年（公元一年），進位太傅，號安漢公，後加稱宰衡。元始五年，王莽加九錫。平帝死後，他擁立兩歲的孺子嬰，仿效周公輔成王的故事，以攝政名義居天子之位，改元「居攝」。初始元年（公元八年），王莽自立爲帝，改國號爲新。王莽稱帝後，附會《周禮》，托古改制，造成社會秩序極度混亂和動蕩。不久，赤眉、綠林軍起，王莽死於亂中，新朝遂告滅亡。王莽在位十五年，死時六十九歲。③承平：治平相承，太平。④稱藩：亦作「稱蕃」，自稱藩屬，向大國或宗主國承認自己的附庸地位。⑤百蠻賓服：百蠻，古代南方少數民族的總稱，後也泛稱其他少數民族。賓服，歸順、服從。⑥臣妾：古時對奴隸的稱謂。男曰臣，女曰妾，後亦泛指統治者所役使的民衆和藩屬。⑦晏然：安寧；安定。⑧陋小：狹小。引申爲鄙陋。「陋」古同「狹」。張照

曰：「蓋陋小者，即鄙陋之意，言鄙陋漢制謂為疏闊不詳備也。」⑨疏闊：篡略，不周密。⑩印璽：印信。秦以後專用於皇帝。⑪鈎町：《漢書·食貨志上》原文作「鈎町」，即鈎町王，名毋波，漢時我國西南的地方政權首領，轄地在今雲南省通海縣。顏師古注：「鈎音巨于反。」⑫印綬：印信和繫印信的絲帶。古人印信上繫有絲帶，佩帶在身。⑬九族：以自己為本位，上推至四世之高祖，下推至四世之玄孫為九族。⑭鄉黨：同鄉，鄉親。⑮緣：憑藉。此有乘機之意。⑯警警：衆人愁嘆聲。顏師古注：「警警，衆口愁聲也，音教。」⑰陷刑：謂犯罪。

【譯文】漢平帝去世後，王莽就篡奪了皇位。憑藉之前漢朝太平的基業，匈奴自稱藩屬，其他少數民族悉皆歸附，水路、旱路所通之處，都稱臣民，府庫充盈，百官富足，天下安定。王莽一時間擁有了天下，然而心中並不滿足，他鄙視漢家制度，認為不够周密。漢宣帝時最初賜給單于印璽，地位和天子等級相同，而封西南少數民族的鈎町為王。王莽却派使者更換了單于的印綬，貶鈎町王為侯。這兩方開始有了怨恨，發兵侵犯邊境。王莽於是起兵，派遣了三十萬人的軍隊，打算從十路同時出擊，一次性消滅匈奴，全國一片混亂。同時王莽動不動就想要模仿古人，不考慮實際情況的需要，重新分割州郡，改變官職名稱，創制官銜。他下令把天下的田地改名叫「王田」，奴婢改稱「私屬」，都不能進行買賣，家中男子不滿八人而田地超過一井的，就要把多餘的土地

分給宗族和鄉親；違犯了禁令的，統統依法處死。因他的制度又常變化不定，官員便藉機作奸舞弊，使得天下百姓怨聲載道，犯罪的人很多。

【原文】凡貨。金錢布^①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②記云。太公^③爲周立九府圜法^④。圜即錢也。退又行之於齊。至管仲相桓公^⑤。通輕重之權^⑥。曰^⑦。歲有凶穰^⑧。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所緩則賤。所急則貴。人君不理。則蓄賈游於市^⑨。乘民之不給^⑩。百倍其本矣。計本量委^⑪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⑫。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⑬。民輕之時爲斂糴之。重之時官爲散之。凡輕重斂散之以時^⑭即準平^⑮。故大賈蓄家^⑯不得豪奪^⑰吾民矣。

【注釋】①布：古代行實物貿易時，作爲貨幣的一種，其長寬有定制。《漢書·食貨志下》：「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②靡：無，沒有。③太公：即姜尚，字子牙，呂氏，一名望，尊稱太公望，爲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朝太師。武王尊之爲「師尚父」，世稱「姜太公」。④九府圜法：九府是周代掌管財幣的機構。顏師古注：「《周官》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

之官，故云九府。」圜法，指幣制。姜太公所建立的「九府圜法」，是用行政手段保證財貨的均衡流通和合理出入，從而使錢幣聚散適宜，無積滯，無匱乏。⑤桓公：齊桓公（？——公元前六四三年），姜姓，名小白，齊襄公之弟。公元前六八五年，於內亂中奪取政權。任管仲為相，穩定國內形勢，發展經濟，增強國力。此後以「尊王攘夷」為號召，擊退進犯中原的戎狄，多次會盟諸侯，成為歷史上第一個充當盟主的諸侯。⑥輕重之權：輕重，我國歷史上關於調節商品、貨幣流通和控制物價的理論。《管子》有《輕重篇》論述最詳。權，權宜、變通。⑦曰：以下管子所言，皆出自《管子·國蓄》。⑧歲有凶穰：年景有荒年和豐年。歲，指年景。凶穰，歉歲與豐年。⑨蓄賈游於市：蓄賈，指囤積居奇之商人。游於市，謂活動於市場。⑩不給：供給不足；匱乏。⑪計本量委：委，李奇曰：「委，積也。」本委，指貯存的穀物。⑫斂之以輕：謂低價收購。⑬散之以重：謂高價拋售。⑭以時：及時，即時。⑮準平：均等，均衡。⑯蓄家：蓄藏財貨頗多之家。⑰豪奪：仗勢強奪。

【譯文】凡是貨幣，即金、錢、布、帛的使用，在夏朝、商朝以前沒有詳細地記載。姜太公為周朝制定了以九府掌管錢幣流通的辦法，他回到封地齊國後又繼續施行。到管仲輔佐齊桓公的時候，管仲通曉調控物價高低的權變之策，他說：「年景有荒年有豐年，所以糧食就會有貴有賤；政令有緩有急，所以物品就有輕賤和貴重之分。君主如果不進行治理，則囤積居奇的商人就會活動在市場上，趁著百姓供給不足時，以高出成本

百倍的價格出售。計算生產積蓄的糧食，應該足夠人們食用了，然而百姓中仍然有飢餓之人，這是有人把穀物藏了起來。百姓的穀物有剩餘時就會輕視糧食，所以君主應當在百姓輕視糧食時，以（適當的）低價收購；人民的穀物不足時就會重視糧食，君主則應在百姓都急需糧食時，以（適當的）高價拋售。這樣權衡輕重，掌握好糧食買進賣出的時機，物價就會穩定，那些囤積居奇的大富商人就不能仗勢強奪百姓的利益了。」

【原文】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溢^①爲名。二十兩爲溢。秦以溢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也。錢質如周。錢^②文曰半兩^③。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④。如榆莢也。孝文爲錢益多而輕。更鑄四銖^⑤。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⑥。賈誼諫曰^⑦。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⑧。各隱屏^⑨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⑩。雖黥罪日報^⑪。其執不止。報。論。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法錢^⑫不立。吏急而壹之虐^⑬。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⑭乎。則市肆异用。錢文^⑮大亂。苟非其術。何鄉^⑯而可哉。今農事弃捐。而采銅者繁。奸錢^⑰日多。五穀不爲多。民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爲多。善人怵^⑱而爲奸邪。怵。誘。動心於奸邪也。愿民^⑲陷而之刑戮。刑戮甚不祥^⑳。奈何而忽^㉑。上不聽。是時吳^㉒以諸侯即^㉓山鑄錢。富埒^㉔天子。後卒叛逆。鄧通^㉕。大夫也。以鑄錢。財

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

【注釋】①溢：通「鎰」，古代重量單位。合二十兩，一說二十四兩。②錢質如周，錢：中華書局

本《漢書》斷句為：錢質如周錢。顏師古注引臣瓚曰：「言錢之形質如周錢，唯文异耳。」③文曰半

兩：錢幣的正面上有「半兩」的字樣。文，金屬錢幣正面的文字。半兩，古代錢幣名。秦始皇統一

中國後，以半兩錢為全國統一的鑄幣。每枚重量為當時的半兩，即十二銖。漢初所鑄的錢，重量雖

陸續減輕，仍稱半兩。④英錢：顏師古注引如淳曰：「如榆莢也。」榆莢錢的簡稱，又名五分錢。

漢初一種輕而薄的錢幣。錢重三銖，文為「漢興」二字。⑤四銖：即四銖錢，中國古錢幣名。亦省稱

「四銖」，漢幣。⑥除盜鑄錢令：廢除不准民間鑄錢之法令。盜鑄，謂私自鑄造錢幣。⑦賈誼諫曰一

段：出自賈誼的《諫除盜鑄錢令》。⑧執：同「勢」，勢的古字。此指權利。⑨隱屏：掩藏隱蔽。⑩厚

利微奸：指以奸巧作弊來牟取厚利。微奸，小奸、隱藏的邪惡。⑪黥罪日報：謂天天有人被判處黥

刑。黥罪，在罪人臉上刺字，塗以墨，故又稱墨刑。日報，天天審判定罪。顏師古注：「鄭氏曰：

『報，論。』」⑫法錢：古代指形式、幣材、重量等合於法定標準的鑄幣。顏師古注：「法錢，依法

之錢也。」⑬厚：同「乎」，作語氣助詞，用在句末。⑭縱而弗呵：謂放任而不管制。呵，責罵；喝

斥。顏師古注：「呵，責怒也。」⑮錢文：指錢幣。⑯鄉：即「向」，方向。⑰奸錢：私鑄的錢幣。

⑱怵：誘導，誘惑。顏師古注引李奇曰：「怵，誘也。」⑲愿民：樸實善良之民。⑳刑戮甚不祥：

祥，《漢書·食貨志下》原文作「詳」。周壽昌曰：詳，即《書·呂刑》祥刑之祥，書中「祥」多作「詳」。詳、祥古通。《淮南·說山訓》：「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高注「詳，善也」。②忽：忽略，不經心。顏師古注：「忽，忽忘也。」③吳：指西漢諸侯國吳國。吳王為劉濞，劉邦之侄，因功被封為吳王，統轄東南三郡五十三城，定國都於廣陵（江蘇省揚州市）。漢景帝時，吳、楚等七國公開叛亂，史稱「七國之亂」，後被漢軍主將周亞夫擊敗，劉濞兵敗被殺，封國被中央廢除，吳國至此滅亡。④即：就，接近，靠近。⑤埴：音列。等同，比并。⑥鄧通：西漢文帝寵臣，憑藉與漢文帝的特殊關係，壟斷當時鑄錢業，廣開銅礦，富甲天下。

【譯文】秦朝兼并了天下，將貨幣分為兩等：黃金用「鎰」作為單位；錢幣的形質如同周朝的錢，正面的文字是「半兩」。漢朝建立後，認為秦朝的錢偏重不方便使用，改命百姓鑄造莢錢。孝文帝因為鑄造的莢錢愈來愈多而且分量很輕，於是就改鑄四銖錢，正面文字仍是「半兩」（古代二十四銖為一兩，一枚四銖錢應重六分之一兩，錢文雖曰半兩，實重則輕於此），廢除了不許民間私自鑄錢的法令。賈誼勸諫說：「此事會招致禍患，其做法會引起奸邪。現在讓平民掌握製造錢幣的權利，就會各自秘密鑄造。於是想要禁止人們用奸巧作弊的手段來獲取豐厚的利益，但即使是天天判以黥刑，這種趨勢也將難以被制止。若是如此制定法令，皇上還能依賴什麼來治理國家呢？另外人民所使用的錢

幣，每個郡和縣都不相同，法定的標準錢幣沒有立足之地。官員若是急著想統一吧，這工作又非常繁雜，而力量也不能夠勝任；放任這種現象不管制吧，那麼市場流通的錢幣就不一致，錢幣就會十分混亂。如果得不到治理這種狀況的有效方法，那百姓就不知朝什麼方向走纔對！如今農事被廢置，而開采銅礦的人却很多，私人鑄造的錢幣日益增加，五穀卻不見增多。善良的人受到誘惑而去做好邪的事，樸實的百姓因犯罪而陷入刑罰，甚至被殺戮。刑殺過多對於國家來說很不好，這怎麼能忽略呢？」文帝沒有聽從賈誼的意見。這時，吳王劉濞以諸侯的身份，就山采銅來鑄錢，富可敵國，最終發生了反叛。鄧通是大夫，因為鑄造錢幣，財富超過了王侯。所以，吳王和鄧通鑄的錢遍布天下。

【原文】武帝因文景之蓄。忿胡粵^①之害。即位數年。嚴助。朱買臣^②等招來東甌^③。事兩粵^④。江淮之間。蕭然^⑤煩費^⑥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西南夷^⑦。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⑧。彭吳穿穢柘（柘作貊）。朝鮮置滄海郡^⑨。則燕。齊^⑩之間靡然發動^⑪。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⑫。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⑬。天下共其勞。干戈日滋。行者齎^⑭。居者送。中外騷擾^⑮相奉。財賂衰耗而不澹^⑯。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臯。選舉陵夷^⑰。廉恥相冒^⑱。武力進用^⑲。法嚴令

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②④}

【注釋】①胡粵：同「胡越」，指匈奴、兩越。②嚴助、朱買臣：嚴助，本名莊助。《漢書》為避東漢明帝劉莊的諱，遂改稱嚴助。建元三年，閩越發兵攻東甌。東甌告急，武帝派嚴助持節發兵於會稽，浮海相救，未至，閩越引兵罷歸。朱買臣（？——公元前一一五年），字翁子，一作翁之，會稽吳人（今屬蘇州市）。因嚴助推薦入朝廷，時東越多次反叛，朱買臣向武帝獻平定東越策，獲得信任，出任會稽太守。約一年後，受詔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人帶兵平定東越叛亂，因功徵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③東甌：古族名，越族的一支，相傳為越王勾踐的後裔，分布在今浙江省南部甌江、靈江流域。其首領協助漢滅項羽，受封為東海王，因都東甌（今浙江省溫州市），俗稱東甌王。建元三年，閩越攻東甌，漢軍兵至，閩越撤兵。東甌不堪閩越侵擾，遂向漢朝請求舉國遷徙中國。武帝准許，東甌王率領族屬軍隊四萬多人北上，被安置在江淮流域的廬江郡（今安徽舒城地區），并被降封為「廣武侯」，東甌國從此被并入漢朝。④事兩粵：兩粵，漢初兩個南方小國南越和閩越（後分為繇和東越兩部）的合稱。地處今廣東、廣西、福建。自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漢對閩越用兵，元鼎五年（公元前一一二年）對南越用兵，元鼎六年在南越設南海、蒼梧等九郡。當年又對東越用兵，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〇年）東越降。兩越戰事前後二十餘年。⑤蕭然：猶騷然。擾亂騷動的樣子。⑥煩費：大量耗費。⑦唐蒙、司馬相如開西南夷：唐蒙，初為番陽（今江西波陽東北）令。武帝時，上書

建議開通夜郎道，被任爲中郎將，奉命出使夜郎，以厚禮說服夜郎侯多同歸漢，漢在其地設置犍爲郡。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今四川省成都）人。西漢大辭賦家。漢武帝任命相如爲中郎將，令持節出使西南夷，使得邛、笮、冉、駹、斯榆的君長都請求成爲漢王朝的臣子。於是拆除了舊有的關隘，使邊關擴大，西邊到達沫水和若水，南邊到達牂（音同牘）牁，以此爲邊界，開通了靈山道，在孫水上建橋，直通邛、笮。西南夷，漢時對分布在今甘肅南部、四川西部、南部和雲南、貴州一帶的少數民族的總稱。漢武帝元光五年至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前一三〇年—公元六九年），於其地置犍爲、牂牁、越雋、沈黎、武都、汶山、益州和永昌等八郡。⑧巴蜀之民罷焉：巴蜀，秦漢設巴、蜀二郡，皆在今四川省。後用爲四川的別稱。罷，宜疲。⑨彭吳穿穢狁、朝鮮置滄海郡：彭吳，漢武帝時大臣，他曾爲西漢拓殖朝鮮，穿越穢狁之地，在朝鮮東海（即日本海）之濱設置滄海郡（又名蒼海郡，地在今朝鮮與韓國分治的江原道）。顏師古注：「彭吳，人姓名也。本皆荒梗，始開通之也，故言穿也。」穢狁，即穢貊，古時東夷國名。《史記·匈奴列傳》：「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張守節正義：「即玄菟、樂浪二郡。」滄海郡，元朔元年（公元前一二八年），漢武帝在遼東塞外置滄海郡，三年後即罷撤。⑩燕齊：指戰國時燕國和齊國。後亦泛指其所在地，即今河北、山東一帶。⑪靡然發動：靡然，喻望風響應，聞風而動。發動，猶騷動。⑫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王恢，西漢將軍，燕人。數爲邊吏，熟悉匈奴情況。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〇年），匈奴請和親，他與韓安國廷爭，反對和親。元興元年（公元前一三四年），他陰使馬邑（今山西朔縣）豪紳聶翁壹爲

反間，誘匈奴入塞，單于信之。不久，單于率軍十萬人至武州塞（今山西朔縣北至大同市西一帶）。時漢軍三十萬已伏馬邑。當時匈奴因得悉有伏兵，急退。王恢率軍追擊，又慮為所敗，引兵罷歸。漢武帝怒其不出擊匈奴輜重，欲誅之，恢自殺而死。⑬不解：不止；不罷休。⑭行者齎：出征的士兵自帶衣食等用具。齎，旅行的人攜帶衣食等物。顏師古注：「齎謂將衣食之具以自隨也。」⑮騷擾：動亂，社會不安定。⑯澹：通「贍」，滿足；供給。⑰選舉陵夷：選舉，古代指選拔舉用賢能。陵夷，由盛到衰、衰頹、衰落。⑱冒：顏師古注：「冒，蒙也。」⑲武力進用：以武力為進身之階。進用，選拔任用。⑳興利之臣，自此而始：指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等提倡牟利之臣，從此開始掌權用事。

【譯文】漢武帝憑藉文景時代的積蓄，忿恨匈奴和兩越的侵害，即位幾年後，派嚴助、朱買臣等招撫了東甌，對兩粵用兵，使長江、淮河流域地區騷動不安，耗費很大。唐蒙、司馬相如開始開通了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開鑿大山修通了上千里的道路，以拓廣巴蜀地區，巴蜀人民深感疲憊。彭吳開通穢貊、朝鮮地區，設置了滄海郡，而燕齊一帶隨即受到擾亂。等到王恢謀劃在馬邑伏擊單于，事情敗露，匈奴就斷絕了與漢朝的和親，侵犯騷擾北部邊境，戰事連年不止，天下百姓都為此而勞苦。戰爭日益增多，出征的人要自帶衣食資財，居於後方的人要輸送軍需，國家內外的動亂接連不斷，財力衰耗

而不能滿足需用。於是交納財物的人可以補給官位，提供錢財的人可以免除罪刑，選拔舉用賢能的制度逐漸衰落。人們廉耻不分，以武力為進身之階，法令因此也變得嚴酷苛細；那些提倡牟利之臣，從此開始掌權用事。

【原文】其後衛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①。遂取河南^②。築朔方郡^③。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饟^④。率十餘鐘致一石^⑤。鐘六石四斗。置滄海郡。築衛朔方^⑥。轉漕^⑦甚遠。自山東^⑧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⑨。府庫并虛。乃募民能入奴婢以終身復為郎。增秩^⑩。及入羊為郎^⑪。始於此。此後衛青比歲^⑫將十餘萬眾擊胡。斬捕首虜^⑬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⑭焉。於是經用^⑮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⑯。大者^⑰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⑱雜而多端^⑲。官職耗廢^⑳。

【注釋】①衛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衛青每年率領數萬名騎兵出擊匈奴。衛青（？——公元前一〇六年），字仲卿，河東平陽（今山西臨汾市）人，西漢軍事家。武帝皇后衛子夫之弟。官至大司馬大將軍，治軍嚴明，能與士卒同甘共苦，作戰驍勇，深受將士愛戴。衛青一生共七次率軍出擊匈奴，本部無一敗績，為解除匈奴對邊郡的威脅和漢朝北部疆域的開拓作出了重要貢獻。元封五

年，衛青病故，漢武帝為紀念他的彪炳戰功，嘉其陪葬茂陵，「起冢像廬山（陰山）」，謚號「烈侯」。^②河南：秦漢時代稱今河套以南地區。^③朔方郡：朔方，郡名，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年）置，治所在朔方（今內蒙古自治區杭錦旗北）。東漢末廢。^④餽饗：運送糧餉。^⑤率十餘鐘致一石：率，大概；一般。鐘，古容量單位。春秋時齊國公室的公量，合六斛四斗。之後亦有合八斛及十斛之制。《左傳·昭公三年》：「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鐘。」杜預注：「六斛四斗。」古時一斛為十斗，一石亦為十斗。十餘鐘（六十四石以上）纔致一石，可知轉輸消耗達幾十倍。^⑥築衛朔方：顏師古注：「既築其城，又守衛之。」^⑦轉漕：轉運糧餉。古時陸運稱「轉」，水運稱「漕」。^⑧山東：秦漢時指崑山或華山以東廣大地區。^⑨數十百巨萬：顏師古注：「數十萬乃至百萬萬。」^⑩募民能入奴婢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復，謂免除徭役或賦稅。增秩，增俸；升官。中華書局本《漢書》斷句為：募民能入奴婢以終身復，為郎增秩。意為募集百姓凡能向官府交納奴婢的，就可以終身免除徭役，郎官（交納奴婢）可以加官進爵。^⑪入羊為郎：交納羊的人可以做郎官。^⑫比歲：連年。^⑬首虜：首級和俘虜。^⑭不與：謂不包括在內。與，在其中。^⑮經用：經常用度。《漢書·食貨志下》：「於是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顏師古注：「言常用之錢及諸賦稅并竭盡也。」^⑯贖禁錮免贓罪：贖，用錢物或其他代價換回人身或抵押品。禁錮，謂禁止做官或參與政治活動。免贓罪，《漢書·食貨志下》原文作「免減罪」，謂免罪與減罪。^⑰大者：指軍功大的人。下文「小者」，指軍功較小的人。按漢朝當時規定百

姓買爵可至第八級「樂卿」，此以上的武功爵必有軍功者纔能得之，且軍功多者可以越級給予爵賞，故云。^⑮吏道：做官的途徑。^⑯多端：多頭緒，多方面。^⑰耗廢：混亂荒廢。

【譯文】其後，衛青每年率領數萬騎兵出擊匈奴，於是奪取了河套以南地區，建築了朔方郡。當時又開通了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道路，參與勞作的有數萬人，從千里之外挑擔來運送糧餉，因沿途損耗，大約運送十多鐘纔能得到一石。又設置了滄海郡，派人修築并守衛朔方，轉運糧餉的路程很遠，從崤山以東的廣大地區都要負擔勞役，花費的錢有數百億，府庫空虛。於是召令百姓，向官府交納奴婢的，就可以終身免除勞役，郎官（交納奴婢的）則可以加官進爵，以及繳納羊就可做郎官。以上這些都是從這時開始的。此後，衛青連年率領十幾萬的軍隊出擊匈奴，斬下敵人首級和繳獲俘虜的士兵，受到的賞賜有黃金二十多萬斤，而漢軍中士兵馬匹死亡的有十多萬，武器、軍備轉運的費用還不包括在內。這樣常用之錢和賦稅收入已經用盡，還是不能夠供給戰士們的費用。有關部門請求讓人民能夠出錢來買官爵、贖免不准做官的禁錮以及減輕或免除罪罰。立有大軍功的人可以封侯或授予卿大夫之職，軍功小的則授予郎官。如此則做官的途徑雜亂多端，官員的職責也就混亂而荒廢了。

【原文】票騎^①仍再出擊胡。大克。獲渾邪王。率數萬衆來降^②。皆得厚賞。衣食仰給^③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④。解乘輿駟^⑤。出御府禁藏^⑥以澹之。費以億計。縣官大空。富商賈財或累萬金而不佐^⑦公家之急。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造^⑧無造字。幣以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⑧。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⑨爲大司農丞。領鹽鐵事^⑩。而桑私羊貴幸侍中^⑪。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皆謫令伐棘上林^⑬。作昆明池^⑭。其明年^⑮。大將軍^⑯。票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⑰。戰士頗^⑱不得祿^⑲矣。

【注釋】①票騎：即驃騎，古代將軍名號。此指霍去病。霍去病（公元前一四〇年—公元前一一七年），河東郡平陽縣（今山西臨汾西南）人。漢武帝時期的杰出軍事家，衛青外甥，好騎射，善於長途奔襲。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漢武帝任命十九歲的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於當年春、夏兩次率兵出擊占據河西（今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地區的匈奴部，殲敵四萬餘人；同年秋，奉命迎接率衆降漢的匈奴渾邪王。從此，漢朝控制了河西地區，打通了西域道路。他用兵靈活，注重方略，不拘古法，勇猛果斷，每戰皆勝，深得武帝信任。元狩六年（公元前一一七年）病卒，年僅二十四歲。②大克，獲渾邪王，率數萬衆來降：渾邪王，匈奴諸王之一。中華書局本《漢書》斷句爲：大克獲，渾

邪王率數萬衆來降。③仰給：依賴。④損膳：減膳，降低飲食標準。是帝王的一種所謂關心民瘼的表示。⑤解乘輿駟：解除御用的車馬。乘輿，亦作「乘輦」，古代特指天子和諸侯所乘坐的車子。駟，古代一車套四馬，因以稱駕一車之四馬或四馬所駕之車爲駟。⑥御府禁藏：指帝王府庫所藏之財物。御府，帝王的府庫。禁藏，帝王宮中的庫藏。⑦佐：輔助，幫助。⑧摧浮淫并兼之徒：摧，抑制。浮淫，謂輕薄淫佚。并兼，合并、并吞。⑨東郭咸陽、孔僅：東郭咸陽，西漢齊人，是資產累千金的大鹽商。孔僅，西漢大臣，財政家，南陽人，爲大鹽鐵商，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一一五年），任大農令，領鹽鐵事，主管鹽鐵專賣，後任大司農。⑩領鹽鐵事：兼理國家煮鹽、冶鐵的事務。領，漢代以後，以地位較高的官員兼理較低的職務，謂之「領」，也稱「錄」。⑪桑私羊貴幸侍中：桑私羊，當作桑弘羊（公元前一五二年—公元前八〇年），出身商人家庭，自幼有心算才能，以此十三歲入侍宮中。自元狩三年（公元前一二〇年）起，終武帝之世，深得漢武帝賞識，被委以重任，歷任大農丞、大農令、搜粟都尉兼大司農、御史大夫等要職。制訂并實行鹽鐵酒專賣政策，推行平準、均輸等經濟措施。主張積極抵抗匈奴的侵擾，組織屯墾邊郡。武帝臨終時，受遺詔輔佐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八一年），於討論國是的鹽鐵會議上堅持鹽鐵官營政策。次年，被捲入燕王旦和上官桀父子的謀反事件，被處死。貴幸，位尊且受君王寵信。侍中，古代職官名，秦始皇置，兩漢沿置，爲正規官職外的加官之一。因侍從皇帝左右，出入宮廷，與聞朝政，逐漸變爲親信貴重之職。⑫析秋豪：謂精明細緻如察秋毫。析，分析，辨析。秋豪，鳥獸在秋天新長出來的細毛。喻細微之物。⑬上林：即上林苑。

漢武帝劉徹於建元二年（公元前一三八年），在秦代的一個舊苑址上擴建而成上林苑，規模宏偉，宮室衆多，有多種功能，今已無存。^⑭昆明池：湖沼名。漢武帝元狩三年於長安西南郊所鑿，以習水戰。池周圍四十里，廣三百三十二頃。宋以後湮沒。^⑮其明年：指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⑯大將軍：指衛青。^⑰匱：窮盡，空乏。^⑱頗：皆，悉。^⑲祿：俸給。古代制祿之法，或賜或頒無定；或田邑或粟米或錢物，歷代差等不一。

【譯文】（元狩二年）驃騎將軍霍去病仍連續兩次出擊匈奴，大獲全勝，渾邪王率領數萬人前來歸降，都受到了豐厚的賞賜。他們（歸降的胡人）的吃穿依賴於朝廷的供給，朝廷供給不上，皇上就降低飲食標準以減少開支，解除御用的車馬并拿出少府（皇帝的私府）所藏的財物來供給他們。如此花費的錢財數以億計，導致朝廷的財政空虛。那些大富商人有的財產累積達萬金，然而却不肯幫國家解困。於是皇上與公卿大臣們商議，通過改鑄錢幣來滿足國家的各項費用，打擊那些輕薄淫佚吞并財富的人。於是任命東郭咸陽和孔僅爲大司農，兼理鹽鐵官營的事務，而桑弘羊因受到皇上寵幸而成爲侍中，所以這三人在奏議興利的事情時，精明細微得如察秋毫一般。法令變得越發嚴酷，很多官員遭到罷免。以往被免官的人都被罰去上林苑采伐林木，興修昆明池。到第二年，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大舉出擊匈奴，賞賜五十萬黃金，軍中戰馬死了十多

萬匹，轉運兵車、武器的費用還不包括在內。這時國家的財力匱乏，戰士們都得不到俸祿。

【原文】諸賈人①末作②貰貸③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④。各以其物自占⑤。率緡錢二千而筭一⑥。輶車⑦一筭。商賈人輶車二筭。商賈人有輶車。使出二筭。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⑧。戍邊⑨一歲。没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⑩之。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⑪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乃超（超舊作越。改之）拜⑫式爲中郎⑬。賜爵左庶長⑭。田十頃。布告⑮天下。以風⑯百姓。

【注釋】①賈人：商人。②末作：古代指工商業。③貰貸：本指借貸。此處指高利貸者。貰，音世。④市籍：商賈的戶籍。秦漢時施行「重農抑商」政策，凡在籍的商賈及其子孫，與罪吏、亡命等同樣看待，都要服役。漢時又規定凡有市籍的商賈不得坐車和穿絲綢衣服，其子孫不得做官。⑤自占：自行估計。顏師古注：「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爲名簿送之於官也。」⑥緡錢二千而筭一：緡錢，指以千文結扎成串的銅錢，漢代作爲計算稅課的單位。後泛指税金。筭，通「算」，指徵稅計錢多少的單位。顧炎武《錢法論》：「漢律：人出算百二十錢，是口賦之入以錢……商賈緡錢四千而一算，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一算，商賈輶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是關市之入以錢。」

⑦軺車：一馬駕之輕便車。軺，小車，輕車。軺，音肴。⑧匿不自占，占不悉：隱瞞不上報，或上報的不詳盡（指以多報少）。匿，隱藏、隱瞞。悉，詳盡。⑨戍邊：充軍邊疆。⑩畀：給予，付與。⑪卜式：西漢河南（今河南省洛陽）人，以牧羊為業，經營致富。漢武帝時，因見匈奴入侵，他向朝廷表示，願意捐出一半家財防衛邊關。武帝欲授以官職，他以「自小牧羊，不習仕宦」為由拒絕。又曾捐出二十萬錢救濟家鄉的貧民。朝廷得悉其善舉，以重金賞賜，并任他為中郎。卜式却把賞金全數資助官庫。後又賜爵關內侯。元鼎中期，卜式出任御史大夫。因反對官營鹽鐵，且不擅長於文章，結果被貶為太子太傅。⑫超拜：超級升授官職。⑬中郎：官名。秦置，漢沿用。擔任宮中護衛、侍從。屬郎中令。分五官、左、右三中郎署。各署長官稱中郎將，省稱中郎。⑭左庶長：爵位名，秦漢二十等爵的第十級。⑮布告：通告，宣告。⑯風：教育，感化。

【譯文】那些商人和手工業者，以及放高利貸的人，還有通過經商來牟取利益的人，即使沒有商人的戶籍，也要各自按其所擁有的財產向官府上報，按照兩千錢而收一算（一百二十錢）的比例來交稅。軺車每輛交稅一算，而商人則一輛軺車要納兩算。船隻超過五丈長的納稅一算。凡是隱瞞財產不上報，或上報不徹底的，則罰充軍邊疆一年，并没收其財產作為緡錢。有能告發的人，官府便將沒收財產的一半給他。這時，富商們都爭著把財物隱藏起來，祇有卜式多次請求捐財來資助朝廷。皇上於是破格提拔卜式為

中郎，賜給他左庶長的爵位和田地十頃，并宣告天下，以此教化百姓。

【原文】自造白金。五銖錢^①。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②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矣。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③。舉并兼之徒^④。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⑤。減宣。杜周^⑥等爲中丞^⑦。義縱^⑧。尹齊^⑨。王溫舒^⑩等用慘急^⑪。苛刻爲九卿^⑫。直指夏蘭^⑬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⑭誅矣。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⑮。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⑯。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⑰。

【注釋】①白金、五銖錢：白金，古指銀子，亦指銀合金的貨幣。漢武帝自元狩四年冬造銀錫白金（即銀錫合金之銀幣）。五銖錢，錢幣名。漢武帝於元狩五年始鑄，重五銖，上篆「五銖」二字。自漢歷魏、晉、六朝至隋皆續有鑄造，惟形製大小不一。唐武德四年廢。②自出：猶自首。③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派遣博士褚大、徐偃等人，分別巡行於各郡國。博士，古代學官名。戰國時有博士，秦因之，諸子、詩賦、術數、方伎皆立博士。漢文帝置一經博士，武帝時置「五經」博士，職責是教授、課試，或奉使、議政。褚大，蘭陵人，胡毋生之弟子。徐偃，申公之弟子。均見《儒林

傳》。分行，分別巡行。郡國，郡和國的并稱。漢初，兼采封建及郡縣之制，分天下為郡與國。郡直屬中央，國分封諸王、侯，封王之國稱王國，封侯之國稱侯國。南北朝仍沿郡、國并置之制，至隋始廢國存郡。後亦以「郡國」泛指地方行政區劃。④舉并兼之徒：檢舉吞并財富之人。舉，檢舉、揭發。并兼，合并、并吞。⑤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御史大夫，官名，秦置，漢因之，為御史台長官，地位僅次於丞相，掌管彈劾糾察及圖籍秘書。與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馬）合稱三公。丞相缺位時，往往即由御史大夫遞升。後改稱大司空，司空。張湯，西漢杜陵（今陝西西安東南）人。因在審理陳皇后巫蠱獄和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謀反事件中窮治根本，受到武帝賞識，累遷太中大夫、廷尉、御史大夫。張湯用法苛刻嚴峻，協助武帝改革幣制，實施鹽鐵官營，算緡告緡，打擊富商大賈，誅鋤豪強兼并之家。其時，張湯權勢隆貴遠在丞相之上。後御史中丞李文、丞相長史朱買臣以及趙王等人告發和誣陷張湯，張湯被迫自殺。死後家產不過五百金，皆得自俸祿及皇帝賞賜。方，副詞，猶正。用事，執政、當權。⑥減宣、杜周：減宣，西漢楊縣（今山西省洪洞縣西南）人，在處理主父偃和淮南王的造反案件時，充分利用法律條文深究罪責，誅殺多人。因敢於判決疑難案件而備受稱贊。他屢次被免官又屢次被起用，先後擔任御史及中丞將近二十年。杜周，西漢南陽郡杜衍縣（在今河南南陽市西南）人，出身小吏，甚有能名，官至御史大夫。因其執法嚴峻，奏事稱旨，得到武帝的賞識而被重用。杜周任廷尉時，極嚴刻之能事，京師監獄所捕之人多至六七萬乃至十餘萬人。又因「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升任御史大夫。⑦中丞：漢代御史大夫

下設兩丞，一稱御史丞，一稱中丞。中丞居殿中，故以為名。《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御史大夫……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⑧義縱：西漢河東郡（今山西省晉南地區）人，年輕時為強盜，其姊義姑以醫術幸於王太后，經太后推薦，得任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政嚴酷，縣中無逃亡事。遷長陵及長安令、河內都尉和南陽、定襄太守，是西漢中期以嚴厲手段打擊豪強地主的著名「酷吏」。為官依法辦事，不避權貴，大行殺戮。至定襄，一次報殺四百餘人，郡中吏民皆不寒而慄。後徙左內史。元鼎元年（公元前一一六年）因破壞告緡法被殺。⑨尹齊：西漢荏平人，初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張湯常稱贊他為政廉潔，做事果斷。武帝以為能，拜為中尉。其為官督察苛刻，雖使貪官污吏和豪強惡霸有所收斂，但一般官吏也都因擔心觸犯刑律而不敢大膽治事，故諸事多廢，尹齊為此被免官。後復為淮陽都尉，病死於任上，家財不過五十金。因其誅殺過多，仇家聯合欲焚其尸，其妻祇好載尸逃回原籍。⑩王溫舒：西漢陽陵（今陝西咸陽市東）人。年輕時曾為搶奪財物而行殺人藏尸之事。後為官，督捕盜賊，殺死了很多人，任河內太守期間，逮捕郡內豪強一千餘家，大肆殺戮，以致「流血十餘里」。後任中尉、廷尉。王溫舒以殺立威，以酷行貪，死後「家累千金」。由於他屢次得到漢武帝的重用，使得許多郡守、都尉等大臣，爭相效法王溫舒的嚴酷做法，導致各地民變迭起。後被人告發「謀反」，其它種種劣迹也相繼被揭露，遂畏罪自殺。他的兩個弟弟和他們的岳丈家亦各以他罪而全族被誅。⑪慘急：嚴刻峻急。⑫九卿：古代中央政府的九個高級官職。歷代多設九卿。漢以太常、

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司農、少府爲九寺大卿（即九卿）。^⑬直指夏蘭：蘇林曰：「夏蘭，人姓名。」直指，漢武帝時朝廷設置的專管巡視、處理各地政事的官員。也稱「直指使者」，因出巡時穿著繡衣，故又稱「繡衣直指」，或稱「直指繡衣使者」。《百官表》云：「侍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奸猾治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⑭大農顏異：大農，即大司農。顏異，早年爲濟南亭長，武帝時任大司農，以廉潔正直著稱。公元前一一七年，漢武帝與張湯研議發行「白鹿皮幣」，武帝徵求大司農顏異意見，顏異提出了不同看法，武帝大爲不悅。張湯本與顏異有仇隙，後來有人告發顏異發表異議，武帝讓張湯審理顏異一案，以腹誹之罪誅之。^⑮腹非之法比：意謂以腹非罪誅顏異成了自後判處類似案件之依據。「腹非」亦作「腹誹」，口裏不言，心中不滿。《史記·平準書》：「（顏）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唇。（張）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法比，法律條例。^⑯諂諛取容：諂諛，諂媚，阿諛。取容，討好別人以求自己安身。^⑰告緡錢縱矣：告緡錢，即告緡，指告發富戶隱匿財產，逃漏稅款。《史記·酷吏列傳》：「出告緡令，鋤豪強并兼之家。」張守節正義：「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乘、畜產、奴婢等，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出一等，賈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告之，半與告人，餘半入官。」縱，顏師古注：「縱，放也。放令相告言也。」

【譯文】自從（元狩四年冬）鑄造白金和五銖錢之後五年，赦免了官民中因私自鑄錢

而被判爲死罪的數十萬人，那些情況不明而被殺死的人不計其數。赦免自首的人有一百多萬，然而自首者還不到一半。犯法的人太多，官吏不能盡數懲處。於是就派博士褚大、徐偃等人分別巡行各郡國，檢舉吞并他人財產的不法之徒。御史大夫張湯這時正受重用，減宣、杜周等人任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也因執法嚴酷苛峻而位列九卿，直指官夏蘭這類人開始出現，而大司農顏异（因「腹非」）被誅殺了。從此以後便有了「腹非罪」的法律條例，於是公卿大夫們大都阿諛諂媚來討好天子。天子已經下達了緡錢令（對個人的田宅、貨物、車船、畜產等徵收財產稅的法令），又尊崇卜式的行誼，但百姓終究沒有拿出自己的錢財來幫助朝廷，於是檢舉告發別人隱匿財產、逃漏稅款之風大盛。

〔原文〕楊可告緡^①遍天下。中家^②以上。大氏^③皆遇告。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餘下有頃字）。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媮^④。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⑤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水戰相逐。乃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⑥高十餘丈。作柏梁臺^⑦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明年^⑧。天子始巡郡國。公卿白議封禪^⑨事。而郡國皆豫治道^⑩。修繕故宮^⑪。儲設共具而望幸^⑫。明年。南越^⑬

反。西羌^⑭侵邊。天子因^⑮南方樓船士^⑯二十餘萬人擊越。發三河^⑰以西騎擊羌。又度河築令居^⑱。初置張掖。酒泉郡^⑲。而上郡^⑳。朔方^㉑。西河^㉒。河西^㉓開田^㉔官。斥塞^㉕卒。塞上候斥卒也。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㉖。遠者三千餘里。邊兵^㉗不足。乃發武庫工官^㉘兵器以澹之。

【注釋】①楊可告緡：武帝於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頒布算緡令。所謂算緡，就是徵收商人和手工業者的財產稅，以及車、船稅。但由於有許多人隱匿財產，偷稅漏稅，故於元鼎三年（公元前一四四年）十一月下令讓百姓告發偷漏緡錢者，凡告發屬實，會將沒收偷漏緡錢者財產的一半賞給告緡者，稱之為「告緡」，此事由楊可主管。告緡制度沿續近十年，直到官營鹽鐵酒均輸獲利，國家財政有明顯好轉，纔停止執行。②中家：中產之家。③大氏：大抵，大都。④媮：苟且，怠惰。⑤用少饒：用，財用。少，稍、略。饒，富裕、豐足。⑥樓船：有樓的大船。古代多用作戰船。⑦柏梁臺：漢代臺名。故址在今陝西省長安縣西北長安故城內。《三輔黃圖·臺榭》：「柏梁臺，武帝元鼎二年春起此臺，在長安城中北門內。」⑧明年：指元鼎四年（公元前一一三年）。⑨封禪：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時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禮。在泰山上築土為壇，報天之功，稱封；在泰山下的梁父山上辟場祭地，報地之德，稱禪。⑩道：指馳道，古代供君王行駛車馬的道路。也泛指供車馬馳行的大道。⑪故宮：舊時的宮殿。⑫儲設共具而望幸：《漢書·食貨志》原文作：「及當馳道縣，縣

治宮儲，設共具，而望幸。」意謂：在馳道沿綫的縣，都準備物資，陳設酒食，希望天子能够臨幸此地。共具，用以擺設酒食的器具，亦指酒食之類。望幸，謂臣民、妃嬪希望皇帝臨幸。^⑬南越：國名。秦末趙佗建立，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年）滅亡。^⑭西羌：西漢時對羌人的泛稱，古代少數民族名稱，分布在今甘肅、青海兩省的東部，四川的西北部。秦漢時以農業和畜牧業為主。^⑮因：利用，憑藉。^⑯樓船士：西漢百姓為正卒，按各地情況而定擔負之任務，中原為材官（步兵），北方為騎士（騎兵），南方為樓船（水軍）。^⑰三河：漢代以河內、河東、河南三郡為三河，即今河南省洛陽市黃河南北一帶。^⑱令居：古地名。西漢置縣，晉廢。前涼復置，旋廢。治所在今甘肅永登西北，地當湟水流域通向河西走廊的要衝。^⑲張掖、酒泉郡：張掖，郡名。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年），取「張國臂掖，以通西域」之意，置張掖郡，位於河西走廊中部。酒泉郡，漢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開。轄黃河以西的匈奴休屠王、渾邪王故地，是河西四郡中最早設立的一郡。按《漢書·武帝紀》記載：「元鼎六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故此處「酒泉」疑當作「敦煌」。^⑳上郡：戰國時屬魏國，秦時為三十六郡之意，西漢延置，治所在膚施縣（在今陝西榆林東南）。^㉑西河：郡名。漢武帝元朔四年（公元前一二五年）分上郡北部置西河郡。治平定縣（在今內蒙古鄂爾多斯東南）。^㉒河西：漢唐時指今甘肅、青海兩省黃河以西，即河西走廊與湟水流域。^㉓開田：墾荒為田。^㉔斥塞：開拓邊疆之意。顏師古注：「開田，始開屯田也。斥塞，廣塞令却。初置二郡，故塞更廣也。以開田之官廣塞之卒戍而田也。」^㉕繕道餽糧：繕，修補。餽糧，運送糧食。

餽，通「饋」。②⑥兵：兵器。②⑦武庫工官：武庫，儲藏兵器的倉庫。工官，秦漢時管理官府手工業的官署。漢承秦制，在中央及有些郡縣設置工官，諸侯王國也有工官。主管制造武器、日用金屬器及各種手工藝品。

【譯文】楊可主持的讓百姓告發偷漏緡錢之事遍及各地，中產之家以上的大都遭到告發，政府得到從民間沒收的財物數以億計，奴婢則以千計萬計。大縣沒收的田地有數百頃，小縣也有一百多頃，沒收房宅的情況也是如此。於是經商者中，中等以上的人家大都破產，人民祇是苟安於好吃好穿，不再從事積蓄儲藏的事業，而朝廷因為有鹽鐵官營及緡錢的收入，財用稍微富裕了些。這時南越想從水路進攻漢朝，於是漢朝大規模的修建昆明池，在其四周修築樓臺館舍；建造了帶樓閣的戰船，有十多丈高；又建造了柏梁臺，有幾十丈高。宮室的修建從此日益華麗。第二年（元鼎四年），天子巡視各郡國。公卿們上奏商議封禪之事，而各郡國都預先整治馳道，修繕原有的宮殿（在馳道沿綫的縣），都準備物資，陳設酒食，希望皇上能臨幸此地。次年（元鼎五年），南越造反，西羌侵犯邊境。天子依靠南方水軍二十多萬人攻打南越，徵發三河以西的騎兵攻打羌人，又派人渡過黃河建築令居城，開始設置張掖、酒泉（敦煌）郡。而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等地墾荒開田，設屯田官，開拓邊疆之卒共六十萬人一起戍邊屯田。國內則修

整道路運送糧餉，距離遠的有三千多里。邊塞的武器裝備缺乏，於是就調撥武庫工官的兵器來補充邊塞之需。

【原文】齊相卜式^①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②。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③以百數。皆莫求從軍^④。至飲酎^⑤。少府省金^⑥。省視諸侯金有輕重。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⑦。乃拜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或強令民買之^⑧。而船有筭。因孔僅言船筭事。上不說。然兵所過縣。縣以爲訾給毋乏而已^⑨。不敢言輕賦法^⑩矣。

【注釋】^①齊相卜式：當時卜式官至齊國丞相。^②褒揚：褒揚，贊美表揚。^③列侯：爵位名，秦制爵分二十級，徹侯位最高。漢承秦制，爲避漢武帝劉徹諱，改徹侯爲「通侯」或「列侯」。^④從軍：參加軍隊；投身軍旅。^⑤飲酎：喝反覆多次釀成的醇酒。一種正尊卑的古禮。《禮記·月令》：「〔孟夏之月〕天子飲酎，用禮樂。」鄭玄注：「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群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酎，音宙。^⑥少府省金：少府，官名，始於戰國。秦漢相沿，爲九卿之一。掌山海地澤收入和皇室手工業製造，爲皇帝的私府。省金，檢察列侯所獻酎金之質量和數量。^⑦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漢書·武帝紀》：「（元鼎五年）九月，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

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下獄死。」酎金，漢代諸侯獻給朝廷供祭祀之用的貢金。漢律，每年八月皇帝用三釀的醇酒祭祀宗廟時，諸侯按封地人口獻金助祭。^⑧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漢書·食貨志下》原文作「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賈貴。」不便，不利。^⑨然兵所過縣，縣以為訾給毋乏而已：然而軍隊所經過的縣城，也祇是為其提供給養不令缺乏而已（至於重賦煩民就顧不得了）。因當時漢朝連續三年發兵，鎮壓了羌人，滅掉南越國，在番禺以西到蜀地南邊地區設置了十七個新郡，暫且依當地舊有的習俗管理，不收賦稅。南陽、漢中以南的各郡，各自供應臨近新郡官府吏卒的俸祿和食物，以及驛傳車馬用具。但是新郡經常有小規模的反抗發生，殺害漢朝派去的官吏。漢廷派南方的官吏士兵去鎮壓，一兩年間動用了一萬多人。故此「兵」者，指前去鎮壓叛亂的軍隊。訾給，資助供給。訾，通「資」。^⑩不敢言輕賦法：謂不敢以輕賦之法令為言而拒之。意謂縣裏需視所過兵卒數量多少，臨時決定徵收數目，不敢以輕賦的法令為辭，不然就難以給足了。

【譯文】時任齊國丞相的卜式上書天子，表示願意父子兩代人都能為國捐軀，戰死在南粵。天子下詔進行表揚，賜給他關內侯的爵位，還有黃金四十斤和田地十頃，以此公布天下，但人民沒有響應的。列侯有上百人，但都不願投身軍旅。等到朝廷舉行飲酎祭祖時，少府檢察列侯所獻酎金的多少和質量，結果因酎金不合規定而失去侯爵的就有一百多人。於是拜卜式為御史大夫。卜式上任後，發現各郡國大多反映官營鹽鐵的不利

之處（如所造鐵器質量差，價格高等），有的甚至強迫百姓來買，而船又有算賦（徵收船稅使經商的人減少，物價昂貴），於是就通過孔僅來反映船隻徵稅的事，皇上因此不高興了。然而（平定叛亂的）軍隊所經過的縣城，縣裏祇是提供給養不令缺乏而已，却不敢談及朝廷輕賦的法令。

【原文】元封元年^①。卜式貶為太子太傅^②。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③。領大農。乃請置大農部丞^④數十人。分部主郡國^⑤。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⑥。盡籠^⑦天下之貨。名曰平準^⑧。不復告緡^⑨。民不益賦。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⑩焉。是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⑪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久之。拜弘羊為御史大夫。昭帝即位。詔郡國舉賢良文學^⑫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權^⑬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節儉。然後教化可興。乃罷酒酤^⑭。宣。元。成。哀。平。五世。亡^⑮所變改。

【注釋】①元封元年：即公元前一〇年。元封是漢武帝的第六個年號。公元前一〇年四月，漢武帝封禪泰山，因而改元元封，以當年十月為元年。元封元年改元也是有史記載第一次有詔書的年

號。②太子太傅：商、周兩代已有太子太傅及少傅，作為太子的師傅。漢沿置，秩三千石，位次太常。東漢，秩中二千石。太子對其執弟子之禮。三國因置。③治粟都尉：官名，又名搜粟都尉。漢武帝時設置的一種軍職，專管徵集軍糧之事，不常置。④大農部丞：大農屬下的官員。部丞，古代中央各部的輔佐之官。⑤分部主各郡國：分派掌管各郡國的大農事務。分部，謂部署，分派。主，掌管。⑥均輸、鹽鐵官：均輸，漢武帝實行的一項經濟措施。在大司農屬下置均輸令、丞，統一徵收、買賣和運輸貨物。鹽鐵官，古代掌管鹽鐵生產經營的官員。⑦籠：控制，壟斷。⑧平準：中國封建社會運用貴時拋售、賤時收買的方式，以求穩定市場價格的一種經濟措施。⑨不復告緡：《漢書·食貨志》原文曰：「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復告緡。」⑩黃金者再百：黃金二百斤。⑪市列：市場中的店鋪。⑫賢良文學：漢代選拔官吏的科目之一。始於武帝時，簡稱賢良或文學。⑬酒榷：古代政府所行的酒類專賣制度。亦泛指一切管制酒業取得酒利的措施。⑭酒酤：亦作「酒沽」，酒的買賣。⑮亡：無，沒有。

【譯文】元封元年，卜式被貶為太子太傅，而任命桑弘羊為治粟都尉，兼任大司農。於是桑弘羊請求增設大司農屬官數十人，分派掌管各郡國的大農事務，各自往往在所分管的郡國設置均輸官和鹽鐵官，完全壟斷了天下的貨物，號稱「平準」，不再進行告緡。人民沒有增加賦稅，國家的財用也很富裕。於是桑弘羊被賜予左庶長的爵位，并賜

黃金兩百斤。這一年有輕微的旱情，皇上命令百官求雨。卜式說：「政府應當以稅租為衣食就可以了，如今桑弘羊却讓官吏們坐在店鋪中靠販賣貨物牟利。煮殺了桑弘羊，天就會下雨了。」過了很長時間（后元二年，公元前八七年），武帝拜桑弘羊為御史大夫。漢昭帝即位後，詔令各郡國舉薦賢良文學之士，向他們詢問人民的疾苦和施行教化的要務。這些人都回答：希望廢止鹽、鐵、酒類的專賣制度和均輸官，不要和天下百姓爭利，以示節儉，然後教化就可以興起了。於是就停止了酒的專賣，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和平帝五代，都沒有改變。

【原文】王莽居攝^①。變漢制。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②。百姓憤亂^③。其貨^④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⑤。莽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為惑眾。投諸四裔^⑥。以御魑魅^⑦。於是商農失業^⑧。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⑨。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辜^⑩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勝數。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錢直一^⑪。與大錢五十^⑫二品并行。龜貝布屬且寢^⑬。

【注釋】①居攝：指因皇帝年幼不能親政，由大臣代居其位處理政務。漢平帝劉衎即位時年僅八

歲，王莽以大司馬秉政。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寶貨五物（五種質地），指金、銀、龜、貝、泉與布（泉、布均以銅製）；六名，指金、銀、龜、貝、泉、布；二十八品，指泉貨六品，金貨一品，銀貨二品，龜寶四品，貝貨五品，布貨十品。③憤亂：混亂，昏亂。④貨：錢幣。⑤市買：交易。⑥投諸四裔：謂流放到四周遠處。投，遷置、貶徙。四裔，指四方邊遠之地。⑦魑魅：古謂能害人的山澤之神怪。亦泛指鬼怪。⑧失業：失去謀生的職業。⑨市道：市中的道路。⑩抵罪：因犯罪而受到相應的處罰。⑪小錢直一：小錢，王莽時鑄的一種錢名。《漢書·王莽傳中》：「乃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今尚存的王莽時小錢，文為「小泉直一」。⑫大錢五十：古代貨幣。疑作「大泉五十」，此為王莽新朝通行貨幣中流通時間最長、鑄量最大的貨幣。⑬寢：止息，廢置。

【譯文】王莽代皇上處理政務時，變更了漢朝的制度，改而創造了金、銀、龜、貝、錢（泉）、布的錢幣，稱為「寶貨」。寶貨共有五種質地、六種名稱、二十八種品級。百姓感到混亂難用，這樣的錢幣未能流通，人民私下用五銖錢進行交易。王莽對此感到憂慮，下詔說：「有敢非議井田制、攜帶五銖錢的人以惑亂大眾論罪，要被流放到四方邊遠之地來抵禦鬼怪。」於是農民和商人失掉了本業，農業和貿易都荒廢了，人民在街市的道路上哭泣。因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而犯罪當被處罰的人，從公卿大夫到普通百

姓，不計其數。王莽知道人民爲此而愁苦，就祇發行「小錢值一」和「大錢五十」，這兩種錢幣同時流通，龜、貝、布之類的貨幣暫且停止使用。

【原文】莽性躁擾^①。不能毋爲^②。每有所興造^③。必欲依古得經文^④。義和置命士^⑤。督五均六幹^⑥。郡有數人。皆用富賈。乘傳^⑦求利。交錯^⑧天下。因與郡縣通奸^⑨。多張空簿^⑩。府藏不實。百姓愈病^⑪。莽每一幹。爲設科條防禁^⑫。犯者辜至死。奸吏猾民并侵^⑬。衆庶各不安生^⑭。每壹易錢^⑮。民用破業^⑯。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⑰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計^⑱。乃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没入^⑲爲官奴婢。吏及比伍^⑳。知而不舉告與同罪。非沮寶貨民。罰作^㉑一歲。吏免官。犯者俞衆。及五人相坐^㉒。皆没入郡國。檻車鐵鐐^㉓。傳送^㉔長安鐘官^㉕。愁苦死者十六七。

【注釋】①擾：同「躁」。躁擾，急躁好動。②毋爲：《漢書·食貨志下》原文作「無爲」。③興造：創建；建立。④依古得經文：謂王莽托古改制，附會經文。⑤義和置命士：義和，王莽將大司農改名義和。命士，漢王莽時代指俸祿五百石之士。⑥五均六幹：五均，西漢末王莽新朝依托《周禮》古五均說，置五均官，統管「五均賒貸」之事。所謂五均，指均市價以利四民和官府；所謂賒貸，是

由官府對百姓發放的官營貸款業務。六幹，亦作「六管」或「六筭」，是西漢末年王莽為增加稅收所實行的財政經濟政策。即酒、鹽、鐵專賣，鑄錢、收山澤稅和五均賒貸這六項經濟管制措施。⑦乘傳：乘坐驛車。傳，驛站的馬車。⑧交錯：形容往來不斷。⑨通奸：互相勾結做壞事。⑩多張空簿：張，張設、陳設。空簿，假賬。⑪病：貧困。⑫科條防禁：科條，條例法規。防禁，謂以防犯禁。⑬奸吏猾民并侵：奸吏，枉法營私的官吏。猾民，刁滑狡詐的人。侵，欺凌、逼迫。⑭衆庶各不安生：百姓得不到安定的生活。衆庶，衆民、百姓。安生，生活安定。⑮易錢：更改錢幣，指改變幣制。⑯破業：猶破產。⑰非沮：非議，詆毀。⑱不可勝計：《漢書·食貨志下》原文作「不可勝行」。⑲没入：謂沒收財物、人口等入官。⑳比伍：古代居民的基層編制，引申指鄉里。㉑罰作：漢代刑罰之一。處輕罪犯以一年苦役。㉒相坐：謂一人有罪，連坐他人。㉓檻車鐵鎖：檻車，即囚車，用柵欄封閉的車，用於囚禁犯人。鎖，古同「鎖」，音索。㉔傳送：傳遞解送，傳遞輸送。㉕鐘官：漢代水衡都尉的屬官。主掌鑄錢。

【譯文】王莽性情急躁好動，不能無為而治，每當有所創建時，必定要依據古制，附會經文。羲和之下設置命士來監督五均六幹，每郡設有很多命士，都是用富商擔任。他們乘坐驛車來謀求利益，在天下各處往來不斷。於是他們和郡縣官府勾結為奸，大多都設立假賬，府庫貯藏的統計數量與實際不相符，百姓更加貧困。王莽每施行一「幹」，

都要設立條例法規以防止人們犯禁，犯禁者甚至會被處死。奸詐的官員和狡猾之人共同欺凌百姓，人民生活不得安寧。每改換一次幣制，人民就會因此破產，且犯法的人很多。王莽對私自鑄錢的人處以死刑，將詆毀寶貨的人流放到邊遠之地，犯罪的人很多，不計其數。於是王莽就更改減輕了法令：私自鑄造泉布（錢幣）的人，將和妻子兒女一起被沒入官府做奴婢；官吏和他的鄰里，如果知情而不告發，將和此人同罪；非議、詆毀寶貨的，平民則罰做一年苦役，官員則免去官職。但犯法的人更多了，甚至有五家比鄰受株連都被沒入官府（為奴）的，各郡國用囚車鐵鎖，將犯人遞解到長安的鐘官處服役，因愁苦而死去的人占到了十分之六七。

【原文】匈奴侵寇^①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猪突豨勇^②。猪性觸突人。故取以喻。壹切稅吏民。訾^③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已下。至郡縣黃綬吏^④。皆保養軍馬。吏盡。復以與民^⑤。民搖手觸禁^⑥。不得耕桑。徭役煩劇。而枯旱蝗蟲相因^⑦。又用制作未定^⑧。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斂。貨賂上流^⑨。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⑩莽禁。侵刻^⑪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賊。依阻^⑫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⑬之。浸淫^⑭日廣。於是青。徐。荆。楚之地^⑮。往往萬數。戰鬪死亡。緣邊四夷。所繫虜^⑯。陷罪。飢疫^⑰人相食。

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自發猪突豨勇。後四年^⑮。而漢兵誅莽。

【注釋】①侵寇：侵犯，入寇。②猪突豨勇：指拼命向前衝不怕死的人。豨，同「豨」，野猪。③壹切稅吏民訾：向所有官員和百姓統一徵收財產稅。訾，通「資」，錢財。④黃綬吏：指官俸在六百石以下、二百石以上的官員，此級官吏為銅印黃綬。《漢書·百官公卿表》：「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光祿大夫無。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無。其僕射、御史治書尚符璽者，有印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⑤吏盡復以與民：謂官吏完不成（養馬）任務，又轉令百姓承擔。顏師古注：「轉令百姓養之。」⑥搖手觸禁：謂法令煩苛，動輒得咎。⑦相因：相襲，相承。⑧用制作未定：用，猶言以。制作，指禮樂等方面的典章制度。⑨貨賂上流：貨賂，猶賄賂。上流，指有權勢的社會集團。⑩旁緣：依仗，憑藉。顏師古注：「旁，依也。」⑪侵刻：侵害，剝奪。⑫依阻：憑藉，仗恃。⑬覆蔽：隱瞞。⑭浸淫：逐漸蔓延、擴展。⑮青、徐、荊楚之地：即青州（治臨淄）、徐州（治剡縣）、荊州（治漢壽）。均在漢武帝所置十三州刺史部之列。荊楚，荊為楚之舊號，略當古荊州地區，在今湖北湖南一帶。⑯繫虜：擄獲，俘獲。⑰飢疫：飢餓無糧并患疫病。⑱自發猪突豨勇後四年：指地皇四年（公元二十三年）。

【譯文】匈奴侵犯得很厲害，王莽大量召集天下的囚犯和奴隸，稱他們為「猪突豨

勇」；統一向官員和人民徵收財產稅，比例為三十分之一。又命令公卿以下直到郡縣的黃綬吏，都來承擔飼養軍馬的任務，官吏完不成任務，又都轉給人民來承擔。百姓稍有不慎就會觸犯禁令，不能耕田蠶桑，徭役又很繁重，而旱災和蝗災接連而來。又因為制度尚未確定，上自公侯，下到普通官員，都得不到俸祿，於是就在私下里徵收賦稅，賄賂有權勢的人，許多案件久拖不決。官員以苛刻殘暴來樹立威嚴，依仗著王莽的禁令，肆意侵害、盤剝百姓。富人不能保護自己，貧窮的人無法生存，於是便群起而做盜賊，憑藉山野險要之地，官吏不能擒拿他們就隱瞞了實情，以致這種情況蔓延發展日甚一日，於是青州、徐州、荊楚這些地方，常常有上萬人的賊匪。因戰爭死亡，被邊境少數民族所俘虜，違法犯罪，飢餓和瘟疫，以及人吃人等種種原因，還沒等王莽被誅滅，而天下戶口就減少了一半。自徵發「猪突豨勇」後的第四年，漢兵就誅殺了王莽。

【原文】昔仲尼沒而微言絕^①。隱微不顯之言。七十子喪而大義乖^②。戰國從橫^③。真僞分爭。諸子^④之言。紛然殽亂^⑤。至秦患之。乃焚滅文章。以愚黔首^⑥。漢興。改秦之敗^⑦。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⑧。置寫書^⑨之官。書必同文^⑩。不知則闕。問諸故老^⑪。至於衰世。是非亡正。人用其私^⑫。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⑬。玩^⑭經文而已。是故用日約^⑮少而蓄德^⑯多。三十而

五經^{①⑦}立也。後世經傳^{①⑧}既已乖離^{①⑨}。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②⑩}之義。而務碎義^{②⑪}逃難。便辭^{②②}巧說。破壞形體^{②③}。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②④}。後進彌以馳逐^{②⑤}。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以安其所習。毀^{②⑥}所不見。終以自蔽^{②⑦}。此學者之患也。

【注釋】①仲尼沒而微言絕：孔子去世後，精深微妙之言就斷絕了。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時期魯國陬邑昌平鄉（今曲阜市南辛鎮）人。我國古代最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之一。儒家學派創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相傳曾修《詩》《書》，訂《禮》《樂》，序《周易》，作《春秋》。有弟子三千，賢弟子七十二人。微言，精深微妙的言辭。②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七十二賢弟子死後，經典要義的解釋也就出現了分歧。七十子，同「七十二子」，舉其成數，故言七十。大義，舊指有關《詩》《書》《禮》《樂》諸經的要義。乖，差異，不同。③從橫：亦作「從衡」。擾攘，紛亂。④諸子：指先秦至漢初的各派學者。⑤般亂：混亂，混淆。⑥黔首：古代稱平民、老百姓。《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更民名曰黔首。」⑦敗：過失，弊病。⑧建藏書之策：顏師古注引如淳曰：「劉歆《七略》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⑨寫書：抄寫書籍。⑩同文：同用一種文字。⑪故老：年高而見識多的人。⑫人用其私：顏師古注：「各任私意而為字。」⑬大體：重要的義理。⑭玩：反覆體會。⑮約：少，省減，簡約。⑯蓄德：《漢書·藝文志》原文作「畜德」，修積德行。語本《易·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

往行，以畜其德。」^{①⑦}五經：五部儒家經典，即《詩》《書》《易》《禮》《春秋》。其稱始於漢武帝建元五年。其中，《禮》，漢時指《儀禮》，後世指《禮記》；《春秋》，後世并《左傳》而言。

^{①⑧}經傳：儒家典籍經與傳的統稱。傳是闡釋經文的著作。^{①⑨}乖離：背離。^{②⑩}多聞闕疑：雖然見多識廣，有不懂之處，還應存有疑問。指謙虛謹慎地治學態度。語出《論語·為政》：「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闕疑，有疑問的地方要保留。顏師古注：「言為學之道，務在多聞，疑則闕之，慎於言語，則少過也，故志引之。」^{②⑪}碎義：支離破碎的解說。^{②⑫}便辭：猶言花言巧語。^{②⑬}破壞形體：顏師古注：「苟為僻碎之義，以避它人之攻難者，故為便辭巧說，以析破文字之形體也。」^{②⑭}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顏師古注：「言其煩妄也。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日若稽古』三萬言。」^{②⑮}後進彌以馳逐：後進，後輩，亦指學識或資歷較淺的人。彌，益、更加。馳逐，指追隨、效法。^{②⑯}毀：毀謗，詆毀。^{②⑰}自蔽：自行掩蔽。謂為自己的成見所困，無視客觀實際。

【譯文】從前，孔子去世後，精深微妙之言就斷絕了；七十二賢弟子去世後，經典要義的解釋也就出現了分歧。戰國時代諸說紛亂，各家以己為真，斥他為偽，彼此爭執不休，諸子之說紛雜混亂。到秦始皇時對此感到憂患，於是就燒毀文章典籍，以此來愚昧百姓。漢朝興起後，改變了秦朝的弊政，大量搜集文獻書籍，廣泛開通進獻書籍的途

徑，創立收藏圖書的機構，設置抄寫書籍的官員。書寫必定是用統一的文字，不知道的字就空缺出來，向年高識廣的人請教。到了世道衰敗之時，是非沒有正確的標準，人們就憑著自己的意思任意用字了。古代的學者一面耕作勞動，一面修養自己的品德學問，三年通曉一部經，一般是掌握其中的要義，反覆體會經文罷了。所以花費的時間少而蓄養的德行却多，到三十歲就能通達五經了。後世的經和傳已經相背離，那些所謂博學之人又不體會（孔子所說的）「多聞闕疑」的道理，而專門致力於支離破碎的解說，以逃避問難，不惜花言巧語，巧爲立說，甚至任意析破文字的形體以飾己說，解釋五個字的文句竟能達到二三萬字。後來的學人更是爭相效法，所以往往從幼童時就抱守一部經，而到頭髮白了纔能立言講說，並因此滿足於自己的所學，詆毀自己所未見過的觀點，最終却是自己蒙蔽了自己，這就是求學之人的弊病啊。

【原文】儒家者流^①。蓋出於司徒^②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③於六經之中。留意^④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⑤。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⑥又隨時抑揚^⑦。違離道本^⑧。苟以嘩衆取寵^⑨。後進循^⑩之。是以五經乖析^⑪。儒學寢衰^⑫。此辟儒^⑬之患也。

【注釋】①儒家者流：儒家，作為華夏固有價值系統表現的儒家，并非通常意義上的學術或學派。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是在總結、概括和繼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親親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所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崇尚「禮樂」和「仁義」，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張「德治」「仁政」，重視倫理關係。西漢以後，逐漸成為我國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學派。者流，猶言這個流派。②司徒：官名。相傳少昊始置，唐虞因之。周時為六卿之一，曰地官大司徒。掌管國家的土地和人民的教化。③游文：潛心文字。④留意：關心，注意。⑤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顏師古注：「祖，始也。述，修也。憲，法也。章，明也。宗，尊也。言以堯舜為本始而尊修之，以文王、武王為明法，又師尊仲尼之道。」⑥辟者：指儒家學派中曲解學說，為己所用的人。辟，偏，偏執。⑦抑揚：浮沉，進退。⑧道本：儒家思想與主張的根本。⑨嘩眾取寵：用浮誇的言行使眾人興奮激動，博取眾人的稱贊和支持。嘩，顏師古注：「嘩，諠也。寵，尊也。」⑩循：遵守，依照沿襲。⑪乖析：支離破碎。⑫寢衰：逐漸衰減。寢，通「寢」，逐漸。⑬辟儒：陋儒。

【譯文】儒家這個流派，大概起源於掌管教化的司徒之官，是輔助君主理順陰陽、闡明禮樂教化之人。他們潛心文字於六經之中，注重於仁義之間，遵循堯舜之道為本始，效法文王、武王的制度，尊孔子為宗師，來顯明儒家言論的重要，以儒家之「道」為最高。然而迷惑的人已經喪失了經典中的精微之意，而偏執的人又隨著時俗的需要而進

退，背離了儒家思想的根本，隨使用浮誇的言行來博取衆人的稱贊。後來的學人沿襲了此種做法，結果使得五經的義理支離破碎，儒家的學說逐漸衰微，這是陋儒所造成的禍患。

【原文】道家^①者流。蓋出於史官^②。歷紀^③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秉要執本^④。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⑤南面^⑥者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⑦。易之謙^⑧。一謙而四益^⑨。此其所長也。及放者^⑩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弃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注釋】①道家：中國古代哲學主要學派之一。該派以道爲世界的本源，故名。道家產生於春秋後期，爲諸子百家之一，最初被稱爲道德家（見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漢書·藝文志》始稱道家。道家創始人爲老子，主要的代表人物還有關尹、莊子、彭蒙、田駢等。老子和莊子一脈相承，形成了道家内部的老莊學派，其主要著作有《老子》《莊子》等。②史官：主管文書、典籍，并負責修撰前代史書和搜集記錄當代史料的官員。③歷紀：一一記錄之意。歷，依照次序。「紀」通「記」。④秉要執本：掌握要旨和根本。⑤君人：爲人之君，統治人民。⑥南面：古代以坐北朝南爲尊位，故帝王諸侯見群臣，或卿大夫見僚屬，皆面向南而坐，因用以指居帝王或諸侯、卿大夫之位。⑦堯之克

讓：克讓，指能謙讓。顏師古注：「虞書堯典稱堯之德曰『允恭克讓』，言其信恭能讓也，故志引之云。」⑧嗛嗛：謙遜貌。顏師古注：「嗛字與謙同。」⑨一謙而四益：謙虛能使人得到好些益處。語出《周易·謙卦》：「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⑩放者：放任的人。

【譯文】道家這個流派大概是起源於記錄歷史的官員，依次記錄了古今國家成敗、存亡和禍福的道理，懂得掌握要旨和根本，自己守著清淨虛無，保持卑微柔弱。這是統治人民、面南稱王者治國的方法，符合於堯帝的克己謙讓和《易經》所提倡的謙遜隱忍。做到一個「謙」字，可以得到四種益處，這是道家的長處。等到放任不羈的人來學習道家學說，則想要斷絕、去除禮學，並且捨棄仁義，認為祇憑清淨無為就可以治理天下了。

【原文】陰陽家①者流。蓋出於羲和②之官。敬順昊天③。歷象④日月星辰。敬授民時⑤。此其所長也。及拘者⑥為之。則牽於禁忌⑦。泥於小數⑧。捨人事而任鬼神⑨。

【注釋】①陰陽家：中國古代哲學派別。以陰陽、五行說為中心思想，故名。其代表人物亦稱陰陽家、五行家。據說是由古代天文學家和占星家轉化而來。戰國時，陰陽五行學說盛極一時，《禮記·月令》《呂氏春秋·十二紀》等以陰陽五行理論說明四季的變化，以鄒衍為代表的一派則用陰陽五行說解釋王朝的更替。陰陽家著作多佚失，所存者僅見於諸子著作。②義和：義氏和和氏的并稱。傳說堯曾命義仲、義叔、和仲、和叔兩對兄弟分駐四方，以觀天象，并制曆法。③昊天：蒼天。④歷象：亦作「歷象」。推算觀測天體的運行。⑤敬授民時：亦作「敬授人時」。謂將曆法付予百姓，使知時令變化，不誤農時。⑥拘者：拘泥且固執不通的人。指陰陽家學派中有迷信思想的人。⑦牽於禁忌：被（吉凶等）忌諱的事物所牽制。⑧泥於小數：泥，拘執、不變通。小數，術數，泛指陰陽卜筮、鬼神仙道、祈禳厭勝之類。⑨捨人事而任鬼神：捨棄了人為的努力，而聽任鬼神的擺布。人事，人之所為、人力所能及的事。任，聽憑、任憑。

【譯文】陰陽家這個流派，大概是起源於掌管天文曆法的義和之官。恭敬地順承上天之意，觀測日月星辰的運行，謹慎地將曆法付予百姓，使知時令變化，不誤農時，這是他們的長處。等到拘泥的人來使用（陰陽曆法），則被（吉凶等）忌諱的事物所牽制，拘執於占卜問卦的術數，捨棄了人為的努力而聽任鬼神的擺布。

【原文】法家^①者流。蓋出於理官^②。信賞必罰^③。以輔禮制^④。此其所長也。及刻者^⑤爲之。則無（無舊作云。改之）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⑥。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⑦。

【注釋】①法家：戰國時期以法治爲思想核心的重要學派。其思想先驅可追溯到春秋時的管仲、子產，實際創始者是戰國前期的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戰國末期的韓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法家的代表著作有《商君書》和《韓非子》。法家內部雖有觀點不同，但都主張以「法治國。齊國法家主張法禮并重，先德後刑、因道生法；秦晉兩國的法家則主張嚴刑峻法，反對禮義說教，專重於法、術、勢，獎勵耕戰，富國強兵，力并天下。一般說來，商鞅重「法」，申不害重「術」，慎到重「勢」，韓非則將法、術、勢糅合爲一，吸收道家思想，將法治理論系統化。法家學派的法治理論逐漸成爲秦王朝的統治思想。西漢後，法家思想被儒家吸收，并入德刑并用的理論體系中，獨立的法家學派逐漸消失。②理官：治獄之官。③信賞必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賞罰嚴明。④禮制：禮儀制度；國家規定的禮法。⑤刻者：刻薄寡恩的人。指法家學派中不主張施仁政的人。⑥致治：使國家在政治上安定清平。⑦薄厚：對所應厚者刻薄之意。顏師古注：「薄厚者，變厚爲薄。」

【譯文】法家這個流派，大概起源於審理獄訟之官。有功必賞，有罪必罰，賞罰嚴明，以此輔助禮制，這是他們的長處。等到刻薄寡恩者來執法，則不講教化，拋棄仁愛，專門任用刑法，却希望以此而能使國家安定清平，以至於殘害至親，傷害恩義，對應該親厚的人反而刻薄了。

【原文】名家^①者流。蓋出於禮官^②。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③。孔子曰。必也正名乎^④。此其所長也。及警者^⑤爲之。則苟鈎鈇析亂^⑥而已。

【注釋】①名家：中國古代哲學學派之一。名家以思惟的形式、規律和名實關係爲研究物件，其代表人物有尹文、惠施、公孫龍、後期墨家等。他們的觀點有很大差異，其中主要的派別有「合同异」派和「離堅白」派。這些觀點在中國古代邏輯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②禮官：掌禮儀教化之官。③禮亦異數：禮節等級亦有差別。數，等級。④「孔子曰」一句：語出《論語·子路》。顏師古注：「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欲爲政，必先正其名。」⑤警者：攻擊別人短處之人。指名家學派中喜歡吹毛求疵的人。顏師古注引晉灼曰：「警，訐也。」警，音叫。⑥鈎鈇析亂：鈎取詭怪的道理而破壞名實，分析得貌似嚴密而實際上支離破碎而混淆名實。顏師古注：「鈇，破也。音普革反，又音普狄反。」鈎鈇，探索分析。鈇，音姑。

【譯文】名家這個流派，大概起源於掌管禮儀教化之官。古代名分地位不同，禮節等級亦有差別。孔子說：「必定先要端正名分啊。」這是他們的長處。等到愛挑剔的人來實行，則祇會勉強找些艱深晦澀的道理，分析得支離破碎，混殺名實而已。

【原文】墨家^①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②。茅屋采椽^③。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④。是以兼愛^⑤。選士大射^⑥。是以上賢^⑦。宗祀嚴父^⑧。是以右鬼^⑨。右鬼。謂信鬼神。親鬼而右之。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⑩。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也。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⑪。言皆同可以治。此其所長也。及蔽者^⑫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樂。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注釋】①墨家：中國古代主要哲學派別之一。約產生於戰國時期。該派創始人爲墨翟，故名。墨家學派有前後期之分，前期思想主要涉及社會政治、倫理及認識論問題；後期墨家在邏輯學方面有重要貢獻。前期墨家在戰國初即有很大影響，與儒家并稱顯學。它的社會倫理思想以兼愛爲核心，提倡「兼以易別」，反對儒家所強調的社會等級觀念。它提出「兼相愛，交相利」，以尚賢、尚同、節用、節葬作爲治國方法。它還反對當時的兼并戰爭，提出非攻的主張。它主張非命、天志、明鬼，一方面否定天命，同時又承認鬼神的存在。墨家的主要思想會集在《墨子》一書中。墨家在西漢之後

基本消失。②清廟之守：掌管宗廟祭祀的官員。清廟謂肅然清靜之宗廟。「守」疑爲「官」之誤。③茅屋采椽：茅屋，用茅草蓋的房屋。《左傳·桓公二年》：「清廟茅屋。」杜預注：「以茅飾屋，著儉也。」采椽，櫟木或柞木椽子，言儉樸。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云：「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④三老五更：古代設三老五更之位，天子以父兄之禮養之。《禮記·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大學。」鄭玄注：「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孔穎達疏：「三德謂正直、剛、柔。五事謂貌、言、視、聽、思也。」顏師古注引李奇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⑤兼愛：針對儒家「愛有等差」的說法，墨家主張愛無差別等級，不分厚薄親疏。《墨子》中有《兼愛》三篇，闡述其主張。⑥選士大射：選士，周代選拔人才的一種制度，錄取鄉人中德業有成者。大射，爲祭祀擇士而舉行的射禮。⑦上賢：推崇有德才的人。上，通「尚」。《墨子》中有《尚賢》三篇闡述其觀點。⑧宗祀嚴父：宗祀，謂對祖宗的祭祀。嚴父，尊敬父親。⑨右鬼：謂信鬼神，即尊尚鬼神。右，尊崇、崇尚。《淮南子·泛論訓》：「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高誘注：「右，猶尊也。」《墨子·明鬼篇》云：「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菟位。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⑩非命：不相信命運，主張人爲。《墨子》有《非命篇》，強調事在人爲，反對宿命論。⑪上同：即尚同，謂

在「尚賢」的基礎上，推選賢者仁人，主張地位居下者逐層服從居上者，如家君服從國君、國君服從天子，從而達到「一同天下之義」的治世。《墨子·尚同中》：「〔里長〕率其里之萬民，以尚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尚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墨子·尚同中》：「〔鄉長〕有率其鄉萬民，以尚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⑫蔽者：蔽，昏瞶、不明是非。指墨家學派中片面強調「兼愛」的人。

【譯文】墨家這一流派，大概是起源於管理宗廟的官員。居住在用櫟木作椽子的茅屋，所以他們崇尚節儉；以父兄之禮奉養「三老」和「五更」，所以他們兼愛衆人；選拔賢士，舉行射禮，所以他們推崇有才德的人；宗廟祭祀，尊敬父輩，所以他們尊崇鬼神；順應四季的規律而行事，所以他們不相信宿命；以孝道來昭示天下，所以他們主張上下同於義而治天下。這些是他們的長處。等到不明事理的人來實行（墨家學說），祇看到節儉的利益，於是就反對禮樂教化，推崇兼愛的思想，而不知道區別親疏的關係。

【原文】從橫家^①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②。孔子曰。使乎使乎^③。言當權事制宜^④。受命而不受辭^⑤。此其所長也。及邪人^⑥爲之。則上詐譖^⑦而弃其信。

【注釋】①從橫家：即縱橫家，戰國時專以縱橫捭闔之策游說諸侯，從事政治、外交活動的謀士。

列為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蘇秦、張儀等。戰國時南與北合為縱，西與東連為橫，蘇秦力主燕、趙、韓、魏、齊、楚合縱以拒秦，張儀則力破合縱，連橫六國分別事秦，縱橫家由此得名。

他們的活動對於戰國時政治、軍事格局的變化有重要的影響。《戰國策》對其活動有大量記載。②行

人之官：掌管朝覲聘問的官。《周禮·秋官》有行人。春秋、戰國時各國都有設置。漢代大鴻臚

屬官有行人，後改稱大行令。③使乎使乎：本為贊嘆使者之語，後以「使乎」代稱使者。語出《論

語·憲問》：「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

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朱熹注：「夫子，指伯玉也……使者之言愈自卑

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

④權時制宜：斟酌形勢隨機應變。⑤受命不受辭：祇接受上級布置的任務，而如何完成則不受上級指

令的約束。⑥邪人：邪曲不正的人。指縱橫家中搞欺騙謀私利的人。⑦上詐諛：崇尚欺詐。「上」通

「尚」，崇尚。詐諛，欺詐、弄虛作假。諛，音宣。

【譯文】縱橫家這一流派，大概起源於掌管朝聘的官員。孔子說：「好使者啊！好使者啊！」說的是使者應當審時度勢，隨機應變，祇接受上級布置的任務，至於如何完成則不受上級指令的約束（辭令不能事先擬定，要靠臨時應對）。這是他們的長處。等到邪曲

的人來行事，就崇尚欺詐而抛弃信義了。

【原文】雜家^①者流。蓋出於議官^②。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③。見王治之無不貫^④。此其所長也。及蕩者^⑤爲之。則漫羨^⑥而無所歸心。

【注釋】①雜家：戰國末至漢初的哲學學派。以博采各家之說見長，以「兼儒墨，合名法」爲特點，「於百家之道無不貫通」。《漢書·藝文志》將其列爲「九流」之一。雜家的出現是統一的封建國家建立過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結果。雜家著作以秦代《呂氏春秋》西漢《淮南子》爲代表，分別爲秦相呂不韋和漢淮南王劉安召集門客所集，對諸子百家兼收并蓄，但略顯龐雜。又因雜家著作含有道家思想，故有人認爲雜家實爲新道家學派。②議官：言官；諫官。③知國體之有此：顏師古注：「治國之體，亦當有此雜家之說。」國體，國家的典章制度；治國之法。④見王治之無不貫：顏師古注：「王者之治，於百家之道無不貫綜。」⑤蕩者：蕩，放縱。指雜家學派中貌似知識全面，實際上浮華不實的人。⑥漫羨：散漫。顏師古注：「漫，放也。」

【譯文】雜家這一流派，大概是起源於諫官。他們兼知儒家和墨家的學說，綜合名家和法家的理論，懂得治理國家應當有此雜家一派，明瞭王者之治應對各家的學說無不貫通，這是他們的長處。等到浮泛放縱之輩來實行雜家學說的時候，就會流於龐雜、散漫

而使人心中没有歸宿。

【原文】農家^①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②。播百穀^③。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孔子曰。所重民食^④。此其所長也。及鄙者^⑤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⑥。欲使君臣并耕。諄^⑦上下之序。

【注釋】^①農家：戰國時注重農業生產的一個學派。諸子百家之一。著錄有農家著作《神農》《楮勝之書》等，已佚。《孟子·滕文公上》載有農家許行的言辭，說許行「爲神農之言」，主張君主「與民并耕而食，饗飧而治」。表達了小農業生產者的觀點。此外，《管子·地員》《呂氏春秋》中《上農》《任地》等篇，也是研究先秦農家的重要資料。^②農稷之官：管理農業的官員。周朝的始祖弃在堯時做稷官，號曰「后稷」。^③百穀：穀類的總稱。百，舉成數而言，謂衆多。^④所重民食：語出《論語·堯曰》：「曰……所重：民、食、喪、祭。」顏師古注：「論語載孔子稱殷湯伐桀告天辭也。言爲君之道，所重者在人之食。」^⑤鄙者：鄙野的人。指農家學派中主張統治者親自參加農業勞動，自耕自食的人。^⑥無所事聖王：沒有必要侍奉聖明的君主。顏師古注：「言不須聖王，天下自治。」^⑦諄：違背，乖謬。顏師古注：「諄，亂也。」

【譯文】農家這一流派，大概起源於管理農業的官員。（他們）播種百穀，鼓勵農耕和蠶桑，以此來滿足人們的衣食之需。所以孔子說：「爲君之道所重視的是百姓的吃飯問題。」這是他們的長處。等到鄙野的人在宣揚農家的主張時，則認爲沒有必要侍奉聖明的君主（天下自然會治理好），想要讓君王和臣民一同耕作，違背了上下尊卑的秩序。

群書治要卷十五

漢書（三）

【題解】本卷節選自《漢書》「傳」的部分（《漢書》卷三十四至卷四十二），共收錄了西漢王侯將相十三人，依次是韓信、黥布、劉向、季布、欒布、蕭何、曹參、張良、陳平、周勃（其子周亞夫）、樊噲、周昌、申屠嘉。韓信作為漢初三杰之一，起初懷才不遇，幸得蕭何舉薦，得任大將，自此之後，在楚漢相爭中，他忠於漢王，率軍征戰，所向披靡，兵鋒所指，攻無不克。然雖功高無二，却又不忍背漢，天下初定，因見疑而被囚，後貶為淮陰侯，實令人嘆惜。黥布為漢初異姓王之一，因見韓信、彭越被誅，遂起兵謀反，蓋因此三王皆「同功一體」之人，不能不生「兔死狐悲」之感。劉向為楚元王劉交的玄孫，約生活在西漢中後期，文中節選了他三篇奏章的內容。元帝時，劉向上《條災異封事》，文中引經據典，或用以頌古代聖王之德，或藉以譏奸邪之小人，證明災異與人事之關聯；成帝時，針對成帝建延陵未果而徙建昌陵之事，上《諫營昌陵疏》指出其勞民傷財之害，引用大量案例加以對比論述，勸諫成帝應效法古聖先王，實行薄葬；又成帝時，王氏外戚已權傾朝野，勢力之大，令作為劉氏宗族的劉向頗感擔

憂，遂上封事極力陳述其中利害，可惜成帝却未能改變這種局面，故使王莽最終代漢自立。三篇奏疏，言辭懇切，論理清晰，其愛主之情、殷勤之意，於此可見一斑。季布賢能，因曾效力於項羽，為劉邦所緝拿，然劉邦一經勸諫，便盡捨前非，實屬難得。至孝文時，季布被召至京師，忽又令去，遂諫文帝不可「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欒布本為彭越部下，彭越死，布仍奏事彭越頭下，心中唯存忠烈之義，全然不顧自我之難，可謂千古義臣。蕭何為劉邦左膀右臂，坐鎮關中，鞏固後方，論功行賞，功為第一，然因小事，為民請願，却遭牢獄之苦，可知為臣之不易。曹參治齊，尊黃老之術，人稱賢相，至繼蕭何而為相國，一遵前制，無為而治，有「蕭規曹隨」之稱。張良為劉邦重要謀士，在破秦之初，能深謀遠慮，對劉邦陳述利弊，勸其莫貪眼前享受。陳平輾轉多處，終投漢王，却因被人讒毀，遭漢王懷疑，幸而劉邦有知人之明，終使陳平為己所用。周勃質樸少文，有著平定諸呂之亂之功，又遇文帝之明，尚遭誣陷而囚於牢獄，備受獄吏之委屈，令人感嘆。周勃之子周亞夫治軍嚴明，有其父之風，文帝勞軍細柳營，稱嘆良久。樊噲雖為猛將，然其憂主之心，猶如赤子。周昌耿直，敢於直諫，劉邦甚畏之，其口雖不善言說，然忠正之心一發，太子之事遂定。申屠嘉身為丞相，公正無私，義正言辭，與鄧通謝罪時的惶恐狼狽形成了鮮明對比。他們的言行事功，均可作為後世君臣的從政龜鑒。

傳

【原文】韓信^①。淮陰^②人也。家貧無行^③。不得推擇^④爲吏。常從人^⑤寄食^⑥。從項羽爲郎中^⑦。數以策干項羽。弗用。亡楚歸漢。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⑧語。何奇之。至南鄭^⑨。諸將亡者十數人^⑩。信度何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

【注釋】①韓信（？——公元前一九六年）：淮陰（今屬江蘇）人，西漢開國名將，著名軍事家，漢初三杰之一。始投項梁，繼隨項羽，後從劉邦。漢王元年（公元前二〇六年），經蕭何力荐，始爲大將，協助劉邦制定了還定三秦以奪天下的方略。楚漢戰爭期間，韓信率兵開闢北方戰場，擒魏、破代、滅趙、降燕、伐齊，於濰水之戰中，將齊、楚聯軍各個擊滅。漢四年二月，封齊王。參與指揮垓下（今安徽靈璧南）決戰，擊滅楚軍。項羽亡後，劉邦即奪其兵權，徙爲楚王，繼又黜爲淮陰侯。呂后知劉邦疑忌韓信，乃與蕭何定計，於漢十一年正月誘韓信至長樂宮，以謀反罪名殺之。②淮陰：縣名。秦始置，屬泗水郡，治所在今江蘇省淮安市。③無行：沒有善行，品行不端。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④推擇：推舉選拔。⑤從人：指投靠他人。⑥寄食：依附別人生活。⑦郎中：官名，始於戰國，秦漢沿置。掌管門戶、車騎等事，內充侍衛，外從作戰。⑧蕭何：泗水郡沛人。漢朝初年

相國，著名政治家，漢初三杰之一。輔佐劉邦建立漢朝。謚號「文終侯」。⑨南鄭：縣名。秦始皇置，位於今陝西省漢中市西南部。⑩亡者十數人：亡，逃跑。《漢書·韓信傳》原文作「亡者數十人」。周壽昌曰：「至南鄭，為高祖元年夏四月，時沛公為漢王，都南鄭，諸將士卒皆思東歸，故多道亡。」

【譯文】韓信，淮陰人，家中貧困，自身也沒有突出的品行，因而沒能被推舉做官，經常投靠他人，依附別人生活。後來跟隨項羽做了郎中。韓信多次向項羽進獻計策，都沒有被採用，於是便逃離楚軍，歸投了漢王，但漢王并未重視他。韓信多次和蕭何交談，蕭何很賞識他。漢軍到達南鄭時，逃跑的將領有十多人。韓信考慮到蕭何已數次向漢王推薦過自己，而漢王還是不重用我，於是也就逃走了。蕭何聽說韓信逃走了，來不及向漢王報告，就親自去追韓信。有人向漢王報告說：「丞相蕭何逃跑了。」漢王聽後很生氣，如同失去了左右手一樣。

【原文】居①一二日。何來謁②。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③亡。何也。曰。臣非敢亡。逃亡者耳。上曰。所追誰。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④。王必欲⑤長王漢中⑥。

無所事^⑦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⑧者。王曰。吾亦欲東耳。何曰。王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⑨。必欲拜之。擇日齋戒^⑩。設壇場。具禮^⑪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注釋】①居：猶經過。②謁：晉見，拜見。③若：你。④國士無雙：謂國中獨一無二的人才。國士，最優秀的人物。⑤必欲：必，連詞，倘若，如果。欲，想要，希望。⑥王漢中：王，統治，稱王。漢中，郡名，戰國時秦惠文王置，治南鄭縣（今陝西漢中市）。因在漢水中游得名。轄境相當今陝西省秦嶺以南，留壩縣、勉縣以東，幹佑河流域以西和湖北省鄖縣、保康縣以西，粉青河、珍珠嶺以北地。⑦事：使用，役使。⑧計事：計議大事。⑨幸甚：表示非常慶幸或幸運。⑩擇日齋戒：擇日，選擇吉利日子。齋戒，古人在祭祀前沐浴更衣、整潔身心，以示虔誠。⑪設壇場具禮：壇場，古代設壇舉行祭祀、繼位、盟會、拜將等大典的場所。具禮，備禮；安排儀式。

【譯文】過了一兩天，蕭何前來晉見，漢王又生氣又歡喜，斥責蕭何說：「你也逃跑，這是爲什麼？」蕭何說：「臣不敢逃跑，祇是去追逃跑的人。」漢王說：「你所追的人是誰？」蕭何說：「韓信。」漢王又罵道：「逃跑的將領有十幾人，你都沒有去

追，說去追韓信，你是在說謊吧。」蕭何說：「那些將領都容易得到，至於像韓信這樣的人才，在全天下也找不出第二個。大王如果希望長期在漢中稱王，那就無須任用韓信了；如果您想要爭奪天下，除了韓信就再沒有可以和您謀劃大事的人了。」漢王說：「我也想向東發展啊。」蕭何說：「大王如果決意向東，能够重用韓信，韓信就會留下；若不能重用韓信，韓信最終還是會逃跑的。」漢王說：「我讓他做將領。」蕭何說：「即使是做將領，韓信也不會留下。」漢王說：「那就讓他做大將。」蕭何說：「太好了！如果要拜韓信為大將，應當選擇吉日，沐浴齋戒，設立壇場，舉行拜將的儀式纔可以。」漢王答應了蕭何的要求。衆將領聽說了此事都很歡喜，每個人都以為自己要當大將了。等到拜將時，纔知道大將竟是韓信，全軍上下都很驚訝。

【原文】信已拜。上坐^①。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②計策。信因問王曰。今東向爭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大王自料勇悍。仁。強^③。孰與^④項王。漢王曰。弗如也。信曰。唯^⑤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為人也。項王意烏猝嗟^⑥。千人皆廢^⑦。言羽一嗟。千人皆廢不收也。然不能任屬^⑧賢將。此特匹夫之勇^⑨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⑩。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⑪。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⑫也。又背義帝約^⑬而以

親愛王。諸侯不平。所過無不殘滅^⑭。多怨百姓^⑮。百姓不附。特劫^⑯於威。強服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

【注釋】①上坐：亦作「上座」，坐於上位。②寡人：古代君主的謙稱。《禮記·曲禮下》：「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孔穎達疏：「寡人者，言己是寡德之人。」③勇悍、仁、強：勇猛凶悍，仁愛強毅。④孰與：比對方怎麼樣，表示疑問語氣，用於比照。⑤唯：應答聲。⑥意烏猝嗟：意烏，怒吼聲。猝嗟，猶叱吒，發怒呼喝。⑦廢：偃伏，即嚇倒之意。⑧任屬：信用托付。⑨匹夫之勇：謂不用智謀，單憑個人的勇氣。⑩姁姁：姁，音許。平和安好貌。顏師古注：「姁姁，和好貌也。」⑪刳：通「玩」，摩挲。⑫婦人之仁：謂施小惠而不識大體。⑬背義帝約：義帝，即楚懷王熊心。《漢書·高帝紀》記載：「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⑭殘滅：殘殺毀滅。⑮多怨百姓：多結怨於百姓。⑯劫：威逼，脅迫。

【譯文】韓信已經被拜爲大將，就座於上位。漢王說：「丞相多次向我提起過將軍，將軍有什麼計策可以教導我嗎？」韓信於是問漢王，說：「如今向東去能與大王爭奪天下的，難道不正是項王嗎？」漢王說：「是的。」「大王您自己估量，在勇猛凶悍、仁義強毅這些方面，您跟項王相比如何？」漢王說：「我不如項王。」韓信說：「是的，

我也認為這些方面大王您不如項王。然而臣曾經在項王手下任事，請允許我談談項王的為人。項王厲聲怒吼，千人之衆都嚇得不敢動彈，然而他却不能任用賢明的將領，這祇是匹夫的血氣之勇罷了；項王待人恭敬謹慎，言語溫和，如果有人得了病，項王會同情落淚，並把自己的飲食分給他；等到有人立了戰功應加封授爵時，他却把刻好的印信拿在手裏摩挲把玩，捨不得給人，這祇是所謂的婦人之仁。項王又違背了與義帝的盟約，把自己親近喜愛的人分封在關中爲王，諸侯爲此都憤憤不平。項王軍隊所經過的地方，沒有不遭到殘殺毀滅的，多與百姓結怨，百姓都不願意歸附他，祇是在威勢的逼迫下，勉強服從罷了。項王名義上雖然是霸王，而實際上却失掉了天下人心，所以說他的強大很容易變爲衰弱。」

【原文】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①之士。何不散^②。且大王之入武關^③。秋豪無所害^④。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今失職之蜀^⑤。民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⑥可傳檄而定^⑦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

【注釋】①東歸：指回故鄉。②何不散：劉攽曰：「『何不散』者，言義兵無敵，諸侯之衆亡不離

散而敗也。」③武關：地名，在陝西商南縣西北。楚懷王三十年，秦昭襄王遺書誘楚王，約會於此，執以入秦。公元前二〇七年劉邦由此入秦。④秋豪無所害：指漢軍紀律嚴明，絲毫不侵害人民的利益。秋豪，亦作「秋毫」，鳥獸在秋天新長出來的細毛，喻細微之物。⑤今失職之蜀：失職，失所（謂不得其應處之所）。根據當初諸侯的成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劉邦先入關，當在關中做王，而項羽却改立劉邦為漢王，轄治荒僻的巴蜀、漢中之地，故云。⑥三秦：秦亡以後，項羽三分關中，封秦降將章邯為雍王，秦長史司馬欣為塞王，秦都尉董翳為翟王，三王所占據之地則稱為三秦。⑦傳檄而定：比喻不待出兵，祇要用一紙文書，就可以降服敵方，安定局勢。檄，文體名，古官府用以徵召、曉諭、聲討的文書。

【譯文】「如今大王果真能採用和項王相反的做法，任用天下威武勇猛的將士，有什麼敵人不能被誅滅呢？把天下的城邑分封給有功的臣子，還有誰不會心服？率領正義之師，順從將士們東歸故鄉的心願，又有什麼敵人不會散敗呢？況且大王自入武關以來，軍紀嚴明，對百姓秋毫無犯，廢除了秦朝繁苛的法令，秦地的百姓沒有不盼望大王在關中做王的。如今您失去了應有的封爵而來到蜀地，百姓沒有不為您抱不平的。如今大王若舉兵東進，對於三秦之地，祇要發布一道檄文就可平定了。」於是漢王非常高興，自認為得到韓信太晚了。

【原文】漢王以信爲左丞相^①。擊魏^②。信問酈生^③。魏得無^④用周叔爲大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⑤耳。遂進擊魏。虜豹。定河東^⑥。使人請漢王。願益兵^⑦三萬人。臣請以北舉^⑧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⑨。漢王與兵三萬人。進破代。禽夏說^⑩。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⑪擊趙。

【注釋】①左丞相：官名。秦統一後，以丞相爲百官之長，有時爲兩人擔任，分左右，以右丞相爲上。②魏：魏王魏豹（？——公元前二〇四年），秦末人。原戰國時魏國貴族。陳勝起義時立其兄咎爲魏王。秦將章邯攻魏，咎被迫自殺。他逃亡至楚，向楚懷王借兵數千人，攻下魏地二十餘城，自立爲魏王。項羽大封諸侯，改封西魏王。繼投劉邦，又叛歸項羽。後韓信破魏，被虜至滎陽，爲漢將周苛所殺。③酈生：即酈食其，戰國末年陳留高陽人，好飲酒，桀驁不馴。後投奔劉邦，以計克陳留，封廣野君，常出使各國諸侯。在出使齊國時，被齊王田廣烹殺。④得無：猶言莫非。⑤豎子：對人的鄙稱，猶今言「小子」。⑥河東：黃河流經山西省境，自北而南，故稱山西省境內黃河以東的地區爲「河東」。⑦益兵：增加兵力，增援。⑧舉：攻克，占領。⑨滎陽：滎，音行。縣名，秦置，故城（今鄭州市邙山區古滎鎮）在滎水之北，屬三川郡。⑩進破代，禽夏說：代，指代國。代王陳餘（？——公元前二〇四年），大梁人，秦末魏地名士。陳餘曾聯合齊王田榮，擊敗被項羽封爲常山王的張耳，張耳投漢。陳餘迎代王趙歇復爲趙王，自立爲代王，任部將夏說爲相守代國，自己親自輔佐趙王。

漢王三年（公元前二〇四年），劉邦遣韓信、張耳伐趙，先破代國，活捉夏說，代王陳餘改任成安君，為趙軍統帥。夏說，陳餘的謀士，被陳餘派去勸齊王田榮借兵反張耳，打敗張耳後任代國相國。⑩井陘：陘，音行。今河北省井陘縣，有要隘名井陘口，又稱土門關，秦漢時為軍事要地。

【譯文】漢王任命韓信為左丞相，進攻魏國。韓信問酈食其：「魏國莫非是用周叔為大將嗎？」酈食其說：「是柏直。」韓信說：「一介匹夫罷了。」於是就進軍攻打魏國，俘虜了魏豹，平定了河東一帶。韓信派人請求漢王：「希望能增兵三萬人，臣請求向北攻克燕、趙兩國，再向東進擊齊國，然後向南斷絕楚國的糧道，最後向西與大王會師於滎陽。」漢王於是增兵三萬人給韓信。韓信進擊攻破了代國，生擒了夏說，又率領數萬軍隊，打算東下井陘攻打趙國。

【原文】趙王①。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②。廣武君李左車③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④。虜魏王。禽夏說。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門。其鋒⑤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⑥。士有飢色⑦。樵蘇後爨⑧。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⑨。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⑩。騎不得成列⑪。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⑫臣奇兵⑬三萬人。從間路⑭絕其輜重⑮。足下深溝高壘⑯。勿與戰。彼前不得鬥。退不

得還。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⑮。成安君不聽。信知其不用。大喜。乃引兵遂下井陘口。斬成安君泚水^⑯。禽趙王歇。乃令軍毋斬廣武君。

【注釋】①趙王：即趙歇（？——公元前二〇四年），戰國時趙貴族。公元前二〇八年，被張耳、陳

餘立為趙王。後張耳從項羽入關，封常山王，他被徙為代王。後陳餘擊走張耳，他復為趙王。漢楚戰爭中，陳餘為韓信所敗，被殺，趙歇逃回信都，也被追殺。②井陘口：要隘名，九塞之一，故址在今河北省井陘縣北井陘山上，又縣西有故關，乃井陘西出之口。③李左車：生卒年不詳，柏人（邢台隆堯）人。趙國名將李牧之孫，秦漢之際謀士。秦末，六國并起，李左車輔佐趙王歇，封廣武君。④西河：古稱黃河南北流向的部分（今河套以下至風陵渡一段）為西河。⑤鋒：鋒芒、勢頭。⑥饋糧：運送糧食。餽，通「饋」。⑦飢色：飢餓的形態。⑧樵蘇後爨：樵蘇，砍柴刈草。爨，音纂，燒火煮飯。⑨宿飽：經常飽。⑩方軌：車輛并行。⑪成列：形成隊列；排成行列。⑫假：給予。⑬奇兵：出乎敵人意料而突然襲擊的軍隊。⑭間路：偏僻的、抄近的小路。顏師古注：「間路，微路也。」⑮輜重：指隨軍運載的軍用器械、糧秣等。⑯深溝高壘：謂掘下深的壕溝，築起高的壁壘，用以固守。⑰麾下：對將帥的敬稱。⑱泚水：泚，音池。古水名，即今槐河。源出河北省贊皇西南，東流入滏陽河。

【譯文】趙王趙歇和成安君陳餘聚集兵力於井陘口，廣武君李左車勸成安君說：「聽

說漢將韓信渡過西河，俘虜了魏王，生擒了夏說，計議要攻克趙國，這是乘勝離開國土遠征，其鋒芒不可阻擋。臣聽說『從千里之外運送糧草，士兵們就會有飢餓的面色；臨時打柴割草再去做飯，軍隊就不能經常吃飽』。如今井陘口的道路，兵車不得并行，騎兵不能排成隊列，行軍數百里，在這種形勢下糧草必定在後面，希望足下您能給我三萬人作奇兵，從小路截斷漢軍的軍械、糧草。您則深挖壕溝，高築壁壘，不要與漢軍交戰，如此則漢軍向前不能作戰，撤退又不能回去，不出十天，漢軍兩位主將的首級就可以送到您面前了。」成安君不聽。韓信打探到成安君沒有採用廣武君的建議，非常高興，於是就率兵攻下了井陘口，在泜水邊斬殺了成安君陳餘，生擒了趙王趙歇，又傳令全軍不要殺廣武君。

【原文】頃之^①。有縛而至麾下者。於是問廣武君。僕^②欲北攻燕^③。東伐齊。何若^④有功。廣武君辭^⑤曰。臣聞之。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⑥。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⑦。之秦而秦伯^⑧。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⑨矣。僕委心歸計^⑩。願子勿辭。

【注釋】①頃之：片刻，一會兒。②僕：自稱的謙詞。③燕：燕國。當時的燕王為臧荼（？——公元前二〇二年），原為燕王韓廣部將，曾跟隨項羽援救被章邯包圍的趙國，後又隨項羽入關中。漢王元年（公元前二〇六年），項羽分天下為十八諸侯，立臧荼為燕王，都薊。遷燕王韓廣為遼東王。之後，臧荼攻滅韓廣，合并遼東，統一燕國。漢王三年，韓信破趙國，聽從李左車的建議，派使者招降燕國，燕王臧荼遂降。④何若：如何，怎樣。⑤辭：推辭。⑥圖存：謀劃國家存亡大計。⑦百里奚居虞而虞亡：百里奚，生卒年不詳，姜姓，百里氏，名奚。楚國宛城（今河南南陽）人，一說虞國（今山西平陸北）人。秦穆公時賢臣，著名政治家。虞，指春秋初期的虞國（北邊的虞國）。百里奚曾在蹇叔的舉薦下，成為虞國大夫。虞國國君因貪圖晉國的良馬美玉，借道於晉軍滅了與己唇齒相依的虢國，百里奚對虞國國君述說唇亡齒寒的道理，國君不聽。晉國滅虢後，隨即滅掉虞國。⑧之秦而秦伯：公元前六五五年，晉獻公滅掉虞國，俘虜了虞國君及其大夫百里奚。百里奚拒絕在晉國做官，藉機逃回到楚國。楚成王并不知道百里奚的才能，於是派他去放養牛馬。秦穆公聽說後，就以一個奴隸的價格，即五張黑公羊皮贖回了百里奚，并拜其為上大夫。在百里奚的輔佐下，秦國大治，秦穆公也成為一代霸主。伯，通「霸」。⑨禽：「擒」的古字，被俘。⑩委心歸計：委心，猶傾心。歸計，聽從計策。顏師古注：「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

【譯文】不一會兒，就有人捆綁著廣武君帶到了軍帳中。於是韓信就問廣武君：「我

打算北上攻打燕國，向東討伐齊國，怎樣纔能取得成功呢？」廣武君推辭說：「臣聽說『亡了國的大臣，不配再謀劃國家的存亡大計；打了敗仗的將軍，沒有資格再談論勇敢』。像我這樣（敗兵亡國）的人，哪裏能够談論此等大事呢？」韓信說：「我聽說百里奚在虞國時，虞國滅亡了；到了秦國後，秦國却稱霸於諸侯。這不是因為他在虞國時愚鈍而到秦國後就變得聰明智慧，關鍵在於君主用不用他，聽不聽他的意見。假使成安君接受了您的建議，我也就被俘虜了。我誠心地來聽從您的計策，希望您不要推辭。」

【原文】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①之言。聖人擇焉。顧^②恐臣計未足用。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③而失之。軍敗鄢^④下。今高邑是也。身死泚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⑤。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傾耳以待命者^⑥。然而衆勞卒疲。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勦敵^⑦之兵。頓^⑧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⑨。欲戰不拔^⑩。曠日持久^⑪。糧食單竭^⑫。若燕不破。齊必拒^⑬境而自強。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

【注釋】

①狂夫：無知妄爲的人。②顧：但是。③一日：一旦。④鄢：春秋晉邑名，戰國屬趙。故

城在今河北省柏鄉縣北。東漢光武帝即位於此，改名高邑。⑤不旬朝：不到半天功夫。旬，滿，足。⑥衆庶莫不傾耳以待命：《漢書·韓信傳》原文作：「衆庶莫不輟作怠情，靡衣偷食，傾耳以待命者。」顏師古注：「……言爲靡麗之衣，苟且而食，恐懼之甚，不爲久計也。」衆庶，百姓。傾耳，謂側著耳朵靜聽。⑦勸敝：勸，古同「倦」。敝，疲憊，睏乏。⑧頓：駐屯。⑨情見力屈：同「情見勢屈」，謂在軍事上情況暴露而又屈居劣勢地位。顏師古注：「見，顯露也。屈，盡也。」⑩拔：攻取，攻伐。⑪曠日持久：耗費時日，拖延很久。⑫單竭：罄盡。單，通「殫」。顏師古注：「單亦盡。」⑬拒：引申爲據守。

【譯文】廣武君說道：「我聽說『聰明人即使對問題深思熟慮，也難免會出現差錯；愚鈍之人的思慮中，總會有一些可取之處』。所以說，即使一個無知妄爲者的話，聖人也會有選擇的采納。但恐怕臣的計策不值得採用，不過臣願意貢獻愚忠。本來成安君有百戰百勝的計策，然而一旦失策，軍隊在鄼城之下戰敗，自己也死在泚水邊上。如今您俘虜了魏王魏豹，擒獲了代國丞相夏說，不到半天的功夫就擊潰了趙國的二十萬大軍，誅殺了成安君陳餘，名聲傳揚四海，威勢震動諸侯，百姓們（心懷恐懼）無不側耳靜聽，等待您進軍的命令。然而，眼下大衆勞苦，士兵疲倦，其實難以再戰了。如今您發動疲憊的軍隊，駐屯在燕國堅固的城池之下，實情暴露而又屈居劣勢地位，想戰却不能

攻取城池，如此耗費時日，拖延久了，糧草必會用盡。如果燕國不能攻破，齊國定會據守邊境以圖自強。若與兩國相持不下，那麼劉邦和項羽的勝負就很難分判了。」

【原文】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①。饗士大夫^②。北首燕路^③。然後發一乘^④之使。奉咫尺之書^⑤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固有先聲後實^⑥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於是發使燕。燕從風而靡^⑦。遂度河。襲歷下^⑧軍。破龍且^⑨。

【注釋】①按甲休兵：亦作「按甲寢兵」，屯兵休整。②饗士大夫：饗，即勞饗，慰勞犒賞。士大夫，將佐，將士。③北首燕路：擺出向北攻燕的態勢。北首，猶北向。④一乘：表數量。用於馬、車、轎子等。⑤咫尺之書：書信。古代書寫用木簡，信札之簡長盈尺，故稱，此指降燕國的書信。咫尺，周制八寸爲咫，十寸爲尺。謂接近或剛滿一尺。⑥先聲後實：謂聲威在前，武力在後。⑦從風而靡：謂如風之吹草，草隨風傾倒。比喻強弱懸殊，弱者不堪一擊，即告瓦解。⑧歷下：邑名。約在今濟南市。⑨破龍且：龍且，生卒年不詳，項羽手下第一猛將，官拜西楚國大司馬。韓信渡過黃河襲擊歷下的齊軍，又乘勝攻破齊都臨淄，齊王田廣逃至高密，向楚求救。項羽派龍且率軍前往救援，與齊軍聯合號稱二十萬。兩軍對峙於濰水兩岸。韓信鑒於敵衆已寡，遂令所部乘夜在濰水上游以沙袋壘

壩塞流。拂曉，親率一部兵力渡河進攻，隨又佯敗退回西岸。龍且以為漢軍怯弱，率軍渡河追擊。漢軍乘其渡河決壩，河水直下，將楚軍分割在澠水兩岸。漢軍乘勢迎擊西岸楚軍，殺龍且。東岸聯軍見勢潰散。漢軍乘勝追擊，在城陽俘獲田廣，齊地平定。

【譯文】現在最好的辦法，不如屯兵休整，慰勞犒賞軍中將士，擺出向北攻打燕國的態勢，然後派遣一名使者，帶上一封勸降書去出使燕國，燕國必定不敢不聽從。燕國歸順了，再向東脅制齊國，即使是很有智謀的人，也不知該如何為齊國謀劃了。這樣，奪取天下的大事就可以考慮了。用兵本來就有聲威在前而武力在後，說的大概就是這種情況吧。」韓信說：「好！」於是就派使者出使燕國，燕國聽到消息立刻就投降了。於是韓信率軍渡過黃河，襲擊歷下的齊軍，又擊敗了龍且的援兵。

【原文】楚已亡^①龍且。項王恐。使武涉往信^②。信謝^③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④。言不聽。畫^⑤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⑥印。數萬之衆。解衣衣^⑦我。推食食^⑧我。言聽計用^⑨。吾得至於此。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武涉已去。蒯通^⑩知天下權^⑪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大。漢不奪我（舊無我字。補之）齊。遂不聽。項羽死。徙信為

楚王^⑫。信初之國。陳兵^⑬出入。有變告^⑭信欲反。上僞游於雲夢^⑮。信謁於陳^⑯。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⑰。上曰。人告公反。遂械^⑱信。至雒陽。赦^⑲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⑳其能。稱疾不朝。

【注釋】①亡：喪失。②使武涉往信：《漢書·韓信傳》原文作「使盱台人武涉往說信」。③謝：推辭，拒絕。④執戟：秦漢時的宮廷侍衛官。因值勤時手持戟，故名。⑤畫：指計策；計謀。⑥上將軍：行軍作戰時軍中的主帥。⑦衣：謂給人穿上衣服。⑧食：拿東西給人吃。⑨言聽計用：同「言聽計從」，說的話、出的主意都采納照辦。形容對某個人非常信任。⑩蒯通：本名蒯徹，范陽固城鎮人，因爲避漢武帝之諱而改爲通。有辯才，善於陳說利害，曾建議韓信與劉邦、項羽三分天下。⑪權：本指秤錘，此比喻決定勝負的關鍵。⑫徙信爲楚王：項羽死後，劉邦奪了韓信的兵權，將齊王韓信改封爲楚王，都下邳。⑬陳兵：陳列士兵，陳設兵力。⑭變告：謂告發謀反等非常事件。顏師古注：「凡言變告者，謂告非常之事。」⑮雲夢：亦作「雲薈」，古薈澤名，約在湖北江漢平原一帶。⑯陳：縣名，秦置，今河南淮陽。⑰狡兔死，良狗烹：狡猾的兔子死了，好的獵狗就被人烹食。比喻國君得了天下，就殺害謀士功臣。⑱械：本指枷杻、鑊鑊之類的刑具。亦有拘禁之意。⑲赦：寬免罪過。⑳畏惡：忌恨，憎惡。

【譯文】楚國已經失去了龍且，項王恐懼，派武涉前去游說韓信。韓信辭謝說：「臣曾有機會事奉項王多年，官職不過是個郎中，地位也祇是個持戟的侍衛，臣的進言不被接受，貢獻的計策不被採用，所以纔離開楚國，歸投了漢王。漢王授予我上將軍之印，交給我幾萬人的兵馬，脫下自己的衣服給我穿，分出我的食物給我吃，我所說的話、出的主意都能被採納，所以我纔能達到今天的地位。漢王如此親近和信任我，如果背叛了他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武涉走後，蒯通知道決定天下勝負的關鍵在於韓信，進一步用三分天下、鼎足而王的策略來勸說韓信。韓信不忍心背叛漢王，又自認為功勞很大，漢王不會奪取自己的齊國，於是就沒有聽從蒯通的意見。項羽死後，劉邦改封韓信為楚王。韓信初到楚國時，出入都派兵戒嚴。有人告發韓信想要謀反，於是高祖就假稱游覽雲夢澤，韓信便去陳地拜見高祖。高祖命令武士把韓信捆綁起來，裝在後面的車子上。韓信說：「果真像人們所說的『狡猾的兔子死了，好的獵狗就要被烹殺』。」高祖說：「有人告發你謀反。」於是就給韓信戴上鐐銬，拘禁起來。到了洛陽，高祖赦免了韓信的罪過，封他為淮陰侯。韓信知道高祖忌恨自己的才能，就常稱病不去上朝。

【原文】黥布^①。六^②人也。漢封為淮南王^③。十一年^④。高后誅韓信^⑤。布心恐憂。復誅彭越^⑥。盛其醢^⑦。以遍賜諸侯王。布見醢大恐。遂聚兵反。書^⑧聞。上

召諸將問。布反。爲之奈何^⑨。皆曰。發兵坑^⑩豎子耳。何能爲。汝陰侯滕公^⑪以問其客薛公^⑫。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⑬而封之。疏爵^⑭而貴之。疏。分也。南面^⑮而立。萬乘^⑯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⑰。三人皆同功一體^⑱之人也。自疑禍及身^⑲。故反耳。

【注釋】①黥布：即英布（？——公元前一九六年），秦末漢初名將。六縣（今安徽六安）人，因受秦律被黥，又稱黥布。初屬項羽，爲霸王帳下五大將之一，被封爲九江王。後叛楚歸漢，被劉邦封爲淮南王，與韓信、彭越并稱漢初三大名將。漢十一年（公元前一九六年），起兵反漢。劉邦率軍親征，英布兵敗逃亡，後被吳臣誘捕殺害於番陽（今江西景德鎮西南）。②六：縣名，相傳爲皋陶之後，偃姓。秦滅楚，置六縣，其故治在今安徽省六安市北。③漢封爲淮南王：漢四年（公元前二〇三年），英布叛楚歸漢，被劉邦封爲淮南王，定都六（今安徽六安），轄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之地。④十一年：即漢十一年，公元前一九六年。⑤高后誅韓信：陳豨反叛後，韓信被控謀反關中，呂后通過蕭何將其誘騙入宮，殺害於長樂宮鐘室，夷三族。⑥復誅彭越：彭越（？——公元前一九六年），昌邑人（今山東金鄉縣），字仲，楚漢戰爭時漢軍著名將領，西漢開國功臣，拜魏相國、建成侯。楚漢戰爭結束後，被封爲梁王。漢十年，陳豨反，劉邦親征，至邯鄲，向彭越徵兵。彭越稱病不往，被劉邦廢爲庶人，徙居蜀地。呂后認爲不可遺患，又指使人誣告彭越謀反，夷滅其宗族。⑦醢：

肉醬。彭越死後被施以醢刑（被剝成肉醬）。⑧書：指反書，報告叛亂的文書。⑨爲之奈何：對此該怎麼辦呢？⑩坑：活埋。⑪汝陰侯滕公：即夏侯嬰（？——公元前一七二年），沛（今江蘇沛縣）人。西漢開國功臣。他與劉邦是少時的朋友，跟隨劉邦起義，多有戰功。劉邦稱帝後，封汝陰侯，後任太仆。文帝八年卒，謚號「文侯」。顏師古注：「夏侯嬰也，本爲滕令，遂號爲滕公。」⑫薛公：秦漢時期人，曾在楚國任令尹，後到夏侯嬰處爲賓客。他爲劉邦分析了英布叛變可能採用的三種策略，並認定了英布必選下策而以失敗告終。劉邦大喜，封其爲千戶侯。⑬裂地：劃分土地。⑭疏爵：分封爵位。⑮南面：古代以坐北朝南爲尊位，故帝王諸侯見群臣，或卿大夫見僚屬，皆面向南而坐，因用以指居帝王或諸侯、卿大夫之位。⑯萬乘：指能出兵車萬乘的大國。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韓信、彭越均在漢十一年被殺，黥布同年七月反叛。張晏曰：「往年與前年同耳，文相避也。」⑱同功一體：功績地位一樣。⑲及身：親身受到。

【譯文】黥布，六縣人。漢王封他爲淮南王。漢十一年，呂后誅殺了韓信，黥布心裏感到恐懼和憂慮。後來呂后又誅殺了彭越，並把他剝成肉醬然後將肉醬裝好賜給所有的諸侯王。黥布見到肉醬非常驚恐，於是就聚集軍隊造反了。接到黥布反叛的文書，高祖召集諸位將領，問道：「黥布造反了，對此該怎麼辦呢？」諸將都說：「派兵攻打他，活埋了這小子，還能怎麼辦呢？」汝陰侯滕公（夏侯嬰）以此事來問他的門客薛公，薛

公說：「黥布本來就當反叛。」滕公說：「皇上劃分土地封他爲王，分封爵位使他顯貴，讓他南面稱王，立爲一國之主，他爲什麼還要反叛呢？」薛公說：「前年殺了彭越，以前還殺了韓信，這三人的功勞和地位都是同等的。黥布自己擔心災禍會殃及自身，所以反叛了。」

【原文】楚元王交^①。高祖少弟也。玄孫向^②。字子政。本名更生。爲諫大夫^③。向見光祿勳周堪^④。光祿大夫張猛^⑤二人給事中^⑥。大見信。弘恭^⑦。石顯^⑧憚之。數譖毀^⑨焉。向上封事^⑩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⑪。奉法不謹^⑫。乃復蒙恩^⑬。竊見災異^⑭并起。天地失常。徵表^⑮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畎畝^⑯。猶不忘君。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乎。

【注釋】①楚元王交：劉交（？——公元前一七九年），字游，漢高祖劉邦的同父异母弟。生年不詳，天性好讀書，多材藝。漢六年（公元二〇一年），被封爲楚王，都彭城（今江蘇徐州市）。在位二十三年，文帝元年卒，謚號「元王」。②玄孫向：玄孫，自身以下的第五代。劉向（公元前七九年——公元前八年；一說公元前七七年——公元前六年），字子政，本名更生，楚元王劉交四世孫。西漢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宣帝時，爲諫大夫；元帝時，任宗正。以反對宦官弘恭、石顯下獄，

旋得釋。後又以反對恭、顯下獄，免爲庶人。成帝即位後，得進用，任光祿大夫，改名爲「向」。曾奉命領校秘書，所撰《別錄》，爲我國目錄學之祖。官至中壘校尉，故又稱「劉中壘」。③諫大夫：官名，秦設諫大夫，無定員。漢初不置。漢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一一八年），置諫大夫，無定員，掌議論。東漢改稱諫議大夫，屬光祿勳。④光祿勳周堪：光祿勳，官名，本名郎中令，秦已置。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一〇四年），改名光祿勳，爲九卿之一，掌守衛宮殿門戶。周堪，宣帝時，爲太子少傅。宣帝病重時，任周堪爲光祿大夫，與史高、蕭望之共受遺詔輔佐元帝。⑤光祿大夫張猛：光祿大夫，戰國時代置中大夫，漢武帝時始改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掌顧問應對。隸於光祿勳。張猛，周堪弟子。⑥給事中：官名，秦漢爲列侯、將軍、謁者等的加官。侍從皇帝左右，備顧問應對，參議政事，因執事於殿中，故名。⑦弘恭：西漢沛人，少時被處宮刑。爲中黃門，後選爲中尚書。宣帝時爲中書令。明習法令，善爲奏請，長期在內朝專政，凡不附己者，加以排擠打擊。先後勾結史高、石顯及鄭明等人，讒毀蕭望之、劉更生及周堪，結果三人被罷官，蕭望之自殺。後病死。⑧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宦官。宣帝時，以中書官爲僕射。元帝時繼弘恭之後爲中書令。爲人外巧慧而內陰險，常持詭辯以中傷人，先後譖殺蕭望之、京房、賈捐之及斥罷周堪、劉更生等。貴幸傾朝，結黨營私，天子賞賜及臣下賄賂的資財達一萬萬。成帝時重用外戚，石顯失寵，後免官，徙歸故郡，憂懣不食，於途中病死。⑨譖毀：讒間毀謗。⑩封事：密封的奏章。古時臣下上書奏事，防有泄漏，用皂囊封緘，故稱。此指《條灾异封事》。⑪備九卿：元帝時，劉向曾任宗正，爲九卿之一。備，

充任，常用作謙詞。九卿，古代中央政府的九個高級官職。^⑫奉法不謹：奉法，奉行或遵守法令。不謹，不敬慎，不小心。^⑬蒙恩：受恩惠。^⑭灾异：指自然災害或某些異常的自然現象。^⑮徵表：特徵，表像。^⑯畎畝：亦作「畎畝」，引申指民間。

【譯文】楚元王劉交，是高祖最小的兄弟。劉交的玄孫劉向，字子政，原名叫更生。宣帝時任諫大夫。劉向看到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兩人任給事中，很受元帝信任，而弘恭、石顯害怕了，因此多次進讒言毀謗他們。於是劉向便密奏皇上說：「臣以前有幸因為皇室宗親的關係擔任九卿，沒有敬慎的遵守法令，還蒙受聖恩。臣私下看到災害和異常現象接連發生，天地失去了常態，表示朝中出了問題。本想始終不說，但考慮到忠臣即使在民間，仍然不忘記君主，更何況自己又是劉氏宗親，再加上皇上往日的恩德，臣還未報答呢。」

【原文】臣聞舜命九官^①。禹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濟濟^②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③。故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④西郊。雜遝^⑤衆賢。罔不肅和^⑥。崇推讓^⑦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歡^⑧於外。故盡得其歡

心。以事其先祖。下至幽。厲^⑨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⑩。君子獨守正^⑪。勉強^⑫。以從王事^⑬。則反見憎毒讒訴^⑭。故^⑮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瞽瞍^⑯。當是之時。天變^⑰見於上。地變^⑱動於下。水泉沸騰^⑲。山谷易處。

【注釋】①九官：古傳舜設置的九個大臣。顏師古注：「《尚書》：禹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②濟濟：莊敬貌。濟，通「齊」。③萬物和於野：萬物，衆人。野，指民間，不當政的地位。與「朝」相對。④開基：猶開國，謂開創基業。⑤雜還：紛雜繁多貌。顏師古注：「雜還，聚積之貌。」⑥肅和：莊敬和睦。⑦推讓：遜讓，推辭。⑧歡：高興，快樂。⑨幽、厲：周代昏亂之君幽王與厲王的并稱。⑩非怨：怨恨。⑪守正：恪守正道。⑫勉強：盡力而爲。⑬王事：王命差遣的公事。⑭憎毒讒想：憎毒，憎惡痛恨。讒訴，讒毀，誹謗。⑮故：因此。⑯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瞽瞍：出自《詩經·小雅·十月之交》。顏師古注：「此小雅十月之交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己黽勉行事，不敢自陳勞苦，實無罪辜，而被讒譖嗷嗷然也。」密勿，勤勉努力。告勞，向別人訴說自己的勞苦。讒口，說壞話的嘴，讒人。瞽瞍，即嗷嗷，形容衆聲喧雜。顏師古注：「嗷嗷，衆聲也。」⑰天變：指天象的變異，如日蝕、星隕等。⑱地變：地體變動。多指地震、山崩。古人以之爲天示凶兆。⑲沸騰：水波翻湧。

【譯文】臣聽說舜王任命九官，他們莊嚴恭敬，相互謙讓，和諧到了極點。衆賢臣在朝廷上和睦相處，那麼百姓在民間也就和諧相處。因此四海之內，無不和平安寧。等到周文王在西岐開創周朝基業時，聚集了衆多賢才，他們沒有不莊敬和睦的，崇尚遜讓的風氣，以消除因爭鬥而產生的訴訟。此後周武王、周公繼承其德政，在內朝臣和睦，在外各國歡悅，因此大家都能歡喜地祭祀祖先。再往後到了周幽王和周厲王時，朝廷不和，轉而相互怨恨。君子獨自恪守正道，盡力地從事王命差遣之事，却反遭他人的憎惡痛恨與誹謗。所以《詩經》上說：『勤勉努力的來操辦公事，不敢向別人訴說自己的勞苦。自己本沒有什麼罪過，讒言惡語怎麼就這麼多呢？』就在那個時候，天象的變化顯現於上，大地的變動產生於下，泉水翻湧，高山和深谷都改變了位置。

【原文】由此觀之。和氣致祥^①。乖氣致異^②。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③。古今之通義^④也。今陛下開三代^⑤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⑥。使得并進。今賢不肖^⑦渾淆^⑧。白黑不分。邪正雜糅^⑨。忠讒并進。朝臣更相^⑩讒訴。轉相是非^⑪。文書紛糾^⑫。毀譽渾亂^⑬。所以熒惑^⑭耳目。感移^⑮心意者。不可勝載^⑯。分曹^⑰爲黨。將同心以陷^⑱。正臣（舊無正臣二字，補之）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⑲也。乘治亂之機^⑳。未知孰任。而灾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

者也。

【注釋】

①和氣致祥：謂和平之氣可致福祥。②乖氣致異：乖氣，邪惡之氣，不祥之氣。異，怪異

不祥之事，灾异。③常經：永恒的規律。④通義：普遍適用的道理與法則。⑤三代：指夏、商、周。

⑥優游寬容：優游，優容，寬待。寬容，寬厚能容忍。⑦不肖：不成材，不正派。顏師古注：「肖，

似也。不肖者，言無所象類，謂不材之人也。」⑧渾淆：混淆，混雜。顏師古注：「言雜亂也。」⑨雜

糅：混雜糅合。顏師古注：「糅，和也。」⑩更相：相繼，相互。⑪是非：褒貶，評論。⑫紛糾：即

紛糾，交錯雜亂貌。⑬毀譽渾亂：毀譽，詆毀和贊譽。渾亂，混亂。雜亂，無條理。⑭熒惑：使人迷

惑，炫惑。⑮感移：謂動搖之使其改變。感，通「撼」⑯載：記錄；登載。⑰分曹：分批。⑱陷：陷

害。⑲機：先兆，徵兆。⑳機：時機，機會。

【譯文】

由此看來，和平之氣可致福祥，不祥之氣會招致灾异。祥瑞多國家就安寧，

灾异多國家就危險。這是天地之間永恒的規律，古往今來通用的法則。如今陛下開創如

同夏、商、周三代的功業，應招攬有才學的人士，優容寬厚，使他們能一起進用。而今

賢才和不肖者混淆，黑白不分，正直和邪佞之人雜糅，忠正和奸邪之臣同時被進用。

朝臣之間相互誹謗，轉而競相褒貶，公文雜亂，詆毀和贊譽混亂不堪。用來迷惑天子耳

目、動搖改變皇上心意的事情，多得無法記錄。分批結黨，要共同來陷害忠臣。忠正之臣得到任用，這是治世的表現；忠正之臣遭到陷害，那就是混亂的先兆。趁此治亂之時，却不知道任用誰，而灾害和异常之事頻頻出現，這就是臣所以失望痛心的原因。

【原文】夫乘權席勢^①之人。子弟鱗集^②於朝。羽翼^③陰附者衆。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④。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⑤。陵谷易處。列星^⑥失行。皆怨氣^⑦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⑧。循詩人之所刺^⑨。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⑩。猶却行^⑪而求及前人也。初元^⑫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⑬如今。

【注釋】①乘權席勢：乘權，利用權勢。席勢，倚仗勢力。②鱗集：猶群集。③羽翼：黨羽。④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顏師古注：「言讒佞之人毀譽得進，則忠賢被斥，日以乖離也。」乖離，背離。咎，灾禍，不幸之事。⑤隕：墜落。⑥列星：羅布天空定時出現的恒星。⑦怨氣：怨恨的情緒。⑧軌迹：猶故轍，往迹。⑨刺：諷刺。⑩雅頌：雅樂為朝廷的樂曲，頌為宗廟祭祀的樂曲。指盛世之樂、廟堂之樂。⑪却行：倒退而行。⑫初元：漢元帝劉奭的第一個年號，公元前四八年至公元前四四年，共計五年。⑬稠：多。

【譯文】那些倚仗權勢的人，他們的子弟群集於朝廷，左右黨羽和私下依附的人非常多。他們必定使用詆毀和贊譽的手段，最終導致背離正道的結果。因此太陽和月亮失去了光輝，霜雪在夏天降下，丘陵和山谷改變了位置，恒星偏離軌道，這些都是怨恨的情緒所導致的。遵照衰微的周朝故轍，循著詩經中詩人們所譏刺的來行事，却想要成就太平之世，獲得盛世之樂，這就好像倒退而行却希望趕上前面的人一樣。從初元以來至今六年了，考察《春秋》六年之中的記載，灾异的現象沒有像當今這樣多的。

【原文】用賢人而行善政^①。如或譖^②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③。夫執狐疑^④之心者。來讒賊^⑤之口。持不斷^⑥之意者。開群枉^⑦之門。讒邪^⑧進者。衆賢退。群枉盛者。正士銷^⑨。故易有否泰^⑩。小人道長。則君子道銷。君子道銷。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則小人道銷。小人道銷。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

【注釋】①善政：清明的政治；良好的政令。②譖：讒毀；誣陷。③還：罷歇；止息。④狐疑：猜疑，懷疑。顏師古注：「狐之爲獸，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聽且渡。故言疑者，而稱狐疑。」⑤讒賊：誹謗中傷，殘害良善。⑥不斷：不果決，不果斷。⑦群枉：衆奸邪。顏師古注：「枉，曲也。」

⑧讒邪：讒佞奸邪的人。⑨正士銷：正士，正直之士。銷，消散。⑩否泰：《易》的兩個卦名。天地交，萬物通謂之「泰」，不交閉塞謂之「否」。後常以指世事的盛衰，命運的順逆。

【譯文】任用賢德的人施行清明的政治，如果有人進讒言毀謗他，那賢人就會離去，而善政也就廢止了。抱持著猜疑的心，會招致誹謗中傷的言語；持有不果斷的意志，就會打開衆奸邪的大門。讒佞奸邪的人被進用，衆多的賢人就會離去；衆奸邪興盛的時侯，正直之士就會離散。所以，《易經》中有否、泰二卦。小人之道增長，君子之道就會消滅；君子之道消滅了，政治就會日漸混亂，所以稱爲「否」。否，就是閉塞不通而混亂。君子之道增長，小人之道就會消退；小人之道消退了，那政治就會日益清明，所以叫做「泰」。泰，就是政治亨通昌達而天下太平。

【原文】昔者。鯀。共工。歡兜①與舜。禹（舊無禹字。補之）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②并居周位。當是時。迭進③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④哉。帝堯。成王⑤。能賢⑥舜。禹。周公而銷共工。管。蔡。故以大治。孔子與季。孟⑦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⑧俱宦於秦。定公⑨。始皇賢季。孟。李斯而銷孔子⑩。叔孫。故以大亂。故治亂榮辱之端⑪。在所信任。所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

匪石。不可轉也^⑫。言守善篤^⑬也。

【注釋】

① 鯀、共工、歡兜：鯀，古代部落酋長名，即禱杌。因封於崇，故稱崇伯，禹之父。曾奉堯命治水，因築堤堵水，九年未治平，被舜流放在羽山。共工，少皞氏之後，即窮奇。為堯臣，和歡兜、三苗、鯀并稱為「四凶」，被流放於幽州。歡兜，帝鴻氏之後，即渾敦，堯時佞臣。② 管、蔡：周武王弟管叔鮮與蔡叔度的并稱。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蔡流言於國，謂「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居東都，後成王迎周公歸，管蔡懼，挾紂子武庚叛，成王命周公討伐，誅殺武庚與管叔鮮，流放蔡叔度，其亂終平。③ 迭進：輪番進言。④ 道：說；講述。⑤ 成王：姬姓，名誦，武王之子。成王繼位時年幼，由周公輔政，平定了三監之亂。成王親政後，營造新都洛邑、大封諸侯，由周公制禮作樂，加強了西周王朝的統治。周成王與其子周康王統治期間，社會安定、百姓和睦，「刑錯四十餘年不用」，被譽為「成康之治」。⑥ 賢：尊崇；器重。⑦ 季、孟：指春秋時魯國貴族季孫氏和孟孫氏。顏師古注：「季、孟謂季孫、孟孫，皆桓公之後代，執國權而卑公室也。」⑧ 李斯與叔孫：李斯，字通古，秦朝著名政治家、文學家和書法家，協助秦始皇統一天下。後為秦朝丞相，參與制定法律，統一車軌、文字、度量衡制度。秦始皇死後，他與趙高立少子胡亥為二世皇帝。後為趙高所忌，腰斬於市。叔孫，即叔孫通，又名叔孫何，儒家學者。初為秦待詔博士，秦二世時為博士。後歸附劉邦。西漢初年任太常及太子太傅。⑨ 定公：即魯定公，姬宋，春秋時魯國第二十五任君主，魯

昭公之子，在位十五年。⑩銷孔子：魯定公十三年（公元前四九七年），孔子去魯適衛。《論語·微子》：「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史記·孔子世家》：「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犁鋤曰：『請先嘗沮之。』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餼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餼俎于大夫，孔子遂行。」⑪端：事由；原委。⑫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語出《詩經·邶風·柏舟》。顏師古注：「此邶柏舟之詩也，言石性雖堅，尚可移轉，己志貞確，執德不傾，過於石也。」⑬守善篤也：守善，堅守善道。篤，專一。

【譯文】從前，鯀、共工、歡兜和舜、禹共同處於堯帝的朝廷，周公和管叔、蔡叔同在周朝供職。那個時候，奸佞者輪番進行詆毀，進讒言來誹謗賢臣，這哪裏可以說得完呢？堯帝、成王分別舉用大舜、禹和周公，而貶斥共工、管叔和蔡叔，所以天下大治。孔子和季孫氏、孟孫氏都在魯國爲官，李斯和叔孫通都在秦朝任職，魯定公、秦始皇分別任用季孫氏、孟孫氏和李斯，却排斥孔子、叔孫通，所以天下大亂。因此安定與動亂、榮譽與恥辱的緣由，就在於君主所相信并任用的人。所信任的人已經是賢才了，那

就要堅信他而不動搖。《詩經》上說：『我的心不像石頭，石頭雖堅尚可轉；我心堅貞不可移。』說的就是堅守善道，專一不變。

【原文】易曰。渙汗其大號^①。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號令。未能逾時^②而反。是反汗^③也。用賢未能三旬^④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⑤。今二府^⑥奏。佞諂^⑦不當在位。歷年^⑧而不去也。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而望陰陽之調^⑨。不亦難乎。

【注釋】①渙汗其大號：語出《易經·渙》。謂帝王號令，如人之汗，一出不可復收。顏師古注：「此易渙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渙然大發號令，如汗之出也。」渙，本有發散之意，此謂帝王發布號令。大號，帝王的號令。②逾時：逾，超過。時，季度。三個月為一時。③反汗：以汗出而不能反喻令出不能收。後因以「反汗」指反悔食言或收回成命。④旬：十天。⑤見不善如探湯：意出《論語·季氏》：「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意謂見到不善的事情，就像用手去探熱開水，而不敢接觸。⑥二府：如淳曰：「二府，丞相、御史也。」⑦佞諂：諂媚奉承。⑧歷年：過去多年；以往各年。⑨調：調和。

【譯文】《易經》說：『帝王發出的號令就像流出的汗水一樣』，說的是號令像汗水，一出就不能再返回了。如今發出的號令還沒有超過三個月就收回來，這就像收回已出的汗水；任用賢人還不到三十天就辭退，就像轉動石頭那樣輕易。《論語》說：『見到不善的事情，就像用手去探熱開水，而不敢接觸。』如今丞相和御史上奏，說諂媚奉承之人不應在位，但過去多年了也沒免去他們。如此發出號令就像反汗，舉用賢人就像轉動石頭那樣輕易，罷去諂佞的人却像拔除大山一樣困難，却希望陰陽能夠調和，這不是太困難了嗎？

【原文】是以群小^①窺見間隙^②。巧言醜詆^③。流言飛文^④。曄^⑤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於群小^⑥。小人成群。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⑦。不爲朋黨^⑧。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⑨。不爲比周^⑩。何則^⑪。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⑫其類而聚之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故湯用伊尹^⑬。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⑭也。今佞邪與賢臣。并在交戟^⑮之內。合黨^⑯共謀。違善依惡。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⑰主上。如忽然^⑱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

【注釋】①群小：衆小人。②窺見間隙：窺見，暗中看見。間隙，指可乘之機。③巧言醜詆：

巧言，表面上好聽而實際上虛偽的話。醜詆，辱罵；詆毀。④流言飛文：猶言流言蜚語。流言，沒有根據的話，多指背後議論、誣蔑或挑撥的話。飛文，謂散布詆毀、誹謗他人的匿名文書。⑤嘩：喧嘩；喧鬧。⑥憂心悄悄於群小：語出《詩·邶風·柏舟》。顏師古注：「此邶柏舟言仁而不遇之詩也。悄悄，憂貌。慍，怒也。」⑦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論語·公冶長》：「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孔子和子貢都說自己不如顏回，如果顏回自視，亦將不如孔子和子貢。⑧朋黨：指同類的人以惡相濟而結成的集團。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尚書·舜典》：「舜曰：『諮四岳，有能奮用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諮禹，汝平水土，惟時茂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暨皋陶。」汲引，引薦，提拔。⑩比周：結黨營私。⑪何則：為什麼。多用於自問自答。⑫引：薦舉。⑬湯用伊尹：湯，商朝的開國之君，又稱成湯、成唐、武湯、武王、天乙等。伊尹，商湯大臣，名伊，一名摯，尹是官名。相傳生於伊水，故名。是湯王妻子陪嫁的奴隸，後輔助成湯征伐夏桀，被尊為阿衡。湯去世後，歷佐卜丙（即外丙）、仲壬二王。後太甲即位，因荒淫失度，被伊尹放逐到桐宮，三年後再迎接太甲恢復王位。⑭致：招引；招致。⑮交戟：有士兵守衛之地。指宮廷。⑯合黨：結成朋黨。⑰傾移：謂以權謀促使在上者俯從自己的意願。⑱忽然：不經心，忽略。

【譯文】所以衆小人祇要暗中看到有可乘之機，便說些好聽虛偽的假話或詆毀辱罵別人的話，使流言蜚語，喧嘩於民間。所以《詩經》上說：『憂心忡忡似火燒，怨怒忿恨因群小。』小人如果結成了群，實在令人惱怒。過去孔子和弟子顏淵、子貢，三人彼此相互稱贊，不結黨成派；大禹、后稷和皋陶相互舉薦，沒有結夥營私。這是爲什麼呢？是因爲他們忠心爲國，沒有邪曲的念頭。所以，賢人居於上位，就會引薦和自己同樣賢德的人聚集在朝廷；身在下位，就會想著與自己同樣賢能的人一起得到進用。所以成湯舉用伊尹，不仁之人遠離，而衆多賢能之人就到來了，這是同類相互感召的結果。如今奸邪之人和賢臣同在宮廷之內，他們結成朋黨，共同謀劃，違背善德，依從邪惡，多次捏造危言聳聽的話，想以此使得主上服從自己的意願。如果君主不經意地任用他們，這就是天地所以先給予警戒，災異爲何會迭相到來的原因了。

【原文】自古明聖^①。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②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③。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智。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④兩觀之誅。覽^⑤否泰之卦。歷^⑥周。唐^⑦之所進以爲法^⑧（法原作治）原^⑨秦。魯之所銷以爲戒。考祥應^⑩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⑪當世之變。放遠^⑫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⑬。杜閉^⑭群枉之門。廣開衆正^⑮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⑯。使是非炳然^⑰可知。則百

異^⑮銷滅。而衆祥并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注釋】①明聖：此指明達聖哲之君。②四放：指舜放逐四凶之事。顏師古注：「謂流共工於幽

州，放歡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也。」③兩觀之誅：應劭曰：「少正卯奸人之雄，故

孔子攝司寇七日，誅之於兩觀之下。」詳見《孔子家語·始誅》。兩觀，本指宮門前兩邊的望樓。

此特指春秋魯闕，孔子誅少正卯之處。④迹，察：「迹察」爲一詞，意謂尋迹察訪。⑤覽：觀看；考

察。⑥歷：審視；察看。顏師古注：「歷謂歷觀之。」⑦唐：指唐堯，即堯帝，帝嚳之子，姓伊祁

（亦作伊耆），名放勳。初封於陶，又封於唐，號陶唐氏。以子丹朱不肖，傳位於舜。⑧治：《漢

書·劉向傳》原文作「法」。⑨原：推究。顏師古注：「原謂思其本也。」⑩祥應：祥瑞的先兆。⑪揆：

度量；揣度。⑫放遠：遠逐。⑬壞散險詖之聚：壞散，破壞，離散。險詖，亦作「險陂」，陰險邪

僻。詖，音必。聚，謂朋黨。⑭杜閉：堵塞，關閉。⑮衆正：衆多合於正道之事。⑯分別猶豫：分別，

區別，分辨。猶豫，遲疑不決。⑰炳然：明顯貌；明白貌。⑱百異：各種妖異。

【譯文】自古以來的明達聖哲之君，沒有不誅滅壞人而能治理好天下的。所以大舜有流放四凶的懲罰，而孔子也曾在兩觀之下誅殺了少正卯。這樣做了以後，聖王的教化纔可得以實行。如今以陛下的聰明睿智，若能深深體會天地的存心，尋迹考察孔子在兩觀

誅殺少正卯的舉動，觀察否泰兩卦的卦象，逐一審視周成王、唐堯如何進用人才并以此作為成法，考究秦始皇、魯定公如何摒棄人才并引以為戒，考察吉兆感應的福祉，省思災异產生的禍害，以揣度當今世事的變化，遠遠那些諂佞邪曲的同夥，拆散那些陰險邪僻的朋黨，堵塞群邪的大門，廣開衆正的道路，決斷心中的懷疑，分辨那些猶豫不決之事，使得是非明白可辨，那麼衆多的灾异就會消滅，而諸多的祥瑞就會一并到來。這是天下太平的根基、千秋萬世的利益啊。」

【原文】向又見成帝營起昌陵^①。數年不成。制度泰奢^②。上疏^③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④。故賢聖之君。博觀^⑤終始。必通三統^⑥。一曰天統。二曰地統。三曰人統。天命^⑦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灌將於京^⑧。喟然^⑨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⑩。民萌^⑪其何以勸勉^⑫。蓋傷微子之事周^⑬。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⑭。雖有禹湯之德。不能移^⑮（移原作訓）末孫^⑯之桀紂^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故常戰慄^⑱不敢諱亡^⑲。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

【注釋】①昌陵：漢成帝在新豐縣戲鄉步昌亭營造昌陵，歷時五年，終因天下匱竭未成。死後葬延陵。②制度泰奢：制度，規模，樣式。泰，奢侈。③上疏：臣下向皇帝進呈奏章。此指劉向所上《諫營昌陵疏》。④「易曰」下三句：語出《易經·繫辭下》。⑤博觀：廣泛地觀察或觀覽。⑥三統：指夏、商、周三代的正朔。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醜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亦謂之三正。張晏曰：「一曰天統，為周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以十二月建醜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以十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立之端也。」⑦天命：古以君權為神授，統治者自稱受命於天，謂之天命。⑧殷士膚敏，裸將於京：語出《詩經·大雅·文王之什》。顏師古注：「殷士，殷之卿士也。膚，美也。敏，疾也。裸，灌鬯也。將，行也。京，周京也。言殷之臣有美德而敏疾，乃來助祭于周，行裸鬯之事，是天命無常，歸於有德。」（裸鬯，古代祭祀儀式。以香酒灌地而告神。）⑨喟然：感嘆、嘆息貌。⑩戒慎：警惕謹慎。⑪民萌：同「民氓」，即民衆、百姓。⑫勸勉：勸導勉勵。⑬傷微子之事周：微子，周代宋國的始祖。名啓，殷紂王的庶兄，封於微（今山東梁山西北）。因見紂淫亂將亡，數諫，紂不聽，遂出走。周武王滅商，微子乞降，武王復其官。後周公承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統率殷族，奉其先祀，封於宋。⑭丹朱之子：像丹朱這樣的兒子。丹朱，堯帝兒子的名字。《史記·五帝本紀》：「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⑮移：《漢書·劉向傳》原文作「訓」，教誨；教導。⑯末孫：後代子孫；末代子孫。《大戴禮記·少閑》：「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孫桀即位。」⑰桀紂：夏桀和商紂的并稱。二人皆為暴君。⑱戰慄：亦作

「戰栗」，因恐懼而顫抖。①⑨諱亡：謂忌言亡國。

【譯文】劉向又看到漢成帝營造昌陵，很多年也沒有建成，規模非常奢侈，便上疏勸諫說：「臣聽到《易經》說：『安定時不忘記危難，生存時不忘記滅亡，因此自身得以平安而國家也可以保全。』所以賢明聖德的君主，廣泛地觀察事物發展的始終，效法天、地、人三統，而能成就三代的盛世。天命所授予的範圍是很廣泛地，并不祇限於一姓。孔子議論《詩經》，到『殷朝卿大夫的品德優美敏捷，來到鎬京爲周天子助祭，一起行裸鬯的祭祀禮儀』時，就很感嘆的說：『天命真是偉大，善德不可以不傳給子孫，因爲富貴不是恒常不變的。如果不是這樣，那些達官貴人用什麼來警戒自己，百姓用什麼來自我勉勵呢？』這大概是在感傷微子事奉周朝，而痛惜殷商的滅亡。即使有堯舜那樣的聖明，却不能教化丹朱那樣的兒子；即使有大禹和湯王的美德，却不能教導好夏桀和商紂這樣的末世子孫。從古到今，沒有不滅亡的國家，所以心中應常懷恐懼，不敢忌言亡國。孔子所說的『富貴無常』，大概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原文】孝文皇帝居霸陵①。顧②曰。以北山石爲槨③。豈可動哉。張釋之④進曰。使其中有可欲⑤。雖錮南山。猶有隙⑥。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感⑦

乎。孝文寤^⑧焉。遂爲薄葬。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舊無厚衣之以薪五字。補之）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⑨。黃帝葬於橋山^⑩。堯葬濟陰^⑪。丘壠^⑫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⑬。二妃^⑭不從。禹葬會稽^⑮。不改其列^⑯。不改官里樹木百物之行列也。殷湯無葬處^⑰。文武。周公葬於畢^⑱。秦穆公葬於雍^⑲。橐里子葬於武庫^⑳。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㉑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㉒順意而薄葬^㉓之。此誠奉安^㉔君父。忠孝之至也。

【注釋】①居霸陵：在霸陵。居，處在，處於。霸陵，即灞陵。漢文帝陵名。《史記·孝文本紀》：「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不治墳，欲爲省，毋煩民。」②顧：回首；回視。③槨：即「槨」，套在棺材外面的大棺。④張釋之：生卒年不詳，字季，西漢南陽堵陽（今河南方城東）人。曾事漢文帝、漢景帝二朝，官至廷尉，以執法公正不阿聞名。⑤可欲：指足以引起欲念的事物。⑥雖錮南山猶有隙：即使封鑄南山爲棺槨，還是有空隙。錮，用金屬熔液填塞空隙。⑦感：憂傷。⑧寤：醒悟，覺醒。⑨易曰下五句：語出《易經·繫辭下》。衣，覆蓋。顏師古注：「厚衣之以薪，言積薪以覆之也……」中野，原野之中。不封，指不聚土爲墳。不樹，指不種樹（以標其處）。棺槨，棺材和套棺（古代套於棺外的大棺），泛指棺材。⑩黃帝葬於橋山：黃帝，古帝名。傳

說是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少典之子，姓公孫，居軒轅之丘，故號軒轅氏。又居姬水，因改姓姬。國於有熊，亦稱有熊氏。以土德王，土色黃，故曰黃帝。橋山，山名。在今陝西省黃陵縣西北，相傳為黃帝葬處。沮水穿山而過，山狀如橋，故名。《史記·五帝本紀》：「黃帝崩，葬橋山。」^⑪濟陰：漢代郡名，約在今山東省荷澤市附近。相傳堯葬濟陰郡成陽縣。《漢書·地理志》濟陰郡下注：「成陽，有堯冢、靈臺。」《皇覽》：「堯冢在濟陰成陽。」^⑫丘隴：即丘隴，亦作丘壘，墳墓。^⑬蒼梧：山名，即今天的九嶷山，位於湖南省永州市寧遠縣境內，屬南嶺山脈之萌渚嶺，南接羅浮，北連衡岳。相傳舜帝南巡時崩於蒼梧。《史記·五帝本紀》：「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嶷。」^⑭二妃：娥皇，女英。顏師古注：「二妃，堯之二女。」^⑮會稽：山名，在浙江省紹興縣東南。相傳夏禹大會諸侯於此計功，故名，會後禹病死并葬於此。《史記·夏本紀》：「十年，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⑯不改其列：鄭氏曰：「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⑰殷湯無葬處：殷湯，即商湯。宋祁引《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二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⑱文武周公葬於畢：《皇覽》：「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也。」畢，指陝西長安縣與咸陽之間渭水南北岸的地帶，境域較廣，又稱為畢陌、畢原或咸陽原。^⑲秦穆公葬於雍：秦穆公，一作秦繆公，春秋時秦國國君，五霸之一。嬴姓，名任好。在位三十九年，謚號「穆」。雍，今陝西鳳翔縣南。沈欽韓曰：《括地志》：「秦穆公冢在雍縣東南二里。」^⑳樛里子葬於武庫：樛，音出。樛里子，樛里疾的省稱，又稱

嚴君疾。戰國秦惠王的异母弟。居於樛里，亦自號樛里子。善言詞，多智慧，秦人號為「智囊」。武庫，位於漢長安城內南部，長樂、未央兩宮之間，始建於漢高祖七年（公元前二〇〇年），呂后為之改名靈金藏，惠帝即位後以此庫存藏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秦昭王七年（公元前三〇〇年），樛里子卒，葬於渭南章台之東。臨終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對其墓。^{②①}遠覽：指觀察、考慮問題深遠。^{②②}承命：受命。^{②③}薄葬：葬具及喪禮簡單、節儉。^{②④}奉安：舊稱安葬皇帝或父親。

【譯文】孝文皇帝在霸陵，回視群臣說：『如果用北山的石頭做棺槨，難道還能被打開嗎？』張釋之進言道：『假使裏面有能引起人們欲望的東西，即使鑄塞南山為棺槨，還是會有縫隙；假使裏面沒有引起人們欲望的東西，即使沒有石槨，又何必憂戚呢？』孝文皇帝有所醒悟，於是決定采取薄葬。《易經》上說：『古時埋葬亡者，用厚厚的薪柴來覆蓋，掩埋在田野之中，不聚土築墳，也不種樹作為標記，後來的聖人則用棺槨取而代之。』黃帝死後安葬在橋山，堯帝葬在濟陰，他們的墳冢都很小，隨葬的物品也很少。舜王葬在蒼梧，娥皇和女英並沒有陪葬；大禹葬在會稽山，並沒有改變山上原有樹木及百物的行列；商湯的葬地無人知曉；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安葬在畢；秦穆公葬在雍邑；樛里子安葬在武庫，都沒有墳冢。這就是聖帝明王、賢君智士深思遠慮的

長久之計，他們的賢臣孝子也受命順從其心意而對他們采取薄葬，這確實是恭敬地安葬君主和父親，竭盡忠孝到了極點。

【原文】故仲尼孝子^①。而延陵慈父^②。舜禹忠臣。周公悌弟^③。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④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⑤也。宋桓司馬^⑥爲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⑦。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⑧。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⑨。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藏^⑩。咸盡發掘^⑪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⑫。下錮三泉^⑬。上崇山墳^⑭。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⑮。又多殺宮人^⑯。生埋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叛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⑰百萬之師。至其下矣。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⑱。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智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智者葬愈厚。丘壠彌高。宮廟^⑲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⑳之效。葬之吉凶。昭然^㉑可見矣。

【注釋】①仲尼孝子：《漢書·劉向傳》：「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②延陵慈父：延陵，指春秋時吳公子季剡。相傳吳王壽夢有四子：諸

樊、余祭、余昧、季劓。季劓賢德，壽夢欲廢長立少。季劓辭讓不可。壽夢卒，諸樊立，與余祭、余昧相約，傳弟而不傳子，弟兄迭爲君，欲終致國於季劓。季劓離國赴延陵（一說封於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世稱延陵季子。《漢書·劉向傳》：「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③周公悌弟：《漢書·劉向傳》：「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悌弟，顏師古注：「言弟能順理也。」④微薄：微少單薄；菲薄。⑤便於體：順於禮體。便，順，順從。體，體統，體制。《禮器》：「禮也者，猶體也。」《廣雅》：「禮，體也。」⑥宋桓司馬：即司馬桓魋，孔子弟子司馬牛之兄，時任宋國大司馬。⑦仲尼曰，不如速朽：李奇曰：「宋桓魋爲石槨，奢泰，故激以此言。」《禮記·檀弓篇》：「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⑧吳王闔閭，違禮厚葬：闔閭即闔廬，姬姓，吳氏，名光，春秋吳國國君。公元前五一四年至公元前四九六年在位。他用專諸刺殺吳王僚而自立。曾伐楚入郢（今湖北江陵西北），後在槁李（今浙江嘉興西南）爲越王勾踐所敗，重傷而死。《越絕書》：「闔廬冢，在閭門外，名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尺，銅槨三重，湏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時耗、魚腸之劍在焉。十萬人築治之。」⑨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錢大昕曰：「惠文，一也；武，二也；昭，三也；嚴襄即莊襄，四也。此云五王者，蓋昭王之後尚有孝文王，傳脫孝文二字耳。」

顏師古注：「嚴襄者，謂莊襄，則始皇父也。」^⑩瘞藏：亦作「瘞臧」，指殉葬品。瘞，音意。^⑪發掘：開掘，把埋藏的東西挖掘出來。^⑫驪山之阿：驪山的山曲。驪山，在陝西省臨潼縣東南，因古驪戎居此得名。又名鄠山。阿，（山、水或其他）彎曲處，曲隅。^⑬三泉：三重泉（三層地下水），即地下深處。《史記·秦始皇本紀》：「穿三泉，下銅而致槨。」^⑭山墳：墓上築起的高大土堆。^⑮不可勝原：王念孫曰：「原者量也，度也。言其麗與盛不可勝量也。」^⑯宮人：妃嬪、宮女的通稱。^⑰周章（？—公元前二〇九年）：秦末農民起義軍將領，即周文。陳縣人。顏師古注：「周章，陳勝之將。」^⑱牧豎之禍：指秦始皇陵墓被放牧的小孩焚燒。牧豎，牧奴；牧童。《漢書·劉向傳》：「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⑲宮廟：宮殿和宗廟的并稱。^⑳明暗：明與暗；明顯與隱晦。^㉑昭然：明白貌。

【譯文】「所以，孔子（雖未修其母之墓）仍不失為孝子，季劄（雖簡略的埋葬了兒子）却仍不失為慈父。舜、禹都是忠正之臣，周公是順理的弟弟。他們安葬君主和自己的至親骨肉，都非常微薄，這并不是苟且節儉，確實是合乎禮的。宋國的司馬桓魋為自己建造石槨，孔子說：『不如快點腐朽。』等到了吳王闔閭的時候，違背禮法，實行厚葬，十多年以後，越國人就挖開了他的墳墓。到秦國的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時，這五位君王都建造了很大的墳墓，裏面裝了很多的殉葬品，都被人挖

掘開，尸骨暴露在外，真的是很可悲啊！秦始皇葬在驪山的山曲，其陵墓向下挖穿了三重泉水，用熔化的金屬填塞縫隙，上面修築高大的封土，棺槨的華麗，宮館的盛美，無法估量。又殺了很多的妃嬪、宮女（陪葬），活埋（築陵）的工匠，數以萬計。天下百姓深受其勞役之苦而起來反抗，驪山的工程尚未完成，而周章的百萬大軍就已經殺到驪山脚下。幾年之間，（陵墓）外面遭受項羽焚燒挖掘的災難，內部又遭牧童失火焚燒棺槨的禍害。這難道不是很悲哀嗎？因此，德行愈厚的人，埋葬也就愈簡約；智慧愈深的人，埋葬也就愈微薄；沒有德行而又缺少智慧的人，埋葬也就愈豐厚。墳墓愈高大，宮廟愈華麗，被人挖掘得必然愈快速。由此看來，明與暗的效果，埋葬的吉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了。」

【原文】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①。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明。及徙昌陵。增埤^②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③。期日迫卒^④。功費^⑤大萬^⑥百餘。大萬。一億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飢饉^⑦。物故流離^⑧。以十萬數。臣甚懼^⑨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⑩之賢智則不悅。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悅愚夫淫侈^⑪之人。又何爲哉。

【注釋】①初陵：即延陵。建始二年（公元前三一年），漢成帝開始修建延陵，在今咸陽城北五公里處渭城區周陵鄉馬家窯村。②埤：低下；低矮。顏師古注：「埤，下也，音婢。」③邑居：里邑住宅，亦謂聚邑而居。④期日迫卒：期日，約定或預測的日數或時間。迫卒，亦作「迫猝」，急迫，倉促。⑤功費：工費，工程所需的費用。⑥大萬：猶巨萬，謂數極多。應劭注：「大萬，億也。大，巨也。」⑦飢饉：災荒，莊稼收成很差或顆粒無收。飢，通「饑」。⑧物故流離：物故，死亡。顏師古注：「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流離，因災荒戰亂流轉離散。顏師古注：「流離，謂亡其居處也。」⑨惛：同「愍」，憂傷。⑩謀：計議；商議。⑪淫侈：奢侈。

【譯文】陛下自即位以來，親自力行節儉，開始營造延陵時，規模簡約較小，天下無人不稱贊您的賢明。等遷徙（改建）昌陵時，把低窪的地方墊高，積土成山，掘開百姓的墳墓，累計達萬數。又營建里邑住宅，工期非常緊迫，消耗的工程費用超過億萬。死者含恨於九泉之下，活著的人在地上愁苦，怨忿之氣感動陰陽，因此就發生了饑荒，死去和流離失所的人，數以十萬計。臣對此深感憂傷。如果死者在天有靈，挖掘人家的墳墓，那害處可就多了；假若死者無知，那墳墓又何必建得這麼大呢？如果和賢德智慧的人商議此事，他們會不高興；若將此事公布於衆，百姓則會爲此感到苦惱。假如祇是爲了取悅那些愚昧、奢侈的人，那又何必這麼做呢？

【原文】陛下慈仁篤美^①甚厚。聰明疏達蓋世^②。而顧^③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④丘壠。悅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智之心。忘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⑤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智穆公。延陵。樛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⑥。可以爲則^⑦。秦昭。始皇增山厚葬。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摹^⑧。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

【注釋】^①篤美：篤實美善。^②疏達蓋世：疏達，通達。蓋世，謂才能、功績等高出當代之上。^③顧：却；反而。顏師古注：「顧，猶反也。」^④比方：比較。^⑤唯：表示希望、祈請。^⑥安神：使心神安定。^⑦則：楷模；準則。^⑧摹：規制。

【譯文】陛下非常仁慈、篤實美善，聰明通達，舉世無雙，却反而與暴秦的昏君比賽奢侈，比較墳墓的大小，取悅愚人的眼目，圖一時的美觀，違背賢人智者的意願，忽略後代萬世的安寧，臣私下爲陛下感到羞愧。希望陛下向上能够考察英明聖哲的黃帝、堯帝、舜王、大禹、湯王、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制度，向下能够觀察賢德智慧的秦穆公、延陵季子、樛里子和張釋之的心意。孝文皇帝不建墳丘，實行薄葬，用節儉來使

心神安定，可以作為楷模；秦昭王、秦始皇增高墳丘，實行厚葬，因奢侈而釀成禍害，足以為戒。初陵的規模，應當聽從公卿大臣們的建議，以便使百姓安寧。」奏書上達後，成帝很為劉向的話感動，但卻沒有聽從他的建議。

【原文】向見上無繼嗣^①。政由王氏^②。遂上封事^③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危。莫不欲存。然而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④。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⑤。智伯。范。中行。韓。趙。魏也。齊有田。崔^⑥。衛有孫。寧^⑦。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⑧。後田氏取齊^⑨。六卿分晉^⑩。崔杼殺其君光^⑪。孫林父。寧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⑫。季氏卒逐昭公^⑬。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

【注釋】①繼嗣：後嗣，後代。此特指帝王的繼位者。②政由王氏：指朝廷政事由外戚王氏把持。元帝皇后王政君，成帝之母。成帝即位後，尊為皇太后，其兄弟王鳳任大司馬領尚書事，集國家軍政大權於一身，總理朝政；異母兄弟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一天之內同時封侯，被人們稱為「五侯」。自此，以太后王政君為首的王氏外戚控制了漢朝大政。③封事：此指劉向所上《極諫用外戚封事》。④權柄：猶權力。⑤六卿：指春秋時晉之范、中行、知、趙、韓、魏六氏。⑥齊有田、

崔：田，即齊國田氏，其先人陳完爲陳國厲公之子，因陳國發生變亂投奔齊國，改姓田。後田氏子孫世代爲齊卿，逐漸奪得齊國政權，周安王時列爲諸侯。崔，崔杼（？——公元前五四六年），姓姜，崔氏，謚「武」，又稱崔子、武子。春秋時齊國大夫，後爲齊國執政。以弱冠之年有寵於惠公。公元前五四八年，因莊公與其妻棠姜私通，崔杼聯合棠無咎殺莊公，立莊公弟杵臼（景公）爲君，自己爲右相。兩年後，其子崔成等互相爭權，家族發生內訌，左相慶封乘機攻滅崔氏，崔杼自縊而死，尸體爲景公戮曝。⑦衛有孫、寧：孫，孫林父，姬姓，孫氏，名林父，謚號「文」，又稱「孫文子」，春秋中期衛國卿大夫，孫良夫之子。寧，寧殖，姬姓，名殖，又稱「寧惠子」，春秋時衛國大夫。⑧朝柄：朝廷的權力。⑨田氏取齊：指戰國初年齊國田氏取代姜姓成爲齊侯的事件。公元前三九一年，田成子四世孫田和廢齊康公。公元前三八六年，田和放逐齊康公於海上，自立爲國君，同年被周安王冊命爲齊侯。公元前三七九年，齊康公死，姜姓齊國絕祀。田氏仍以「齊」作爲國號，史稱「田齊」。⑩六卿分晉：春秋後期，晉國范氏、中行氏、知氏、韓氏、趙氏、魏氏六卿秉持國政，并相繼改革田畝制、稅制，圖謀富強，相互兼并，導致晉室瓦解，最後分立爲趙、韓、魏三國，史稱「六卿分晉」。

⑪崔杼殺其君光：光，即齊莊公（？——公元前五四八年），姜姓，呂氏，名光。本爲齊靈公太子，後靈公改立寵姬所生的公子牙爲太子，而派公子光出守即墨。靈公病重，大夫崔杼、慶封等從即墨將他迎回，殺死公子牙母子，齊靈公聞變吐血而亡，太子光即位，是爲莊公。後因與崔杼之妻私通，被崔杼等人殺害。⑫孫林父、寧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剽：劉奉世曰：「孫林父、寧殖子，謂弑其君剽乃

寧喜也。」（寧喜，寧殖之子。）衍，衛獻公，姬姓，衛氏，名衍。衛國第二十四代國君，公元前五七六至公元前五五九、公元前五四六年至公元前五四四年在位。衛定公之子，殤公之兄，襄公之父。《史記·衛康叔世家》：「（獻公）十八年，獻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而去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射服與之言。二子怒，如宿。孫文子子數侍公飲，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師曹又怒公之嘗笞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蘧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遂攻出獻公。獻公奔齊，齊置衛獻公於聚邑。孫文子、寧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為衛君，是為殤公。」剽，衛殤公，姬姓，衛氏，名秋，公元前五五八年至公元前五四七年在位。衛定公之子，衛獻公之弟。《左傳》則稱他是衛定公弟公子黑背之子，名剽，字子叔。《左傳·襄公二十六年》：「二月庚寅，寧喜、右宰谷伐孫氏，不克。伯國傷。寧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寧子，寧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衛殤公）及太子角。書曰：『寧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寧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於戚以叛。』」⑬季氏卒逐昭公：昭公，魯昭公（公元前五六〇年—公元前五一〇年），名姬稠（史記作「稠」），魯襄公之子，母齊歸。公元前五四二年即位，魯國第二十四代君主。公元前五一七年，魯昭公率師攻伐季孫氏，「三桓」聯兵反抗昭公，昭公兵敗奔齊，後輾轉至晉，晉欲使昭公返魯，魯不納。公元前五一〇年，昭公死於晉地乾侯，終年五十一歲。

【譯文】劉向看到成帝沒有繼承人，政權由外戚王氏操縱，於是便呈上密封的奏章，

極力勸諫說：「臣聽說君主沒有不希望國家安寧的，然而却常有危難；沒有不想使社稷永存的，然而却常常滅亡。這是因為喪失了管理大臣的辦法。大臣掌握權力，把持國家政事，沒有不造成危害的。過去晉國有六卿，齊國有田氏、崔氏，衛國有孫林父、寧殖，魯國有季孫氏、孟孫氏。他們常年掌握國家政事，世代執掌朝廷大權。後來田氏取代姜姓國君成為齊侯，六卿瓜分了晉國，崔杼殺了他的國君齊莊公，孫林父、寧殖驅逐了衛獻公衎，殺害了衛殤公剽；季孫氏最終也驅逐了魯昭公。這些都是因為陰盛陽衰，在下位的人失去了為臣之道所導致的。」

【原文】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①。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②。危亡之兆也。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③皆昭王母之弟。專國擅勢^④。假太后^⑤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⑥。二世委任趙高^⑦。趙高專權自恣^⑧。壅蔽^⑨大臣。終有閭樂望夷之禍^⑩。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

【注釋】①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語出《尚書·周書·洪範》。顏師古注：「周書洪範也。而，汝也。言唯君得作威作福，臣下為之，則致凶害也。」作威作福，指濫用權勢，獨斷

專橫。②祿去公室，政逮大夫：語本《論語·季氏》：「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臣瓚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也。上大夫即卿也。」③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秦昭王，即秦昭襄王（公元前三二五年—公元前二五一年），戰國時秦國國君。嬴姓，名則，一名稷。秦惠文王之子，秦武王之异母弟，公元前三〇六年至公元前二五一年在位。穰侯，本名魏冉，亦作魏厓，戰國時秦國大臣。原為楚國人，秦昭襄王之舅，宣太后异父同母之長弟。昭襄王即位後，年少，尊母親半八子為宣太后，讓舅舅魏冉執掌大權，并任命為將軍，衛戍咸陽（今陝西咸陽東），因食邑在穰（今河南省鄧州市），號曰穰侯。涇陽，即涇陽君。秦公子芾，名悝，宣太后之子，秦昭襄王的同母弟。葉陽君，疑作「華陽君」，芾戎（生卒年待考），楚國人，秦昭王舅父，初封華陽，號華陽君。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二九九年），秦取楚新城後，又封新城，號新城君。《史記·穰侯列傳》載：「宣太后二弟，其异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芾戎，為華陽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④擅勢：獨攬權勢。⑤太后：即太后。此指秦宣太后半八子。戰國時人，秦昭襄王生母，楚國貴族，半姓，惠王妃，稱半八子（八子是妃的一個等級）。《史記·穰侯列傳》載：「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半八子，及昭王即位，半八子號為宣太后。」⑥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史記·穰侯列傳》：「昭王三十六年……昭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多，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范雎（？—公元前二五五

年），字叔，魏國人，戰國時期秦昭王相。封於應（今河南寶豐西南），號為應侯。⑦二世委任趙高：二世，即秦二世胡亥。委任，信任，信用。趙高（？——公元前二〇七年），秦二世時丞相，宦官（一說并非宦官）。秦始皇死後與李斯合謀篡改詔書，立始皇幼子胡亥為帝，并逼死始皇長子扶蘇。秦二世即位後，他設計陷害李斯，並成為丞相。指使胡亥更改法律，誅戮宗室、大臣，且專擅朝政。後派人逼死秦二世，不久被秦王子嬰所殺。⑧自恣：放縱自己，不受約束。⑨壅蔽：遮蔽；阻塞。⑩閻樂望夷之禍：應劭曰：「秦二世齋於望夷之宮，閻樂以兵殺二世也。」閻樂（生卒年待考），秦朝人，趙高的女婿，曾任咸陽令。秦二世三年，趙高派他率領黨羽一千餘人，殺入胡亥所在的望夷宮，逼迫胡亥自殺，史稱望夷宮之變。望夷，秦代宮名，故址在今陝西省涇陽縣東南。因東北臨涇水以望北夷，故名。

【譯文】「所以《尚書》說：『臣子當中如果有濫用權勢、獨斷專橫的，必然會貽害你的家族，對你的國家不利。』孔子說：『爵祿不出於公室，政權由大夫掌握。』這些都是危亡的徵兆！秦昭王的舅舅穰侯（魏冉）以及涇陽君和葉陽君把持國政，獨攬權勢，藉助於宣太后的威權，他們三個人的權勢比昭王還要重，其家族財富比整個秦國還要富有。國家很危險了，幸而（秦昭王）覺悟到范雎的話，秦國纔又得以保全。秦二世任用趙高，趙高獨攬大權、為所欲為，隔絕大臣，最終發生了閻樂在望夷宮迫殺秦二世

的禍事，秦朝也隨之滅亡。這是近代之事，距今不遠，秦就是被漢朝所取代的。

【原文】漢興。諸呂^①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②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③。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④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⑤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⑥。充盈^⑦幄內。魚鱗左右^⑧。大將軍秉事^⑨用權。五侯^⑩驕奢僭盛^⑪。并作威福^⑫。擊斷^⑬自恣。行污而寄治。身私而托公^⑭。依東宮^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⑯。尚書^⑰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⑱。筦執樞機^⑲。朋黨比周^⑳。

【注釋】①諸呂：指漢代呂后的親信呂產、呂祿等。②席：憑藉，倚仗。顏師古注：「席猶因也，言若人之坐於席也。」③據將相之位：呂后臨終前，封趙王呂祿為上將軍，統領北軍；遺詔封梁王呂產為相國，統領南軍。④絳侯、朱虛：絳侯，即周勃。朱虛，即朱虛侯劉章。⑤朱輪華轂：紅漆車輪，彩繪車轂。古代顯貴者乘的車子。⑥青紫貂蟬：青紫，本為古時公卿綬帶之色，因藉指高官顯爵。貂蟬，貂尾和附蟬，古代為侍中、常侍等貴近之臣的冠飾。代指侍中、常侍之官。亦泛指顯貴的大臣。⑦充盈：充滿。⑧魚鱗左右：顏師古注：「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魚鱗，鱗次，依次相接。⑨秉事：執事，謂受任為官。⑩五侯：指同時封侯的五人。漢成帝封其舅王譚平阿侯、王商

成都侯、王立紅陽侯、王根曲陽侯、王逢時高平侯。⑪僭盛：越禮而囂張。⑫作威福：謂擅用威權，獨斷專橫。⑬擊斷：專斷；決斷。《戰國策·秦策三》：「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⑭行污而寄治，身私而托公：顏師古注：「寄，托也。內為污私之行，外托治公之道也。」⑮東宮：漢代指太后所居之宮。因太后的長樂宮在未央宮東，故稱。⑯威重：威權；威勢。⑰尚書：官名，始置於戰國時，或稱掌書，尚即執掌之義。秦為少府屬官，漢武帝提高皇權，因尚書在皇帝左右辦事，掌管文書奏章，地位逐漸重要。漢成帝時設尚書五人，開始分曹辦事。東漢時正式成為協助皇帝處理政務的官員，從此三公權力大大削弱。⑱州牧郡守，皆出其門：顏師古注：「言為其僚吏者皆居顯要之職。」州牧，官名，古代指一州之長。漢成帝時改刺史為州牧，後廢置不常。⑲筦機：筦執，亦作「管執」，執掌。樞機，指中央政權的機要部門或職位。⑳朋黨比周：結黨營私，排斥异己。

【譯文】「漢朝興起後，外戚呂氏不行正道，擅自相尊為王，呂產、呂祿憑藉著呂太后的寵信，占據著上將軍和相國的位置，想要危害劉氏政權。後來依靠忠正大臣絳侯周勃、朱虛侯劉章等人忠誠竭力，盡為臣之節，誅滅了諸呂，然後劉氏政權得以再獲平安。如今王氏這一姓，乘坐朱輪彩車的顯貴者有二十三人；穿著青紫色服飾、佩戴有貂蟬這種冠飾的高官大臣，充滿朝廷，像魚鱗一樣排列在皇上左右。大將軍王鳳執事弄

權，王商等五侯驕橫奢侈，越禮置張，一起作威作福，獨斷專行，放縱自己；內裏是卑鄙自私的行爲，對外却假托公義之名。依靠太后的尊威，憑藉皇帝與其是甥舅的關係，來樹立自己的威勢。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等官員，都是出自於王氏門下，他們掌管著朝廷機要部門，結黨營私，排斥异己。

【原文】稱譽者登進^①。忤恨者誅傷^②。游談^③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④。孤弱公族^⑤。其有智能者。尤非毀^⑥而不進。遠絕^⑦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⑧。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⑨。避諱呂。霍而弗肯稱^⑩。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⑪。宗族磐牙^⑫。歷上古至秦漢。外戚^⑬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⑭。秦穰侯。漢武安^⑮。呂。霍。上官^⑯之屬。皆不及也。

【注釋】①稱譽者登進：稱譽，稱揚贊美。登進，引申爲舉用，進用。②忤恨者誅傷：忤恨，違逆，反對。誅傷，誅殺。③游談：游說。④排擯宗室：排擯，排斥擯弃。宗室，特指與君主同宗族之人，猶言皇族。⑤孤弱公族：孤弱，削弱，使孤立。公族，諸侯或君王的同族。⑥非毀：誹謗；詆毀。非，通「誹」。⑦遠絕：疏遠隔絕。⑧給事朝省：給事，供職。朝省，猶朝廷。⑨數稱燕王、蓋

主以疑上心：顏師古注：「示宗室親近而反逆也。」燕王，即燕王劉旦，漢武帝之子，元狩六年（公元前一一七年）立為燕王。蓋主，即鄂邑公主，漢武帝之女，後因嫁給蓋侯，又稱蓋長公主。武帝初崩，昭帝新立。燕王旦自以為是昭帝兄而不得立，心生不滿，遂與宗室中山哀王之子劉長、齊孝王之孫劉澤等謀反。事敗，昭帝以燕王至親，勿治，而劉澤等人皆伏誅。事隔六年，燕王旦又聯合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御史大夫桑弘羊、蓋長公主及其情人丁外人企圖誅殺大將軍霍光，廢昭帝而自立。事未成，劉旦與蓋長公主皆自殺。^⑩避諱呂、霍而弗肯稱：顏師古注：「呂后、霍后二家，皆坐僭擅誅滅，故為王氏諱而不言也。」霍，即霍氏外戚。本始三年（公元前七一年），宣帝皇后許平君被霍光之妻霍顯毒死，次年，宣帝冊立霍光小女兒霍成君為皇后，史稱霍皇后。地節二年（公元前六八年）霍光去世，宣帝因霍光輔政之功，霍氏門中先後封侯者四人。此後霍氏一門驕奢放縱。地節四年（公元前六六年）七月，霍家發動政變未遂，招致滅族，霍光子霍禹，侄子霍山、霍雲，妻子霍顯都被誅殺或自殺。八月，漢宣帝以陰謀毒害太子為由，廢掉霍成君，令其遷往上林苑的昭臺宮；十二年後再度令其遷往雲林館，霍成君自殺。^⑪據重：占據要位。^⑫磐牙：交相連結。一說如犬牙相交。《漢書·劉向傳》原文作「磐互」。顏師古注：「磐結而交互也。字或作牙，謂若犬牙相交入之意也。」

^⑬外戚：指帝王的母族、妻族。^⑭周皇甫：即皇父，人名。周幽王時的卿士、寵臣。顏師古注：「皇甫，周卿士字也，周后寵之，故處於盛位，權黨於朝，詩人刺之。事見小雅十月之交篇。」^⑮漢武安：即武安侯田蚡（？——公元前一三一年），漢武帝時大臣，長陵（今陝西咸陽東北）人。景帝王皇

后之同母弟。公元前一四〇年，武帝即位，封田蚡爲武安侯。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爲丞相。田蚡以庸才居相位，日益驕橫專斷。大修府宅，廣置田園，聚斂財物。與竇嬰素有嫌怨，羅織罪名處死竇嬰。公元前一三一年春，暴斃於床榻之上。^⑬上官：上官氏，漢昭帝皇后。上官桀孫女，上官安之女，大將軍霍光之外孫女。上官桀以左將軍受武帝遺詔輔政，封安陽侯；上官安以皇后之父，封桑樂侯，遷車騎將軍，一門貴顯。昭帝時，上官桀父子與霍光有怨隙，遂與長公主、桑弘羊聯絡燕王旦，欲謀殺光，并廢昭帝立燕王旦，事敗被滅族。

【譯文】「稱揚贊美王氏的，就被舉用；與他們相違逆的，就被誅殺。那些游說的人，爲他們吹捧；執政者，爲他們說話。他們排擠擯弃劉氏宗室之人，削弱公族，（公族中）有智慧和能力的人，尤其會遭到誹謗而不得進用。阻絕宗室之人擔任職務，不讓他們在朝供職，怕他們和自己分奪權利；多次提到燕王劉旦和蓋長公主（叛亂之事），來迷惑聖上之心，却對諸呂、霍氏（謀反之事）避而不談。內心裏面已經萌生了像管、蔡一樣謀反的打算，而對外却假藉周公的言論，兄弟都占據要位，宗族間相互勾結。歷觀上古到秦漢兩朝的外戚，其顯貴沒有像王氏這樣的。即使是周朝的皇甫、秦國的穰侯魏冉、漢朝的武安侯田蚡，以及呂氏、霍氏和上官氏之類，都比不上王氏。」

【原文】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①。爲其人徵象^②。孝昭帝^③時。冠石立於泰山^④。有石自立。三石爲足。一石在上。故曰冠石也。仆柳起於上林^⑤。而孝宣帝^⑥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⑦生枝葉。扶疏^⑧上出屋。根垂地中^⑨。雖立石起柳^⑩。無以過此明也。事勢^⑪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⑫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⑬移於外親^⑭。降爲皂隸^⑮。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⑯夫家。而外^⑰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⑱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⑲之也。

【注釋】①先見：事前顯露。見，同「現」。②徵象：徵候；迹象。③孝昭帝：即漢昭帝劉弗陵（公元前九四年—公元前七四年），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病死，終年二十一歲，謚號「孝昭皇帝」。④冠石立於泰山：冠石，以三石爲足而矗立於地的大石。古人認爲是將有天子興於民間的一種祥瑞。臣瓚曰：「冠山下有石自立，三石爲足，一石在上，故曰冠石也。」顏師古注：「事亦具在眭孟傳。」⑤仆柳起於上林：仆柳，顏師古注：「其樹已死，僵僕於地，而更起生。事亦具在眭孟傳。」上林，古宮苑名。秦舊苑，漢初荒廢，至漢武帝時重新擴建。故址在今西安市西及周至、戶縣界。⑥孝宣帝：即漢宣帝劉詢（公元前九一年—公元前四九年），本名劉病已，字次卿，即位後改名詢，漢武帝劉徹曾孫，戾太子劉據之孫。因「巫蠱之禍」牽連，幼年曾下獄，後長於民間，於公元前

七四年被朝臣迎立爲帝，在位二十五年，「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社會和諧繁榮，史稱「宣帝中興」。廟號「中宗」，謚號「孝宣皇帝」。^⑦梓柱：梓木做的柱子。^⑧扶疏：枝葉繁茂分披貌。^⑨地中：地面以下。^⑩立石起柳：卧石自豎，枯柳復生。相傳爲有賢人自民間起而爲帝之兆。^⑪事勢：情勢；形勢。^⑫累卵：堆疊的蛋。比喻極其危險。^⑬國祚：指國運，此指皇權。^⑭外親：猶外戚。^⑮皂隸：古代賤役。顏師古注：「皂隸，卑賤之人也。」^⑯內：親近。^⑰外：疏遠。^⑱皇太后：指王政君，爲元帝皇后。成帝即位，尊其爲皇太后。^⑲全安：保全而使之平安。

【譯文】「事物的興盛必定會預先出現異常現象，作爲相關人物的徵兆。孝昭帝時，有冠石自立於泰山之上，倒伏枯死的柳樹在上林苑中重新發芽立起，後來孝宣帝即位。如今在濟南的王氏先祖墳墓，其梓柱上長出了枝葉，繁茂地超出了屋頂，根鬚扎入地裏。即使是卧石自豎，枯柳復生，也不如這種徵兆明顯。事物的情勢不能兩者同大。王氏和劉氏也同樣不能並立，如果在下者有泰山般的安穩，那在上者就有累卵一樣的危險。陛下身爲先人的子孫，守護著宗廟，却讓皇權轉移到外戚的手裏，自己降爲卑賤之人，即使不爲自身著想，那宗廟社稷又怎麼辦？婦人應親近夫家，疏遠父母家，目前這種現象（皇太后親近父母家，而疏遠夫家）并不是皇太后的福祉。孝宣皇帝不給舅舅平昌侯、樂昌侯大權，這是爲了保全他們而使之平安啊。」

【原文】夫明者。起福^①於無形。銷患於未然^②。宜發明詔^③。吐德音^④。援近宗室。親而納信^⑤。黜遠^⑥外戚。無授以政。以則效^⑦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⑧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⑨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⑩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⑪憂。昭昭^⑫甚明。不可不深圖^⑬。不可不早慮也。唯陛下深留聖思^⑭。覽往事之戒。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⑮皇太后。天下幸甚。

【注釋】①起福：產生或得到福祉。②銷患於未然：銷患，消除禍患。未然，還沒有成爲事實。③明詔：英明的詔示。④吐德音：吐，口說，陳說。德音，猶德言，指合乎仁德的言語、教令。⑤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顏師古注：「援，引也，謂升引而附近之也。援音爰。」援，薦舉；提拔。⑥黜遠：斥逐，疏遠。⑦則效：效法。⑧外家：指外戚。⑨褒睦：褒，同「褒」。褒睦，褒重敦睦。⑩無疆：亦作「無強」。無窮，永遠。⑪後嗣：後代；子孫。⑫昭昭：明白；顯著。⑬圖：考慮。⑭聖思：帝王的思慮。⑮承：敬奉。

【譯文】「明智的人能造福於無形，除禍於未然。皇上應當發布英明的政令，宣揚仁

德之言，提拔宗室之人，親近并信任他們。疏遠外戚，不把權柄交給他們，以效法先帝的行爲，優撫外戚，保全他們的宗族，這確實是太后的意願、外戚家族的福分啊！如此，王氏會永久的存在，保有他們的爵位和俸祿，而劉氏也會長久安寧，不會失掉國家社稷，這就是用來褒揚敦睦內姓、外姓，使子子孫孫綿延永續的長久之計。如果不施行這樣的策略，田氏代齊之事就會重現於今，六卿分晉之難也必會在漢朝出現，成爲後世子孫的憂患。這是再明白不過的了，不可不深入思考，不可不提早考慮。希望陛下深思，接受往事的教訓，使自己居於萬分安穩的境地，以保全宗廟，長久地敬奉皇太后，這便是天下之大幸。」

【原文】書奏。天子召見向。嘆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①無所庇蔭②。方今③同姓疏遠。母黨專政④。祿去公室⑤。權在外家。非所以強漢宗。卑私門⑥。保守⑦社稷。安固⑧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⑨宗室。譏刺⑩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⑪。發於至誠。終不能用。向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注釋】

①本根：草木的根幹。②庇蔭：包庇，庇護。③方今：當今；現時。④母黨專政：母黨，

指母族的人。專政，獨攬政權。⑤公室：指君主之家；王室。⑥私門：權勢之家；權貴者。⑦保守：保護。⑧安固：安定鞏固。⑨顯訟：公開責備。⑩譏刺：譏評諷刺。⑪痛切：極其懇切。

【譯文】奏書呈上後，天子召見劉向，對此感到嘆息、悲傷，對他說：「您暫且出外休息吧，我將考慮此事。」劉向每次被召見，多次提到皇室宗族是國家的枝葉，枝葉凋落了，那樹幹和樹根就失去了庇護；如今皇族同姓被疏遠，母族外戚獨攬政權，爵祿不出於公室，權力掌握在外戚手中，這并不是用以强大漢朝宗室、削弱權貴、保護社稷、使子孫後代安定鞏固的做法。劉向自知被皇上信任，所以常常公開責備皇室，譏刺王氏以及在位的大臣，他的言語大都極其懇切，出自於至誠之心，但他最終也沒有得到重用。劉向去世後十三年，王氏（王莽）就取代了漢朝。

【原文】季布^①。楚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②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③布千金。敢舍匿^④。罪三族^⑤。布匿濮陽^⑥。周氏乃髡鉗^⑦布。衣褐^⑧。置廣柳車^⑨中。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之魯朱家^⑩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舊舍下有上字。刪之）乃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

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⑪耳。夫忌壯士^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⑬。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俠^⑭。意^⑮布匿其所。乃許諾。侍閑。果言如朱家旨^⑯。上乃赦布。

【注釋】①季布：生卒年不詳，楚國人。曾爲項羽帳下五大將之一，後爲劉邦所用，拜爲郎中。惠帝時爲中郎將，文帝時任河東守。季布爲人仗義，好打抱不平，以信守諾言、講信用而著稱。②窘：困迫。③購求：謂懸賞捕人。④舍匿：窩藏。⑤三族：說法不一，一說爲父族、母族、妻族；或謂父母、兄弟、妻子。⑥濮陽：縣名，秦始皇置，位於今河南省東北部，因在濮水（黃河與濟水的支流，後因黃河泛濫淤沒）之陽而得名。⑦髡鉗：古代刑罰，謂剃去頭髮，用鐵圈束頸。髡，音坤，同「髡」。⑧衣褐：穿粗布衣。⑨廣柳車：古代載運棺柩的大車。柳爲棺車之飾。⑩朱家：人名。秦漢之際游俠，魯（今山東曲阜）人。以助人之急而聞名於關東。顏師古注：「朱家，魯人，見游俠傳。」⑪北走胡，南走越：胡，古代北方少數民族。越，古代南方少數民族。比喻有才能的人得不到重用而投奔異國。⑫忌壯士：忌，憎惡，怨恨。壯士，意氣豪壯而勇敢的人，勇士。⑬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顏師古注：「伍子胥，伍員也。荆，即楚也。子胥之父伍奢爲平王所殺，子胥奔吳，教吳伐楚。平王已卒，其後吳師入郢，子胥掘平王之墓，取尸鞭之三百也。」⑭大俠：指名氣大的俠客。⑮意：意料；猜測。⑯侍閑果言如朱家旨：顏師古注：「侍，侍於天子。間謂事務之隙。」

旨，意思。

【譯文】季布，楚地人，項羽派他率兵作戰，曾多次使漢王陷入窘境。項羽滅亡後，漢高祖懸賞千金來捉拿季布，膽敢窩藏者，罪及三族。季布躲藏在濮陽一個周姓人家，周氏便剃去了季布的頭髮，用鐵圈束住他的脖子，給他穿上囚徒的粗布衣服，裝在載運棺柩的喪車裏，來到魯地將其賣給了朱家。朱家心裏知道他就是季布，就將他買下來并安置在鄉下的農舍裏。於是前往洛陽拜見汝陰侯滕公，說道：「季布犯了什麼罪？作為臣子，各為其主所用，這是他的職責。項羽手下的臣子，難道能全部殺掉嗎？如今皇上剛剛得到天下，却因為私人的仇怨去捉拿一個人，為何顯示出如此狹小的心胸呢？況且，憑著季布的賢能，漢朝抓捕得這麼緊急，他不是向北投靠匈奴，就是向南投奔南越而已。由於怨恨勇士而資助了敵國，這就是伍子胥為何（助吳滅楚）掘楚平王之墓而鞭其尸的原因了。您為何不勸導皇上說明這個道理呢？」滕公心裏知道朱家是著名的俠義之士，猜想季布就藏在朱家家中，於是就答應了。在侍奉皇上的閑暇之餘，滕公果然按朱家的意思向皇上說明，皇上於是赦免了季布。

【原文】布為河東守^①。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②。人又言其

勇。使酒難近^③。至留邸^④一月。見罷^⑤。布進曰。臣待罪^⑥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恐天下有識^⑦聞之。有以窺陛下。窺見陛下深淺也。上默然^⑧。慚曰。河東吾股肱郡^⑨。故特召君耳。

【注釋】①河東守：即河東郡守。河東，郡名，秦置，治安邑（今山西夏縣北），西漢時為三河之一，領安邑、大陽等二十四縣。守，守臣，地方長官。後用為郡守、太守、刺史等的簡稱。《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②御史大夫：官名。秦置。漢因之，為御史臺長官，地位僅次於丞相，掌管彈劾糾察及圖籍秘書。與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馬）合稱三公。③使酒難近：因酒使性，不宜為親近的大臣。應劭曰：「使酒，酗酒也。」顏師古注：「言因酒露洽而使氣也。近謂附近天子，為大臣也。」④邸：漢諸郡王侯為朝見而在京都設置的住所。顏師古注：「邸，諸郡朝宿之舍在京師也。」⑤見罷：顏師古注：「既引見而罷，令還郡也。」⑥待罪：古代官吏任職的謙稱，意謂不勝其職而將獲罪。⑦有識：指有見識的人。⑧默然：沉默不語貌。⑨股肱郡：指起拱衛京師作用的要地。

【譯文】後來，季布擔任河東郡守。孝文帝時，有人說季布賢能，孝文帝就打算召他

進京擔任御史大夫；有人又說季布勇猛，但常酗酒任性，不宜爲近輔大臣。季布到了京城，在館驛住了一個月，被召見後，就讓他返回原郡。季布進言說：「臣在河東唯恐不稱職而獲罪，陛下無故召臣進京，這一定是有人妄稱臣賢能來欺騙陛下。如今臣來了，陛下沒有給臣什麼職事，就讓臣返回，這必定是有人詆毀臣。因爲一個人的贊譽就召見臣，又因一個人的詆毀就讓臣回去，恐怕天下有見識的人聽到後，就能從中窺見陛下的深淺了。」文帝聽了默不作聲，慚愧的說：「河東郡，是護衛我京師的要地，所以特地召見您！」

「原文」欒布^①。梁人也。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②。梟首^③雒陽下。詔有收視^④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⑤。祠^⑥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罵曰。若與彭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獨祠哭之。與反明矣。趣^⑦烹之。方提趨湯^⑧。顧曰。願壹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皋^⑨。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⑩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⑪也。當是之時。彭王壹顧^⑫與楚。則漢破。且垓下^⑬之會。微^⑭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割符^⑮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漢壹徵兵^⑯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爲反。反形^⑰未見。以苛細^⑱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⑲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

請就^{②④}烹。上乃釋布。拜爲都尉^{②①}。

【注釋】①樂布（？——公元前一四二年）：秦末漢初梁人。曾爲燕王臧荼部將，隨其反叛，兵敗被俘，梁王彭越將其贖回，爲梁大夫。彭越被殺後，樂布違命前去收尸被捉拿，他義責劉邦，最終被釋放，并被任命爲都尉。漢文帝時歷任將軍、燕相。吳、楚反時，以軍功封俞侯。景帝五年，高壽而卒，以義名傳世。②夷三族：即誅滅三族。③梟首：斬首并懸挂示衆。④收視：收殮顧視。⑤奏事彭越頭下：指彭越被殺後，樂布在彭越的首級下陳奏事情。⑥祠：祭祀。⑦趣：趕快；從速。顏師古注：「趣讀曰促，促，急也。」⑧方提趨湯：顏師古注：「提，舉也，舉而欲投之於湯也。趨讀曰趣，趨，嚮也。」⑨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臯：公元前二〇五年，劉邦乘項羽在齊國之際，率領五十六萬諸侯聯軍攻占彭城。項羽聞之，急率輕騎兵三萬奔襲，聯軍被殺十萬，溺水淹死十萬，劉邦僅率數十騎逃脫，反楚聯盟瓦解。同年冬，項羽反攻圍滎陽，形勢危急。劉邦敗逃。此後楚漢雙方多次在成臯展開爭奪。因彭越在楚腹地的侵擾，迫使項羽多次率軍回救，從而減輕了對漢軍的壓力。彭城，即今之徐州，公元前二〇六年，項羽建都彭城。成臯，戰國時有成臯城，北面和西面臨黃河，南面和東面爲深澗，成臯之名取山嶺高聳瀕臨黃河之義。楚、漢相持於此。西漢時置成臯縣，治所在今滎陽市西十八公里，汜水鎮虎牢關村西北故成臯城。⑩彭王：即梁王彭越。⑪合從苦楚：聯合起來困擾楚軍。合從，泛指聯合。⑫壹顧：謂顧瞻偏重於某一邊。⑬垓下：古地名，在今安徽省靈璧縣東

南。漢高祖劉邦圍困項羽於此。^⑭微：無，沒有。^⑮割符：猶剖符；剖符，猶剖竹。古代帝王分封諸侯、功臣時，以竹符爲信證，剖分爲二，君臣各執其一，後因以「剖符」「剖竹」爲分封、授官之稱。^⑯徵兵：徵調軍隊。當時劉邦爲平定在代地反叛的陳豨，故向彭越徵兵。^⑰反形：反叛的形迹。^⑱苛細：猶苛小（煩瑣細小）。^⑲人人自危：每個人都感到自己處境危險。指局勢緊張恐怖。^⑳就：立即。^㉑都尉：官名。戰國時始置。秦滅六國，遂以其地爲郡，置郡守、丞、尉。尉典兵，是比將軍略低的武官。

【譯文】樂布，梁國人，擔任梁國的大夫。樂布在出使齊國還未返回時，漢廷徵召彭越，指責他謀反，誅滅了他的三族，將彭越在洛陽斬首示衆，并下詔說：「有敢收斂、顧視彭越尸首的，立即逮捕。」樂布從齊國返回，就在彭越的首級下面奏事，并進行祭祀且爲之痛哭。官吏逮捕了樂布上報皇上。皇上召見樂布罵道：「你也要和彭越一起謀反嗎？我已禁止人們不得收斂，唯獨你去祭奠、哭吊他，你與他一起謀反是很明顯的了，趕快把他烹殺了。」左右侍衛正舉起樂布往湯鑊去，樂布回頭說道：「希望能讓我說一句話再死。」皇上說：「什麼話？」樂布說：「當皇上正被困於彭城，兵敗滎陽、成皋之時，項王之所以不能順利西進，祇是因爲彭王據守梁地，與漢軍聯合起來困擾楚軍。在那個時候，彭王如果一傾向於楚軍，那麼漢軍就會潰敗。況且垓下的會戰，若沒

有彭王，項羽是不會滅亡的。天下平定後，彭王接受朝廷的剖符而受封爲王，也希望把爵位傳於子孫萬代。現在朝廷一時向梁國徵集軍隊，彭王患病不能前來，就懷疑他要造反。反叛的形迹還沒顯露，就因細微小事誅殺了他，臣恐怕功臣們都會感到自己處境危險了。如今彭王已死，臣活著還不如死去，請您立即把我烹殺了吧！」皇上於是釋放了欒布，并任命他爲都尉。

【原文】蕭何^①。沛人也。漢殺項羽。即皇帝位^②。論功行封^③。群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爲鄼侯^④。食邑^⑤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⑥。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⑦。攻城略地^⑧。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⑨。徒持文墨^⑩。議論不戰。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⑪。獸處者。人也。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⑫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⑬也。且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兩三人。蕭何舉宗^⑭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後皆莫敢言。

【注釋】①蕭何（公元前二五七—公元前一九三年）：沛（今江蘇沛縣）人，西漢初期政治家，漢初三杰之一。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〇九年）隨同劉邦起兵。攻克咸陽後，蕭何接收了秦丞相、御史

府所藏的律令、圖書，使劉邦得以掌握全國戶口、民情和地勢，對日後制定政策和取得楚漢戰爭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楚漢戰爭時，蕭何以丞相專任關中事，及時調遣關中兵卒馳援，并轉漕供給軍用，保證了前綫兵員糧餉的供應，促使戰局發生了根本轉機。劉邦稱帝後，以蕭何功最高，位次第一，食邑八千戶，悉封其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又奉命重新制訂法令，采摭秦法，酌加新律，做《九章律》。後因助吕后定計收捕淮陰侯韓信，被拜為相國。高祖死後，蕭何輔佐惠帝。惠帝二年（公元前一九三年）卒，謚號「文終侯」。

②漢殺項羽，即皇帝位：公元前二〇二年，劉邦於垓下會戰中消滅項羽，同年二月，在定陶即皇帝位，國號為「漢」，都洛陽。

③論功行封：評定功勞之大小給予封賞。

④先封為酈侯：顏師古注：「先封何者，謂諸功臣舊未爵者，何最在前封也。酈屬南陽，解在高紀。」酈，音贊，古縣名，蕭何的封地。按漢代有兩個酈縣，一個是南陽郡酈縣（在今湖北老河口市），一個是沛郡酈縣（在今河南永城市）。

⑤食邑：指古代君主賜予臣下作為世祿的封地。

⑥被堅執兵：穿堅固甲冑，握銳利兵器。謂上陣戰鬥。堅，指甲冑。

⑦合：交鋒；交戰。

⑧攻城略地：攻占城池，奪取土地。指征戰。

⑨汗馬之勞：指征戰的勞苦，亦指戰功。汗馬，戰馬奔走而出汗。

⑩文墨：文書辭章。

⑪發縱指示：亦作「發蹤指示」。謂放出獵狗，指示方向，令其追捕野獸。一說獵人發現野獸的蹤迹，指示獵狗追捕。比喻操縱指揮。顏師古注：「發縱，謂解縲而放之也。指示者，以手指示之，今俗言放狗。縱音子用反，而讀者乃為蹤迹之蹤，非也。書本皆不為蹤字。自有逐蹤之狗，不待人發也。」

⑫功狗：比喻殺敵立功的人。

⑬功人：泛指起關鍵作用，有特殊貢獻的人。

⑭舉

宗：指全宗族之人。

【譯文】蕭何，沛縣人。漢王殺了項羽之後，即皇帝位，評定衆人功勞給予封賞，群臣紛紛爭奪功勞，過了一年多都決定不下來。高祖認為蕭何功勞最大，先行封爲酈侯，食邑八千戶。功臣們都說：「我們這些人身披甲冑，手持兵器，衝鋒陷陣，多的身經百餘戰，少的也與敵人有幾十次交鋒，攻占城池，奪取土地，功勞大小各有等差。如今蕭何毫無戰功，祇是舞文弄墨，發表議論，也不參戰，反倒功勞在我等之上，這是爲什麼？」高祖說：「諸位知道打獵嗎？」大家說：「知道。」又問：「知道獵狗嗎？」回答說：「知道。」高祖說：「打獵，追殺野獸的是獵狗，而放出獵狗、指示方向，令其追捕野獸的是獵人。諸位祇能追逐捕獲野獸，功勞和獵狗類似；至於蕭何，在後方操縱指揮，功勞和獵人一樣。況且，諸位祇是自己一人跟隨我，多的也不過是一家兩三個人，而蕭何全宗族的幾十人都跟隨著我，他的功勞是不能忘記的。」以後群臣都不敢再說什麼了。

【原文】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①。身被七十創^②。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關內侯鄂千秋。時爲謁者^③。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

雖有野戰^④略地之功。此特^⑤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拒五歲。失軍亡衆。跳身^⑥遯^⑦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⑧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⑨。蕭何轉漕關中^⑩。給食^⑪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⑫。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⑬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⑭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劍履上殿^⑮。入朝不趨^⑯。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

【注釋】①曹參：字敬伯，泗水沛（今江蘇沛縣）人，西漢開國功臣，漢初名將。劉邦稱帝後，對有功之臣，論功行賞，曹參功居第二，賜爵平陽侯。②身被七十創：身上遭受了七十多處創傷。③關內侯鄂千秋時為謁者：關內侯，爵位名。秦漢時置，為二十等級之第十九級，位於徹（列）侯之次。鄂千秋（？—公元前一九〇年），西漢初人。初爵關內侯，為謁者。高祖議定列侯位次時，群臣皆以平陽侯曹參功多，宜第一。他力排衆議，謂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高祖稱善，乃令何第一。他因此得封安平侯。謁者，官名。始置於春秋、戰國時，秦漢因之。掌賓贊受事，即為天子傳達。④野戰：參戰於曠野。⑤特：但，僅，祇是。⑥跳身：輕身逃走。顏師古注：「跳身，謂輕身走出也。」⑦遯：同「遁」，逃亡，逃跑。⑧遣軍：派遣軍隊，發兵。⑨無見糧：沒有現存的糧食。顏

師古注：「無見在之糧。」⑩轉漕關中：在關中轉運糧餉。轉漕，轉運糧餉，古時陸運稱「轉」，水運稱「漕」。關中，指函谷關以西戰國末秦故地（有時包括秦嶺以南的漢中、巴蜀，有時兼有陝北、隴西）。⑪給食：供給食用。⑫山東：戰國、秦、漢時稱崤山或華山以東地區，又稱關東。⑬待：依靠，依恃。⑭加：超過。⑮劍履上殿：經帝王特許，重臣上朝時可不解劍、不脫履，以示殊榮。⑯入朝不趨：謂入朝不急步而行。封建時代人臣入朝必須趨步以示恭敬，入朝不趨是皇帝對大臣的一種殊遇。

【譯文】列侯都已受封完畢，議奏排列位次，群臣都說：「平陽侯曹參，身上遭受了七十多處創傷，攻占城池，奪取土地，功勞最多，應當排在第一位。」關內侯鄂千秋當時為謁者，進言說：「群臣的建議都不對。曹參雖然有曠野作戰、攻占土地的功勞，但這祇是一時的事情。過去皇上與楚軍相持作戰五年，常常喪失軍隊，輕身逃走的情況有很多次，然而蕭何却常常從關中派遣軍隊來補充缺口，這都不是皇上下詔讓他徵召的，而關中數萬士兵却在皇上兵員短缺時趕到，這種情況就有多次。漢軍和楚軍在滎陽對壘多年，軍中沒有現存的糧食，蕭何在關中轉運糧餉，保障了軍糧供給不曾缺乏。陛下雖然幾次丟掉崤山以東的地區，而蕭何却一直保全著關中來等待陛下，這乃是萬世不朽的功勳。如今，即使缺少上百個像曹參這樣的人，對漢朝又能有什麼損失呢？漢朝得到他

們，也不一定能够保全，爲何想要讓一時之功超過萬世的功勞呢？所以蕭何應當排第一，曹參居次位。」高祖說：「好！」於是就將蕭何排在第一，恩准他佩劍穿履上殿，入朝不須急步而行。這天，蕭何的父母兄弟十多人都受到了封賞，皆享有食邑。

【原文】何爲民請曰。長安地狹^①。上林^②中空地。弃。願令民得入田^③。毋收橐爲獸食^④。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苑。乃下何廷尉^⑤。械繫^⑥之。數日。王衛尉^⑦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⑧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⑨金。爲請吾苑。以自媚^⑩於民。故繫治^⑪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⑫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⑬。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⑭。即關西^⑮非陛^⑯。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⑰。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是日。使使持節^⑱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⑲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注釋】①狹：窄，不寬闊。②上林：古宮苑名。秦舊苑，漢初荒廢，至漢武帝時重新擴建。故址

在今西安市西及周至、戶縣界。③田：耕種。④毋收稾爲獸食：沈欽韓曰：「此弃地，本種稾給獸食。今令民田取粟也。」稾，禾類植物的莖稈。通「稿」。⑤廷尉：官名。秦始置，九卿之一，掌刑獄。⑥械繫：亦作「械係」。戴上鐐銬，拘禁起來。⑦衛尉：始於戰國，秦漢相沿，爲九卿之一，掌宮門警衛。⑧繫：拘囚；拘禁。⑨賈豎：舊時對商人的賤稱。顏師古注：「商賈之人志無遠大，譬猶僅豎（即童僕），故云賈豎。」⑩自媚：自動去諂媚、巴結他人。⑪繫治：謂囚禁而治其罪。⑫距：通「拒」，對壘，對抗。⑬陳豨、黥布反時：豨，音西。黥，音情。陳豨（？—公元前一九五）年，宛朐人，漢七年，封陽夏侯。陳豨賓客衆多，在外獨掌兵權多年。漢十年（公元前一九七年）九月，與王黃等人反叛，自立爲代王。黥布，原名英布，六縣（今安徽六安）人，因受秦律被黥，又稱黥布。起初投靠項羽，爲西楚名將，後來歸附劉邦，封九江王。漢十一年，起兵反漢，被殺。⑭搖足：動足。喻稍有舉動。⑮關西：指函谷關或潼關以西的地區，今陝西、甘肅一帶。⑯分過：分擔過失、過錯。⑰持節：古代使臣奉命出行，必執符節以爲憑證。⑱徒跣：赤足。

【譯文】蕭何爲百姓請命說：「長安土地狹窄，上林苑中有很多空地，大都荒廢著，希望能夠讓百姓入苑耕種，不要祇種稾草給禽獸吃。」皇上大怒，說：「相國收受了商人很多錢財，所以纔爲他們請求占用我的上林苑！」於是就把蕭何交付廷尉，戴上鐐銬，拘禁起來。幾天後，有個姓王的衛尉侍奉高祖，進前問道：「蕭相國犯了什麼大

罪，陛下如此殘酷地拘禁他？」高祖說：「我聽說李斯在輔佐秦始皇時，有了好處就歸於君主，有了過惡就自己承當。如今蕭相國收受了奸商的錢財，為他們請求我的上林苑，以此來討好百姓，所以把他囚禁起來治罪。」王侍衛說：「在自己的職責內，如果有利於百姓的就為他們請命，這真正是宰相分內的事啊。陛下為什麼又要懷疑蕭相國收受商人的錢財呢？況且，過去陛下曾和楚軍對抗多年，陳豨和黥布反叛的時候，陛下親自率軍前往平叛，那時相國留守關中，若稍有舉動，關西之地就不再歸陛下所有了。相國不在此時為自己謀利，難道會貪圖商人的錢財嗎？而且，秦始皇就是因為聽不到自己的過失纔失去了天下，李斯這種分擔過錯的做法，又有什麼值得效法的呢？陛下為何懷疑丞相會如此淺薄？」當天，皇上派使者手持符節赦免釋放了蕭何。蕭何年紀大了，一向恭敬謹慎，光著脚入朝謝罪。高祖說：「相國算了吧！相國為百姓請求我的上林苑，我不准許，我最多是獲得夏桀、紂王那樣的名聲，而相國則會成為賢德的丞相。我故意囚禁相國，是想讓百姓知道我的過錯。」

【原文】曹參^①。沛人也。為齊丞相。參聞膠西^②有蓋公^③。善治黃老言^④。使人厚幣^⑤請之。既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⑥。參於是避正堂^⑦舍蓋公焉。其治要^⑧用黃老術。齊國安集^⑨。大稱賢相。蕭何薨^⑩。使者召

參。參去。屬其後相^⑪曰。以齊獄市^⑫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⑬也。今君擾之。奸人^⑭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奸人。奸人無所容竄^⑮。久且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⑯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爲。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⑰。參欲以道化^⑱爲本。不欲擾其末也。

【注釋】①曹參（？—公元前一九〇年）：字敬伯，西漢開國功臣，沛（今江蘇沛縣）人。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〇九年）隨劉邦起兵反秦，爲中涓。後在推翻秦王朝、楚漢戰爭以及漢初平定異姓王侯的戰役中屢建戰功。劉邦即皇帝位後，遷齊相國；次年賜爵列侯，號曰平陽侯。惠帝元年，廢除了諸侯國設相國的法令，改曹參爲齊丞相。共相齊九年，使齊國政治安定，大受百姓稱贊。惠帝二年（公元前一九三年），繼蕭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按照蕭何制訂的成法行事，有「蕭規曹隨」之稱。曹參任相國僅三年，惠帝五年卒，謚號「懿侯」。②膠西：郡、國名。歷史上曾名膠西郡、膠西國、高密國。秦始皇置膠西郡。漢六年（公元前二〇一年）復置膠西郡，治高密（今山東高密市西南），轄境約當今山東省膠河以西，高密市以北地區。③蓋公：高密人，生卒年不詳。西漢學者，善治黃老之學。④善治黃老言：精研黃帝、老子的學說。治，攻讀，研究。黃老言，張晏曰：「黃帝、老子之書。」⑤厚幣：豐厚的禮物。⑥具言：備言，詳細告訴。⑦避正堂：謂讓出正廳，表示恭敬。

亦省作「避堂」。⑧治要：施政之要領。⑨安集：安定輯睦。⑩蕭何薨：蕭何於漢惠帝二年（公元前一九三年）逝世。薨，諸侯死曰「薨」。⑪後相：指繼任的齊國丞相。⑫獄市：指獄訟以及市集交易。宋朱翌《猗覺寮雜記》卷下：「獄也，市也，二事也。獄如教唆詞訟，資給盜賊；市如用私斗秤欺謾變易之類，皆奸人圖利之所，若窮治則事必枝蔓，此等無所容，必為亂，非省事之術也。」⑬并容：指善惡并容。⑭奸人：邪惡、狡詐的人。⑮竄：容納或隱藏。⑯峻法：嚴酷的法令。⑰我無為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出自《道德經》第五十七章。⑱道化：道德風化。

【譯文】曹參，沛縣人，惠帝時任齊國丞相。曹參聽說膠西有位蓋公，精研黃老學說，就派人帶著厚禮將蓋公請來。見到蓋公後，蓋公對曹參講說治國之道應注重清靜無為，這樣百姓自會安定。以此類推，把這方面的道理都說了。曹參於是就讓出正堂，請蓋公居住。曹參的施政要領採用黃老學說，齊國安定和睦，人們大加稱贊他是賢明的丞相。蕭何去世後，朝廷派使者來徵召曹參。曹參離開時，囑咐繼任的丞相說：「齊國的獄訟和市集貿易就拜托您了，請您慎重對待，不要輕易干擾。」繼任的丞相說：「難道治理國家再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事嗎？」曹參說：「不是這樣的。獄市，是善惡并容之處，如果您去干擾它，那讓壞人到哪裏容身呢？因此我把這件事擺在前面。」（獄市，同時容納了善惡兩類人，若將壞人逼到走投無路的地步，他們就沒有了容身之處，時間久了就會作

亂。秦朝使用嚴厲的刑罰，而天下叛亂；漢武帝施以嚴酷的法令，而獄訟繁多。這些都是最好的證明。老子說：「我無爲，百姓自然化育；我好靜，百姓自然端正。」曹參希望以道德風化作爲治理的根本，而不想干擾枝末的事情。」

【原文】始參微時^①。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②。至何且死。所推^③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④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⑤。擇郡國吏長大^⑥取年長大者。訥於文辭^⑦。謹厚^⑧長者。即召除^⑨爲丞相史^⑩。史言文^⑪刻深^⑫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⑬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⑭。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⑮。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開舊作闕。改之）說。開。謂有所啓白。

【注釋】①微時：卑賤而未顯達的時候。②有隙：有嫌隙，有怨恨。③推：薦舉，推選。④舉事：行事，辦事。⑤約束：規章，法令。⑥長大：孟康曰：「取年長大者。」⑦文辭：言詞動聽的辭令。⑧謹厚：謹慎篤厚。⑨除：拜官，授職。⑩丞相史：丞相的屬官。史，古官名。下級佐史。⑪言文：謂解釋法律文字。⑫刻深：苛刻，嚴酷。⑬卿大夫：卿和大夫，後藉指高級官員。⑭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⑮醇酒：味厚的美酒。

【譯文】起初曹參微賤的時候，與蕭何友善；等（蕭何）做了宰相，兩人就有了隔

闕。到蕭何臨終時，所推舉的賢臣却祇有曹參。曹參接替蕭何做了相國，辦事毫無變更，完全遵行蕭何所制定的規章、法令。他選擇郡國官吏中年紀較長且不善文辭、謹慎忠厚的長者，便召來任命為丞相史。若官吏中有解釋法律文字苛刻嚴酷、一心想追求好名聲的，常會貶斥辭退他們。曹參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的官吏和賓客看到曹參不理政事，前來見他的人都想進言勸告。等這些人一到，曹參就拿出美酒給他們喝，估計他們要講話了，就再讓他們喝酒，直到喝醉後離去，始終也沒能開口勸諫。

【原文】相舍後園近吏舍。日飲歌呼^①。從吏^②患之。無如何^③。乃請參游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④相國召按^⑤之。乃反取酒張坐飲^⑥。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⑦。專掩匿^⑧覆蓋^⑨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⑩。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⑪。乃謂窋曰。汝歸。試私從容問乃父^⑫曰。高帝新弃群臣^⑬。帝富於春秋^⑭。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⑮。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汝也。窋既洗沐^⑯。歸諫參。參怒而答^⑰之二百。曰。趣入侍^⑱。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

【注釋】①歌呼：歌唱；高吟呼號。②從吏：屬吏。顏師古注：「從吏，吏之常從相者也。」③無如何：即「無如之何」，猶言沒有什麼辦法來對付。④幸：希望，期望。亦為表示希望之辭。⑤召

按：召來按問。⑥張坐飲：張設坐席而飲。⑦細過：輕微的過失。⑧掩匿：遮掩，隱瞞。⑨覆蓋：掩飾；遮蓋。⑩參子窰爲中大夫：參子窰，即曹參之子曹窰。窰，音哭。中大夫，漢官名。備顧問應對。⑪以爲豈少朕與：顏師古注：「言豈以我爲年少故也。與讀曰歟。」⑫乃父：你的父親。⑬高帝新弃群臣：謂高帝（劉邦）去世不久。是一種諱言。⑭富於春秋：謂年少，年輕。亦省作「富春秋」。⑮請事：猶請示，迷職。⑯洗沐：洗澡沐浴，藉指休假。漢制，官吏五日一次，沐浴休息。⑰答：用鞭、杖或竹板打人。⑱趣入侍：趣，趕快，從速。入侍，入朝奉侍。

【譯文】相國住宅的後園靠近官吏的住所，他們每日飲酒唱歌，高吟呼號，曹參的隨從官吏對此很厭惡，却又無可奈何，於是就請曹參到後園中游覽。聽到了官吏們醉酒高歌的呼號之聲，隨從的官吏希望相國能把他們召來按問。可曹參反而讓人取來好酒，張設坐席痛飲起來，并且也高歌呼號，與那些官吏相應和。曹參見到他人有輕微的過失，一味隱瞞掩蓋，因此相國府中平安無事。曹參的兒子曹窰任中大夫，漢惠帝責怪曹相國不理政事，認爲「難道是看我年輕而輕視我嗎？」於是對曹窰說：「你回去，試著私下裏從容地問你父親說：『高帝剛去世不久，當今皇上又很年輕，您身爲相國，整日飲酒，也不向皇上請示報告，怎麼能爲天下之事憂勞呢？』但這些話不要說是朕告訴你的。」曹窰休假回到家後，就（以惠帝的話）勸諫曹參。曹參很生氣，鞭笞了曹窰二百

下，說：「趕快回朝奉侍皇上去，天下之事不是你該說的。」

【原文】至朝時。帝讓^①參。參免冠^②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③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之言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④。參等守職^⑤。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講或作較）}若畫^⑥。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⑦其清靜。民以寧壹^⑧。

【注釋】①讓：責備，責問。②免冠：脫帽。古人用以表示謝罪。③望：比量；比擬。④垂拱：垂衣拱手，無爲而治。⑤守職：忠於職守。⑥講若畫一：文穎曰：「講或作較。」顏師古注：「講，和也。畫一，言整齊也。」⑦載：行；施行。王念孫曰：「載，行也，謂行其清靜之治也。」⑧寧壹：亦作「寧一」。安定統一。

【譯文】到朝會時，漢惠帝責備曹參，曹參脫帽謝罪說：「陛下您自己覺得在聖明英武上，與高皇帝相比如何？」皇上說：「朕怎敢與先帝相比。」曹參說：「陛下您看我和蕭相國相比，誰更賢明呢？」皇上說：「您似乎不及蕭何。」曹參說：「陛下說得很對。而且高皇帝和蕭相國平

定了天下，法令已經修訂得明確、完備，陛下祇需垂衣拱手，無爲而治，臣等忠於職守，遵從已有的法度而不改變，不也就可以了嗎？」惠帝說：「好，您且休息去吧！」百姓歌頌曹參道：「蕭何制定法令，平和明確、整齊劃一；曹參接替蕭何爲相國，遵守已有的法令而不改變，施行清淨無爲的治理，人民得到安定統一。」

【原文】張良^①字子房。韓^②人也。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關^③下軍。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令酈食其持重寶啖^④秦將。秦將果欲連和^⑤俱西。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⑥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秦王子嬰^⑦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⑧狗馬^⑨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⑩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爲天下除殘^⑪去賊。宜綽素^⑫爲資^⑬。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⑭。資。質也。欲令沛公反秦奢。儉素以爲質也。且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毒藥^⑮苦於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⑯。

【注釋】①張良（？——公元前一八六年）：字子房，西漢開國元勳之一，漢高祖劉邦的重要謀臣，漢初三杰之一。②韓：韓國，戰國七雄之一。轄地約在今山西省東南角和河南省中部，介於魏、秦、

楚三國之間，是古代兵家必爭之地。^③嶢關：關名，在今陝西藍田縣東南。^④啖：利誘。顏師古注：「啖者，本謂食啖耳。以食餒人，令其啖食。今言以利誘之，取食爲譬。」^⑤連和：聯合。^⑥解：通「懈」，懈怠；鬆散。^⑦秦王子嬰：即秦三世（？——公元前二〇六年），嬴姓，名子嬰，或單名嬰，多被認爲是「二世兄子」（即扶蘇之子）。秦朝最後一位統治者，在位僅四十六天。秦二世胡亥死後，趙高迎立子嬰即位，不稱帝祇稱王，是爲秦王。劉邦率軍進駐灊上，勸子嬰投降，并得到子嬰同意。子嬰用繩綁縛自己，并攜帶皇帝御用的玉璽和兵符等，親自到劉邦軍中投降，秦朝滅亡。項羽進入咸陽後，將其殺死。^⑧帷帳：帷幕床帳。^⑨狗馬：犬與馬，指出游打獵的動物。^⑩樊噲：沛縣（今江蘇省沛縣）人。西漢開國功臣，著名軍事統帥，漢初名將。封舞陽侯，謚號「武侯」。^⑪除殘：除去凶殘的人。^⑫縞素：喻樸素。顏師古注：「縞，白素也，音工老反。」^⑬資：晉灼曰：「資，質也。欲令沛公反秦奢，儉素以爲質也。」^⑭助桀爲虐：幫助夏桀行暴虐之事。比喻幫助壞人做壞事。桀，夏末暴君。^⑮毒藥：辛烈的藥物。^⑯霸上：古地名，因地處灊水西高原上得名，在今陝西省西安市東。爲古代咸陽長安（今西安市）附近軍事要地。

【譯文】張良，字子房，韓國人。沛公打算用兩萬人的兵力攻打秦朝在嶢關的守軍，張良說：「秦軍還很強大，不可輕敵。臣聽說秦軍的守關將領是屠夫的兒子，此等市儈容易被財利動搖。希望沛公派酈食其帶著貴重的寶物去勸誘秦將。」秦軍守將果然打算

與沛公聯合一道西攻咸陽。張良說：「這祇是秦軍的將領想要反叛，士兵們恐怕不會服從，不如趁著敵人懈怠時襲擊他們。」沛公便率兵進攻秦軍，大敗敵人，進逼咸陽。秦王子嬰投降了沛公，沛公進入秦宮，宮室裏的帷帳、犬馬、貴重財寶、宮女妃嬪，數以千計，沛公想要留下住在那裏。樊噲勸阻，沛公不聽。張良說道：「秦朝因為不行正道，所以沛公纔能到這裏。替天下百姓除去凶殘暴虐之人，應當反秦奢侈，以樸素為本。如今纔剛進入秦都，就要安於享樂，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助桀為虐』。況且，忠言聽起來雖然不順耳，但是有助於行事；辛烈之藥吃起來雖然味苦，但却有利於治病。希望沛公您能聽從樊噲的勸告。」沛公於是率軍返回了霸上。

【原文】陳平^①。戶牖^②人也。背楚。因魏無知見漢王。漢王拜為都尉典護^③軍。絳灌等或讒平^④曰。聞平居家時。盜^⑤其嫂。事魏王^⑥不容。亡而歸楚。不中^⑦。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⑧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⑨。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⑩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⑪也。今有尾生^⑫。孝己^⑬之行。孝己。高宗之子。有孝行也。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⑭用之乎。今楚漢相拒。臣進奇謀^⑮之士。

【注釋】①陳平（？——公元前一七八年）：陽武（今河南原陽）人，西漢開國功臣。起初陳平事魏王咎。不久受讒亡歸項羽，隨從入關破秦。劉邦還定三秦時，又離楚降漢，成為劉邦的重要謀士。西漢建立後，陳平先被封為戶牖侯，後又封曲逆侯。惠帝六年（公元前一八九年），與王陵並為左、右丞相。王陵免相後，陳平徙為右丞相。文帝初，陳平讓位周勃，徙為左丞相。不久周勃罷相，陳平專為丞相。文帝二年卒，謚號「獻侯」。②戶牖：地名，在今河南蘭考縣東北，西漢時屬陽武縣。③典護：監領，督察。④絳、灌等或讒平：絳、灌，漢絳侯周勃與潁陰侯灌嬰的并稱。均佐漢高祖定天下，建功封侯。二人起自布衣，鄙樸無文，曾讒嫉陳平、賈誼等。顏師古注：「舊說云，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據也。」⑤盜：私通。顏師古注：「盜，猶私也。」⑥魏王：即魏咎。本為戰國末魏國公子。秦末陳勝起兵稱王，魏咎跟隨。後被陳勝封為魏王。⑦不中：不行；不成。⑧官：授給某人官職，使為官。⑨善處：指優越的地位。⑩反覆亂臣：反覆無常的作亂之臣。⑪行：品行；德行。⑫尾生：古代傳說中堅守信約的男子。《莊子·盜跖》：「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⑬孝己：人名。傳說為殷高宗武丁之子，以孝行著，因遭後母讒言，被放逐而死。⑭何暇：哪裏有閑暇，引申為哪裏談得上。⑮奇謀：非凡的謀略。

【譯文】陳平，陽武縣戶牖鄉人。他離開楚軍，通過魏無知進見漢王，漢王任命他為

都尉，監領諸軍。絳侯周勃、穎陰侯灌嬰等人讒毀陳平說：「聽說陳平在家時，曾和他的嫂子私通；事奉魏王（魏咎），不能容身，便逃離魏國歸順楚王，也不受重用，又離楚歸漢。如今大王讓他做高官，派他監督諸將。臣聽說陳平調派將領，給錢多的就會得到優越的地位，給錢少的就被派到不好的地方。陳平，是反覆無常的作亂之臣，希望大王明察。」漢王對陳平產生了懷疑，因此責備魏無知，問道：「陳平有這些事嗎？」無知說：「有。」漢王說：「您說陳平是個賢能的人，這是為什麼？」無知回答說：「臣所說的，是指他的才能；陛下所問的，是他的品行。現在即使有尾生、孝己那樣的品行，却對戰爭勝敗的運數毫無益處，陛下哪還談得上任用這樣的人呢？如今楚漢對峙，我推薦的是具有非凡謀略的人才。」

【原文】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①。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②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③。雖有奇士^④。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贏身^⑤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⑥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⑦。得請骸骨^⑧。漢王乃謝。厚賜。拜以為護軍中尉^⑨。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注釋】①不遂：不順利或不成功。②多心：謂二三其心，反覆無定。③昆弟：兄弟。④奇士：非常之士，德行或才智出衆的人。⑤羸身：猶空手。⑥計畫：計策，謀劃。古人計事必用手指畫，使其事易見，故稱。⑦輸官：向官府繳納。⑧請骸骨：指古代官吏請求退休，言使骸骨得以歸葬故鄉。⑨護軍中尉：秦置護軍都尉，漢初又稱護軍中尉，掌派遣安排諸將等事。

【譯文】漢王召來陳平問道：「我聽說先生事奉魏王不成功，事奉楚王也半路離去，如今又跟從我，守信之人難道是這樣反覆不定嗎？」陳平說：「臣事奉魏王，魏王不能采用臣的建議，所以纔離開他去事奉項王。項王不相信他人，他所任用和寵愛的人，不是項氏宗族就是妻家的兄弟，即使有德智出衆的人才，也不能加以重用。臣在楚軍時，聽說漢王能用人，所以纔來歸附大王。臣空手而來，不接受別人的錢財，就沒有辦事的費用。假如臣的計策有可以采用的，希望大王采用；如果没有值得采用的，大王所賞賜的金錢都在，請封查交還官府，并允許臣辭官回家。」漢王於是向陳平道歉，給了他豐厚的賞賜，任命他爲護軍中尉，監督全體將領。衆將領不敢再說什麼了。

【原文】周勃①。沛人也。爲人木强敦厚②。高帝以爲可屬③大事。惠帝以勃爲太尉④。高后崩⑤。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⑥。呂產以呂王爲相國⑦。秉權⑧。欲危劉

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⑨。共誅諸呂。遂共迎立代王^⑩。是爲孝文皇帝。初即位。以勃爲右丞相^⑪。後乃免丞相就國^⑫。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⑬。吏稍侵辱^⑭之。勃以千金與獄吏^⑮。乃書牘背示之^⑯。以公主爲證。公主者。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⑰之。故獄吏教引爲證。薄太后^⑱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曰。絳侯綰^⑲皇帝璽^⑳。將兵於北軍^㉑。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文帝乃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㉒。勃既出。曰。吾嘗（舊無嘗字。補之）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

【注釋】①周勃（？——公元前一六九年）：沛（今江蘇沛縣）人，西漢開國功臣，隨劉邦一同起兵於沛。在推翻秦王朝和楚漢戰爭的過程中，戰功卓著。②木強敦厚：木強，質直剛強。顏師古注：「木謂質樸。」敦厚，誠樸寬厚。③屬：委托，囑咐。④太尉：官名。秦至西漢設置，爲全國軍政首腦，與丞相、御史大夫并稱三公。⑤高后崩：公元前一八〇年，高后呂雉崩，終年六十二歲。⑥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祿（？——公元前一八〇年），山陽單父（今山東省單縣）人，漢高祖皇后呂雉的侄子。漢惠帝七年（公元前一八八年），惠帝逝世，呂后開始臨朝專權，任命呂產、呂台兄弟和呂祿爲將，統領南北軍。高后七年（公元前一八一年），封呂祿爲趙王。次年七月，高后病重，任命趙王呂祿爲上將軍，統領北軍。⑦呂產以呂王爲相國：呂產（？——公元前一八〇年），山陽單父（今

山東省單縣）人，高后之侄。高后六年（公元前一八二年），呂產被封為呂王。次年又改封呂產為梁王，不到封國而留朝任太傅。高后八年七月，高后病重，任命趙王呂祿為上將軍，統領北軍；又命呂產統領南軍。高后死，遺詔封呂產為相國。^⑧秉權：執掌政權。^⑨朱虛侯章：即朱虛侯劉章，劉邦之孫，齊悼惠王劉肥次子。早年入衛長安，被呂后封為朱虛侯。呂后死，諸呂專權，危及劉氏天下，劉章與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合謀，平定諸呂，并親斬呂產。後文帝即位，因功加封食邑二千戶。文帝二年，晉封城陽王。在位二年卒，謚號「景」。^⑩代王：即漢文帝劉恒，劉邦第四子，漢惠帝劉盈之弟。七歲時被立為代王，都晉陽。^⑪右丞相：漢文帝時，設左、右丞相，以右相為尊。^⑫就國，返回封國。^⑬置辭：亦作「置詞」，措詞。顏師古注：「置，立也。辭，對獄之辭。」^⑭侵辱：凌辱。^⑮獄吏：舊時管理監獄的小吏。^⑯書牘背示之：言獄吏於書板背面，書寫文句，示勃以申辯之方。牘，古代寫字用的木板。^⑰尚：專指娶公主為妻。因尊帝王之女，不敢言娶，故云。^⑱薄太后：文帝之母薄姬。^⑲綰：繫結。顏師古注：「綰謂引結其組。」^⑳璽：印信。秦以前以金玉銀銅製成，尊卑通用。秦以來專指皇帝的印，以玉製。^㉑北軍：漢代守衛京師的屯衛兵。未央宮在京城西南，其衛兵稱南軍；長樂宮在京城東面偏北，其衛兵稱北軍。文帝時合南北軍，其後宮室日增，南軍名沒，而北軍名存。^㉒爵邑：爵位和封邑。

【譯文】周勃，沛縣人，為人質直剛強，誠樸寬厚，高帝認為他可以托付大事。漢惠

帝任命周勃爲太尉。高后去世後，呂祿以趙王的身分擔任漢朝的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的身分擔任相國，他們執掌朝廷大權，想要危害劉氏政權。周勃和丞相陳平、朱虛侯劉章共同誅滅了呂氏集團，於是共同迎立代王爲帝，這就是孝文皇帝。文帝即位之初，任命周勃爲右丞相。後來免去丞相之職，返回封國。有人上書告發周勃想要謀反，文帝將此事交付廷尉處理，廷尉逮捕了周勃并審問他。周勃害怕，不知如何答對。因此獄吏便逐漸侮辱他。周勃便拿了千金送給獄吏，獄吏就在書板背面寫上字，示意他「請公主作證」。公主，是文帝的女兒，周勃的長子周勝之娶了公主爲妻，所以獄吏教周勃讓公主來爲自己作證。薄太后也認爲周勃沒有謀反的事。文帝進見薄太后，太后說：「絳侯周勃當年身挂皇上的印璽，統率北軍，他不在那時謀反，如今住在一個小縣裏，反而要造反嗎？」文帝於是道歉說：「有關官吏剛剛纔查清楚，就要放他出獄了。」於是派使者拿著符節赦免了周勃，恢復了他的爵位和封邑。周勃出獄後，說：「我曾經率領過百萬大軍，然而怎麼知道獄吏也如此威風！」

【原文】勃子亞夫^①。文帝封爲條侯^②。後六年^③。匈奴大入邊。以宗正^④劉禮爲將軍。軍^⑤霸上。祝茲侯徐厲^⑥爲將軍。軍棘門^⑦。以亞夫爲將軍。軍細柳^⑧。以備胡。上自勞軍^⑨。至霸上及棘門軍。直^⑩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

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⑪。天子先驅^⑫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⑬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⑭。壁門士請車騎^⑮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⑯。於是乃按轡^⑰徐行至中營^⑱。將軍亞夫持兵^⑲揖曰。介冑^⑳之士不拜^㉑。請以軍禮見。禮。介者不拜。天子爲動。改容^㉒式車^㉓。使人稱謝^㉔。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

【注釋】①亞夫：周亞夫（公元前一九九—公元前一四三年），西漢著名將軍、軍事家，沛縣（今江蘇沛縣）人，絳侯周勃次子。文帝時，任中尉。景帝時，他統帥漢軍以三個月的時間便平定了七國之亂，升任太尉，五年後任丞相。後因其子私買甲盾而受牽連下獄，絕食五日，吐血而亡。②文帝封爲條侯：《漢書·張陳王周傳第十》：「亞夫爲河內守時……居三歲，兄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爲條侯。」③後六年：即漢文帝後元六年（公元前一五八年）。④宗正：官名，掌管王室親族的事務。秦置，西漢時爲九卿之一。漢魏以後，皆由皇族擔任。《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宗正，秦官，掌親屬。」⑤軍：駐屯。⑥祝茲侯徐厲：徐厲，江蘇沛縣人，後隨劉邦一同起義。公元前一八四年，被封爲祝茲侯，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一七四年）病逝，謚號「夷侯」。

其長子徐悼嗣位，在位二十九年，謚曰「康侯」。故此處「徐厲」疑作「徐悼」。⑦棘門：古地名，原為秦宮門，故址在今陝西省咸陽市東北。⑧細柳：地名，在今陝西省咸陽市西南渭河北岸。有細柳倉，即漢周亞夫屯軍處。⑨勞軍：慰勞軍隊。⑩直：副詞，徑直，直接。⑪彀弓弩，持滿：彀，張滿弓弩。弩，用機括發箭的弓。持滿，把弓弦拉足。⑫先驅：先鋒；前導。⑬軍門，都尉：當作「軍門都尉」，守衛軍營的將官，職位略低於將軍。⑭壁門：軍營的門。⑮車騎：即騎兵，此指皇帝的衛隊。⑯驅馳：策馬快跑。⑰按轡：謂扣緊馬繮使馬緩行或停止。⑱中營：主帥所在的軍營。⑲持兵：手握兵器。⑳介冑：披甲戴盔。㉑不拜：古代以拜為謁見上級的禮節。武官披甲，屈伸不便，允許不拜。㉒改容：動容。㉓式車：顏師古注：「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俯身撫式，以禮敬人。式，車前橫木也。」㉔稱謝：向人致意，表示問候。

【譯文】周勃的兒子周亞夫，被文帝封為條侯。漢文帝後元六年，匈奴大舉入侵邊境。文帝任命宗正劉禮為將軍，駐軍霸上；任命祝茲侯徐厲為將軍，駐軍棘門；任命周亞夫為將軍，駐軍細柳，以防備匈奴入侵。文帝親自去慰勞軍隊，來到霸上和棘門的軍營，都可直接驅車而入，自將軍以下都騎馬迎送。然後又來到細柳軍營，軍中的將士都身披鎧甲，兵刃銳利，張滿弓弩。天子的前導來到軍營，却不能進入。前導說：「天子就要到了！」軍門都尉說：「將軍有令說：『軍中祇聽將軍的命令，不聽天子的詔

令。』一會兒，文帝到了，還是不能進入。於是，文帝就派使者手持符節詔告將軍說：「我要來慰勞軍隊。」周亞夫這纔傳令打開營門。守衛營門的士官交代皇上的衛隊說：「將軍規定，軍營之中不得驅馬奔馳。」於是天子等人都拉著馬繮慢慢前行。到了中營，將軍周亞夫手持兵器，向天子拱手行禮說：「披甲戴盔的將士，不能跪拜，請允許我以軍中之禮拜見陛下。」天子深受感動，為之動容，俯身扶著車前的橫木，派人向全軍致敬，禮儀完成後便離開軍營。出了軍營大門後，群臣都很驚訝。文帝說：「啊！這纔是真的將軍。剛纔霸上、棘門的軍隊，簡直就像兒戲一般，他們的將軍在襲擊中確實可以被俘獲。至於亞夫，難道能被侵犯嗎？」文帝對周亞夫稱贊了很久。

【原文】樊噲^①。沛人也。與高祖俱起。高帝嘗病。惡見人卧禁中^②。詔戶者^③毋得入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④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⑤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⑥。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⑦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⑧。不見臣等計事^⑨。顧獨與一宦者絕^⑩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⑪乎。高帝笑而起。

【注釋】①樊噲：公元前二四二年至公元前一八九年在世，沛縣（今江蘇省沛縣）人，西漢開國元

勳，官至左丞相，著名軍事統帥。又爲呂后妹夫，深得劉邦和呂后信任。後隨劉邦平定臧荼、盧綰、陳豨、韓信等叛亂。封舞陽侯，謚號「武侯」。^②禁中：指帝王所居宮內。^③戶者：守門的人。^④排闥：推門，撞開門。顏師古注：「闥，宮中小門也，一曰門屏也，音土曷反。」^⑤宦者：即宦官，古代以閹割後失去男性功能之人在宮中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稱爲宦官。^⑥豐、沛：漢高祖，沛豐邑人，因以豐沛稱高祖故鄉。秦朝末年，劉邦起兵於沛（今江蘇沛縣）。^⑦憊：疲乏；暍頓。顏師古注：「憊，力極也。」^⑧震恐：驚恐。^⑨計事：計議大事。^⑩絕：王先謙曰：「絕，長訣也。」^⑪趙高之事：顏師古注：「謂始皇崩，趙高矯爲詔令，殺扶蘇而立胡亥。」

【譯文】樊噲，沛縣人，隨高祖一同起義。高帝曾經患病，不願見人，躺在內宮裏，命令門衛不得讓大臣們進入。絳侯周勃、灌嬰等人都不敢入內。過了十多天，樊噲竟推開宮門直闖進去，大臣們跟隨著他。皇上獨自枕著一個宦官躺著。樊噲等人見到皇上，流著眼淚說：「當初陛下帶領我們在沛縣豐邑起兵，平定天下，是何等的雄壯啊！如今天下已經安定，您又顯得多麼疲憊啊！況且陛下病勢嚴重，大臣們都感到驚恐。陛下不召見臣等商議國事，反而要獨自和一個宦官相處而與世隔絕嗎？陛下難道不知道趙高偽造詔令、殺扶蘇、立胡亥的事情嗎？」高帝笑著起身了。

「原文」周昌^①。沛人也。爲御史大夫。爲人強力^②。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③之。昌嘗燕入奏事^④。以上宴時入奏事也。高帝方擁戚姬^⑤。昌還走^⑥。高帝逐^⑦得。騎昌項。問^⑧曰。我何如主。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⑨昌。及高帝欲廢太子^⑩。大臣固爭^⑪。莫能得。而昌庭爭^⑫之強。上問其說。昌爲人吃^⑬。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心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⑭不奉詔^⑮。上欣然而笑。太子遂定。

【注釋】①周昌（？——公元前一九二年）：沛郡豐邑（今屬江蘇豐縣）人，西漢大臣，周苛從弟，爲人正直。劉邦稱漢王，周昌爲中尉，掌握禁軍。漢王四年，從兄御史大夫周苛，堅守滎陽不降，被項羽烹殺，劉邦以周昌代職，拜爲御史大夫。漢朝初建，封汾陰侯。劉邦欲廢太子劉盈，曾直言諫止。後受劉邦之托，轉任趙王如意的丞相。如意被呂后所殺，周昌托病不朝，三年後卒，謚號「悼侯」。②強力：倔強。③卑下：謙敬；退讓。④燕入奏事：孟康曰：「以上宴時入奏事也。」顏師古注：「燕謂安閑之居也。」⑤戚姬：即戚夫人（？——公元前一九四年），趙王如意之母，名懿，下邳（今江蘇邳州）人，祖籍定陶（今山東定陶），劉邦寵妃，曾隨劉邦征戰四年。她也是西漢初年的歌舞名家。劉邦死後，被呂后虐殺，死狀甚慘。⑥還走：返身而走。⑦逐：追趕；追逐。⑧問：發問。⑨憚：敬畏。⑩太子：即劉盈，呂后之子。⑪爭：通「諍」，諍諫，規勸。⑫庭爭：即廷爭。在朝廷

上向皇帝諫爭。庭，通「廷」。^⑬吃：口吃，說話結結巴巴。^⑭期期：口吃結巴貌。顏師古注：「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⑮奉詔：接受皇帝的命令。

【譯文】周昌，沛縣人，任御史大夫。為人倔強，敢於直言，即使是蕭何、曹參等人，都對周昌很謙卑。周昌曾經在高帝閑居時進宮奏事，高帝正和戚夫人擁抱，周昌見此情景轉身就走。高帝追上周昌，騎在他的脖子上問道：「我是什麼樣的君主？」周昌仰著頭說：「陛下就是夏桀、商紂一樣的君主。」於是高帝笑起來，但却格外敬畏周昌。等到高帝想要廢掉太子時，大臣們都堅決勸止，但都未能奏效。然而周昌在朝廷上極力諫爭，高帝問他的理由，周昌有口吃的毛病，又非常憤怒，說：「臣嘴上雖然說不上來，可臣心裏知道這樣做不行。陛下想要廢掉太子，臣期期不會接受您的詔令。」高帝聽罷高興地笑了，太子的地位於是得以穩定。

【原文】申屠嘉^①。梁人也。爲丞相。是時太中大夫鄧通^②方愛幸^③。賞賜累巨萬^④。文帝常燕飲^⑤通家。其寵如是。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⑥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⑦。罷朝^⑧坐府中。爲檄^⑨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⑩往。

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⑪謝。嘉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⑫。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⑬。上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⑭。君釋之。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⑮殺臣。

【注釋】①申屠嘉（？——公元前一五五年）：西漢初期大臣，梁（今河南商丘）人。高帝時爲都尉；惠帝時，升任淮陽郡守。文帝時，賜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不久升任御史大夫。後張蒼罷相，文帝任命申屠嘉爲丞相，封故安侯。爲人廉潔剛正。景帝二年卒，謚號「節侯」。②太中大夫鄧通：太中大夫，官名，屬郎中令，秩比千石，掌議論。鄧通，西漢蜀郡南安人，文帝寵臣，官至太中大夫。文帝賜鄧通蜀郡嚴道銅山，准許他私自鑄錢。於是鄧通壟斷了當時鑄錢業，富甲天下。景帝即位後，以過境采礦的罪名，將鄧通罷官，并沒收其全部財產。終不名一錢，寄死人家。③愛幸：寵愛。④巨萬：形容爲數極多。《漢書·食貨志上》：「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顏師古注：「巨，大也。大萬，謂萬萬也。」⑤燕飲：聚會在一起吃酒飯。燕，通「宴」。⑥幸愛：猶寵愛。⑦君勿言，吾私之：顏師古注：「言欲私戒教之。」⑧罷朝：帝王退朝或臣子朝罷退歸。⑨檄：古官府用以徵召、曉諭、聲討的文書。顏師古注：「檄，木書也，長二尺。」⑩第：副詞，祇是，祇。⑪頓首：磕頭，以頭叩地即舉而不停留。⑫大不敬：封建時代重罪之一，謂不敬皇帝。⑬不解：不止。⑭弄

臣：爲帝王所寵幸狎玩之臣。^⑮幾：將近，幾乎。

【譯文】申屠嘉，梁地人，文帝時任丞相。當時太中大夫鄧通正受文帝寵愛，所得賞賜累計達億萬錢，文帝常常到鄧通家宴飲。鄧通受到文帝的寵愛竟到這種程度。當時，申屠嘉入朝奏事，鄧通在文帝的旁邊，有怠慢失禮之處。申屠嘉奏事完畢，隨即說道：「陛下寵愛群臣，可以讓他們富貴。至於朝廷上的禮節，不可以不恭敬嚴肅。」文帝說：「您別說了，我會在私下裏告誡他的。」退朝後，申屠嘉坐在丞相府中，寫了檄文召鄧通前來。鄧通害怕，便入宮告訴文帝，文帝說：「你祇管去，我隨即派人召你回來。」鄧通到了丞相府，脫下帽子，光著兩腳，磕頭謝罪。申屠嘉斥責說：「朝廷，是高皇帝的朝廷。你鄧通祇是個小臣，竟敢在大殿上嬉戲，這是大不敬之罪，應當斬首。」鄧通叩頭，頭上都碰出了血，仍然沒有停下來。隨後文帝派使者手持符節召鄧通回宮，并向丞相致歉說：「此人是朕的狎玩小臣，您就放了他吧！」鄧通回到宮中，向文帝哭著說：「丞相差點兒殺了臣。」

群書治要卷十六

漢書（四）

【題解】本卷節選自《漢書》傳的部分（《漢書》卷四十三至卷四十九），包括了自漢初以來至文、景時期的八位人物，即酈食其、陸賈、婁敬、叔孫通、蒯通、賈誼、爰盎、晁錯。其中，酈食其以游說著稱，能直言劉邦之過，其言雖狂，然劉邦能聞過即改，令人感佩；在游說齊王田廣時，他著眼於天下大勢，在比較了楚、漢二主的做法後，分析了「天下歸漢」的形勢，終使齊王歸附漢王。陸賈常稱引《詩》《書》之言，進諫劉邦，并著《新書》十二篇，後又為國家社稷安危著想，說服丞相陳平聯合太尉周勃，共同平定諸呂之亂，功勳頗著。婁敬為劉邦重要謀臣，有著超乎常人的見地，最先建議劉邦定都關中，并陳述了定都洛陽和關中的利弊，被劉邦採納；又勸劉邦不可輕擊匈奴，劉邦不聽，遂遭白登之圍，足見其見識非凡。叔孫通本為漢初儒者，在力勸劉邦不可廢黜太子時，其義正辭嚴之貌，躍然紙上。蒯通曾為韓信提出三分天下的策略，却未被韓信所用，至韓信伏誅，劉邦欲誅蒯通，他以「狗各吠非其主」之論，而免於死罪；後又為曹參賓客，勸曹參禮請東郭先生和梁石君，終為上賓。賈誼是文帝時期著名

的政論家，本卷大篇幅選取了其《治安策》的內容。賈誼博古通今，高瞻遠矚，他的許多預見性的論述，在漢朝往後的統治過程中得到了驗證。爰盎爲人正直，常直言不諱，其對文帝及慎夫人之諫，既體現了其剛直的一面，又表明了其忠君愛主及循理依禮的品質。晁錯本以文學著稱，其所上《言兵事書》，詳細分析了臨戰取勝之急、用兵作戰之要以及漢朝和匈奴兩軍的長短優劣之處，是古代難得的兵書戰冊；《守邊勸農疏》則是根據當時漢朝苦於匈奴不斷侵擾邊境，而提出的通過移民、屯田等方法來抵禦匈奴的策略；《賢良文學對策》則針對文帝的策問，引用古圣先王之法，結合暴秦敗亡之政，就「通於人事終始」及「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等問題，做了綜合答復，其文論事說理，切中要害，分析利弊，具體透徹，唯文采略遜於賈誼。其削藩之策，最終成爲了「七國之亂」的導火索，景帝聽信爰盎之言，遂腰斬晁錯於長安東市，成爲千古遺恨。本卷所選不乏口辯之士，而通篇則以賈誼、晁錯的政論、奏疏爲主，通過這些內容，讓我們可以對漢初以來至文景時期的國家情況和社會狀況有所認識，其中的治國策略，也可供後人借鑒。

傳

【原文】酈食其^①。陳留^②人也。好讀書。身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③。自謂我非狂。沛公^④至高陽傳舍^⑤。使人召食其至。入謁^⑥。沛公方踞床^⑦。令兩女子洗^⑧。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揖^⑨不拜。曰。足下^⑩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豎儒^⑪。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⑫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⑬誅無道秦。不宜踞見^⑭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⑮。延^⑯食其上坐謝^⑰之。

【注釋】①酈食其（？——公元前二〇三年）：秦朝陳留縣高陽鄉人。好飲酒，桀驁不馴。後投奔劉邦，因以計克陳留，封廣野君，常奉命出使各國諸侯。漢王四年（公元前二〇四），酈食其前去游說齊王田廣，齊王悅，欲歸投漢王，於是撤除了對漢軍的防備。但韓信聽信蒯通之言，率軍襲擊歷下齊軍，齊王以為被騙，遂將酈食其烹殺，其時年約六十有五。文帝時，追謚食其公為廣野潛侯。②陳留：縣名。秦置，約在今河南開封市東南，屬三川郡。③狂生：狂放的人。④沛公：漢高祖劉邦起兵於沛，以應陳涉，衆立為沛公。⑤高陽傳舍：高陽，小邑名。屬陳留縣，在今河南杞縣西南。傳舍，古時供行人休息住宿的處所。顏師古注：「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

⑥入謁：進見，請見。一般用於臣對君、下對上、幼對長。⑦踞床：坐在床邊。⑧洗：顏師古注：「洗足也」。⑨即長揖：即，副詞，特，祇。長揖，拱手高舉，自上而下行禮。顏師古注：「長揖者，手自上而極下。」⑩足下：古代下稱上或同輩相稱的敬詞。⑪豎儒：對儒生的鄙稱，賤儒。⑫相率：亦作「相帥」。相繼；一個接一個。⑬義兵：猶義師。⑭踞見：踞坐而見客。形容待人傲慢。⑮輟洗起衣：輟，中止。起衣，起身穿衣。⑯延：迎接。⑰謝：道歉；認錯。

【譯文】酈食其，陳留人，喜歡讀書，身高八尺，人們都稱他是「狂生」，而他却說自己并不狂。沛公來到高陽的傳舍，派人召酈食其前來。酈食其進見，沛公正坐在床邊讓兩名女子給他洗腳，就這樣接見了他。酈食其進入室內，祇是拱手作揖而不行禮拜，說：「您是想幫助秦朝攻打諸侯呢？還是想率領諸侯滅掉秦朝？」沛公罵道：「你這個下賤的儒生，天下百姓同受秦朝之苦已經很久了，因此各路諸侯纔相繼起兵攻打秦朝，怎麼能說幫助秦朝呢？」酈食其說：「您如果想聚集民衆，糾合義師來討伐暴虐的秦朝，那就不應坐在床邊用這種傲慢的態度來接見長者。」於是沛公停止洗腳，起身穿上衣服，請酈食其坐於上位，并向他道歉。

【原文】漢王據守敖倉①。而使食其說齊王②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

也。天下何歸。曰。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約。先入咸陽^③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④。而遷殺義帝^⑤。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⑥。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⑦。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⑧。降城^⑨即以侯其將。得賂^⑩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⑪而下。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⑫。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⑬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⑭。爲人刻印。刑而不能授^⑮。刑斷。無復廉鶚也。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叛之。賢材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⑯也。

【注釋】①敖倉：秦代所建倉名。在河南省鄭州市西北邙山上。山上有城，秦於其中置穀倉，故曰「敖倉」。②齊王：即田廣，秦漢時期人，齊王田榮之子。田榮死，其叔田橫立田廣爲齊王。曾烹殺酈食其。後韓信破齊，田廣兵敗被俘。③咸陽：秦朝國都，在今陝西咸陽市東北。④背約不與：楚懷王與諸將約定「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劉邦先入咸陽，却被項羽封於漢中，故云。⑤遷殺義帝：漢王元年（公元前二〇六年）二月，項羽佯尊楚懷王爲義帝，「實則不用其命」。四月，項羽仿效舊制，分封十八位諸侯王，并自立西楚霸王，將義帝都城彭城據爲己有，藉口「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逼迫義帝遷都於長沙郡郴縣（今湖南郴州）。漢二年（公元前二〇五年）冬十月，項羽

密令九江王英布遣將追殺至郴縣，將義帝弑於郴城窮泉旁。義帝（？——公元前二〇五年），即楚義帝，名熊心，戰國時楚懷王熊槐之孫。秦二世二年（公元前二〇八年）夏六月，被楚地反秦義軍首領項梁等擁立為楚王，仍號「楚懷王」，為楚地義軍「共主」。⑥三秦：秦亡以後，項羽三分關中，封秦降將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合稱三秦。⑦負處：錯處。⑧立諸侯之後：王先謙曰：「据高紀，食其勸立六國後，未行，此設辭耳。」⑨降城：徵服、攻克城邑。⑩賂：泛指財物。⑪方船：并船。泛指大船。⑫負：罪責，過失。⑬拔城：攻取城池。⑭非項氏莫得用事：顏師古注：「言唯任同姓之親。」⑮為人刻印，刑而不能授：臣瓚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以封人。」刑，通「玩」。摩挲。⑯策：謀劃。

【譯文】漢王駐守敖倉，派酈食其勸說齊王，說：「大王知道天下的歸屬嗎？」齊王說：「不知道，天下歸向誰呢？」酈食其答道：「歸於漢王。」齊王又問：「先生為什麼這樣說呢？」酈食其說：「漢王和項王曾約定，先攻入咸陽的人就在關中稱王。（漢王先攻入咸陽）但項王却違背盟約沒有讓漢王在關中稱王，又逼迫義帝遷都并派人在途中將其暗殺。漢王發動蜀漢的軍隊攻打三秦，出函谷關譴責項王殺害義帝的錯處，收納天下的軍隊，擁立以前六國諸侯的後代。攻下城邑就給有功的將領封侯，繳獲財物就分賞給士兵們，和天下之人共享利益，英雄豪杰、賢才智士都樂意為他效勞。諸侯的軍隊

從四面八方趕到，蜀漢的糧食用大船運來。項王有背棄盟約的名聲，又有殺死義帝的罪行。對他人的功勞從不記著，對別人的過失却從不忘懷；打了勝仗得不到獎賞，攻下城池也得不到封爵，不是項氏家族的人就得不到重用。爲人刻好的印信，拿在手中把玩，却捨不得給人；攻城得到財物，積聚的很多也不肯賞賜給大家。天下的人叛離他，有才能的人埋怨他，沒有人願意被他所用。因此天下的人纔都來歸附漢王，他祇須安坐就可以謀劃大事了。」

【原文】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①之水。援上黨之兵^②。下井陘。破北魏^③。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④。守白馬之津^⑤。杜太行之厄^⑥。拒飛狐之口^⑦。天下後服^⑧者。先亡矣。王疾下^⑨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乃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⑩。

【注釋】①涉西河：涉，泛指渡水。西河，指山西省與陝西省之間南北流向的一段黃河。②援上黨之兵：援，引也。上黨，郡名，治長子（今山西長治縣西南）。上黨之兵，指原魏豹之兵。③下井陘，破北魏：下，攻克；徵服。井陘，山名。太行山的支脈，有要隘名井陘口，又稱土門關。秦漢時爲軍事要地。破，擊潰；攻破。北魏，指秦漢之際魏豹建立的政權。漢王二年（公元前二〇五年），劉邦

命大將韓信渡過黃河，攻滅魏國，又平定了代國。次年，韓信、張耳率軍於井陘一戰打敗趙王歇，攻克趙國。④成皋：本古東虢國，春秋鄭制邑，又名虎牢，春秋之鄭，戰國之韓，皆為重地，楚漢亦相持於此。在今滎陽市汜水鎮西北有成皋故城。⑤白馬之津：渡口名。在今河南省滑縣北。⑥杜太行之厄：杜，堵塞，封閉。太行，太行山。厄，險要之地。⑦拒飛狐之口：拒，據守。飛狐，要隘名。在今河北省涑源縣北蔚縣南。兩崖峭立，一綫微通，迤邐蜿蜒，百有餘里。為古代河北平原與北方邊郡間的交通咽喉。⑧後服：較遲降服。⑨下：屈服；投降。⑩罷歷下兵守戰備：罷，免去；解除。歷下，城邑名。約在今山東省濟南市，因在歷山之下而得名，為齊國與中原交通的必經之地。兵守，謂用兵力防守。戰備，為對付戰爭所作的準備。

【譯文】「漢王從蜀漢發兵，平定了三秦之地，渡過黃河，領導了上黨之兵。又攻下了井陘，擊敗了北魏。這就如同黃帝的軍隊一樣，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而是靠上天的保佑。現在漢王已經占據敖倉的糧食，阻塞成皋要道，把守著白馬渡口，封鎖了太行山的險地，據守飛狐隘口。天下諸侯若是較晚歸附的，就會先被滅掉。大王若是趕快歸順漢王，那麼齊國的社稷就可以保全；倘若不歸順漢王的話，那麼齊國的滅亡就指日可待了。」田廣於是聽從了酈食其的話，解除了歷下軍隊的防守和作戰準備。

【原文】陸賈^①。楚人也。有口辯^②。常居左右。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③居馬上得之。安事^④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⑤可以馬上治乎。且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⑥極武^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⑧。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曰趙氏。向使^⑨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⑩。有慚色^⑪。謂賈曰。試爲我著^⑫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事。賈凡^⑬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

【注釋】①陸賈（？——公元前一七〇年）：西漢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劉邦起事時，以其有才，善辯論，常派他出使諸侯各國。漢十一年（公元前一九六年），奉命出使南越（今兩廣一帶），招諭故秦南海尉趙佗歸附漢朝，立爲南越王，對於安定國內局勢，溝通南越與中原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起了良好的作用。陸賈出使歸來，擢爲太中大夫。高祖死後，呂后擅權。陸賈參預誅滅諸呂，迎立文帝劉恒，出力頗多。②口辯：亦作「口辨」。能言善辯之才。③事：用，使用。④乃公：傲慢的自稱。猶今言你老子。⑤寧：難道。⑥吳王夫差、智伯：吳王夫差，春秋末吳國國君，吳王闔廬之子。姬姓，吳氏，名夫差。他即位之初，勵精圖治，大敗勾踐，使吳國達到鼎盛。在位後期，生活奢華無度，對外窮兵黷武，屢次北上，耀兵中原與諸國爭霸。黃池之會時，勾踐趁虛攻吳，吳國一蹶不

振。公元前四七三年，勾踐滅吳，夫差自縊。智伯，即荀瑶（？——公元前四五三年），姬姓，智氏，名瑤。因智氏出於荀氏，故稱荀瑤，時人尊稱為智伯（同「知伯」）。智氏家族領主，晉國「六卿」之一。公元前四七五年，智伯為晉國執政，此後欲滅同列卿位的趙、魏、韓三家并取代晉國。公元前四五五年，智伯威脅魏、韓二家共同對趙氏發動晉陽之戰。此後趙襄子派人向魏、韓陳說利害，魏、韓因而與趙氏聯合反攻智氏，智伯被趙襄子擒殺，智氏就此衰落。⑦極武：謂濫用武力。⑧趙氏：相傳秦之先造父，有功於周穆王，封之趙城，由此姓趙氏。⑨向使：假使；假令。⑩不懌：不悅。⑪慚色：羞愧的臉色。⑫著：明示。顏師古注：「著，明也，謂作書明言也之。」⑬凡：總計；總共。

【譯文】陸賈，楚國人，有能言善辯之才，常在高皇帝身邊。進言時常常引用《詩經》和《尚書》裏的話，高皇帝罵他說：「你老子我是騎在馬上得到天下的，哪裏用得著《詩》《書》！」陸賈說：「在馬上取得天下，難道也可以在馬上治理天下嗎？且文治武功并用，是使國家長治久安的辦法。從前，吳王夫差、智伯都是因為濫用武力而滅亡；秦朝使用嚴刑峻法而不知變更，最終敗亡。假使秦朝統一天下後，實行仁義之道，效法古聖先王，陛下又怎麼能取得天下呢？」高帝聽了不高興，露出慚愧的臉色，對陸賈說：「請您試著為我明示秦朝之所以失去天下，而我之所以得到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來國家成功和失敗之事。」陸賈共撰寫了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沒有不說好的，稱他

這部書爲《新語》。

【原文】吕太后時。王諸吕。諸吕擅權。欲劫少主^①。危劉氏。右丞相陳平^②患之。賈曰。天下安。注意^③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④。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⑤耳。平因結^⑥謀於太尉勃^⑦。卒誅諸吕。安劉氏。立文帝。賈之謀也。

【注釋】①少主：即西漢後少帝劉弘。曾名劉義。公元前一八四年，被吕后立爲皇帝。諸吕之亂平定後被誅，繼而文帝即位。②右丞相陳平：陳平（？——公元前一七八年），陽武（今河南原陽東南）人，劉邦的重要謀士，西漢開國功臣。惠帝六年（公元前一八九年），與王陵并爲左、右丞相。王陵免相後，陳平擢爲右丞相，但因吕后大封諸吕爲王，陳平被削奪實權。吕后死，諸吕秉政，陳平與太尉周勃等合謀平定諸吕之亂，迎立文帝。文帝二年卒。③注意：重視；關注。④豫附：樂於歸附。⑤掌握：控制；主持。⑥結：聯結；結合。⑦太尉勃：即太尉周勃，沛（今江蘇沛縣）人，西漢開國功臣，漢高祖封爲絳侯。爲人質樸忠厚，劉邦曾預言「安劉氏天下者必勃也」。惠帝六年，任周勃爲太尉。吕后死，周勃與陳平等合謀智奪吕禄軍權，一舉謀滅吕氏諸王，擁立文帝，後官至右丞相。文帝十一年去世，謚號「武侯」。

【譯文】呂太后掌權時期，封呂氏親信爲王。諸呂專權，想劫持少帝，危害劉氏政權，右丞相陳平對此很是擔憂。陸賈對他說：「天下安定時，人們關注的是丞相；天下危急時，人們關注的是大將。將相和睦，那麼士人就樂意歸附；士人樂意歸附，天下即使有變故，國家的大權也不會分散。要想大權不分散，爲國家社稷考慮，此事全在您和太尉兩人的掌握中了。」陳平於是與太尉周勃聯合商議，最終誅滅了諸呂，安定了劉氏江山，迎立了孝文帝，這其中都有陸賈的謀略。

【原文】婁敬^①。齊人也。漢五年^②。戍隴西^③。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④輅。以木當胸挽重輦車也。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⑤。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問。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⑥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⑦積德累善十餘世。及武王伐紂。不期^⑧會孟津^⑨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⑩即位。周公之屬傅相^⑪焉。乃營成周^⑫。都維。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⑬。道里鈞矣^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無周字}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⑮。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

【注釋】①婁敬：生卒年不詳，漢初齊國盧（今山東省濟南市長清縣）人，劉邦重要謀士。曾向劉邦提出定都關中、與匈奴和親、遷山東豪強以實關中三項建議，對漢初政策的制定及西漢政權的穩定起了很大作用。②漢五年：公元前二〇二年。③隴西：古郡名。治狄道（今甘肅臨洮縣），約在今甘肅省南部和東南部。《漢書·地理志下》：「隴西郡。秦置。」顏師古注：「此郡在隴之西，故曰隴西。」④輓輅：音，碗路。車上供牽引用的橫木。⑤便宜：指有利國家，合乎時宜之事。⑥比隆：同等興盛。⑦后稷：周之先祖。相傳姜嫄踐天帝足迹，懷孕生子，因曾弃而不養，故名之為「弃」。虞舜命為農官，教民耕稼，稱為「后稷」。⑧不期：未經約定。⑨孟津：古黃河津渡名。在今河南省孟津縣東北、孟縣西南。相傳周武王在此盟會諸侯并渡河，故一名盟津。一說本作盟津，後訛作孟津。為歷代兵家爭戰要地。⑩成王：西周第二代天子，姓姬，名誦。武王之子，謚號「成王」。⑪傳相：輔佐。⑫成周：古地名。即西周的東都洛邑。故址據傳在今河南省洛陽市東郊。⑬貢職：貢賦；貢品。⑭道里鈞矣：道里，道路；路途。鈞，通「均」，相等。⑮分而為二：東周末期，周王室分出兩個姬姓小國，即西周國和東周國。

【譯文】婁敬，齊國人，漢五年，他戍守隴西，路經洛陽，高帝正在那裏。婁敬放下車前牽引用的橫木，見到齊人虞將軍，說：「臣希望面見皇上陳說利國之事。」於是虞將軍進宮向高帝稟報。高帝召見了婁敬，問他有何事要說，婁敬勸高帝說：「陛下建都

洛陽，難道是希望漢朝同周朝一樣興盛嗎？」高帝說：「是的。」婁敬說：「陛下取得天下跟周朝不同。周朝的先祖從后稷開始，積德行善長達十幾代。等到周武王討伐殷紂時，未經約定而主動到孟津會盟的就有八百諸侯，於是滅掉了殷商。周成王即位，周公等人輔佐他，於是營建了成周（洛邑），定都於此，認為這是天下的中心，諸侯從四方來交納貢賦，道路里程基本上是均等的。君主有德行就容易在這裏稱王，沒有德行的就容易滅亡。凡是建都於此的，都希望君主務必要以德政來感召人民，而不希望依靠險要的地勢，讓後代君主驕奢淫逸來虐待百姓。到了周朝衰敗的時候，周王室分爲了西周國和東周國，天下沒有諸侯來朝見，周朝也不能控制他們，不是因爲其德行淺薄，而是勢力衰弱了。」

【原文】今陛下起豐沛^①。收卒三千人。捲^③蜀。漢。定三秦。與項籍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④。父子暴骸中野^⑤。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痍者未起^⑥。而欲比隆成。康之時^⑦。臣竊以爲不侔^⑧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⑨。四塞^⑩以爲固。卒然^⑪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⑬。陛下入關^⑭而都之。山東^⑮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鬥。不扼其亢^⑯。喉嚨也。拊其背^⑰。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

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賜姓劉氏。拜爲郎中^⑰。
號曰奉春君。

【注釋】①豐、沛：沛郡豐邑，漢高祖劉邦故鄉，秦末，劉邦起兵於此。②收：聚集。③捲：席捲。

④肝腦塗地：形容戰亂中死亡慘烈。⑤暴骸中野：暴骸，暴露尸骸。中野，原野之中。⑥傷痍者未起：傷痍，創傷。起，治愈。⑦成康之時：成康指周成王與其子周康王（姬釗）的并稱。史稱其時天下安寧，刑措不用，故用以稱至治之世。⑧不侔：不相等；不同。⑨被山帶河：謂山勢起伏，黃河如帶。形容地勢險固。《戰國策·楚策一》：「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被，後作「披」、靠近、依傍。帶，環繞。⑩四塞：本指四境皆有天險，可作屏障。此指四面的關塞（包括函谷關、武關、大散關、蕭關）。⑪卒然：突然；忽然。⑫資甚美膏腴之地：資，憑藉；依靠。膏腴，謂（土地）肥沃。⑬天府：謂土地肥沃、物產富饒之域。⑭關：指函谷關，在今河南靈寶縣東北。⑮山東：戰國、秦、漢時稱崤山或華山以東地區，又稱關東。⑯扼其亢拊其背：扼，掐住。亢，咽喉。比喻要害處。拊，擊。⑰郎中：官名。始於戰國。秦漢沿置。掌管門戶、車騎等事；內充侍衛，外從作戰。

【譯文】「如今陛下自豐、沛起兵，招集三千士卒，席捲蜀、漢地區，平定三秦之

地，與項羽大戰七十次，小戰四十次，使天下百姓慘死於戰爭中，父子的尸體曝露於荒野中，數量多得無法計算。悲慘的哭聲不絕於耳，人民遭受的創傷還沒有恢復，（在這種情況下）却想要達到和成康時期同等興盛，臣私下認為這是不相同的。況且秦地有高山依靠，黃河環繞，四面都有關隘作為屏障，即使突然發生緊急情況，百萬雄兵可以聚集起來。憑藉秦國故有的基礎，依靠肥沃的土地，這就是所說的『天府』之地啊。陛下入函谷關以內建都，崤山以東地區即使有禍亂，秦國的舊地仍可以保全并占有。與人搏鬥，不掐住他的咽喉，擊打他的後背，是不能完全獲勝的。如今陛下進入函谷關而建都，占有秦國舊地。這也就是掐住了天下的咽喉而又擊打其後背啊。」高帝當日起駕西行，定都關中。於是賜婁敬姓劉，任命他為郎中，封號奉春君。

【原文】漢七年^①。韓王信^②反。高帝自往擊^③。至晉陽^④。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使人使匈奴。匈奴匿^⑤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⑥畜。使者十輩^⑦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⑧見^⑨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⑩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⑪。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三十餘萬衆。兵已業^⑫行。上怒罵敬曰。齊虜^⑬。以舌得官。乃今^⑭妄言沮^⑮吾軍。械繫^⑯敬廣武^⑰。遂往。至平城^⑱。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⑲。七日。然

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乃封敬二千戶。號建信侯。

【注釋】①漢七年：公元前二〇〇年。②韓王信（？——公元前一九六年）：本名韓信，為避免與同時期同名的淮陰侯韓信混淆，史書上稱其為韓王信。秦末漢初將領，本是原韓襄王庶出之孫，西漢初年被劉邦封為韓王。漢六年，韓王信起兵反漢，後來投降匈奴。漢十一年（公元前一九六年），在與漢軍作戰時被殺。《史記》《漢書》均有其傳。③高帝自往擊：事在漢七年（公元前二〇〇年）。④晉陽：漢六年（公元前二〇一年），漢高祖劉邦為防禦匈奴，派韓王信坐鎮北方，改太原郡為韓國，設都城在晉陽，約在今太原市。⑤匿：隱藏。⑥羸：瘦弱。⑦十輩：從事同一或同類事務的前後十人。十，約數。⑧夸矜：炫耀。⑨見：「現」的古字，顯示；表示。⑩瘡：通「瘡」，瘦。⑪伏奇兵以爭利：伏，隱藏；埋伏。奇兵，出乎敵人意料而突然襲擊的軍隊。爭利，爭取軍事優勢。⑫已業：已經。⑬虜：奴隸，僕役。對人的蔑稱。⑭乃今：而今，如今。⑮沮：阻止。⑯械繫：戴上鐐銬，拘禁起來。⑰廣武：縣名。西漢時屬代國，約在今山西朔州之山陰與山西忻州之代縣。⑱平城：在今山西省大同市。⑲白登：即白登山，也稱小白登山，今名馬鋪山，位於大同城東五公里處。

【譯文】漢七年，韓王信反叛，高帝親自帶兵前去攻打。到達晉陽後，聽說韓王信要

聯合匈奴一起攻打漢軍，高帝派使者出使匈奴（探察敵情）。匈奴把精銳士兵和肥壯的牛馬全都隱藏起來，祇能看到老弱的士兵和瘦弱的牲畜。派去的使者前後有十餘人，回來都說匈奴容易攻打。高帝派婁敬再次前往，他回來稟告說：「兩國彼此攻擊，這時應該誇耀顯示其長處纔對，現在臣前往匈奴那裏，祇看見瘦弱的牲畜和年老體弱的士兵，這一定是想故意顯示其短處，然後埋伏奇兵襲擊以爭取有利的形勢，我認為匈奴是不可以攻打的。」此時，漢軍三十多萬士兵已經出動了。高帝發怒大罵婁敬說：「你這個齊國的賤奴，靠嘴皮子得了官位，如今又胡說八道阻止我軍出兵。」就給婁敬戴上鐐銬，拘禁在廣武。於是，漢軍繼續前進，到達平城，匈奴果然出動奇兵將高帝圍困在白登山，過了七天纔得以解圍。高帝回到廣武，赦免了婁敬，說：「我沒有采用您的建議，因而被圍困在平城。」於是賜給婁敬食邑二千戶，封號「建信侯」。

【原文】叔孫通^①。薛^②人也。爲太子太傅^③。高帝欲以趙王如意^④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⑤。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⑥。胡亥^⑦詐立。自使滅祀^⑧。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⑨。食無菜茹爲啖。其可背^⑩哉。陛下必欲廢嫡^⑪而立少。臣願先伏誅^⑫。以頸血污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⑬耳。通曰。太子。天

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

【注釋】

①叔孫通：又名叔孫何，西漢初期儒家學者，舊魯地薛（今山東棗莊薛城北）人。初為秦待詔博士，秦二世時為博士。後轉投漢王，被拜為博士，號稷嗣君。曾協助漢高祖制訂漢朝的宮廷禮儀，先後出任太常及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廢太子劉盈，通以不合禮儀勸阻，高祖聽從了他的意見。司馬遷尊其為漢家儒宗。②薛：縣名，在今山東省滕縣。顏師古注：「薛，縣名，屬魯國。」③太子太傅：輔導太子之官。商、周已設，漢沿置，秩三千石，位次太常。④趙王如意：劉如意（公元前二〇八年—公元前一九四年），劉邦第三子，母為戚姬。漢七年（公元前二〇〇年）封代王；九年，徙為趙王。因戚姬有寵，劉邦數欲立如意為太子，以衆臣與呂后反對而罷。劉邦去世後，被呂后毒殺，終年十五歲。⑤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獻公（？—公元前六五一年），姬姓，晉氏，名詭諸。春秋時晉國君主，在位二十六年。驪姬，驪戎首領之女。獻公五年（公元前六七二年），晉伐驪戎，得驪姬及其妹，二人受到獻公寵幸。十二年，驪姬生奚齊。晉獻公本有子三人，長為太子申生，次為重耳，末為夷吾。獻公二十一年（公元前五六），驪姬陷害太子申生，申生逃到新城被迫自殺，又逼走重耳、夷吾。此後獻公立奚齊為太子。獻公死，里克、邰鄭父等人聚衆作亂，殺死奚齊、卓子（驪姬妹所生子），晉國大亂。⑥扶蘇（？—公元前二一〇年）：嬴姓，名扶蘇。秦始皇長子，素有賢名。曾勸諫始皇不要「焚書坑儒」，因而被秦始皇貶到上郡監蒙恬軍。秦始皇臨終

前曾作璽書，要長子扶蘇速歸咸陽送葬，并繼嗣帝位。中車府令趙高勾結始皇少子胡亥和丞相李斯，偽造遺詔立胡亥為太子，并賜扶蘇死。扶蘇接書後自殺。⑦胡亥：即秦二世（公元前二三〇年—公元前二〇七年），嬴姓，名胡亥，秦始皇第十八子，公子扶蘇之弟，早年從中車府令趙高學習獄法。秦始皇病死沙丘，胡亥在趙高和丞相李斯的扶植下，得立為太子，并承襲帝位，稱二世皇帝。他即位後，趙高掌實權，實行了慘無人道的統治，終於在公元前二〇九年激起了陳勝、吳廣的農民起義。秦二世三年，胡亥在趙高逼迫下自殺，時年二十四歲。此後不久，秦王子嬰向劉邦投降，秦朝滅亡。⑧滅祀：斷絕宗廟祭祀。指朝代滅亡。⑨攻苦食啖：謂過艱苦的生活。顏師古注：「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言共攻擊勤苦之事，而食無味之食也。」⑩背：違背；違反。⑪嫡：嫡子，即正妻所生之子，多指嫡長子。⑫伏誅：被處死。⑬戲：開玩笑。

【譯文】叔孫通，薛縣人，漢初任太子太傅。高帝想改立趙王劉如意為太子，叔孫通勸諫說：「從前，晉獻公因為寵愛驪姬的緣故，廢掉太子（申生），改立奚齊，晉國動亂了十幾年，被天下人耻笑；秦始皇因為不提早確立扶蘇為太子，讓（趙高）得以用欺詐的手段立胡亥為帝，結果自取滅亡，這是陛下所親眼見到的。現在太子仁義、孝順，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呂后和陛下共同經歷過艱難困苦的生活，怎能背棄她呢？陛下如果一定要廢掉嫡子而立少子，臣願意先被處死，用頸血染紅地面。」高帝說：「你不要

這樣，我祇是開個玩笑而已。」叔孫通說：「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一動搖，天下就會受到震動，怎麼能拿天下大事來開玩笑呢？」高帝說：「我聽您的。」

【原文】蒯通^①。范陽^②人也。韓信定齊地。自立爲齊假王^③。通知天下權在於信。說信曰。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④中野。不可勝數。非天下賢聖。其勢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懸命^⑤於足下。足下爲^⑥漢則漢勝。與^⑦楚則楚勝。方今爲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⑧。其勢莫敢先動。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⑨。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⑩之。信曰。漢王遇^⑪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遂謝通。通說不聽。惶恐^⑫。乃陽狂^⑬爲巫^⑭。

【注釋】①蒯通：本名蒯徹，漢初范陽固城鎮人，因避漢武帝劉徹之諱而改名爲通。善於陳說利害，曾爲韓信謀士，并建議韓信與劉邦、項羽三分天下。②范陽：縣名。秦置。轄區在今河北省定興縣境內，治所在故城（今河北省定興縣固城鎮）。顏師古注：「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蒯通。」③齊假王：漢四年（公元前二〇三年），韓信平定齊地，并派使者向劉邦請求立自己爲齊假王，於是劉邦派張良前去封韓信爲齊王。假王，暫署的、非正式受命的

王。④流離：因灾荒戰亂流轉離散。⑤懸命：謂寄托命運。⑥爲：幫助。⑦與：幫助；援助。⑧鼎足而立：像鼎的三隻腳一樣，三者各立一方。常比喻三方面分立相持的局面。⑨咎：灾禍，不幸之事。與「休」相對。⑩孰圖：孰，「熟」的古字。審慎，周密謹慎。圖，考慮。⑪遇：禮遇；恩遇。⑫惶恐：恐懼，驚慌。⑬陽狂：裝瘋。陽，通「佯」，假裝。⑭巫：古代從事祈禱、卜筮、星占，并兼用藥物爲人求福、却灾、治病的人。商代巫的地位較高。周時分男巫、女巫，司職各異，同屬司巫。春秋以後，醫道漸從巫術中分出，但民間專行巫術、裝神弄鬼爲人祈禱治病者，仍世世不絕。

【譯文】蒯通，范陽人。韓信平定了齊地，自立爲代理齊王。蒯通知道天下大權握在韓信手中，勸韓信說：「現在劉邦、項羽兩方相爭，使天下百姓肝腦塗地，流離於荒野之中，其數難以計算。若不是天下的聖賢，其力量必定不能平息天下的禍亂。現在這個時候，兩位君主（項羽和劉邦）的命運寄托於您一身，您幫助漢王，漢王就能取勝；援助楚王，楚王就能勝利。如今爲您考慮，不如使雙方都得到好處而同時存在，和他們三分天下，如鼎之三足般各立一方，在這種形勢下誰也不敢先動兵。聽說：『上天賜予的而不接受，反而會受到灾禍；時機到了而不行動，反而會遭受禍患。』希望您仔細地考慮這件事。」韓信說：「漢王對我禮遇優厚，我怎能見到有利可圖就背弃恩義呢！」於是謝絕了蒯通的建議。蒯通的勸說沒被韓信採納，感到很害怕，於是裝瘋做了巫師。

【原文】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爲淮陰侯。謀反。誅。臨死。嘆曰。悔不用蒯通之言。高帝聞之。召通。通至。上欲亨^①之。曰。若^②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③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④。以鹿喻帝位也。天下共逐之。高材^⑤者先得。天下匈匈^⑥。爭欲爲陛下所爲。顧^⑦力不能。可殫^⑧誅邪。上乃赦之。

【注釋】①亨：「烹」的古字。古代用鼎鑊煮人的酷刑。②若：你。③吠：狗叫。④鹿：比喻政權。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⑤高材：亦作「高才」，才智過人。⑥匈匈：啾啾。動亂；紛擾。⑦顧：但是。⑧殫：亦作「殫」，盡，竭盡。

【譯文】天下已經平定，後來韓信因罪被貶爲淮陰侯，又因爲謀反而被誅殺，臨死時感嘆說：「真後悔沒聽蒯通的話。」高帝聽到了，就召來蒯通。蒯通到了，高帝準備烹煮他，說：「你教唆韓信謀反，爲什麼呢？」蒯通說：「狗總是對其主人以外的人狂叫，在那個時候，臣祇知道齊王韓信，而不知道陛下您。況且秦國失去了政權，天下人共同追逐爭奪，才智過人者先得到。天下動亂不安，人們都爭著想做陛下所做的事，祇是能力不夠，難道能把他們都殺盡嗎？」高帝於是赦免了他。

【原文】至齊悼惠王^①時。曹參^②爲相。禮下賢人^③。請通爲客^④。初。齊處士^⑤東郭先生梁石君入深山隱居。通乃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⑥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⑦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⑧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⑨之。曹相國曰。敬受命^⑩。皆以爲上賓^⑪。

【注釋】①齊悼惠王：即劉肥，漢高祖庶長子。其母爲曹氏。高祖六年（公元前二〇一年），劉肥被立爲齊王，封地七十座城，在位十三年，惠帝六年去世。②曹參（？—公元前一九〇年）：字敬伯，泗水沛（今江蘇沛縣）人，西漢開國功臣。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〇九年）跟隨劉邦在沛縣起兵反秦，攻下二國和一百二十二個縣。劉邦稱帝後，對有功之臣論功行賞，曹參功居第二，賜爵平陽侯。高帝封長子劉肥爲齊王，任命曹參爲齊國相國。孝惠帝元年（公元前一九四年），廢除了諸侯國設相國的法令，改命曹參爲齊國丞相。後來官至漢朝相國，「一遵蕭何約束」，有「蕭規曹隨」之稱。③禮下賢人：意謂禮賢下士，指有地位者能禮敬賢德之人并降格與之結交。④客：門客，寄食於貴族豪門的人。⑤處士：本指有才德而隱居不仕的人，後亦泛指未做過官的士人。⑥幽居：深居。⑦俊士：才智杰出的人。⑧下意：謂屈意，即委屈心意。⑨禮：禮遇；厚待。⑩受命：猶受教。⑪上賓：貴客；佳賓。

【譯文】到齊悼惠王時，曹參爲齊國相國，禮賢下士，請蒯通做他的門客。當初，齊國的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到深山中隱居。蒯通就去拜見曹相國，說：「婦人有丈夫死後三天就改嫁的，有深居守寡不出門的。您假如想娶媳婦，會選哪一個呢？」曹相國說：「選擇不願嫁人的。」蒯通說：「那麼訪求賢臣也應該這樣。那東郭先生、梁石君是齊國才智杰出之人，隱居不出正如『寡婦不願嫁人』，未曾降低節操、委屈心意去謀求官位。希望您派人對他們以禮相待。」曹相國說：「恭敬地接受您的教誨。」後來曹參把他們都奉爲貴客。

【原文】賈誼^①。洛陽人也。孝文時。爲梁懷王太傅^②。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③。制度疏闊^④。諸侯王僭擬^⑤。地過古制^⑥。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⑦。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⑧。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勢^⑨。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⑩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⑪。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⑫。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⑬之積薪^⑭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⑮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⑯焉。

【注釋】①賈誼（公元前二〇一年—公元前一六八年）：西漢初年著名政論家、思想家、散文家，洛陽（今河南洛陽東北）人。文帝時，因吳公推薦，賈誼任博士，時年二十二歲。後超遷為太中大夫。文帝對賈誼的才能和建議頗為賞識，擬任賈誼為公卿，但因周勃、灌嬰等重臣的反對，不得已而作罷。於是，出賈誼為長沙王太傅。後又被拜為梁懷王太傅，先後多次上疏陳述治安之道，這些奏疏被後世史家稱為《治安策》。文帝十一年（公元前一六九年）梁懷王墜馬而死，賈誼自傷失職，一年多後悲鬱而死，年僅三十三歲。②梁懷王太傅：梁懷王劉揖（？—公元前一六九年），漢文帝第四子，生母不詳。公元前一七七年，被漢文帝封為梁王。在位十年，因墜馬而死，謚號「懷」。太傅，官名，國王輔佐之官（國王年幼或缺位時，可代為管理國家），掌管禮法的制定和頒行。③初定：謂國家方始平定。④疏闊：篡略，不周密。⑤僭擬：越分妄比。謂在下者自比於尊者。《漢書·賈誼傳》原文作「僭擬」。顏師古注：「擬，比也，上比於天子。」⑥古制：古時的法式制度。⑦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淮南，即淮南厲王劉長（公元前一九八年—公元前一七四年），沛（今江蘇沛縣）人，劉邦少子。公元前一九六年被封淮南王。文帝時，驕縱跋扈，常與帝同車出獵；在封地不用漢法，自作法令。公元前一七四年，與匈奴、閩越首領聯絡，圖謀叛亂，事泄被拘。朝臣議以死罪，文帝赦之，廢王號，謫徙蜀郡嚴道邛郵（嚴道縣，今四川雅安），途中不食而亡。濟北王，劉興居（？—公元前一七七年），劉邦孫，齊悼惠王劉肥之子。初封東牟侯，呂后召之宿衛長安。呂后死，他與其兄朱虛侯劉章合謀，請其兄齊王舉兵入京誅諸呂奪帝位。文帝即位後益封二千戶；文帝二年割

齊濟北郡封爲濟北王。次年，匈奴入邊，文帝率丞相灌嬰等親征，他乘機舉兵叛亂，文帝派柴武率兵平叛，他被俘自殺。國除。⑧匡建：匡正建立。顏師古注：「匡，正也，正其失也。建，立也，立制節也。」⑨事勢：情勢；形勢。⑩長太息：深長的嘆息。⑪疏舉：逐條列舉。⑫諛：諂媚；奉承。⑬厝：放置。⑭積薪：積聚木柴。⑮數：數說，一件一件的說。⑯詳擇：審慎選擇。

【譯文】賈誼，洛陽人。孝文帝時，任梁懷王的太傅。當時，匈奴強大，侵犯邊境。天下剛剛安定，制度還不够完備，諸侯王超越本分而與天子相比，封地超過了古代制度的規定，淮南厲王劉長、濟北王劉興居都因作亂而被誅滅。賈誼多次上書陳述政事，大都是想匡正過失并建立新的制度。其大意是：「臣私下考慮當前的形勢，認爲可爲之痛哭的事有一件，可爲之流淚的事有兩件，可爲之深深嘆息的事有六件，至於其他違背事理、有傷道義的事，難以全部逐條列舉。向陛下進言的人都說天下已經安定、太平了，臣獨自認爲并非如此，凡說天下已經安定太平者，不是愚昧便是阿諛奉承，都不是從事實出發、懂得國家安定與動亂根本的人。有人捧著火種放在柴堆之下，自己却睡在上面，火還未燃燒起來時，就說很安全，如今國家的形勢，與此有什麼不同呢？陛下爲何不讓臣在您面前把這些事詳細地稟明，據此陳述治國安邦之策，也好讓您來審慎地選擇呢？」

【原文】夫使爲治勞智慮^①。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以諸侯軌道^②。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③。四荒^④向風。百姓素朴^⑤。獄訟衰息^⑥。天下順治^⑦。生爲明帝。沒^⑧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⑨。至孝^⑩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⑪。至仁也。立經陳^⑫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⑬。雖有愚幼不肖^⑭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⑮者得佐下風^⑯。致此非難也。臣謹稽^⑰之天地。驗之往古^⑱。案^⑲之當今之務。日夜念之。至孰^⑳也。雖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無以易^㉑此。

【注釋】①智慮：指智慧與思慮。②軌道：遵循法制。③賓服：歸順；服從。④四荒：四方荒遠之地。⑤素朴：質樸無華。⑥獄訟衰息：獄訟，訟事；訟案。衰息，衰而止息。⑦順治：順從而大治。指社會秩序井然而安定。⑧沒：通「歿」，死。⑨六親：歷來說法不一。漢賈誼《新書·六術》篇，以父、昆弟、從父昆弟、從祖昆弟、從曾祖昆弟、族兄弟爲「六親」。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⑩至孝：謂極盡孝道。⑪群生：指百姓。⑫陳：公布。⑬法程：法則；程式。⑭不肖：不成才，不正派。⑮治體：治國的綱領、要旨。⑯下風：比喻處於下位，卑位。有時作謙辭。⑰稽：考核，查考。⑱往古：古昔，從前。⑲案：通「按」，查考，考核。⑳至孰：謂慮事極其周詳。㉑易：改變，

更改。

【譯文】「假使所提的治國方案要使人心神疲憊，身體勞苦，影響享受鐘鼓之樂，不采納也是可以的。（臣所提出的治國方案）能保證您現在所享受的娛樂不受影響，還能使諸侯遵循法制，戰爭不起，百姓擁護君主，匈奴臣服，邊遠之民望風歸附，百姓質樸無華，訟案衰而止息，天下安定、秩序井然，在生是英明的皇帝，死後則成為明神，美好的名譽，流傳千古。建立永久安定的形勢，成就長期太平的功業，以此來敬奉祖廟、奉養六親，這是孝道做到了極點；以此來造福天下，教育百姓，這是仁愛到了極點；訂立準則，頒布綱紀，對事物的主次輕重處理得當，後人可以把它作為千秋萬世的法則，即使有愚昧、幼弱或不成才的子孫，仍然能够承蒙祖業而安享太平，這是賢明到了極點。憑陛下的明智通達，祇要讓稍知治國要旨的人在下面輔佐，做到這樣是不困難的。臣謹慎地考察了天地變化之象，又對往古之事做了考證，和當今的形勢做了對比，日夜思維，考慮得非常周詳，即使讓禹、舜復生，為陛下謀劃，也不能改變這一方略。」

【原文】夫樹國①固必相疑②之勢也。樹國於險固。諸侯强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勢也。下數被其殃。上數爽③其憂。甚④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今或⑤親弟謀為東帝。淮南厲

王長也。親兄之子西向而擊。謂齊悼惠王子興居爲濟北王反。欲擊取滎陽。天子春秋鼎盛^⑥。鼎方。行義^⑦未過。德澤^⑧有加焉。猶尚^⑨如是。況莫大^⑩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⑪未壯。漢之所置傳相^⑫方握^⑬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⑭。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⑮。彼自丞尉^⑯以上。遍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也。

【注釋】①樹國：謂建立藩國。②相疑：互相猜疑。③爽：受傷害。王先謙案：「《廣雅·釋詁》：『爽，傷也。』言上數爲憂所傷也。」④甚：的確。⑤或：有。⑥春秋鼎盛：春秋，年紀。鼎盛，正當壯年。⑦行義：品行，道義。⑧德澤：恩德，恩惠。⑨猶尚：尚且。⑩莫大：最大，沒有比這更大。⑪幼弱：幼小。⑫傳相：古稱輔導國君、諸侯王之官。漢諸侯國有太傅，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治國，改丞相曰相，通稱傳相。⑬握：掌握；控制。⑭冠：古代男子到成年則舉行加冠禮，叫做冠。一般在二十歲。泛指成年。⑮稱病而賜罷：稱病，藉口生病。賜罷，謂罷免其官職。⑯丞尉：縣丞、縣尉的合稱。

【譯文】「建立的諸侯國過於強大，必然會形成與天子相互猜疑的形勢。百姓屢遭其

害，君主也會因多次憂慮而傷神。這的確不是用來安定君主、保全百姓的辦法。如今有陛下下的親弟弟圖謀在東方稱帝，親兄弟的兒子也向西進攻。天子正當壯年，品行道義上沒有過失，對諸侯王的恩惠又不斷增加，還尚且如此，更何況最大的諸侯，權力要比他們大上十倍呢！然而天下還比較安定，這是為什麼？因為那些大諸侯國的國君年紀還未到成年，朝廷所派去的太傅、丞相掌握國事。幾年之後，諸侯王大都成年，血氣方剛，朝廷派去的傅相祇好藉口生病而免官，他們自縣丞、縣尉以上都普遍任用自己的親信，像這樣，他們的行為和淮南王、濟北王有什麼不同呢？到這時而想使國家長治久安，即使使是堯、舜也辦不到了。」

【原文】今令此道順而全安^①。甚易。不肯早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②。抗其頭而劉之也。豈有異秦之季世^③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天下如曩時^④。淮陰侯尚王楚^⑤。黥布王淮南^⑥。彭越王梁^⑦。韓信王韓^⑧。張敖王趙^⑨。盧綰王燕^⑩。陳豨在代^⑪。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⑫。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⑬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⑭。高皇帝與諸公并起。諸公幸者乃爲中涓^⑮。其次僅得舍人^⑯。材之不逮^⑰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三四十縣。德

至渥^⑮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⑯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⑰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

【注釋】

①全安：保全而使之平安。②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顏師古注：「墮，毀也。抗，舉也。劉，割頸也。」已乃，副詞，旋即，不久。墮，損毀，敗壞。抗劉，斬首。③季世：末代；衰敗時期。④曩時：往時；以前。⑤淮陰侯尚王楚：淮陰侯，即韓信，漢初三杰之一，項羽亡後，劉邦收韓信兵權，改封韓信爲楚王，都下邳（今江蘇邳縣東）。四個月後被貶爲淮陰侯。王楚，稱王於楚國。⑥黥布王淮南：黥布又名英布，曾因犯法黥面，故稱黥布。秦末農民起義領袖之一，初投靠項羽，爲西楚名將，封九江王；後歸附劉邦，漢四年，封淮南王，都六（今安徽六安），轄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之地。漢十一年，英布起兵反漢，兵敗被殺。⑦彭越王梁：彭越（？——公元前一九六年），昌邑人（今山東金鄉縣），字仲，著名將領，西漢開國功臣，拜魏相國、建成侯。項羽死，劉邦封其爲梁王，都定陶，與韓信、英布并稱漢初三大名將，後因被人告發謀反被殺。⑧韓信王韓：指韓王信，本名韓信，史書多稱爲韓王信。⑨張敖王趙：張敖（？——公元前一八二年），趙王張耳之子。秦末隨父參加陳勝、吳廣起義，曾封成都君。漢高祖五年（公元前二〇二年）嗣爵爲趙王，娶高祖長女魯元公主。八年，高祖過趙時，執子婿禮甚恭，反遭辱罵。趙相貫高等以此謀刺高祖，未遂。次年事發，被牽連入獄。後因貫高極力辯白，得赦，尚魯元公主如故，貶爵宣平侯。⑩盧綰王

燕：盧綰（公元前二五六年—公元前一九四年），沛郡豐邑（今江蘇豐縣）人，與劉邦是同鄉好友，同日而生。楚漢戰爭中，官至太尉，封長安侯。漢五年，劉邦稱帝，同年七月，燕王臧荼謀反，劉邦親征。九月叛亂平定，盧綰被封為燕王。漢十一年（公元前一九六年）同陳豨叛亂，劉邦在攻擊盧綰時，與大臣誓曰：「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是為白馬之盟。以樊噲、周勃攻打盧綰，攻下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等郡，盧綰携及家人奔走匈奴。惠帝元年（公元前一九四年），盧綰死於匈奴，享年六十三歲。^⑪陳豨在代：陳豨（？—公元前一九五年），宛朐人，漢高祖七年，韓王信反叛，逃入匈奴，高祖帶兵到平城而回，封陳豨為列侯，以趙國相國的身分統率趙國、代國的軍隊。陳豨賓客衆多，在外獨掌兵權多年。高祖十年（公元前一九七年）九月，與王黃等人一同反叛，自立為代王。期間，曾與韓信密謀反叛之事。高祖十二年冬，陳豨在靈丘被樊噲軍所殺。代，今山西北部 and 河北西北部地域。^⑫亡恙：沒有病痛。引申為安然存在。顏師古注：「無恙，言無憂病。」^⑬有以：猶有因。^⑭穀亂：混亂。^⑮中涓：古代君主親近的侍從官。^⑯舍人：戰國及漢初王公貴人私門之官。顏師古注：「舍人，私府吏員也。」^⑰不逮：比不上；不及。^⑱渥：顏師古注：「渥，厚也，音握。」^⑲角：顏師古注：「角，校也，競也。」^⑳自：連詞，雖，即使。

【譯文】「現在要使治安之道順利地推行，令國家保全，百姓安定，是很容易的。如果果不趁早采取措施，不久就會傷害骨肉親屬，以致要殺他們的頭，這難道和秦朝末年的

情況有什麼不同嗎？以天子的權位，憑藉當今的形勢，依靠上天的保佑，尚且對轉危爲安、改亂爲治的措施有所顧慮。假設天下像以前那樣，淮陰侯韓信還統治楚國，黥布統治淮南，彭越統治梁國，韓王信統治韓國，張敖統治趙國，盧綰統治燕國，陳豨仍在代國。假如這六、七人都在世，而在這個時候陛下即位，自己能覺得安全嗎？臣有理由知道陛下是不能的。那時天下混亂，高皇帝與這些大臣一同起兵，這些人中幸運的祇做了中涓，差一點的僅做了舍人，他們的才能與高皇帝相差太遠了。高皇帝憑藉其明聖威武登上天子之位，劃割肥沃的土地來分封這些人爲諸侯王，封地多的有百餘城，少的也有三、四十個縣，恩德可謂極其優厚了。然而在此後的十年間，反叛的事件發生了九起。陛下對於諸位舊臣，並沒有親自較量過才能而使他們甘心爲臣，也不是親自封他們爲王，即使是高皇帝也不能因此而得到一年的安寧，所以臣知道陛下也是不能得到安寧的。」

【原文】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①。元王王楚^②。中子^③王趙。幽王王淮陽^④。恭王^⑤王梁。靈王^⑥王燕。厲王^⑦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⑧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⑨。擅爵人^⑩。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⑪。令（令下

有之字）不肯聽。召之安可致^⑫乎。幸^⑬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⑭。陛下之臣雖有悍^⑮如馮敬^⑯者。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也。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⑰。陛下雖賢。誰與領^⑱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⑲。其異姓負強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⑳。同姓襲^㉑是迹而動。既有徵^㉒矣。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

【注釋】①悼惠王王齊：劉肥，高祖六年立其為齊王，都臨淄。②元王王楚：楚元王（？——前一七九年），即劉交，漢高祖少弟，字游。漢六年（公元前二〇一年），封劉交為楚王，都彭城（今江蘇徐州市）。楚，即西漢諸侯國楚國，當時統轄薛郡、東海、彭城共三郡三十六縣，占有華東肥沃地區，是西漢初勢力較大的藩國。③中子：即趙隱王劉如意。④幽王王淮陽：幽王，劉友（？——公元前一八一一年），高祖之子，漢十一年十月立為淮陽王。惠帝元年（公元前一九四年），趙王劉如意死，呂后改封淮陽王劉友為趙王。劉友妻為呂氏之女，因劉友另有寵妾，其妻向呂后誣告劉友欲反叛，呂后便召劉友入京，將其軟禁，劉友最終哀怨而死，後謚為趙幽王。淮陽，漢十一年（公元前一九六），高祖以陳、沛、潁川三郡置淮陽國，治陳縣（今河南淮陽縣）。因在淮河之北，故名。⑤恭王：劉恢（？——公元前一八一一年），劉邦之子。梁王彭越被誅，立為梁王。呂后時，因趙幽王劉友幽死，遂改封劉恢為趙王，被迫娶呂產之女，而劉恢的寵妃被迫自殺（有書寫是被呂后毒死），劉

恢因此悶悶不樂。公元前一八一年六月，劉恢殉情自殺。呂后廢其嗣，文帝時追謚為「趙恭王」。

⑥靈王：即燕靈王劉建，漢朝第三任燕王、第一任同姓燕王，漢高帝第八子。高帝十一年（公元前一九六年），燕王盧綰逃亡匈奴；第二年（公元前一九五五年），立劉建為燕王，在位十五年，謚曰靈。

⑦厲王：即淮南厲王劉長，劉邦第七子。黥布謀反被殺，遂封劉長為淮南王，都壽春（今壽縣）。轄九江、廬江、衡山、豫章四郡。相當於從今河南上蔡、安徽淮河以南，江西北部區域。⑧昆弟：兄

弟。⑨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顏師古注：「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帝制，皇帝的儀制。⑩爵人：以爵位或官職授人。⑪黃屋：古代帝王專用的黃繒車蓋。顏師

古注：「天子車蓋之制。」⑫致：顏師古注：「致，至也。」⑬幸：假使，倘若。⑭天下圜視而起：顏師古注：「言驚愕也。」應劭曰：「圜，精正視也。」圜視，互相顧看；向四周看。⑮悍：顏師古

注：「悍，勇也。」⑯馮敬：如淳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⑰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顏師古注：「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⑱領：治理。顏師古

注：「領，理也。」⑲已然之效也：已然，既成事實；已經如此。效，證明；驗證。⑳易其所以然：顏師古注：「謂改其法制使不然。」㉑襲：沿襲。㉒徵：顏師古注：「徵，證驗也。」

【譯文】「臣請求試著談談那些關係親近的諸侯王。假使讓悼惠王劉肥統治齊國，元王劉交統治楚國，中子劉如意統治趙國，幽王劉友統治淮陽，恭王劉恢統治梁國，靈王劉

建統治燕國，厲王劉長統治淮南，若這六七個顯貴之人都還健在，在這時候陛下即位，能够把國家治理好嗎？臣又知道陛下是不能的。這些同姓諸侯王，雖然名義上稱臣，實際上都認為自己和天子就像民間的兄弟一樣，大概沒有不想使用皇帝的儀制而行天子之事。他們擅自封人爵位，赦免死罪之人，甚至有人使用皇帝專用的黃色車蓋，朝廷的命令不肯聽從，陛下召見他們怎麼會來呢？假使會來，法令怎能施加到他們身上呢？動一個親戚，天下的諸侯王就會驚愕地相互顧看而起來反對。陛下的臣子中即使有像馮敬這樣勇猛的人，剛要開口告發諸侯王，匕首就已經插入他的胸膛了。陛下雖然賢明，但誰能幫您治理此事呢？所以說關係疏遠的異姓王必會危及國家，關係親近的同姓王必然會作亂，這是事實已經證明的啊！那些異姓諸侯王憑藉勢力強大而反叛的，漢朝有幸已經戰勝了他們，但又未改變導致反叛的根本原因。同姓的諸侯王沿襲這種做法而反叛，已經有驗證了。灾禍的變化，不知還會殃及到哪裏。聖明的帝王處在這種情況之下，尚不能使國家安定，後世之人又將怎麼辦呢？」

【原文】屠牛坦①一朝解十二年②而芒刃不頓③者。所排擊④剝割。皆衆理解⑤也。至於醢髀⑥之所。非斤⑦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醢髀也。釋⑧斤斧之用。而欲嬰⑨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

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二國皆反誅。何不施之仁恩。勢不可故也。

【注釋】①屠牛坦：古齊國之善屠牛者。蘇林曰：「孔子時人也。」顏師古注：「坦，屠牛者之名也。事見《管子》。」②年：《漢書·賈誼傳》原文作「牛」。

③芒刃不頓：芒刃，指刀劍銳利處。俗稱刀尖、刀口。顏師古注：「芒刃，謂刃之利如豪芒也。」不頓，謂依然銳利。頓，通「鈍」。

④排擊：劈砍。⑤理解：王先謙曰：「理，肌肉也。說文『解，判也。』衆理解，謂其肌肉易解判處。」⑥髀髀：胯骨與股骨。⑦斤：斧頭。⑧釋：放下。⑨嬰：施加。

【譯文】「屠牛坦一個早上解剖十二頭牛，而刀口依舊鋒利的原因，是因為他砍劈、割削的地方都是在肌肉容易剖開之處，至於胯骨與股骨這些大骨頭，不是用大斧就是用砍刀。仁義恩厚好比是君主鋒利的刀刃，權勢法制好比是君主的斧頭。當今的諸侯王都是髀、髀一樣的大骨頭，現在如果放下斧頭不用，而想用鋒利的刀刃去切割，臣認為其結果不是碰出缺口就是被折斷。為什麼不用仁義恩德去對待淮南王和濟北王呢？是因為形勢不允許啊！」

【原文】臣竊迹前事①。大抵②强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强。則最先反。韓王信倚

胡。則又反。貫高^③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④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亦形勢然也。曩令樊^⑤。酈^⑥。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⑦可也。令信。越之倫^⑧列爲徹侯^⑨而居。雖至今存可^⑩（可下有也字）。然則天下之大計^⑪可知也。欲諸王之皆忠附^⑫。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⑬。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⑭。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

【注釋】①臣竊迹前事：顏師古注：「尋前事之蹤迹。」②大抵：大都，表示總括一般的情況。③貫高：趙王張敖（高祖劉邦的女婿）之國相，因不滿劉邦對待張敖無禮，欲殺劉邦。後被告發，入獄，澄清趙王張敖沒有參與謀反後被釋放，最後自殺。④長沙：長沙王吳芮（公元前二四一年—公元前二〇一年），餘千人（今江西省上饒市餘干縣人），泰伯第廿九世孫、吳王夫差後裔。秦朝時任番陽令，號曰番君。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〇九年），吳芮率部將梅鋗及女婿英布響應陳勝起義。公元前二〇六年，項羽入咸陽，因吳芮率百越人民起兵，又從入關，封衡山王，都邾（今湖北黃岡）。項羽死後，吳芮與韓信等人一同擁戴劉邦稱帝，漢高祖五年（公元前二〇二年）二月，徙封長沙王，都臨湘（今湖南長沙）。領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及南海五郡。但當時象郡、桂林郡及南海郡已被

南越王趙佗所占，豫章郡又早已封給淮南王英布，長沙國實際上祇有長沙一郡。同年七月，奉命率兵定閩，病死於途中，謚文王，長子吳臣襲位。⑤酈：酈商，字良臣，酈食其之弟。酈商一生戎馬，戰功赫赫。起初劉邦攻克陳留後，酈商跟隨劉邦進攻秦朝，沿路屢立戰功。漢王元年（公元前二〇六年），劉邦封酈商為信成君、隴西都尉。漢六年（公元前二〇一年）正月，朝廷以戰功封其為曲周侯。漢高后八年（公元前一八〇年）去世，終年約七十四歲，謚曰「景侯」。⑥殘亡：滅亡。⑦倫：輩；類。⑧徹侯：爵位名。秦統一後所建立的二十級軍功爵中的最高級。漢初因襲之，多授予有功的異姓大臣，受爵者還能以縣立國。後避武帝諱，改稱通侯或列侯。⑨大計：重大的謀略或計劃。⑩忠附：猶忠順。⑪菹醢：菹，古代一種酷刑，把人剝成肉醬。醢，古代酷刑。將人剝成肉醬。⑫治安：謂政治清明，社會安定。

【譯文】「臣私下裏考察以前發生的事，大都是勢力強大的諸侯王先反叛。淮陰侯韓信在楚國為王，勢力最為強大，所以最先謀反；韓王信依仗匈奴的力量，繼續反叛；貫高憑藉趙國的條件，接著又謀反；陳豨部隊精銳，於是又反叛；彭越憑藉梁國，也反叛了；黥布憑藉淮南，也反叛了；盧綰勢力最弱，所以最後反叛。長沙王吳芮祇有兩萬五千封戶，功勞少但最終却得以保全，勢力弱却最忠誠，并不是本性與別人不同，也是形勢使其如此的。如果之前讓樊噲、酈商、絳侯周勃和灌嬰各占據幾十座城池稱王，到

今天即使已經滅亡，也是可能的；如果讓韓信、彭越這類人祇居於徹侯的爵位，即使現在還存在也是可能的。那麼治理天下的大計便知道了，想讓諸侯王都衷心歸附朝廷，那就不如讓他們像長沙王那樣；想讓臣子不被剝成肉醬，就不如讓他們像樊噲、酈商等人那樣；想讓天下太平安寧，就不如多封（小的）諸侯國，減小他們的勢力。勢力小就容易用道義來駕馭他們，國土小就不會有謀反的邪心。」

【原文】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①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②。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③。雖在細民^④。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⑤。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其子孫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⑥之。須^⑦其子孫生者舉使君^⑧之。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⑨。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⑩之志。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⑪。細民向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當時大治^⑫。後世誦聖^⑬。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

【注釋】①使：謂驅使、支配。②制從：猶服從。③異心：二心；叛離的意圖。④細民：平民。⑤定

制：擬定制度或法式。⑥空而置之：置，擱置。空，騰讓出來。⑦須：等待。⑧君：稱諸侯。⑨地制壹定：地制，指帝王的分封制度。壹，一旦；一經。⑩誅伐：討伐；聲討。⑪逆：違背。⑫大治：謂政治修明，局勢安定。⑬誦聖：顏師古注：「稱誦其聖明。」

【譯文】「這樣就會使全國的形勢，如同身體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一樣，沒有不服從的。諸侯王不敢有反叛的想法，即使是老百姓，也會知道他們都很安定。因此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英明了。分割土地，擬定制度，把齊、趙、楚三國分成若干諸侯國，讓齊王、趙王、楚王的子孫，都能得到先人的那份封地，一直到分完為止。至於燕、梁等其他王國也是這樣。那些封地多而子孫少的諸侯國，也分成若干諸侯國，可以暫時空著王位，等他們的子孫出生後，再封他們為王。這樣做對天子沒有什麼利益，確實是為了國家的安定太平而已。因此天下都會知道陛下的廉潔。分封土地的制度一旦確定，宗室子孫沒有人會擔心不能做王。諸侯王沒有背叛的念頭，皇帝也就沒有討伐的想法。因此天下都會知道陛下的仁德。法制建立而沒有人觸犯，政令施行而沒有人違背，百姓都趨向善良，大臣都表示順從。因此天下都知道陛下的道義。這樣當世可以使政治修明，局勢安定，後世也會稱頌您的聖明。陛下還顧慮什麼而遲遲不這樣做呢？」

【原文】天下之勢。方病大瘡^①。腫足曰瘡。一脛^②之大幾如要^③。一指之大幾如股^④。平居不可屈伸^⑤。失今不治。必爲錮疾^⑥。後雖有扁鵲^⑦。不能爲^⑧已。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⑨。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⑩者。天下之足也。今匈奴嫪毐侵掠^⑪。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無已^⑫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⑬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顛^⑭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可爲流涕者此也。

【注釋】①瘡：音腫。通「瘡」，指足部水腫。如淳曰：「腫足曰瘡。」②脛：人的小腿。③要：「腰」的古字。④股：大腿。⑤屈伸：亦作「屈申」。屈曲與伸舒。⑥錮疾：痼疾。經久難治的疾病。錮，通「痼」。⑦扁鵲：戰國時名醫。原名秦越人，渤海郡鄭（今河北省任丘市北）人。一說家於盧國（今山東省長清縣南），故又稱盧醫。學醫於長桑君，醫道精湛，擅長各科，行醫時「隨俗爲變」，在趙爲「帶下醫」，至周爲「耳目痹醫」，入秦爲「小兒醫」，名聞天下。秦太醫令李醯自知醫術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⑧爲：醫治。⑨倒懸：指人頭脚倒置地或物上下倒置地懸挂著。亦以人之倒挂，比喻處境極其困苦或危急。⑩蠻夷：亦作「蠻彝」。古代對四方邊遠地區少數民族的泛稱。⑪嫪毐侵掠：嫪，傲慢。毐，顏師古注：「嫪，古侮字。」侵掠，侵犯掠奪。⑫無已：無止境；無了時。⑬金絮采繒：金絮，銀兩與絹。采繒，指彩色絲織品。⑭顛：却；反而。

【譯文】「目前，天下的形勢好像一個人正得了腫脚病一樣，小腿腫得幾乎跟腰一般粗，腳趾腫得幾乎跟大腿一樣粗。平時不能伸屈自如，錯過現在的機會而不治療，必定會成爲難治的疾病。以後即使有扁鵲那樣的神醫，也不能將其治癒了。可令人痛哭的就是這種病啊！天下的形勢正像一個人倒挂著，天子是天下的頭，蠻夷是天下的脚。如今匈奴態度傲慢、輕侮朝廷、對漢朝侵犯掠奪，這是最大的不敬，給天下造成的禍患沒有止境。然而漢朝每年還獻納銀兩、絹以及彩色絲織品來供養他們。這是脚反而在上面，頭反而在下面，如此顛倒，却沒有人能够解救，還能說有治國的人才嗎？可爲之流泪的就是這件事。」

【原文】今民賣僮^①者。僮謂隸妾。爲之繡衣絲履^②。偏諸緣^③。內之閑中^④。閑。賣奴婢闌也。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⑤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⑥。白穀^⑦之表。薄紩^⑧之裏。縫以偏諸^⑨。是古天子之服也。今富人大賈^⑩。嘉會^⑪召客者。以被^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⑬。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⑭。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⑮者。殆^⑯未有也。夫俗至大不敬也。至無等^⑰也。至冒上也。進計^⑱者猶曰無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注釋】①僮：奴婢。如淳曰：「僮謂隸妾也。」②繡衣絲履：繡衣，彩繡的絲綢衣服。古代貴者所服。絲履，以絲織品製成的鞋。古代為華貴的服飾。③偏諸緣：偏諸，衣服、鞋子和簾帷的花邊。緣，給衣履等物鑲邊或緄邊。④閑：用於遮攔阻隔的柵欄。服虔曰：「閑，賣奴婢閑。」⑤廟而不宴：顏師古注：「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蓋貴之也。」廟，祭祖；祭祀。宴，安閑；平時。引申為閑居，指日常生活。⑥婢妾：妾與使女。⑦白縠：《漢書·賈誼傳》原文作「白縠」，白色縐紗。⑧紬：白色細絹。⑨縵以偏諸：晉灼曰：「以偏諸縵著衣也。」縵，同「緝」。縫衣邊。⑩大賈：大商人。⑪嘉會：歡樂的聚會。多指美好的宴集。⑫被：覆蓋。⑬節適：謂有節制而適度。⑭倡優下賤：倡優，古代稱以音樂歌舞或雜技戲謔娛人的藝人。下賤，卑賤。⑮屈：竭盡，窮盡。⑯殆：大概；幾乎。⑰無等：沒有等級差別。⑱進計：進獻計策。

【譯文】「現在民間販賣奴婢的人，給奴婢穿上帶花邊的彩繡衣服和絲鞋，然後把她們關進柵欄中，她們穿的是古代皇后的服飾，皇后祇是在入廟祭祀時纔穿，平時是不穿的，而現在平民却用來給奴婢們穿。用白色皺紗作面子，白色薄絹作襯裏，又縫上花邊，這是古代天子的服飾；如今大富商人在舉行宴會招待客人時，却用來挂在牆上。古代以此供奉一帝一后還講求節約、適度。如今平民住房的牆壁上竟挂著帝王用的衣料做裝飾，卑賤的倡優可以穿皇后的服飾，如此而天下的財力不窮盡，大概是從未有過的。」

社會風氣到了極大不敬，最沒有尊卑等級，極其冒犯皇上的程度，而進獻計策的人却說『應無爲而治（不要改變這種現狀）』，可爲之深深嘆息的就是這樣的事。」

【原文】商君遺禮義^①。弃仁恩。并心^②於進取。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③。家貧子壯則出贅^④。出贅作贅壻。借父耰鋤。慮有德色^⑤。假其父鋤而惠之。母取箕箒^⑥。立而誚語^⑦。誚猶責也。抱哺其子。與公併倨^⑧。其慈子嗜利^⑨。不同禽獸者無幾^⑩耳。然并心而赴時者。猶曰蹙六國^⑪。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⑫之節。仁義之厚。衆掩寡。知^⑬欺愚。勇威^⑭怯。壯陵^⑮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⑯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⑰。猶尚未改。

【注釋】①商君遺禮義：商君，顏師古注：「謂商鞅。」遺，遺棄；捨棄。禮義，禮法道義。②并心：專心。③出分：富有人家分一些財產給兒子，使其自立門戶。④出贅：男子到女家就婚，成爲女家的一員。⑤借父耰鋤，慮有德色：顏師古注：「言以耰及鋤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爲恩德也。」耰鋤，猶鋤耨，泛指農具。德色，自以爲對人有恩德而表現出來的神色。⑥箕箒：箕，畚箕。箒，同「帚」，掃除刷洗穢物的用具。⑦誚語：斥責；責罵。⑧抱哺其子，與公併倨：顏師古注：「言婦抱

子而哺之，乃與其舅并倨，無禮之甚也。」公，夫之父。併，并列。倨，通「踞」，箕踞（一種輕慢、不拘禮節的坐的姿態，即隨意張開兩腿坐著，形似簸箕）。⑨嗜利：貪求私利；貪圖錢財。⑩無幾：沒有多少；不多。⑪歷六國：歷，同「蹶」。顏師古注：「蹶謂拔而取之。」六國，指戰國時位於函谷關以東的齊、楚、燕、韓、趙、魏六國。⑫廉愧：猶廉耻。⑬知：「智」的古字。聰明；智慧。⑭威：震懾，使知畏懼而服從。⑮陵：侵犯；欺侮。⑯大賢：才德超群的人。此指漢高祖劉邦。⑰遺風餘俗：前代遺留下來的風俗。

【譯文】「商鞅拋棄禮法道義，捨棄仁愛恩德，一心變法圖強，秦國的風俗一天天敗壞。因此，秦國富裕人家的兒子成年後就與父母分家，貧窮家庭的兒子成年後就入贅女家。兒子借給父親農具，臉上還露出對父親有恩德的表情；母親來拿簸箕和掃帚，立即遭到責罵。兒媳抱著孩子餵奶，竟與公公張開腿并坐。他們寵愛兒子，貪求財利，這與禽獸已經沒有多少差別了。然而他們君臣順應時勢、一心進取的原因，仍說祇求能攻取六國，兼并天下（至於弃恩背禮就顧不上了）。秦的功業雖然成功了，所追求的也得到了，但最終仍不知要返回到廉耻的節操、仁義的厚德上來。他們人多的壓迫人少的，聰明的欺侮愚笨的，勇猛的威嚇怯弱的，強壯的欺凌衰老的，混亂到了極點。因此，大賢之人（漢高祖劉邦）起來扶持天下的危亂，威勢震懾全國，天下人都順從他的德行。從

前為秦朝的天下，如今已轉為漢朝的天下。然而秦朝遺留的風俗，還是沒有改變。」

【原文】今世以侈靡①相競②。而上無制度。弃禮誼。捐③廉耻。日甚。殺父兄。盜者剽寢戶之簾④。剽。取也。奪兩廟之器⑤。奪。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白晝大都之中。剽⑥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⑦。吏矯偽徵發。盈出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⑧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⑨不報。期會⑩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⑪不知怪。夫移風易俗⑫。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⑬非俗吏⑭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⑮。而不知大體⑯。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

【注釋】①侈靡：奢侈浪費。②相競：互相競爭。③捐：放弃；捨弃。④盜者剽寢戶之簾：剽，割，割取。寢戶，內室的門。簾，以竹、布等製成的遮蔽門窗的用具。⑤奪兩廟之器：如淳曰：「奪，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⑥剽：搶劫；掠奪。⑦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顏師古注：「幾，近也。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耳。」矯偽，作偽；虛假。⑧乘傳：乘坐驛車。傳，驛站的馬車。⑨簿書：官署中的文書簿冊。⑩期會：謂在規定的期限內實施政令。多指有關朝廷或官府的財物出入。⑪恬而：安然。⑫移風易俗：轉移風氣，改變習俗。⑬類：大抵。⑭俗吏：俗吏才智凡庸的

官吏。^⑮刀筆筐篋：周壽昌曰：「刀筆以治文書，筐篋以貯財幣。言俗吏所務，在科條徵斂也。」刀筆，指法律案牘。筐篋，用竹枝等編製的狹長形箱子。^⑯大體：重要的義理，有關大局的道理。

【譯文】「當今人們追求奢侈，競相攀比，而朝廷却没有制定相應的規範，人們拋棄禮義，捨棄廉耻，這種風氣一天比一天厲害，嚴重的已經發展到殺害自己的父親和兄弟了。盜賊割取內室的門簾，竊取（高祖、惠帝）兩廟的祭器；光天化日之下在京都中搶劫官員的錢財。官吏僞作文書，騙取近十萬石的糧食，妄自徵收民賦六百餘萬錢，乘坐驛車周游郡國，這是沒有道義到了極點。而大臣們祇是把下級官吏不在規定期限內上報文書簿冊作為重大事務，至於對風俗的惡化，世風的敗壞，却顯得很安然而不覺得奇怪。轉移風氣，改變習俗，使天下人回心轉意，趨向正道，這大概不是普通的官吏所能做到的。普通官吏所能做的，祇在於寫寫公文，收收錢財，而不懂治國的大體。可陛下對這些又不感到憂慮，臣私下為陛下感到惋惜。」

【原文】夫立君臣。等^①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②。父母兄弟妻子。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③。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④。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

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⑤。六親殃戮^⑥。奸人^⑦并起。萬民離叛^⑧。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⑨。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奸人幾幸^⑩而衆心疑惑^⑪。豈如今定經制^⑫。令君臣上下有差^⑬。父子六親。各得其宜^⑭。奸人無所幾幸。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若夫^⑮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⑯。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⑰者此也。

【注釋】①等：分等；區別。②紀：法則；準則。③不植則僵：植，建立。僵，倒下。④「管子曰」下四句：出自《管子·牧民》，與原文略有出入。維，綱紀。⑤乖亂：變亂。⑥殃戮：殘殺。⑦奸人：邪惡、狡詐的人。⑧萬民離叛：萬民，廣大百姓。離叛，離心，背叛。⑨墟：毀爲廢墟。⑩幾幸：非分企求。幾，通「冀」。⑪疑惑：疑慮不安；猶豫不定。⑫經制：治國的制度。⑬差：等級。⑭各得其宜：謂人或事物都得到適當的安置。⑮若夫：至於。用於句首或段落的開始，表示另提一事。⑯維楫：係船之繩和船槳。⑰太息：亦作「太息」。大聲長嘆，深深的嘆息。

【譯文】「確立君臣的位置，區分上下的等級，使父子之間有禮可遵，六親之間有法可循，這不是上天的規定，而是人爲設立的。人們所設立的規矩，不實行就不能建立，不樹立就會被廢棄，不進行修治就會敗壞。《管子》說：『禮義廉恥，是治國的四個綱

紀；四維不能確立，國家就會滅亡。』假如管子是個愚昧無知的人也就算了，如果他稍微懂得治國的綱領，怎麼會不爲四維不張而寒心呢？秦朝捨棄禮義廉耻而不推行，因此君臣之間關係混亂，六親遭到殘殺，邪惡之人一同興起，廣大百姓叛離朝廷，總共纔十三年，國家就變爲了廢墟。如今禮義廉耻四個綱紀還沒有齊備，所以奸邪之人有非分的企求，而民心疑惑不安。何不現在就確定治國的制度，使君臣上下各有等級，父子六親都能得到適當的安置，邪惡之人沒有非分的企圖。這樣的制度一旦確定，世世代代就會長享太平。如果治國制度不能確定，這就像渡江河而沒有纜繩和船槳一樣，行船到江河中心遇到風浪，船一定會翻的。可爲之深深嘆息的就是這樣的事。」

【原文】夏爲天子十有餘世^①。殷爲天子二十餘世^②。周爲天子三十餘世^③。秦爲天子二世而亡^④。人性^⑤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⑥生。固^⑦舉以禮。使士負^⑧之。有司齊肅端冕^⑨。見於天也。過闕則下^⑩。過廟則趨^⑪。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⑫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緇祿^⑬之中。召公爲太保^⑭。周公爲太傅^⑮。太公爲太師^⑯。保。保其身體。傅。傅^⑰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職也。

【注釋】①夏爲天子十有餘世：夏朝共傳十四代、十七王，前後歷經約四百七十一年。後爲商朝所代。②殷爲天子二十餘世：商朝共傳十七代、三十一王，延續約六百年（一說爲五百一十年，另一說爲六百五十五年）。商紂王於牧野之戰被周武王擊敗而亡，殷商遂被周所代。③周爲天子三十餘世：周朝共傳三十代、三十七王，約七百九十一年（未定）。④秦爲天子二世而亡：秦，我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政統一中原，自稱始皇帝，建都咸陽。公元前二〇六年，爲漢所滅。傳二世，共十五年。⑤人性：人的本性。⑥乃：副詞。始；纔。顏師古注：「乃，始也。」⑦固：副詞，就。⑧負：以背載物。⑨有司齊肅端冕：有司，官吏。古代設官分職，各有專司，故稱。齊肅，莊重敬慎。端冕，玄衣和大冠，古代帝王、貴族的禮服。韋昭注：「端，玄端之服。冕，大冠也。」⑩過闕則下：經過宮門時就下車步行。闕，宮門、城門兩側的高台，中間有道路，台上起樓觀。⑪過廟則趨：經過宗廟時就恭敬地小步疾行。廟，指宗廟的前殿。趨，古代的一種禮節，以碎步疾行表示敬意。⑫赤子：嬰兒。⑬緦褌：背負幼兒的布帶和布兜。⑭召公爲太保：太保，古三公之一，位次太傅。周置，爲輔弼國君之官。武王去世後，成王年少，召公任太保，以長老身分監護。⑮周公爲太傅：武王死後，成王年幼，由周公攝政當國，相繼平定「三監」叛亂，大行封建，營建東都，制禮作樂，最終還政成王，天下臻於大治。太傅，三公之一。周代始置，輔弼天子治理天下（國王年幼或缺位時，可以代爲管理國家）。⑯太公爲太師：太公，即姜太公，姜姓，呂氏，字子牙，一名望，又稱太公望，是享譽盛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謀略家。曾輔佐文王姬昌，修德振

武，以求興周。周武王伐紂時，以太公爲軍師，牧野大戰，滅商盛周。周初分封，姜太公被封爲齊國君主。歷經文、武、成、康四王，謚號「齊太公」。太師，古三公之最尊者。周置，爲輔弼國君之官。孔傳：「師，天子所師法。」①⑦傳：教導。

【譯文】「夏朝天子傳了十幾世；殷朝天子傳了二十多世；周朝天子傳了三十多世；秦朝天子傳到第二世就滅亡了。人的本性相差并不很大，爲什麼夏、商、周三代的君主治理天下，政治清明而又長久，而秦朝之君却無道又突然滅亡呢？這其中的緣故可想而知。古代的君王，在太子剛出生時，就用禮來教養他，讓士人背著太子，有關官員則恭敬肅穆、衣冠整齊，這是拜見上天。經過宮門時就下車步行，經過宗廟時就恭敬地小步疾行，這是孝子之道。所以從太子還是嬰孩時，教育就已經進行了。過去，周成王還在緦祿之中時，就有召公做他的太保，周公做他的太傅，太公（呂尚）做他的太師。保，就是保護太子的身體；傅，就是教導太子道德仁義；師，就是對太子進行教誨訓導，這是三公的職責。」

【原文】於是爲置三少^①。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②者也。故乃孩提有識^③。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導習^④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

端士^⑤孝悌博聞有道術者^⑥。以衛翼^⑦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夫習^⑧與正人居^⑨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楚之鄉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⑩。

【注釋】①三少：三公的副職。亦稱三孤。②宴：顏師古注：「宴，謂安居。」王先謙曰：「《新書》『宴』作『燕』，於燕居時隨事輔導也。」③孩提有識：孩提，幼小；幼年。有識，指能曉事之年。④導習：指導教習。⑤端士：猶端人，正直的人。⑥孝悌博文有道術者：孝悌，孝順父母，敬愛兄長。博聞，多聞；見聞廣博。道術，道德學問；文章道德。⑦衛翼：猶輔佐。⑧習：習慣；習慣於。⑨居：相處。⑩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譯文】「於是又為太子設置三少：少保、少傅、少師，他們是平時和太子生活在一起的人。所以太子從幼年開始懂事時起，三公、三少就為其講明孝、仁、禮、義之理，並對他進行指導教習，趕走心術不正之人，不讓太子看到邪惡的行為。因此為他挑選的都是天下正直之士，及孝順父母、敬愛兄長、見聞廣博且有道德學問的人來輔佐他，讓這些人和太子居住一處，同出同入。所以太子從生下來，看到的都是端正之事，聽到的

都是正直之言，所行的都是正確之道，左右前後都是正派之人，這樣習慣於和正派的人相處，就不會不端正。這就如同生長在楚國，不能不說楚國話一樣。孔子說：『自幼形成的習慣好像天性一般，習慣養成久了就好像出於自然一樣。』」

【原文】太子既冠^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②。徹膳之宰^③。進善之旌^④。誹謗之木^⑤。敢諫之鼓^⑥。瞽史^⑦誦詩。工誦箴諫^⑧。大夫進謀^⑨。士傳民語^⑩。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⑪。化^⑫與心成。故中道^⑬若性。春秋^⑭入學。坐國老^⑮。執醬而親餽^⑯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⑰。鸞在衡。和在軾。步中^⑱采齊^⑲。趨中肆夏^⑳。樂詩也。步則歌之以中節。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㉑。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

【注釋】①冠：古代男子到成年則舉行加冠禮，叫做冠。一般在二十歲。《禮記·曲禮上》：「男子二十冠而字。」鄭玄注：「成人矣，敬其名。」②記過之史：記錄過失的史官。③徹膳之宰：徹膳，古代遇有災患變異時，帝王撤減膳食，以示自責。宰，古代官吏的通稱。④進善之旌：上古專為進善言的人發表意見而設置的一種標誌旗幟。《史記·孝文本紀》：「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裴駰集解：「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

也。』如淳曰：『欲有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⑤誹謗之木：供百姓書寫政治缺失的表木。⑥敢諫之鼓：即登聞鼓，進諫者所擊之鼓。古代帝王為表示聽取臣民諫議或冤情，在朝堂外懸鼓，許臣民擊鼓上聞。⑦瞽史：樂師與史官的并稱。⑧工誦箴諫：工，古代特指樂官。箴諫，規誡勸諫的話；規誠勸諫。⑨大夫進謀：大夫，古職官名。周代在國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等；各等中又分上、中、下三級。後因以大夫為任官職者之稱。進謀，進獻謀略。⑩士傳民語：士，古代諸侯設上士、中士、下士，「士」的地位次於大夫。民語，民間廣泛流行的定型的言語。一般言簡意賅，多反映人民的生活經驗和願望。⑪切而不愧：顏師古注：「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耻愧之事。」切，指學行上切磋相正。愧，音潰。慚愧。⑫化：教化，教育。⑬中道：合乎道義。《禮記·中庸》：「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孔穎達疏：「從容閑暇而自中乎道。」⑭春秋：春季與秋季。⑮國老：指告老退職的卿、大夫、士。⑯親餽：親自奉進食物。顏師古注：「餽字與饋同。」⑰鸞和：鸞與和，古代車上的兩種鈴子。《周禮·夏官·大馭》：「凡馭路儀，以鸞和為節。」鄭玄注：「鸞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為鈴。」⑱中：顏師古注：「謂與其節相應也。」⑲采齊：即采齊，古樂曲名。一說，逸詩名。⑳趨中肆夏：趨，疾行。肆夏，古樂章名。㉑庖厨：厨房。《孟子·梁惠王上》：「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譯文】「太子舉行成年冠禮後，免除了太保、太傅的嚴格管束，而有了記錄其過失的

史官，又有負責撤減膳食來進行勸諫的官員，有為進善言者發表意見而設立的旗幟，有供百姓書寫其政治缺失的表木，還設有供進諫者進諫所擊之鼓。樂師和史官誦讀詩進行規勸，樂官誦讀規誡來勸諫，大夫進獻謀略，士人傳誦民間的言論。良好的習慣和智慧一同增長，所以在切磋學問品行時而無慚愧之事；教化和思想一起形成，所以行為符合道義，如同出自本性一般。太子在春、秋入學時，請國老上坐，手裏捧著醬，親自奉上，這是用來教導天下人子當盡孝道。出行時在車上配以鸞鈴、和鈴，步行（慢行）時符合《采齊》的節奏，疾行時則合於《肆夏》的節奏，這是用來教導天下之人要有禮節。對於禽獸，見到它們活著，就不忍心殺死它們來吃；聽到它們的叫聲，就不願意去吃它們的肉。所以遠離廚房，為的是長養內心的恩德，以此表明有仁愛之心。」

【原文】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①太子有此具^②也。至秦而不然。其俗固^③非貴辭讓^④也。所上^⑤者告訐^⑥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⑦人。則夷人之三族^⑧也。故（舊無故字。補之）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⑨者謂之誹謗。深計^⑩者謂之妖言^⑪。其視殺人若刈草菅^⑫。然豈唯胡亥之性惡哉。彼其^⑬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

【注釋】①輔翼：輔佐，輔助。②具：道；方法。③固：副詞，原來，本來。④貴辭讓：貴，崇尚；重視。辭讓，謙遜推讓。⑤上：通「尚」，崇尚；看重。⑥告訐：責人過失或揭人陰私；告發。⑦劓：音意。割鼻。古代五種酷刑之一。⑧夷人之三族：夷三族，係秦、漢時代之刑名。即凡犯特殊重罪，尤其謀反、謀叛、謀大逆等十惡之罪名者，雖無犯意之聯絡，但基於政策上之考慮，處以誅滅三族之極刑，以收威嚇懲戒之效。夷，誅滅。三族，說法不一，一說謂父母、兄弟、妻子；一說謂父族、母族、妻族；另有一說謂父、子、孫。⑨忠諫：忠心規勸。⑩深計：深入周密的謀劃。⑪妖言：秦漢時罪名之一。⑫刈草菅：刈，割取。草菅，草茅。⑬彼其：代詞，那，他。

【譯文】「夏、商、周三代傳國之所以長久，就是因為他們有這些輔佐太子的方法。而到了秦朝却不是這樣的。他們的習俗本來就不崇尚謙遜退讓，所崇尚的是揭發別人的陰私；本來就不崇尚禮義，所崇尚的是刑罰。秦始皇讓趙高輔佐胡亥，教導他刑獄之事，所學習的不是殺人、割鼻，就是滅人三族。所以胡亥今天當上皇帝，第二天就用箭去射人。把忠心規諫之詞說成是誹謗，把深謀遠慮的話稱為妖言。他把殺人看得就像割草一樣。難道這僅僅是因為胡亥天性凶惡嗎？那主要是由於趙高教導他的內容不合正理的緣故啊。」

【原文】鄙諺^①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②。又曰。前車覆。後車誡^③。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④可知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⑤。其要在是矣。夫天下之命。懸^⑥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⑦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⑧之指^⑨。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⑩。貫習也。則左右而已。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⑪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注釋】①鄙諺：俗語。②不習爲吏，視已成事：不熟悉做官之事，看看以往官吏所辦之事就明白了。習，熟悉；通曉。③誡：戒備，警惕。④已事：往事。⑤機：事物的關鍵；樞紐。⑥懸：繫挂。⑦諭教：曉諭教誨。⑧智誼：智，知識。誼，同「義」，謂符合正義或道德規範。⑨指：旨意；意向。⑩服習積貫：服習，猶習慣。積貫，猶積慣；慣習。⑪得：適宜，得當。

【譯文】「俗話說：『不熟悉做官之事，看看以往官吏所做之事就明白了。』又說：『前面的車顛覆了，後面的車要引起警惕。』夏、商、周三代之所以統治長久的原因，從他們的往事中就可以知曉了。國家存在和滅亡的變化、安定與動亂的關鍵，其要旨就在這裏了。天下的命運，決定於太子；太子的賢善，取決於及早進行曉諭教誨和選擇輔

佐之人。在其思想尚未放開之前，就先進行教導，那麼教化就容易成功。使太子明瞭道德學問、知識德義的要旨，就是教育的力量了。至於養成良好的習慣，則是其輔佐近臣的職責了。因此臣纔說，為太子挑選輔佐之人和及早進行曉諭教導是最要緊的事。如果教育得當且輔佐之人正派，那麼太子的品行就會端正；太子品行端正，天下也就安定了。」

【原文】若夫^①慶賞以勸善^②。刑罰以懲惡^③。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④。行此之令。信如四時^⑤。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⑥不用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⑦。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捨^⑧。取捨之極^⑨定於內。而安危之萌^⑩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⑪。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⑫。禮義積而民和親^⑬。故世主^⑭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導之以德教。或毆^⑮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德教洽^⑯而民氣^⑰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⑱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

【注釋】

①若夫：至於。②慶賞以勸善：慶賞，賞賜。勸善，勉勵為善。③懲惡：懲治作惡的人。

④金石：本指金和美石之屬。常用以比喻事物的堅固。⑤四時：四季。⑥豈顧：猶何必。⑦「孔子曰下二句：語出《論語·顏淵篇》。顏師古注：「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衆人齊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聽訟，聽理訴訟；審案。猶人，和別人一樣。⑧審取捨：審，明白，清楚。取捨，擇用與棄置。⑨極：中正的準則。⑩萌：剛剛顯露的發展趨勢或情況；開端。⑪積漸：逐漸形成。⑫怨背：因怨恨而背離。⑬和親：和睦相親。⑭世主：國君。⑮毆：「驅」的古字，駕馭；驅使。⑯洽：周遍；廣博。⑰民氣：指民衆的精神。⑱民風：民間的風尚。

【譯文】「至於用獎賞來勉勵行善的人，用刑罰來懲戒作惡的人，先王秉持這樣的政策方略，堅定不移如同金石；施行這樣的法令，就像四季交替般準確而有信；依此秉公辦事，如同天地般無私，何必廢棄不用呢？孔子說：『審理案件，我同別人一樣，（應推行仁義）一定要使訟案不再發生啊！』爲君主出謀劃策的人，沒有比先弄明白擇用和棄置的內容更重要的了。取捨的準則，決定於朝廷，而安危的萌芽就會在天下表現出來了。安定不是一天就能安定的，危亡也不是一天就會危亡的，這都是逐漸積累形成的，因此不能不明察呀！君主所積累的，在於他的取捨。用禮法道義治國者，積累的就是禮義；用刑罰治理國家者，積累的就是刑罰。刑罰積累多了人民就會因怨恨而背離，禮義積累多了人民就會和睦親愛。所以，國君希望人民善良的願望是相同的，但用來使人民

善良的辦法常常不同。有的是用道德教化來引導，有的是用法令來驅使。用道德教化來引導，德教就會周遍天下，民衆的精神也會感到歡樂；用法令來驅使，法令用到了極點，民風就會顯出哀怨。哀怨歡樂的感受，便是禍福的應證。」

【原文】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持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夫天下大器。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①洽禽獸。草木廣裕②。德被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③盈於世。人憎惡之如仇讎④。禍幾及身⑤。子孫誅絕⑥。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⑦邪。人之言曰。聽言⑧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⑨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⑩之也。

【注釋】①德澤：恩德，恩惠。②廣裕：繁庶。③怨毒：怨恨，仇恨。④仇讎：仇人；冤家對頭。⑤及身：親身受到。⑥誅絕：誅滅；滅絕。⑦明效大驗：明效，明顯的效果。驗，效驗，效果。⑧聽言⑨及身：親身受到。⑥誅絕：誅滅；滅絕。⑦明效大驗：明效，明顯的效果。驗，效驗，效果。⑧聽言

言：謂聽取諫勸之言。⑨禮誼：禮義。禮法道義。⑩觀：顯示。

【譯文】「秦朝皇帝想尊奉宗廟而安定子孫的願望，與商湯、周武王是相同的。但是商湯、周武王光大了他們的德行，傳承了六、七百年而不失天下；秦朝統治天下，十多年就敗亡了。這沒有別的原因，祇因商湯、周武王能審慎地決定政令的取捨，而秦皇在決定取捨時不够慎重。天下好比一個大的器物，如今人們放置器物，放在安穩處就安穩，放在危險處就危險。治理天下的道理和放置器物沒有什麼差別，就看天子把它放在什麼地方。商湯、周武王把天下放在仁義道德、禮樂教化上，於是恩德廣被，禽獸繁衍，草木茂盛，德行覆蔭子孫幾十世，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秦始皇把天下放置於法令刑罰上，一點恩澤都沒有，於是怨恨充滿世間，人們憎恨他如仇敵一般，禍害差一點殃及自身，子孫被誅殺滅絕，這是天下人都看到的。誰是誰非這就清楚地得到呈現和驗證了啊！人們說：『聽取意見的辦法，必須用事實來檢驗其是否可行，那麼說話的人就不敢胡說了。』當今有人說禮義的作用不如法令，教化的成效不如刑罰。君主為何不援引殷商、周朝和秦朝的史實給他看呢？」

【原文】人主之尊譬如堂①。群臣如陛②。衆庶③如地。古者聖王制爲等列④。內

有公卿^⑤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⑥。等級分明。而天子加^⑦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忌器^⑧。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貴臣^⑨之近主乎。廉耻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⑩。是以黥劓之臯^⑪。不及大夫。顧^⑫其離主上不遠也。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⑬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故也。所以體貌^⑭大臣而厲其節^⑮也。今自王侯三公^⑯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⑰而禮之。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⑱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笞僇弃市^⑲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⑳乎。廉耻不行^㉑大臣。無乃^㉒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㉓無耻之心乎。

【注釋】①堂：建於高臺基之上的廳房。古時，整幢房子建築在一個高出地面的臺基上。前面是堂，通常是行吉凶大禮的地方，不住人；堂後面是室，住人。②陛：臺階。③衆庶：百姓。④等列：等級品位。⑤公卿：三公九卿的簡稱。⑥公侯伯子男：即五等爵位。天子以下，公爵最大，公卿以下依次爲侯爵、伯爵、子爵、男爵。⑦加：超過。⑧投鼠忌器：想投擲東西打老鼠，又怕打壞了旁邊的器物。比喻欲除害而有所顧忌。⑨貴臣：本指公卿大夫位高的家臣，後泛指顯貴的大臣。⑩戮辱：受刑被辱。⑪黥劓之臯：黥劓，古代刑罰名。黥，墨刑，即刺字於被刑者的面額上，染以黑色，作爲處罰的標志。「臯」同「罪」。⑫顧：《漢書·賈誼傳》原文作「以」。⑬刑戮：受刑罰或被處死。⑭體貌：謂以禮相待；敬重。體，通「禮」。⑮厲其節：指激勵其節操。⑯王侯三公：王侯，多指王爵與侯爵，

或泛指顯貴者。三公，古代中央三種最高官銜的合稱。西漢以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馬）、御史大夫（大司空）為三公，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

①⑦改容：改變儀容；動容。①⑧伯父伯

舅：伯父，周王朝對同姓諸侯的稱呼。伯舅，周王朝對異姓諸侯的稱呼。①⑨髡則答偶弃市：髡，古代剃髮之刑。刑，音月，砍掉腳或腳趾，古代酷刑之一。答，古代的一種刑罰。用荊條或竹板敲打臀、腿或背，為五刑之一。偶，古代刑罰之一。弃市，本指受刑罰的人皆在街頭示眾，民衆共同鄙棄之，後以「弃市」專指死刑。②⑩泰迫：泰，太；過甚。迫，逼近；接近。顏師古注：「迫，迫天子也。」

②⑪不行：不施行。②⑫無乃：相當於「莫非」「恐怕是」，表示委婉測度的語氣。②⑬徒隸：刑徒奴隸，服勞役的犯人。

【譯文】「君主的尊貴譬如廳堂，群臣就像是臺階，百姓就像是平地。古代聖王制定等級，朝廷有公、卿、大夫、士，地方封國有公、侯、伯、子、男，等級明確，而天子超越所有之上，所以他的尊貴是別人不能達到的。俗語說：『想投擲東西打老鼠，又怕打壞了旁邊的器物。』（因為老鼠靠近器物）人們尚且怕損壞器物而不敢扔東西打它，何況顯貴之臣離君主那樣近呢？廉恥禮節是用來約束君子的，所以君主有賜大臣自殺的做法而不會讓其受刑被辱。因此在臉上刺字塗墨、割去鼻子的刑罰不用於大夫，因為他們離君主不遠。君主的得寵之臣，即使有時犯了過錯，受刑或被處死的懲罰也不施

加在他身上，這是尊重君主的原故，也是爲了敬重大臣，激勵他們的節操。如今從王侯三公等高級官員，都是天子需要敬重並以禮相待之人，他們相當於古代天子所稱的伯父、伯舅，而今却讓他們和一般百姓同樣遭受刺面、割鼻、剃髮、砍脚、鞭撻、辱罵、斬首示衆等刑法，那麼『廳堂』不是等於沒有『臺階』了嗎？被受刑侮辱的人，不是太迫近天子了嗎？廉耻不被施行，大臣恐怕是會手握重權，而高官却會懷有囚徒那樣的無耻之心了吧！」

【原文】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①之可也。賜之死^②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③之。繫縶^④之。輸之司寇^⑤。編之徒官^⑥。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⑦之。殆^⑧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⑨。死而死耳。賤人^⑩安得如此而頓辱^⑪之哉，故主上遇^⑫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⑬也。如遇官徒^⑭。彼將官徒自爲也。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⑮。跪而自裁^⑯。上不使人掙抑^⑰而刑之也。曰。子大夫^⑱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

【注釋】

①退：罷黜；貶退。②賜之死：即賜死，君主命令臣下自殺。③束縛：捆綁。④繫縶：捆

綁。縲，古同「繼」，縛罪人的繩索。顏師古注：「謂以長繩繫之也。」⑤輸之司寇：輸，轉送。司寇，官名，夏殷已有之，周爲六卿之一，曰秋官大司寇，掌管刑獄、糾察等事。王念孫曰：「此及下兩『司寇』，皆當作『司空』，司空掌役使罪人之事。」⑥編之徒官：編，收列；列入。徒官，猶役吏。⑦詈罵而榜笞：詈罵，罵，用惡語侮辱人。榜笞，鞭笞拷打。⑧殆：大概；幾乎。⑨寵：尊崇。⑩賤人：地位低下的人。⑪頓辱：謂揪頭頓地使受辱。⑫遇：對待。⑬自爲：看待自己。⑭官徒：官府的徒隸。⑮聞命則北面再拜：聞命，接受命令。北面，面向北，古禮，臣拜君，卑幼拜尊長，皆面向北行禮，因而居臣下、晚輩之位曰「北面」。再拜，拜了又拜，表示恭敬，古代的一種禮節。⑯自裁：自殺。⑰捫抑：揪住往下按。顏師古注：「捫，持頭髮也。抑，謂按之也。」⑱子大夫：國君對大夫、士或臣下的美稱。

【譯文】「現在大臣有了過錯，皇帝下令罷免他可以，貶退他可以，賜他自殺可以，滅其家族也可以。至於將其捆綁起來，轉送到掌管刑徒的官府，編在徒官的管轄之下，主管刑徒的小吏對他辱罵鞭打，這大概不是應該讓百姓看到的吧。天子曾經敬重、民衆曾經尊崇的人。死就死吧，卑賤之人怎能如此侮辱他呢？所以君主對待他的大臣，如果像對待犬馬一樣，那大臣也將以犬馬來看待自己；如果像對待官府的徒隸一樣，那大臣也將以官府的徒隸來看待自己。所以古時候禮儀不涉及平民，刑罰不施加於大夫，這樣做

是爲了激勵寵臣的節操。那些犯了重大罪行的人，接到命令就面朝北方拜了又拜，然後跪下自殺。君主不派人去揪住他的頭髮按著他的頭斬下首級，而說：『這是大夫您自己有罪呀！我對待您是有禮的。』」

【原文】遇之有禮。故群臣自熹^①。嬰^②以廉耻。故人矜以節行^③。上設^④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爲人臣者。利不苟就^⑤。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⑥。守圉捍敵^⑦之臣誠死城郭封疆^⑧。故曰聖人有金城^⑨者。比物此志也。比謂比方。使忠臣以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⑩而忘利。守節而仗義^⑪。故可以托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⑫。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⑬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⑭。彼。亡國也。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注釋】①自熹：即自喜，自己愛好。顏師古注：「喜，好也，好爲志氣也。」②嬰：顏師古注：「嬰，加也。」③矜以節行：矜，注重；崇尚。節行，節操品行。④設：施用。⑤苟就：苟，隨便；馬虎。就，謀求；求取。⑥君上：即君主。⑦守圉捍敵：守圉，同「守禦」，防守；防禦。捍，抵

禦；抵抗。⑧城郭封疆：城郭，城牆。城指內城的牆，郭指外城的牆。亦泛指城市。封疆，指邊疆。
⑨金城：指堅固的城。⑩顧行：顧全德行。⑪守節而仗義：守節，堅守節操。仗義，主持正義。⑫六尺之孤：指未成年的孤兒。《論語·泰伯》：「可以托六尺之孤。」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邢昺疏引鄭玄注：「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⑬喪：喪失；失去。⑭顧彼之久行：顧師古注曰：「顧，反也。久謂久行之也。言何不為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無階級之事。」

【譯文】「君主對待臣下有禮，所以群臣就會自我勉勵；以廉耻約束臣子，所以人們就會重視節操品行。君主用廉耻禮義來對待他的臣子，而臣子却不用節操品行回報君主，那他就不是人了。所以做臣子的，見到利益不隨便謀取，見到危害不隨便逃避，祇按照道義而行事。君主施行這種教化，所以父兄（宗族）之臣，就會忠誠地為維護宗廟而死；司法之臣，就會忠誠地為國家社稷而死；輔佐之臣，就會忠誠地為君主而死；守邊抗敵之臣，就會忠誠地為守護城邑邊疆而死。所以說『聖人有固若金湯的城池』，以此來比喻衆臣的這種意志。人家尚且願意為我而死，所以我必須與他同生；人家尚且願意為我而亡，所以我必須與他共存；人家尚且願意為我遭受危險，所以我必須和他都得到安全。大臣們都祇顧全德行而忘却私利，堅守節操而主持正義，所以君主可以托付給他們不加約束的權力，可以托付給他們尚未成年的太子。這都是激勵臣子們的廉耻、施

行禮義所達到的，這樣做君主又失去了什麼呢？這樣的事不去做，却反而長期實行戮辱大臣的做法。因此說，可爲之深深嘆息的，就是這件事啊！」

【原文】爰盎^①字絲。楚人也。孝文時爲中郎將^②。從霸陵^③。上欲西馳下峻阪^④。盎攬轡^⑤。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子不垂堂^⑦。百金子不騎衡^⑧。騎。倚也。聖主不乘危^⑨。不徼幸^⑩。今陛下騁六飛^⑪。六馬之疾若飛也。馳不測山。有如^⑫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⑬何。上乃止。

【注釋】①爰盎：字絲，西漢楚人。漢文帝時，因數次直諫，被調任隴西都尉，後遷徙做吳相，吳王優厚相待。在「七國之亂」時，曾奏請斬晁錯以平衆怒。七國之亂平定後，封太常。後因反對景帝立梁王劉武爲儲君，遭到梁王忌恨，被梁王派來的刺客所殺。②中郎將：官名。秦置，漢沿用。擔任宮中護衛、侍從。屬郎中令。分五官、左、右三中郎署。各署長官稱中郎將，省稱中郎。③霸陵：即灞陵，漢文帝陵名。④峻阪：陡坡。⑤攬轡：挽住馬繮。⑥怯：害怕。⑦千金子不垂堂：千金子，富貴人家的子弟；家累千金的人。垂堂，靠近堂屋檐下，因檐瓦墜落可能傷人，故以此喻危險的境地。顏師古注：「言富人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墮也。」⑧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⑨乘危：登上或踏上危險之地，猶言冒險。⑩徼幸：徼，通「僥」，希

望獲得意外成功；由於偶然的原因而得到成功或免去災害。⑪騁六飛：騁，放縱，放任。六飛，古代皇帝的車駕六馬，疾行如飛，故名。⑫有如：如果，假如。⑬高廟、太后：高廟，指漢高祖劉邦。太后，指文帝之母薄太后。

【譯文】爰盎，字絲，楚國人。孝文帝時任中郎將。曾跟隨文帝到霸陵，文帝想要從西邊的陡坡上縱馬奔馳而下，爰盎挽住馬繮繩，文帝說：「將軍害怕嗎？」爰盎說：「臣聽說家有千金的人，坐卧不在屋簷下（怕被屋瓦掉下打傷）；家有百金的人不倚靠樓臺的欄杆；聖明的君主不冒險，不存僥幸心理。現在陛下要放縱駕車的六匹馬，從高坡上奔馳下來，如果馬受驚而車駕毀壞，陛下縱然看輕自己，又怎麼對得起高祖和太后呢？」文帝這纔停止。

【原文】上幸上林①。皇后慎夫人②從。其在禁中③常同坐。及坐郎署④。盎却⑤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⑥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⑦所以禍之。獨不見人豕⑧乎。戚夫人也。於是上乃悅。入語慎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⑨。調⑩爲隴西都尉⑪。

調。選也。仁愛士卒。皆爭爲死。

【注釋】①幸上林：幸，封建時代稱帝王親臨。上林，即上林苑，古宮苑名。②皇后、慎夫人從：

皇后，指竇皇后（？——公元前一三五年），名漪，清河郡（今河北清河）人，出身良家，呂后時被選入宮中。後賜予代王劉恒（文帝），生有一女劉嫖，和劉啓（景帝）、劉武（梁孝王）兩子。武帝建元六年卒。慎夫人，邯鄲人，生卒年、家世不詳，漢文帝寵妾。有美色，能歌舞，擅鼓瑟，終無子嗣。

③禁中：指帝王所居宮內。漢蔡邕《獨斷》卷上：「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④郎署：漢唐時宿衛侍從官的公署。蘇林曰：「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如淳曰：「盎時爲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待之。」⑤却：顏師古注：「却謂退而卑之也。坐音材卧反。」⑥幸：寵愛。⑦適：正好，恰巧。⑧人豕：即人彘。漢高祖寵幸戚夫人，高祖死，呂后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燬耳，飲瘡藥，使居廁中，名曰「人彘」。事見《史記·呂太后本紀》。⑨居中：謂居官朝中。⑩調：選調；遷轉。⑪都尉：官名。戰國時始置。

【譯文】文帝駕臨上林苑，竇皇后和慎夫人隨從。她們在宮中時，經常同席而坐。等到了郎署就座時，爰盎把慎夫人的座位推後了一些，慎夫人生氣，不肯就坐。文帝也生了氣，站起來。爰盎藉機上前勸說：「臣聽說尊卑要有次序，上下纔能和睦。如今陛下

已經冊立了皇后，慎夫人祇是妾妃，妾和主上怎麼可以同席而坐呢？況且陛下寵愛慎夫人，就多多地賞賜她。陛下用來寵愛慎夫人的做法，恰好會因此給她帶來災禍。難道陛下沒有看到『人豕』嗎？」於是文帝這纔高興，入內把爰盎的話告訴了慎夫人。慎夫人賜給爰盎黃金五十斤。然而爰盎也因為多次直言進諫，不能長期居官朝中，被調任為隴西都尉。他對兵士寬仁慈愛，兵士們都爭著為他效死。

【原文】晁錯^①。潁川^②人也。以文學為太子家令^③。是時。匈奴強。數寇邊^④。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⑤曰。臣聞兵法有必勝之將。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⑥。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⑦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⑧。三曰器用^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⑩車之水。山林積石^⑪。經川丘阜^⑫。草木所在。此步兵^⑬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⑭。土山丘陵。曼衍相屬^⑮。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⑯。川谷居間^⑰。仰高臨下^⑱。此弓弩之地也。短兵^⑲百不當一。兩陣^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㉑之地也。劍楯^㉒三不當一。

【注釋】①晁錯：公元前二〇〇年出生，卒於公元前一五四年，潁川（今河南禹縣城南晁喜鋪）

人。西漢文帝時的智囊人物。文帝時，以文學任太常掌故，後歷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賢文學。後因七國之亂被腰斬於西安東市。②潁川：郡名。秦王政十七年置，以潁水得名。③太子家令：官名，太子家總管。秦屬詹事，西漢同，掌倉穀飲食。東漢改屬太子少傅。④寇邊：侵犯邊境。⑤上言兵事：即《言兵事書》。上言，進呈言辭。⑥功名：功業和名聲。⑦合刃：猶交鋒。顏師古注：「合刃，謂交兵。」⑧卒服習：卒，步兵。後泛指士兵。服習，謂習熟武藝。⑨器用：此指武器。⑩漸：淹沒；浸泡。顏師古注：「漸讀曰濺，謂浸也。」⑪積石：指積聚在一起的石塊。⑫經川丘阜：經川，流動不息的河川。顏師古注：「經川，常流之水也。」⑬丘阜，山丘；土山。⑭步兵：徒步作戰的士兵。⑮車騎二不當一：車騎，戰車戰馬。猶今之騎兵。當，抵敵；抵擋。⑯曼衍相屬：曼衍，連綿不絕。顏師古注：「曼衍，猶聯延也。」相屬，相接連；相繼。⑰平陵相遠：平陵，平地和丘陵。遠，顏師古注：「遠，離也。」⑱川谷居間：川谷，河流或河谷。居間，在其間。⑲仰高臨下：意謂居高臨下，處在高處，俯臨下方。多形容處於有利的地位。⑳短兵：持短兵器的士兵。㉑陣：陣地。㉒長戟：古兵器名。長柄的戟。㉓楯：同「盾」，盾牌。

【譯文】晁錯，潁川人，（文帝時）因為通曉文獻典籍，任太子家令。當時，匈奴勢力強大，多次侵犯邊境，文帝發兵抵抗。晁錯上書談論兵事說：「臣聽兵法上說『要有必勝的將領』。由此看來，安定邊境，建立功業，取決於良將，不能不加以選擇。臣又

聽說用兵，臨戰交鋒最要緊的有三件事：一是占據有利地形，二是士兵訓練有素，三是武器精良。兵法上說：一丈五尺寬的溝渠，能漫過戰車的水流，亂石堆積的山林，流動不息的河川，起伏的山丘，草木從生之地，這都是適宜步兵作戰的地形，兩個騎兵也抵擋不過一個步兵。土山丘陵，綿延相連，平坦空曠的原野，這是適宜騎兵作戰的地形，十個步兵也抵不過一個騎兵。平地與丘陵相分離，又有河谷在其間，居高臨下，這是適宜使用弓弩的地形，一百個持短兵器的士兵也抵不過一個弓弩兵。敵我雙方的陣地相距很近，地勢平坦，沒有深草阻礙，軍隊可向前進也可後退，這是適宜用長戟作戰的地形，三個持劍盾的士兵也抵不過一個拿長戟的士兵。」

【原文】萑葦竹蕭^①。草木蒙龍^②。支葉^③茂接。此矛鋌^④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⑤。險厄相薄^⑥。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⑦。卒不服習。起居^⑧不精。動靜不集^⑨。趨利^⑩弗及。避難不畢^⑪。前擊後解^⑫。與金鼓^⑬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⑭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⑮。與空手同。甲不堅密^⑯。與袒裼^⑰同。袒裼。肉袒。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⑱同。中不能入。與無鏃^⑲同。此將不省兵^⑳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㉑不利。以其卒予^㉒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四者^㉓兵之

至要也。

【注釋】①萑葦竹蕭：萑葦，兩種蘆類植物，萑長成後為萑，葦長成後為葦。蕭，蒿類植物的一種，即艾蒿。②蒙籠：覆蔽貌；草木茂密貌。③支葉：樹枝和葉子。④矛鉞：矛，我國古代的主要兵器，在長柄上裝以矛頭，用於刺殺，殷周時矛頭用青銅製成，至漢代盛行鐵矛。鉞，鐵柄小矛。⑤曲道相伏：曲道，曲折的小路。伏，隱藏；埋伏。⑥險厄相薄：險厄，指險要阻塞之地。相薄，相迫近。⑦選練：選拔訓練。⑧起居：起立與蹲下，指操練動作。⑨動靜不集：動靜，偏指行動；動作。不集，不齊，不一致。顏師古注：「集，齊也。」⑩趨利：求勝；取勝。⑪避難不畢：避難，謂避開困難。畢，迅捷。⑫解：通「懈」，鬆散；懈怠。⑬金鼓：四金和六鼓。四金指鐃、鐃、鐃、鐃。六鼓指雷鼓、靈鼓、路鼓、鼗鼓、鼙鼓、晉鼓。金鼓用以節聲樂，和軍旅，正田役。顏師古注：「鼓所以進衆，金所以止衆也。」⑭勒卒：部署、操練士卒。⑮兵不完利：兵，兵器。完利，指堅固鋒利。⑯甲不堅密：甲，用皮革、金屬等製成的護身服。堅密，堅固緻密。⑰袒裼：脫去上衣，裸露肢體。⑱矢：即箭，以木或竹製成。⑲鏃：箭頭。⑳省兵：顏師古注：「省，視也。」王先謙曰：「兵謂器械。」㉑器械：指武器。㉒予：給與。㉓四者：《漢書·晁錯傳》原文作「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

【譯文】「蘆葦竹林蒿草叢生，草木茂密，枝葉相連，這是適合持矛鉞士兵作戰的地形，兩個持長戟的士兵也抵不過一個持矛鉞的士兵。道路曲折，十分隱蔽，險阻之地交錯，這是適宜持劍盾的士兵作戰的地形，三個弓弩兵也抵不過一個持劍盾的士兵。士兵不經過選拔訓練，士卒不習熟武藝，操練動作不熟練，行動不一致；取勝的戰機不能及時把握，躲離危難不迅捷；前鋒部隊奮力進擊，後續部隊却鬆散懈怠，和金鼓的號令相違背。這是將領不熟悉訓練部隊的過錯，一百個這樣的士兵也抵不過十個精兵。兵器不堅固鋒利，就和空著手一樣；甲冑不堅實緻密，就和袒胸露體一樣；弓弩射程不遠，就和短兵器一樣；射箭不能中的，就和沒有箭一樣；射中了却不能深入，就和沒有箭頭一樣。這些都是將領不檢查兵器的過失，五個這樣的士兵也抵不過一個裝備精良的士兵。所以兵法上講，武器不精良，就是把兵卒送給敵人；士兵不能打仗，就是把將領送給敵人；（將領不懂兵法，就是把君主送給敵人）；君主不選擇將領，就是把國家送給敵人。這四點，是戰爭的關鍵啊！」

【原文】臣又聞小大异形。强弱异勢^①。險易异備^②。夫卑身^③以事強。小國之形^④也。合小以攻大。敵國^⑤之形也。以蠻夷^⑥攻蠻夷。中國^⑦之形也。今匈奴地形伎藝^⑧。與中國异。上下山阪^⑨。出入溪澗^⑩。中國之馬弗與^⑪也。險道傾側^⑫。且馳且

射^⑬。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⑭。飢渴不困^⑮。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⑯也。

【注釋】①異勢：形勢或態勢不同。②險易異備：險易，險阻與平坦。異備，措施或防備不同。

③卑身：猶言屈身、伏身。④形：情況；樣子。⑤敵國：地位或勢力相等的國家。⑥蠻夷：亦作「蠻彝」，古代對四方邊遠地區少數民族的泛稱。⑦中國：上古時代，我國華夏族建國於黃河流域一帶，以為居天下之中，故稱中國，而把周圍其他地區稱為四方。後泛指中原地區。此指漢朝。⑧伎藝：技藝，指手藝或藝術表演等。⑨山阪：即山坡。⑩溪澗：指兩山之間的河溝。⑪弗與：不如。顏師古注：「與猶如。」⑫傾側：崎嶇不平。⑬且馳且射：且，約相當於「又……又……」。馳，車馬疾行，奔馳。射，射箭。⑭罷勞：疲勞，疲憊。⑮困：阻礙。⑯長技：擅長的本領。

【譯文】「臣又聽說，小國和大國的情況不同，強國和弱國的形勢有異，險阻和平坦之地的防備不同。屈身事奉強國，這是小國的形勢；聯合小國來攻打大國，這是勢均力敵之國的形勢；用蠻夷去攻打蠻夷，這是中原之國的形勢。如今匈奴的地形、技藝與中國不同。上下山坡，出入溪澗，中國的戰馬不如他們；道路險要，崎嶇不平，又奔馳又射箭，中國的騎兵不如他們；經受風雨，不怕疲勞，忍飢耐渴，中國之人不如他們。這些

都是匈奴擅長的地方。」

【原文】若夫平原易地^①。輕車突騎^②。則匈奴之衆易撓亂^③也。勁弩長戟。射疏^④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⑤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⑥。游弩往來^⑦。什伍^⑧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⑨。矢道同的^⑩。材官。騎射之官也。射者騶發。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則匈奴之革筰木薦^⑪。革筰。以皮作如鎧也。木薦。以木板作如楯。弗能支^⑫也。下馬地門。劍戟相接。去就相薄^⑬。則匈奴之足弗能給^⑭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

【注釋】①易地：平地。②輕車突騎：輕車，古代兵種名，士兵均駕車作戰，故名。突騎，用於衝鋒陷陣的精銳騎兵。顏師古注：「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③撓亂：擾亂，攪亂。④疏：顏師古注：「疏亦闊遠也。」⑤格：抗拒，抵禦。⑥相雜：相間；交相混雜。⑦往來：來去，往返。⑧什伍：古代軍隊編制，五人爲伍，十人爲什，稱什伍。⑨材官騶發：材官，武卒或供差遣的低級武職。顏師古注：「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射良箭。騶，通「菽」，好箭。顏師古注：「騶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菽字，其音同耳……騶發，發騶矢以射也。」⑩矢道同的：矢道，箭飛

行的路線。的，箭靶的中心。⑪革筈木薦：革筈，皮革製成的甲冑。孟康曰：「革筈，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木板製的防禦武器，形如盾。⑫支：抗拒。⑬去就相薄：去就，離去或接近。相薄，相搏擊。⑭給：連及。顏師古注：「給，謂相連及。」

【譯文】「至於在原野平地，用輕車突騎來衝擊敵人，那匈奴的兵衆就容易被打亂；強勁的弓弩射得遠，長戟刺得遠，那匈奴的弓箭是不能抵禦的；堅實的甲冑、鋒利的刀劍，長短兵器交錯使用，游移的弓弩來去莫測，列隊的士兵一擁上前，那匈奴的兵士就不能抵擋了；能騎射的武官發射良箭，準確地射中同一目標，那匈奴的皮製鎧甲和木板盾牌，就不能抵禦了；下了馬在地上格鬥，劍戟相交，來去搏擊，那匈奴脚步的移動應變是跟不上的。這些都是中國擅長的地方。由此看來，匈奴所擅長的地方有三處，中國所擅長的地方有五處，陛下又發動了幾十萬人的軍隊，來討伐幾萬兵馬的匈奴，按兵力多少來計算，就是『以一擊十』勝券在握的辦法啊。」

【原文】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俯仰①之間耳。夫以人死爭勝。跌而不振②。蹉跌不可復起。則悔之無及③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④。今降胡義渠蠻夷⑤之屬。來歸誼⑥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

可賜之堅甲絮衣^⑦。勁弓利矢^⑧。益以邊郡之良騎^⑨。令明將能知者習俗^⑩。和輯^⑪其心者。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⑫。則以輕車材官^⑬制之。兩軍相表裏^⑭。各用其長技。衡^⑮加以衆。此萬全之術也。

【注釋】①俯仰：亦作「俯印」，形容時間短暫。②跌而不振：跌。失足。顏師古注：「跌，足失據也。」振，奮起；振作。③無及：來不及。④萬全：萬無一失；絕對安全。⑤胡義渠蠻夷：胡，古代稱北方和西方的民族如匈奴等爲胡。對西域諸國，漢、魏、晉、南北朝人皆稱曰胡（包括印度、波斯、大秦等），唐人對印度則不稱胡。義渠，古代民族名，西戎之一，也作「儀渠」，分布於岐山、涇水、漆水以北今甘肅慶陽及涇川一帶。蠻夷，亦作「蠻彝」，古代對四方邊遠地區少數民族的泛稱。⑥歸誼：歸義，歸附正義。⑦絮衣：綿衣。⑧利矢：鋒利的箭。⑨益以邊郡之良騎：益，增加。邊郡，靠近邊境的郡邑。良騎，良馬。⑩令明將能知者習俗：《漢書·晁錯傳》原文作「令明將能知其習俗」。明將，良將，賢明的將領。⑪和輯：和睦團結。⑫通道：大路，暢通之路。⑬材官：秦漢始置的一種地方預備兵兵種。⑭相表裏：即「相爲表裏」，謂內外互相配合，共爲一體。⑮衡：顏師古注：「衡即橫耳。」

【譯文】「即使如此，但兵器，畢竟是凶器；戰爭，總是危險的事。（戰爭中）勢力

大的變成勢力小的、強盛的變為衰弱的，祇在俯仰之間啊！以死亡為代價去爭取勝利，一旦失敗就難以東山再起，那麼後悔就來不及了。帝王的策略，要有萬無一失的考慮。現今投降的胡人、義渠、蠻夷之輩，前來歸附漢朝的有數千人，他們的飲食習慣和擅長的本領與匈奴相同，可以賜給他們堅實的鎧甲和棉衣，以及強勁的弓弩和利箭，增加邊境地區的良馬，派遣能熟知他們習俗、使他們和睦團結的賢明將領來統率。如果地勢險要，可用這支兵力去抵禦匈奴；在平原通暢的大道上，就可用輕車、材官來對付匈奴。兩支軍隊內外互相配合，共為一體，各自使用其擅長的本領，再加上兵力衆多，這纔是萬無一失的辦法啊。」

【原文】文帝嘉^①之。乃賜錯璽書^②寵荅^③焉。錯復言守邊^④備塞。勸農力本^⑤。當世急務二事。曰。臣竊聞秦時北攻胡貉^⑥。築塞河上。南攻揚粵^⑦。揚州之南越也。置戍卒^⑧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⑨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⑩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⑪。屯則卒積死^⑫。夫胡貉之地。積陰^⑬之處也。其性能寒^⑭。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⑮於道。僨。僕也。秦民見行。如往弃市^⑯。因以謫發^⑰之。名曰謫戍^⑱。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

【注釋】①嘉：嘉許。②璽書：秦以後專指皇帝的詔書。③寵荅：荅，通「答」，指皇帝對臣下有嘉許之意的答復。④守邊：守衛邊境。⑤勸農力本：勸農，鼓勵農耕。力本，謂致力於農業生產。古代以農爲本，故稱。⑥胡貉：亦作「胡貉」，古代稱北方各民族。⑦揚粵：即揚越，我國古族名，百越的一支，戰國至魏晉時爲對越人的泛稱。⑧戍卒：戍守邊疆的士兵。⑨貪戾：貪婪暴戾。⑩且夫：猶況且，承接上文，表示更進一層的語氣。⑪禽：「擒」的古字，俘獲，被俘，制伏。⑫積死：病死。積，通「漬」，疾病。⑬積陰：指酷寒之氣。⑭其性能寒：性，身體；體質。能寒，耐得寒冷。⑮僨：音憤。倒覆；僵仆。服虔曰：「僨，仆也。」⑯弃市：《禮記·王制》：「刑人於市，與衆弃之。」本指受刑罰的人皆在街頭示衆，民衆共同鄙弃之，後以「弃市」專指死刑。⑰謫發：貶謫并發配。⑱謫戍：因罪而被遣送至邊遠地方，擔任守衛。

【譯文】文帝對晁錯的奏疏很贊賞，於是賜給他詔書，以尊崇的語氣給予了答復。晁錯又上書論述守邊備塞、勸農務本，這是當代急需辦的兩件事。他說：「臣私下聽說秦朝時，向北攻打胡貉，在黃河邊上修築要塞，又向南進攻揚越，在那裏設置了戍守的士兵。秦朝發兵攻打胡貉、揚越的原因，不是爲了保衛邊境、拯救百姓於水火之中，而是貪婪暴虐，想要擴大疆土，因此功業未成而天下大亂。況且發兵却不知道對方的形勢，一旦交戰就會被人俘獲，駐軍留守則會染病死亡。胡貉之地，是酷寒之處，他們的身體

能耐得住寒冷；揚越之地，少陰多陽，他們的體質能耐得住酷暑。秦朝駐防的士卒不能適應那裏的水土，戍守者死在邊陲，運輸給養的人死在路上。秦朝的百姓看待前去戍守邊疆，就如同前往刑場一樣，於是官府就用犯罪之人發配戍邊，稱作『謫戍』。這種發配沒有正當理由，被發配的人十分怨恨，都有了背叛之意。」

【原文】凡民守戰①至死而不降北②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③。則有拜爵④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⑤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⑥。赴湯火⑦。視死如生⑧。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⑨之害。而無銖兩⑩之報。死事⑪之後。不得一算之復⑫。天下明知其禍烈及己也。陳勝⑬行戍⑭至於大澤⑮。爲天下先唱⑯。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⑰而行之敝也。

【注釋】①守戰：防守與進攻。②降北：投降敗逃。③守固：防守得牢固。④拜爵：封授官爵。⑤財鹵：擄掠的財物。鹵，通「擄」。⑥蒙矢石：蒙，冒著；頂著。矢石，箭和壘石，古時守城的武器。⑦赴湯火：即赴湯蹈火，敢於投入沸水，跳進烈火。比喻不避艱險。⑧視死如生：亦作「視死若生」，把死去看做活著一樣，形容不怕死。⑨萬死：死一萬次，形容冒生命危險。⑩銖兩：一銖一兩。比喻微小。⑪死事：指死於國事。⑫不得一算之復：算，指徵稅計錢多少的單位，一算爲

百二十錢。復，謂免除徭役或賦稅。^⑬陳勝：字涉，楚國陽城縣（今河南登封東南）人。秦朝末年反秦義軍的首領之一。^⑭行戍，赴戍役。^⑮大澤：即大澤鄉，古地名，在今安徽宿縣南蕪縣集西的小劉村。^⑯先唱：率先倡導。^⑰威劫：威逼，脅迫。

【譯文】「大凡百姓在防守作戰中寧死而不投降的原因，都是有所考慮纔這麼做的。因為作戰勝利或防守堅固，就會有封授官爵的獎勵；攻下城池而大肆殺戮，就會得到所掠奪的財物，從而使自己家庭富足。所以能讓他們之士兵冒著飛箭亂石，赴湯蹈火，視死若生。這些被秦朝徵發的士卒，有出生入死的危險，却没有絲毫報償，為國捐軀後，竟不能減免一算的賦稅，天下百姓清楚地知道他們已經大禍臨頭。陳勝前去服役，走到大澤鄉時，首先揭竿起義，天下跟隨他起義的人如流水一般。這是秦朝用威逼手段強迫徵發百姓的害處。」

【原文】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擾亂邊境。如飛鳥走獸。放於廣野。美草甘水^①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②。時至時去。此胡人生業^③。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④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⑤於塞下^⑥。或當燕代^⑦。或當上郡。北地^⑧。隴西。以候備^⑨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

降敵之心。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⑩至。胡又已去。聚不罷^⑪。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⑫。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

【注釋】①甘水：質味美好的水。②轉徙：輾轉遷移。③生業：猶生涯；生活。④南畝：謂農田。南坡向陽，利於農作物生長，古人田土多向南開闢，故稱。⑤行獵：游獵；打獵。⑥塞下：邊塞附近，亦泛指北方邊境地區。⑦當燕代：當，介詞，相當於「在」。燕代，戰國時燕國、代國所在地。泛指今河北西北部和山西東北部地區。⑧上郡、北地：上郡，秦初三十六郡之一，郡治膚施縣（在今陝西榆林市南）。兩漢沿置，郡治未變。北地，郡名，秦初三十六郡之一。郡治義渠縣（在今甘肅慶陽市西南），轄地約在今陝西、甘肅、寧夏一帶。⑨備：防備；戒備。⑩纔：剛剛。⑪罷：返回。⑫連年：接連多年。

【譯文】「胡人衣食的生產來源，并不依附於土地，他們這種形勢就容易擾亂邊境。胡人如同飛鳥走獸放之於曠野，哪裏有肥美的水草就停在哪裏，等水、草用盡就遷移到另一個地方。由此觀之，往來遷徙，時來時去，這就是胡人的生活，也是導致中國荒廢農業的原因。如今使得胡人可以在邊塞附近的許多地方往來放牧打獵，有時在燕國、代國，有時在上郡、北地、隴西，借機窺伺守邊士兵的情況，兵少時就來侵犯。陛下若不

救援，那邊地的百姓就會絕望而產生投敵之心。往邊境發兵少則不足以拒敵，若多派兵，則軍隊剛到邊遠的郡縣，匈奴就已經離開了。軍隊聚集在那裏不撤走，花費就會很大；撤走軍隊，則胡人又來侵犯。這樣連續多年，中國就會貧窮困苦而百姓也不得安寧。」

【原文】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①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②。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③。先爲室屋。具田器^④。乃募^⑤罪人令居之。不足。募以丁^⑥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⑦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與冬夏衣。稟食^⑧。能自給而止。其無夫若^⑨妻者縣官買與之。人情非有匹敵^⑩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⑪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⑫。謂胡人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以半與之也。縣官爲贖其民^⑬得漢人。官爲贖也。如是。則邑里^⑭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⑮上也，欲全^⑯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東方諸郡次當戍邊。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⑰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⑱。使遠方無屯戍^⑲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⑳。無繫虜^㉑之患。利施後世。名稱^㉒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㉓。相去遠矣。

【注釋】①將吏：軍官。②田作：耕作。③深塹：深溝。④田器：農具。⑤募：募集；招求。⑥丁：舊時指到了服勞役年齡的人。⑦拜爵：封授官爵。⑧稟食：謂官家給食。⑨若：或；或者。⑩匹敵：配偶。⑪祿利：爵祿之利；利祿。⑫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顏師古注：「言胡人入爲寇，驅略漢人及畜產，而它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⑬縣官爲贖其民：顏師古注：「此承上句之言，謂官爲備價贖之耳。」⑭邑里：指鄉里的人民。⑮德：感恩；感激。⑯全：保全。⑰相萬：相差萬倍，極言相差之大。⑱實邊：充實邊疆。⑲屯戍：駐防。⑳相保：互相救助；共同保衛。㉑繫虜：擄獲；俘獲。㉒名稱：名聲。㉓秦之行怨民：顏師古注：「言發怨恨之人使行戍役也。」

【譯文】「陛下垂恩憂慮邊境之事，派遣將官率領軍隊來治理邊塞，這是很大的恩惠。然而讓遠方的士卒守衛邊塞，一年進行一次輪換，新來的士兵不瞭解胡人的能力，不如選派能在那裏長期居住的士卒，讓他們安置家室，耕田種地，就此防備匈奴，從而便於在那裏加高城牆、挖深壕溝進行防禦。要先修建房屋，置備農具，然後招募犯罪想求得官職的人，讓他們居住在那裏；如果人數不够，就招募用丁役奴婢來贖罪的人和捐獻奴婢想取得官爵的人；再不够，就招募百姓中願意去的人，都賜給他們很高的爵位，免除全家的賦稅，發給冬夏的衣服，由官府供應口糧，直到他們生活能自給爲止。那些没有

丈夫或妻子的人，官府出錢買人給他們完婚。就人之常情而言，如果沒有配偶就不能長久安心的住在那裏。邊塞的百姓，如果給他們的利祿不豐厚，就不可能讓他們長期居住在這樣的危難之地。匈奴入侵掠奪，如果有人能够截獲胡人掠奪的財物，原主要分一半財物給他，或者由官府作價向原主贖買這一半財物再送給他。這樣，那麼鄉里人民就會互相救助，與匈奴作戰就不怕死，這不是爲了感激君主的恩德，而是想保全親屬，得到分給財物的好處。這與東方戍卒不熟悉地形而心存恐懼的情況相比，功效相差萬倍。陛下從現在開始，移民充實邊疆，使遠方的郡縣不再有駐防的負擔，邊塞的百姓，父子互相保護，沒有被俘虜的憂患，這樣的利益將施及後世，現前也會獲得聖明的美名。這和秦朝徵發懷有怨恨之心的百姓去戍邊相比，相差太遠了。」

【原文】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甚大惠也。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①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上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②邑立城。制里割宅^③。通田作之道。正阡陌^④之界。先爲築室^⑤。家置器物^⑥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⑦以救疾病。生死相卹^⑧。墳墓相從^⑨。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

【注釋】①廣虛：空曠。②營：建造。③制里割宅：里，古代地方行政組織。自周始，後代多因之，其制不一。割宅，劃分住宅區。④阡陌：田野，壟畝。⑤築室：建築屋舍。⑥器物：器具和貨物。⑦醫巫：治病的人。古代醫生往往兼用巫術治病，故稱。⑧卹：救濟。⑨相從：在一起。

【譯文】文帝聽從了晁錯的建議，招募百姓遷往邊塞。晁錯又說：「陛下垂恩招募百姓遷徙以充實邊塞，使駐防之事更加節省，這實在是莫大的恩惠。使先來的百姓安居樂業而不思念故鄉，那麼貧民就會相互召集、勉勵前往邊塞了。臣聽說古代移民到遠方去充實空曠之地，要觀察陰陽是否調和，品嚐泉水的味道，審查土地是否適宜耕作，觀察草木是否繁茂，然後再建造城邑，編制里區，劃分住宅，修通前去耕作的道路，確定田畝的界限；先建造房舍，置辦家用器具和貨物，百姓來到後就有住處，勞作也有農具，這是百姓所以能够輕易離開家鄉而願意到新城去的原因。爲他們安排巫醫來治療疾病，使他們生死互相救濟，墳墓相連在一起。這是爲了讓百姓喜歡他的住處而有長久居住之心。」

【原文】擇其邑之賢材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①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②。故卒伍③成於內。則軍正④定於外。服習⑤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⑥。長則共事⑦。

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歡愛^⑧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⑨以厚賞。威^⑩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⑪矣。

【注釋】

①習：教習，訓練。②應敵：迎擊來敵。③卒伍：古人軍隊編制，五人為伍，百人為卒。

④軍正：王先謙曰：「正即政字。《通鑒》作『軍政』」。⑤服習：習慣。⑥同游：互相交往。⑦共事：在一起做事。⑧歡愛：歡悅，喜愛。⑨勸：獎勉；鼓勵。⑩威：震懾，使知畏懼而服從。⑪還踵：旋轉；轉身。

【譯文】「挑選邑中熟悉地形、瞭解民心的賢才，閑居時就訓練百姓射箭，外出時就教百姓如何應敵。因此對內就是卒伍的編制，對外則是軍政制度。習慣養成之後，就不再讓他們遷徙，人們在年幼時就互相交往，長大後則一起做事，夜間作戰時可以聽出自己的聲音，就足以互相援救；白天作戰時能夠看見，就足以相認；互相歡悅之心，足以使其同生共死。這樣，再用厚賞來鼓勵，用重罰來震懾，那麼即使死亡就在面前，人們也不會轉身後退。」

【原文】文帝詔舉賢良文學^①之士。錯在選中。上親策^②詔之曰。昔者。大禹勤求

賢士。施及方外^③。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④聰。比善戮力^⑤。以翼^⑥天子。是以大禹能無失德^⑦。故詔有司。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⑧者。將以匡^⑨朕之不逮^⑩。永惟^⑪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⑫。悉陳其志。無有所隱^⑬。

【注釋】①賢良文學：漢代選拔官吏的科目之一。始於漢文帝（文帝時稱「賢良方正」）。②親策：皇帝親自主持策問。③施及方外：施，顏師古注：「施，延也。」方外，域外；邊遠地區。④厥：代詞，其。⑤比善戮力：比善，和睦親善。戮力，勉力；并力。⑥翼：輔佐，幫助。⑦失德：過錯；失誤。⑧直言極諫：謂以正直的言論諫爭。古時多用於臣下對君主。⑨匡：糾正；扶正。⑩不逮：不足之處；過錯。⑪永惟：深思；常念。⑫闕：缺誤；疏失。⑬隱：隱諱；隱瞞。

【譯文】文帝下詔舉薦賢良文學之士，晁錯也在被推舉之列，文帝親自策問，下詔對他們說：「從前，大禹努力訪求賢士，擴展到邊遠地區，近處的人奉獻其賢明，遠處的人共享他們的智慧，大家和睦親善、齊心協力，來輔佐天子。因此大禹能够沒有過失。所以朕下詔給有關官員，推選有德行才能，深明國家大體，通曉人事變化的終始，并能直言極諫的人，將用來匡正朕的過錯。深思朕的德行缺乏之處、吏治的不公平、政令

的不宣明、百姓的不安定。對這四方面的缺失，請全部陳述自己的意見，不要有所隱諱。」

【原文】錯對。詔策^①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②。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③。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④。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⑤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⑥。三王節其力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⑦。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而歸其德。望^⑧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⑨。國家安寧。名位^⑩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

【注釋】①詔策：即詔書。②三王：指夏、商、周三代之君，夏禹、商湯、周文（武）王。③合謀相輔：合謀，共同謀議。相輔，相輔助；相配合。④人情：人心，衆人的情緒、願望。⑤扶：支援；幫助。⑥逸：閑適；安樂。⑦內恕及人：顏師古注：「以己之心揆之於人也。」⑧望：景仰。⑨和親：和睦相親。⑩名位：名譽與地位。

【譯文】晁錯對策說：「陛下的詔書中說『通曉人事變化的始終』。愚臣私下認為在古代夏、商、周三代聖王之時，臣子和君主都很賢明，因此他們共同謀議、互相配合，想著安定天下，無不以百姓的意願為根本。人情沒有不想長壽的，三王便保護人們的生命而不加以傷害；人情沒有不想富裕的，三王就使人們財物豐厚而不使其貧乏；人情沒有不想安定的，三王便扶助他們而不使其遭受危害；人情沒有不想安逸的，三王便節省民力而不使民力用盡。三王制定法令，先是合乎百姓的願望然後再施行；動用百姓、役使民衆時，也是立足於人情事理然後纔去做。以對待自己之心來要求別人，用考慮自己的心來為他人著想。人情所憎惡的，不強加於人；人情所嚮往的，不去禁止人們。因此天下人都歡喜他們的政策而歸附其仁德，景仰他們就像父母一樣，追隨他們如同流水一般。百姓和睦相親，國家太平安寧，名譽與地位不失，以致延續到後世，這就是通達人情變化終始的功效。」

【原文】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①。然功力^②不遲者何也。地形便。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并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③。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強。夫國富強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④也。故秦能兼六國。立

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⑤焉。

【注釋】①佐：指輔佐者。②功力：功勞，功業。③輯：顏師古注：「輯與集同。輯，和也。」④資：條件。⑤進：超過。

【譯文】「詔書中說『官吏不公平，政令不宣明，百姓不安寧』，愚臣私下用秦朝之事來說明。臣聽說秦國剛開始兼并天下時，其君主比不上三王，大臣也比不上三王的輔臣，然而他們的功業很快就完成了，爲什麼？因爲其地形有利，財力充足，百姓善戰。秦國與并存的六個國家相比，這六國的君臣都是不肖之輩，謀略不和，民衆也不爲其所用，所以在當時，秦國最爲富足強大。本國富強而鄰國動亂，這是稱帝的有利條件。所以秦始皇能兼并六國，立爲天子。在那個時候，連三王的功績都不能超過他。」

【原文】及其末塗^①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②。宮室過度^③。耆欲無極^④。民力疲盡。賦斂不節。矜奮^⑤自賢。群臣恐諛^⑥。恐機發陷禍而諛以求自全。驕溢縱恣^⑦。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⑧。妄誅以快怒心^⑨。法令煩慤^⑩。刑罰暴酷^⑪。輕絕人命。天下寒心^⑫。莫安其處。奸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⑬。生殺

自恣^⑭。上下瓦解^⑮。各自爲制^⑯。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⑰。所侵者。（舊無貧人至侵者十二字。補之）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⑱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⑲。人有走心^⑳。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㉑亡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

【注釋】①末塗：指王朝末期。②讒賊：指好誹謗中傷殘害良善的人。③過度：超越常度。④耆欲：無極；耆欲，嗜欲。無極，無窮盡；無邊際。⑤矜奮：以勇氣自恃；驕傲自大。⑥恐諛：懾於權勢而巴結奉承。⑦驕溢縱恣：驕溢，驕傲自滿。縱恣，肆意放縱。⑧喜意：喜悅的心情。⑨怒心：憤怒之心。⑩煩懣：繁雜嚴酷。⑪暴酷：暴虐殘酷。⑫寒心：戰栗，恐懼。⑬獄官主斷：獄官，主持刑獄的官吏。主斷，專斷，決斷。⑭自恣：放縱自己，不受約束。⑮瓦解：瓦片碎裂。比喻崩潰或分裂、分離。⑯各自爲制：猶言各自爲政。⑰中節：中期。⑱宗室：特指與君主同宗族之人，猶言皇族。⑲逋逃：逃亡；流亡。⑳走心：離心；變心。㉑絕祀：斷絕祭祀，謂亡國。

【譯文】「等到秦朝末年衰敗時，任用不肖之人而相信讒賊，宮室超越常度，貪圖欲望無有窮盡，民力疲敝到極點，徵收賦稅沒有節制；驕傲自滿、自許賢明，群臣懾於權勢而巴結奉承。傲慢放肆，不顧禍患。不當賞賜而賞賜，以隨順自己喜悅的心情；不當

責罰而責罰，來發泄自己憤怒的情緒。法令繁雜嚴苛，刑罰暴虐殘忍，輕易斷絕人的性命，天下恐懼，難以安居。奸邪的官吏利用秦朝混亂的法令，來樹立自己的威勢；主持刑獄的官員獨斷專行，或生或殺隨意處置，上下瓦解，各自爲政。秦朝開始混亂的時候，官吏首先侵害的是貧民百姓；到了中期，所侵害的是富人、官吏之家；到了末期，所侵害的則是皇族大臣了。因此無論關係親近疏遠，都受到危害，朝野內外充滿怨恨。百姓離散逃亡，人們有了背叛之心。陳勝首先帶頭起義，秦朝於是土崩瓦解，斷絕祭祀而滅亡，却爲異姓之人帶來了福祉。這就是官吏不公平，政令不宣明、百姓不得安寧的禍患。」

【原文】對奏。天子善之。遷大中大夫^①。錯以諸侯强大。請削^②之。後吳。楚反^③。會竇嬰^④言爰盎。詔召入見^⑤。上問曰。計安山^⑥。盎對曰。吳。楚相遺書^⑦。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謫^⑧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⑨而俱罷。於是上默然^⑩。良久。曰。顧誠何如^⑪。吾不愛一人謝^⑫天下也。

【注釋】①大中大夫：即太中大夫，官名，秦置，漢以後各代多沿置。②削：削減。③後吳、楚

反：此指吳楚七國之亂。④竇嬰：西漢大臣，字王孫，觀津（今河北衡水東）人，竇太后之侄。⑤詔召入見：詔召，君主下令召喚。入見，入宮進見，入朝謁見。⑥計安山：《漢書·晁錯傳》原文作「計安出」。⑦遺書：投書；寄信。⑧謫：懲罰。⑨血刃：血沾刀口，謂殺戮。⑩默然：沉默不語貌。⑪顧誠何如：意謂看看實際情況如何。⑫謝：道歉。

【譯文】晁錯的對策奏上，文帝表示贊嘆，晉升他為太中大夫。（景帝時）晁錯認為諸侯國勢力強大，請求削藩。後來吳、楚等七國反叛，適逢竇嬰舉薦爰盎，景帝下令召爰盎入宮進見。景帝問道：「如何制定平叛的計策呢？」爰盎答道：「吳、楚送來書信，說高皇帝封諸子弟為王，各自都有分封的土地，現在賊臣晁錯擅自懲罰諸侯，剝奪他們的封地，因此反叛的名義是向西進兵共同誅殺晁錯，恢復原有的封地即可罷兵。當今之計，祇有殺了晁錯，派使者赦免吳、楚等七國，恢復其原有的封地，這樣就可以兵不血刃而全都罷兵了。」於是，景帝沉默不語，過了好久纔說：「看看實際的情況如何，如果真沒有什麼辦法，我也祇有捨棄（晁錯）一人來向天下道歉了。」

【原文】後十餘日。乃使中尉①召錯。給載行市②。錯衣朝衣③斬東市④。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⑤為校尉⑥擊吳。楚。還上書言軍事。上問曰。聞晁錯死。吳楚

罷不^⑦也。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⑧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⑨。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被大戮^⑩。內杜^⑪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⑫曰。公言善。吾亦恨^⑬之。

【注釋】

①中尉：官名，戰國時趙置，負責選任官吏。②給載行市：給，欺誑。行市，巡視市中。

顏師古注：「誑云乘車案行市中也。」③衣朝衣：衣，穿（衣服）。朝衣，君臣上朝時穿的禮服。④東

市：漢代在長安東市處決判死刑的犯人。後以「東市」泛指刑場。⑤謁者僕射鄧公：謁者僕射，官

名，謁者的長官。鄧公，成固人，善於出謀劃策，漢景帝時任謁者僕射，後拜城陽中尉。建元年間，

漢武帝招攬人才，被公卿推薦，官至九卿，一年後托病免職回家。⑥校尉：軍職名。其地位略次於將

軍，并各隨其職務冠以各種名號。⑦不：同「否」。⑧拑口：因有所顧忌而閉口不言。⑨京師：指朝

廷。⑩卒被大戮：卒，顏師古注：「卒，竟也。」大戮，謂殺而陳尸示衆。⑪杜：堵塞，封閉。⑫喟然

長息：喟然，感嘆、嘆息貌。長息，長嘆。⑬恨：遺憾。

【譯文】十多天後，景帝就派中尉召晁錯，騙他乘車巡視市中，晁錯還穿著朝服就被

斬於東市了。晁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任校尉，抗擊吳、楚等叛軍，回京後上書報告前方軍情，景帝問他說：「聽到晁錯已死，吳、楚罷兵沒有？」鄧公說：「吳王劉濞想謀反已經準備幾十年了，因被削奪了封地而發怒，祇是以誅殺晁錯爲名，他的本意并不在晁錯。而且臣擔心天下的士人會從此閉口，不敢再進言了。」景帝問：「爲什麼呢？」鄧公說：「晁錯擔心諸侯國過於強大而不可控制，所以請求削弱其勢力，以尊崇朝廷，這是千秋萬代的利益。可計畫剛一實行，竟遭受殺身之禍，對內則堵塞了忠臣之口，對外則替諸侯們報了仇。臣私下認爲陛下這樣做是不可取的。」於是景帝深長的嘆息道：「您說得對，我也悔恨這件事了。」

群書治要卷十七

漢書（五）

【題解】本卷節選自《漢書》傳的部分（《漢書》卷五十至卷五十六），包括了從文帝到武帝時期的十位人物，分別為張釋之、馮唐、汲黯、賈山、鄒陽、枚乘、路溫舒、蘇建（蘇武）、韓安國、董仲舒。其中，張釋之以執法公正著稱，當皇帝的詔令與法律發生抵觸時，仍能執意守法，維護法律作為「天下之平」的嚴肅性。馮唐和汲黯忠直無偽，而文帝對馮唐的聽用、武帝對汲黯的禮敬，顯示出漢初政治質樸、開明的特點。賈山作《至言》，談論國家治亂之道，告誡君主不可窮奢極欲、耗盡民力，且要養士以鞏固統治基礎。鄒陽作為士人，當處境艱難時，懇切上書，講述忠臣賢才的不幸遭遇，讀之令人慨嘆。吳王欲反，枚乘諫阻，陳述安危之道，不見聽而去，顯示出他的政治遠見。路溫舒當漢宣帝初即位，上書建言，以尚德緩刑為急務，顯示出他對時弊的洞察。蘇建之子蘇武，出使匈奴被扣，十九年間，歷盡艱辛，不改其節，千古流芳。韓安國和王恢對匈奴政策的辯論，魏徵等節錄得十分詳細，並傾向於韓安國持重勿擊的觀點，這是中原政權對周邊落後民族所采取的羈縻政策的延續。董仲舒當漢武帝一心求治之際，

獻上著名的「天人三對」，提倡儒學，主張「更化」，對武帝產生了重大影響。通覽本卷，可以看出，這一時期，大臣盡忠直言、君主開明寬容，君臣一心思治的動人景象。

【原文】張釋之^①字季。南陽^②人也。以資爲郎^③。事文帝。十年不得調^④。欲免歸^⑤。中郎將爰盎^⑥知其賢。惜^⑦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⑧。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⑨。文帝稱善。拜釋之爲謁者僕射^⑩。從行。上登虎圈^⑪。問上林尉^⑫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⑬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⑭。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⑮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⑯如此邪。詔拜嗇夫爲上林令^⑰。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⑱何人也。上曰。長者^⑲。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⑳何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㉑。且秦以任刀筆之吏^㉒。爭以亟疾苛察相高^㉓。其弊徒文具^㉔。無惻隱之實^㉕。以故^㉖不聞其過。陵夷^㉗至於二世。天下土崩^㉘。今陛下以嗇夫口辯^㉙而超遷^㉚之。臣恐天下隨風靡^㉛。爭口辯。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㉜。舉措^㉝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乃止。

【注釋】①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今河南方城縣東）人，生卒年不詳。西漢大臣。漢文帝元年（公元前一七九年），以資選爲騎郎，歷任謁者僕射、公車令、中大夫、中郎將等職。文帝三年升任廷尉，成爲協助皇帝處理司法事務的最高審判官。他認爲廷尉是「天下之平」，如果執法不公，天下都會有法不依而輕重失當，百姓於是會手足無措。他嚴於執法，當皇帝的詔令與法律發生抵觸時，

仍能執意守法，維護法律的嚴肅性。他認為「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如果皇帝以個人意志隨意修改或廢止法律，「是法不信於民也」。時人稱贊「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景帝立，出任淮南相。張釋之對文景之治的實現，是有重要貢獻的。②南陽：郡名。秦置，治宛城（今河南省南陽市），轄境除現今南陽市域外，還有河南省的魯山、葉縣、舞陽、淅川的一部分和湖北的隨州、棗陽一帶。西漢時轄三十六縣。③以資為郎：如淳曰：「《漢（儀）注》：資五百萬得為常侍郎。」資，貨物、錢財。郎，官名，戰國時已有，秦漢時沿置，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等，員額無定，均屬於郎中令（後改為光祿勳），其職責原為護衛陪從、隨時建議、備顧問及差遣。④調：選調，更動。顏師古注：「調，選也。」⑤免歸：猶免遣，免除職務并遣送回鄉。⑥中郎將爰盎：中郎將，官名，中郎署的長官。秦置中郎，至西漢分五官、左、右三中郎署，各置中郎將以統領皇帝的侍衛，掌管皇家衛隊，屬光祿勳管轄。由於將軍並不常置，有戰事時纔冠以統兵者「將軍」之稱，所以平時一般武官所能獲得的最高官職為中郎將，秩比二千石。爰盎，即爰盎（約公元前二〇〇年—公元前一五〇年），字絲，漢朝楚人，個性剛直，有才幹，被時人稱為「無雙國士」。漢文帝時袁盎名震朝廷，因數次直諫，觸犯皇帝，被調任隴西都尉，後遷徙做吳相，吳王優厚相待。他在「七國之亂」時，曾奏請斬晁錯以平眾怒。平亂後，被封為太常，顯貴異常。後因結怨於梁王，被人刺殺而死。⑦惜：捨不得。⑧乃請徙釋之補謁者：於是奏請朝廷升調張釋之補謁者的缺額。徙，升調、調動。補，謂官有缺位，選員補充。謁者，官名。春秋戰國時國君左右掌傳達等事的近侍，已用此稱。秦漢因之，掌賓

贊受事，即為天子傳達，屬郎中令（漢改為光祿勳）。⑨便宜事：謂合乎時勢要求的事宜或根據情況應采取的措施。⑩謁者僕射：官名。謁者的長官。秦置，漢沿置，屬郎中令（漢改光祿勳），秩比千石。魏沿置，兩晉不常置。⑪虎圈：養虎之所。顏師古注：「圈，養獸之所也。」⑫上林尉：上林指上林苑，是漢文帝時的園囿，其主管為上林令，次官為上林尉。⑬嗇夫：古代官吏名。漢時小吏的一種。⑭悉：詳盡。⑮口對響應：口對，隨口應對。響應，比喻應答敏捷。⑯不當：不該。⑰上林令：上林苑主管。⑱絳侯周勃：周勃（約公元前二四〇年—公元前一六九年），沛（今江蘇沛縣）人，秦末漢初的軍事家和政治家、西漢開國功臣，因封地在絳縣，故號「絳侯」。⑲長者：指德高望重的人。⑳東陽侯張相如：漢史無傳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有云：「高祖六年，為中大夫，以河間守擊陳豨力戰功，侯，千三百戶。（漢高祖）十一年癸巳，武侯張相如元年。（文帝十五年薨）」在太史公（司馬遷）所記的一百四十三位功臣侯中位列第一百一十八。㉑豈效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難道讓人們去學這嗇夫喋喋不休的伶牙利口麼！喋喋，多言、嘮叨。利口，能言善辯。捷給，應對敏捷。㉒刀筆之吏：即刀筆吏，亦省作「刀筆」。指掌文案的官吏。㉓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官吏們）爭著以辦事迅速和督責苛刻來相比高低。亟疾苛察，謂急劇猛烈，以苛刻煩瑣為明察。高，比高、爭勝。㉔文具：謂空有條文。㉕惻隱之實：惻隱，同情、憐憫。實，實質、實在內容。㉖以故：猶言因此，所以。㉗陵夷：衰頹，衰落。㉘土崩：比喻崩潰破敗，無法收拾。㉙口辯：口才好，巧言善辯。㉚超遷：越級升遷。㉛隨風靡：隨風，比喻隨俗從眾。靡，隨順、順服。㉜疾於景響：快得猶如影之

隨形、回聲響應一樣。疾，快速、急速。景，「影」的古字。響，回聲。③舉措：亦作「舉厝」或「舉錯」。指舉動、行為。

【譯文】張釋之，字季，南陽郡人。因家財富有得以選為郎官，事奉文帝，十年之中未能升遷，便想請求解職回家。中郎將袁盎知道他賢能，捨不得他離去，於是奏請朝廷升調張釋之補充謁者的缺額。張釋之朝見文帝後，趁機上前陳述符合時勢需要的事，文帝稱好，便提升張釋之做了謁者僕射。

一次，張釋之跟隨文帝出行，皇上登臨虎圈，向上林尉詢問禽獸簿中的內容，提了十幾個問題，上林尉左瞧右看，都答不上來。虎圈的嗇夫在旁邊代上林尉回答皇上所問有關禽獸簿的情況，非常詳盡，想以此來讓皇上看到自己的能力，他隨口回答，應對敏捷，滔滔不絕。文帝說：「官吏不該像這樣嗎？」遂下詔任命嗇夫做上林令。張釋之上前說：「陛下認為絳侯周勃是怎樣的人物呢？」皇上回答說：「是長者。」張釋之又問：「東陽侯張相如是怎樣的人物呢？」皇上仍答：「是長者。」張釋之說：「絳侯、東陽侯都被稱為是德高望重的長者，可是這兩人在奏議政事時，竟連話都說不出口，（您現在這樣提拔此人）難道要讓人們去學這嗇夫喋喋不休的伶牙利口麼？而且秦朝因為任用了那些舞文弄墨的刀筆之吏，所以官吏們爭著以辦事迅急和督責苛刻來相比高

低，那樣做的弊病在於祇會空有（官府）條文的形式，而沒有仁慈憐憫的實質，因此秦始皇聽不到自己的過失，國家逐漸衰敗，到了秦二世時，國家就崩潰瓦解了。現在陛下因為嗇夫口才好就越級提拔他，臣擔心天下人會隨之效仿形成風氣，爭相重視口舌巧辯而不講求實際。況且下面的百姓受到在上位之人的影響，比影之隨形、響之應聲還要快，（皇上的）行為舉動不能不審慎體察啊！」文帝說：「好！」於是就廢止了（提拔嗇夫的詔命）。

【原文】從行至霸陵^①。上顧^②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③。用紵絮斫陳漆其間^④。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⑤。雖錮南山猶有隙^⑥。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⑦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⑧。頃之。上行出中渭橋^⑨。橋在兩岸之中也。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⑩馬驚。於是使騎捕屬^⑪廷尉。釋之奏當^⑫此人犯蹕^⑬。蹕。止行人。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⑭和柔。令^⑮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⑯。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⑰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⑱。民安所^⑲措^⑳其手足。唯^㉑陛下察之。良久。曰。廷尉當是也。

【注釋】①霸陵：漢文帝陵寢，亦作「灞陵」。灞，即灞河，因霸陵靠近灞河，因此得名。位於西安東郊白鹿原東北角。②顧：回首，回視。③槨：同「槨」。古代套於棺外的大棺。④用紵絮斫陳漆其間：用切碎的苧麻絲絮充塞在石槨的縫隙中，再用漆粘塗在上面。紵，苧麻。絮，粗絲綿。斫，斬、砍。陳，陳設、放置。漆，塗漆。⑤可欲：指足以引起欲念的事物。⑥雖錮南山猶有隙：即使封鑄南山（做棺槨），也還是有縫隙。錮南山，被銅鐵鑄塞的南山。隙，壁縫、空隙。⑦戚：憂愁，悲傷。⑧廷尉：官名。秦始置，九卿之一，掌刑獄。漢初因之，秩中二千石。景帝時改稱大理，武帝時復稱廷尉。東漢以後，或稱廷尉，或稱大理，又稱廷尉卿。北齊至明清皆稱大理寺卿。⑨中渭橋：初稱渭橋，始建於秦。位於長安城橫門外。⑩乘輿：亦作「乘輦」。古代特指天子和諸侯所乘坐的車子。⑪屬：委托。⑫奏當：審案完畢向皇帝奏聞處罪意見。當，判罪。⑬犯蹕：衝犯皇帝的車駕。蹕，古代帝王出行時，禁止行人以清道。此處指帝王的車駕。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⑭賴：幸而，幸虧。⑮令：連詞。假如，如果。⑯罰金：古制納金贖罪，是為罰金，後亦泛指罰款。⑰公共：公有的，公用的。⑱輕重：謂左右、影響事物。⑲安所：何處。⑳措：安放。㉑唯：表示希望、祈請。

【譯文】有一次，張釋之隨從文帝到霸陵。皇上回視群臣說：「唉呀，用北山的石頭做外槨（外棺），用切碎的苧麻絲絮塞在石槨的縫隙中，再用漆黏塗在上面，這樣還怎

麼能打得開呢？」身邊的侍臣們都說：「對！」張釋之上前說：「假使棺槨裏有能引起人們貪欲的東西，即使封鑄南山（做棺槨），也還是會有縫隙；如果裏面沒有能引起人們貪欲的東西，即使沒有石槨，又有什麼可憂慮的呢？」文帝稱贊他說得對。此後，便任命張釋之為廷尉。

不久，皇上行經中渭橋，有一個人從橋下跑出來，使皇上駕車的馬受了驚，於是文帝令騎士把那個人逮捕交廷尉懲辦。張釋之把對此事的處理意見上奏文帝，說：「這人衝犯了皇上的車駕，應叛處罰金。」文帝生氣地說：「這個人驚了我的馬，幸虧馬的性情溫和，如果是別的馬，難道能不摔傷我嗎？可廷尉却僅判處他罰金！」張釋之說：「法律，是天子與天下人所應共同遵守的。現在法律就是這樣規定的，如果加重處罰，法律就不能取信於民了。況且在抓住此人時，皇上派人把他殺死也就罷了。如今既然交付廷尉懲治，而廷尉是天下公平執法的象徵，一旦有偏差，天下執法者在執行法律時都會受到影響，那老百姓將如何行事纔好呢？希望陛下明察。」過了許久，文帝說：「廷尉的判處是對的。」

【原文】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①。得^②。文帝怒。下廷尉治。奏當弃市^③。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④。而君以法奏之。非吾

所以共承^⑤宗廟意也。釋之曰。法如是足矣。且罪等^⑥。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也。然以逆順爲基^⑦。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⑧。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乃許廷尉當。

【注釋】①高廟坐前玉環：高祖廟中神座前的玉環。高廟，即祭祀漢高祖劉邦之廟。坐，即座，此指神座。玉環，玉制的環。②得：顏師古注：「得者，盜環之人爲吏所補得也。」③弃市：本指受刑罰的人須在街頭示衆，民衆共同鄙弃之。後以「弃市」專指死刑。④族：滅族。古代一人犯罪，刑及親族的刑罰。⑤共承：共，通「恭」。恭敬地承奉。⑥罪等：罪名相同。意謂斬首和滅族同是死罪。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⑦以逆順爲基：以情節輕重爲依據。逆順，逆與順。多指臣民的順與不順、情節的輕與重、境遇的好與不好、事理的當與不當等。基，依據、憑藉。⑧取長陵一抔土：意謂盜掘長陵（漢高祖陵墓）。長陵，漢高祖陵墓名，在今陝西省咸陽市東。一抔土，一捧之土，後亦指墳墓。

【譯文】此後，有人偷了高祖廟內神座前的玉環，被抓到了。文帝非常生氣，將犯人交給廷尉治罪。張釋之奏請當判處死刑，文帝大怒說：「此人無法無天，竟敢盜取先帝廟中的器物！我所以要交付廷尉審理，是想判處他滅族之罪，而你却按照法律條文奏請

判處殺頭，這不是我用來恭敬地承奉先祖的本意。」張釋之說：「按照法律，這樣的懲處已經足够了。況且斬首與滅族同是死罪，這樣判，是以情節輕重為依據的。今天有人偷了宗廟裏的器物便被滅族，假使有愚民盜取了（高祖）長陵上的一抔土（即盜掘長陵），陛下又將施加給他怎樣的懲罰呢？」於是文帝認可廷尉的判處確當。

【原文】馮唐^①。趙人也。以孝著為郎中署長^②。事文帝。帝輦^③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④。家安在。具以實言。曰。吾居代^⑤時。吾尚食監高祛^⑥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巨鹿^⑦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巨鹿也。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巨鹿時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⑧。李牧^⑨。上曰。嗟乎。吾獨^⑩不得廉頗。李牧時（無時字）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有頗。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⑪。

【注釋】①馮唐：西漢時趙國中丘（今邢台內邱）人，後徙居代郡（今張家口蔚縣），景帝時為楚國丞相，不久遭免。②以孝著為郎中署長：鄭氏曰：「以至孝聞也。」顏師古注：「以孝得為郎中，而為郎署之長也。」③帝輦：皇帝之車。④父老何自為郎：您老人家為何還在做郎官？父老，對老年人的尊稱。何自，何以、因何。⑤代：古國名。漢初同姓九國之一。公元前二〇一年漢高祖置。轄境

約當今山西離石、靈石、昔陽及河北蔚縣、陽原、懷安等地。公元前一八〇年，漢文帝劉恒以代王入爲皇帝。公元前一一四年，代國廢。⑥吾尚食監高祛：指代王國的尚食監（官名，掌膳食）高祛。⑦巨鹿：地名，在今河北省邢台市。⑧廉頗：戰國後期趙國名將，生卒年不詳，趙惠文王時封爲上卿。廉頗爲將剛勇，用兵持重，多次率軍擊敗齊、魏等國。趙孝成王十五年（公元前二五一年），廉頗率軍擊敗攻趙的燕軍，受封信平君，攝行相國職。趙悼襄王時，廉頗不得志，出奔魏都大梁（今河南開封）。後趙國屢遭秦軍攻擊，擬再任廉頗爲將抗秦。廉頗亦急欲歸國效力，因權臣作梗，未能遂願。後居楚，憂慮而亡。⑨李牧（？——公元前二二九年）：戰國末年趙國名將，又名緄。趙孝成王時，長期駐守趙北部邊境防備匈奴，曾殲匈奴十萬餘騎。又乘勝前進，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聲威大振，使匈奴不敢進犯。此後，李牧繼廉頗、趙奢成爲趙國的主要統兵將領。趙王遷二年（公元前二三年），李牧被任爲大將軍，率兵與秦軍激戰於宜安（今河北石家莊東南），大敗秦軍，受封武安君。後趙王聽信讒言，逼李牧自盡。五個月後，趙都邯鄲（今屬河北）即爲秦軍所破。⑩獨：副詞，表轉折，猶却。⑪禁中：指帝王所居宮內。

【譯文】馮唐，趙國人，以孝行著稱，被推舉爲郎中署長，事奉漢文帝。一次文帝乘車經過（郎署），問馮唐說：「您老人家爲什麼還在做郎官？家住在哪裏？」馮唐都如實地做了回答。文帝說：「我在代地時，我的尚食監高祛多次對我提起趙將李齊的

賢能，講述他在巨鹿城下作戰之事。我每逢進食時，心中未曾不在想李齊激戰巨鹿的情景。您老人家知道李齊嗎？」馮唐回答說：「李齊還不如廉頗、李牧。」文帝說：「唉！我却偏偏得不到像廉頗、李牧這樣的人為將領，（不然）怎麼還會擔憂匈奴呢？」馮唐說：「陛下即使得到廉頗、李牧，也不能任用他們。」文帝聽後很生氣，起身回到宮中。

【原文】良久。召唐復問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①。曰。闡^②以內。寡人制^③之。闡以外。將軍制之。門中概為闡也。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④。皆自用饗士^⑤。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⑥也。委任而責成功^⑦。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⑧。是以北逐單于^⑨。破東胡^⑩。滅澹林^⑪。胡名也。西抑強秦。南支^⑫韓魏。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⑬。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⑭。五日壹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⑮。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⑯嘗壹入。尚帥車騎^⑰擊之。所殺甚衆。上功莫府^⑱。一言不相應^⑲。文吏^⑳以法繩^㉑之。其賞不行。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㉒。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㉓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㉔。死罪。文帝

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②⑤}。

【注釋】

①推轂：推車前進。古代帝王任命將帥時的隆重禮遇。②闕：指門。韋昭曰：「門中樞爲闕。」③制：控制。④軍市之租：軍市，軍中的市場。租，泛指賦稅。⑤饗士：以酒食款待士兵，犒勞士卒。饗，泛指宴請，以酒食犒勞、招待。⑥中覆：朝廷的批復。顏師古注：「覆謂覆白之也。」⑦委任而責成功：委任，付托、交托。責，責令、督促。⑧知能：智慧才能。⑨單于：漢時匈奴君長的稱號。⑩東胡：我國古代的少數民族。因居於匈奴之東，故名。春秋、戰國時，南鄰燕國，後爲燕所破，遷於今西遼河上游一帶。秦末東胡強盛，後爲匈奴冒頓單于擊敗，餘衆退居烏桓山和鮮卑山，分別稱烏桓、鮮卑。⑪澹林：中國古代東北方少數民族名。⑫支：抗拒。⑬魏尚爲雲中守：魏尚（？——公元前一五七年），西漢槐里（今興平縣）人。雲中，古郡名，原爲戰國趙地，秦時置郡，治所在雲中縣（今內蒙古托克托東北），漢代轄境較小。守，守臣，地方長官，後用爲郡守、太守、刺史等的簡稱。⑭私養錢：私人贍養家屬的俸錢。⑮軍吏舍人：軍吏，泛指軍中的將帥官佐。舍人，原爲宮內人之意，後世以爲親近左右之官。⑯虜：古時對北方外族的稱謂，此指匈奴。⑰車騎：戰車戰馬。猶今之騎兵。⑱上功莫府：上功，呈報功勞。莫，通「幕」，即幕府，本指將帥在外的營帳，後亦泛指軍政大吏的府署。⑲相應：相符合。⑳文吏：文法之吏。指執法吏。㉑繩：引中爲制裁。㉒且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況且魏尚因爲上報軍功（斬殺敵軍的數量）時，差了六個首

級。坐，因為、由於。首虜，偏指首級。^{②③}罰作：漢代刑罰之一。處輕罪犯以一年苦役。^{②④}忌諱：避忌，顧忌。^{②⑤}車騎都尉：《漢書·百官公卿表》中無此官名，疑為臨時設置。

【譯文】過了許久，文帝召見馮唐，又問他說：「您憑什麼說我不能任用廉頗、李牧呢？」馮唐答道：「我聽說上古時候君王遣將出征，臨行時跪下推車前進，說：『內部的事由我來決定，外部的事請將軍決定。軍功、爵位、賞賜等事宜，都由將軍在外裁決，歸來後再上奏朝廷。』這絕非空話啊。李牧為趙將駐守邊境時，軍市中徵收的賦稅，都自行用來犒賞將士，賞賜在外便可決定，不用經過朝廷的審察批復。（朝廷）祇是托付給他重任，責令其成功而已，因此李牧纔能夠完全發揮他的智慧和才能，故而能向北驅逐匈奴單于，打敗東胡，剿滅澹林，在西邊抑止強大的秦國，向南抗拒韓、魏兩國。如今臣私下聽說，魏尚任雲中太守，把軍中市場的賦稅全部拿來供給將士，還拿出私人的薪俸，每五天宰殺一頭牛，宴請賓客、軍吏和親近的屬官，因此匈奴遠遠地躲避，不敢接近雲中的邊塞。匈奴曾經入侵過一次，魏尚率領騎兵抗擊，所殺的敵人很多。他向有關的部門上報軍功時，祇要有一句話不相符，執法之吏就援引法律條文來制裁他，使得對其應有的賞賜不能施行。愚臣認為陛下用法過於嚴厲，賞賜太輕，懲罰過重。況且魏尚因為上報軍功（斬殺敵軍的數量）時，差了六個首級，陛下就把他交付給

司法官審查，削除了他的爵位，并罰他做一年的苦役。由此說來，陛下即使得到了廉頗、李牧，也是不能任用他們的。臣實在愚鈍，觸犯了忌諱，真是死罪！」文帝聽罷很高興，當天，就令馮唐拿著符節赦免了魏尚，重新讓他擔任雲中郡太守，并任命馮唐為車騎都尉。

【原文】荀悅①紀②論曰。以孝文之明。本朝③之治。百寮之賢。而賈誼見排逐。張釋之十年不見省。馮唐皓首④屈於郎署。豈不惜哉。夫絳侯之忠。功存⑤社稷。而由見疑。不亦痛乎。夫知賢之難。用人之不易。忠臣自固⑥之難。在明世且由若茲⑦。而況亂君暗主者乎。然則屈原赴於汨⑧。子胥鴟夷於江⑨。安足恨哉。周勃質樸忠誠。高祖知之。以為安劉氏者勃也。既定漢室⑩。建立⑪明主。眷眷⑫之心。豈有已哉。狼狽失據⑬。塊然囚執⑭。俯首拊襟⑮。屈於獄吏⑯。可不愍哉。夫忠臣之於其主。由孝子之於其親也。盡心焉。盡力焉。進⑰而喜。非貪位也。退而憂。非懷寵⑱也。忠結⑲於心。戀慕不止。進得及時⑳。樂行其道也。故仲尼去魯。遲遲吾行也㉑。孟軻去齊。三宿而後出㉒。蓋彼誠仁聖之心也。夫賈誼過湘。吊屈原㉓。惻愴慟懷㉔。豈徒忿怨而已哉。與夫苟患失之者異類㉕殊矣。及其傳梁王㉖。哭泣而從之死㉗。豈可謂非至忠乎。然而人主不察。豈不哀哉。及釋之屈㉘而思歸。馮唐困而後達。又可悼㉙也。此忠臣所以泣血㉚。賢哲㉛所以傷心也。

【注釋】①荀悅（公元一四八年—公元二〇九年）：字仲豫，潁川潁陰（今河南許昌）人，東漢末

政論家、史學家。少好學，善於解說《春秋》。獻帝時任黃門侍郎、秘書監等職。獻帝以《漢書》難讀，命他用編年體改寫，遂依《左傳》體裁，撰成《漢紀》三十篇，當時人稱「辭約事詳」。^②紀：指荀悅所著之《漢紀》。^③本朝：朝廷。古以朝廷為國之本，故稱。^④皓首：白頭，白髮。謂年老。^⑤存：保存，保全。^⑥自固：鞏固自身的地位，確保自己的安全。^⑦若茲：如此。^⑧屈原赴於汨：屈原，即屈平，字原，通常稱為屈原，戰國末期楚國丹陽（今湖北秭歸）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後代。屈原雖忠事楚懷王，但却屢遭排擠，懷王死後又因頃襄王聽信讒言而被流放，最終投汨羅江而死。赴，投入、跳進。汨，即「汨羅」，江名，湘江支流，在湖南省東北部。^⑨子胥鴟夷於江：子胥，即伍子胥，春秋楚國人，名員，字子胥，春秋末期吳國大夫、軍事家，後遭太宰伯嚭誣陷，被逼自殺。鴟夷，革囊。《史記·伍子胥列傳》：「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裴駰《史記集解》引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槥形。」^⑩既定漢室：指周勃與陳平、劉章等人共同平定諸呂之亂。^⑪建立：古代立國君、皇后、太子，均可稱為建立。^⑫眷眷：亦作「睠睠」。依戀反顧貌。^⑬狼狽失據：狼狽，喻艱難窘迫。失據，失去憑依。^⑭塊然囚執：塊然，孤獨貌、獨處貌。囚執，囚禁。^⑮俯首拊襟：俯首，低頭，常用於表示恭順、伏罪、羞忤、沉思等情狀。拊襟，撫摸衣襟，表示感嘆。^⑯獄吏：舊時管理監獄的小吏。^⑰進：晉升，提拔。^⑱懷寵：謂留戀君王的恩寵。^⑲結：聚合，凝聚。^⑳及時：逢時，謂得到有利時機。^㉑仲尼去魯，遲遲吾行也：魯定公十三年（公元前四九七年），齊國送八十名美女到魯國，季桓子接受了女樂，君臣迷戀歌舞，多日不

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魯國舉行郊祭，祭祀後按慣例送祭肉給大夫們時並沒有送給孔子，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辭官別魯，開始了周游列國的旅程，這一年孔子五十五歲。《孟子·萬章下》：「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意謂：孟子說：「孔子離開魯國時，說道：『我要慢慢地走啊，這是離開祖國的態度。』」②孟軻去齊，三宿而後出：孟子曾先後在齊十餘年，期間齊王雖對孟子待遇優厚，但推行「仁政」却是無望，孟子終於離開齊國。孟子一生共游齊三次，最後離開齊國時，曾「三宿於晝」。《孟子·公孫丑》：「孟子去齊，宿於晝。」晝，齊國西南部的近邑，在今山東省淄博市臨淄西北。③賈誼過湘，吊屈原：賈誼在朝廷中因受到衆人的讒毀和排擠，被貶為長沙王太傅。在赴任途中經過湘江，他有感於屈原和自己相似的經歷，便創作了著名的《吊屈原賦》，以表達對屈原的崇敬，以及自己內心的傷感。④惻愴慟懷：惻愴，哀傷。慟懷，沉痛懷念。⑤異類：不同種類。⑥傅梁王：傅，輔佐。梁王，即梁懷王劉揖，是文帝最喜愛的小兒子。公元前一七七年，被漢文帝封為梁王。在位十年，因墜馬而死，謚號懷。⑦哭泣而從之死：漢文帝十一年（公元前一六九年），梁懷王劉揖入朝，不幸墜馬而死，賈誼因身為太傅而深感自責，常為之哭泣。文帝十二年（公元前一六八年），賈誼在憂鬱中去世，時年三十三歲。⑧屈：壓抑，屈抑。⑨悼：憂傷，哀傷。⑩泣血：無聲痛哭，淚如血涌。一說，淚盡血出。形容極度悲傷。⑪賢哲：賢明睿智的人。

【譯文】荀悅在《漢紀》中評論說：「憑藉孝文帝的英明、朝廷的善治，百官的賢良，而賈誼却被排擠，張釋之十年之中不被人知曉，馮唐頭髮都白了還屈居於郎署，難道不令人感到惋惜嗎？以絳侯周勃的忠誠，其功勞保全了劉氏江山社稷，尚且還因此受到懷疑，不是很令人痛心嗎？認識賢才的困難，用人的不容易，忠臣保全自身的艱難，在政治清明的時代尚且如此，何況是遇到昏庸無道的君主呢？那麼屈原投於汨羅江，伍子胥的尸體被盛在革囊裏拋入江中，又怎麼值得怨恨呢？周勃樸實忠誠，高祖劉邦瞭解他，認為能安定劉氏天下的人就是周勃。（周勃）已經安定了漢朝，擁立了英明的君主（漢文帝），依戀反顧的心，怎有終止之時！（一朝下獄）却變得艱難窘迫好像失去了依靠，孤獨地被囚禁起來，低頭撫摸衣襟而感嘆，還要受監獄小吏的侮辱，難道不讓人感到憐憫嗎？忠臣對於他的君主，猶如孝子對於他的雙親一樣，盡心盡力，得到晉升就感到歡喜，但並不是貪圖高位；遭到貶斥就感到憂愁，却不是留戀君王的恩寵。忠誠凝聚在心中，對君主的留戀仰慕從未停止，得到晉升又能恰逢其時，就會樂於實踐自己的所學。所以孔子當年離開魯國，說：『我要慢慢地走啊！』孟子離開齊國的時候，三宿於晝纔離去。他們這確實是仁人聖者的存心啊！賈誼在被貶途中路過湘江時，哭吊屈原，哀傷悲痛，難道祇是爲了抒發怨恨的情緒而已嗎？這與那些患得患失的人，是決然不同且志趣有异的。等到（賈誼）輔佐梁懷王時，（懷王墜馬而死）賈誼心懷愧疚而哭泣並爲之憂鬱致死，難道說不是忠誠到了極點嗎？然而君主却不能體察，怎麼不讓人感到悲哀呢？至於張釋之被壓抑（十年）而想要回歸故鄉，馮唐先處於窘迫而後纔得到顯達，也是值得哀傷的。這就是忠臣爲何悲傷痛哭、賢明睿智的人爲何傷心的原因了。」

「原文」汲黯^①字長孺。濮陽^②人也。爲人正直。以嚴見憚^③。武帝召爲中大夫^④。以數切諫^⑤不得久留內^⑥。遷爲東海太守^⑦。黯學黃老言^⑧。治民好清靜。責大指而不細苛^⑨。黯多病。卧閣（閣作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⑩。召爲主爵都尉^⑪。治務在無爲^⑫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⑬。上曰。汲黯何如^⑭人也。嚴助^⑮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瘳人^⑯。然至其輔少主^⑰。雖自謂賁^⑱。弗能奪^⑲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⑳。至如汲黯近之矣。

【注釋】①汲黯（？——公元前一一二年）：字長孺，濮陽（今河南濮陽）人。西漢初年名臣。出身名門，七世爲卿大夫。孝景帝時他爲太子洗馬，武帝即位後爲謁者，并先後任滎陽令、東海太守、主爵都尉，位列九卿。爲政以民爲本，同情民衆的疾苦。②濮陽：地名。古稱帝丘，位於今河南省的東北部。③憚：敬畏。④中大夫：漢官名。備顧問應對。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一〇四年），改名光祿大夫，掌論議。⑤切諫：直言極諫。⑥內：指朝廷。⑦遷爲東海太守：外調爲東海郡的太守。遷，晉升或調動。東海，郡名，秦置，楚漢之際也稱郯郡，治所在郯（今山東郯城北）。太守，官名，秦置郡守，漢景帝時改名太守，爲一郡最高的行政長官。⑧黃老言：指黃老學說。黃，黃帝。老，老子。黃帝、老子被推尊爲道家的始祖，「黃老」即指代道家。⑨責大指而不細苛：對大體上有所要求，而不苛求細節。責，要求、期望。大指，亦作「大指」，主要意思、大要。細苛，煩瑣苛刻。⑩大治：

謂政治修明，局勢安定。^⑪主爵都尉：官名。秦有主爵中尉，漢景帝時改為主爵都尉，掌有關封爵之事。武帝時改名右扶風，成為地方行政長官，又變為行政區之名，與以前職掌全異。^⑫無為：道家主張清靜虛無，順應自然，稱為「無為」。^⑬引大體不拘文法：引，申、表達。大體，大要、綱領。文法，法制、法規。^⑭何如：如何，怎麼樣。用於詢問。^⑮嚴助（？——公元前一二二年）：本名莊助。《漢書》為避東漢明帝劉莊之諱，把莊助改稱嚴助，西漢會稽郡吳縣人。漢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〇年），郡舉賢良方正，深受武帝賞識，擢為中大夫，參事最為力。富文采，為著名辭賦家。後因淮南王劉安謀反，嚴助受牽連被誅。^⑯亡以瘡人：沒有過人之處。亡，無、沒有。瘡，同「愈」，勝過、高過。^⑰少主：年輕的君主。^⑱貴、育：戰國時勇士孟賁和夏育的并稱。《帝王世說》：「秦武王好多力之人，齊孟賁之徒并歸焉。孟賁生拔牛角，是謂之勇士也。」夏育，周時著名勇士，衛人，傳說能力舉千鈞。^⑲奪：用強力使之動搖、改變。亦謂由於強力而動搖、改變。此喻迫使改變志向。^⑳社稷之臣：本指春秋時附庸於大國的小國，此指身負國家重任的大臣。

【譯文】汲黯，字長儒，濮陽人。為人正直，因嚴肅而被人所敬畏。漢武帝徵召他為中大夫。因為多次直言極諫，不能長久地留在朝廷任職，被外調為東海郡的太守。汲黯學習黃帝、老子的學說，治理人民好用清靜無為的方法，對大體有所要求，而不可苛求細節。汲黯經常有病，躺在寢室裏不出門。過了一年多，東海郡政治修明，局勢安定。皇

上召他擔任主爵都尉。他的治理之法仍是致力於無爲而已，注重大體而不拘泥於法令條文。皇上問：「汲黯是什麼樣的人呢？」嚴助回答說：「假如讓汲黯做官辦事，沒有什麼超過別人的地方，然而說到他輔助年輕的君主，即使有人自認爲有孟賁、夏育這樣的勇力，也不能迫使汲黯動搖啊！」武帝說：「是的，古代有身負國家重任的大臣，至於汲黯，應近似他們了。」

【原文】大將軍青侍中^①。上踞廁視之^②。厠謂床邊。踞床視之。丞相弘宴見^③。上或時不冠^④。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嘗坐武帳^⑤。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⑥。其見敬禮如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爲廷尉^⑦。黯質責^⑧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⑨。上不能褒^⑩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⑪天下之邪心^⑫。安國富民。使圜圖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⑬紛更^⑭之爲。紛。亂也。而公以此無種^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⑯。黯憤發^⑰罵曰。天下謂刀筆吏^⑱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⑲。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⑳矣。

【注釋】①大將軍青侍中：大將軍青，指衛青，字仲卿，河東平陽（今山西臨汾市）人，生年不詳，漢武帝時任大將軍，率軍與匈奴作戰，屢立戰功，爲漢朝北部疆域的開拓做出了重大貢獻，是中

國歷史上爲人熟知的常勝將軍。中，特指宮禁之內。②上踞廁視之：皇上坐在床邊接見他。踞廁，坐於床側。孟康曰：「廁，床邊側也。」③丞相弘宴見：丞相弘，即公孫弘（公元前二〇〇年—公元前一二一年），字季，一字次卿，西漢淄川國（郡治在壽光南紀台鄉）薛人。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年），漢武帝任命公孫弘爲丞相。宴見，在皇帝公餘時被召見，有別於朝見。④上或時不冠：皇上有時不戴帽子。或時，有時。冠，戴帽子。⑤武帳：置有兵器的帷帳。帝王或大臣所用。顏師古注引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王先謙《漢書補注》引沈欽韓曰：「帳置五兵，蓋以蘭錡圍四垂，天子御殿之制如此。有災變，避正殿寢兵，則不坐武帳也。」⑥使人可其奏：派人代爲批准他（汲黯）的奏議。可，表示同意、許可，此指批准。⑦張湯以更定律令爲廷尉：張湯憑藉改訂法令做了廷尉。張湯（？—公元前一一六年），因爲治陳皇后「巫蠱」案及淮南、衡山二王謀反之事，得到武帝賞識，先後晉升爲太中大夫、廷尉、御史大夫。與趙禹編定《越宮律》《朝律》等法律，用法主張嚴峻，以皇帝意旨爲治獄準繩。曾助武帝推行鹽鐵專賣、告緡、算緡，打擊富商，剪除豪強，頗受武帝寵信，多行丞相事，權勢遠在丞相之上，又以清廉著稱。元鼎二年（公元前一一六年），因遭人構陷，被強令自殺。更定，改訂、修訂。律令，指法令。⑧質責：質問，責備。⑨正卿：上卿。本爲春秋時諸侯國的最高執政大臣，權力僅次於國君。泛指朝廷大臣。⑩褒：褒揚。⑪化：改變人心風俗，教化。⑫邪心：不正當的念頭。⑬約束：規章，法令。⑭紛更：變亂更易。如淳曰：「紛，亂也。」⑮無種：猶言絕後代。⑯文深小苛：文深，謂深文周納，以入人罪。小苛，謂細小繁密的事

情。^{①⑦}憤發：發怒。^{①⑧}刀筆吏：亦省作「刀筆」。指掌文案的官吏。^{①⑨}必湯也：如果非按張湯之法來行事。^{②⑩}重足而立，側目而視：重足而立，意謂疊足而立，不敢邁步，形容非常恐懼。側目，斜著眼睛看人，不敢正視，形容畏懼而又憤恨。

【譯文】大將軍衛青入侍宮中，武帝坐於床側接見他；丞相公孫弘平常因事進見，皇上有時則不戴帽子。至於接見汲黯，不戴帽子就不見他。武帝曾坐在武帳中，汲黯前來奏事，武帝沒戴帽子，遠遠望見了汲黯，就趕緊躲進帳中，派人代為批准他的奏議。他被皇上尊敬禮遇到了如此程度！張湯憑藉改訂法令做了廷尉，汲黯在皇上面前質問張湯，說：「您身為正卿，上不能發揚先帝的功勛事業，下不能轉化天下人不正當的心念，（不能）使國家安定、人民富足，使監獄裏空無犯人，為什麼徒然拿著高皇帝所定的法令亂改一通呢？而您將會因此斷子絕孫了！」汲黯時常與張湯進行爭論，張湯的論辯常著重在援用苛刻的法律條文和細繁之事，汲黯發怒罵道：「天下人說不可讓掌文案的刀筆吏做公卿，果真如此。如果非按張湯之法來行事，那將會使天下人（害怕得）并足而立、斜目側視了！」

【原文】賈山。潁川人也^①。孝文時。言治亂^②之道。借秦為諭^③。名曰至言。其

辭曰。夫布衣韋帶^④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⑤。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⑥。赭衣半道^⑦。群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⑧。一夫大呼。天下響應^⑨。秦非徒如此也。又起咸陽而西至雍^⑩。離宮^⑪三百。鐘鼓帷帳^⑫。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⑬。殿高數十仞^⑭。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⑮。四馬驚馳^⑯。旌旗不撓^⑰。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托處焉^⑱。爲馳道^⑲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⑳吳楚。道廣五十步。厚築其外。隱以金椎^㉑。作壁如甬道。隱。築也。以鐵椎築之也。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㉒而托足^㉓焉。死葬乎驪山^㉔。吏徒數十萬人。曠日^㉕十年。下徹三泉^㉖。冶銅錮其內^㉗。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㉘。上成山林。爲葬埋^㉙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㉚而托葬^㉛焉。蓬顆。猶裸顆小冢。秦以熊羆之力^㉜。虎狼之心^㉝。蠶食^㉞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㉟。故天殃^㊱已加矣。臣昧死^㊲以聞。願陛下少^㊳留意而詳擇^㊴其中。

【注釋】①賈山，潁川人也。賈山，生卒年不詳，約漢文帝元年前後在世。涉獵書記，不尚專精，不能爲純儒。有論文八篇，今不存，惟所作《至言》，尚存《漢書》本傳中。潁川，郡名，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二三〇年）置，範圍大致包括今天河南省的許昌市、平頂山市、漯河市、禹州市、登

封市、長葛市等地，轄十二縣，治所在陽翟（今河南省禹州市）。西漢時，領二十縣，仍治陽翟。②治亂：安定與動亂。③諭：比喻，比擬。④布衣韋帶：亦省作「布韋」。貧寒之士的服飾。⑤絕息：斷絕，停止。⑥重數：既重且繁。⑦赭衣半道：路上行人有半數都是罪犯，形容犯罪者之多。赭衣，指囚犯、罪人。⑧戴目而視，傾耳而聽：戴目，仰視貌，形容望著遠處而有所期待。傾耳，謂側著耳朵靜聽。顏師古注：「戴目者，言常遠視，有异志也。傾耳而聽，言禍亂也。」⑨一夫大呼，天下響應：此指陳勝起義。陳勝（？—公元前二〇八年），字涉，故又稱陳涉，陽城（今河南周口市太康縣）人，於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〇九年）在大澤鄉起義反秦，各地百姓紛紛響應。不久陳勝在陳縣建立張楚政權，項梁、項羽、劉邦、英布等多人紛紛揭竿而起，在全國範圍內將反秦鬥爭推向了高潮。響應，贊同、支持。⑩雍：秦國早期的都城，現陝西省寶雞鳳翔。⑪離宮：正宮之外供帝王出巡時居住之宮室。顏師古注：「凡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⑫帷帳：帷幕床帳。⑬阿房之殿：即阿房宮。秦宮殿名。遺址在今西安市西阿房村。秦亡時全部工程尚未完成，故未正式命名。因作前殿阿房，時人即稱之為阿房宮。秦亡，為項羽所焚毀。晉張華《博物志》卷六：「秦為阿房殿，在長安西南二十里。殿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上可以坐萬人，庭中受十萬人。」⑭仞：古代長度單位。七尺為一仞，一說八尺為一仞（周尺一尺約合二十三厘米）。⑮從車羅騎：從車，扈從之車、跟從的車。羅騎，巡行的騎衛。⑯四馬驚馳：四馬，指四馬并駕之車。驚馳，車馬奔馳。⑰旌旗不撓：旌旗，旗幟的總稱。撓，《漢書·賈山傳》原文作「撓」。顏師古注：「撓，屈也。言庭之廣大，

殿之高敞，衆騎馳驚無所迫觸，建立旌旗不屈撓。」^⑮曾不得聚廬而托處：竟然使其後代子孫連用來安身的村中簡陋房舍都得不到。曾，副詞，乃、竟。不得，不能得到、得不到。聚，村落。廬，泛指簡陋居室。托，寄托、寄寓。處，安居、安身。^⑯馳道：古代供君王行駛車馬的道路。《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七年……治馳道。」裴駰《史記集解》引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⑰極：至，到達。^⑱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服虔曰：「作壁如甬道。隱，築也，以鐵椎築之。」築，搗土使堅實。隱，筑、擊。金椎，鐵鑄的捶擊具。^⑲邪徑：比正道近便的小路。^⑳托足：使足有所憑藉。借指驅馳、馳騁。^㉑驪山：在陝西省臨潼縣東南，因古驪戎居此得名，又名鄠山。^㉒曠日：歷時。^㉓下徹三泉：徹，達、到。三泉，指三重泉（三層地下水），即地下深處。^㉔冶銅錮其內：冶，冶煉金屬。錮，用金屬熔液填塞空隙。^㉕觀游：觀賞游覽。^㉖葬埋：埋葬。^㉗蓬顆蔽冢：蓬顆，長有蓬草的土塊，一般指墳上長草的土塊，亦借指墳頭。顏師古注：「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耳。」蔽，通「敝」，敝陋。冢，墳墓。^㉘托葬：依附埋葬。^㉙熊羆之力：指強大的勢力。熊羆，熊和羆。皆為猛獸。^㉚虎狼之心：喻指貪殘暴虐之心。^㉛蠶食：亦作「蠶蝕」。喻逐漸侵占。^㉜不篤禮義：篤，加厚、增厚。禮義，禮法道義。^㉝天殃：天降的禍殃。^㉞昧死：冒死。猶言冒昧而犯死罪。古時臣下上書帝王習用此語，表示敬畏之意。^㉟少：稍、略。^㊱詳擇：審察采擇。

【譯文】賈山，潁川郡人。孝文帝時，他（寫文章）談論國家安定與動亂的道理，藉

助秦朝滅亡之例爲喻，名曰《至言》。其文辭中說：「那些貧寒未仕的人，都是修養自身的品德，揚名於世間，纔使得其後世子孫得以延續而不斷絕。至於秦朝却不是這樣。秦始皇貴爲天子，擁有天下的財富，賦稅却既重又繁，道路上的行人有半數都是罪犯，盜賊成群遍滿山野，使得天下人仰目而望、側耳靜聽（希望聽到推翻暴秦的消息）。等一人（陳勝）起來大聲疾呼，天下人隨即響應。秦朝不僅僅是如此，又從咸陽向西到雍城，建起了供皇帝出巡時居住的宮室三百座，（宮室裏）鐘鼓、帷幕、床帳等器物，不必從別處移取而全部齊備。又建造了阿房宮，宮殿高達數十仞（漢制每仞七尺），東西的距離有五里長，南北之間有千步寬，皇帝的隨從車輛、巡行的騎衛，以及四馬之車，衆騎可在其中奔馳，旌旗高舉也不會有障礙。（秦朝）建造宮殿的壯麗程度達到了如此地步，然而其後代子孫却連用來安身的村野廬舍都得不到。（秦朝）在國內修築馳道，向東到燕齊，向南至吳楚。馳道寬五十步，厚築路外隔離牆，用鐵椎夯實道路，馳道兩旁栽植青松。秦朝修築馳道的壯觀程度達到了如此地步，然而其後代子孫却連立足的小路都走不上。（秦始皇）死後葬在驪山，建墓調用的官吏和囚徒多達數十萬人，歷時十年之久。墓深可達地下三重泉水，冶煉銅並以其熔液填塞墓室內的空隙，用漆塗在外面，用珠玉覆蓋（棺槨），再以翡翠來裝飾，陵墓內（飾有各種寶物）可供觀游，墓上堆土栽樹形成山林。其埋葬的奢侈程度竟達如此地步，然而他的後代子孫連長滿野草的

敝陋墳冢都得不到。秦朝用熊羆一樣的武力、虎狼一樣的貪心，逐漸侵占各諸侯國，進而并吞天下，却不注重施行禮義，所以上天纔降下禍殃。臣冒死講給您聽，希望陛下稍加留意并審察擇取其中合理的地方。」

【原文】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①則不用。其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②。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③死而竭智^④也。地之磽^⑤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⑥。雖有惡種。無不猥大^⑦。故地之美者善養禾^⑧。君之仁者善養士^⑨。雷霆^⑩之所擊。無不摧折^⑪者。萬鈞^⑫之所壓。無不糜滅^⑬者。今人主之威非特^⑭雷霆。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⑮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⑯。又乃況於縱欲。恣行暴虐^⑰。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⑱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

【注釋】①切直：懇切率直。②明道：闡明治道，闡明道理。③蒙：引申為冒著、頂著。④竭智：竭盡智慧。⑤磽：指土質堅硬瘠薄。顏師古注：「磽，塉，瘠薄也。」⑥江皋河瀕：江皋，指江岸、江邊地。瀕，水邊。⑦猥大：粗大，壯大。⑧善養禾：容易養育禾苗。善，容易。養禾，養育禾苗；

種植禾苗。⑨養士：培養人才。⑩雷霆：震雷，霹靂。⑪摧折：毀壞，折斷。⑫萬鈞：形容分量重或力量大。鈞，古代重量單位之一，三十斤爲一鈞。⑬糜滅：破碎毀滅。⑭非特：不僅，不祇。特，但、僅、祇是。⑮開道：開放言路。⑯自盡：盡自己的才力，詳盡陳述自己的意見。⑰恣行暴虐：恣行，任意而行、橫行。暴虐，凶狠殘酷。⑱孟賁：戰國時期齊國人，是古代著名的勇士。

【譯文】「臣聽說忠臣事奉君主，言語懇切率直則不被信用，還會危及自己的生命。如果言語不切直，又不能夠闡明道理。所以切直的話，是英明的君主所急切希望聽到的，也是忠臣之所以冒著死罪而竭誠盡智要表達的。對於堅硬而貧瘠的土地，即使有好的種子，也是不能生長的；至於江河邊的濕地，即使有不好的種子，却没有不長得壯大的。所以肥美的土地容易養育禾苗，有仁德的君主善於培養人才。雷霆所擊中的，没有不折斷的；萬鈞重量所壓的，没有不破碎的。現今君主的威嚴，不僅僅是雷霆；權勢之重，不僅僅是萬鈞。（即便）能廣開言路而求取規諫，和顏悅色地聽受，采納臣下的諫言并使其身份顯貴，士大夫們仍然感到恐懼而不敢詳盡陳述自己的意見，又何況放縱私欲，橫行凶暴，討厭聽到自己過錯的君主呢？（如果）以威力來震懾，用權勢來壓制，即使（臣子）有唐堯、虞舜那樣的智慧，有孟賁那樣的勇力，又怎麼會有不被摧殘的人呢？如果是這樣，君主就不能聽到自己的過失了。聽不到自己的過失，那國家社稷就危

險了。」

【原文】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①。工誦箴諫^②。庶人謗於道^③。商旅^④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⑤。舉賢以自輔弼^⑥。求修正之士^⑦使直諫。故尊養三老。示^⑧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⑨至於芻蕘^⑩者。求善無厭也。商人庶人誹謗己而改之。從善^⑪無不聽也。

【注釋】①史在前書過失：史，在王左右的史官。書，記錄、記載。②工誦箴諫：工，古代樂官。誦，唱或誦讀。箴諫，規戒勸諫的話。③庶人謗於道：庶人，指平民、百姓。謗，指責別人的過失。④商旅：行商，流動的商人。⑤養三老於大學：三老，古代設三老五更之位，天子以父兄之禮養之。《漢書·禮樂志》：「養三老五更於辟廱。」顏師古注引李奇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大學，即太學，我國古代設於京城的最高學府。⑥輔弼：亦作「輔拂」。輔佐；輔助。⑦修正之士：指遵行正道的人。⑧示：顯現，表示。⑨學問：學習和詢問（知識、技能等）。語出《易·乾》：「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⑩芻蕘：割草采薪之人。⑪從善：依從善道，聽從善言。

【譯文】「古代聖王的制度是：史官在面前記錄君主的過失，樂官誦讀規勸的話，百姓在道路上指責君主的過失，商旅之人在街市上議論君主的過錯。這樣一來，君主便能聽到自己的過失。聽到自己的過失并改正它，看到正義的事就依從去做，所以他能永久地享有天下。以天子的尊貴，在全國之內，按道理來說，沒有人不是他的臣子。然而天子還在太學（以尊敬父親之禮）奉養三老，選拔賢能之人來作為自己的輔佐，訪求修身正行之人（讓他們）直言規諫。所以尊養三老，是顯示孝道；設立輔助之臣，是擔心自己驕縱；設置直言勸諫的官員，是擔心聽不到自己的過失。學習和詢問（的對象）甚至到割草打柴的人，是因為追求善行從不滿足；商旅和庶民指責自己的過失就加以改正，是因為對善言沒有不聽從的。」

【原文】昔者。秦力并萬國^①。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②。築長城以為關塞^③。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④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⑤暴虐。殘賊^⑥天下。窮困萬民。以適^⑦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⑧。以九州^⑨之民。養千八百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⑩。什一而藉^⑪。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⑫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疲不勝^⑬其役。財盡不勝其求。一君之身。所以自養者。馳騁弋

獵^⑭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疲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無辜死刑者無所告訴^⑮。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⑯也。身死纔數月。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

【注釋】①萬國：萬邦，天下，各國。②郡縣：郡和縣的并稱。郡縣之名，初見於周。秦始皇統一中國，分國內爲三十六郡，爲郡縣制之始。漢初封建制與郡縣制并行，其後郡縣遂成常制。③築長城以爲關塞：約公元前二二〇年，秦始皇一統天下，徵用百萬勞役，將修建於早期的秦、燕、趙的長城連接成一個完整的防禦系統，西起臨洮，東至遼東，用以抵抗來自北方少數民族的侵略。關塞，邊關、邊塞。④破：被擊潰，被攻破。⑤貪狼：猶貪狠。⑥殘賊：殘害。⑦適：悅樂，滿足。顏師古注：「適，快也。」⑧周蓋千八百國：柳翼謀《中國文化史》：「周初千八百國，至春秋之初，僅存百二十四國。」⑨九州：中國的別稱之一，古代分中國爲九州。⑩不過歲三日：每年不超過三天。王文彬曰：「『不過歲三日』，當作『歲不過三日』。此《禮記·王制》文，孔疏云『謂使民治城郭道渠，年歲雖豐，不得過三日，自下皆然』。」⑪什一而藉：什一，古代賦稅制度，十分稅一，稱「什一」。藉，通「籍」，賦稅。顏師古注：「什一，謂十分之中公取一也。藉，借也，謂借人力也。一曰爲簿籍而稅之。」⑫頌聲：歌頌贊美之聲。顏師古注：「頌者，六詩之一，美盛德之形容，蓋帝王之嘉致。」⑬不勝：無法承擔，承受不了。⑭馳騁弋獵：馳騁，馳射、田獵。弋獵，射獵、狩獵。⑮告

訴：向上申訴。⑯壞：敗壞，衰亡。

【譯文】「以前，秦王（嬴政）竭力并吞各個國家，擁有天下的財富，攻滅了六國而實行郡縣制，修築長城來作為邊關要塞。以秦朝的險固、威勢的大小、權力的輕重，跟一家之富、一人之強相比，怎可同日而語？可是秦軍被陳涉（即陳勝）擊敗，其國土被劉邦奪取，原因何在？是因為秦王貪婪凶暴，殘害天下人民，使百姓貧窮，來滿足他的私欲。昔日，周朝大概有一千八百個諸侯國，以九州的人民來養活一千八百個國君，役使民力每年不超過三天，田賦按十分之一來收取，君主有富餘的財物，民衆有剩餘的體力，歌頌之聲也隨之產生了。秦皇帝以一千八百國的人民來供養自己，却使民力疲憊還是承受不了其徭役，財力用盡也還是滿足不了他的需求。一君之身，用來供養自己的祇是奔馳射獵的娛樂，而天下財力竟供不應求。勞碌疲憊者得不到休息，飢寒的人得不到衣食，無罪而被判處死刑者無處申訴，人人和他結怨，家家與他結仇，所以國家敗亂。秦始皇死後纔幾個月，天下之人就都起兵向秦朝四面攻擊，其宗廟也滅絕了。」

【原文】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無養老①之義。無輔弼之臣。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②。退誹謗之人③。

殺直諫之士。是以偷合苟容^④。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⑤而莫之告也。詩曰。非言不能。胡此畏忌^⑥。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⑦。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故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⑧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⑨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⑩。死則吊哭^⑪之。爲之服錫衰^⑫。而三臨其喪^⑬。未斂^⑭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⑮。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⑯。故古之君人^⑰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問^⑱不忘也。

【注釋】①養老：奉養老年人。②縱恣行誅：縱恣，亦作「縱姿」，肆意放縱。行誅，殺戮。③退：誹謗之人：退，罷黜、貶退。誹謗，進諫。④偷合苟容：亦作「偷合取容」。謂苟且迎合以取悅於人。⑤潰：散亂。⑥非言不能，胡此畏忌：語出《詩經·大雅·桑柔》，原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匪言不能，即非不能言。匪，同「非」，不是。胡斯畏忌，言爲何如此畏懼顧忌。胡，代詞，表示疑問或反詰。斯，這樣。⑦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語出《詩經·大雅·文王》。濟濟，衆多貌。多士，古指衆多的賢士，也指百官。寧，安寧。⑧致：表達。⑨爵祿：指授予爵位、官職和俸祿。⑩臨視之無數：臨視，親臨省視。無數，没有限定的數量或規定的次數。⑪吊哭：吊祭且哀哭之。⑫錫衰：細

麻布所製的喪服。錫，通「絳」。《周禮·春官·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鄭玄注：「君爲臣服吊服也。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⑬三臨其喪：三度親臨（臣子的）喪禮。⑭斂：通「殮」。給死者穿衣、入棺。⑮未葬不舉樂：還沒有安葬前，君主不奏樂。葬，掩埋尸體。舉樂，奏樂。⑯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宗廟，古代帝王、諸侯祭祀祖宗的廟宇。廢，停止、中止。⑰君人：爲人之君，統治人民。⑱令問：指美好的聲譽。

【譯文】「秦朝的皇帝處於行將滅絕的境地中而不自知，這是爲什麼呢？是由於天下沒有人敢告訴他。之所以沒有人敢告訴他，其原因何在呢？是因為他沒有養老的義舉，沒有輔佐的賢臣，沒有進諫的士人，任意施行殺戮，貶退敢於進諫之人，殺害直言勸諫之士。因此（大臣們）苟且迎合以取悅於皇帝，比擬秦始皇的德行時則說勝過堯、舜，估量其功績時就說勝過湯、武，天下明明已經潰亂，却沒有人告訴他。《詩經》上說：『并非不會說話，却爲何這樣害怕、顧忌？』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又說：『因爲擁有衆多賢士，文王得以使天下安寧。』天下不曾沒有人才，然而祇說文王靠他們而使天下安寧，這是爲何？因文王好仁，所以仁政就能興盛起來；得到賢士而能尊敬他們，所以賢士就能爲其所用，而文王又能遵循禮法道義來任用他們。（如果）不表達對賢士的仁愛與尊敬，就不能使其盡心，就不能使其盡力，也就不能成就功業。因此古代賢明的君主對待

他的臣子，授予他們爵位和俸祿以示尊重并且親近他們，（臣子）有病時就多次親臨探望，去世了則吊唁哀哭，並爲他穿上細麻布所製的喪服，前後三次親臨喪禮，在沒有裝斂入棺前不飲酒吃肉，沒有安葬前不演奏音樂。若臣子正好在舉行宗廟祭祀時過世了，祭祀之樂也要爲此而停止。所以古代爲人君者對於他的臣下，可說是竭盡禮義了，因此臣下沒有人敢不竭盡全力、捨命效死來報答他的君主，所以功德能立於後世，而美好的名聲也不會令人忘記啊。」

【原文】鄒陽^①。齊人也。事吳王濞^②。濞以太子事怨望^③。稱疾不朝。陰有邪謀^④。陽奏書^⑤諫。吳王不納其言。去之梁^⑥。從孝王游^⑦。陽爲人有智略^⑧。忼慨不苟合^⑨。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⑩。勝等疾陽。惡^⑪之于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⑫曰。臣聞忠無不報^⑬。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⑭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⑮。燕太子丹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其精誠感天。白虹爲之貫日也。白虹。兵象也。日。君象也。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⑯。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爲應侯所害。事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爲之食昴。昴。趙分也。夫精^⑰變天地。而信不諭^⑱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⑲。盡其計議。願王知之也。左右不明。卒從吏

訊^{②〇}。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②¹}也。願大王孰察^{②²}之。

【注釋】

①鄒陽：生卒年不詳，齊人，西漢著名的文學家、散文家，有文七篇，現存兩篇，即《諫書吳王》《於獄中上書自明》。②吳王濞：即吳王劉濞（公元前二一六年—公元前一五四年），劉邦二哥劉仲之子，劉邦之侄。其爲人性情彪悍，勇猛有野心，且從軍有功。公元前一九五年，劉邦封劉濞爲吳王，改荊國爲吳國，統轄東南三郡五十三城，定國都於廣陵（江蘇省揚州市）。景帝三年，吳王劉濞聯合楚、趙等六國，發動「七國之亂」，後兵敗逃至東甌，被殺。③濞以太子事怨望：吳王劉濞因兒子被皇太子打死一事而心中怨恨。太子事，吳王世子到長安朝見皇上，文帝派太子劉啓（後來的景帝）接待，兩人在下棋時起了爭執，太子劉啓一怒之下用棋盤將吳國世子打死，其尸體被運回吳國，吳王劉濞由此懷恨在心。怨望，怨恨、心懷不滿。④陰有邪謀：陰，暗暗的、偷偷的。邪謀，邪惡的計謀、陰謀，此指反叛的計劃。⑤書：即《諫吳王書》。⑥去之梁：離開吳國前往梁國。⑦從孝王游：與梁孝王相交往。孝王，劉武（公元前一八四年—公元前一四四年），漢文帝次子，本爲太原王，公元前一六八年被改封爲梁王，在位二十三年，死後謚號爲「孝」，故號梁孝王。從游，謂交往。⑧智略：才智與謀略。⑨忼慨不苟合：性格豪爽，又不隨便附和他人。忼，同「慷」，慷慨、性格豪爽。苟合，附和、迎合。⑩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指鄒陽特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不肯苟合。介，居間、處於二者之間。羊勝（？—公元前一五〇年），西漢文士，齊國人。公孫詭（？—公

元前一五〇年），齊國人，甚得梁王寵信，官至中尉，號稱「公孫將軍」。吳楚七國亂後，梁孝王招延四方豪杰，羊勝與公孫詭、鄒陽等皆投奔孝王。後梁孝王因怨袁盎阻礙景帝立己為嗣，與勝、詭謀，使人刺殺盎。景帝究其事，遣使至梁捕之。孝王不得已，令勝、詭自殺。^⑪惡：誹謗，中傷。^⑫書：指《於獄中上書自明》（又稱《獄中上梁王書》）。^⑬報：回贈，回報。^⑭虛語：假話，空話。^⑮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為燕丹表可克之兆。」顏師古曰：「精誠若斯，太子尚畏而不信也。太白食昴，義亦如之。」荆軻，戰國末齊人，曾奉燕太子丹之命入秦刺秦王嬴政，事敗被殺，事見《史記·刺客列傳》。燕丹，即燕太子丹（？——公元前二二六年），姬姓，名丹，又稱燕丹，戰國末年燕王喜的太子。白虹貫日，一種罕見的日暈天象。古人認為人間有非常之事發生，就會出現這種天象變化。^⑯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干歷之也。」太白食昴，即金星遮蔽住了昴宿。太白，即金星。昴，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昭王，即秦昭襄王（公元前三二五年——公元前二五一年），戰國時秦國國君，又稱秦昭王，秦惠文王之子，秦武王之异母弟，在位五十六年，於此期間秦國繼續擴張，長平之戰即發生在秦昭王晚年。^⑰精：精誠。^⑱諭：明白，領會。^⑲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⑳訊：審問。^㉑寤：醒悟，覺醒。^㉒孰察：

仔細考察。

【譯文】鄒陽，齊國人，事奉吳王劉濞。劉濞因為其子（被皇太子打死）之事而心懷怨恨，遂稱病不去朝見天子，暗地裏有謀反的計畫。鄒陽上書勸諫，吳王并不采納他的意見，他便離開吳國去往梁國，與梁孝王劉武相交往。鄒陽為人有才智和謀略，性格豪爽，不隨便附和其他人，特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羊勝等人忌恨鄒陽，在梁孝王面前誹謗他。梁孝王發怒，將鄒陽交付法官，準備殺他。鄒陽就在監獄中上書給梁孝王，說：「臣聽說，忠誠之人沒有不得到回報的，誠信之人不會被人猜疑。臣過去一直認為是這樣的，現在看來，祇不過是空話罷了。從前荊軻仰慕燕太子丹的仁義（而願去行刺秦王），天上出現了白虹穿日而過的景象，燕太子丹却很擔心；衛先生為秦國策劃長平之戰的方略，天上出現了太白星遮掩昴星的現象，秦昭王便心生疑慮。他們的精誠使天地產生了異象，但其誠信却不能使燕太子丹和秦昭王瞭解，難道不是很可悲嗎？如今臣盡竭忠誠，說出自己的全部想法，希望您能理解。大王左右的人不瞭解情況，倉猝地把我交給司法官審訊，受到世人懷疑。這就如同荊軻、衛先生再生，而燕太子丹、秦昭王仍不醒悟一樣，希望大王能深思明察。」

【原文】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①。李斯竭忠。胡亥極刑^②。是以箕子陽狂^③。接輿避世^④。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⑤。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⑥。子胥鴟夷^⑦。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⑧。何則^⑨。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借荊軻首以奉丹事^⑩。於期爲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遣軻刺始皇。於期自刎首。令軻齎往也。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⑪。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爲魏累也。遂自剄。夫王奢。樊於期。非新^⑫於齊秦而故^⑬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⑭無窮也。蘇秦^⑮相燕。人惡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⑯。馱馱。駿馬也。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食以珍奇之味也。白圭顯於中山^⑰。人惡之。魏文侯^⑱。文侯賜以夜光之璧^⑲。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⑳相信。豈移於浮辭^㉑哉。

【注釋】①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武王歿，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哭於郊，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也。」②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張晏曰：「李斯諫二世以正，而二世殺之，具五刑。」李斯

（？——公元前二〇八年），字通古，戰國末年楚國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秦朝丞相。胡亥（公元前二三〇年——公元前二〇七年），即秦二世。胡亥在位時，生活奢侈腐化，徵發大量徭役修建阿房宮，百姓苦不堪言，各地農民起義相繼爆發。左丞相李斯同右丞相馮去疾、大將軍馮劫上書勸諫停建阿房宮，減輕苛捐雜稅，二世大怒，將他們逮捕入獄。李斯在獄中多次上書，却都被趙高扣留，趙高又誣陷李斯與其子李由謀反。秦二世二年（公元前二〇八年），李斯被腰斬於咸陽，并夷三族。③箕子陽狂：箕子，名胥餘，因封於箕（今山西太谷、榆社一帶），爵爲子，故稱箕子，官至太師。箕子佐政，見紂王享受奢靡，屢諫而紂不聽。有人勸箕子離去，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悅於民，吾不忍也。」於是箕子便披髮佯狂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紂見此，以爲箕子真瘋而囚禁之。陽狂，裝瘋。④接輿避世：接輿，春秋楚隱士。《論語·微子》：「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邢昺疏：「接輿，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也。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避世，逃避塵世、逃避亂世。⑤後楚王、胡亥之聽：顏師古注：「以謬聽爲後。後猶下也。」⑥比干剖心：比干，紂王叔父，官少師（丞相）。紂王暴虐荒淫，比干嘆曰：「主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至摘星樓強諫三日不去。紂問何以自恃，比干曰：「善行仁義所以自恃。」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有諸乎？」遂殺比干，剖視其心。⑦子胥鴟夷：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爲鴟夷，受子胥，沉之江。鴟夷，槥形。」子胥，即伍子胥（？——公元前四八四年），名員，字子胥，春秋時楚國人，因避難逃至吳國，爲吳王闔閭的重臣，

後因勸諫吳王夫差拒絕越國的求和及停止伐齊，漸被疏遠。又遭太宰伯嚭讒毀，被夫差賜死，尸體被裝在鴟夷（皮革製的大口袋）中沉於江。鴟夷，革囊。⑧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白頭如新，孟康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謂交友至白頭仍不知心，還如初見面一般。傾蓋如故，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謂道上相遇對話，車蓋接觸而傾斜，一見如故。傾蓋，車上的傘蓋靠在一起。⑨何則：為什麼。多用於自問自答。⑩樊於期逃秦之燕，借荊軻首以奉丹事：樊於期（？——公元前二二七年），原名桓齮，今河北蠡縣鮑墟鄉南莊村人，戰國末年武將，先後擔任秦國、燕國大將。秦王嬴政十四年（公元前二三三年），他率軍攻打趙國，被趙國大將李牧擊敗後不敢回秦國，後逃往燕國。秦王大怒，將其父母宗族全部殺害。他聽說燕（太子）丹遣荊軻刺秦王，便自願刎首，讓荊軻持其首級以見秦王。⑪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孟康曰：「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也。」却，退、使退。存，保全、保存。⑫新：指新交。⑬故：指舊交、舊友。⑭慕義：傾慕仁義。⑮蘇秦（公元前三三七年——公元前二八四年）：字季子，戰國時期洛陽人，是與張儀齊名的縱橫家。曾奉燕昭王命入齊，從事反間活動，使齊疲於對外戰爭，以便燕國攻齊復仇。⑯駃騠：亦作「駃題」。良馬名。孟康曰：「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食以珍奇之味。」⑰白圭顯於中山：顏師古注：「以拔中山之功而尊顯也。」白圭，戰國初中山國之將，連失六城，中山國君要治他死罪，他逃到魏國，魏文侯厚待他，於是他助魏國攻滅了中山國。中山，即中山國，春秋時

期建立，在戰國時為趙所滅。^⑮魏文侯（？——公元前三九六年），姬姓，魏氏，名斯。魏武侯之父，魏國百年霸業的開創者。魏文侯在戰國七雄中首先實行變法，改革政治，獎勵耕戰，興修水利，發展封建經濟，富國強兵，遂使魏國成為戰國初期的強國。^⑯夜光之璧：即夜光璧，寶玉名。^⑰剖心析肝：亦作「剖心坼肝」。形容掏誠相示。^⑱浮辭：虛浮不實的話。

【譯文】「從前卞和進獻寶玉，楚王却砍掉了他的腳；李斯為秦朝竭盡忠誠，胡亥竟對他處以極刑。因此，過去箕子假裝瘋顛，接輿隱居避世，他們都是怕遭到這樣的禍患。希望大王先考察卞和、李斯的心意，而把楚王、胡亥的謬聽放到後面考慮，不要讓臣被箕子、接輿所取笑。臣聽說比干被破胸剖心，伍子胥被革囊裹尸投入江中，臣起初不相信，現在纔知道這是真的。希望大王詳加審察，稍加憐憫。俗話說：『有的人相處到老如同新交，有的人偶然相遇却像故交。』這是什麼緣故呢？在於知心和不知心啊！所以樊於期從秦國逃往燕國，把自己的頭借給荊軻，用來幫助燕太子丹（刺殺秦王）之事；王奢離開齊國逃到魏國，在城頭上自殺而死，以退去齊軍而保全魏國。王奢、樊於期與齊國、秦國并非新交，與燕國、魏國也不是故交。他們之所以離開齊國和秦國而為燕、魏兩國君主效死，是因為行為與志向相符合，對兩國君主的仁義無限仰慕的緣故。蘇秦輔佐燕國時，有人在燕王面前說他的壞話，燕王却按著劍柄發怒，把名貴的馬肉賜

給蘇秦吃；白圭因攻滅中山國之功而顯貴，有人向魏文侯說白圭的壞話，魏文侯却用夜光璧賞賜白圭。這是爲什麼呢？因爲這兩位君主和兩位臣子，肝膽相照，相互深信不疑，怎能被虛妄之言所動搖呢？」

【原文】女無美惡。入宮見妒^①。士無賢不肖^②。入朝見疾^③。昔司馬喜臚脚於宋。卒相中山^④。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⑤。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⑥。捐朋黨之私。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百里奚乞^⑦（乞下有食字）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⑦。寧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⑧。此二人者。豈素宦^⑨於朝。借譽^⑩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⑪。昆弟不能離^⑫。豈惑於衆口^⑬哉。故偏聽生奸^⑭。獨任^⑮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⑯。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⑰。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⑱。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⑲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⑳。齊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㉑。此二國豈繫^㉒於俗。牽於世。繫奇偏^㉓之辭哉。公聽并觀^㉔。垂^㉕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㉖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㉗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㉘。而三王^㉙易爲也。

【注釋】①妒：婦女相忌妒。②不肖：不成材，不正派。③疾：妒忌。④司馬喜，生卒年不詳，衛國人，初仕宋國，因罪被宋人打斷膝蓋骨，於是離開宋國，來到中山國，任中山相邦。臄脚，古代酷刑之一，削去膝蓋骨。⑤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范雎，祁姓，范氏，名雎，字叔，戰國時魏人，秦國名相。范雎在魏國時，曾隨中大夫須賈出使齊國，深得齊王敬重。須賈疑其以魏國機密告齊，魏相知之，大怒，使人笞擊雎，拉脅折齒幾死，又用席裹棄於茅廁。范雎佯死，被拋於郊外。返家後即托好友鄭安平將自己藏匿，化名張祿。後遇秦國使者王稽，遂與鄭安平一同入秦，受到秦昭襄王重用。公元前二六六年，范雎被拜為丞相，封之於應城（今河南魯山之東），故號應侯。拉，摧折、折斷。脅，身軀兩側自腋下至腰上的部分，亦指肋骨。折齒，折斷牙齒。拉脅折齒，指備受挫折。⑥信必然之畫：王先謙曰：「信必然之畫，以為計畫必行，果於自信。」⑦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百里奚，亦稱百里子或百里，春秋時楚國宛（今河南南陽）人，一說為虞國（今山西平陸北）人，生卒年不詳，秦穆公時賢臣。早年出游列國求仕，曾陷入困境，一度沿街乞討。後任秦國上大夫，在他的輔佐治理下，秦國逐漸強大。繆公，繆，通「穆」，即秦穆公，春秋時代秦國國君。委，付托。⑧寧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寧戚，春秋衛國人，齊大夫。《楚辭·離騷》：「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王逸注：「寧戚修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寧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用為客卿，備輔佐也。」此後，齊桓公力排眾議，拜寧戚為大夫，并讓其長期任齊國大司田，成為齊桓公的主要輔佐者之一。

他管理農事，獎勵墾種，薄取租賦，使齊國很快富裕起來，對齊桓公完成「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霸業起了重大作用。飯牛，餵牛、飼養牛。任，委任、任用。⑨素宦：一向為官。⑩借譽：借重他人或其他事物以博取聲譽。⑪膠漆：膠與漆。比喻情誼極深，親密無間。⑫昆弟不能離：昆弟，兄弟。離，離間。⑬衆口：衆人的言論，輿論。⑭偏聽生奸：偏聽，聽信一面之詞。奸，奸邪、罪惡。⑮獨任：猶專任。獨自信用，獨自承擔。⑯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顏師古注：「季孫，魯大夫季桓子也，名斯。論語云：『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蓋桓子故使定公受齊之女樂，欲令去孔子也。」季孫，指春秋時魯國季桓子（名斯）。公元前四九七年（魯定公十三年）春，齊人送女樂，季桓子使魯定公受之，孔子乃去。⑰墨翟：即墨子（約公元前四六八年—公元前三七六年），名翟，魯人，戰國時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社會活動家，墨家學派的創始人。⑱讒諛：讒毀、阿諛之言。⑲衆口鑠金，積毀銷骨：顏師古注：「美金見毀，衆共疑之，數被燒鍊，以至銷鑠。讒佞之人，肆其詐巧，離散骨肉，而不覺知。」衆口鑠金，衆人的言論能够熔化金屬，比喻輿論影響的强大，亦喻衆口同聲可混淆視聽。積毀銷骨，謂衆口不斷毀謗，會致人於死地。⑳秦用戎由余，而伯中國：戎人由余，一作繇余，春秋時人。由余的祖先原為晉國人，因避亂逃到西戎。後由余投秦國，被秦穆公任為上卿，曾助秦國一舉攻滅錦諸戎、緄戎、翟戎、義渠等十二個戎國，遂稱霸西戎，使秦位列春秋五霸之一。伯，通「霸」。稱霸，做諸侯的盟主。中國，上古時代，我國華夏族建國於黃河流域一帶，以為居天下之中，故稱中國，而把周圍其他地區稱為四方，後泛指中原地區。㉑齊

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子臧，其事不詳。威宣，指齊威王和齊宣王。^{②②}繫：束縛；捆綁。^{②③}奇偏：偏於一方面，片面。^{②④}公聽并觀：謂公正地聽取不同意見和一視同仁地看待人與事。顏師古注：「公聽，言不私也。并觀，所見齊同也。」^{②⑤}垂：留傳，流傳。^{②⑥}胡、越：胡與越。亦泛指北方和南方的各民族。^{②⑦}朱、象、管、蔡：朱、象，指堯子丹朱和舜异母弟象，皆為傳說中的不肖子弟。管、蔡，周武王弟管叔鮮與蔡叔度的并稱。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蔡流言於國，謂「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居東都，後成王迎周公歸，管蔡懼，挾紂子武庚叛，成王命周公討伐，誅殺武庚與管叔鮮，流放蔡叔度，其亂終平。^{②⑧}五伯不足侔：顏師古注：「伯讀曰霸。此五霸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也。」侔，齊等、相當。^{②⑨}三王：指夏、商、周三代圣君，即夏禹、商湯、周文王和周武王。

【譯文】「女子不論美醜，選入宮中就會被人妒忌；士人無論賢與不賢，進入朝廷就會被人嫉妒。從前司馬喜在宋國受到挖去膝蓋骨的刑罰，最終却做了中山國之相；范雎在魏國被打斷肋骨和牙齒，最後却在秦國被封為應侯。這兩個人，都充分相信自己的謀劃必能實行，捨棄了朋黨的幫助，因此而不能免遭嫉妒之人的陷害。百里奚曾在路上討飯，秦穆公却將國家政事托付於他；寧戚曾在車下喂牛，齊桓公却任用他來治國。這兩個人，難道是一向在朝為官，借助君王左右之人的贊譽，然後這兩位君主纔重用他們

的嗎？（是因為）內心相互感應，品行互相契合，彼此信任如膠漆一般，親密得就像兄弟一樣不能被人離間，怎能被衆人的言論所蠱惑呢？所以偏聽一面之辭就會產生奸邪，祇信任某一個人就會釀成禍亂。從前魯君聽信季氏的話使得孔子離開魯國，宋君采用子冉的計策把墨翟囚禁起來。憑藉孔子、墨翟那樣的辯才，尚且不能脫免於讒言的傷害，而宋、魯兩國也因聽信讒言出現了危機。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衆人言論的力量能熔化金屬，不斷的誹謗足以使骨髓銷蝕。秦穆公任用戎人由余，從而稱霸於中原各國；齊國任用越人子臧，使得威王、宣王兩代強盛一時。這兩個國家難道是拘泥於習俗，受世俗的牽制，被片面之辭所左右的嗎？是因為公正地聽取不同意見并同等地看待每一個人，纔使其君主的英明流傳於世。所以心意相合，就是北方的胡人和南方的越人也能成為兄弟，由余和子臧就是這樣的例子；心意不合，就是骨肉至親也能成為仇敵，像丹朱、象、管叔、蔡叔就是如此。如今，君主果真能效法齊桓公、秦穆公那樣的賢明，不要像宋、魯兩國那樣聽信讒言，那麼就是五霸也難以和他相比，三王的功業也是容易做到的啊。」

【原文】夫晉文親其讎^①。強伯^②諸侯。齊桓用其仇^③。而匡天下^④。何則。慈仁殷勤^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⑥也。至夫秦用商鞅^⑦之法。東弱^⑧韓魏。立^⑨強

天下。卒車裂^⑩之。越用大夫種^⑪之謀。禽^⑫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⑬。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⑭。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也^⑮。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⑯。見情素^⑰。墮肝膽^⑱。施德厚^⑲。無愛^⑳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㉑。跖之客可使刺由^㉒。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㉓乎。然則荊軻沈七族^㉔。要離燔妻子^㉕。豈足爲大王道哉。

【注釋】

①晉文親其讎：指晉文公重耳爲公子時，其父晉獻公聽信驪姬之言，派宦者履鞮殺重耳，重耳跳牆逃脫，履鞮斬下他的衣袖。重耳即位後，呂省、却芮策劃謀殺他，履鞮告密，晉文公不念舊惡，接見了他，挫敗了呂、却的陰謀。②強伯：即強霸。稱雄，稱霸。③齊桓用其仇：指桓公未立時，其异母兄公子糾以管仲爲傅，管仲爲阻止公子小白（即桓公）歸國繼承君位，曾於半路截擊并射中小白衣帶鉤。後齊桓公立，聽從鮑叔牙薦賢，重用管仲爲上卿。④匡天下：使天下得到匡正。⑤殷勤：情意深厚。⑥借：得到，達到。⑦商鞅：戰國時期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主導秦國變法，使秦國迅速富強。後被車裂而死。⑧弱：削弱。⑨立：立刻。⑩車裂：古代酷刑的一種。原爲車裂尸體，將被殺之人的頭和四肢分別拴在五輛車上，以五馬駕車，同時分馳，撕裂肢體。亦有車裂活人者。⑪大夫種：即文種（？——公元前四七二年），也作文仲，春秋末期楚國郢（今湖北江陵附近）人，後定居越國，成爲越王勾踐的謀臣，和范蠡一起輔佐勾踐，最終打敗吳王夫差。⑫禽：「擒」的古字。制伏。

⑬誅其身：越國滅吳後，文種自覺功高，不聽從范蠡的勸告而繼續留下為臣，終不為勾踐所容，被賜劍自刎而死。⑭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文選》注：《史記》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三月而相楚。三為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己之罪也。」孫叔敖（約公元前六三〇年—公元前五九三年），蔣氏，名敖，字孫叔，春秋時期楚國期思（今河南固始）人，任楚相，寬刑緩政，發展經濟，政績赫然，使楚日漸富強。郢之戰，協助莊王指揮楚軍，大敗晉兵。⑮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也：於陵子仲，戰國時隱逸之士。或謂即陳仲子。《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裴駰集解：「《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為相，而不許，為人灌園。」灌園，從事田園勞動。⑯披心腹：披露真誠。心腹，衷情、真意。⑰情素：亦作「情慤」。真情，本心。⑱墮肝膽：墮，毀壞，引申為剖開。肝膽，比喻真心誠意。⑲德厚：謂德澤深厚。⑳愛：捨不得，吝惜。㉑吠堯：《戰國策·齊策六》：「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後以「吠堯」比喻壞人攻擊好人。吠，狗叫。㉒跖之客可使刺由：跖，亦作「蹠」，又稱「盜蹠」和「桀蹠」，相傳為古時民衆起義的領袖。由，指許由，一作許繇，上古時代高潔清節之士，相傳堯讓以天下，不受，遁居於箕山之下。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願聞，洗耳於潁水之濱。㉓資：稟賦，才質。㉔荊軻沈七族：應劭曰：「荊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沈，亦作「沉」，滅絕。七族，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㉕要離燔妻子：要離，春秋時吳國刺客，為吳王闔閭（即公子光）謀害在衛的公子慶忌。他請吳王斷其右手，殺其妻子，詐稱負罪出奔。至衛見慶忌，又假意為慶

忌設謀返吳奪權。同舟渡江時，要離刺死慶忌，自己也伏劍自盡。燔，焚燒。

【譯文】「晉文公親近他過去的仇人，故而稱霸諸侯；齊桓公任用原來的仇人（管仲），從而匡正天下。這是為何？因為（他們）仁慈而情意深厚，真誠發自內心，這不是用浮誇不實的言辭能達到的。至於秦國採用商鞅的變法，向東削弱了韓國、魏國，頓時強盛於天下，最終商鞅却被車裂；越國用大夫文種的計謀，征服了強大的吳國而稱霸中原，結果却遭到殺身之禍。所以孫叔敖三次辭去相位而不後悔，於陵子仲辭去三公的職位而為人灌園澆菜。現今，人主果真能去掉驕傲之心，（禮賢下士）使士人懷有願意報效的心意，披露真誠，顯現真心，披肝瀝膽，廣施厚德，對待士人無所吝惜，那麼即使是夏桀所養的狗也可使它衝著堯狂叫，盜跖的門客也能讓他去行刺許由，更何況是依仗萬乘之國的威勢，憑藉像聖王一樣的天資呢？若是這樣，那麼荊軻為太子丹刺殺秦王而最終被滅七族，要離為吳王闔閭刺殺慶忌不惜讓闔閭燒死自己妻子兒女的事，難道還值得對大王說嗎？」

【原文】臣聞明月之珠^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盼^②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③。輪囷離奇^④。根柢。下本也。輪囷離奇。委曲盤戾也。

而爲萬乘^⑤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⑥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珠和璧^⑦。祇結怨而不見德^⑧。有人先游^⑨。則枯木朽株^⑩樹功^⑪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⑫之士。身在貧羸^⑬。雖蒙堯舜之術。狹伊管^⑭之辯。懷龍逢^⑮。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⑯忠於當世之君（舊無之君二字。補之）則人主必襲^⑰案劍相盼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

【注釋】①明月之珠：即夜光珠。因珠光晶瑩似月光，故名。②按劍相盼：按劍，以手撫劍，預示擊劍之勢。盼，《漢書·鄒陽傳》原文作「眄」，斜視、不用正眼看。③蟠木根柢：蟠木，指盤曲而難以爲器的樹木。根柢，草木的根。柢，即根。④輪囷離奇：輪囷，盤曲貌。離奇，盤繞屈曲貌。顏師古注引張晏曰：「輪囷離奇，委曲盤戾也。」⑤萬乘：周制，天子地方千里，能出兵車萬乘，因以「萬乘」指天子。⑥容：裝飾，雕飾。⑦隨珠和璧：隨侯珠與和氏璧的并稱。隨侯珠，傳說古代隨國姬姓諸侯見一大蛇傷斷，以藥敷之而愈，後蛇於江中銜明月珠以報德，因曰隨侯珠，又稱靈蛇珠。和璧，即和氏璧，爲楚人卞和於荊山所得，故命之曰和氏璧。後以「隨珠和璧」泛指珍寶或珍寶中的上品。⑧見德：受到恩德。⑨先游：介紹薦引。顏師古注：「先游，謂進納之也。」⑩枯木朽株：枯樹爛椿。比喻老朽無能之人。⑪樹功：建立功勳。⑫布衣窮居：布衣，借指平民。古代平民不能衣錦繡，故稱。窮居，謂隱居不仕。⑬貧羸：貧窮瘦弱。顏師古注：「衣食不充，故羸瘦也。一曰：羸，

謂無威力。」^⑭伊、管：指伊尹和管仲。伊尹，生卒年不詳，商初大臣，名伊，一說名摯，受成湯重用，任阿衡，委以國政，助湯滅夏，為商朝理政安民五十餘載，治國有方，世稱賢相。管仲，春秋時期齊國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霸主，被稱為「春秋第一相」。^⑮龍逢：即關龍逢，夏末賢臣。桀為酒池、糟丘，作長夜之飲。龍逢進諫，立而不去，為桀囚拘而殺之。

^⑯開：陳說，表達。^⑰襲：繼承，沿襲。

【譯文】「臣聽說把明月珠、夜光璧那樣的珍寶，在黑暗中投給路上的行人，人們沒有不按劍斜視的。為什麼？是因為這些寶物無緣無故地出現在人們的面前。彎曲的樹木或樹根，盤繞曲折，但却可以當作天子的器物，那是因為有人事先加以雕飾。所以，毫無緣由地來到人們面前，即使投出的是隨侯珠、和氏璧，也祇會與人結怨而不會令人感恩；如果有人推薦引進，就是枯樹爛椿，也會使人不忘其功。現在天下身著布衣、隱居不仕的士人，身處貧弱之境，即使抱有堯、舜那樣的治世之術，持有伊尹、管仲那樣的辯才，懷著龍逢、比干那樣的誠意，但是平素沒有人像雕飾樹根進獻給國君那樣去為他們引薦，即使他們竭盡心思，想對當世的君主表達忠誠，君主也必然會沿襲『按劍斜視』的行迹。這是使得布衣之士連枯槁之木的功用都盡不到啊！」

【原文】今人主沈諂諛之辭^①。牽帷廡之制^②。使不羈^③之士。與牛驥^④同皂^⑤。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⑥。臣聞盛飾^⑦入朝者。不以私污^⑧義。砥礪名號^⑨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⑩。邑號朝歌^⑪。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⑫之士。籠於威重之權^⑬。脅於位勢之貴^⑭。回面^⑮污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⑯堀穴岩藪^⑰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⑱者哉。書奏。孝王立出^⑲之。卒爲上客。

【注釋】①沈諂諛之辭：沈，同「沉」，沉溺、沉迷。諂諛，諂媚阿諛。②牽帷廡之制：牽，牽

制。廡，同「牆」。帷牆，指弄臣、妻妾。③不羈：謂才行高遠，不可拘限。④牛驥：指牛馬畜類。

⑤皂：牛馬的食槽。亦泛指牲口欄棚。⑥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鮑焦，春秋末戰國初齊國人，隱洛

陽，以剛直、廉潔、節儉著稱於世，常荷擔采樵，拾橡栗充飢，認爲世道黑暗，故不臣天子，不事諸侯。憤於世，即憤世，憤恨世事的公平。顏師古注：「鮑焦怨時之不用己，采蔬於道。子貢難曰：

『非其時而采其蔬，此焦之有哉？』弃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蔬謂菜也。」⑦盛飾：服飾端莊。

⑧污：玷污，玷辱。⑨砥礪名號：亦作「砥厲名號」。謂自修品節，以保令名。⑩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里，中國古代城市居民聚居之處。又名閭里、坊。「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曾子，

曾參，古代孝子。曾參到了勝母里，認爲里名不孝，就沒有進去。⑪朝歌：古地名，位於河南省北部

的淇縣。殷商末期紂王在此建行都，改稱朝歌。顏師古注：「朝歌，殷之邑名也。」^⑫寥廓：寬宏豁達。顏師古注：「寥廓，遠大之度也。」^⑬籠於威重之權：籠，控制。威重，威權、威勢。^⑭脅於位勢之貴：脅，逼迫、威嚇。位勢，地位與權勢。^⑮回面：轉變臉色。謂改變態度。^⑯伏死：退隱而死。^⑰堀穴岩藪：堀穴，洞穴。岩藪，山澤、山野。^⑱闕下：宮闕之下。借指帝王所居的宮廷。^⑲出：釋放。

【譯文】「現在人主沉溺於諂諛奉承的言辭中，被身邊的弄臣所牽制，使才行高遠、不可拘限的人才與牛馬一樣的小人共處，這就是鮑焦對世事憤恨不平的原因啊。臣聽說身著端莊服飾入朝做官的人，不會以私心玷污公義；自修品節、保持節操的人，不會因私利而損害自己的品行。所以里名叫做『勝母』的，曾子就不進入；城邑名叫『朝歌』的，墨子就掉轉車頭離去。現在要讓天下寬宏豁達的士人被威勢所控制、被顯貴的地位和權勢所脅迫，從而改變態度、玷污品節來事奉那些阿諛逢迎的小人，以求得親近君主身邊，那麼士人祇有退隱而老死於洞穴山林之中，怎會有竭盡忠信而效力於您門下的人呢？」此書上奏後，梁孝王立即釋放了他，鄒陽最終成為了梁孝王的上等賓客。

【原文】枚乘^①字叔。淮陰^②人也。為吳王濞郎中^③。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

奏書^④諫曰。臣聞得全^⑤者全昌。失全者全亡。忠臣不避重誅^⑥以直諫。則事無遺策^⑦。功流萬世。臣乘願披心腹^⑧而效愚忠^⑨。唯大王少加意念^⑩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⑪。係千鈞之重^⑫。上懸之無極^⑬之高。下垂之不測^⑭之深。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⑮。鼓而驚之。繫^⑯方絕。又重鎮^⑰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泉。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⑱。言其激切甚急也。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⑲。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⑳。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㉑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㉒天命^㉓之壽。敝^㉔無窮之樂。究^㉕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以^㉖居泰山之安。而欲乘^㉗累卵之危。走^㉘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

【注釋】①枚乘（？——公元前一四〇年）：字叔，淮陰（今江蘇清江市西南）人，西漢辭賦家，曾做過吳王劉濞、梁王劉武的文學侍從。七國之亂前，曾上書諫阻吳王起兵；七國叛亂中，又上書勸諫吳王罷兵。吳王均不聽。七國之亂平定後，枚乘因此而顯名。景帝時，拜爲弘農都尉，因非其所好，以病去官。武帝即位後，以「安車蒲輪」徵之，因年老，死於途中。枚乘文學上的主要成就是辭賦，代表作有《七發》。②淮陰：古縣名。約在今江蘇省淮安市。③郎中：官名。始於戰國，秦漢沿置。掌管門戶、車騎等事，內充侍衛，外從作戰。④書：即《諫吳王書》（又名《上書諫吳王》）。⑤得全：謂人臣事君之禮無所失。《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得全全昌，失全全亡。」司馬貞《史記

索隱》：「得全，謂人臣事君之禮全具無失，故云得全也。」⑥重誅：指極刑。⑦遺策：失策。⑧披心腹：披露真誠。⑨愚忠：愚憨的忠心。⑩意念：思慮，念頭。⑪任：擔荷，負載。⑫係千鈞之重：係，亦作「繫」，將人或物體用繩索等物捆扎起來，懸吊於另一物體之上。千鈞，三十斤為一鈞，千鈞即三萬斤。常用來形容器物之重或力量之大。⑬無極：無窮盡，無邊際。⑭不測：難以意料，不可知。⑮駭：馬受驚。⑯繫：指帶子、繩索。⑰鎮：向下加重量。⑱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改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激切甚急也。」間不容髮，指距離極近，中間不能放進一根頭髮。也比喻形勢危急到了極點。⑲百舉必脫：百舉，泛指辦很多事情。脫，脫免。顏師古注：「脫者，免於禍也。」⑳累卵：堆疊的蛋。比喻極其危險。㉑於：跟，同。㉒極：窮盡，竭盡。㉓天命：猶天年。謂人之自然壽命。㉔敝：終，盡。㉕究：窮盡，終極。㉖以：通「已」。已經。㉗乘：追逐。㉘走：顏師古注：「走，趨向之也。」

【譯文】枚乘，字叔，淮陰人，是吳王劉濞的郎中。吳王最初對朝廷心懷不滿而圖謀叛逆時，枚乘上書勸諫說：「臣聽說人臣事君之禮無所失，則一切都會興盛；若有所失，則一切都會敗亡。忠臣能不顧忌極刑來直言規諫，那麼國家政治就不會失策，功業就可以流傳萬世了。臣枚乘願意披露真誠，貢獻愚忠，希望大王對臣枚乘的話稍加考慮。靠一條絲綫的負荷能力，繫上千鈞的重物，向上懸在無限的高空，下邊垂臨不可測

量的深淵，即使是非常愚蠢的人，也知道擔憂絲綫將會斷絕。馬正受驚時，又擊鼓來驚嚇它；繩子快要斷了，又給它加上重物。絲繩從高空斷絕，無法再重新聯結；（千鈞重物）墜入深淵，難以再將它取出來。能否扭轉這種危險的形勢，容不得有絲毫的遲疑。能聽忠臣的話，（即使）做很多事情也都能免於禍患。如果要堅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那將如同堆疊的蛋一樣危險，比登天還要困難。改變自己想做的事，就會像翻過手掌一樣容易，如同泰山一樣安穩。現在，（您）想享盡上天賜予的壽命，受盡無窮的快樂，窮盡萬乘之主的權勢，這些都易如反掌。您已經居於像泰山一樣安穩的境地，却想追逐危如累卵之事，趨向於難於上天之路，這是愚臣所大惑不解的啊。」

【原文】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①者。却背^②而走。迹逾多。影逾疾。不知就陰而止^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④。寒也。一人炊^⑤之。百人揚^⑥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⑦。

【注釋】①惡其迹：惡，討厭。迹，脚印、足迹。②却背：向後倒退。③就陰而止：就，赴、到。陰，不見陽光的地方。止，停止、終止。④欲湯之滄：湯，熱水。滄，寒冷、涼。⑤炊：燒火。顏師

古注：「炊，謂爨火也。」⑥揚：翻騰。⑦譬由抱薪而救火也：譬由，譬猶、譬如。抱薪救火，比喻以錯誤的做法去消滅禍患，反而使禍患擴大。

【譯文】「人有習性害怕自己的影子并且討厭自己的足迹的，（背著太陽）向後倒退著疾行，結果看到的脚印更多，影子更是緊追不捨。他不知道到背陰處停住，影子便會消失，脚印也會斷絕。想讓別人聽不到，不如自己不要說；想讓別人不知道，不如自己不要做。希望熱水變涼，却讓一個人繼續燒火，即使有一百個人去翻攪（熱水），也是沒有幫助的，不如去掉薪柴、熄滅火焰就可以了。不斷絕其根源，却去拯救其末流，這就好比抱著乾柴去救火一樣。」

【原文】夫銖①銖而稱之。至石②必差。寸寸而度③之。至丈④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⑤。夫十圍⑥之木。始生而如蘖⑦。足可搔而絕⑧。手可擢⑨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砥礪⑩。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⑪。不見其益⑫。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⑬而行之。此百世⑭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去而之梁。

【注釋】①銖：古代衡制中的重量單位，為一兩的二十四分之一。②石：量詞，計算重量的單位。一百二十斤為一石。③度：丈量，計算。④丈：長度單位，十尺為一丈。⑤徑而寡失：徑，直接。失，錯誤、失誤。⑥十圍：亦作「十韋」。形容粗大。按：圍的長度，有一抱或徑尺為圍及一圍等於三寸、五寸等說。⑦蘖：樹木砍去後從殘存莖根上長出的新芽。泛指植物接近根處長出的分枝。⑧足可搔而絕：足，謂用足踢或踏。搔，顏師古注：「搔謂抓也。」絕，斷，分成兩段或幾段。⑨擢：拔取，抽出。⑩磨礮砥礪：四種質地和顏色不同的磨石。《漢書·枚乘傳》原文作「磨礮底厲」。顏師古注：「礮亦磨也。底，柔石也。厲，皂石也。皆可以磨者。」⑪畜養：指飼養牲口。⑫益：增加。⑬孰計：周密考慮。⑭百世：世代。指久遠的歲月。

【譯文】「一銖一銖地去稱量，達到一石重量時，必定會產生誤差；一寸一寸地測量，量到一丈長時，必定會出現差錯。若直接用石稱重，用丈測量，就會很少出現失誤。十圍粗的大樹，開始生長時也不過是個幼枝，用脚一踩便可折斷，用手一拔就可拔掉，那是趁著它還未長大、尚未成形（所以纔能做到）。用磨石磨東西，看不見磨石損減，到一定時候就會被磨完；種植樹木飼養牲口，看不見它們在生長，到一定時候就發現它們不知不覺長大了；積累仁德和善行，不知道會有什麼好處，到一定時候就會產生作用；拋棄仁義、違背天理，也不知道有什麼害處，到一定時候就會導致滅亡。臣希望

大王能周密考慮，認真遵行，這些都是永遠不會改變的道理啊。」吳王沒有採納他的建議，枚乘就離開吳國到梁國去了。

【原文】路溫舒^①字長君。巨鹿^②人也。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③。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④之禍。而桓公以興^⑤。晉有驪姬^⑥之難。而文公用伯^⑦。近世^⑧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大宗^⑨。由是觀之。禍亂之作^⑩。將以開聖人也。帝永思至德^⑪。以承天心^⑫。崇^⑬仁義。省^⑭刑罰。通關梁^⑮。壹遠近^⑯。敬賢如大賓^⑰。愛民如赤子^⑱。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德。此賢聖所以昭天命^⑲也。陛下初登至尊^⑳。宜改前世^㉑之失。滌煩文^㉒。除民疾。存亡繼絕^㉓。以應天意。

【注釋】①路溫舒：字長君，巨鹿（今屬河北）人，生卒年不詳，約漢昭、宣二帝前後在世。昭帝時，守廷尉史。宣帝即位，路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宣帝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後遷右扶風丞。久之，遷臨淮太守，政績優異，卒於官。②巨鹿：縣名。秦始皇置，約在今河北省邢台市平鄉縣。③尚德緩刑：尚，尊崇、重視。緩刑，放寬刑罰。④無知：即公孫無知（？——公元前六八五年），春秋時期齊國公族，齊僖公胞弟夷仲年之子，齊襄公堂弟。無知與襄公宿有積怨，公元前六八六年，他聯

合管至父、連稱殺齊襄公，無知被擁立為齊國國君，登位後不久即被雍林所殺。⑤桓公以興：齊襄公時，國政混亂，襄公之弟公子糾在管仲保護下前往魯國，次弟公子小白在鮑叔牙的保護下逃奔莒國。公孫無知殺襄公自立為君，次年春，無知被雍林所殺，齊國陷入無君狀態，國內一片混亂。公子小白在此時先於公子糾回國即位，是為齊桓公。後桓公在管仲輔佐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五霸」之首。⑥驪姬：春秋時驪戎首領之女。獻公五年（公元前六七二年），晉伐驪戎，得驪姬及其妹，二人受到獻公寵幸。獻公十二年，驪姬生奚齊。晉獻公本有子三人，長為太子申生，次為重耳，末為夷吾。獻公二十一年（公元前六五六年），驪姬陷害太子申生，申生逃到新城被迫自殺。又逼走重耳、夷吾。此後獻公立驪姬子奚齊為太子。獻公死，里克、邰鄭父等人聚眾作亂，殺死奚齊、卓子（驪姬妹所生子），晉國大亂。⑦文公用伯：晉文公（？—公元前六二八年），姬姓，名重耳，謚號曰「文」，晉獻公之子，晉惠公之兄。太子申生死後，驪姬向獻公讒毀重耳和夷吾，兩人被迫逃走。此後重耳游歷各諸侯國，在外漂泊十九年，終復國即位。晉文公在位期間勵精圖治，選拔賢能，尊王攘楚，作三軍六卿，勤王事於洛邑，敗楚師於城濮，盟諸侯於踐土，開創了晉國長達百年的霸業。用，因此。伯，通「霸」。⑧近世：猶近代。⑨孝文為大宗：孝文，即漢文帝。太宗，王先謙曰：「『大』與『太』同。」太宗，即文帝廟號。漢初諸呂之亂被平定後，周勃、陳平等擁立代王劉恒即位，是為漢文帝。⑩作：興起，發生。⑪帝永思至德：帝，《漢書·路溫舒傳》原文作「文帝」。永思，長思、長念。至德，最高的道德、盛德。⑫天心：猶天意。⑬崇：尊崇，推重。⑭省：

減少，削減。^⑮關梁：關口和橋梁。泛指水陸交通必經之處。這些地方往往設防戍守或設卡徵稅。^⑯壹遠近：王先謙曰：「言遐邇一體也。」^⑰大賓：泛指國賓。^⑱赤子：嬰兒。^⑲天命：古以君權為神授，統治者自稱受命於天，謂之天命。^⑳至尊：至高無上的地位。多指君、后之位。^㉑前世：以前的時代。^㉒滌煩文：滌，清除。煩文，繁瑣的儀式與法規。^㉓存亡繼絕：亦作「存亡續絕」。原謂使亡國復存、絕嗣得續，亦泛指使瀕臨滅亡或已亡者得以繼續存在或延續。

【譯文】路溫舒，字長君，巨鹿人。漢宣帝剛即位時，路溫舒上書建議應該崇尚德治、寬減刑罰。他在奏書中說：「臣聽說春秋時齊國有公孫無知殺害齊襄公的禍亂，而齊桓公因此興起；晉國有驪姬亂晉的禍難，而晉文公因此稱霸；近代諸呂作亂，而文帝得以成為漢朝的『太宗』。由以上史實來看，國家有禍亂發生，是將要為聖王的出現開闢道路。文帝一直思慕至高無上的德行，（希望以此）來承接上天愛人之心。他崇尚仁義，減少刑罰，疏通關口和橋梁，對待遠近地區一視同仁，尊敬賢才就像尊敬貴賓一樣，愛護百姓如同愛護嬰兒一般，自己感到心安理得的事情，纔在全國實施。因此監獄空虛，天下太平。在變亂之後繼承君位，必然要有不同尋常的恩德，這是聖明的君主用來顯示自己受命於上天的做法。陛下剛剛登上皇位，應當改變前代的過失，清除繁瑣的法令，解除百姓的疾苦，使行將滅亡者得以生存，使將要斷嗣者有後代繼承，以順應上

天的意願。」

【原文】臣聞秦有十失^①。其一尚存。治獄^②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③。好武勇^④。賤^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⑥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⑦。故盛服先生^⑧。不用於世。忠良切言^⑨。皆鬱^⑩於胸。譽諛^⑪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⑫。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厚恩。無金革^⑬之危。飢寒之患。然太平未洽^⑭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⑮。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⑯。書曰。與殺不辜。寧失不經^⑰。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⑱。以刻爲明。深^⑲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⑳。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㉑於市。被刑之徒。比肩^㉒而立。大辟^㉓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㉔之所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

【注釋】①十失：十項過失。特指苛虐的秦政。②治獄：審理案件。③羞文學：羞，以爲耻辱。文學，泛指文章經籍。④武勇：威武勇猛。⑤賤：輕視，鄙視。⑥正言：直言，說實話。⑦遏過者謂之妖言：妖言，阻止產生過失。顏師古注：「遏，止也。」妖言，猶妄言、胡說。⑧盛服先生：指儒者。以其戴儒冠，著儒服，衣冠齊整，故稱。⑨切言：猶直言。⑩鬱：蘊蓄，蘊藏。⑪譽諛：頌揚阿

諛。⑫虛美熏心：指被表面上的美好假象所迷惑。虛，虛假熏心，迷住心竅。⑬金革：借指戰爭。

⑭洽：周遍，廣博。⑮大命：謂大事、要事。⑯屬：繼續，聯接。⑰與殺不辜，寧失不經：出自《尚

書·虞書·大禹謨》：「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不辜，

指無罪之人。不經，不合常法。顏師古注：「言人命至重，治獄宜慎，寧失不常之過，不濫無罪之

人，所以常寬恕也。」⑱毆：「驅」的古字。驅使。⑲深：嚴酷，苛刻。⑳平者多後患：平，公正。

後患，日後的禍害。㉑流離：猶淋瀝（沾濕或流淌貌）。㉒比肩：并肩。㉓大辟：古五刑之一，謂死

刑。㉔仁聖：仁德聖明，亦指仁德聖明者。古代多用來稱頌帝王。

【譯文】「臣聽說秦朝有十項過失，其中有一項仍然存在，那就是審理案件的官吏。

秦朝的時候，輕視文獻典籍，崇尚威武勇猛，鄙視仁義之士，重視審案之官，說實話被看作是誹謗，制止過失被當作是妖言。所以儒者不被當世所用，忠良正直的話都祇能積聚在胸中，奉承阿諛的聲音整天縈繞在耳邊，君王被表面上的美好假象所迷惑，實際存在的禍患却被掩蓋起來。這些是秦朝所以喪失天下的原因。當今天下之人幸賴陛下的深恩，沒有戰爭的危險和飢寒的憂患，可是太平還沒有遍及天下，就是因為治獄（問題）的擾亂。刑獄，是天下的大事，被處死的人不能復活，被割斷的肢體不能再連接上。《尚書》說：『與其妄殺無辜，寧可犯不依常法的過錯。』當今審理案件的官員却不是

這樣。他們上下之間互相驅使，把苛刻當作嚴明。嚴酷者則會獲得『公正』之名，而執法公平者則多有後患。所以審案的獄吏，都希望置人於死地，並不是因為他們憎恨這些人，而是他們保全自己的辦法就在於將這些人處死。因此死人的血在街市上流淌，遭受刑罰的犯人肩并肩地站著，被判處死刑的人每年數以萬計。這是讓仁德聖明的君主感到悲傷的事啊！太平之所以還未遍及天下，大致都是因為這個緣故。」

【原文】夫人情安則樂生^①。痛則思死。捶楚^②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③。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④以明之。上奏畏却^⑤。則鍛鍊而周内之^⑥。精孰周悉。致之法中也。蓋奏當^⑦之成。雖咎繇^⑧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⑨。何則。成練^⑩者衆。文致^⑪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⑫。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⑬。此皆疾吏^⑭之風^⑮。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⑯亂正。離親^⑰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

【注釋】①樂生：謂以生為樂。②捶楚：杖擊，鞭打。亦為古代刑罰之一。③飾辭以示之：王先謙曰：「令其誣服也。《漢紀》作『則飾妄辭以示之』。」④指道：亦作「指導」。指示教導，指點引

導。⑤畏却：謂怕被駁回。顏師古注：「却，退也，畏為上所却退。」⑥鍛鍊而周内之：鍛鍊，鍊，同「煉」，羅織罪名，陷人於罪。周内，彌補漏洞，使之周密。王念孫《讀書雜誌·漢書九》：「今案：內讀為『納』。納者，補也；周，密也……謂密補其奏中之罅隙。」⑦奏當：審案完畢向皇帝呈報處理意見。當，判罪。⑧咎繇：亦作「咎陶」，即皋陶。傳說虞舜時的司法官。⑨死有餘辜：猶死有餘辜，謂雖死不足抵其罪。形容罪大惡極。辜，同「罪」。⑩成練：羅織成罪。⑪文致：舞文弄法，致人於罪。⑫深刻殘賊：深刻，嚴峻苛刻。殘賊，指殘忍暴虐。⑬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顏師古注：「畫獄、木吏，尚不入對，況真實乎？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⑭疾吏：憎恨獄吏。⑮風：民間歌謠。⑯敗法：敗壞法規、制度。⑰離親：謂與親屬相分離。

【譯文】「人之常情是安寧就樂於活著，痛苦就想到不如死去。在刑杖的拷打下，什麼樣的供詞得不到呢？所以犯人承受不了身體上的痛苦，就編造假的供詞交給審判者。審訊他的官吏覺得這樣做很方便，就引導犯人招供來證實他的罪名。又擔心上奏時被駁回，於是就羅織罪名，修飾供詞，使其周密而沒有破綻。奏書上判定的罪名已成，即使是善於判案的皋陶聽了，也會認為此人是死有餘辜。為什麼會這樣？因為羅織的罪狀很多，經修飾而確定的罪名也很明確。所以審理案件的官員們就專門做這些苛刻殘暴的事，不顧及給國家帶來的禍患，這是當今社會的大害呀！所以俗話說：『就是在地面上畫

個圈當作牢獄，人們也議論著不敢進入；就是用木頭刻一個獄吏，也必定無人願意面對它。』這都是人們痛恨獄吏的民謠、表達他們傷心悲痛之情的言辭啊！所以天下的憂患，沒有比刑獄更深重的；敗壞法律、擾亂公正，使親人分離、正道堵塞，沒有比審理案件的官員為害更大的。這就是至今仍然存在著的過失之一。」

【原文】臣聞烏鳶^①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②。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污^③。瑾瑜匿惡。國君含詬^④。唯陛下除誹謗^⑤以招切言^⑥。開天下之口。廣箴諫^⑦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無極。天下幸甚^⑧。上善其言。

【注釋】①烏鳶：烏鴉和老鷹。均為貪食之鳥。②而後鳳皇集：鳳皇，亦作「鳳凰」，古代傳說中的百鳥之王。雄的叫鳳，雌的叫凰。通稱為鳳或鳳凰。羽毛五色，聲如簫樂。常用來象徵瑞應。集，鳥棲止於樹。③山藪藏疾，川澤納污：語出《左傳·宣公十五年》。即納污藏疾之意。比喻包容罪過錯失。山藪，山深林密的地方。疾，指毒害之物。顏師古注：「言山藪之有草木則毒害者居之，川澤之形廣大則能受於污濁。」④瑾瑜匿惡，國君含詬：語出《左傳·宣公十五年》。即含垢匿瑕之意。指包容污垢，隱匿缺失。形容寬宏大量。瑾、瑜，皆美玉名，泛指美玉。顏師古注：「詬，耻也。」

人君之善御下，亦當忍耻病也。」⑤除誹謗：何焯曰：「霍山言：『諸儒生喜狂說妄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仇之。』則所謂除誹謗以招切言者，亦反霍氏之政也。」⑥切言：猶直言。⑦箴諫：規戒勸諫。⑧幸甚：表示非常慶幸或幸運。

【譯文】「臣聽說烏鴉、老鷹的卵不被毀壞，而後鳳凰纔來停棲；犯有誹謗之罪的人不被誅罰，而後纔會有人進獻良言。所以古人有這樣的話：『山深林密的地方藏有毒害之物，河川廣大因而能容納污垢，美玉中隱藏著瑕疵，國君也應能容忍耻辱。』唯願陛下免除誹謗者之罪以便接受正直的言論，讓天下人敢於開口講話，開擴進諫的途徑，掃除亡秦的過失，尊崇文王、武王的德政，減少法令制度，寬減刑罰，那麼太平盛世的風氣就可在當世興起，國家可以永遠地和平安樂，和上天一樣長久而無有窮盡，那天下百姓將會十分慶幸了。」皇上很贊許他的建議。

【原文】蘇建①。杜陵②人也。子武③字子卿。武帝遣武以中郎將④持節⑤送匈奴。使⑥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⑦等俱（舊無與副至等俱十四字。補之）。會虞常等謀反匈奴中⑧。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⑨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⑩。常能為漢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⑪其賞。人夜亡告之⑫。單于⑬怒。召諸貴人⑭議。

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⑮曰。胡官號也。即謀單于。何以復加^⑯。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⑰。武曰。屈節辱命^⑱。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⑲自刺。衛律驚。自抱持^⑳武。氣絕。半日復息^㉑。

【注釋】①蘇建：西漢將領，生卒年不詳，約與漢武帝及衛青同時。有三子，長子蘇嘉，次子蘇武，三子蘇賢。②杜陵：地名，在今陝西省西安市東南。古為杜伯國。秦置杜縣，漢宣帝築陵於東原上，因名杜陵，并改杜縣為杜陵縣。晉曰杜城縣，北魏曰杜縣，北周廢。③武：蘇武（公元前一四〇年—公元前一〇〇年），字子卿，杜陵（今陝西西安東南）人。武帝時為郎。天漢元年（公元前一〇〇年）奉命以中郎將持節出使匈奴，被扣留。蘇武歷盡艱辛，留居匈奴十九年，持節不屈。至始元六年（公元前一八一年），方獲釋回漢。蘇武死後，漢宣帝將其列為麒麟閣十一功臣之一，以彰顯其節操。④中郎將：官名。秦置，漢沿用。擔任宮中護衛、侍從。屬郎中令。分五官、左、右三中郎署。各署長官稱中郎將，省稱中郎。⑤持節：古代使臣奉命出行，必執符節以為憑證。⑥送匈奴，使：中華書局本《漢書》斷句為：送匈奴使。武帝時，漢朝不斷討伐匈奴，多次派使節暗中偵察。匈奴扣留了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批人。匈奴使節前來，漢朝廷也扣留他們以相抵。天漢元年（公元前一〇〇年），且鞮侯單于剛剛即位，唯恐受到漢朝襲擊，於是全部送還了漢使節路充國等人。漢武帝贊許他的義舉，於是派蘇武以中郎將的身分出使，持旄節護送扣留在漢的匈奴使者回國，順便送給單

于很豐厚的禮物，以答謝他的好意。⑦假吏常惠：假吏，暫時代理職務的官吏。常惠，西漢太原人，出生年代不詳，卒於漢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四十六年）。漢武帝天漢元年（公元前一〇〇年），自告奮勇，隨中郎將蘇武一同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長達十九年。在蘇武等漢使回歸漢朝的過程中表現出非凡的智慧和才幹。漢昭帝嘉獎他的勞苦，將他破格提升為光祿大夫。宣帝時，因聯合烏孫等國討伐匈奴有功，受封長羅侯。蘇武卒後，常惠又代之為典屬國，潛心盡職，功績卓著，史稱「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⑧會虞常等謀反匈奴中：會，副詞，恰巧、適逢。虞常，生卒年不詳，西漢長水人。謀反，指緱王（渾邪王姐姐的兒子）與虞常等人在匈奴內部謀反。⑨候：拜訪，探望。⑩衛律：生卒年不詳。本是匈奴人，生長在漢朝，并在朝廷做官。與李廣利兄弟交情頗好，因此李延年曾在漢武帝面前舉薦衛律，出使匈奴。李延年因巫蠱之事被捕，衛律怕被誅連，便投降匈奴，被且鞮侯單于封為丁零王。⑪幸蒙：猶言承蒙。常用為客套語。⑫人夜亡告之：亡，逃跑、出逃。《漢書·蘇武傳》：「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⑬單于：漢時匈奴君長的稱號。此指且鞮侯單于（？——公元前九十六年）。⑭貴人：對地位尊崇的人的尊稱。⑮左伊秩訾：匈奴官號（亦說是王號）。⑯即謀單于，何以

復加：顏師古注：「言謀（殺）衛律而殺之，其罰太重也。」即，連詞，假若。^{①⑦}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顏師古注：「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受辭，聽從君主的令詞。^{①⑧}屈節辱命：屈節，猶言失節歸附。辱命，辜負使命。^{①⑨}佩刀：佩在腰間的刀。古代男子服飾之一，佩之以示威武。^{②⑩}抱持：抱著，抱住。^{②⑪}息：呼吸。顏師古注：「息，謂出氣也。」

【譯文】蘇建，杜陵人。他的兒子蘇武，字子卿。武帝派蘇武以中郎將的身份，持符節護送匈奴的使者返回，和副中郎將張勝及臨時派往的官吏常惠等同行。此時，適逢虞常等人在匈奴中謀反。虞常在漢朝時，素來和副中郎將張勝有交往，他私下去拜訪張勝說：「聽說漢天子非常怨恨衛律，我能為漢朝殺掉他。我的母親和弟弟都在漢朝，希望他們有幸能得到一些賞賜。」有人晚上逃走，向單于告密。單于發怒，召集匈奴貴族商議，準備殺掉漢朝的使者。左伊秩訾說：「（僅僅因為密謀殺害衛律就殺了他們，未免處罰過於重了。）假如是謀殺單于，又該如何加重處罰呢？應該讓他們全部投降。」單于派衛律召見蘇武聽受令詞，蘇武說：「讓我失節歸附，辜負使命，即使活著，還有什麼面目再回到漢朝！」於是便拔出佩刀往身上刺。衛律大驚，親自抱住蘇武。蘇武昏死過去，半天纔又蘇醒過來。

【原文】單于壯^①其節。使使曉武^②。會論^③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單于募^④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⑤。復舉劍擬^⑥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⑦。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⑧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⑨主背親。爲降虜^⑩於蠻夷。何以汝爲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⑪。反欲鬥兩主^⑫。觀禍敗^⑬。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⑭。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⑮。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⑯。獨匈奴未耳。若^⑰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

【注釋】①壯：推崇，贊許。②使使曉武：顏師古注：「諭說令降也。」③會論：會同判決罪犯死刑。④募：募集，招求。⑤相坐：謂一人有罪，連坐他人。⑥擬：指向，比劃。⑦馬畜彌山：馬畜，馬牛羊等牲畜。彌，遍、滿。⑧膏：猶沾溉。⑨畔：通「叛」。背叛，叛變。⑩降虜：俘虜。⑪平心持正：平心，謂用心公平、態度公正。持正，持守公正。⑫兩主：指漢朝和匈奴雙方之主。⑬禍敗：災禍與失敗。⑭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南越，國名，秦末趙佗建立，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二一年）滅亡。屠，割裂、分裂。公元前一二二年，南越國丞相呂嘉發動政變，殺害了當時的南越

王趙興、樛太后和漢朝的使者，武帝震怒，同年秋，漢武帝調遣罪人和江淮以南的水兵共十萬人，兵分五路進攻南越。經過一年多的激戰，漢軍攻克了南越國的都城番禺。漢武帝在平定南越後，將原來的南越國屬地設置了九個郡，直接歸屬漢朝。至此由趙佗創立的南越國，在經歷了九十三年、五代南越王之後，最終宣告結束。詳見《漢書·兩粵傳》。^⑮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宛王，即大宛國王。北闕，古代宮殿北面的門樓，是臣子等候朝見或上書奏事之處。漢武帝聞大宛出產好馬，於太初元年（公元前一〇四年）命使臣攜帶金帛前去換取，由於雙方意見衝突，換馬不成，使臣也被殺害。武帝怒，命大將軍李廣利率兵往討。初征不利，至大宛東境郁成即戰敗。武帝命發兵運糧再西討，於太初四年攻克其首都，殺大宛王毋寡，另立國王，從此大宛服屬漢朝。詳見《漢書·西域傳》。^⑯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朝鮮，此指衛滿朝鮮，又稱衛氏朝鮮，由西漢初年燕國衛滿推翻箕子朝鮮而建立。漢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一〇九年），為加強與衛氏朝鮮的藩屬關係，漢朝派涉何為使節前往朝鮮，勸諭右渠王改變對漢朝的不友好政策，結果無效。涉何對此非常氣惱，在回國途中，將護送他出境的朝鮮裨王長殺死，並將情況飛報漢武帝。漢武帝不但沒有責怪涉何，還任命他做遼東郡東部都尉。右渠王對涉何懷恨在心，發兵突襲遼東，殺死涉何。同年秋，漢武帝發兵五萬，一路由樓船將軍楊僕率領，從齊地渡過渤海，另一路由左將軍荀彘率領，從陸路出遼東，水陸兩路聯合攻打右渠王。由於朝鮮國都王險城長期被漢軍包圍，在抵抗漢軍的問題上，衛朝內部發生了意見分歧。公元前一〇八年夏，朝鮮右渠王被主和的臣屬殺死，王險城被攻陷，衛氏朝鮮滅亡。此後，漢武帝在其管轄地先

後設置了樂浪、臨屯、玄菟和真番四郡，歷史上稱其為「漢四郡」。詳見《漢書·朝鮮傳》。⑪若：你。

【譯文】單于欽佩蘇武的節操，派使者勸降蘇武，又請他共同參與審判虞常，單于想趁此機會迫使蘇武投降。用劍斬殺虞常之後，衛律說：「單于招募投降的人，可赦免其罪。」他舉劍準備殺張勝，張勝請求投降。衛律又對蘇武說：「副使有罪，正使應當與他連坐。」又舉起劍來對著蘇武，蘇武毫不动摇。衛律說：「蘇君，我衛律之前背叛漢朝歸順匈奴，有幸蒙受單于大恩，賜我王號，擁有數萬部眾，牛馬滿山，富貴到這種程度。蘇君今日歸降，明天也會和我一樣。否則被殺，白白葬身在草莽荒野之中，又有誰知道你呢？」蘇武不予理睬。衛律又說道：「你能因我而歸降，我可以和你結為兄弟。如果今天不聽從我的勸告，以後就是想再見我，還有可能嗎？」蘇武痛罵衛律說：「你身為漢朝臣子，不顧及恩義，背叛君主和親人，做了蠻夷的俘虜，我為什麼要見你！況且單于信任你，讓你裁決人的生死，你却不能秉持公道，反而想讓漢、匈兩方君主相鬥，坐觀爭戰造成的災禍。過去南越殺死漢使，結果被漢攻滅並分為九郡；大宛國王殺死漢使，結果他的首級被掛在了漢宮北面的樓臺；朝鮮殺死漢使，立刻便被誅滅。惟有匈奴還沒有殺過漢使。你知道我不會投降，明明是打算（殺死我）讓兩國相攻伐，匈奴的大禍，將從我開始了！」

「原文」律知武終不可脅^①。白單于。單于愈益^②欲降之。乃幽^③武置大窖^④中。絕不飲食。天雨雪^⑤。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⑥。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⑦上無人處。使牧羝羊^⑧。曰。羊乳。乃得歸。武至海上。稟食^⑨不至。掘野鼠去^⑩（舊無去字。補之）草實而食之^⑩。杖漢節^⑪而牧羊。卧起操持^⑫。節旄^⑬盡落。

【注釋】

①脅：逼迫，威嚇。②愈益：更加。③幽：囚禁。④窖：地窖。貯藏物品的地洞或坑。顏師古注：「舊米粟之窖而空者也。」⑤雨雪：下雪。雨，像下雨一樣降落。⑥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齧雪，謂嚼雪以止渴充飢。常比喻生活極端艱苦而堅貞不屈。旃，通「氈」，羊毛或其它動物毛經濕、熱、壓力等作用，縮製而成的塊片狀材料，有良好的回彈、吸震、保溫等性能，可用作鋪墊及製作禦寒物品、鞋帽料等。咽，亦作「嚥」，吞入、吞食。⑦北海：秦漢時對某些大澤的泛稱，指今貝加爾湖。⑧羝羊：公羊。⑨稟食：《漢書·蘇武傳》原文作「廩食」，指公家供給的糧食。⑩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蘇林曰：「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曰：「取鼠及草實并而食之。」顏師古注：「蘇說是也。去謂藏之也。」草實，一種草的果實。至秋日，野鼠皆收取此草實爲糧，藏於穴中。去，收藏。⑪杖漢節：杖，握、執持。漢節，漢天子所授予的符節。⑫卧起操持：卧起，寢卧和起身，多指日常生活諸事。操持，握持。⑬節旄：旌節上所綴的犛牛尾飾物。

【譯文】衛律知道終究不能威脅蘇武投降，就向單于稟報，單于却更加想使蘇武投降，於是便把蘇武囚禁到一個大地窖中，斷絕他的飲食。當時天降大雪，蘇武卧在地窖中，吞食積雪和氈毛，好幾天都沒有死。匈奴以爲蘇武是神人，就把他遷徙到北海邊沒有人煙的地方去，讓他放牧公羊，并說：「直到公羊產奶纔能放你回國。」蘇武來到北海邊，匈奴不供給他糧食，他就挖野鼠貯藏的草籽來充飢。他手持漢朝的符節牧羊，日常起居都握著它，以致節杖上的旄牛尾毛都脫落光了。

【原文】單于使李陵^①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②欲相待。終不得歸。空自苦^③無人之地。信義安攸^④見乎。來時太夫人已不幸^⑤。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⑥矣。獨有女弟^⑦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⑧。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如狂^⑨。自痛負^⑩漢。加以老母繫保宮^⑪。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⑫高。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⑬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武曰。武父子無功德^⑭。皆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⑮。常願肝腦塗地^⑯。今得殺身自效^⑰。雖蒙斧鉞湯鑊^⑱。誠甘樂^⑲之。臣事君猶子事父。子爲父死無所恨^⑳。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㉑已死

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②②}今日之歡。效死^{②③}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②④}。陵與衛律之罪上通天。因泣下霑襟^{②⑤}。與武決去^{②⑥}。

【注釋】

①李陵（？——公元前七十四年）：字少卿，隴西成紀（今甘肅靜寧南）人。西漢將領，李廣之孫。曾率軍與匈奴作戰，戰敗投降匈奴，漢朝夷其三族，致使其徹底與漢朝斷絕關係。被匈奴單于封為右校王，後病死於匈奴。②虛心：一心嚮往。③自苦：自己受苦，自尋苦惱。④安攸：安所。何處之意。攸，助詞，所。⑤太夫人已不幸：太夫人，漢制，列侯之母稱太夫人，此為尊稱蘇武之母。不幸，謂死。⑥更嫁：改嫁。⑦女弟：妹妹。⑧人生如朝露：顏師古注：「朝露見日則晞，人命短促亦如之。」⑨忽忽如狂：忽忽，迷糊、恍惚。狂，瘋癲、精神失常。⑩負：背棄，辜負。⑪繫保宮：繫，拘囚、拘禁。保宮，本指漢少府屬官，此指保宮下屬的官署，為拘禁犯罪官吏的監獄。⑫春秋：年紀，年數。⑬夷滅：誅殺。⑭功德：功業與德行。⑮親近：近旁。指皇帝周圍。⑯肝腦塗地：形容盡忠竭力，不惜一死。⑰自效：此指願為國家貢獻自己的力量或生命。⑱斧鉞湯鑊：斧鉞，斧與鉞，亦泛指刑罰、殺戮。湯鑊，煮著滾水的大鍋，古代常作刑具，用來烹煮罪人。⑲甘樂：甘心樂意，快意。⑳恨：遺憾。㉑自分：自料，自以為。㉒畢：完結。㉓效死：捨命報效。㉔義士：恪守大義、篤行不苟的人。㉕泣下霑襟：泪水滾滾流下，沾濕衣服前襟。形容哭得非常悲傷。襟，衣服胸前的部分。霑，浸潤、沾濕。㉖決去：辭別離去。決，通「訣」。顏師古注：「決，別也。」

【譯文】單于派李陵到北海邊，為蘇武安排酒宴和樂舞，借機向蘇武說：「單于聽說我和您平素交情深厚，所以派我來勸說您。他誠心地等待您歸順，看來您終生是不能回漢朝去了。自己在這荒無人煙的地方白白受苦，您的信義又在何處會被人看到呢？我來匈奴的時候，您的母親已不幸謝世，嫂夫人還年輕，聽說已經改嫁了，祇剩兩個妹妹、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至今已過了十多年，生死不知。人生在世如同早晨的露水，轉瞬即逝，您何必這樣長久地折磨自己呢？我剛歸降匈奴時，精神恍惚，若瘋若狂，痛恨自己背叛了漢朝，加上老母親被拘禁在保宮做人質，您不想投降的心情，怎麼能超過我呢？況且陛下（指漢武帝）年事已高，法令變化不定，大臣無罪而被誅殺的就有好幾十家，安危不可預料，您還為誰效忠呢？希望您能聽從我的意見。」蘇武說：「我蘇武父子無功無德，都是因為陛下的成就，纔能位居列將，爵至通侯，兄弟三人都為皇上的近臣，常願為陛下肝腦塗地。今天若能殺身報國，即使遭受斧鉞之誅、湯鑊之刑，也心甘情願。人臣事奉君主，就如同兒子事奉父親，兒子為父親而死是沒有什麼遺憾的，希望您不要再說了。」李陵和蘇武宴飲數日，又對蘇武說：「子卿，請您一定聽從我的話。」蘇武說：「我自以為已經死去很久了，大王若一定要使我投降，就請結束今日的歡宴，讓我死在您的面前。」李陵看到蘇武對漢朝如此忠誠，嘆息地說：「唉，真是義士啊！我李陵和衛律的罪過，上通於天。」於是泪如雨下，沾濕了衣襟，便和蘇武告別。

而去。

【原文】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須髮盡白。在匈奴聞上崩^①。南向號哭歐血^②。旦夕臨^③。數月。卒得全歸。宣帝甘露三年^④。單于始入朝^⑤。上思股肱^⑥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⑦。法其形貌^⑧。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⑨。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⑩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⑪。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⑫。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⑬。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⑭。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⑮。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⑯。次曰宗正陽成侯劉德^⑰。次曰少府梁丘賀^⑱。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⑲。次曰典屬國^⑳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㉑。是以表而揚之。明（明下有著字）中興^㉒輔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㉓焉。几^㉔十一人。

【注釋】①聞上崩：此指后元二年（公元前八十七年）二月，漢武帝駕崩於長安。崩，古代稱帝王、皇后之死。②號哭歐血：號哭，痛哭。歐血，吐血。③旦夕臨：旦夕，早與晚。臨，哭吊死者。④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五十一年。甘露，漢宣帝的第六個年號，公元前五十三年至公元前五〇年，共計四年。⑤單于始入朝：單于，即呼韓邪單于（？——公元前三十一年），西漢後期匈奴單于。公元

前五十八年至公元前三十一年在位。甘露三年（公元前五十一年）正月，呼韓邪單于朝見宣帝於長安甘泉宮（今陝西淳化西北），俯首稱臣做北藩，受到特殊禮遇。入朝，指屬國、外國使臣或地方官員謁見天子。⑥股肱：比喻左右輔佐之臣。⑦麒麟閣：漢代閣名，在未央宮中。漢宣帝時曾圖霍光等十一功臣像於閣上，以表揚其功績。⑧法其形貌：法，仿效。形貌，外形、容貌。⑨唯霍光不名：霍光，字子孟，約生於漢武帝元光年間，卒於漢宣帝地節二年（公元前六十八年），河東平陽（今山西臨汾市）人，為霍去病同父异母之弟，被武帝任命為漢昭帝的輔政大臣。昭帝卒後，霍光又擁立宣帝即位，執掌漢室最高權力近二十年，為漢室的安定和中興建立了功勳，在麒麟閣十一功臣中排名第一。不名，不直呼其名，表示優禮或尊重之意。⑩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後元二年（公元前八十七年），漢武帝病危，立年僅八歲的弗陵為太子，拜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與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同受遺詔，輔佐少主。昭帝劉弗陵即位後，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決斷朝政。始元二年（公元前八十五年），封博陸侯。⑪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張安世（？—公元前六十二年），杜陵（今陝西西安東南）人，張湯之子，性謹慎，以父蔭任為郎。漢武帝時，擢張世安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時，拜右將軍，以輔佐有功，封富平侯。霍光死後數月，宣帝拜其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後轉為衛將軍，掌管兩宮衛尉，城門及北軍兵。他為官廉潔，生活簡樸，雖食邑萬戶，仍身穿布衣，夫人親自紡織。元康四年（公元前六十二年）春，因病上書告老還鄉，漢宣帝不捨，他勉強視事至秋而卒。在麒麟閣十一功臣中排名第二。⑫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

韓增，漢武帝寵臣韓說之子，少爲郎官，襲父爵爲龍額侯，昭帝時至前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策立宣帝，益封千戶。本始二年，五將征匈奴，韓增率三萬騎出雲中，斬首百餘級，至期而還。神爵元年（公元前六十一年），代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韓增歷事三主，爲人寬和自守，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五鳳二年薨，謚曰安侯。車騎將軍，漢將軍名，僅次於大將軍、驃騎將軍，金印紫綬，典京師兵衛，掌宮衛，爲戰車部隊統帥。⑬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後將軍，官名，典京師兵衛，或屯兵邊境。趙充國（公元前一三七年—公元前五十二年），字翁孫，原爲隴西上邽（今甘肅省天水市）人，後移居湟中（今青海西寧地區），西漢著名將領。武帝時，趙充國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匈奴，爲匈奴騎兵包圍，趙充國率壯士百餘人突擊，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大軍以此解圍。旋拜中郎，後遷車騎將軍長史。在對北方邊疆的屯田政策上，趙充國也做出了卓越貢獻。昭帝時，遷中郎將、水衡都尉。又和匈奴作戰，生擒西祁王歸來，升爲護羌校尉、後將軍。公元前七十四年，因隨大將軍霍光定策迎立宣帝之功，封爲營平侯。甘露二年（公元前五十二年）去世，終年八十六歲，謚爲壯侯。⑭丞相高平侯魏相：魏相（？—公元前五十九年），字弱翁，濟陰定陶（今定陶縣東王店鄉魏胡同）人。他先後任茂陵令、揚州刺史、河南太守等職。宣帝即位後，徵魏相爲大司農，後升爲御史大夫。霍光死後，官至丞相，封高平侯。他整頓吏治，抑治豪強，選賢任能，平昭冤獄，并要求各地官吏省諸用，寬賦稅，獎勵百姓開荒種田，積糧解困，從此，漢朝的實力大大增強。他爲人嚴毅，剛正不阿，與丙吉同心輔政，君臣交泰，人民安樂，視事九年，神爵三年（公元前

五十九年）卒，謚憲侯。^⑮丞相博陽侯丙吉：丙吉（？——公元前五十五年），字少卿，西漢魯（今山東）人。初爲魯獄史，累遷廷尉監。武帝末詔治巫蠱郡邸獄。曾在宣帝幼時，救其於危難之中。後任大將軍長史，建議迎立宣帝。地節三年（公元前六十七年），立皇太子，丙吉充任太子太傅。數月後，升任御史大夫，元康三年封博陽侯。神爵三年，丙吉繼魏相爲相。他爲人深沉忠厚，不自矜誇，并以其善舉、謙讓和高尚的道德，獲得了皇帝的尊崇以及朝野的敬佩。五鳳三年（公元前五十五年）春，丙吉病逝，追謚定侯。^⑯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杜延年（？——公元前五十二年），字幼公，南陽杜衍（今屬河南南陽）人，爲酷吏杜周第三子，從小學習法令，法尚寬大，與父不同。漢昭帝時，因告發桑弘羊等謀反有功，受封爲建平侯。漢宣帝地節四年（公元前六十六年）七月，霍禹等謀反被誅，杜延年以霍氏舊人而被宣帝黜退。後任北地太守，遂改任西河太守，政績卓著。此後宣帝依丙吉臨終舉薦，召杜延年爲御史大夫，卒於任，謚爲敬侯。^⑰宗正陽成侯劉德：宗正，官名，掌管王室親族的事務，漢魏以後，皆由皇族擔任。陽成侯，《漢書·蘇武傳》原文作「陽城侯」。劉德，字路叔，劉辟强子，楚元王劉交之後。學黃、老術，有智略。昭帝初，爲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後守青州刺史。歲余，復爲宗正。因參與迎立宣帝，賜爵關内侯。地節年間，封爲陽城侯。^⑱少府梁丘賀：少府，官名，始於戰國，秦漢相沿，爲九卿之一，掌山海地澤收入和皇室手工業製造，爲皇帝的私府。梁丘賀，生卒年不詳，復姓梁丘，字長翁，琅琊諸縣（今枳溝鎮喬莊村東）人，西漢時今文《易》學「梁丘學」的開創者。梁丘賀先從京房學《易》，後更事田王孫。漢宣帝時，召爲郎，任太

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卒於官。梁丘賀爲人小心周密，宣帝深爲信任、器重。他所開創的《易》學，與施仇、孟喜、京華同被列爲學官，對後世影響很大。其子梁丘臨，從父學《易》，學問精熟，漢宣帝時便入朝說《易》，爲黃門郎。梁氏父子對於《易》經的傳播起到很大作用。^{①⑨}太子太傅蕭望之：太子太傅，商、周兩代已有太子太傅及少傅，作爲太子的師傅，漢沿置，秩三千石，位次太常，東漢秩中二千石，太子對其執弟子之禮。蕭望之（？——公元前四十七年），字長倩，東海蘭陵（今屬山東蒼山）人，徙杜陵（今陝西西安東南）。霍光死後，歷任謁者、諫大夫、丞相司直，復爲左馮翊，三年後遷大鴻臚。公元前五十九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因故左遷太子太傅。及宣帝病危，被選爲前將軍光祿勳，領尚書事，爲輔政大臣之一。元帝即位後，望之「以師傅見尊重」，朝中大事，多所匡正，賜爵關內侯。後因舊怨遭宦官弘恭、石顯等所誣入獄，不從，飲鴆而死，終年六十餘歲。^{②⑩}典屬國：官名，秦始置。掌管與少數民族往來的事務。西漢沿之，秩二千石。屬官有九譯令。元狩三年（公元前一二〇年）設五屬國以處內附匈奴，又置屬國都尉、丞、侯、千人，皆隸典屬國。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二十八）併入大鴻臚。北魏時復置，主管外交事務。^{②⑪}知名當世：猶言聞名當代。^{②②}中興：中途振興，轉衰爲盛。西漢中宗孝宣皇帝劉詢在位期間的文治武功卓著，被譽爲「宣帝中興」。^{②③}方叔、召虎、仲山甫：顏師古注：「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興漢室，而霍光等并爲名臣，皆比於方叔之屬。召讀曰邵。」^{②④}凡：《漢書·蘇武傳》原文作「凡」，總計、總共。

【譯文】蘇武在匈奴被扣留十九年，出使時年富力强，到回國時，鬍鬚頭髮都白了。他在匈奴聽到武帝駕崩的消息後，面向南方號啕大哭，以致口吐鮮血，每天早晚都哭吊武帝。過了幾個月，終於回到祖國。宣帝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開始朝見漢朝皇帝。宣帝懷念輔佐大臣們的美德，在麒麟閣繪製了他們的圖像，仿照他們的形體容貌，注明他們的官爵、姓名，祇有霍光不直署其名，而稱「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以下依次為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丞相高平侯魏相、丞相博陽侯丙吉、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宗正陽成侯劉德、少府梁丘賀、太子太傅蕭望之、典屬國蘇武。這些人都功勛卓著、品德高尚，聞名於當代，因此加以表彰，以顯揚他們都是中興漢室的輔佐大臣，可與輔佐周宣王中興的方叔、召虎、仲山甫媲美，共十一人。

【原文】韓安國^①。字長孺。梁人也。為御史大夫^②。是時匈奴請和親^③。上下其議。大行王恢^④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⑤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⑥。懷鳥獸心^⑦。遷徙鳥集^⑧。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衆不足為強。自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疲。虜以全制其弊^⑨。執必危殆^⑩。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群臣議多附^⑪安國。於是

上許和親。

【注釋】①韓安國（？——公元前一二七年）：字長孺，梁國成安（今汝州小屯村北）人。文精武備，能言善辯，七國之亂時，韓安國爲將，擊退吳兵於梁國東界。後因罪罷官閑居在家。建元初，太尉田蚡推薦安國於漢武帝，被任命爲北地都尉，因安國才幹非凡，公元前一三五年升爲御史大夫，參與討論、處理國家大事，頗受武帝器重。後任中尉，又徙爲衛尉。元光六年（公元前一二九年），任材官將軍，屯兵漁陽（北京密雲縣南），因兵少，抗擊匈奴失利，受武帝責備，於元朔二年鬱鬱而終。②御史大夫：官名。秦置，漢因之。爲御史台長官，地位僅次於丞相，掌管彈劾糾察及圖籍秘書。與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馬）合稱三公。丞相缺位時，往往即由御史大夫遞升。後改稱大司空或司空。③和親：指封建王朝利用婚姻關係與邊疆各族統治者結親和好。④大行王恢：大行，古代接待賓客的官吏。王恢，西漢將軍，燕人，數爲邊吏，熟悉匈奴情況。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〇年）匈奴請和親，他與韓安國廷爭，反對和親。元興元年（公元前一三四年），他陰使馬邑（今山西朔縣）豪帥聶翁壹爲反間，誘匈奴入塞，單于信之。不久，單于率師十萬人入武州塞（今山西朔縣北至大同市西一帶）。時漢軍三十萬已伏馬邑。後因匈奴得悉有伏兵，急退。王恢率軍追擊，又慮爲所敗，引軍罷歸。漢武帝怒其不出擊匈奴輜重，欲誅之，恢自殺而死。⑤率：大概，一般。⑥負戎馬足：負，憑藉。戎馬，猶胡馬，借指北方少數民族入侵的軍隊。足，充足。⑦鳥獸心：比喻惡念。⑧鳥集：

群鳥飛集。亦形容像鳥那樣成群聚集到一起。⑨弊：疲睏。⑩危殆：猶危險。⑪附：追隨，附和。

【譯文】韓安國，字長孺，梁國人，（漢武帝時）任御史大夫。當時，匈奴請求與漢朝和親，皇上將此事交由群臣商議。大行王恢發表議論說：「漢朝與匈奴和親，大概過不了幾年匈奴就會背弃盟約。不如不要答應，而發兵攻打匈奴。」韓安國說：「到千里之外作戰，即使出兵也得不到什麼利益。現在匈奴依仗兵馬充足，懷著鳥獸一樣的邪心，如群鳥飛集般遷徙，很難制服他們。得到他們的土地也不能算是開疆擴土，擁有他們的民衆不能算強大，匈奴自古以來就不隸屬於我們。漢兵到幾千里之外去爭奪利益，就會人馬疲憊，敵人則可以全力來對付我們的疲憊之師，形勢必定會很危險。臣因此認為不如與匈奴和親。」群臣的議論多數附和韓安國，於是武帝同意與匈奴和親。

【原文】明年①。雁門馬邑豪聶壹②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③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襲下有擊字）必破之道也。上乃召問公卿④曰。朕飾子女⑤以配單于。幣帛文錦⑥。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⑦。邊境數驚。朕甚閔⑧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⑨。大行王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⑩。臣聞全代⑪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倉廩⑫常實。匈奴不輕侵

也。今以陛下威。海內爲一。又遣子弟乘邊守塞^⑬。轉粟輓輸^⑭。以爲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⑮。以不恐之故耳^⑯。臣竊以爲擊之便^⑰。

【注釋】①明年：指和親的第二年，即元光二年（公元前一三三年）。②雁門馬邑豪聶壹：雁門，郡名，戰國趙地。秦置郡，漢沿置，治善無（約在今山西右玉縣南），今山西北部皆其地。馬邑，縣名，在今山西朔州市。豪，豪俊，才德、力量或威望出衆的人。聶壹，《史記》稱「聶翁壹」。③親信，邊：中華書局本《漢書》斷句爲「親信邊」。親信，親近信任。邊，邊民。④公卿：三公九卿的簡稱，此泛指高官。⑤子女：美女。⑥幣帛文錦：幣帛，繒帛，古代用於祭祀、進貢、饋贈的禮物，泛指財物。文錦，紋彩斑斕的織錦。⑦侵盜無已：侵盜，侵犯劫奪。無已，無止境、無了時。⑧閔：憂慮，擔心。⑨何如：如何，怎麼樣。用於詢問。⑩臣固願效之：固，副詞，原來、本來。願，希望。效，貢獻、進獻。顏師古注：「效，致也，致其計。」⑪全代：服虔曰：「代未分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全代爲一國，尚能以擊匈奴，況今加以漢之大乎！」⑫倉廩：貯藏米穀的倉庫。⑬又遣子弟乘邊守塞：子弟，指從軍者、兵丁。乘邊，防守邊境。守塞，防守邊塞。顏師古注：「乘，登也。登其城而備守也。」⑭轉粟輓輸：轉粟，運送穀物。輓輸，運輸。顏師古注：「輓，引車也，音晚。」⑮無他：亦作「無它」。沒有別的。⑯以不恐之故耳：顏師古注：「不示威令恐懼也。恐，害怕。」⑰便：有利。

【譯文】和親第二年，雁門郡馬邑城豪杰聶（翁）壹通過大行王恢向武帝進言說：「匈奴剛剛和親，親近信任邊境之民，可以用利益引誘他們前來，再設伏兵襲擊，這是必定能擊破匈奴的辦法。」皇上於是召集群臣詢問道：「朕選派美女梳妝打扮許配給單于，給他錢幣布帛、彩色織錦，贈送的財物很是豐厚。而單于對待我朝的命令甚為輕慢，侵犯劫奪無有止境，邊境多次被驚擾，朕很憂慮。現在打算舉兵攻打匈奴，大家認為如何？」大行王恢回答說：「陛下即使不說，臣本來就希望進獻這個策略了。臣聽說全代國的時候，北方有強大的胡人為敵，又與中原內地戰事不斷，然而還能撫養老幼，糧倉常能充實，匈奴不敢輕易侵犯。今天憑藉陛下的威德，國家統一，又派遣士兵守備邊城，把守要塞，轉運軍糧，作為戰時的儲備。然而（即便如此）匈奴仍侵犯搶掠不停，沒有別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不害怕漢朝的緣故。臣私下以為還是進攻匈奴有利。」

【原文】安國曰。不然^①。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②。七日不食。天下歌之。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③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④。故乃遣劉敬^⑤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⑥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溪^⑦。然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⑧無不憂者。孝文寤^⑨於兵之不可宿^⑩。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⑪。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

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⑫。非故相反^⑬也。各因世宜。且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櫓車相望^⑭。此仁人之所隱^⑮也。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

【注釋】①不然：不合理，不對。②高皇帝嘗圍於平城：高皇帝，漢高祖劉邦。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公元前二〇〇年，漢高祖劉邦征伐匈奴，被圍困於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東北馬鋪山），七日後方得解圍。③以天下爲度：顏師古注：「言當隨天下人心而寬大其度量也。」度，胸襟；器量。④功：通「公」。王念孫《讀書雜誌·漢書十》：「『傷天下之功』，本作『傷天下之功義』。『功』與『公』同。『公義』與『私怒』相對爲文……又《杜鄴傳》：『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功』亦與『公』同，『公』與『私』相對。」⑤劉敬：即婁敬（生卒年不詳），漢初齊國盧（今山東省濟南市長清縣）人。漢高祖劉邦的重要謀士之一。針對當時天下初定的形勢，婁敬建議劉邦與匈奴和親，以緩解匈奴對漢朝的威脅，此舉對西漢初年政權的穩定起到了很大作用。⑥擁：聚集。⑦廣武常溪：廣武，約在今山西北部，代縣以西。常溪，水名，向南注入滹沱河。《一統志》引《郡國志》云「雁門有常溪水，合注滹沱」即此。⑧黔首：古代稱平民，老百姓。⑨寤：醒悟，覺醒。⑩宿：特指軍隊的停留與駐扎。顏師古注：「宿，久留也。」⑪迹：事迹。⑫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顏師古注：「襲，因也。復，重也。復音扶目反。」五帝，上古傳說中的五位帝王，說

法不一。一說爲黃帝（軒轅）、顓頊（高陽）、帝嚳（高辛）、唐堯、虞舜。襲，繼承，沿襲。三王，指夏、商、周三代之君，即夏禹、商湯、周文（武）王。復，重複。^⑬反：違背。^⑭轎車相望：轎車，運載棺柩的車子。相望，互相看見。形容接連不斷，極言其多。^⑮隱：哀憐，同情。

【譯文】韓安國說：「不是這樣。臣聽說高祖皇帝曾經被匈奴圍困在平城，斷食七天，天下人作歌傳頌。在解圍返回京師後，却没有憤怒之心。聖人當以天下爲重，寬宏大量，不因自己的私怨而損害天下的公義，所以（高祖皇帝）派遣劉敬奉送了千斤黃金，與匈奴結親和好，到如今經歷的五代帝王都從中得到了利益。孝文皇帝也曾經集中天下的精兵，聚集到廣武、常溪一帶，然而却没有取得一點功績，且天下百姓沒有不憂慮的。孝文帝認識到軍隊不可以長久駐扎（抵禦匈奴），所以再次聯合匈奴訂立了和親的盟約。這兩位聖明帝王的事迹，是完全可以效法的。臣私下以爲還是不攻打匈奴爲好。」

王恢說：「不是這樣。臣聽說五帝的禮儀不互相沿襲，三王的禮樂也不重複，這并不是故意相違背的。各代都是依照當時適宜的情況來制定（禮樂），況且高祖皇帝所以不報平城之仇的原因，不是力量達不到，而是爲讓天下之人得以休息，讓百姓安心。現在邊境多次遭受驚擾，士卒傷亡，我國境內出喪的靈車連接不斷，這是仁人志士所憐憫

痛心的事。臣因此認為還是進攻為好。」

【原文】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且自三代①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②。非威不能制。強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③不牧④之臣。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⑤之兵也。至如森風⑥。去如收電⑦。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⑧。其勢不相權⑨也。臣故曰勿擊便。

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穆公都雍⑩。地方三百里。知時宜⑪之變。攻取西戎⑫。闢地⑬千里。及後蒙恬⑭為秦侵胡。闢數千里。以河⑮為境。匈奴不敢飲馬⑯於河。夫匈奴獨可以威服⑰。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威。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強弩射且潰之癰⑱也。必不留行⑲矣。若是。則北發。月氏⑳。可得而臣也。故曰擊之便。

【注釋】①三代：指夏、商、周。②夷狄不與正朔服色：夷狄，指邊遠少數民族地區。與，參與。正朔，謂帝王新頒的曆法。古代帝王易姓受命，必改正朔；故夏、殷、周、秦及漢初的正朔各不相同。自漢武帝後，直至現今的農曆，都用夏制，即以建寅之月為歲首。服色，車馬和祭祀的顏色。歷

代各有所尚。③絕地：極遠的地方。④不牧：不受管轄。顏師古注：「不牧，謂不可牧養也。」⑤輕疾悍亟：輕疾，輕捷。悍亟，迅猛。顏師古注：「悍，勇也。亟，急也。」⑥森風：旋風；疾風。⑦收電：疾逝之閃電。⑧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王先謙曰：「胡以戰鬥爲常事，邊郡兵興，則當久廢耕織，以與之支也。」耕織，耕種紡織，猶言農桑。支，支撐，維持。⑨相權：相互平衡。⑩雍：秦國早期的都城，現陝西省寶雞鳳翔。⑪時宜：當時的需要。⑫西戎：古代西北戎族的總稱。⑬闢地：開闢疆域。⑭蒙恬（？——公元前二一〇年）：姬姓，蒙氏，名恬。秦始皇時著名將領。秦始皇統一中國後，蒙恬奉命率三十萬大軍北擊匈奴，收復河南地（今內蒙古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帶），自榆中（今內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至陰山，設三十四縣。又渡過黃河，占據陽山，遷徙人民充實邊縣。其後修築西起臨洮（今甘肅岷縣）東至遼東（今遼寧境內）的萬里長城，把原燕、趙、秦長城連爲一體，有力地遏制了匈奴的南進。⑮河：古代對黃河的專稱。⑯飲馬：給馬喝水。⑰威服：以威力懾服。⑱且潰之癰：且，副詞，將要。潰、癰，謂潰爛出膿的瘡。⑲留行：指阻擋，阻礙。⑳北發、月氏：北發，古代北方地名。月氏，古族名，曾於西域建月氏國，其族先游牧於敦煌、祁連間。漢文帝前元三至四年時，遭匈奴攻擊，西遷塞種故地（今新疆西部伊犁河流域及其迤西一帶）。西遷的月氏人稱大月氏，少數沒有西遷的人入南山（今祁連山），與羌人雜居，稱小月氏。

【譯文】韓安國說：「并非如此。臣聽說利益達不到十倍時，就不改變原來的職業；

功效達不到百倍時，絕不改變原來的常規。況且自從夏、商、周三代昌盛之時開始，夷狄就不隨著中國改正朔、易服色，這並不是因為中原的威勢不能制服他們，強大不足以使他們屈服，而是認為遠方邊地不受管轄的民衆，不值得煩勞我朝治理。況且匈奴都是些輕捷迅猛的軍隊，來時像疾風，去時如閃電，他們追逐野獸的遷移而居，隨著水草的枯榮而遷徙，居處沒有固定的地方，難以找到并制服他們。現在讓邊地郡縣長久的荒廢農桑，來支持與匈奴常年不斷的戰爭，這種形勢（對漢朝）是很不平衡的！臣因而認為不出擊為好。」

王恢曰：「不是這樣。臣聽說鳳鳥順風而飛，聖人因時而變。過去秦穆公定都雍城，國土祇有方圓三百里，因為懂得因時而變，攻取了西戎，開闢國土千餘里。到後來蒙恬為秦朝出擊匈奴，開闢了數千里的疆域，以黃河為邊界，使匈奴人不敢到黃河來飲馬。匈奴祇可以用威力懾服，不能用仁義來教養。現在憑我國的威力，（超過匈奴）萬倍的資財，祇要用百分之一的力量來攻打匈奴，就如同拿強弩來射將要潰爛的膿瘡一樣，必定是不可阻擋的。如果這樣征服了匈奴，那麼北發、月氏也就可以臣服了。所以說還是進攻有利。」

【原文】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①以待其亂。定舍^②以待其

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③。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④之衰。不能起毛羽。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⑤。夫盛之有衰。猶朝之有暮也。今捲甲輕舉^⑥。深入長毆^⑦。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⑧。橫行則中絕^⑨。疾則糧乏。徐則後利^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⑪。意者有他繆巧（劉向新序繆巧作詭妙）以禽之^⑫。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

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⑬。通方^⑭之士。不可以文亂^⑮。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⑯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驍騎^⑰壯士。審遮^⑱險阻。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⑲其後。單于可禽。百全^⑳必取。

【注釋】①正治：治理，整治。②定舍：駐扎休息。顏師古注：「舍，止息也。」③接兵覆衆，伐國墮城：顏師古注：「覆，敗也。墮，毀也。言兵與敵接則敗其衆，所伐之國則毀其城也。」④衝風：暴風，猛烈的風。⑤魯縞：古代魯地出產的一種白色生絹。以薄細著稱。顏師古注：「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爲輕細，故以取喻也。」⑥捲甲輕舉：捲甲，捲起鎧甲。形容輕裝疾進。輕舉，輕率行動。⑦長毆：長途向前驅馳。⑧從行則迫脅：言大軍縱向前行，則有前部受到迎擊。

的威脅。從行，縱向前行。從，「縱」的古字。迫脅，威脅。王文彬曰：「軍魚貫，則慮其迎擊，而前受迫脅。」⑨橫行則中絕：橫向數道并出，則有被隔斷、截擊之憂。中絕，隔斷。王文彬曰：「并進，則防其鈔截，而中路斷絕。」⑩後利：顏師古注：「後利，謂不及於利。」⑪遺人獲也：顏師古注：「言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也。」⑫意者有他繆巧以禽之：意者，表示測度，大概，或許。繆巧，詐術與巧計。禽，「擒」的古字，制伏。⑬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顏師古注：「言美惡皆見。」⑭通方：通曉方略。顏師古注：「方，道也。」⑮不可以文亂：王先謙曰：「不為浮詞所奪也。」⑯順因：順應，依循。⑰驍騎：勇猛的騎兵。⑱遮：防護。⑲絕：斷絕。⑳百全：猶萬全，百無一失。

【譯文】韓安國說：「不是這樣。臣聽說用兵打仗，是以飽待飢，整頓（自己）來等待敵人的混亂，以安定休息來等待敵軍的疲勞。所以（這樣的軍隊）與敵人交戰就可以打敗他們的大軍，攻伐敵國就能摧毀他們的城池，常常是安坐不動就可役使敵國，這是聖人的用兵之道。況且臣聽說，暴風到了風力衰微時，連羽毛也吹不起來；強弩發出的箭，到了末程，連魯絹也穿不過。盛強會有衰敗的時候，就好像有早晨就會有晚上一樣。現在輕裝疾進，草率行動，深入匈奴腹地，長途奔襲，難以取得功績。大軍縱向前行，則會有前部受到迎擊的威脅；橫向數道并出，就會有被隔斷、截擊的憂患。行軍迅

速，軍糧就會供給不上；進軍緩慢，就會錯失有利時機。軍隊未等深入到千里之外，人馬就會缺乏糧食。這正如兵法上所說：『把軍隊送給敵人，讓敵方俘獲。』大概主戰者還有其它的巧計可以制服敵人，那臣就不知道了；不然的話，則看不出深入敵區攻打匈奴有什麼好處。臣因此認為不要進攻為好。」

王恢說：「不是這樣。草木遭霜打後，就經不住風吹（會很快凋零）；對清水、明鏡，形貌的美醜都無法掩飾；通曉方略的人士，不會被浮華的文詞所迷惑。如今臣所說要攻打匈奴的辦法，本來就不是要發兵深入敵境，而是要依循單于的欲望，誘使他來到邊界，我們挑選勇猛的騎兵、善戰的將士，小心地據守險要之處。我方形勢確定之後，有的在（敵軍前來的路上）左邊扎營，有的在右邊扎營，有的在其前方阻攔，有的在後方斷絕敵人退路，這樣就可擒拿單于，必會大獲全勝。」

【原文】上曰。善。乃從恢議。陰使聶壹為間^①。亡^②入匈奴。謂單于^③曰。吾能斬馬邑令丞^④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信以為然而許之。聶壹乃詐^⑤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於是單于穿塞^⑥將十萬騎入武州塞^⑦。是時。漢兵三十余萬匿^⑧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⑨擊之。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⑩。諸將竟無功^⑪。恢坐^⑫自殺。

【注釋】①間：間諜。②亡：逃跑，出逃。③單于：此指軍臣單于。冒頓單于之孫，老上（稽粥）單于之子，文帝三年（公元前一一一）春，立為單于。④馬邑令丞：此指馬邑縣令和縣丞。丞，佐官名。⑤詐：作假，假裝。⑥穿塞：穿過邊塞。⑦武州塞：古要塞名，在今山西左雲至大同市西一帶。⑧匿：隱藏。⑨縱兵：發兵，出兵。⑩還去：回去。⑪無功：沒有收穫、成效。⑫坐：遂，乃。

【譯文】皇上說：「好！」於是就聽從了王恢的建議，暗中派聶壹做間諜，逃入匈奴境內，向單于說：「我能殺掉馬邑的縣令和縣丞，獻出馬邑城歸降，您可以得到城中的全部財物。」單于信以為真，便同意了他的計劃。聶壹回來後，就斬殺了兩個死刑犯，假稱是縣令和縣丞，把他們的頭挂在馬邑城下，給單于的使者看。於是單于穿過邊塞，率領十萬騎兵進入武州塞。這時候，漢軍三十多萬人，正埋伏在馬邑附近的山谷中，衆將約定，單于一進入馬邑城，就出兵攻擊。單于進入武州塞，離馬邑還有一百多里時，發覺其中有詐，便率軍回去了。各位將領都沒有立功，王恢於是自殺。

【原文】董仲舒①。廣川人也。下帷②讀書。三年不窺園③。舉賢良④。武帝制問焉。曰。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⑤。而天下洽和⑥。百王⑦同之。聖王已沒⑧。鐘鼓筦弦⑨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⑩。陵夷。至乎桀紂之行作⑪。王道大壞矣。夫五百

年之間^⑫。守文^⑬之君。當塗^⑭之士。欲則^⑮先王之法。以戴翼^⑯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⑰。日以仆滅^⑱（舊無日以仆滅四字。補之）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⑲或諄繆而失統^⑳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與。夙興夜寐^㉑。法上古者。又將無補^㉒與。三代受命。其符^㉓安在。灾異之變。何緣^㉔而起。性命^㉕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㉖。習聞^㉗其號。未燭厥理^㉘。伊^㉙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㉚。何修何飾。而膏露^㉛降。百穀登^㉜。德潤四海。澤臻^㉝草木。三光^㉞全。寒暑平。受天之祐^㉟（祐舊作祐。改之）。享鬼神之靈^㊱。德澤洋溢^㊲。施乎方外^㊳。延及群生^㊴。士大夫其明以諭朕。靡^㊵有所隱。

【注釋】①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年—公元前一〇四年）：西漢廣川（今河北省棗強縣東）人，哲學家、教育家。景帝時任博士，講授《公羊春秋》。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一三四年），董仲舒在著名的《舉賢良對策》中，提出「大一統」「天人感應」等觀點，并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漢武帝所采納。其後，任江都易王劉非的國相十年；元朔四年（公元前一二五年），任膠西王劉端的國相，四年後辭職回家。此後，居家著書，朝廷每有大議，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問之，仍受武帝尊重。其著作多彙集於《春秋繁露》一書。②下帷：放下室內懸挂的帷幕。引申指閉門苦讀。③三年不窺園：顏師古注：「雖有園圃，不窺視之，言專學也。」窺園，觀賞園景。④賢良：即賢良文學或

賢良方正，漢代選拔統治人才的科目之一，始於漢文帝二年（公元前一七八年）。《史記·孝文本紀》：漢文帝下詔云「二三執政……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被舉薦者對政治得失應直言極諫。如表現特別優秀，則授以官職。漢武帝時復詔舉「賢良」或「賢良文學」。賢良，指德行出衆；文學，指精通經學。名稱時有不同，性質無異。歷代往往視作非常設之制科。唐宋沿用，設「賢良方正科」。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一三四年），董仲舒被舉為賢良文學之士，武帝三次策問，董仲舒上《舉賢良對策》。⑤改制作樂：改制，改變制度或法式。作樂，制作音樂。⑥洽和：和睦。⑦百王：歷代帝王。⑧沒：通「歿」，死。⑨箎弦：亦作「管弦」，管樂器與弦樂器。亦泛指樂器。⑩大道微缺：大道，正道，常理。指最高的治世原則，包括倫理綱常等。微缺，衰敗殘缺。⑪陵夷，至乎桀紂之行作：中華書局本《漢書》斷句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作。陵夷，由盛到衰，衰頹，衰落。行作，作為。⑫五百年之間：聖王相繼出世的間隔。《孟子·公孫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孟子·盡心下》：「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⑬守文：本謂遵循文王法度。後泛指遵循先王法度。⑭當塗：執政，掌權。⑮則：仿效，效法。⑯戴翼：匡濟（匡正救助）。顏師古注：「翼，助也。」⑰反：顏師古注：「反，還也。還於正道也。」⑱仆滅：毀滅，覆滅。⑲持操：執持。⑳悖繆而失統：悖繆，亦作「悖謬」，背理荒謬。失統，喪失綱紀、準則。㉑夙

興夜寐：早起晚睡。形容勤勞。②無補：無益，無所幫助。③符：特指帝王受命的徵兆。④何緣：怎麼，為什麼。⑤性命：中國古代哲學範疇，指萬物的天賦和稟受。《易·乾》：「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孔穎達疏：「性者，天生之質，若剛柔遲速之別；命者，人所稟受，若貴賤夭壽之屬也。」朱熹本義：「物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⑥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顏師古注：「夭壽，命也。仁鄙，性也。鄙謂不通也。」⑦習聞：常聞。⑧未燭厥理：燭，明察，洞悉。厥，代詞，其，起指示作用。⑨伊：發語詞，無義。顏師古注：「伊，惟也。」⑩宣昭：宣揚；顯揚。⑪膏露：猶甘露，謂其沾溉惠物。⑫百穀登：百穀，穀類的總稱。百，舉成數而言，謂衆多。登，成熟，豐收。⑬臻：到，達到。顏師古注：「臻，至也。」⑭三光：日、月、星。⑮祐：福，大福。⑯享鬼神之靈：顏師古注：「為鬼神所歆饗。」（歆饗，神靈享受供物。）⑰德澤洋溢：德澤，恩德，恩惠。洋溢，充滿，廣泛傳播。⑱方外：域外，邊遠地區。⑲延及群生：延及，擴展到，延伸到。群生，一切生物。⑳靡：無，沒有。

【譯文】董仲舒，廣川人。他放下帷幕在室內閉門苦讀，三年之中未曾觀賞園景。後被推舉為賢良文學之士。當時武帝策問道：「聽說五帝三王的治國之道，是改革制度、制作禮樂，從而使得天下和睦，歷代帝王也都是這樣做的。聖明的君王已經過世，鐘鼓管弦的聲音尚未衰亡，可治世的大道已經衰微了，甚至出現了夏桀、商紂這樣的暴君行為，王道已嚴重敗壞了。這五百年之間，遵循先王制度的君主，掌權的士大夫，想效法

先王的法度，來匡濟當世的人很多，然而都沒能扭轉這種局面，并且王道日益趨向毀滅，直到後來的君王興起，這種趨勢纔得以停止，難道是因為他們所堅持的錯了因而喪失了綱紀嗎？還是本來天命就是這樣，不是人力所能扭轉的呢？那麼早起晚睡，努力地效法上古之治，難道也都於事無補嗎？夏、商、周三代的君王接受天命，其徵兆又表現在哪里呢？灾害和异常現象的變化，是因為什麼而發生的呢？人們稟賦的情況，有的夭折，有的長壽；有的仁德，有的淺陋，經常聽到這些名稱，却未能洞悉其中的道理。朕希望使教化傳播而政令暢行，減輕刑罰而邪惡者改正，百姓和睦安樂，政事暢達顯揚。要怎樣整頓治理纔能使甘露普降，百穀豐收，德行滋潤四海，恩澤遍及草木；使日月星辰沒有虧蝕，四季寒暑平穩正常，能够承受上天的福佑，所供之物能被鬼神享用；讓恩德廣泛傳播，施及到邊遠地區，擴展到所有生命呢？請士大夫們明白地告訴朕，不要有所隱瞞。」

【原文】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①。下明詔^②。求天命與情性^③。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④春秋^⑤之中。視^⑥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⑦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⑧（舊無將字。補之）有失道^⑧之敗。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譴告^⑨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⑩以警懼^⑪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⑫之仁愛人君。

而欲止其亂也。自非^⑬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⑭。事在強勉^⑮而已矣。強勉學問^⑯。則聞見^⑰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⑱。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⑲至而立有效者也。

【注釋】①德音：猶德言，指合乎仁德的言語、教令。②明詔：英明的詔示。③天命與情性：天命，上天之意旨，亦指自然的規律、法則。情性，本性。④謹按：引用論據、史實開端的常用語。⑤春秋：編年體史書名。相傳孔子據魯史修訂而成。所記起於魯隱公元年，止於魯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叙事極簡，用字寓褒貶。為其傳者，以《左氏》《公羊》《穀梁》最著。⑥視：比較，對照。⑦相與：互相。⑧失道：失去準則；違背道義。⑨怪异：指奇异反常的現象。⑩警惕：警戒恐懼。⑪天心：猶天意。⑫自非：倘若不是。⑬扶持而全安之：扶持，支持，幫助。全安，保全而使之平安。⑭強勉：努力，盡力而為。⑮學問：學習和詢問（知識、技能等）。⑯聞見：所聞所見，知識。⑰行道：實踐自己的主張或所學。⑱還：顏師古注：「還讀曰旋。旋，速也。」

【譯文】董仲舒對答說：「陛下發布仁德之言，下達英明的詔示，依循天地自然規律與本性，這都不是愚臣所能答覆的。臣根據《春秋》之中的記載，比照前代已經做過的事情，來觀察天與人之間相互感應的關係，（結果）是非常令人畏懼的。國家將出現違

背道義的過失時，上天就會先降下災禍來譴責警告君主；若不知自我反省，又會出現奇異反常的現象使他警戒恐懼；如果還不知悔改，那麼傷害和敗亡就會來臨。由此可見天意對人君是仁愛的，希望幫助他制止國家的禍亂。倘若不是非常無道的時代，上天都希望幫助并保全君主，事情都在於自己奮發努力罷了。努力學習并詢問，那麼見聞就會廣博而智慧也會更加賢明；努力行道，那麼德政就會一天天興起而取得大的功績，這些都是可以很快做到且立刻就會見效的事呀！」

【原文】夫人君莫不欲安存^①。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②者非其道也。夫周道^③衰於幽厲^④。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⑤。思昔先王之德。周道粲然復興^⑥。此夙夜不懈^⑦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⑧。故治亂廢興^⑨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也。

【注釋】①安存：安定生存。②由：奉行，遵從。③周道：周代治國之道。④幽厲：周代昏亂之君幽王與厲王的并稱。⑤宣王：即周宣王，姬姓，名靜（一作靖），周厲王之子，西周朝第十一位王，在位四十六年。宣王即位後，任用召穆公、周定公、尹吉甫等大臣，整頓朝政，使已衰落的周朝一時復興，史稱「宣王中興」。⑥復興：衰落後再興盛，此指「宣王中興」。⑦夙夜不懈：亦作「夙夜匪

懈」，形容日夜辛勞，勤奮不懈。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出自《論語·衛靈公》。朱熹《論語集注》：「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意謂道是人人具有的本性，人能感通并將其弘揚開來；而道不能自說，不能用來擴大於人。⑨廢興：盛衰，興亡。

【譯文】「君主没有不希望自己的國家安定存續而厭惡滅亡的，可是政治混亂、國家危急的情況却很多，這是因爲所任用的人不得當，且所奉行的也不是正確的治國之道。周代的治國之道衰敗於厲王、幽王之時，不是治國之道滅亡了，而是幽王、厲王不再遵從了。到了周宣王時，追思昔日先王的德行，周朝的治國之道又明顯地再度興盛，這是由於他日夜辛勞，勤奮不懈地實行善政所達到的。孔子說：『人能光大道義，不是道義去光大人』。所以國家的安定與動亂，興盛與衰亡，都決定於君主自己，而并非天命不可挽回。」

【原文】及至後世淫泆①衰微。諸侯背叛。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②。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③蓄於上。上下不和。陰陽繆戾④。而妖孽⑤生矣。此灾异所緣⑥而起也。故堯。舜行德⑦則民仁壽⑧。桀。紂行暴則民鄙夭⑨。夫上之化

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⑩。唯^⑪甄者^⑫之所爲（陶人作瓦器謂之甄）猶金之在鎔^⑬。唯冶者^⑭之所鑄。綏之斯徠^⑮。動之斯和^⑯。此之謂也。

【注釋】①淫佚：亦作「淫佚」，恣縱逸樂。②不中：不適合，不適當。③怨惡：怨恨，憎惡。④繆戾：亦作「繆盪」，錯亂，違背。⑤妖孽：指物類反常的現象，古人以爲是不祥之兆。⑥緣：憑藉，依據。⑦行德：實行德政。⑧仁壽：謂有仁德而長壽。⑨鄙夭：謂性情貪鄙，壽命不長。⑩鈞：製陶器所用的轉輪。⑪唯：聽憑，任隨。⑫甄者：甄工（製陶工人）。顏師古注：「甄，作瓦之人也。」⑬鎔：熔鑄金屬的模具。顏師古注：「鎔，謂鑄器之模範也。」⑭冶者：鑄造金屬器物的工人。⑮綏之斯徠，動之斯和：徠，通「來」。出自《論語·子張》。顏師古注：「論語載子貢對陳子禽之言也。綏，安也。言治國家者，安之則競來，動之則和悅耳。」

【譯文】「等到了後世，君王恣意逸樂，王道衰敗，諸侯背叛，廢棄道德教化而任用刑罰。刑罰使用得不恰當，就會產生邪氣；邪氣聚集於下，怨恨憎惡蓄積於上；上下不和，陰陽錯亂，那麼異常的現象就會產生了。這就是灾异所依據而產生的原因。所以唐堯、虞舜施行德政，人民就仁德而長壽；夏桀、商紂施行暴政，人民就貪婪卑鄙而短命。在上位的君主教化下面的臣民，下面的臣民服從君主，猶如泥土放在製陶器的轉輪

上，聽憑製陶工人加工；又如同金屬在模具裏，任隨鑄造工人鑄造。『以仁政安民，則遠方之人就會前來歸附；用教化感動人們，則百姓就會和睦喜悅。』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原文】天道①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②。而以生育養長③爲事。陰常居大冬④。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⑤於上而主歲功⑥。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⑦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⑧。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無任字）。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任德教之官。而獨用執法之吏治民。無乃⑨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⑩。虐政⑪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注釋】①天道：指自然界變化規律。②大夏：指夏季。③養長：長養，使生長壯盛。④大冬：隆冬。⑤布施：猶普施。謂普遍施予。⑥歲功：一年農事的收穫。⑦時出：時常出現。⑧從事：行事；辦事。⑨無乃：相當於「莫非」「恐怕是」，表示委婉測度的語氣。⑩不教而誅謂之虐：出自《論語·堯曰》，原文作「不教而殺，謂之虐。」意謂爲政不先教民，而人民犯罪就將其殺死，這叫做

虐。虐，殘暴，凶殘。⑪虐政：殘暴的政策法令。

【譯文】「天道主要講的是陰陽。陽代表德，陰代表刑，刑主殺，德主生。因此陽常常處於盛夏，以生育長養為職事；陰常常處於隆冬，積聚在空虛不用的地方。從這裏就可看出上天是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罰的。上天使陽氣上升，在上普遍施予萬物，主管一年的農業收成；讓陰氣隱藏於地下而時常出來輔助陽氣。陽氣如果得不到陰的輔助，也不能單獨成就豐年。王者順承上天的意旨來行事，所以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罰。刑罰不能單獨用來治理天下，猶如不能祇靠陰氣而成就豐年一樣。治國理政而任用刑罰，這是不順從天意，因此先王沒有願意這樣做的。現在廢黜了先王負責德教的官員，而祇任用執法的官吏來治理人民，恐怕這是任用刑罰來治國的意思吧！孔子說：『不先對人民進行教化，而人們犯了罪就將其誅殺，這叫做暴虐。』使用暴虐的政令對待下民，却想使德教普及天下，所以很難成功。」

【原文】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①。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②於正。而無有邪氣奸③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④。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⑤。四海之內。聞

盛德而皆俸臣^⑥。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⑦至。而王道終矣。

孔子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⑧。自悲能致^⑨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⑩莫至者。何也。凡民之從^⑪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⑫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皆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⑬以教於國^⑭。設庠序^⑮以化於邑。漸^⑯民以仁。摩^⑰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注釋】①四方：天下，各處。②壹：統一，一致。③奸：干犯，擾亂。④殖：孳生，繁殖。⑤被

潤澤而大豐美：被，蒙受，遭受。潤澤，恩澤。豐美，形容事物的豐富美好。⑥徠臣：前來臣服。

⑦畢：統統，全部。⑧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語出《論語·子罕》。孔安國注：「有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鳳鳥，即鳳凰，傳說中的瑞鳥。河圖，伏羲時有龍馬出於黃河，馬背有旋毛如星點，稱作龍圖，伏羲取法以畫八卦生著法。已矣，完了，逝去。⑨致：招引，招致。⑩美祥：吉兆。⑪從：追逐。⑫隄防：指管束，防備。⑬大學：即太學，我國古代設於京城的最高學府。西周已有太學之名。漢武帝元朔五年（公元

前一二四年）立五經博士。弟子五十人，為西漢置太學之始。東漢太學大為發展，質帝時，太學生達三萬人。魏晉到明清，或設太學，或設國子學（國子監），或兩者同時設立，名稱不一，制度亦有變化，但均為傳授儒家經典的最高學府。^⑭國：國都。^⑮庠序：古代的地方學校。後亦泛稱學校。顏師古注「庠序，教學之處也，所以養老而行禮焉。《禮記·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也。」^⑯漸：滋潤；潤澤。顏師古注：「漸謂浸潤之。」^⑰摩：砥礪（勉勵）。顏師古注：「摩謂砥礪之也。」

【譯文】「所以作為君主，要先端正自己的思想纔能整肅朝廷，整肅朝廷纔能整肅百官，整肅百官纔能整肅萬民，整肅了萬民纔能匡正天下。天下萬民匡正了，那麼遠近之人就沒有不統一於正道的，從而也就沒有邪氣擾亂於天地之間了。因此陰陽協調，就會風雨及時，萬物和諧相處，人民繁衍生息。天地之間的事物蒙受恩澤而顯得十分豐富美好，四海之內的人民聽聞天子高尚的德行都來臣服，一切能帶來福運的東西，可以獲得的祥瑞，無不到來。於是王道也就完成了。」

孔子說：『鳳鳥不出現，黃河中也沒有龍馬現圖，我恐怕要完了。』他悲傷自己的德行本可以招來這些祥瑞，却因地位卑賤而不能招來。如今，陛下處於可以招致祥瑞的地位，掌握著可以招致祥瑞的權勢，又擁有能够招致祥瑞的資質，可是天地却没有

感應，吉祥的徵兆也沒有到來，這是爲什麼呢？大凡百姓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不用教化來約束，就不能阻止。因此，教化建立而奸詐邪惡之事就會停止，是因為防備完善；教化荒廢而奸詐邪惡之事就會出現，用刑罰也不能制止，這是因為堤防壞了。古代的君王，沒有不把教化當作治國要務的。設立太學在國都推行教化，建立庠序（地方學校）在城邑鄉鎮開展教化；用仁愛來惠及人民，用道義來勉勵人民，用禮儀來節制人民。所以，刑罰雖然很輕，但卻沒有人違犯禁令，這是因為教化施行而習俗美好的緣故。」

「原文」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①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②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猶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弃捐禮誼^③。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專爲自恣苟簡^④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⑤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⑥亂。大敗^⑦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⑧。至今未滅。

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⑨矣。雖欲善治^⑩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⑪。以薪^⑫救火。愈甚。無益也。竊譬之琴瑟。琴瑟不調^⑬。甚者必解而更張之^⑭。乃可鼓^⑮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⑯之。乃

可理^{①⑦}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臨川而羨魚。不如退而結網^{①⑧}。今臨政而願治^{①⑨}。七十餘歲^{②⑩}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夫仁誼^{②①}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②②}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祐舊作祐。改之）而享鬼之靈。德施乎方外。延及群生也。

【注釋】

①掃除：廓清，蕩滌。②循：遵守，遵從，遵循。③弃捐禮誼：弃捐，拋棄。禮誼，禮

義。禮法道義。④自恣苟簡：自恣，放縱自己，不受約束。苟簡，草率而簡略。⑤立為天子十四歲：

周壽昌曰：「《史記》：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其二十六年始并天下，號『始皇』。計為天子止十歲，此蓋合二世四年言之也。」⑥濟：救助。⑦敗：危害。⑧遺毒餘烈：遺毒，喻指過去遺留下來的

有害的思想、風氣等。餘烈，猶餘威。⑨朽木糞牆：亦作「朽木糞土」，語出《論語·公冶長》：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後以此比喻不堪造就

的人或不可救治的事。⑩善治：好好治理。⑪以湯止沸：比喻處理方法不對，不但不能制止，反而助

長已成的氣勢。湯，沸水，熱水。⑫薪：柴火。⑬琴瑟不調：謂琴瑟合奏時，聲音不和諧。琴，樂器

名，指古琴，傳為神農創制。瑟，撥弦樂器，春秋時已流行，常與古琴或笙合奏。不調，特指音調不

和諧。^⑭解而更張之：解，解開。更張，重新張設。^⑮鼓：敲擊或彈奏（樂器）。^⑯更化：改制，改革。^⑰理：謂治理得好，秩序安定。與「亂」相對。^⑱臨川而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意謂站在水邊想得到魚，不如回家去結網。比喻祇有願望而沒有措施，對事情毫無好處。臨川，面對川流。羨，因喜愛而希望得到。結網，織網。^⑲願治：謂希望得到大治。^⑳七十餘歲：指自漢初到董仲舒對策之時。^㉑誼：同「義」。^㉒修飾：《漢書·董仲舒傳》原文作「修飭」。下亦同。

【譯文】「聖明的君主繼承於亂世之後，要把亂世遺留的痕迹全部除去，重新恢復教化並使其振興。教化既已昭明，良好的風氣也已形成，後世子孫遵循照做，奉行了五、六百年仍沒有衰敗。到了周朝末期，君主大行無道之事，以致喪失了天下。秦朝繼周之後，仍然未能改變這種形勢，反而更加無道，嚴禁文章經籍，拋棄禮法道義，其用心是想完全毀滅先王之道，而專門實施能放縱自己、草率而簡略的統治辦法，所以做天子僅十四年，國家就滅亡了。自古以來，還未曾有過像秦朝那樣以亂救亂、嚴重危害天下百姓的朝代。秦朝遺留下來的不良風氣和惡劣影響，直到今天還未滅除。」

現在漢朝繼承於秦朝之後，天下的情況就像腐朽的木頭和糞土築起的牆，即使想好好地治理它，却也是無可奈何。法令一出而奸邪之事隨即產生，命令一下而詭詐之行跟著興起，正如用沸水去止息沸水，用柴火來救火，祇會加重這種形勢而無所裨益。臣私

下用琴瑟來做比喻，琴瑟合奏時，聲音沒有調整得和諧，嚴重地話，就必須解開琴弦重新張設，然後纔能彈奏；治理國家而不順利，嚴重地話，就必須有所變更而改革政策，然後纔能治理得好。應當重新張設琴弦而不更張，即使有好的樂工，也不能把琴瑟調理好；應當改革而不改革，即使有非常賢能的人，也不能夠把國家治理好。所以漢朝自取得天下以來，常常希望好好地治理，而至今仍不能治理好的原因，就是失誤在應當改革却没有改革上。古人有句話說：『站在河邊想得到魚，不如回家去織網。』現在從漢朝建立政權并希望實現天下大治，到現在已有七十多年了，不如退回來進行改革。進行改革就可以好好治理國家，國家治理好了，災害就會日益消除，福祿就會日益到來。仁、義、禮、智、信，是五種恒常不變之道，是帝王所應當進行整治的。這五個方面能得到整治，就可以受到上天的福佑，使鬼神來享受其祭祀，恩德普及於邊遠地區，擴展到萬物生靈了。」

【原文】天子覽其對而异焉。制曰。蓋聞虞舜之時。垂拱^①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②。而宇內^③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④與。何逸勞^⑤之殊也。殷人執五刑^⑥以督^⑦奸。傷肌膚以懲惡^⑧。成。康不式^⑨四十餘年。天下不犯^⑩。圜圖^⑪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朕夙寤晨興^⑫。惟前帝王之憲^⑬。功烈

休德^⑭。未始^⑮云獲。今陰陽錯謬^⑯。群生寡遂^⑰。廉耻貿亂^⑱。賢不肖渾殽^⑲。未得其真。明其指略^⑳。稱朕意焉。

【注釋】①垂拱：垂衣拱手。謂不親理事務。多用以稱頌帝王無爲而治。②日昃不暇食：太陽已偏西還顧不上吃飯。形容勤於政事。日昃，太陽偏西，約下午二時左右。不暇，沒有時間，來不及。③宇內：國家，天下。④同條共貫：事理相通，脈絡連貫。⑤逸勞：安逸與勞苦。⑥五刑：五種輕重不同的刑法。秦以前爲：墨、劓、剕（刖）、宮、大辟（殺）。⑦督：責罰。顏師古注：「督，視責也。」⑧懲惡：懲治作惡的人。⑨成、康不式：成康，指西周初年成王和康王。式，用，施行。顏師古注：「式，用也。成康之時刑措不用。」⑩不犯：不犯法。⑪圜圜：監獄。⑫夙寤晨興：謂早晨覺起。顏師古注：「夙，早也。寤，寐之覺也。興，起也。」⑬憲：法令，法度。顏師古注：「憲，法也。」⑭功烈休德：功烈，亦作「功列」。功勳業績。休德，美德。⑮未始：未曾，從未。⑯錯謬：錯亂，錯誤。⑰遂：完成，成就。顏師古注：「遂，成也。」⑱貿亂：混亂。⑲渾殽：同「渾淆」，混淆，混雜。⑳指略：猶要旨。

【譯文】天子看了董仲舒的對策，感到與衆不同，於是策問說：「聽說虞舜的時候，祇是垂衣拱手，好像無所作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則忙碌到以至於太陽偏西還顧不上

吃飯，而國家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理。帝王的治國之道，難道不是事理相通，脈絡連貫的嗎？爲什麼安逸和勞苦的差別竟是這樣懸殊？殷人施行『五刑』來責罰奸邪，用毀傷身體的辦法來懲戒惡人。周朝成王、康王之時不使用刑法有四十多年，天下沒有人犯法，監獄裏空無一人；秦朝使用刑法，而被處死的人很多，受刑之人接連不斷。朕每天早早起來，便思考以前帝王的法令（想盡了一切辦法），但在功業美德上，還是沒有多大收穫。現在陰陽錯亂，許多生物得不到生長，廉耻混亂，賢才與不成材的人混雜在一起，不能得知真實的情況。希望各位能闡明你們的要旨，以滿足朕的心願。」

【原文】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①。以天下爲憂。而未聞以位爲樂也。故誅逐^②亂臣。務求賢聖。是以教化大行。天下和洽^③。虞舜因堯之輔佐^④。繼其統業^⑤。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善矣^⑥。此之謂也。至殷紂逆天暴物^⑦。殺戮賢智。天下耗亂^⑧。萬民不安。文王順天理物^⑨。悼痛^⑩而欲安之。是以日昃不暇食也。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⑪同然而勞逸異。所遇之時異也。

【注釋】①受命：受天之命。受命於天以統治天下。②誅逐：誅戮、貶斥。③和洽：安定融洽，和睦。④虞舜因堯之輔佐：虞舜，上古五帝之一。姓姚，名重華，因其先國於虞，故稱虞舜。爲古代傳

說中的聖君。因，依托，憑藉。輔佐，幫助皇帝治理國家的人。⑤統業：指帝王之業。⑥韶盡善矣：語出《論語·八佾》，原文作「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韶，舜帝之樂。盡善，十分完善。意謂孔子說，韶樂盡美，而又盡善。舜受禪於堯而得天下，其樂和平，故盡美盡善。⑦逆天暴物：違反天意，殘害萬物。⑧耗亂：混亂。⑨順天理物：順天，遵循天道，順從天的意旨。理物，猶治民。⑩悼痛：悲傷痛心。⑪條貫：條理，系統。

【譯文】董仲舒對答說：「臣聽說唐堯受天之命，以天下為憂，而沒有聽說他以居於帝位為樂。於是誅戮、貶斥亂國之臣，致力於尋求賢達聖哲之人，因此教化盛行，天下和睦融洽。虞舜依靠堯的輔佐之臣，繼承堯的帝王之業，所以垂衣拱手好像無所作為就使天下得到治理。孔子說：『韶樂真是十分完善呀。』說的就是這個意思。至於殷紂王，違反天意，殘害萬物，殺害賢人智士，天下混亂，人民不得安寧。周文王順應天意治理人民，他為百姓感到悲傷痛心，希望能使他們安寧，因此忙到太陽偏西了還沒有時間吃飯。由此看來，帝王治國之道的條理是相同的，然而却有勞苦與安逸的差異，那是因為所遭遇的時代不相同。」

【原文】陛下愍世俗之靡薄①。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②之士。論議考問③。

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④之任。非臣仲舒所及也。然而臣竊有所怪。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不令而行^⑤。不禁而止。吏無奸邪。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以古準^⑥今。壹何^⑦不相逮^⑧之遠也。安所^⑨繆戾而陵夷若是。意者^⑩。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⑪於天之理與。

【注釋】①靡薄：謂人心不古，風俗澆薄。顏師古注：「靡，散也；薄，輕也。」②賢良方正：漢代選拔統治人才的科目之一，始於漢文帝，被舉者對政治得失應直言極諫，如表現特別優秀，則授予官職。武帝時復詔舉賢良或賢良文學，名稱時有不同，性質無異。歷代往往視作非常設之制科。③考問：考查詢問。④三公九卿：三公，古代中央三種最高官銜的合稱。西漢以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馬）、御史大夫（大司空）為三公。九卿，古代中央政府的九個高級官職。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司農、少府為九寺大卿（即九卿）。⑤不令而行：語出《論語·子路》。意謂不用命令，人民自然會照樣去做。⑥準：衡量，比較。⑦壹何：何其，多麼。⑧逮：及，及至。⑨安所：何處。⑩意者：表示選擇，是……還是……。⑪詭：違背，相反。

【譯文】「陛下憐憫社會風氣的浮薄，哀傷王道不能昭明，所以選舉賢良方正之士，考

察策問并讓他們發表意見，打算興起仁義的美德，闡明帝王的法令制度，建立使國家太平的治國之道。這是輔佐大臣們的職事，三公九卿的責任，不是臣董仲舒所能知道的。然而臣私下有不解之處。古代的天下也是今日的天下，都是同一個天下，而古代聖君能使天下大治，上下和睦，不用命令人民也會行動，不用禁令也能制止，官吏中没有奸邪之人，監獄裏空無囚犯；德行潤及草木，恩澤廣被四海。以古時候的情況來衡量現代，相差得有多麼遠啊！是什麼地方出現錯亂，以致道德風氣衰敗成這樣呢？是比之古時候的治國之道有所差失嗎？還是與天理有所違背呢？」

【原文】夫天亦有所分與。與上齒者去其角^①。傳其翼者兩其足^②。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與祿^③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④。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⑤苦不足也。身寵而載^⑥高位。家溫^⑦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⑧。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⑨之哉。是故博其產業^⑩。蓄其積委^⑪。務此而無已^⑫。以迫蹴^⑬民。民寢以大窮^⑭。富者奢侈羨溢^⑮。貧者窮急^⑯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⑰。此刑罰之所以繁而奸邪不可勝者也。

【注釋】①與上齒者去其角：顏師古注：「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上齒，長在口腔前部的牙齒，即門齒、犬齒。②傳其翼者兩其足：顏師古注：「傳讀曰附。附，箸也。言鳥不四足。」傳，意謂附著。翼，鳥類或昆蟲的翅膀。③與祿：給予俸祿。④末：古代指工商業。與爲「本」的農業相對。顏師古注：「末謂工商之業也。」⑤囂囂：怨愁，怨恨。顏師古注：「囂，讀與『噉』同，音教。噉噉，衆怨愁聲也。」⑥載：任，擔負。⑦溫：豐足，富裕。⑧資力：物力、財力或人力。⑨如：及，比得上。⑩博其產業：博，擴大，擴充。產業，指私人財產，如田地、房屋、作坊等等。⑪積委：指積貯的財物。⑫無已：無止境，無了時。⑬迫蹴：蹴，又作「蹙」，逼迫，壓迫。⑭浸以大窮：浸，副詞，逐漸。大窮，十分困窘。⑮羨溢：富裕，豐足。⑯窮急：窮困急迫。⑰避罪：避免獲罪，懼怕獲罪。

【譯文】「上天對待萬物也是有所分別的，給予利齒的動物就去掉其抵角，賜予翅膀的鳥類就祇給它兩隻腳，這樣接受了大的好處就不能再擁有小的利益。古代凡被給予俸祿的人，就不靠體力勞動謀生，也不從事於工商業，這也是接受了大的好處就不得再謀求小利。已經接受了大的好處，又要謀取小利，上天都不能使其滿足，何況是人呢！這就是人民之所以怨聲載道、愁苦衣食不足的原因。（那些達官顯貴）身受寵愛而居於顯赫的職位，家中富足而享受優厚的俸祿，於是憑藉富有的資產，在下面和百姓爭利。老百姓

姓怎麼能和他們相比呢？因此他們便擴大其產業，積蓄他們的財物，致力於這些事情而無了時；以此壓迫百姓，人民漸漸變得十分窮困。富有的人奢侈富裕，貧窮的人窮困急迫、愁苦不堪，而在上位者不去救助，那麼人民就會感覺到活著沒有樂趣。人民如果不樂意活著，那就連死都不會躲避，又怎能懼怕犯罪呢？這就是刑罰繁多但奸邪仍然制止不了的緣故。」

「原文」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①而民可家足也。此上天之理。而太古^②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怒而出其婦。愠而拔其葵^③。曰。吾已食祿矣。又奪園夫工女利乎^④。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⑤者皆如是。故下高^⑥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⑦。故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⑧。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⑨。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皇皇^⑩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⑪。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⑫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人下有之字）行者。其患禍必至也。

【注釋】①均布：普遍分布。②太古：遠古，上古。③公儀子怒而出其婦，愠而拔其葵：公儀子，即公儀休，春秋時期魯國人，曾任博士，因才學優異任魯國卿相。他遵奉法度，按原則行事，絲毫不改變規制。爲政廉潔，雖嗜魚而不受人魚，因此被後世所稱贊。出，遺棄，休棄。婦，妻也。愠，惱怒，怨恨。葵，蔬菜名，我國古代重要蔬菜之一，可腌製，稱葵菹。《史記·循吏傳》：（公儀休）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弃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仇其貨乎？」④吾已食祿矣，又奪園夫工女利乎：食祿，享受俸祿。園夫，園丁。工女，古代指從事蠶桑、紡織、縫紉等工作的女子。⑤列位：爵位。⑥高：尊崇，推崇。⑦貪鄙：貪婪卑鄙。⑧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語出《詩經·小雅·節南山》。意謂大名鼎鼎的周太師尹氏，人民都在注視著你。赫赫，顯赫盛大貌，顯著貌。師尹，指周太師尹氏。瞻，看，望。⑨視效：仿效，效法。⑩皇皇：顏師古注：「皇皇，急速之貌也。」⑪負且乘，致寇至：語出《易·解卦·爻辭》：「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孔穎達疏：「乘者，君子之器也。負者，小人之事也。施之於人，即在車騎之上而負於物也，故寇盜知其非己所有，於是競欲奪之。」意謂卑賤者背著財物，又坐上大馬車顯耀，就會招致強盜來搶。後以「負乘致寇」謂居非其位，才不稱職，就會招致禍患。⑫小人：平民百姓。

【譯文】「所以享受俸祿的人家，以俸祿爲生就行了，不應當再與人民爭奪產業，然

後利益就可以普遍分布，而百姓也可滿足家用了。這是上天的公理，也是遠古的治國之道，天子應該效法作為制度，大夫也應當遵循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所以春秋時公儀子（因其妻在家中織布）發怒趕走了他的妻子，氣憤地拔掉自家所種的葵菜，說：『我已經享有俸祿了，還要奪取種菜園丁和織布女工的利益嗎？』古時候賢人君子在位的都是這樣，所以下面的人都尊崇他們的德行，服從他們的教化，人民被他們的廉潔所感化，而不貪婪卑鄙。所以《詩經》說：『赫赫有名的尹太師啊，人民都在瞻望著您』。由此看來，天子、大夫，是百姓所效法的榜樣，怎能處在賢人之位却做出平民的行為呢？急切地謀取財利，經常擔心財用缺乏，這是平民的想法；急切地尋求仁義，經常擔心不能教化百姓，這是大夫的思想。《易經》上說：『卑賤者背著財物，又坐上馬車顯耀，就會招致強盜。』乘車，是君子的位置；背負肩挑，是平民百姓的事情。這就是說，身處君子之位而又去做平民之事的人，他的禍患必定會到來。」

群書治要卷十八

漢書（六）

【題解】本卷節選自《漢書》「傳」的部分（《漢書卷五十七到卷六十五》），所選人物皆是漢武帝時期的重臣，依次是：司馬相如、公孫弘、卜式、嚴助、劉安、吾丘壽王、主父偃、徐樂、嚴安、賈捐之、東方朔。其中，司馬相如見漢武帝喜好馳逐野獸，於是上疏勸諫，認為皇上居於尊位，不應該輕忽細小的危險，應該「遠見於未萌，避危於無形」，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被武帝採納。公孫弘六十歲時，在漢武帝即位之初，以「賢良」身份入朝對策，回答漢武帝關於太平治世的命題，認為要使得國家安定和諧，必須遵循「八本」和「四德」，實行舉賢任能、賞罰并重的措施。卜式以種田畜牧為業，他捐出一半家財支持國家抵禦外患，並且不願意做官，寧願在上林苑牧羊，受到武帝的贊賞。閩越舉兵圍東甌，太尉田蚡主張不去救援，而嚴助力持異議，武帝派嚴助渡海前往救助，最終使形勢轉危為安。淮南王劉安上書勸勿伐南越，結果閩越王兄弟余善殺死閩越王來投降，於是漢軍罷兵，受到武帝嘉許。吾丘壽王上書反對丞相公孫弘的「禁民無得挾弓弩」的觀點，認為「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盜賊多，其

責任在於郡國教化不行，從中可見古人重教化而輕刑罰的思想。主父偃向武帝上書，所言九事，有一件是勸止征伐匈奴，結果被武帝召見，封郎中；又上疏勸武帝頒發推恩令以削弱諸侯，被采納。徐樂具有洞察歷史、善觀時勢的憂患意識，他上書提醒武帝，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而要消除土崩之勢，必須安定百姓，百姓各安其位，則天下必安定太平，即便有風吹草動也會無堅不摧，因為國家的根本扎牢固了。嚴安上書陳述長期用兵的危害，被武帝采納。賈誼的曾孫賈捐之上疏認為應立即放棄討伐珠崖，以專心致力於體恤關東受災之地，得到丞相于定國的認同，被武帝采納。東方朔諫武帝止修上林苑，雖未被采納，但受到賞賜；又諫武帝勿尚奢侈；又制《非有先生論》，來表達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帝一朝多戰事，魏徵等在本卷中所列諫臣，勸戰之論頗多，從中可見古人崇尚和平、止戰仁愛的思想，蓋不戰不足以樹國威，而多戰必勞民害國，不可不深察。

傳

【原文】司馬相如^①字長卿。蜀郡^②人也。爲郎^③。嘗從上至長楊獵^④。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⑤。馳逐野獸。相如因上疏^⑥諫。其辭^⑦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⑧者。故力稱烏獲^⑨。捷言慶忌^⑩。勇期賁育^⑪。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⑫。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⑬。射猛獸。猝然遇逸材之獸^⑭。駭不存之地^⑮。犯屬車之清塵^⑯。輿不及還轅^⑰。人不暇施巧^⑱。雖有烏獲。逢蒙之伎^⑲。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⑳。盡爲難^㉑矣。是胡越起於轂下^㉒。而羌夷接軫^㉓也。豈不殆^㉔哉。雖萬全^㉕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㉖。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櫪^㉗之變。況乎涉豐草^㉘。騁丘墟^㉙。前有利獸之樂^㉚。而內無存變^㉛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㉜。臣竊爲陛下不取^㉝。蓋明者遠見於未萌^㉞。知者避危於無形^㉟。禍固多臧於隱微^㊱。而發於人之所忽^㊲者也。故鄙諺^㊳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㊴。此言雖小。可以諭^㊵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㊶。上善^㊷之。

【注釋】①司馬相如：生於公元前一七九年，卒於公元前一一八年，我國西漢辭賦家，字長卿。蜀

郡（今四川成都）人。景帝時任武騎常侍。因景帝不好辭賦，他稱病免官，來到梁國，與梁孝王的文學侍從枚乘、鄒陽等同游，作《子虛賦》。漢武帝即位後見到《子虛賦》，深為贊賞，司馬相如被召見又為武帝作《上林賦》，武帝遂拜司馬相如為中郎將。後奉命出使西南，對漢與西南邊疆地區民族之間的融合起了積極作用。②蜀郡：秦滅古蜀國，始置蜀郡。漢仍其舊，轄境包有今四川省中大部分，治所在成都。③郎：官名，戰國時已有，秦漢時沿置，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等，員額無定。均屬於郎中令（後改為光祿勳）。其職責原為護衛陪從，隨時建議、備顧問及差遣。④嘗從上至長楊獵：上，皇帝，此指漢武帝。長楊，長楊宮的省稱，秦漢宮名，故址在今陝西省周至縣東南。獵，打獵。⑤豕：猪。⑥上疏：臣下向皇帝進呈奏章。⑦辭：言詞。⑧殊能：不同的才能。⑨故力稱烏獲：力，力量，力氣。稱，稱道，稱揚。烏獲，戰國時秦之力士。一說可能為更古之力士，後為力士的泛稱。⑩捷言慶忌：捷，敏捷。慶忌，春秋時期吳王僚的兒子，自幼習武，力量過人，敏捷無畏。⑪勇期賁育：期，必，必定。賁，音奔，指孟賁，戰國時勇士。孫奭疏引《帝王世說》：「孟賁生拔牛角，是謂之勇士也。」育，夏育，周時著名勇士，衛人，傳說能力舉千鈞。裴駰集解引《漢書音義》：「或云夏育，衛人，力舉千鈞。」⑫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竊，私下，私自，謙詞。誠，確實。之，代詞，指上文提到的情形。⑬陵阻險：陵，登上。阻險，亦作「阻嶮」。險阻。⑭猝然遇逸材之獸：猝然，突然，出乎意外，一本作「卒然」。逸材，謂獸畜健壯有力。⑮駭不存之地：駭，馬受驚。不存，謂危險。顏師古注：「不存，不可得安存也。」⑯犯屬車之清塵：犯，侵犯。屬車，

帝王出行時的侍從車。清塵，應劭曰：「塵謂行而起塵也。言清者，尊貴之意也。」^{①⑦}輿不及還轅：輿，車。不及，趕不上，來不及。還轅，猶回車。^{①⑧}人不暇施巧：不暇，沒有時間；來不及。施巧，施展巧技。^{①⑨}逢蒙之伎：逢蒙，古之善射者，相傳學射於后羿，盡羿之道。思天下唯羿勝己，於是殺羿。參閱《孟子·離婁下》。伎，才智，才能。^{②⑦}朽株：腐朽的樹樁。^{②①}難：危難，禍患。^{②②}是胡越起於轂下：胡越，胡與越，亦泛指北方和南方的各民族。轂下，輦轂之下，舊指京城。^{②③}接軫：喻接近，靠近。^{②④}殆：危亡，危險。^{②⑤}萬全：萬無一失，絕對安全。^{②⑥}且夫清道而後行：且夫，猶況且，承接上文，表示更進一層的語氣。清道，清理道路。^{②⑦}銜轂：馬嚼子。轂，音決。^{②⑧}涉豐草：涉，經歷，經過。泛指渡水。豐草，茂密的草。^{②⑨}丘墟：山陵之地。《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作「丘墳」。^{③⑦}前有利獸之樂：前，前面。利，勝；勝過。樂，快樂，歡樂。^{③①}存變：存，留意。變，事變。^{③②}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輕，輕視。萬乘，指帝王，帝位。重，尊貴，重要。出，出行。萬有一危，此處指萬一會出現危險情況。塗，道路。中華書局本《漢書》的斷句爲：「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意爲：看輕帝王的尊位不以平安爲樂事，而以行進在萬一有危險的道路上爲歡樂。」^{③③}不取：不贊成，不采取。^{③④}蓋明者遠見於未萌：明者，明智的人。遠見，見識深遠。未萌，指事情發生以前。^{③⑤}無形：不露形迹，未露形迹。^{③⑥}禍固多藏於隱微：固，副詞，本來。藏，藏的古字，隱藏，潛匿。隱微，隱約細微。^{③⑦}忽：忽略。^{③⑧}鄙諺：俗語。^{③⑨}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家累，家中的財產。千金，極言錢財多。垂堂，靠近堂屋檐下，因檐瓦墜落可能

傷人，故以喻危險的境地。《漢書·爰盎傳》：「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顏師古注：「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墮也。」^{④〇}論：表明，顯示。^{④①}幸察：敬辭，猶言明察。^{④②}善：贊美，褒揚。

【譯文】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人。任郎官時，曾跟隨武帝到長楊宮去打獵。這時天子正愛好親自去擊殺熊、野猪，騎馬追逐野獸。相如因此上疏勸諫，奏疏中寫道：「我聽說萬物中有同屬一類而能力却不一樣的。所以論力氣人們稱說烏獲，講敏捷人們總說慶忌，談到勇猛應數孟賁、夏育。我很愚鈍，私下認為人確實有這樣的情形，獸類也應該是如此。如今陛下喜歡涉足險要的地方，射擊猛獸，若突然遇上特別厲害的野獸，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使馬受驚，衝犯了皇上出行的侍從車，而車又來不及掉轉車轅，人來不及施展本領，即使有烏獲、逢蒙那樣的技藝，力氣却不能施展，（旁邊的）枯木朽株也都會成為禍患呀！這如同匈奴、南越之兵在京城起事，而羌人、夷族接踵而至，豈不是很危險嗎？即使絕對安全而沒有禍患，這本來也不是天子所宜靠近的地方。況且，即便是清道戒嚴之後纔出行，在路中心奔馳，還時常有駕馭馬的轡子脫出的變故；更何況從茂密的草叢中經過，在大大小小的山陵上馳騁，眼前有獲得野獸的樂趣，而內心沒有留意外變化的思想準備，在這種情況下很容易造成危害呀！輕忽帝王的尊貴，不以平安為樂事，而以行進在萬一有危險的道路上為歡樂，臣自認為陛下不應該這樣

做。因為英明的人在事故尚未萌發之前就能洞察；睿智的人在危害尚未顯露之時就能躲避。災禍本來就多藏於隱蔽、細微之處，而發生於人所忽視的時候。所以俗諺說：『家中積蓄千金者，不敢坐在屋簷底下（以防屋瓦落下砸傷）』。這話說的雖是小事，却可以用來說明大道理。我希望陛下能够留意并審察這些俗語。」武帝認為司馬相如講得很好。

【原文】公孫弘^①。菑川^②人也。家貧。牧豕海上^③。年四十。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對策焉^④。武帝制^⑤曰。蓋聞上古至治^⑥。畫衣冠^⑦。異章服^⑧。而民不犯^⑨。陰陽和^⑩。五穀登^⑪。六畜蕃^⑫。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⑬。朱草^⑭生。山不童^⑮。童。無草木也。澤不涸^⑯。麟鳳在郊藪^⑰。龜龍^⑱游於沼。河洛出圖書^⑲。父不喪^⑳子。兄不哭^㉑弟。舟車所至。人迹^㉒所及。跂行喙息^㉓。咸得其宜。朕甚嘉^㉔之。今何道而臻乎^㉕。此天人之道。何所本始^㉖。吉凶之效^㉗。安所期焉^㉘。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㉙。屬統垂業^㉚。天文。地理。人事之紀^㉛。子大夫習^㉜焉。其悉意正議^㉝。

【注釋】①公孫弘：生於公元前二〇〇年，卒於公元前一二一年，西漢武帝時丞相。淄川薛（今山東滕州南）人，出身貧寒。早年為獄吏，有罪免職，以牧豕為生，四十餘歲始學《春秋》雜說。漢

武帝徵召賢良文學，公孫弘被淄川國推舉，以賢良徵為博士。後因使匈奴忤旨，稱病免歸。元光五年（公元前一二〇年）再度應徵賢良文學，因對策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元朔三年（公元前一二六年）遷御史大夫，五年為丞相。漢初常以功臣列侯或其後嗣充任丞相，公孫弘是第一個以布衣擢居相位的人。為此，武帝特地下詔封其為平津侯，丞相封侯遂成定例。公孫弘生活節儉，雖位居三公，俸祿豐厚，蓋的依然是布被，吃的也是普通飯菜，俸祿都用來供養故人賓客。淮南王、衡山王謀反後，公孫弘自以奉職不稱，上書歸侯辭職，武帝不許。②菑川：西漢初年，漢文帝分齊而置，都在劇城。約今天山東壽光市南。③牧豕海上：牧，放牧；飼養。豕，猪。海上，海邊。④以賢良對策焉：賢良，即賢良文學。或稱賢良方正。漢代選拔官吏的科目之一。⑤制：指帝王的命令。⑥蓋聞上古至治：上古，遠古。至治，指安定昌盛、教化大行的政治局面或時世。⑦畫衣冠：傳說上古有象刑，即以非常的衣著象徵五刑表示懲誡。犯人穿著特殊標志的衣冠代替刑罰，稱為「畫衣冠」。⑧章服：有識別符號的衣服。⑨不犯：不犯法。⑩陰陽和：陰陽，天地。和，調和，和諧。⑪五穀登：各種農作物豐收。五穀，五種穀物。登，成熟，豐收。⑫六畜蕃：指馬、牛、羊、雞、狗、猪。蕃，生息；繁殖。⑬嘉禾興：嘉禾，生長奇異的禾，古人以之為吉祥的徵兆。亦泛指生長茁壯的禾稻。興，產生。⑭朱草：一種紅色的草。古人以為祥瑞之物。⑮童：山嶺、土地無草木。⑯澤不涸：澤，稱水草叢雜之地。涸，水枯竭。⑰麟鳳在郊薮：麟鳳，麒麟和鳳凰。郊薮，郊野草澤之地。⑱龜龍：龜和龍。古人以為均是靈物。⑲河洛出圖書：河洛，黃河與洛水的并稱。圖書，即河圖洛書，亦作「河

圖雉書」。古代儒家關於《周易》卦形來源及《尚書·洪範》「九疇」創作過程的傳說。《易·繫辭上》：「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據漢儒孔安國、劉歆等解說：伏羲時有龍馬出於黃河，馬背有旋毛如星點，稱作龍圖。伏羲取法以畫八卦生著法。夏禹治水時有神龜出於洛水，背上有裂紋，紋如文字，禹取法而作《尚書·洪範》「九疇」。見《書·顧命》《洪範》之孔傳、《漢書·五行志上》。古代認為出現「河圖洛書」是帝王聖者受命之祥瑞。^{②①}喪：喪失，失去。^{②②}哭：原指因悲傷痛苦或情緒激動而流淚、發聲。此處有吊唁之意。^{②③}人迹：人的足迹。^{②④}跂行喙息：本謂蟲豸爬行呼吸，借指用脚爬行用嘴呼吸的蟲豸，亦泛指人和動物。跂，通「歧」。^{②⑤}嘉：嘉許，表彰。^{②⑥}今何道而臻乎：何道，什麼方法。臻，到，達到。^{②⑦}本始：原始，本初。^{②⑧}吉凶之效：猶禍福。效，顯示，呈現。^{②⑨}安所期焉：安，副詞，表示疑問，相當於「怎麼」。期，企求。^{③①}設施：措置，籌劃。^{③②}屬統垂業：屬統，繼承帝統。垂業，把功業傳留於後世。^{③③}紀：綱領，法度。^{③④}習：通曉、熟悉。^{③⑤}其悉意正議：悉意，盡心。正議，謂秉正發表議論。

【譯文】公孫弘，災川國人，家庭貧寒，在海邊放養豬群，年齡四十歲時，纔學習《春秋》。漢武帝即位之初，公孫弘已六十歲了，以「賢良」身份入朝對策。武帝命題說：「聽說上古時代治理最好的時期，對罪犯祇在衣帽上畫上標記，穿上圖飾異於常人的衣服，人民就不敢犯法；陰陽調和，五穀豐登，六畜繁衍，甘露降臨，風雨及時，禾

稻旺盛，紅草生長，山不光禿，池沼不枯；麟鳳活動在郊野，龜蛇游浮在池沼，黃河中龍馬獻圖，洛水中神龜獻書；父親沒有喪子之痛，兄長沒有喪弟之哀；船和車輛能去的地方，人們足迹能到的處所，凡是用脚行走、用嘴呼吸的物類，都能各得其適宜的生存環境。朕對於這種情況非常贊賞，今天有什麼辦法能達到這種地步？天道和人造，其本原在於何處？吉凶的應驗，從哪裏期求？『仁、義、禮、智』四方面，應當怎樣來設置安排纔合適？接續大統、流傳功業、天文、地理、人事的準則，大夫也很通曉，請你盡自己的想法秉正發表議論。」

【原文】弘對^①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②。而民勸善^③。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④率以正。遇民信也^⑤。末世^⑥貴爵厚賞而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⑦以勸善而禁非^⑧。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⑨。則分職^⑩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⑪。不作無用之器。即賦斂^⑫省。不奪^⑬民時。即百姓富。有德者進^⑭。無德者退^⑮。則朝廷尊。有功者上^⑯。無功者下^⑰。則群臣遂^⑱。罰當罪^⑲則奸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⑳。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㉑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㉒。有禮則不暴^㉓。愛之則親上^㉔。此有天下之急者也^㉕。故法不遠義^㉖。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㉗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

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⑳之。則民不犯禁^㉑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㉒也。

【注釋】

①對：奏對，對策。文體的一種。②不貴爵賞：貴，崇尚，重視。爵賞，爵祿和賞賜。③勸善：勉勵為善；勉力為善。④躬：親自。⑤遇民信也：遇，求得，得到。民信，人民的信任。⑥末世：後世，後代。⑦未足：不足，不能。⑧禁非：禁止邪惡。⑨因能任官：因，依照，根據。能，才能，能力。任官，委任官職。⑩分職：各司其職；各授其職。⑪則事情得：事情，事理人情。得，引申為正確。⑫賦斂：田賦；稅收。⑬奪：喪失；失去。⑭有德者進：有德，有德行。謂道德品行高尚，能身體力行。進，晉升，提拔。⑮退：罷黜；貶退。⑯上：進用。⑰下：降職。⑱遂：讓；退避。王先謙補注：「遂，退也。言群臣明退讓之義也。」⑲當罪：謂應該抵罪。楊伯峻注：「當罪，古代刑法術語。《漢書·刑法志》：『以其罪名當報之。』」⑳勸：勤勉；努力。㉑業：成業，使之立業或樂業。㉒理得則不怨：理得，同心安理得，謂事情做得合理，心裏很坦然。不怨，不報怨，不怨恨。㉓暴：欺凌；凌辱。㉔親上：親近，信任聖上。㉕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有天下，占有，治理天下。急者，謂要緊，急迫的事。㉖遠義：背離仁義。㉗義：謂符合正義或道德規範。㉘順：順應；依順。㉙犯禁：違反禁令。㉚素行：一貫認真執行。

【譯文】公孫弘回答說：「臣聽說上古堯舜的時候，不重視封爵、賞賜，而人民都能努力向善；不推崇刑罰，而人民却不觸犯法律；自身做公正的表率，對待人民很講信用。到了近世很看重官爵、賞賜，可是人民却并不信任。豐厚的賞賜、嚴厲的刑罰，未必能够勉勵人們向善、禁止人們爲非，必須講求誠信不可。所以，按照能力任用官員，則所分配的職事就能管好；去除無用的言詞，那麼事情就能辦成；不製作無用的器物，就能減少稅賦；不耽誤農時，百姓就能富足。進用有德行的人，斥退無德行的人，朝廷纔會被尊重；有功勞的升官，無功勞的降職，則群臣明白退讓的道理；處罰的輕重適合其罪行，則奸邪之人就會止步；獎賞的多少適合其賢能程度，臣下就會得到勉勵。凡以上八點，是治國的根本。就百姓而言，祇要使之各安其業就不會爭奪；凡事符合道理就不會報怨；講求禮義就不會蠻橫；仁愛百姓，他們就會愛戴君主，這是擁有天下者的當務之急啊！所以法規祇要不離開道義，人民就順從而不背離；和諧而不偏離禮義，人民就能互相親愛而不凶暴。所以法律所要處罰的，就是義理所要拋棄的；爲社會和諧而賞賜的，就是禮義所求取的。禮義，是人民所信服的，如果賞罰能順應禮義，那麼人民也就不會觸犯禁令了。所以在罪犯衣冠上畫上圖形，穿上圖飾異於常人的衣服，百姓就不去犯罪，就是因爲那時一貫遵循禮義。」

【原文】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①。今人主和德^②於上。百姓和合^③於下。故心和則氣和^④。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⑤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⑥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⑦。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⑧。明并^⑨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悅義^⑩。奉幣而來朝^⑪。此和之至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⑫也。禮者所履^⑬也。智者術之原^⑭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⑮。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⑯。通壅塞之塗^⑰。權^⑱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⑲。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⑳。不可廢也。得其要術^㉑。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弊^㉒（弊作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㉓垂業之本也。桀紂^㉔行惡。受天之罰。禹湯^㉕積德^㉖。以王^㉗天下。因此觀之。天德^㉘無私親^㉙。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太常^㉚奏弘第^㉛居下。策奏^㉜。天子擢^㉝爲第一。拜^㉞爲博士^㉟。待詔金馬門^㊱。後爲丞相^㊲。

【注釋】①聲比則應：聲比，音調相諧。《呂氏春秋·應同》：「氣同則合，聲比則應；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顏師古注：「比亦和也。」應，應和。②和德：謂惠及百姓之恩德。③和合：和

睦同心。④氣和：氣味相和。⑤應：相應而生。⑥至：達到極點。⑦不夭：不會夭折。⑧德配天地：謂道德可與天地匹配。極言道德之高尚盛大。⑨明并：明，聖明。并，并列。⑩悅義：愛慕道義。⑪奉幣而來朝：奉幣，猶進貢。來朝，前來朝覲。⑫宜：合適，適當，適宜。⑬履：行為的準則。⑭術之原：術，特指君主控制和使用臣下的策略、手段。原，本原，根本。⑮兼愛無私：泛愛大眾，對人無私心。⑯擅殺生之柄：擅，獨攬，專。殺生，生殺，謂主宰生死。柄，權力。⑰通壅塞之塗：壅塞，阻塞。塗，通「途」，道路。⑱權：衡量，比較。⑲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遠近，特指所居官位接近或遠離帝王。情偽，真假，真誠與虛偽。見，「現」的古字，顯現，顯露。⑳設施：措置；籌劃。㉑要術：重要的策略、方法。㉒弊：同「蔽」，蒙蔽，壅蔽。㉓屬統：繼承帝統。㉔桀紂：夏桀和商紂的并稱。相傳都是暴君，故後用以泛指暴君。㉕禹湯：夏禹和商湯。後視為賢明君主的典範。㉖積德：指積累仁政或善行。㉗王：統治；稱王。㉘天德：天的德性。㉙私親：自己的親屬；與自己關係親密的人。㉚太常：官名。秦置奉常，漢景帝六年更名太常，掌宗廟禮儀，兼掌選試博士。歷代因之，則為專掌祭祀禮樂之官。㉛第：本作「弟」，等級，次第。㉜策奏：策，古代用以記事的竹、木片，編在一起的叫「策」，亦借指書簡，簿冊。此處指公孫弘的對策。奏，上奏。㉝擢：舉拔；提升。㉞拜：授官；封爵。㉟博士：古代學官名。六國時有博士，秦因之，諸子、詩賦、術數、方伎皆立博士。漢文帝置一經博士，武帝時置「五經」博士，職責是教授、課試，或奉使、議政。晉置國子博士。㊱待詔金馬門：待詔，等待詔命。金馬門，漢代宮門名。學士待詔之處。《史記·滑稽列

傳》：「金馬門者，宦者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③⑦}丞相：古代輔佐君主的最
高行政長官。戰國秦悼武王二年始置左右丞相。秦以後各朝，時廢時設。

【譯文】「臣聽說，『氣味相同就會追隨，聲調相近就會應和』。當今君主施恩德於上，百姓以融洽應和於下，所以心意相和則氣味相和，氣味相和則容色相和，容色相和則聲調相和，聲調相和則天地的和諧就相應而生了。因而陰陽和諧，風雨及時，甘露普降，五穀豐登，山不光禿，河不乾涸，這是最好的和諧。所以身體協調則沒有疾病，沒有疾病就不會夭折，因此父親不會失去兒子，兄長不會有喪弟之痛。德行能與天地相匹配，聖明能與日月相并列，那麼麟鳳就會來到，龜龍就會出現在郊野，黃河中龍馬就會獻出河圖，洛水中神龜就會獻出洛書，遠方的君主無不喜悅其恩義，捧上財禮來朝賀，這就是最好的和諧。臣聽說，仁，就是愛人；義，就是合宜；禮，是所踐行的準則；智，是策略的本原。求利除害，兼愛無私，就叫仁；明辨是非，確定可否，就叫做義；進退有法度，尊卑有區別，就叫做禮；擁有生殺的大權，疏通壅塞的任賢進言之路，權衡商品流通的法則，探討事情得失的道理，使遠近真偽的情況必能顯現於君主，就叫策略。凡此四個方面，是治國的基礎，是道義的功用，都應當布置安排，不可以荒廢。懂得了這些要領和策略，天下就會安樂，雖設置刑律，也沒有用場，不懂得這些治國策

略，那麼君主就會被蒙蔽於上，官吏就會擾亂於下。這是事的情理，是承繼大統、使功業流傳的根本。桀紂作惡，受到上天的懲罰，禹湯積德，因而稱王天下。由此來看，上天的品德是沒有私愛的。順應它，和諧就會興起；違背它，禍害就會發生，這就是天文地理人事的準則啊！」太常官上奏說公孫弘原來的等級排名居後，但此對策上奏後，天子提升他為第一，封為博士，在金馬門做待詔官，後來當了丞相。

【原文】卜式^①。河南人也。以田畜^②為事。時漢方事^③匈奴。式上書願輸^④家財半助邊^⑤。上使使^⑥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以聞。上乃召拜^⑦式為中郎^⑧。賜爵左庶長^⑨。田十頃。布告^⑩天下。尊顯以風百姓^⑪。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⑫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草屨^⑬而牧羊。歲餘。羊肥息^⑭。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⑮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⑯輒去。無令敗群^⑰。上奇^⑱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⑲。緱氏（舊無下緱氏二字。補之）便^⑳之。遷齊王大傅^㉑。轉御史大夫^㉒。

【注釋】①卜式：西漢大臣。以牧羊致富。武帝時，匈奴屢犯邊，他上書朝廷，願以家財之半捐公助邊。帝欲授以官職，辭而不受。又以二十萬錢救濟家鄉貧民。朝廷聞其慷慨愛施，賞以重金，召拜

爲中郎，布告天下。他以賞金悉助府庫；身爲郎，仍布衣爲皇家牧羊於山中。武帝封其爲緱氏令，以試其治羊之法，有政績，賜爵關內侯。元鼎中，官至御史大夫。後因反對鹽鐵官營，又兼不習文章，貶爲太子太傅，以壽終。

②田畜：耕種與畜牧。③事：特指對外族進行戰爭。④輸：謂捐獻。⑤助邊：謂資助邊防費用。⑥使使：派遣使者。⑦召拜：徵拜；任命。⑧中郎：官名，秦置，漢沿用。擔任宮中護衛、侍從，屬郎中令。⑨左庶長：漢朝爵位的第十級。庶長，官爵名。春秋時秦國設置，掌握軍政大權，相當於卿。⑩布告：遍告；宣告。⑪尊顯以風百姓：尊顯，尊貴顯赫。風，教化。⑫上林：即上林苑。古宮苑名，秦舊苑，漢初荒廢，至漢武帝時重新擴建。故址在今西安市西及周至、戶縣界。⑬布衣草躄：布衣，布製的衣服。草躄，指草鞋。躄，音決。⑭肥息：肥盛蕃息。⑮非獨：不但；不僅。⑯惡者：粗劣者；不好者。⑰敗群：指敗壞羊群。⑱奇：指驚奇，驚異。⑲緱氏令：緱，音勾。緱氏，縣名。令，官名。秦漢時大縣的行政長官。《漢書·百官公卿表上》：「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⑳便：有利。㉑大傅：即太傅，官名。三公之一。周代始置，輔弼天子治理天下。㉒轉御史大夫：轉，遷職。御史大夫，官名。秦置。漢因之，爲御史台長官，地位僅次於丞相，掌管彈劾糾察及圖籍秘書。

【譯文】卜式，河南郡人，以種田畜牧爲業。當時漢朝正和匈奴發生戰事，卜式上書，願意拿出家中財產的一半來捐助邊防軍備。武帝派遣使者詢問卜式是否想做官，卜

式回答說：「我自小牧羊，不習慣做官，這不是我的期望。」使者將此情況稟報武帝，皇上於是召卜式做了中郎，賜其左庶長爵位，田地十頃，並將此事布告天下，置他於尊貴顯赫的地位來教化百姓向他學習。當初，卜式不願意作郎官，皇帝說：「我有羊群在上林苑中，想命你去放牧。」卜式做了郎官之後，身穿布衣、足登草鞋去牧羊。一年多後，羊長得肥壯也繁殖得很多。皇帝從他牧羊的地方經過，稱贊他。卜式說：「不僅牧羊是這樣，治理百姓也和牧羊的道理一樣。對羊也要使其按時起居，不好的羊要當即除去，不要讓它敗壞羊群。」皇帝認為這話很奇特，打算試著讓他做官治理百姓，便拜卜式為緱氏縣令，緱氏縣因而得利。後來，他調任齊王的太傅，再後來，又轉任御史大夫。

【原文】贊^①曰。公孫弘。卜式。兒寬^②。皆以鴻漸之翼^③。困於燕爵^④。漸。進也。

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爵不知鴻志也。遠迹羊豕^⑤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⑥。府庫充實。而四夷^⑦未賓^⑧。制度多闕^⑨。上方欲用文武^⑩。求之如弗及^⑪。始以蒲輪^⑫迎枚生^⑬。見主父^⑭而嘆息。群士慕嚮^⑮。異人^⑯并出。卜式拔於芻牧^⑰。弘羊擢於賈豎^⑱。衛青奮於奴僕^⑲。日磾^⑳出於降虜。斯亦曩時^㉑板築^㉒飯牛^㉓之朋已。

【注釋】①贊：文體名，用於贊頌人物等。②兒寬：即倪寬（？——公元前一〇三年），西漢時千乘郡（今山東境內）人。③鴻漸之翼：鴻鵠憑藉羽翼而高飛遠行，因以「鴻漸之翼」比喻大才、高才。④燕爵：即燕雀。燕和雀，比喻微賤或器量志向小的人。⑤遠迹羊豕：遠迹，遠竄。顏師古注：「遠迹，遠竄其迹也。」豕，猪。⑥艾安：謂民生安定，宇內承平。艾，通「乂」。⑦四夷：古代華夏族對四方少數民族的統稱。⑧賓：服從；歸順。⑨闕：缺誤；疏失。⑩文武：文武人才。⑪弗及：來不及。⑫蒲輪：指用蒲草裹輪的車子。轉動時震動較小，古時常用於封禪或迎接賢士，以示禮敬。⑬枚生：即枚乘（？——公元前一四〇年），字叔，漢淮陰（今江蘇省淮陰縣東南）人。景帝時仕吳，上書諫吳王劉濞，不納，去而仕梁孝王劉武。善屬文，嘗作《七發》《柳賦》《菟園賦》等。亦稱為「枚叔」。⑭主父：漢齊王相主父偃的省稱。⑮群士慕嚮：群亦作群。士，卿士，泛稱諸侯臣僚、各級官吏。慕嚮，思慕向往。⑯异人：有异才的人。⑰芻牧：放牧的人。⑱弘羊擢於賈豎：弘羊，桑弘羊，洛陽賈人子，十三歲時「以心計」入侍宮中，因能「言利事，析秋毫」，深得漢武帝賞識，被委以重任，歷任大農丞、大農令、搜粟都尉兼大司農等要職，統管中央財政近四十年之久。擢，舉拔，提升。賈豎，舊時對商人的賤稱。⑲衛青奮於奴僕：衛青（？——公元前一〇六年），字仲卿，河東平陽（今山西臨汾西南）人。是漢武帝時期抗擊匈奴的主要將領。奮，發揚，振奮。奴僕，猶奴隸。衛青出生卑賤，其母為平陽公主家女僕。⑳日磾：音密低。金日磾（公元前一三四年——公元前八十六年），字翁叔。是我國歷史上的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的少數民族政治家。他的子孫後代因忠孝顯名，七

世不衰，歷一百三十多年。^{②①}曩時：往時，以前。^{②②}板築：指築城或築牆。傳說（約公元前一三三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六年）殷商王武丁的大宰相（即上三公第一位）。傳說為傅岩築牆之奴隸。武丁夢得聖人，名曰說，求於野。乃于傅岩得之，舉以為相，國大治。據正史典籍、近年考古發現及傅氏早期家譜等文獻記載，他是中華漢族傅氏家族的始祖。^{②③}飯牛：喂牛，飼養牛。

【譯文】（班固）評論說：公孫弘、卜式、倪寬都如鴻雁，有一飛千里的羽翼而受困於燕雀之中，遠離塵世，遠涉於豬羊之間；倘若不遇時運，怎麼能取得公卿的爵位呢？這時候，漢朝建國已經六十多年了，海內安定，府庫充實，但是四方的蠻夷尚未歸服，國家制度還不够健全。武帝正想選文武人才，求之好像來不及。開始曾以安車蒲輪迎接枚乘，遇到主父偃又贊嘆不已。於是群臣羨慕嚮往，有奇異才能之士一齊出現。卜式選拔於放牧之人，桑弘羊選拔於商販之輩，衛青發迹於奴僕，金日磾來自於投降的俘虜。他們也都像昔日傳說、寧戚那樣，出身於打牆養牛之輩呀！

【原文】漢之得人^①。於茲^②為盛^③。儒雅^④則公孫弘。董仲舒^⑤。兒寬。篤行^⑥則石建^⑦（舊無石建二字。補之）石慶^⑧。質直^⑨則汲黯^⑩。卜式。推賢則韓安國^⑪。鄭當時^⑫。定令^⑬則趙禹^⑭。張湯^⑮。文章則司馬遷^⑯。相如。滑稽則東方朔^⑰。枚皋^⑱。

應對則嚴助^{①⑨}。朱買臣^{②⑩}。歷數^{②⑪}則唐都^{②⑫}。洛下閎^{②⑬}。協律^{②⑭}則李延年^{②⑮}。運籌^{②⑯}則桑弘羊^{②⑰}。奉使^{②⑱}則張騫^{②⑲}。蘇武^{③⑰}。將率則衛青。霍去病^{③⑱}。受遺^{③⑲}則霍光^{③⑳}。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③⑳}。是以興造^{③⑳}功業^{④⑰}。制度^{④⑱}遺文^{④⑲}。後世莫及。

【注釋】①得人：謂得到德才兼備的人。亦謂用人得當。②於茲：在此。③盛：極，甚。④儒雅：謂學問淵博。⑤董仲舒：生於公元前一七九年，卒於公元前一〇四年，廣川郡（今河北境內）人，景帝時曾任公羊博士，後任江都王相十年，元朔四年起，又任膠西王相四年。後回家修學著書，武帝舉「賢良文學」，他對策「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無使并進。」其獨尊儒術的建議為武帝所采納。⑥篤行：切實履行；專心實行。⑦石建：西漢大將，武帝時就任郎中令，是掌管宮殿門戶的官，但實際權力很大，是皇帝禁內的主要職能官員。⑧石慶：曾任西漢丞相，石奮（萬石君）之子，曾經擔任太僕。⑨質直：樸實正直。⑩汲黯：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一二二年，字長孺，濮陽人。孝景帝時為太子洗馬，武帝時為謁者。先後任滎陽太守，東海太守，主爵都尉。位列九卿，為政主張無為而治，以民為本。⑪韓安國：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一二七年，字長孺，梁國成安（今汝州小屯村北）人。文精武備，能言善辯，七國之亂時，韓安國為將，擊退吳兵於梁國東界。後因罪罷官閑居在家，建元初，太尉田蚡推薦安國於漢武帝，被任命為北地都尉，因安國才幹非凡，公元前一三五年升為御史大夫，參與討論、處理國家大事，頗受武帝器重。後任中尉，又徙為衛尉。元

光六年（公元前一二九年），任材官將軍，屯兵漁陽（北京密雲縣南），因兵少，抗擊匈奴失利，受武帝責備，於元朔二年鬱鬱而終。^⑫鄭當時：字莊，西漢淮陽陳（治今河南淮陽）人，鄭桓公十九世孫。漢景帝時為太子舍人，結交天下名士。漢武帝時任濟南太守，江都相，遷大司農。為人廉潔，喜薦士，為時人稱道。後陷罪，贖為庶人，旋任丞相長史，遷汝南太守。卒官，家無餘財。^⑬定令：制定法令。^⑭趙禹：是太尉周亞夫的屬官司，後擔任御史，又升至太中大夫。同太中大夫張湯一同負責制定國家法律。^⑮張湯：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一一五年，西漢杜陵（陝西西安東南）人。曾任長安內史掾和茂陵尉，後補侍御史。著名的酷吏，又以廉潔著稱。^⑯司馬遷：公元前一四五年或公元前一三五年至公元前八六年在世，字子長，左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是中國古代的偉大的史學家和文學家。他撰寫的《史記》被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記載了上自中國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一〇〇年），共三千多年的歷史。^⑰東方朔：生於公元前一五四年，卒於公元前九三年，字曼倩，平原厭次（今山東惠民）人，中國西漢辭賦家。^⑱枚皋：生於公元前一五三年，卒年不詳，字少孺，枚乘的庶子，生於梁。擅於辭賦，十七歲時上書梁共王，被召為郎。後長期作武帝文學侍從。枚皋以文思敏捷著稱，武帝有感令侍從作賦，皋總最先作好。班固說他「為文疾，受詔則成，故所賦者多。」^⑲嚴助：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一二二年，為西漢會稽郡吳縣人，或為由拳（今嘉興）人。又說為由拳（今嘉興）人。漢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〇年）郡舉賢良方正，擢為中大夫。建元六年，武帝依嚴助之議，平定了東南邊疆。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淮南王劉

安、衡山王劉衡被告謀反，因他與淮南王劉安交好，受牽連被誅。嚴助富文采，是著名辭賦家。今存《諭意淮南王》及《上書謝罪》文二篇。^{②①}朱買臣：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一一五年，字翁子，會稽吳人。早年家貧，賣薪自給，其妻羞而再嫁。後拜中大夫，復拜會稽太守，再拜丞相長史，向武帝告發張湯的陰私，張湯懼罪自殺。朱買臣亦被漢武帝誅於長安。^{②②}歷數：推算歲時節候的方法。^{②③}唐都：西漢武帝時人，天文學家。漢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一〇四年），太史令司馬遷等建議廢棄原有《顓頊曆》另造漢曆。武帝命他及洛下閎等人共同協作，制造新曆。新曆以正月為歲首，採用有利於農時的二十四節氣，年中置閏。新曆考訂精確，與天體實際運轉吻合，史稱「太初曆」。當年武帝改年號為太初元年。^{②④}洛下閎：公元前一五六年至公元前八七年在世，復姓落下，名閎，字長公，巴郡閬中（今屬四川南充）人。西漢時期的天文學家，太初曆的主要創立者。他還是渾天說的創始人之一。^{②⑤}協律：調和音樂律呂，使之和諧。^{②⑥}李延年：生卒年限不詳，漢武帝時音樂家，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市）人，出身倡家，父母兄弟妹均通音樂，都是以樂舞為職業的藝人。曾為司馬相如等文人所寫的詩詞配曲，代表作《佳人曲》。又將張騫從西域帶回《摩訶兜勒》編為二十八首「鼓吹新聲」，用來作為樂府儀仗之樂。為漢武帝作《郊祀歌》十九首，用於皇家祭祀樂舞。後為武帝所誅。^{②⑦}運籌：制定策略；籌劃。^{②⑧}桑弘羊：漢武帝時大臣，詳見前注釋。^{②⑨}奉使：奉命出使。^{③①}張騫：約公元前一六四年出生，卒於公元前一四四年，字子文，漢中郡城固（今陝西省城固縣）人，他對絲綢之路的開拓有重大的貢獻，開拓漢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並從西域諸國引進了汗血馬、葡萄、苜蓿、

石榴、胡桃、胡麻等。^{③⑩}蘇武：公元前一四〇年至公元前六〇年在世，字子卿，杜陵（今陝西西安東南）人。武帝時爲郎。天漢元年（公元前一〇〇年）奉命以中郎將持節出使匈奴，被扣留。留居匈奴十九年持節不屈。至始元六年（公元前八十一年），方獲釋回漢。蘇武死後，漢宣帝將其列爲麒麟閣十一功臣之一，彰顯其節操。^{③⑪}霍去病：公元前一四〇年出生，卒於公元前一一七年，河東郡平陽縣（今山西臨汾西南）人。武帝時期的杰出軍事家，是名將衛青的外甥，任大司馬驃騎將軍。^{③⑫}受遺：古代謂大臣接受皇帝的遺命以輔政。^{③⑬}霍光：字子孟，是漢昭帝的輔政大臣。^{③⑭}不可勝紀：亦作「不可勝記」。不能逐一記述。極言其多。^{③⑮}興造：創建；建立。^{③⑯}功業：功勳事業。^{③⑰}制度：謂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法令、禮俗等規範。^{③⑱}遺文：古人或死者留下的詩文。

【譯文】漢朝得到賢人之多，在這一時期達到了頂點。論學問淵博，則有公孫弘、董仲舒、倪寬；論真幹實行，則有石建、石慶；論樸實正直，則有汲黯、卜式；論推舉賢才，則有韓安國、鄭當時；論制定政令，則有趙禹、張湯；論文章辭采，則有司馬遷、司馬相如；論能言善辯，則有東方朔、枚皋；論交際酬答，則有嚴助、朱買臣；論曆法計算，則有唐都、洛下閎；論協和音律，則有李延年；論國事策劃，則有桑弘羊；論奉命出使，則有張騫、蘇武；論領兵率軍，則有衛青、霍去病；論接受遺詔（輔佑幼帝），則有霍光、金日磾。其餘人才多得不能一一列舉。因此這一時期興建的功業、遺

留的法令、詩文，後世沒有能趕上的。

【原文】孝宣承統^①。纂修洪業^②。亦講論六藝^③。招選茂异^④。而蕭望之^⑤。梁丘賀^⑥。夏侯勝^⑦。韋玄成^⑧。嚴彭祖^⑨。尹更始^⑩以儒術進。劉向^⑪。王褒^⑫以文章顯^⑬。將相則張安世^⑭。趙充國^⑮。魏相^⑯。丙吉^⑰。于定國^⑱。杜延年^⑲。治民則黃霸^⑳。王成。龔遂^㉑。鄭弘^㉒。召信臣^㉓。韓延壽^㉔。尹翁歸^㉕。趙廣漢^㉖。嚴延年^㉗。張敞^㉘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㉙其名臣。亦其次^㉚也。

【注釋】①孝宣承統：孝宣，漢宣帝劉詢（公元前九十一年—公元前四十九年），本名劉病已，字次卿，又字謀，即位後改名劉詢，西漢第十位皇帝，公元前七三年—公元前四十九年在位。②纂修洪業：纂修，整治。洪業，大業。古時多指帝王之業。③六藝：古代教育學生的六種科目。《周禮·地官·大司徒》：「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亦作「六藝」。④招選茂异：招選，延攬選拔。茂异，才德出眾，亦指才德出眾的人。⑤蕭望之：字長倩，蕭望之是蕭何的六世孫，東海蘭陵（今山東蒼山蘭陵鎮）人，徙杜陵（今陝西西安東南）。蕭望之是西漢宣帝、元帝倚重的大臣，又是著名的經學家。⑥梁丘賀：生卒年不詳，復姓梁丘，字長翁，琅瑯諸縣（今朐溝鎮喬莊村東）人。西漢時今文《易》學「梁丘學」之開創者，對後世影響很大。梁丘賀先是從京房學《易》，

後更事田王孫。梁丘賀爲人小心周密，宣帝深爲信任、器重，召爲郎，任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年老終於官。⑦夏侯勝：生卒年待考，字長公，寧陽侯國（今山東寧陽）人。著名西漢學者，今文尚書學「大夏侯學」的開創者。武帝時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⑧韋玄成：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三六年，字少翁，魯國鄒人，少好學，謙遜俠士，尤敬貧賤以父任爲郎，又以明經擢諫大夫，遷大河都尉。父賢死，玄成佯狂讓爵於兄。朝議高其節，拜河南太守。元帝永光初（公元前四三年）遂繼父相位，封侯。⑨嚴彭祖：字公子，西漢東海下邳（今江蘇邳縣）人。與顏安樂從睦孟受《春秋公羊傳》，其後有《春秋公羊傳》嚴氏學及顏氏學。宣帝時，他被立爲博士。其後任河南郡太守、太子太傅等職，爲人廉直，不事權貴。⑩尹更始：曾任諫議大夫，蔡千秋的弟子，谷梁學一代宗師。⑪劉向：原名更生，字子政，沛縣（今屬江蘇）人。西漢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⑫王褒：字子淵，西漢人，文學家，生卒年不詳。蜀資中（今四川省資陽市雁江區墨池壩）人。他是著名的辭賦家，寫有《甘泉》《洞簫》等賦十六篇，與揚雄并稱「淵雲」。⑬顯：顯揚。⑭張安世：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六十二年，杜陵（今陝西西安東南）人，張湯之子。性謹慎，以父蔭任爲郎。漢武帝時，因其記憶力強，擢爲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漢昭帝即位，拜右將軍，以輔佐有功，封富平侯。昭帝死後，他與大將軍霍光謀立宣帝有功，拜爲大司馬。元康四年（公元前六十二年）春，因病上書告老還鄉，漢宣帝不捨。在麒麟閣十一功臣中排名第二。⑮趙充國：公元前一三七年出生，卒於公元前五十二年，字翁孫，原爲隴西上邽（今甘肅省天水市）人，後移居湟中（今青海西寧地區），西漢著名將領。始爲

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沉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①⑥}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今定陶縣東王店鄉魏胡同）人，西漢政治家。^{①⑦}丙吉：姓或作邴，字少卿，魯國（今山東）人。西漢大臣。^{①⑧}于定國：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四十年，字曼倩。東海郯縣（今山東郯城西南）人。少時隨父學法。爲獄吏、郡決曹。宣帝時，任廷尉。爲人謙恭，能決疑平法，被時人所稱贊。後爲丞相，封西平侯，享年七十餘歲善終，追封爲安侯。^{①⑨}杜延年：南陽杜衍（今屬河南南陽）人。昭帝初補軍司空，拜諫大夫，封建平侯，擢爲太仆右曹給事中。宣帝時坐霍禹免官，後召拜北地太守，徙西河太守。五鳳中拜御史大夫，卒謚曰敬侯。麒麟閣十一功臣之一。^{②⑩}黃霸：公元前一三〇年出生，卒於公元前五十一年，字次公，淮陽陽夏（今河南太康）人。漢武帝末年選爲侍郎謁者，後任陝西境內黃河以東均輸長、河南太守丞、廷尉正（掌管刑法）和楊州刺史等職。漢宣帝親點黃霸，任潁川（禹州一帶）太守，俸祿兩千石，潁川大治。加俸祿，遂任御史大夫。公元前五十五年，黃霸代丙吉爲丞相，并封爲建成侯。年八十一歲卒，謚定。^{②⑪}龔遂：生卒年不詳，字少卿，爲山陽郡南平陽縣（今山東鄒城市平陽寺）人，以明經爲昌邑王郎中令。龔遂屢諫劉賀而無效。劉賀即位二十七日而被廢，昌邑王府群臣二百餘人受誅，唯龔遂與中尉王陽因屢諫而免死，後爲渤海太守。數年，渤海郡大治。後拜水衡都尉，管理上林禁苑，卒於官。^{②②}鄭弘：字稚卿，泰山郡剛縣人。好文學，通經術，爲南陽郡太守，政績卓越，施政的法令條文制度，爲後人稱述。後調任淮陽國相，因政績突出入京擔任右扶風，得京師人稱贊。六年後，因與京房妄議朝政獲罪免官，事在《京房傳》。

②③召信臣：字翁卿，九江郡壽春（今安徽壽縣）人。生卒年不詳。以明經甲科出身任職郎中，後出補谷陽長，又舉高第遷上蔡長。升任零陵太守，因病歸家。徵為諫議大夫，又遷任南陽太守。主持興建南陽水利工程，百姓對召信臣非常愛戴，稱為「召父」。為西漢「治民」的名臣。②④韓延壽：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五十七年，漢宣帝時期著名的士大夫，燕國人，父親被害後，受到霍光善待。官至左馮翊，任職時以道義、教化為主，深受百姓愛戴。五鳳元年，韓延壽被害。②⑤尹翁歸：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六十二年，字子兄（音況），河東平陽（今山西臨汾）人。為小獄吏，法治嚴明。後升都內令 and 弘農都尉，不久又徵拜為東海太守。於公元前六二年（元康四年）病卒。②⑥趙廣漢：字子都，西漢涿郡蠡吾縣（今河北博野縣）人，一代名臣。執法不避權貴，生活的年代大致在漢昭帝后期及漢宣帝前期（公元前七三年前後）。②⑦嚴延年：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五十八年，東海下邳（今江蘇邳州）人。彭祖兄。父為丞相掾，少學法律於丞相府。昭帝時，為侍御史。劾大將軍霍光擅廢立不道，為朝廷所敬憚。後又劾大司農田延年，不實，坐法至死，逃亡。宣帝神爵中，遇赦出，隨許延壽徵西羌，遷涿郡太守，至郡鎮壓豪強東高氏、西高氏，豪強屏息。繼為河南太守，其治嚴酷，被稱為「屠伯」。後為人所告，以誹謗朝廷罪，被殺。②⑧張敞：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四十八年，字子高，河東平陽（今山西臨汾西南）人。曾任甘泉倉長、太仆丞。後升為太中大夫。得罪霍光，受排斥。任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位，特令張敞為山陽太守（山陽本昌邑舊封，劉賀被廢後返居此地），暗中監守劉賀。張敞據實奏聞，使宣帝放心。②⑨參：考索驗證。③⑩其次：次第較後，第二。

【譯文】宣帝繼承大統後，繼承、整治前朝大業，亦講論禮、樂、射、御、書、數六藝，招納選用才德出衆之士。於是，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等人，以儒家的學術思想而被任用；劉向、王褒以其文章顯揚於世；將相人才，則有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善於治理民事的則有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一類人物。他們都有功勳業績爲後世所稱述。考察宣帝的這些名臣，比武帝時期的又要稍差一些。

【原文】嚴助^①。會稽^②人也。建元三年^③。閩越^④舉兵圍東甌^⑤。東甌告急^⑥。太尉^⑦田蚡^⑧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⑨。又數反覆^⑩。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弃不屬^⑪。於是助詰^⑫蚡曰。特^⑬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⑭。誠能何故弃之^⑮。且秦舉^⑯咸陽弃之。何但^⑰越也。上乃遣助以節^⑱發兵浮海^⑲救東甌。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⑳上書諫曰。今聞有司^㉑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㉒之。越方外^㉓之地。剪髮文身^㉔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治也^㉕。三代^㉖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㉗。非強弗能服^㉘。威弗能制^㉙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

【注釋】①嚴助：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一二二年，為西漢會稽郡吳縣人，又說為由拳（今嘉興）人。嚴忌之子，也有人說他是嚴忌的族子。嚴助本名莊助。《漢書》為避東漢明帝劉莊的諱，把莊助改稱嚴助。漢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〇年）郡舉賢良方正，深受武帝賞識，擢為中大夫，參事最為力。常與東方朔、司馬相如、吾丘壽王等大臣商辯朝政，撰寫文稿，最得武帝信任。建元三年，閩越發兵攻東甌。東甌告急，太尉田蚡準備置之不問，嚴助駁田議，主張出兵援救東甌。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淮南王劉安、衡山王劉衡被告謀反，因為他與淮南王劉安交好，受牽連被誅。②會稽：郡名。秦置，今江蘇省東部及浙江省西部地。③建元三年：建元，漢武帝即位，使用「建元」年號。建元三年，公元前一三八年。④閩越：古族名，古代越人的一支。秦漢時分布在今福建北部、浙江南部的部分地區。秦以其地為閩中郡。其首領無諸相傳是越王勾踐的後裔，漢初受封為閩越王，治東冶（今福州），後分為繇和東越兩部。因以「閩越」指福建北部和浙江南部一帶。⑤東甌：古族名，越族的一支。相傳為越王勾踐的後裔，分布在今浙江省南部甌江、靈江流域。其首領協助漢滅項羽，受封為東海王，因都東甌（今浙江省溫州市），俗稱東甌王。參閱《史記·東越列傳》。⑥告急：報告情況緊急，請求救助。⑦太尉：官名。秦至西漢設置，為全國軍政首腦，與丞相、御史大夫并稱三公。⑧田蚡：西漢時期長陵（今陝西省咸陽縣）人，是孝景王皇后的胞弟。武帝即位時，封為武安侯，曾任太尉及丞相。⑨常事：平常的事情；常有的事情。⑩又數反覆：數，屢次。反覆，動亂。⑪不屬：不隸屬。⑫詰：質問。⑬特：但，僅，祇是。⑭德不能覆：德，恩惠，恩德。覆，廣

施，遍及。^⑮誠能何故弃之：誠，假如。能，有能力，能够。何故，爲什麼。^⑯舉：全部的、整個的。^⑰何但：豈止。^⑱節：符節，古代使臣所持以作憑證。^⑲浮海：渡海。^⑳安：淮南王劉安。^㉑有司：官吏，古代設官分職，各有專司，故稱。^㉒重：慎重，謹慎。^㉓方外：域外，邊遠地區。^㉔翦髮文身：古代荊楚、南越一帶的習俗。身刺花紋，截短頭髮，以爲可避水中蛟龍的傷害。後常用以指較落後地區的民俗。《史記·周本紀》：「〔古公亶父〕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裴駰集解引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㉕冠帶之國法度治也：冠帶之國，猶指禮儀之邦。冠帶，本指服制，引申爲禮儀、教化。法度，法令制度。^㉖三代：指夏、商、周。^㉗胡、越不與受正朔：胡，古代稱北方和西方的民族如匈奴等爲胡。越，古代南方少數民族名，分布於長江中、下游以南，部落衆多，地域極廣，有百越、百粵之稱。正朔，謂帝王新頒的曆法。古代帝王易姓受命，必改正朔；故夏、殷、周、秦及漢初的正朔各不相同。自漢武帝後，直至現今的農曆，都用夏制，即以建寅之月爲歲首。^㉘服：平服；平息。^㉙制：制服。

【譯文】嚴助，會稽郡人。建元三年，閩越兩國起兵包圍了東甌，東甌向漢朝告急求援。太尉田蚡認爲越人之間的互相征伐是經常發生的事，多次動亂，不須動用中國的力量去救援，且其從秦朝時已被捨弃而不隸屬於中國。於是嚴助質問田蚡說：「那時祇是

憂慮兵力不足以相救，恩德不足以覆蓋，如果能的話，為什麼會放弃它？況且秦朝連整個咸陽都放弃了，何祇是越地呢！」武帝於是派嚴助持符節發兵，渡海去救援東甌，派兩位將軍領兵討伐閩越。淮南王劉安上書說：「現在聽到有關官員起兵，將要討伐閩越。臣劉安私下認為陛下應慎重。越，是方域以外的地方，是剪髮文身（未開化）的人，不可以用文明之國的法度去治理。在夏、商、周三代的強盛時期，胡越就不接受中國的曆法。按當時的強大，不是不能降服他；按當時的威力不是不能控制他；而是認為對那樣不能居住的地方、難以統治的人民，不值得煩勞中國去占據。從漢朝建國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之間互相攻擊的事多得無法計算，可是皇帝并未曾起兵而進入該地。」

【原文】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①也。處溪谷^②之間。篁竹^③之中。習于水門^④。便於用舟。地深昧^⑤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⑥。雖百不當一^⑦。得其地不可郡縣^⑧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⑨。相去^⑩不過寸數。而間獨^⑪數百千里。阻險林叢^⑫。弗能盡著^⑬。視之若易。行之甚難。越人名^⑭爲藩臣^⑮。貢酎^⑯之奉。不輸大內^⑰。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一卒之用。不給上事^⑱。自相攻擊。而陛下以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⑲蠻夷也。越人

愚戇輕薄負約反覆^{②①}。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②①}也。壹不奉詔^{②②}。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②③}數年。歲比不登^{②④}。賴陛下德澤振救之^{②⑤}。得毋轉死溝壑^{②⑥}。今發兵行數千里。資^{②⑦}衣糧入越地。輿輶而逾領^{②⑧}。輿^{②⑨}（舊無竹輿二字。補之）車也。嶺。山嶺也。不通（通下有船字）車。運轉皆擔輿也。挖^{②⑩}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③①}以深林叢竹。水道^{③②}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③③}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③④}。曾未施兵接刃^{③⑤}。死傷者必衆矣。

【注釋】

①城郭邑里：城郭，亦作「城廓」，泛指城市。邑里，鄉里。②溪谷：山谷，溝壑。③篁

竹：竹叢。

④習于水門：習，熟悉，通曉。水門，水戰。⑤地深昧：地，領土，屬地，地區。深昧，

幽暗。顏師古注：「昧，暗也。言多草木。」⑥勢阻：地形險阻。⑦百不當一：一百個抵擋不住一

個。⑧郡縣：此處當動詞用，指設立郡縣。⑨要塞：軍事上的險要處，防禦重地。⑩相去：相距。⑪間

獨：間，其間，指距離，副詞。獨，表轉折，猶却。⑫林叢：樹木叢生之處。⑬著：登記，記載。

此處指標記在地圖上。⑭名：名義。⑮藩臣：拱衛王室之臣。⑯貢酎：謂土貢和助祭之費。⑰不輸大

內：輸，獻納。大內，漢代京城的國庫。⑱不給上事：不給，不供給。上事，指君事，國事。⑲勞蠻

夷也：勞，慰勞。蠻夷，亦作「蠻彝」。古代對四方邊遠地區少數民族的泛稱。亦專指南方少數民

族。⑳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愚戇，愚昧剛愎。輕薄，輕佻浮薄。負約，猶背約。反覆，變化無

常。^{②①}積：疊積。^{②②}壹不奉詔：壹，一次。奉詔，接受皇帝的命令。^{②③}間者：近來。^{②④}歲比不登：農業連年歉收。比，續，頻頻。^{②⑤}賴陛下德澤振救之：賴，依靠，憑藉。德澤，恩德，恩惠。振救，救助，拯救。^{②⑥}轉死溝壑：謂棄尸於山溝水渠。^{②⑦}資：原指具備，具有。此處指攜帶。^{②⑧}輿轎而逾領：輿，抬，扛。逾，越過，經過。領，「嶺」的古字，山嶺。^{②⑨}挖：曳引，拉。^{③①}夾：從左右相持或相對。^{③①}水道：水路，航行的路線。^{③②}蝮蛇：蝮蛇科，頭呈三角形，體色灰褐而有斑紋，口有毒牙。生活在平原及山野，以鼠、鳥、蛙等為食，也能傷人畜。毒腺的毒液可治麻風病。^{③③}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上吐下瀉。霍亂，病名，中醫泛指具有劇烈吐瀉，腹痛等症狀的腸胃疾病。隨屬，接連，連續。^{③④}施兵接刃：施兵，用兵。接刃，兵刃相接觸，謂交戰。

【譯文】「臣聽說越沒有城郭邑里，人民居住在河流山谷之間、竹林之中，習慣在水裏打鬥，很會駕駛舟船；其地區山深谷暗且多水險，中原之人不熟悉其地形險阻，即使有一百人也抵不過其一人。占了他們的地方，不能夠設置郡縣；攻伐他們，不能很快奪取。從地圖上察看那裏的山川要塞，距離不過一寸多，但實際豈止數百里、上千里呢。且險阻叢林未能全部畫出，看起來進攻很容易，實際攻打起來却很困難。越人名義上是藩臣，但進貢之物和宗廟祭品却不送至國都，連一個兵卒的費用也不供奉給朝廷。他們自相攻擊而陛下却發兵救援，這反而是以中國之財去慰勞蠻夷。越人愚笨輕薄，違背和

約，變化無常。他們不用天子的法度，是長期形成的風俗。如果一次不聽從詔命，就發兵討伐，我恐怕以後的戰爭是不會停止的了。再者，近來國內連年收成不好，都仰仗陛下施加恩澤來賑濟，百姓纔得以不背井離鄉而死於溝壑。現在發兵行數千里，攜帶軍需進入越地，抬著竹車翻山過嶺，拖著舟船渡河下水；行軍千百里，穿越于深林叢竹之中，水路上下游多石頭，碰碰撞撞；林中多有毒蛇猛獸，夏季暑天，嘔吐腹瀉霍亂等疾病隨時都會發生。還沒有與敵人交戰，死傷的肯定就已經很多了。」

【原文】前時南海王反^①。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②。先臣淮南厲王長也。會^③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④。未戰而病死者過半。親老哭泣。孤子^⑤啼號。破家^⑥散業。迎尸^⑦千里之外。裹骸骨^⑧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⑨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⑩之後。必有凶年。陛下德配天地^⑪。明^⑫象日月。恩至禽獸。澤^⑬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⑭而死者。爲之悽愴^⑮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⑯。而使陛下甲卒^⑰死亡。暴露中原^⑱。霑漬^⑲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⑳。朝不及夕^㉑。臣安竊爲陛下重^㉒之。不習^㉓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強^㉔。能難邊城^㉕。爲邊城作難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㉖以高山。人迹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且越人綿力薄材^㉗。不能陸戰^㉘。又

無車騎弓弩之用^⑲。然而不可入者。以保險^⑳。而中國之人不能^㉑其水土^㉒也。兵未血刃^㉓。而病死者什二三^㉔。雖舉^㉕越國而虜^㉖之。不足以償所亡^㉗。

【注釋】①前時南海王反：前時，從前，以前。南海王，《漢書·高帝紀第一》：「（高祖十二年十二月）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為南海王。』」《漢書·嚴助傳》：「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反，反叛，造反。②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先臣，古代臣於君前稱自己已死的祖先、父親為「先臣」。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使，派遣。間忌，人名。師古曰：淮南王傳作「簡忌」，此本作間，轉寫字誤省耳。③會：副詞，恰巧，適逢。④樓船卒水居擊櫂：樓船，有樓的大船。古代多用作戰船，亦代指水軍。卒，士卒。水居，謂居於水中。擊櫂，打槳。櫂同「棹」。⑤孤子：年少喪父者，或幼無父母者。⑥破家：破敗家庭。⑦迎尸：謂接回尸體。⑧裹骸骨：裹，引申為包。骸骨，尸骨。⑨長老：老年人。⑩軍旅：作戰或戰爭。⑪德配天地：謂道德可與天地匹配。極言道德之高尚盛大。⑫明：聖明。⑬澤：恩德，恩惠。⑭終其天年：謂壽終而死。⑮淒愴：悲傷，悲涼。⑯今方內無狗吠之警：方內，指塵世。對「方外」而言。狗吠之警，亦作狗吠之驚，謂小驚憂。⑰甲卒：披甲的士卒，泛指士兵。⑱中原：原野之中。⑲霑漬：沾污，弄髒。⑳早閉晏開：早閉，關閉的早。晏開，開得晚。形容時世不安寧。㉑朝不及夕：謂早晨不能顧及晚上，極言處境危急。㉒重：師古曰：「重，難也。」㉓不習：不瞭解。㉔人衆兵強：人口

衆多，兵馬強壯。^{②⑤}能難邊城：難，危難，禍患。此處當動詞。邊城，指靠近國界的城市。^{②⑥}限：阻隔。^{②⑦}綿力薄材：才力薄弱。顏師古注：「綿，弱也，言其柔弱如綿。」^{②⑧}陸戰：謂於陸上作戰。^{②⑨}車騎弓弩之用：車騎，猶車馬。弓弩，弓和弩。^{③⑩}保險：據守險要之處。^{③⑪}能：通「耐」，受得住。^{③⑫}水土：指某一地域的自然條件、生活環境。^{③⑬}兵未血刃：猶兵不血刃，兵器上沒有沾血，此處謂未經交鋒或開戰。^{③⑭}什二三：十分之二三。^{③⑮}舉：全部的、整個的。^{③⑯}虜：俘獲。^{③⑰}不足以償所亡：不足以，不能够。償，補償，抵償。

【譯文】「以前南海王反叛，陛下已故的臣子淮南王劉長派將軍簡忌領兵征討，恰逢暑天多雨，樓船的士卒長居舟中水上，再加上擊棹行舟之役，還沒有打仗，病死者已過半數；父老哭泣，孤兒哀號，破家散業，去到千里之外搬尸，收殮骨骸回來。那種悲哀的氣氛，幾年都未曾消去。年長的人至今都還記得，還未曾進入敵人領地，災禍已到這種程度。我聽說戰爭之後必有災荒之年。陛下恩德可配天地，明察猶如日月，恩至禽獸，惠及草木。若一個人因有飢寒不能終其天年而死去，都會在心中爲他傷悲。現在國內安靜得連一點小驚憂都沒有，却讓陛下的甲冑士卒死亡，暴尸原野之中，血染山谷；邊城的老百姓也因此早早關門、遲遲開門，朝不保夕。臣劉安私下替陛下感到爲難。不熟悉南方地理與形勢的人，大多認爲越國是個人多兵强的地方，有能力在邊城發難。臣私下

聽說，它和中原情況不同。高山阻隔，人迹罕到，車道不通，天地以此來隔絕內外。而且越人力氣小，才能低，不能進行陸戰，又沒有車騎弓弩可用。然而他人不便侵入的原因，是因地形險要，而中原人不習慣其水土，戰士還沒有作戰，因病死亡的人數就可達十之二三。即使把越國人全部都俘虜了，也不夠補償所死亡的士卒。」

【原文】臣聞道路言^①閩越王弟甲^②弑^③而殺之。甲以誅死^④。其民未有所屬^⑤。陛下使重臣臨存^⑥。施德垂賞^⑦。以招致^⑧之。此必委質^⑨爲藩臣^⑩。世供貢職^⑪。陛下以方寸之印^⑫。丈二之組^⑬。鎮撫方外^⑭。不勞一卒。不頓^⑮一戟^⑯。而威德并行^⑰。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⑱。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⑲。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⑳。背^㉑而去之。則復相群聚^㉒。留而守之。歷歲經年^㉓。則士卒疲倦。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紉^㉔。丁壯^㉕從軍。老弱轉餉^㉖。居者^㉗無食。行者^㉘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兵者凶事^㉙。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㉚之生。奸邪之作^㉛。由此始也。周易^㉜曰。高宗伐鬼方^㉝。三年而克^㉞之。鬼方小蠻夷^㉟。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㊱也。

【注釋】①道路言：即道路之言，傳聞。②閩越王弟甲：據《漢書注校補》：顏注云「甲者，閩王弟之名。」壽昌案：非也，蓋史佚其名以甲乙呼之，如石建弟「次甲次乙」，又「徐甲、翁甲」之類，後檢顧炎武日知錄亦謂顏注爲非，云即下文所云「閩越王弟餘善，當淮南王上書時不知其名，故謂之甲，猶云某甲耳」。③弑：古代卑幼殺死尊長叫弑。多指臣子殺死君主，子女殺死父母。④甲以誅死：以，因而，因此。誅死，被殺。⑤屬：歸屬。⑥陛下使重臣臨存：重臣，猶權臣。臨存，親臨省問。⑦施德垂賞：施德，給予恩惠。垂賞，給以賞賜。⑧招致：招而使至；收羅。⑨委質：委派人質。⑩藩臣：拱衛王室之臣。⑪世供貢職：世，世代。供，執役，任職。貢職，進貢之職。⑫方寸之印：方寸，一寸見方。印，印璽。⑬丈二之組：丈二，數量詞。十進制的度量衡往往將量詞前置表示整數量，數詞後置表示分數量。丈二，爲一丈二尺。組，古代佩印用的綬。⑭鎮撫方外：鎮撫，安撫。方外，方外之地。⑮頓：謂使不鋒利。⑯戟：古代兵器名。合戈、矛爲一體，略似戈，兼有戈之橫擊、矛之直刺兩種作用，殺傷力比戈、矛爲強。⑰威德并行：威德，聲威與德行。并行，同時推行。⑱震恐：震動、恐懼。⑲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以，認爲。有司，指漢室有關官長。屠滅，屠殺、消滅。⑳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必，必然。雉兔，野雞野兔。險阻，險要阻塞之地。㉑背：棄去；離開。㉒則復相群聚：復，又。群聚，成群地聚居於一處。㉓歷歲經年：歷歲，經過一年；超過一年。經年，形容經歷的時間十分長久。㉔紡績織紉：紡績，把絲麻等纖維紡成紗或綫。古代紡指紡絲，績指緝麻。織紉，紉同「紉」，指織作布帛之事。㉕丁壯：年輕力壯者。㉖轉餉：轉運軍餉。㉗居

者：留在地方的人。^{②⑧}行者：當兵遠征的人。^{②⑨}兵者凶事：兵者，用兵，打仗。凶事，不祥之事，常指兵事。^{③⑩}變故：意外發生的變化或事故。^{③⑪}作：發生。^{③⑫}周易：書名。由伏羲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③⑬}高宗伐鬼方：高宗，即商高宗武丁。鬼方，上古種族名，為殷周西北境強敵。^{③⑭}克：戰勝，攻取。^{③⑮}蠻夷：亦作「蠻彝」。古代對四方邊遠地區少數民族的泛稱。亦專指南方少數民族。^{③⑯}重：慎重；謹慎。《荀子·議兵》：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

【譯文】「臣聽到路人傳言，閩越王的弟弟甲殺死國君，甲又因此被殺，閩越國的老百姓也沒有了歸屬。陛下若派重臣前往撫慰，施予恩德、給以賞賜來招安他們，越國必然會委派人質，作漢朝的藩臣，世代來向朝廷進貢。陛下祇用方寸大的印璽、丈二長佩印的絲帶，就可安撫方外之地，不勞一兵一卒，不費一刀一槍，而使威德并行。現在如起兵進入閩越之地，這樣必然使其震動、恐懼，認為漢室有關官吏要屠殺、消滅他們，必然像野鷄野兔一樣逃進山林險阻之處。漢軍離此而去，他們又會群聚而出；若留兵駐守，年復一年，就會使士卒疲倦、食糧乏絕；致使男子不能耕地播種，婦女不得紡績織布，年輕力壯者參軍，老弱之人轉運軍餉；留在地方的無食，當兵遠征的無糧。老百姓苦於戰事，逃亡的人必然很多，就是隨即處死他們，也是殺不完的，所以盜賊必然會興起。打仗是凶事，一個地方軍情緊急，四方都會跟從。恐怕變故的出現，奸邪的產生，

就從此開始了。《周易》說：『商朝高宗討伐鬼方，歷時三年纔將它攻克。』鬼方是個很小的蠻夷之國，高宗是殷商的英明天子，以英明天子討伐小小蠻夷，三年纔攻克，說明用兵不可不慎重考慮啊。」

【原文】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①。言莫敢校也^②。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③。在前行。故曰顏也。廝輿^④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⑤。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⑥。陛下四海^⑦爲境。九州^⑧爲家。八薮爲囿^⑨。江漢爲池^⑩。生民^⑪之屬。皆爲臣妾^⑫。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⑬。使元元之民^⑭。安生樂業^⑮。則澤被^⑯萬世。施之無窮^⑰。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⑱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閑而煩汗馬之勞乎^⑲。是時。漢兵遂出逾嶺^⑳。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㉑。漢兵罷^㉒。上嘉淮南之意^㉓。

【注釋】①有征而無戰：征，征討。無戰，謂不濫用武力。②莫敢校也：莫敢，不敢。校，對抗，較量。③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如使，倘若。蒙死，冒死。徼幸，徼通「僥」，希望獲得意外成功。逆，迎戰，迎擊。執事，有職守之人，官員。顏行，前行，前列。④廝輿：猶廝役。⑤不備而歸者：不備，不防備。歸，返回。⑥羞：謂以爲耻辱。⑦四海：古以中國四境有海環繞，各

按方位爲「東海」「南海」「西海」和「北海」，但亦因時而异，說法不一。⑧九州：古代分中國爲九州。說法不一。泛指天下，全中國。⑨八藪爲園：八藪，我國古代的八個澤藪。顏師古注：「八藪，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污，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園，古代帝王畜養禽獸以供觀賞的園林。漢以後稱苑。⑩江漢爲池：江漢，長江和漢水。池，水停積處，池塘。⑪生民：人民。⑫臣妾：古時對奴隸的稱謂。男曰臣，女曰妾，後亦泛指統治者所役使的民衆和藩屬。⑬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垂，施予。德惠，德澤恩惠。覆露，蔭庇，養育。⑭元元之民：衆百姓，善良的百姓。⑮安生樂業：猶安居樂業。⑯被：覆蓋。⑰施之無窮：施，給予，施捨。《廣雅·釋詁三》：「施，予也。」無窮，無盡，無限，指空間沒有邊際或盡頭。⑱四維：四，指四面。維，連繫。⑲何足以爲一日之閑而煩汗馬之勞乎：何足，猶言哪裏值得。一日，謂短暫，一時。閑，閑暇。煩，煩勞，相煩。汗馬之勞，指征戰的勞苦，亦指戰功。⑳逾嶺：越過，經過。嶺特指五嶺。《史記·南越列傳》：「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嶺。」㉑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適會，猶適逢。閩越王弟餘善。閩越國王郢之弟餘善。建元六年郢攻打南越餘善降漢，封「東越王」。元鼎六年餘善反漢，自稱「東越武帝」。兵敗被閩越國另一君主繇王居股與建成侯敖所害。閩越國遂王。降，投降。㉒罷：停止。㉓上嘉淮南之意：上，指武帝。淮南，淮南王劉安。意，意見。

【譯文】「臣聽說天子的用兵是有征討但沒有實際交戰，意思是說沒有人敢與之對抗。」

如果越人冒死出戰、企圖偶然獲勝，來迎擊主帥的先頭部隊，使我軍哪怕是一個駕車的小卒因無防備而歸降了敵人，即使取了越王的腦袋，臣私下也會為大漢王朝感到羞辱。陛下以四海為邊境，以九州為家室，以八大湖沼為苑囿，以長江漢水為池沼，所有的生民都願臣服效勞。陛下施予恩惠來養育他們，使衆多百姓安于生計，樂其職業，就會使萬世蒙受恩澤，延續無窮，從而使天下的安定像泰山那樣穩固而又四面連接。對夷狄之地，哪裏值得為了一時的閑暇，而煩擾於征戰的勞苦呢？」這時候，漢朝軍隊已經開出，越過山嶺，適逢閩越王兄弟餘善殺死了閩越王而投降。漢軍罷兵，武帝嘉許淮南王的這一番意見。

【原文】吾丘壽王^①。字子戇。趙^②人也。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③（舊無民不得挾弓弩六字。補之）。十賊曠弩^④。百吏^⑤不敢前。害寡而利多^⑥。此盜賊所以繁^⑦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⑧。短兵接^⑨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⑩。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⑪。臣愚以為禁民無得挾弓弩便^⑫。上下其議^⑬。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⑭。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⑮。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⑯。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⑰。及至周室衰微。諸侯力政^⑱。強侵弱。衆暴^⑲寡。海內抗弊^⑳。巧詐并生。是以智者陷^㉑愚。勇者威怯^㉒。苟以得勝為務^㉓。不顧義理^㉔。

故機變械飾^{②⑤}。所以^{②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秦兼天下。廢王道^{②⑦}。立私議^{②⑧}。去仁恩而任刑戮。墮^{②⑨}名城。殺豪杰。銷甲兵^{③⑩}。折鋒刃^{③⑪}。其後民以耰鋤捶挺相撻擊^{③⑫}。犯法滋^{③⑬}衆。盜賊不勝^{③⑭}。至於赭衣^{③⑮}塞路^{③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③⑰}。

【注釋】①吾丘壽王：字子鸞，趙人。少時，因善於下棋而被召爲待詔。令跟董仲舒學習《春

秋》。因聰明好學，任侍中中郎。後犯法被免職。東郡盜賊起，拜爲東郡都尉。後徵入爲光祿大夫侍中，反對丞相公孫弘禁止百姓持有弓、刀。後犯法被殺。②趙：古國名，周穆王封造父於趙，故址在今山西省趙城縣境。③挾弓弩：挾，握持，操持。弓弩，弓和弩。④彊弩：拉滿弓弩。⑤百吏：公卿以下衆官。⑥害寡而利多：害寡，傷害少。利多，好處多。⑦繁：多。⑧短兵：刀劍等短武器。⑨接：引中指交戰。⑩其勢必得：勢，形勢，情勢。必得，此處指一定捕獲。⑪則莫犯法：莫，副詞，表示否定，不，不能。犯法，違反制度，違反法律、法令。⑫便：有利。⑬上下其議：上，皇上，此處指武帝。下，此處指下發。其議，指公孫弘的奏議。⑭臣聞古者作五兵：古者，從前，過去的時代。作，制造。五兵，五種兵器，所指不一⑮以禁暴討邪：禁暴，制止暴亂、強暴。討邪，討伐叛逆。⑯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安居，安靜、安定地生活。制，制服。備，防備，戒備。非常，突如其來的事變。⑰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有事，有緊急情況。設，設置，安排。守衛，擔任守衛的人。施，安放。行陳，巡行軍陣。陳，通「陣」。⑱力政：以武力爲政，暴政。《墨子·天志上》：「順天意

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①⑨}暴：欺凌，凌辱。^{②⑩}抗弊：漢書作「抗敝」，亦作「抗弊」或「抗弊」，疲困，凋敝，衰敗。^{②①}陷：陷害。^{②②}威怯：威，脅迫，欺凌。怯，膽小的人，懦弱的人。^{②③}苟以得勝為務：苟，假如，如果，祇要。得勝，獲勝。務，事業，工作。^{②④}義理：合於一定的倫理道德的行事準則。^{②⑤}機變械飾：謂器械的變革和改進。^{②⑥}所以：用以，用來。^{②⑦}王道：儒家提出的一種以仁義治天下的政治主張，與霸道相對。^{②⑧}立私議：立，確定，決定。私議，謂個人的看法或主張。^{②⑨}墮：損毀。^{③⑩}銷甲兵：銷，加熱使金屬變成液態。漢賈誼《過秦論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鑄以為金人十二。」甲兵，鎧甲和兵械，泛指兵器。^{③①}折鋒刃：折，折斷。鋒刃，刀劍等的尖端和刃口，借指兵器。^{③②}民以耰鋤捶挺相撻擊：耰，農具名，狀如槌，用以擊碎土塊，平整土地和覆種。鋤，除草翻地的農具。捶，鞭子，棍杖。挺，棍棒。撻擊，鞭打。^{③③}滋：愈益，更加。^{③④}不勝：不盡。^{③⑤}赭衣：古代囚衣。因以赤土染成赭色，故稱。^{③⑥}塞路：充塞道路。言其多。^{③⑦}卒以亂亡：卒，終於，最後。亂亡，敗亂滅亡。

【譯文】吾丘壽王，字子戇，越國人。丞相公孫弘上書說：「現應當不准百姓持有弓弩。有十個盜賊張滿弓弩，一百個官役也不敢向前，這樣對他們傷害少而好處多，這是盜賊所以發展得多的原因啊。禁令老百姓不得持有弓弩，那麼盜賊就祇能手持短武器，短武器相對接，人多者就可獲勝。以衆多的官役捕捉比較少的盜賊，結果一定會將盜賊

擒獲。盜賊有害無利，就沒有人敢犯法。臣愚以為禁止老百姓持有弓弩爲好。」皇上把這個奏議交下邊討論。壽王對答說：「臣聽說，古時候製造矛、戟、弓、劍、戈等五種兵器，不是用來互相傷害，而是用來禁止暴亂、討伐叛逆。平時就用來捕殺猛獸以防不測；有戰事就用來武裝守衛、布設行列軍陣。到了周王朝衰落時，諸侯竭力征討，兵強者欺侮兵弱者，兵多者傷害兵少者，海內爭相爲害，奸巧欺詐并生。因此，聰明的陷害愚昧的，勇悍的威脅怯懦的，不擇手段，以取得勝利爲要務，不顧道義公理。所以弓弩機關、武器得以改進，用來互相傷害的器械不可勝數。秦朝兼并天下後，廢除王道，興立自己的政治主張，拋開仁愛恩義而濫用刑戮，毀名城，殺豪杰，銷毀武器，損折鋒刃。從那以後，老百姓用鋤頭、馬鞭、棍棒互相打鬥，犯法的人越來越多，盜賊不可勝數，以至到了穿囚服的犯人站滿道路，群寇滿山遍野，終於因此而亡國。」

【原文】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①。知其不足恃也^②。今陛下昭明德^③。建太平。舉俊材^④。興學官^⑤。宇內^⑥日化。方外鄉風^⑦。然而盜賊猶有^⑧者。郡國二千石之罪^⑨。非挾弓弩之過也。禮^⑩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⑪。明示有事也^⑫。大射^⑬之禮。自天子降及乎庶人。三代之道^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⑮。未聞弓矢^⑯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⑰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於重

誅^⑮。固不避也^⑯。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⑰。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⑱。竊以爲無益於禁奸^⑲。而廢先王之典^⑳。使學者不得習行^㉑其禮。不便。書奏。上以難^㉒丞相弘。弘詘服^㉓焉。

【注釋】①省禁防：省，除去，裁撤。禁防，謂禁止防範。②知其不足恃也：知，曉得，瞭解。其，指禁防。恃，依賴，憑藉。③昭明德：昭，顯揚，顯示。明德，美德。④舉俊材：舉，推薦，選用。俊材，亦作「俊才」，才智卓越的人。⑤興學官：興，興建。學官，學校的房舍。⑥宇內：國內。⑦方外鄉風：方外，域外，邊遠地區。鄉風，鄉，通「向」。趨從教化，指政治上的歸順或對個人的敬仰。⑧猶有：仍然存在。⑨郡國二千石之罪：郡國，郡和國的并稱。漢初，兼采封建及郡縣之制，分天下爲郡與國。郡直屬中央，國分封諸王、侯，封王之國稱王國，封侯之國稱侯國。南北朝仍沿郡、國并置之制，至隋始廢國存郡。後亦以「郡國」泛指地方行政區劃。二千石，量詞。石，官俸的計量單位。秦漢以爲官位的品級，如萬石、二千石等。《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唐顏師古題解：「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穀。其稱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⑩禮：《禮記》。古言禮之書。⑪桑弧蓬矢以舉之：桑弧蓬矢，古時男子出生，以桑木作弓，蓬草爲矢，射天地四方，象徵男兒應有志於四方，後用作勉勵人應有大志之辭。舉，撫養，生育。⑫明示有事也：明示，明白指示或表示。有事，有戰事。⑬大射：爲

祭祀擇士而舉行的射禮。^⑭道：方法，途徑。^⑮明教：修明教育。^⑯弓矢：弓箭。^⑰攻奪：攻取。^⑱大奸之於重誅：大奸，猶大惡。之於，猶對於。重誅，指極刑。^⑲固不避也：固，本來。不避，不躲避。^⑳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良民，舊時指安分守法的百姓。自備，自我防備。抵，觸犯。法禁，刑法和禁令。^㉑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擅賊威，助長賊盜的威勢。奪民救，剝奪良民自救的權力。^㉒禁奸：禁止奸邪。^㉓廢先王之典：廢，廢止。典，制度，法規，法律。^㉔習行：常行。^㉕難：責難；詰問。^㉖詘服：屈服。詘，音屈。

【譯文】「所以聖明的君主致力於教化而減少禁防舉措，知道憑藉禁止、防範是靠不住的。當今陛下昭示明德，建立太平，選拔賢才，興辦學府，國內一天天受到教化，方域之外也趨從教化，可是仍然還有盜賊，其罪責在於郡國官俸二千石的官吏，不是因持有弓弩的過錯啊。《禮記》說：『生下男孩，讓他用桑木作弓、蓬草作箭來玩耍。』明確表示國家會有戰事。實行習射弓箭的儀禮，從天子到平民百姓，是夏、商、周三代的做法啊。臣聽說聖明的君主把習射弓箭也算在宣揚教化之內，却没有聽說把弓箭列為禁止之事的。況且之所以要禁止持有弓弩，是因為盜賊用它來搶劫掠奪。凡搶劫掠奪按罪要判處死刑，然而却禁止不了，那是因為大惡之人對於重刑本來就不打算躲避。臣擔心奸邪之人持有弓弩而官吏不能禁止，良民用它來自衛防備却觸犯法禁，這是助長了賊盜的

威勢而剝奪了良民自救的權力啊。我私下認為這無益於禁止奸邪，反而是廢止了先王的禮典制度，使學者不能學習、行使先王的儀禮。這樣的做法不利。」這封奏書上達後，武帝用以責難公孫弘，公孫弘爲之折服。

【原文】主父偃^①。齊國^②人也。上書闕下^③。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④。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春蒐秋獮^⑤。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⑥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⑦也。故聖王重^⑧之。夫務戰勝^⑨。窮武事^⑩。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⑪。并吞戰國。海內爲一^⑫。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

【注釋】①主父偃：漢武帝時大臣，臨邛（今山東臨淄）人。助漢武帝頒布《推恩令》，後被武帝誅殺。②齊國：齊地約在今山東省泰山以北黃河流域和膠東半島地區，漢以後仍沿稱爲齊。③闕下：宮闕之下，借指帝王所居的宮廷。這裏指漢武帝。④律令：法令。⑤春蒐秋獮：蒐，音搜。獮，音顯。春蒐，帝王春季的射獵。《左傳·隱公五年》：「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秋獮，國君秋季狩獵之稱。⑥逆德：背弃仁德。《漢書·高帝紀上》：「順德者昌，逆德者亡。」⑦末節：卑下的品行。⑧重：慎重，謹慎。⑨夫務戰勝：夫，助詞，用於句首，表發端。務，從事，致

力。戰勝，在戰爭中取勝，經戰鬥而獲勝。^⑩窮武事：猶言窮兵黷武。濫用武力，肆意發動戰爭。^⑪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昔，從前，過去，與「今」相對。秦皇帝，指秦始皇。任，憑依，依據。威，威力，威勢。^⑫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并吞，兼并侵吞。戰國，指戰國時位於函谷關以東的齊、楚、燕、韓、趙、魏六國。一，統一。

【譯文】主父偃，齊國人。曾向皇上上書，所說的九件事，其中有八件都是有關律令的，有一件是勸止征伐匈奴的。他說：「臣聽說國家雖大，好戰必亡；天下即使太平，忘戰必然危殆。天下已經太平，春獵秋狩以習武事，就是爲了不忘記戰爭。再說惱怒是違背道德的，兵器是不祥之物，爭奪是卑下的行爲，所以聖明的君主對此非常慎重。致力於戰勝他人、窮兵黷武之事，沒有不追悔的。從前秦始皇憑藉戰勝的威勢，并吞了六國，使海內統一，其功業和夏、商、周三代等同。無休止地追求戰爭勝利，想要攻伐匈奴。」

【原文】李斯^①諫曰。夫匈奴無城郭之居^②。委積之守^③。遷徙烏舉。難得而制^④。輕兵^⑤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⑥。得其地不足以爲利^⑦。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⑧。不可和調。勝必弃之。非民父母。靡弊^⑨中國。甘心^⑩匈奴。非完計

也^⑪。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⑫將兵而攻胡。却地^⑬千里。以河^⑭爲境。發天下丁男^⑮以守北河^⑯。暴兵^⑰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逾河而北^⑱。是豈人衆之不足^⑲。兵革之不備哉^⑳。其勢不可也^㉑。又使天下飛芻輓粟^㉒。轉輸北河^㉓。率三十鍾而致一石^㉔。男子疾耕^㉕。不足於糧餉^㉖。女子紡績^㉗。不足於帷幕^㉘。百姓靡弊。孤寡老弱不能相養^㉙。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㉚。及至高皇帝^㉛定天下。略地於邊^㉜。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㉝。

【注釋】

①李斯：秦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和書法家，協助秦始皇統一天下。後爲秦朝丞相，參與制定了法律，統一車軌、文字、度量衡制度。秦始皇死後與趙高立少子胡亥爲二世皇帝，爲趙高所忌，腰斬於市。②無城郭之居：沒有可以居住的城邑。③委積之守：委積，指儲備之糧草。守，守護，看護，看守。④遷徙烏舉，難得而制：遷徙，搬家。烏舉，如鳥一樣飛來飛去。難得，難以俘獲。制，制服。⑤輕兵：輕裝的部隊。⑥運糧以行，重不及事：行，行軍。重，繁重，沉重。不及事，不能成事，完不成任務。⑦利：贏利，利息。⑧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得其民，俘獲他們的人民。不可調，李奇曰：「不可和調也。」守，保有。⑨靡弊：同「靡敝」「靡弊」「靡幣」。殘破，凋敝。⑩甘心：指使之快意。⑪完計：周全的計謀。⑫蒙恬：姬姓，蒙氏，名恬。秦始皇時期的著名將領，被譽爲「中華第一勇士」。祖籍齊國，山東人。傳說他曾改良過毛筆。⑬却地：辟地。《史

記《作「辟地」》。^⑭河：黃河。^⑮丁男：已及服役年齡的成年男子。^⑯北河：清以前黃河自今內蒙古磴口縣以下，分為南北二支，北支約當今烏加河，時為黃河正流，對南支而言，稱北河。^⑰暴兵：謂用兵或動用軍隊。^⑱終不逾河而北：逾，越過，經過。河，黃河。北，向北進軍。^⑲是豈人衆之不足：是，這。豈，難道是。人衆，人力。不足，不夠。^⑳兵革之不備哉：兵革，兵器和甲冑的總稱。泛指武器軍備。不備，不完備。^㉑其勢不可也：其勢，當時的形勢。不可，不答應；不准許。^㉒飛芻輓粟：謂迅速運送糧草。顏師古注：「運載芻稿，令其疾至，故曰飛芻也。輓謂引車船也。」^㉓轉輸北河：轉輸，運輸。北河，見注釋^⑯。^㉔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率，大概，一般。鍾，中國古代計量單位。春秋時齊國公室的公量，合六斛四斗，之後亦有合八斛及十斛之制。致，送達；使達到。石，計算容量的單位。十斗為一石。^㉕疾耕：努力耕作。^㉖糧餉：亦作「糧饗」，軍隊中發給官兵的口糧和錢。^㉗紡績：把絲麻等纖維紡成紗或綫。古代紡指紡絲，績指緝麻。^㉘帷幕：帳幕，帷幔。^㉙孤寡老弱不能相養：孤寡老弱，泛指沒有勞動力而又無人贍養的人。相養，謂得到贍養。^㉚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道死者，死於道路者。相望，互相看見，形容接連不斷，極言其多。蓋，語氣詞，多用於句首。始叛，開始反叛。^㉛高皇帝：指漢高祖劉邦。^㉜略地於邊：略地，占領土地，侵占土地。邊，邊境，邊界。^㉝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聞，聽說。聚，會合，聚集。代谷，地名，在今山西繁峙及舊崞縣一帶。

【譯文】「李斯曾進諫說：『匈奴沒有城邑用來居住，沒有蓄積的糧物可守，隨處遷徙，如鳥一樣飛來飛去，是難以俘獲和制服的。輕兵深入，糧食必然接濟不上；携運糧食前進，會因負重而貽誤戰事。奪得了他們的土地，不會有什麼利益；俘獲了他們的人民，也不能調和并保住他們。戰勝了又必定會抛弃，這也不是民之父母所爲。使中國民生凋蔽，却使匈奴快意，這不是完好的謀略。』秦始皇不聽李斯的勸阻，遂派蒙恬領兵攻打匈奴，使其退却千里之地，遂以黃河爲邊界，調派天下丁男戍守北河。軍隊在外蒙受風日霜露十餘年，死的人難以計數，但始終未能越過黃河向北挺進。這難道是因爲人力不足、軍備不完善嗎？是客觀形勢不合宜啊！此外，讓天下老百姓飛速拉運糧草，轉送到黃河北段，大概發運三十鍾糧而運到的僅有一石。男子拼命耕種也滿足不了糧餉的需要，婦女日夜紡織也滿足不了軍隊的需求，老百姓因此貧困凋蔽，孤寡老弱的人得不到贍養，道路上病餓而死者相望不絕，天下人開始反叛。等到高祖皇帝平定天下，奪取邊界之地，聽說匈奴聚集在代穀之外，便想去攻打。」

【原文】御史成諫曰①。夫匈奴獸聚而鳥散②。從之如搏景③。今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④。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⑤。高帝悔之。乃使劉敬往結和親⑥。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

衆^⑦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繫虜單于^⑧。適足以結怨深讎^⑨。不足以償^⑩天下之費也。夫匈奴行盜侵毆^⑪。所以爲業。天性固然^⑫。上自虞。夏。殷。周。禽獸畜之^⑬。不比^⑭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⑮。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⑯。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⑰。將吏相疑而外市^⑱。與外國交市。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他。章邯得成其私^⑲。此得失之效^⑳也。書奏召見。乃拜爲郎中。

【注釋】①御史成諫曰：御史，官名。春秋戰國時期列國皆有御史，爲國君親近之職，掌文書及記事。秦設御史大夫，職副丞相，位甚尊；并以御史監郡，遂有糾察彈劾之權，蓋因近臣使作耳目。漢以後，御史職銜累有變化，職責則專司糾彈，而文書記事乃歸太史掌管。成，據《漢書注校補》壽昌案，成在漢初爲御史，未傳其姓，諫高祖語，惟見此及匈奴傳中。②獸聚而鳥散：獸聚鳥散，謂聚散無常有如鳥獸，多比喻游牧民族。③從之如搏景：從之，追趕他們。景，「影」的古字，比喻難以捉摸。④危之：以之爲危，認爲這很危險。⑤平城之圍：又名白登之圍，是指漢高祖六年（公元前二〇〇年）漢高祖劉邦被匈奴圍困於白登山（今山西大同東北馬鋪山）的事件。⑥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乃，於是。使，派遣。劉敬，原名婁敬，齊國人，漢高帝五年，賜姓劉，拜爲郎中，號爲奉春君。往，去。結，舊時表明保證負責或承認了結的文書，此處用作動詞。和親，指封建王朝利用

婚姻關係與邊疆各族統治者結親和好。⑦積衆：駐兵民。⑧雖有覆軍殺將，繫虜單于：覆軍，覆滅全軍。殺將，殺死敵將。繫虜，擄獲，俘獲。單于，漢時匈奴君長的稱號。⑨深讎：加深仇恨。⑩償：賠償，償還。⑪侵毆：亦作「侵驅」，侵犯虜掠。毆，「驅」的古字，驅趕，驅逐。⑫天性固然：天性，先天具有的品質或性情。固然，本來就如此。⑬上自虞、夏、殷、周，禽獸畜之：虞，朝代名，帝舜有天下之號。夏，朝代名，即夏后氏，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相傳為禹子啓所創立的奴隸制國家。建都安邑（今山西省夏縣北）。殷，朝代名，商王盤庚從奄（今山東曲阜）遷都殷，後世因稱商為殷，至紂亡國，整個商代亦稱為商殷或殷商。周，姬姓。公元前十一世紀武王滅商建周。都城鎬京（今陝西西安），史稱西周。公元前七七年，犬戎攻破鎬京，周幽王被殺。次年周平王東遷洛邑（今河南洛陽），史稱東周。公元前二五六年為秦所滅。共歷三十四王，八百多年。禽獸，鳥類和獸類的統稱，比喻不知禮義或行為卑劣的人。畜，動詞，視之為牲畜。⑭不比：不可相比；不同於。⑮統：綱紀，準則。⑯事苦則慮易：事苦，兵事勞苦。慮易，變心。師古曰：言思慮變易，失其常也。⑰靡敝愁苦：靡敝，殘破，凋敝。愁苦，憂愁苦惱。⑱將吏相疑而外市：將吏，軍官。相疑，互相猜疑。外市，謂勾通外人以取利。⑲故尉他，章邯得成其私：尉他，亦作「尉佗」，趙佗，他曾任秦南海郡尉，故稱。他建立了南越國。《史記·南越列傳》：「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司馬貞索隱：「尉，官也；他，名也。」章邯，本是秦朝將領，在秦末大亂中投降項羽，受封為王。⑳效：證明，驗證。

【譯文】「御史成進諫說：『匈奴的習性，好像鳥獸聚散一樣，追趕他們就像捕捉影子。現在陛下以旺盛的氣勢去攻打匈奴，臣私下認為這是很危險的。』高祖皇帝不聽勸告，於是率軍到達代穀，結果發生了被圍困於平城的事件。高祖皇帝很後悔，於是派遣劉敬前往匈奴締結和親，然後天下纔無動用干戈之事。所以兵法上說：『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朝當年經常在邊地駐扎兵民達數十萬人，雖然也有過殲滅敵軍、斬殺敵將、俘虜單于之功，但恰恰會因此造成并加深仇恨，而不能够抵償國家用於戰爭的耗費。匈奴行施盜竊、侵擾邊境、追奪人畜，以此作為謀生手段，其天性本來如此，上到虞、夏、殷商時代，從來都是把他們當禽獸畜養，不與人同等看待。如果不上觀虞、夏、殷商的傳統綱紀，而往下因循近世的失誤，這是臣之所以大為擔憂的事，也是老百姓所埋怨苦惱的事啊。況且出兵在外時間一長就會發生變亂，所做的事情太苦人們就會變心。結果弄得邊境之民貧困凋蔽而愁苦，將吏相互猜疑而對外暗做交易以牟利，所以尉佗、章邯就能實現他們的私欲，這些都是得失的證明啊！」奏書呈上後，主父偃被皇上召見，封為郎中。

【原文】偃數上疏言事^①。歲中四遷^②。偃說^③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④連城^⑤數十。地方千里。緩^⑥則驕奢。易為淫亂^⑦。急則

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⑧。今以法割削^⑨。則逆節萌起^⑩。前日朝錯^⑪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嫡嗣代立^⑫。餘雖骨肉^⑬。毋尺地封^⑭。則仁孝之道不宣^⑮。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⑯。以地侯^⑰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⑱。實分^⑲其國。必稍自銷弱矣^⑳。於是上從其計。

【注釋】①言事：古代專指向君王進諫或議論政事。②遷：晉升或調動。③說：勸說別人聽從自己的意見。④或：代詞，有的，有些。⑤連城：指毗鄰的諸城。⑥緩：寬鬆。⑦淫亂：風氣不正，道德敗壞。⑧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急，緊急。阻，倚仗，憑藉。強，強盛，強大。合從，指戰國時，蘇秦游說六國諸侯聯合拒秦。秦在西方，六國地處南北，故稱合從。此處指聯合。逆，背叛，作亂。京師，指朝廷。⑨割削：削減。⑩逆節萌起：逆節，叛逆的念頭或行為。萌起，開始，發生。⑪前日朝錯：前日，往日。朝錯，即晁錯（公元前二〇〇年—公元前一五四年），是西漢文帝時的智囊人物，潁川（今河南禹縣城南晁喜鋪）人。漢文帝時，晁錯因文才出眾任太常掌故，後歷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太子老師）、賢文學。在教導太子中受理深刻，辯才非凡，被太子劉啓（即後來的景帝）尊為「智囊」。因「七國之亂」被腰斬於西安東市。⑫而嫡嗣代立：嫡嗣，指君位承繼人。《漢書》作適嗣。代立，亦作「代位」，繼立為君。立，通「位」。⑬餘雖骨肉：餘，其他的。骨肉，比喻至親，指父母兄弟子女等親人。⑭毋尺地封：毋，沒有。尺地，一尺之地，極言其小。

封，受封。^⑮不宣：無法顯揚。^⑯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願，希望。令，下令。得，必須。推恩，廣施恩惠，移恩。分，分封。子弟，子與弟，對父兄而言，亦泛指子侄輩。^⑰侯：當動詞用，謂封侯。^⑱上以德施：以德施，施之以德。^⑲實分：實，實際上。分，削分。^⑳必稍自銷弱矣：稍，副詞，漸，逐漸。銷弱，衰弱。

【譯文】他多次上疏言事，一年之中四次升官。主父偃進言說：「古代的諸侯國，土地不過百餘里，強弱的形勢容易控制。而今の諸侯，有的連城數十座，地方千里。對他們寬鬆，他們就驕奢，並容易導致風氣不正，道德敗壞。一旦其形勢危急，就會倚仗其強大而聯合起來反叛朝廷。假如要以法分割、削弱其勢力，他們就會萌生反叛的思想。不久前晁錯（主張削藩引起七國之亂）事件就是這樣的例子啊。現在諸侯王的子弟有的多達十多個，而祇有嫡長子世代嗣位，其餘的人雖說也是骨肉之親，却没有尺寸之地的封國，就使得仁孝之道不能宣揚。希望陛下讓諸侯廣施其皇族恩德於所有子弟，給予他們封地，都成為侯爵。讓他們人人歡喜地得到其所希望的。就皇上而言，施予了恩德，實際上是分割了諸侯王的封國，這就必然會使其勢力逐漸地削弱。」武帝聽從了主父偃這一謀略。

【原文】徐樂^①。燕^②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③。不在瓦解^④。古今一也^⑤。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⑥。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⑦。然起窮巷。奮棘矜^⑧。偏袒^⑨大呼。天下從風^⑩。此其故何也。由^⑪民困^⑫而主不恤^⑬。下怨而上不知。俗以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⑭是也。七國謀爲大逆^⑮。號皆稱萬乘^⑯之君。帶甲^⑰數十萬。威^⑱足以嚴^⑲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⑳尺寸之地。而身爲禽^㉑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㉒輕於匹夫^㉓。而兵弱于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㉔之民衆。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㉕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㉖之士。或首難^㉗而危海內。況三晉之君或存乎^㉘。天下雖未治^㉙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強國勁兵^㉚。不得還踵而身爲禽也^㉛。況群臣百姓。能爲亂^㉜乎。此二體^㉝者。安危之明要^㉞。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㉟也。

【注釋】①徐樂：字不詳，燕郡無終（今屬天津市）人，約自漢景帝初年至武帝後元末年間在世。他與主父偃、嚴安、司馬相如、吾丘壽王等侍帝左右，是武帝重要的文學侍臣之一。徐樂在任上的

政績已無從可考，但《漢書》本傳中留下了他一篇近千言的上書，這使我們不僅能够從中領略到他「辯知宏達，溢于文辭」的才華，而且還能看到他洞察歷史、善觀時勢的憂患意識。無論從名望還是從功業上看，徐樂都遠不如陸賈、賈誼，但他那洞察歷史、善觀時勢的憂患意識和敢於為民請命的政治作風，同樣為後人樹立了典範，而他的歷史見識與陸賈、賈誼相比也并不遜色。②燕人：燕，周代諸侯國，又稱北燕。姬姓，周公奭之後，在今河北省北部和遼寧省西端，建都薊（今北京城南隅）。戰國時為七雄之一，後為秦所滅。燕人，徐樂為燕郡無終（今屬天津市）人。③土崩：比喻崩潰破敗，無法收拾。④瓦解：瓦片碎裂。比喻崩潰或分裂、分離。⑤古今一也：一，相同，一樣。謂古今一樣，沒有變化。⑥陳涉無千乘之尊：陳涉（公元前一六九年—公元前二〇八年），秦陽城人，字涉。秦二世元年七月，與吳廣在蕘縣大澤鄉揭竿而起。自立為王，國號張楚。千乘，兵車千輛，古以一車四馬為一乘。尊，尊貴。⑦陶朱、猗頓之富：陶朱，即范蠡，字少伯，春秋末期楚國宛邑人，他是中國古代商人的聖祖，人稱陶朱公。猗頓，戰國時大工商業者。原是春秋時魯國的貧寒書生。他在生計艱難時，聽到範蠡棄官經商很快致富的消息，于是，「往而問術」。範蠡告訴他：「子欲速富，當畜五（母畜）。」於是他大畜牛羊，後又兼營鹽業，十年之間，成為與陶公齊名的巨富。⑧奮棘矜：奮，揚起。棘矜，棘矜戟柄。棘，通「戟」。司馬貞索隱：「矜，今戟柄。棘，戟也。」⑨偏袒：解衣裸露一臂。⑩從風：仿效。⑪由：介詞，由於，因為。⑫民困：人民困苦。⑬不恤：不憂憫，不顧惜。⑭兵：軍事。⑮七國謀為大逆：指公元前一五四年發生的七國之亂。西漢分封的

七大同姓王，從吳王劉濞爲首聯合叛亂，后失敗。大逆，古代稱危害君父、宗廟、宮闕等罪行爲「大逆」，爲「十惡」之一。^{①⑥}萬乘：萬輛兵車。古時一車四馬爲一乘。周制，天子地方千里，能出兵車萬乘，因以「萬乘」指天子。^{①⑦}帶甲：披甲的將士。^{①⑧}威：顯示的使人畏懼懾服的力量。^{①⑨}嚴：震懾。^{②⑩}攘：侵犯，侵奪。^{②⑪}禽：「擒」的古字。俘獲；被俘；制伏。^{②⑫}權：權勢。^{②⑬}匹夫：古代指平民中的男子，亦泛指平民百姓。^{②⑭}安土樂俗：安土，安居本土。樂俗，樂其習俗。^{②⑮}誠：確實。^{②⑯}窮處：困居。^{②⑰}首難：首先發難起事。^{②⑱}况三晉之君或存乎：三晉之君，公元前四五三年，趙、韓、魏三家瓜分了晉國的領地，此處即指韓、趙、魏三家之君。或，副詞，或許，也許，表示不肯定。存，存在。^{②⑲}未治：未得太平。^{③⑰}勁兵：精銳的部隊。^{③⑱}還踵而身爲禽也：還踵，旋踵，轉身，極言短時。禽，同「擒」。^{③⑲}爲亂：作亂；造反。^{③⑳}二體：指「土崩」和「瓦解」兩個根本問題。^{③⑱}明要：明顯的關鍵。^{③㉑}深察：仔細觀察。

【譯文】徐樂，燕國人。他上書說：「臣聽說天下的禍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的道理是一樣的。什麼是『土崩』？秦末的情況就是。陳涉沒有諸侯那樣的尊貴，本人也不是王公大臣、名門望族的後代，沒有孔子、曾子、墨子的賢能和陶朱、猗頓那樣的財富。然而他於窮巷起義，奮舉戟柄，袒露右臂，大呼一聲而天下聞風回應，這其中的原因是什麼呢？是由於人民窮困而君主却不如體恤；下面怨聲載道而上邊却不知情；

社會風氣混亂而政事仍不加整治。這三條是陳涉所憑藉的客觀條件。這就叫『土崩』。所以說天下的禍患在於『土崩』。什麼叫『瓦解』？吳、楚、齊、趙的軍事狀況就是。吳楚等七國圖謀進行反叛，都號稱為萬乘之君，擁有軍隊數十萬人，威力足以震懾國內，財力足以獎勵士民，可是他們不能西進奪得尺寸之地，而自身却被朝廷所擒。這其中的原因是什麼呢？不是他們的權勢比不上常人，也不是他們的兵力比陳涉弱，而是因為在那時，先帝的恩澤還未衰減，安守故土、樂其習俗的百姓很多，諸侯又沒有封國境外的援助。這就叫『瓦解』。所以說天下的禍患不在於瓦解。由此來看，天下如果真的有土崩之勢，即使是身穿布衣、身處陋巷之人，祇要有人帶頭發難，就可危及海內，何況像韓、趙、魏三晉之君這樣的人或許還有在世的呢！天下雖然尚未太平，但如果沒有土崩之勢，即使有強國勁兵起來造反，恐怕他們尚未得及轉身撤退就會被擒，何況是群臣百姓，他們能造成動亂嗎？這兩個根本問題，是關係國家安危的明顯關鍵，賢明的君主對此應該有所留意并認真省察啊！」

【原文】間者^①。關東^②五穀數不登^③。年歲未復^④。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⑤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⑥。明安危之機^⑦。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⑧。其要

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⑨。臣聞圖王^⑩不成。其弊足以安^⑪。安則陛下何求^⑫而不得。何威^⑬而不成。奚征^⑭而不服哉。

【注釋】①間者：近來。②關東：指函谷關、潼關以東地區。③五穀數不登：五穀，五種穀物，所指不一。後以五穀為穀物的通稱，不一定限於五種。數，數年。不登，歉收。④年歲未復：年歲，年景。復，恢復。⑤推數循理：推數，推算運數。循理，依照道理或遵循規律。⑥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賢主，賢明的君主。觀，看到。萬化，萬事萬物，大自然。原，本源，根源。⑦明安危之機：明，明瞭。機，事物的關鍵，樞紐。⑧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修，修治。廟堂之上，指朝廷。銷，消除，消散。未形之患，尚未顯露的禍患。⑨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要，要點，大要。期，希望，企求。使，使得。而已，助詞，表示僅止於此，猶罷了。⑩圖王：圖謀王業。⑪其弊足以安：弊，通「弊」。害處，弊病。安，安定，平靜。⑫何求：何，什麼。求，期求。⑬威：震懾，使知畏懼而服從。⑭奚征：奚，疑問詞，猶何，何處，什麼地方。征，征討。

【譯文】「近來關東五穀連年欠收，年景沒有好轉，百姓大多窮困，再加上邊境的戰事，推究規律，按常理來看，老百姓應該有不安於其處境的了。不安便容易騷動；容易騷動，就是土崩之勢呀！所以賢明的君主，特別要看到萬物變化的本源，明察安危的關

鍵，整治於朝廷之上，從而消除尚未顯露的禍患。其大要，就是要想辦法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臣聽說即使謀求王道不成，雖存在一些弊病也還是可以保持天下安定的。祇要天下安定，那麼陛下還有什麼期求不能滿足？什麼威嚴不能實現？征伐誰能不服呢？」

【原文】嚴安^①。臨菑^②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③。臣聞鄒子^④曰。政教文質^⑤者。所以云救也^⑥。當時則用^⑦。過則捨之^⑧。有易^⑨則易之。故守一^⑩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⑪。秦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壹^⑫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民得免戰國^⑬。人人自以為更生^⑭。鄉使^⑮秦緩其刑罰。薄賦斂^⑯。省徭役。貴^⑰仁義。賤權利^⑱。上篤厚。下佞巧^⑲。變風易俗^⑳。化^㉑於海內。則世世必安^㉒矣。秦不行是風^㉓。循其故俗^㉔。為智巧權利者進^㉕。篤厚忠正者退^㉖。法嚴令苛^㉗。諂諛者衆。日聞其美^㉘。意廣心逸^㉙。欲威海外^㉚。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㉛。南挂於越^㉜。宿兵^㉝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㉞。行^㉟十餘年。丁男被甲^㊱。丁女轉輸^㊲。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㊳。

【注釋】①嚴安：約公元前一五六年至公元前八十七年間在世，字不詳，臨菑人。武帝時拜郎中。

安亦爲武帝文學侍從之臣之一，與司馬相如等俱被尊學。後爲騎馬令。②臨菑：即臨淄，齊國故城。在山東省淄博市東北。③以故丞相史上書曰：以，通過。故，原先的。丞相史，官名。《周禮·天官·宰夫》：「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鄭玄注：「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④鄒子：即鄒衍，齊國人。生卒年不詳，據推斷大約生於公元前三二四年，死於公元前二五〇年，活了七十餘歲。他活動的時代後於孟子，與公孫龍、魯仲連是同時代人。齊宣王時，鄒衍就學於稷下學宮，先學儒術，改攻陰陽五行學說，然而終以儒術爲其旨歸。⑤政教文質：政教，政治與教化。文質，文華與質樸。⑥所以云救也：云，說。救，救世，拯濟世人，匡救世弊。⑦當時則用：當時，適時。用，採用。⑧過則捨之：過，過時。捨，捨棄。⑨易：改變，更改。⑩守一：專守定法。⑪未睹治之至也：未睹，沒有看到。至，達到極點。⑫壹：統一。⑬民得免戰國：得免，得以免於。戰國，謂統治一方、互相交戰的國家。⑭更生：新生，重新獲得生命。⑮鄉使：猶假如。鄉，通「向」。⑯薄賦斂：薄，減輕，減損。賦斂，田賦，稅收。⑰貴：重視。⑱賤權利：賤，輕視。權利，權勢和貨財。⑲上篤厚，下佞巧：上，提拔，任用。篤厚，此處指忠實厚道之人。下，貶退。佞巧，諂佞巧詐之人。⑳變風易俗：改變舊的風氣和習俗。㉑化：改變人心風俗，教化，教育。㉒安：安定。㉓秦不行是風：是，這。風，風教，教化。㉔循其故俗：循，從，遵循。故俗，古俗，舊俗。㉕爲智巧權利者進：爲，舉行，施行。智巧，機謀與巧詐。權利，權勢和貨財。進，進用。㉖退：貶退。㉗法嚴令苛：法令嚴苛。謂使用嚴刑峻法。㉘日聞其美：日，每天。聞，聽到。美，此處指贊美之辭。㉙意廣心逸：廣，遠。指

志向等遠大。逸，樂。^{③〇}欲威海外：欲，想要。威，震懾，使之畏懼而服從。海外，四海之外，泛指邊遠之地。今特指國外。^{③¹}秦禍北構於胡：秦禍，秦朝的禍患。構，造成；結成。胡，此指北方的民族如匈奴。^{③²}南挂於越：挂，礙，阻礙。越，古代南方少數民族名，分布於長江中、下游以南，部落衆多，地域極廣，有百越、百粵之稱。^{③³}宿兵：駐扎軍隊。^{③⁴}退：撤退。^{③⁵}行：經歷。^{③⁶}丁男被甲：丁男，已及服役年齡的成年男子。被甲，披甲作戰。^{③⁷}丁女轉輸：丁女，已到服役年齡的成年女子。轉輸，運輸。^{③⁸}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自經，上吊自殺。道樹，行道兩旁的樹。相望，互相看見。形容接連不斷，極言其多。

【譯文】嚴安，臨菑人，通過原丞相史的身份上書說：「臣聞知《鄒子》上說：『政教文辭之所以質樸，因為它說的是救世的問題，合乎時勢就采用，過時就應捨弃，有應改的地方就改動，所以堅持一種觀念而不加改變，從沒有看到其治理得極好的。』秦王并吞列國，號稱皇帝，統攬四海的政權，毀壞諸侯國的都城。民衆得以免于戰國紛爭，人人因此自以爲重獲新生。假使那時秦朝寬鬆其刑罰，減輕賦斂，減少徭役，尊崇仁義，看輕權利，崇尚篤厚，鄙弃佞巧，移風易俗，教化施於海內，那麼世世代代也就必然能安定了。但是秦朝不實行這樣的教化，仍然沿襲舊日的習俗，使智巧嗜利的人入朝，將篤厚忠正的人貶退，法令嚴厲苛刻，諂媚奉承者衆多，每天聽到的盡是贊美之

辭，雄心勃勃而狂放，還想使威風顯揚於海外。當此之時，秦朝的禍患是北方結怨於匈奴，南方受越人牽制，駐兵於無用之地，進軍後便不能撤退。這樣經歷了十多年，丁男披甲打仗，丁女轉運軍需，人民感到苦不聊生，上吊自殺於路邊樹上而死的人接連不斷。」

【原文】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①。豪士^②并起。不可勝載^③也。然本皆非公侯^④之後。無尺寸^⑤之勢。起閭巷^⑥。杖棘矜^⑦。應時而動^⑧。不謀^⑨而俱起。不約而同會^⑩。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⑪。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⑫。窮兵^⑬之禍也。故周失之弱^⑭。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⑮。朝夜郎^⑯。降羌隗^⑰。略^⑱穢州。東夷也。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⑲。議者美之^⑳。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㉑。今中國無狗吠之警^㉒。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弊^㉓國家。非所以子民^㉔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㉕。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㉖。禍挈而不解^㉗。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㉘。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磨劍。矯箭控弦。轉輸^㉙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㉚也。

【注釋】①大叛：大肆叛亂。②豪士：指豪放任俠之士。③載：記錄；登載。④公侯：泛指有爵位

的貴族和官高位顯的人。⑤尺寸：形容事物些許、細小或低微。⑥閭巷：里巷；鄉里。⑦杖棘矜：杖，握；執持。棘矜，戟柄。棘，通「戟」。⑧應時而動：應時，順應時勢；適合時會。動，行動；采取行动。⑨不謀：不商量。⑩不約而同會：不約，不邀約。同會，猶會合。⑪至于伯王，時教使然也：伯王，霸王，霸者的尊稱。伯，通「霸」。時教，當時的教化。⑫滅世絕祀：指亡國。⑬窮兵：濫用武力。⑭弱：軟弱；懦弱。⑮今徇南夷：徇，巡視，巡行。南夷，舊指南方的少數民族，又指南方邊遠地區。⑯朝夜郎：朝，使來朝見。夜郎，漢時我國西南地區古國名，在今貴州省西北部及雲南、四川二省部分地區。⑰降羌：降，降服，使馴服。羌，我國古代民族名，主要分布地相當於今甘肅、青海、四川一帶。⑱燔，古代西南少數民族名，亦指燹人所居今川南及滇東一帶。⑲略：巡行；巡視。⑳燔其龍城：燔，焚燒。龍城，漢時匈奴地名，為匈奴祭天之處。㉑議者美之：議者，評論者。美，贊美。㉒長策：猶良計。㉓狗吠之警：亦作「狗吠之驚」，謂小驚憂。㉔靡弊：亦作「靡敝」，耗費，浪費。㉕子民：愛護人民；治民。㉖快意：謂恣意所欲。㉗安邊：安定邊境。㉘禍拏而不解：禍，戰禍。拏，連綿，連續。不解，不止，不罷休。㉙驚駭：驚慌害怕。㉚轉輸：運輸。㉛共憂：共同憂慮。

【譯文】「等到秦始皇死去，天下到處反叛，豪杰并起，不可勝記。然而，他們本來都不是公侯的後代，也沒有絲毫的權勢，起自閭巷，手持棍棒，應時而動，不加商議而共

同造反，不約而同時會合，以至於稱王稱霸。這都是當時的政教導致的。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終於亡國絕祀，都是由於窮兵黷武造成的禍害啊。所以說，周代失之於軟弱，秦朝失之於強暴，都是不能因時變通的禍患。現在朝廷帶兵巡行南夷，讓夜郎國來朝賀；使羌、隗投降；奪取穢州（東夷之地），在那裏建設城邑；深入匈奴之境，燒掉他們的龍城，評論者對此都予以贊美。這些祇對臣子們有利，而不是國家的長遠之策。現在國內沒有一點小驚憂，對外却被遠方的軍備所累，使國家凋敝衰敗，這不是愛護人民的做法。爲滿足無窮無盡的欲望而行事，祇圖稱心快意，和匈奴結怨，這不是用來安定邊境的辦法。戰禍紛亂而不能消除，軍隊撤回而又出動，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這絕非長治久安的良策。現在天下的老百姓要鍛造鎧甲、磨礪刀劍，矯正、練習弓箭，轉運軍糧，從沒有看到休止的時候，這些都是天下人所共同憂慮的事啊。」

【原文】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①。今外郡^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③數十。帶脅^④諸侯。非宗室^⑤之利也。上觀^⑥齊晉^⑦所以亡。公室卑削^⑧。六卿^⑨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⑩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⑪之資也。甲兵器械^⑫。非特棘矜之用也^⑬。以逢萬世之變^⑭。則不可勝諱^⑮也。天子納之。

【注釋】①事煩而慮生：事煩，事務繁冗。慮生，產生疑慮。②外郡：京都以外的州郡。③列城：城邑。④帶脅：謂如帶之環繞四周，形成威脅。顏師古注：「帶者，言諸侯之於郡守，譬若佩帶，謂輕小也；脅，謂其威力足以脅之也。一曰帶在脅旁，附著之義也。」⑤宗室：指宗廟。⑥上觀：遠觀。⑦齊晉：齊，古國名。公元前十一世紀周分封的諸侯國。晉，國名。周成王封弟叔虞於堯之故墟唐，南有晉水，至叔虞子燮父改國號晉。⑧公室卑削：公室，指君主之家，王室。卑削，衰敗微弱。⑨六卿：指六官。《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夏殷亡聞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為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於百事。」⑩郡守：郡的長官，主一郡之政事。⑪閭巷：藉指平民。⑫甲兵器械：甲兵，鎧甲和兵械，泛指兵器。器械，指武器。⑬非特棘矜之用也：非特，不僅，不祇。棘矜，戟柄。戟，通「戟」。⑭以逢萬世之變：逢，遇到，遇見。萬世，很多世代，形容時代久遠。此處指將來。變，變亂。⑮諱：避忌，隱諱。

【譯文】「用兵時間長了就會引起變亂，事情繁雜了就會產生疑慮。現在邊地屬郡之地，有的將近千里，擁有數十座城邑，圍繞并威脅著附近的諸侯王國，這對皇族宗室是不利的。上觀齊、晉滅亡的原因，在於公室衰微，而六卿過於強盛；下看秦朝滅亡的原因，在於刑罰嚴酷，法令苛刻，欲望大而無窮。現在郡守手中的權力，不祇是像六卿那麼大；所占土地幾千里，不是僅有閭巷中的資產；武器裝備，不祇是棍棒那樣的效用；

如碰到後世天下變亂的機會，那就不可諱言了。」天子採納了這個奏言。

【原文】賈捐之^①字君房。賈誼^②之曾孫也。元帝^③初，珠崖^④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⑤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王商詰問捐之曰^⑥。珠崖內屬^⑦爲郡。久矣。今背叛逆節^⑧。而云^⑨不當擊。長^⑩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⑪。經義何以處之^⑫。

【注釋】①賈捐之：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四十三年，西漢官吏。字君房，洛陽（今屬河南）人。賈誼曾孫，漢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招待詔金馬門，數召見，言多采納，忤中書令石顯，被其告發，下獄死。②賈誼：西漢洛陽人，爲文學家兼政論家。③元帝：劉爽（公元前七十四年—公元前三十三年），漢宣帝劉詢與皇后許平君所生。黃龍三年（公元前四九年）十月，宣帝死後繼位。在位十六年，病死，謚號爲元帝，廟號高宗。④珠崖：郡名，亦作「珠崖」，地名。⑤更：連續，接續。⑥上使侍中王商詰問捐之曰：使，派。侍中，古代職官名。秦始皇置，兩漢沿置，爲正規官職外的加官之一。王商，西漢大臣，涿郡蠡吾人，字子威。漢宣帝母親王翁須之兄王武的兒子，嗣位樂昌侯。漢元帝時，爲右將軍、光祿大夫，保護太子劉騫的儲位。漢成帝劉騫繼位，改任左將軍。詰問，追問，責問。⑦內屬：謂歸附朝廷爲屬國或屬地。⑧逆節：猶叛逆。⑨云：說。⑩長：助長。⑪虧先帝功德：

虧，減損；減少。功德，功業與德行。^⑫經義何以處之：經義，經書的義理。何以，用什麼；怎麼。處，引申為處置，發落。

【譯文】賈捐之，字君房，是賈誼的曾孫。元帝初年，珠崖郡又反叛了，朝廷發兵去征討。其他一些郡縣也跟著反叛，連年不能平定。元帝和有關官員商議準備大規模出動軍隊。賈捐之建議，認為不應當去攻打。皇帝派遣侍中王商質問捐之說：「珠崖歸附漢室，作為邊郡已很久了，現在背叛朝廷，不服節制，而你卻說不應當發兵攻打，這是助長蠻夷的叛亂，有損先帝的功德。按經書的義理，應當如何處置呢？」

【原文】捐之對曰。孔子稱堯曰大哉^①。韶曰盡善^②。禹曰無閑^③。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④。欲與聲教^⑤。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⑥。含氣^⑦之物。各得其宜^⑧。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⑨。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⑩。南不過蠻荊^⑪。北不過朔方^⑫。是以頌聲^⑬并作。視聽^⑭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⑮。此非兵革^⑯之所能致。及其衰也^⑰。南征^⑱不還。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⑲。務欲廣地^⑳。不慮其害。而天下潰叛^㉑。賴聖漢初興。平定天下。

【注釋】①孔子稱堯曰大哉：稱，稱揚。堯，傳說中古帝陶唐氏之號。大，善，好。②詔曰盡善：詔，虞舜時樂名。盡善，十分完善。③禹曰無閑：禹，古代部落聯盟的領袖。姁姓，名文命，鯀之子。又稱大禹、夏禹、戎禹。無閑，指沒有疏遠，不要見外。④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三聖，三個聖人，指堯、舜、禹。地方，所轄治的地域。⑤欲與聲教：欲，想要。聲教，聲威教化。⑥歌德：歌，歌頌，贊美。德，美德。⑦含氣：含有氣息，形容有生命者，亦特指人。⑧各得其宜：謂人或事物都得到適當的安置。⑨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武丁，商代國王名，後世稱為高宗。盤庚弟小乙之子。成王，即周成王。大仁，有大德行。⑩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江，長江。黃，黃河。氐，我國古代民族。居住在今西北一帶。羌，我國古代民族名。秦漢時，部落眾多，總稱西羌。以游牧為主。⑪蠻荊：古代稱長江流域中部荊州地區，即春秋楚國的地方。亦指這一地區的人。⑫朔方：北方郡名，西漢元朔二年置。治所在朔方，今內蒙古自治區杭錦旗北。東漢末廢。⑬頌聲：歌頌贊美之聲。⑭視聽：看和聽。⑮越裳氏重九譯而獻：越裳氏，即越裳，亦作「越常」或「越嘗」。古南海國名。漢王充《論衡·恢國》：「成王之時，越常獻雉。」按，《漢書·賈捐之傳》顏師古注引此作「越嘗」。重，此處指藉助。九譯，輾轉翻譯。獻，奉獻。進貢。指藩屬奉獻禮物。⑯兵革：借指軍事征討。⑰及其衰也：及，待，等到。其，殷周。衰，衰敗。⑱南征：征伐南方。《竹書紀年》周昭王三次南征，第一次，「伐荊楚，涉沙，遇大兕。」第二次「天大翳，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第三次「昭王南征而不還」。據夏商周斷代工程，周昭王在位時間為（公元前

九五五年——公元前九七七）。^{①⑨}貪外虛內：貪外，貪圖境外。虛內，使國內空虛。^{②⑩}務欲廣地：務，必須；一定。欲，想要。廣地，拓展領土。^{②⑪}潰叛：叛亂離散。

【譯文】賈捐之回答說：「孔子曾經稱贊唐堯說『偉大呀！』稱贊虞舜時的詔樂，說『盡善盡美呀！』稱贊大禹說『沒有可報怨之處。』憑堯舜禹三位聖人的品德，當時轄治的地域也不過數千里，對於想接受其聲威教化者就管理他們，不想接受其聲威教化者就不勉強去管理他們。所以君臣共同歌唱美德，使有生命的物類，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是殷周很有仁德的人，但他們統治的地域東面不超過長江、黃河下游，西邊沒有超過氐族、羌族，南方沒有超過蠻荊之地，北邊沒有超過朔方之邦。因此歌頌之聲四起，有眼睛、耳朵的物類全都樂於自己的生活，越裳氏的使者藉助語言翻譯輾轉前來朝賀，這些都不是使用武力征討所能辦到的。等到殷周衰敗了，周昭王南征未能回京；秦始皇興兵遠攻，祇貪圖境外而使國內空虛，一心想擴大領土，却没有考慮到這樣做的危害，以至天下人像大水破堤一樣起來反叛。幸虧大漢王朝開始興起，纔平定了天下。」

【原文】至孝文皇帝^①。閔中國未安^②。偃武行文^③。則斷獄^④數百。民賦^⑤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⑥。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⑦在前。屬車^⑧在後。吉行^⑨日

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⑩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⑪也。其令四方無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⑫之樂絕。奇麗之賂塞^⑬。故謚^⑭爲孝文。廟^⑮稱太宗。至孝武皇帝^⑯。太倉^⑰之粟。紅腐^⑱而不可食。都內^⑲之錢。貫朽而不可校^⑳。乃採平城之事^㉑。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㉒。籍兵厲馬^㉓。因富民以攘服之^㉔。西連諸國。至於安息^㉕。東過碣石^㉖。以玄菟樂浪爲郡^㉗。北却^㉘匈奴萬里。制南海以爲八郡^㉙。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㉚數百。造^㉛鹽鐵^㉜酒榷^㉝之利。以佐用度^㉞。猶不能足。

【注釋】①孝文皇帝：即漢文帝。②閔中國未安：閔，哀傷，憐念，後多作「憫」。未安，沒有安定。③偃武行文：同「偃武修文」，停息武備，修明文教。《書·武成》：「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④斷獄：審理和判決案件。⑤民賦：人民所納的賦稅。⑥一事：服役一次。⑦鸞旗：亦作「鸞旂」。天子儀仗中的旗子。上繡鸞鳥，故稱。顏師古注：「鸞旗，編以羽毛，列繫幢旁，載於車上，大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⑧屬車：帝王出行時的侍從車。⑨吉行：爲吉事而行。⑩與道里：與，交付。道里，道路，路途。⑪朕不受獻也：不受，不接受。獻，指進獻的東西。⑫逸游：放縱游樂。⑬奇麗之賂塞：奇麗，新奇美麗。賂，贈送的財物。塞，堵塞；填塞。⑭謚：古代帝王、貴族、大臣、士大夫或其他有地位的人死後，據其生前業績評定的帶有褒貶意義的稱號，亦指按上述情況

評定這種稱號。《周禮·春官·大史》：「小喪，賜謚。」^⑮廟：廟號的略稱。^⑯孝武皇帝：即漢武帝。^⑰太倉：古代京師儲穀的大倉。^⑱紅腐：謂陳米色紅腐爛。^⑲都內：內府，國家的金庫。^⑳貫朽而不可校：貫朽，穿錢的繩子朽斷，形容積錢多而經久不用。校，計數，查點。^㉑乃探平城之事：探，探測，探求。平城之事，公元前二〇〇年，漢高祖劉邦在平城東北的白登山，被匈奴冒頓單于圍困七天七夜後，纔脫險。平城，即今山西大同。^㉒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錄，記以便存查。冒頓，西漢初年匈奴單于，姓攣鞮。邊害，猶邊患。^㉓籍兵厲馬：籍兵，徵集兵士。厲，操練；整飭。^㉔攘服：猶征服。^㉕安息：伊朗高原古國名。漢武帝時開始派使者到安息，以後遂互有往來。東漢時來中國的僧人安清即是安息國人。參閱《漢書·西域傳上·安息國》、《南朝梁慧皎《高僧傳·譯經上》》。^㉖碣石：碣，音結。山名，在河北省昌黎縣北。^㉗以玄菟樂浪為郡：菟，音圖。玄菟，地名，漢武帝滅朝鮮所設的郡。今分屬韓國咸鏡道及我國遼寧東部吉林南部。樂浪，郡名。漢武帝滅朝鮮時所設置，在今韓平壤附近。^㉘却：使退。^㉙制南海以為八郡：制，制服。南海，古代指極南地區。《左傳·襄公十三年》：「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㉚民賦：人民所納的賦稅。^㉛造：開始，起始。^㉜鹽鐵：鹽和鐵，亦指煮鹽、冶鐵之事。^㉝酒榷：古代政府所行的酒類專賣制度。亦泛指一切管制酒業取得酒利的措施。榷，專賣，專利。^㉞以佐用度：佐，輔助；幫助。用度，費用；開支。

【譯文】「到漢文帝時，憐惜中國沒有安定，便停止武備，施行文教，每年全國審判的案件有數百起，每人每年繳納的賦稅祇有四十枚錢，成年男子每三年纔服勞役一次。當時有人向皇帝貢獻千里馬，文帝頒詔說：『驚旗車在前先行，隨班的車在後緊跟，爲吉事而出行一天五十里，軍隊行軍一天三十里，朕騎千里馬，獨自先到哪兒去呢？』於是將千里馬歸還，并付給獻馬人回程的路費。又下詔書說：『朕不接受貢獻，可下令四方之人不要再請求進獻了。』就在這時期，閑游的娛樂禁絕了，珍奇美麗之物的贈送杜絕了，所以後來謚號爲『孝文』，廟號稱爲太宗。到了武帝朝，太倉的存糧，發紅腐爛而不能吃，京都蓄存的錢幣，穿錢的繩子腐朽而無法點數。於是探究高祖被圍平城的舊事，記錄從冒頓單于以來侵擾邊境所造成的邊害，徵集兵士、整飭軍馬，憑藉富民的資財去進攻征服匈奴。西面聯合諸國，直到安息，東邊越過碣石，將玄菟、樂浪劃爲郡國；北邊使匈奴退却萬餘里；征服南海劃分爲八郡，可是每年全國判決的獄案達一萬多起，人頭稅增加到數百錢，謀取鹽、鐵、酒專賣之利來資助費用開支，還是不能滿足軍費。」

【原文】「當①此之時。寇賊并起。軍旅數發②。父戰於前子鬥於後。女子乘亭鄣③。孤兒號④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⑤。遙設虛祭⑥。想魂⑦乎萬里之外。淮南王

盜寫虎符^⑧。公孫勇等詐爲使者^⑨。是皆廓地泰大^⑩。征伐不休之故也^⑪。今天下獨有關東^⑫。關東大者獨有齊楚^⑬。民衆久困^⑭。連年流離^⑮。離其城郭^⑯。相枕席^⑰於道路。人情莫親^⑱父母。莫樂^⑲夫婦。至嫁^⑳妻賣子。法不能禁。義^㉑不能止。此社稷之憂^㉒也。

【注釋】①當：值。②軍旅數發：軍旅，作戰或戰爭。數，屢次。發，行動。③乘亭郭：乘，登；升。亭郭，亦作「亭障」，古代邊塞要地設置的堡壘。④號：哭，大聲哭。⑤飲泣巷哭：飲泣，泪流满面，進入口中，形容極度悲痛。巷哭，在里巷中聚哭，舊時常用作稱頌官吏生前有善政者。⑥遙設虛祭：遙，遙遠。設，設立（靈堂）。虛，空無所有，與「實」相對。祭，祭奠。⑦想魂：想念（亡者）靈魂。⑧淮南王盜寫虎符：淮南王，此指淮南王劉安，襲其父劉長的封號。安好文學，喜神仙之術，傳說甚多。虎符，古代帝王授予臣下兵權和調發軍隊的信物，爲虎形，初時以玉爲之，後改用銅。⑨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據《漢書補注》，先謙曰：武紀在徵和三年。據《漢書》《田廣明傳》：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圍，圍使小吏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厩嗇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之。⑩是皆廓地泰大：廓地，開拓疆土。泰，太；過甚。⑪征伐不休之故也：征伐，討伐。不休，不停止，不罷休。故，緣故；原因。⑫關東：指函谷

關、潼關以東地區。^⑬齊楚：齊，古地名。今山東省泰山以北黃河流域和膠東半島地區，為戰國時齊地，漢以後仍沿稱為齊。楚，古國名。芈姓。始祖鬻熊。西周時立國於荊山一帶，都丹陽（今湖北秭歸東南）。周人稱為荊蠻。後建都於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紀王城）。春秋戰國時國勢強盛，疆域由湖北、湖南擴展到今河南、安徽、江蘇、浙江、江西和四川，為五霸七雄之一。戰國末，漸弱，屢敗於秦，遷都陳（今河南淮陽），又遷壽春（今安徽壽縣）。公元前二二三年為秦所滅。參閱《史記·楚世家》。^⑭民衆久困：民衆，衆民，人民。久困，長期困厄。^⑮流離：因灾荒戰亂流轉離散。^⑯城郭：亦作「城廓」，泛指城市。^⑰枕席：同「枕藉」或「枕籍」，物體縱橫相枕而卧。言其多而雜亂。^⑱人情莫親：人情，人的感情。親，親愛。^⑲樂：快樂，歡樂。^⑳嫁：賣。^㉑義：道義。^㉒憂：憂患，禍患。

【譯文】「這時候，賊寇遍地而起，軍隊頻繁行動，父親前邊戰死，兒子隨後參戰，婦女防守邊疆險地的堡壘，孤兒號哭於路途，老母、寡婦在街巷裏痛苦流泣，在遙遠的故鄉虛設靈堂祭祀，追悼千里之外的亡靈。淮南王偷寫虎符，公孫勇等人假扮使者，這些都是因為大肆開疆拓土，征伐不休的緣故啊。而今，天下祇有關東，關東的大國祇有齊、楚。那裏的老百姓長時間生活困苦，連年流離，離開他們的城郭，在路上縱橫相卧。人之常情，親近莫過於父母，相悅莫過於夫婦，至於出賣妻子兒女，法令無法禁

止，理義不能阻擋，這是國家應當憂慮的。」

【原文】今陛下不忍惛惛之忿^①。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②。快心幽冥之地^③。非所以救助饑饉^④。保全元元也^⑤。駱越^⑥之人。父子同川而浴^⑦。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⑧。獨居^⑨一海之中。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⑩。人未見虜^⑪。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⑫瑇瑁也^⑬。弃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⑭魚鱉。何足^⑮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⑯。暴師^⑰曾未一年。兵出不逾^⑱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⑳。夫一隅爲不善^㉑。費尚^㉒如此。況於勞師遠攻^㉓。亡士無功乎^㉔。求之往古則不合^㉕。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㉖。禹貢^㉗所及。春秋^㉘所治。皆可且無以爲^㉙。願遂弃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對奏^㉚。丞相于定國以爲捐之議是^㉛。

【注釋】①今陛下不忍惛惛之忿：不忍，不能忍受；不願意。惛惛，忿怒貌。②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驅，驅趕。擠，原指在擁擠的環境中，用力穿插而過，此處指墜落。③快心幽冥之地：快心，猶稱心，謂感到滿足或暢快，亦指使感到滿足或暢快。幽冥之地，地府；陰間。④饑饉：災荒，莊稼收成很差或顆粒無收。⑤保全元元也：保全，保護使不受損害。元元，百姓；庶民。⑥駱越：古種族

名。居於今雲南、貴州、廣西之間。⑦父子同川而浴：同川，同河。浴，洗澡。⑧本不足郡縣置也：本，本來。不足，不值得，不必。郡縣置，設置為郡縣。⑨獨居：單獨居住。⑩害：禍患；災害。⑪人未見虜：見，用在動詞前面表示被動，相當於被，受到。虜，俘獲。⑫珠犀：珍珠與犀角。謂珍貴之物。⑬瑱瑱：亦作「玼瑱」，本指爬行動物，形似龜。甲殼黃褐色，有黑斑和光澤，可做裝飾品，甲片可入藥。此處指玼瑱的甲殼，亦指用其甲殼製成的裝飾品。⑭譬猶：譬如。⑮何足：猶言哪裏值得。⑯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以，介詞，拿，用。往者，過去，從前。指宣帝神爵元年羌反。羌軍，羌人的軍隊。言，言說。⑰暴師：謂軍隊在外，蒙受風雨霜露。《孫子·作戰》：「久暴師則國用不足。」⑱不逾：不出，不超過。⑲大司農：官名。秦置治粟內史，漢景帝時改稱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掌租稅錢穀鹽鐵和國家的財政收支，為九卿之一。⑳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少府，皇帝私府，其錢專供皇帝使用。禁錢，由少府掌管、供帝王使用的錢財。續，添，加。㉑夫一隅為不善：一隅，指一個狹小的地區。不善，不好。㉒尚：尚且。㉓況於勞師遠攻：況於，連詞，何況。勞師，使軍隊勞累。㉔亡士無功乎：亡士，傷亡軍士。無功，沒有功勞。㉕求之往古則不合：求，探索，探求。往古，古昔，從前。不合，違背，不符合。㉖冠帶之國：猶禮儀之國。冠帶，本指服制，引申為禮儀、教化。㉗禹貢：書經夏書的篇名。載山川道里之遠近及物產之所宜。戰國時魏國的人士托名大禹的著作，因而就以《禹貢》名篇。㉘春秋：編年體史書名。相傳孔子據魯史修訂而成。所記起於魯隱公元年，止於魯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叙事極簡，用字寓褒貶。為其傳者，以《左氏》《公羊》《穀

梁《最著》。《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懼，作《春秋》。」^{②⑨}無以為：猶無用，没用。^{③⑩}對奏：對策上奏。^{③①}丞相于定國以為捐之議是：丞相于定國，見前文注。以為，認為。議，建議。是，正確。

【譯文】「現在陛下抑制不住忿怒之情，打算驅趕人民大眾墜入大海之中，使其『快意』於幽冥之地，這絕非用以救助饑饉，保全老百姓的辦法呀。駱越地方的人，父子在一條河水裏洗浴，跟禽獸沒有什麼差別，本來就不值得在那裏設置郡縣。那裏的人獨自生活在海域之中，島上多有毒草蟲蛇和水患、土崩等災害，人還未被俘虜，戰士就已死亡。再者，不是僅僅珠崖有珍珠犀角玳瑁這些東西，放棄這類地方，不值得惋惜，不討伐他們也不降低咱們的威望。該地的民衆譬如魚鱉，有什麼值得貪求的呢？臣且從昔日對羌軍作戰說起吧。出師在外還不到一年，軍隊遠徵沒有超過千里，耗費四十多萬萬，大司農府庫的錢花完了，又用少府皇宮專用的錢來接續支出。對這樣僻處一隅的地方，一時決策不當，費用尚且如此，何況現在勞師遠徵、傷亡軍士却沒有什麼功效呢！探求往古，沒有與這種情況一樣的。在現今環境，實施這種做法又很不利。以臣愚見，若不是講究禮義的國家所為，也不是《禹貢》上所提及和《春秋》上所記述的做法，都可以暫且不要去實行。我希望當即放弃討伐珠崖，而以專心救濟關東地區為慮。」對策上奏後，丞相于定國認為賈捐之的建議是對的。

【原文】上乃從^①之。遂下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叛爲逆。今議者^②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③。朕日夜惟思^④議者之言。羞威不行^⑤。則欲誅之。狐疑避難^⑥。則守屯田^⑦。通於時變^⑧。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⑨。且宗廟^⑩之祭。凶年不備。况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⑪。又以動兵。非特^⑫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⑬。捐之數^⑭召見。言多納用^⑮。時中書令石顯用事^⑯。捐之數短^⑰顯。以故不得官。後稀^⑱復見。

【注釋】①從：聽從。②議者：參與討論的人。③其指各殊：其指，大家的意向。殊，不同。④惟思：思慮。⑤羞威不行：羞，羞愧。威，威嚴，指表現出的使人敬畏的氣勢、態度。不行，不施行。⑥狐疑避難：狐疑，猶豫。避難，謂躲避災難或災害。⑦則守屯田：則，就。守，保持；維持。屯田，漢以後歷代政府利用兵士在駐扎的地區一面駐守，一面墾殖荒地，這種措施稱爲屯田。⑧通於時變：通，懂得；通曉。時變，時世的變化，亦指時世變化的規律。⑨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遠蠻，遠方蠻夷。不討，不討伐。危，危害。孰大，哪個危害更大。⑩宗廟：古代帝王、諸侯祭祀祖宗的廟宇。⑪無以相贍：無以，謂沒有什麼可以拿來；無從。贍，救濟；周濟。⑫非特：不僅；不只。⑬其罷珠厓郡：其，連詞，表示選擇，或者，還是。罷，停止。⑭數：多次。⑮言多納用：多，

大多。納用，採用。^⑮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時，當時。中書令，漢設中書令，掌傳宣詔令，以宦者爲之，後多任用名望之士。石顯，字君房，濟南人，漢宣帝及漢元帝時宦官。用事，執政；當權。^⑰短：謂指摘缺點，揭發過失。^⑱稀：很少。

【譯文】元帝採納了這個建議，於是頒詔說：「珠崖酋虜殺害我吏民，反叛作亂，現在參與討論的人，有的說可以攻打，有的說可以屯守，有的建議把它放棄，大家的意向不一。朕日夜考慮建議者的話，慚愧於漢室的威嚴不能施行，就打算討伐它；猶豫於避免戰爭造成的災難，就想保持屯田之法；想到與時變通，則憂慮萬民的疾苦。那麼萬民的飢餓，與不討伐遠方蠻夷相比，哪個危害更大呢？再說宗廟的祭祀，遭逢凶年便不能備辦，何況還要避免使人不滿的屈辱呢！現今關東十分困危，倉庫空虛，沒有可以供給的東西，如果再要動兵出戰，不但勞民，凶荒之年也會隨之而來。還是停止征討珠崖吧！」賈捐之多次被召見，他的諫言多被採納。當時中書令石顯專權，捐之多次揭露石顯的短處，因此不能再做官，後來也很少被皇上再召見。

【原文】東方朔^①。字曼倩。平原^②人也。武帝即位。待詔金馬門^③。建元三年^④。上始微行^⑤。北至至作獵。池陽^⑥。西至黃山^⑦。南至長楊^⑧。東游宜春^⑨。夜

出夕還。後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⑩。乃使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⑪。蓋屋^⑫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⑬。及其價直^⑭。欲除以爲上林苑^⑮。屬之南山。壽王奏事。上大悅。

【注釋】①東方朔：見前注。②平原：指平原厭次縣（今山東省惠民縣東北。一說今山東省陵縣神頭鎮）。③待詔金馬門：待詔，等待詔命。金馬門，漢代宮門名。學士待詔之處。④建元三年：漢武帝劉徹即位成爲漢朝皇帝，開始使用年號「建元」。三年即公元前一三八年。⑤上始微行：始，開始。微行，舊時謂帝王或有權勢者隱匿身分，易服出行或私訪。⑥池陽：即今陝西省涇陽縣和三原縣的部分地區，漢惠帝四年（公元前一九一年）改爲池陽縣。⑦黃山：漢宮名。漢惠帝所建，在陝西省興平縣西南。⑧長楊：亦作「長揚」，長楊宮的省稱。故址在今陝西省周至縣東南。⑨宜春：指宜春宮，秦離宮名。《三輔黃圖·甘泉宮》：「宜春宮，本秦之離宮，在長安城東南杜縣東，近下杜。」⑩患：憂慮；擔心。⑪乃使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乃，於是。使，派遣。吾丘壽王，見前文注。舉籍，統計人口、田畝等以登記成冊。阿城，本秦阿房宮。在長安縣西二十里。⑫蓋屋：音周志。漢縣名，太初元年（公元前一〇四年）改內史爲三輔，始置蓋屋縣，位在長安縣東，留業河與渭水的合流處。漢武帝時始置，故城在今陝西省周至縣東，屬右扶風。因此地山水曲折而得名。⑬提封頃畝：提封，提舉四境之內的土地，總計其數字。頃畝，頃和畝，泛指土地面積。⑭及其價直：及，以及。

其，它的。價直，買物所付之款或工費。直，通「值」。⑮欲除以爲上林苑：除，修治，整治。以爲，以之爲。上林苑，古宮苑名。

【譯文】東方朔，字曼倩，平原郡人。武帝即位後，做金馬門待詔。建元三年，皇帝開始微服出行，北到池陽，西到黃山，南面到長楊宮打獵，東去宜春苑游覽，往往是天不明就外出，晚上纔回來。此後，武帝認爲路遠勞苦，又爲沿途所見百姓的事增添憂慮，於是就讓吾丘壽王統計并登記阿城以南、周至以東、宜春以西區域內的土地面積數和地畝價值，準備把這一地盤建修爲「上林苑」，使它和終南山連接起來。壽王上奏辦理的情況，皇上大爲高興。

【原文】朔進諫①曰。臣聞謙遜靜慤②。天表③之應④。應之以福。驕溢靡麗⑤。天表之應。應之以異⑥。今陛下纍郎臺⑦。恐其不高。弋獵⑧之處。恐其不廣。如天不爲變⑨。則三輔⑩之地。盡可以爲苑⑪。何必整屋。鄠。杜乎⑫。奢侈越制⑬。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⑭。天下之大阻也⑮。南有江淮⑯。北有河渭⑰。其地從汧隴⑱以東。商雒⑲以西。厥壤肥饒⑳。漢興去三河之地㉑。止霸產㉒以西。都涇渭之南㉓。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㉔。秦之所以虜西戎㉕。兼山東者

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②⑥}。異類之物。不可勝原^{②⑦}。此百工所取給^{②⑧}。萬民所^{②⑨}（舊無取給萬民所五字。補之）仰足也^{②⑨}。又有秔稻粱粟^{③⑦}。桑麻竹箭之饒^{③⑧}。貧者得以人給家足^{③②}。無飢寒之憂。故鄠。鎬^{③③}之間。號爲土膏^{③④}。其價^{③⑤}畝一金。

【注釋】①進諫：對君主，尊長或朋友進言規勸。②謙遜靜慤：謙遜，謙虛恭謹。靜慤，沉靜謹慎。③天表：上天顯示。④應：感應；應驗。⑤驕溢靡麗：驕溢，驕傲自滿。靡麗，奢華，奢靡。⑥異：怪異不祥之事；灾異。⑦今陛下累郎臺：累，重疊，接連成串。郎臺，回廊邊的高臺。郎，通「廊」。顏師古注：「郎，堂下周屋。」⑧弋獵：射獵；狩獵。⑨如天不爲變：如，如果。天，上天。變，灾異，異常的自然現象。⑩三輔：西漢治理京畿地區的三個職官的合稱，亦指其所轄地區。漢初京畿官稱內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內史，與主爵中尉（後改都尉）合稱三輔。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主爵都尉爲右扶風，右內史爲京兆尹，左內史爲左馮翊，治所皆在長安城中。⑪盡可以爲苑：盡，全部，整個。苑，古稱養禽獸、植林木的地方，多指帝王或貴族的園林。⑫何必盤屋、鄠、杜乎：盤屋，見前注。鄠，音戶，漢縣名。故治在今陝西省戶縣北。杜，秦武公十一年（公元前六八七年）置杜縣。秦始皇時屬內史。漢屬京兆尹，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六五年），改杜縣爲杜陵縣。⑬奢侈越制：奢侈，揮霍浪費，追求過分享受。越制，超過制度。⑭南山：終南山。⑮阻：險要之地。⑯江淮：長江和淮河。⑰河渭：黃河與渭水的并稱。亦指河渭兩水之間的地區。⑱汧隴：指汧水隴山地帶。汧，音

千。^{①⑨}商雒：亦作「商洛」，商縣和上洛縣之合稱，漢初「四皓」曾隱居於此。^{②⑩}厥壤肥饒：厥，代詞，其，起指示作用。肥饒，肥沃富饒。^{②⑪}漢興去三河之地：漢興，漢代興起。三河之地，漢代以河內、河東、河南三郡爲三河，即今河南省洛陽市黃河南北一帶。《史記·貨殖列傳》：「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後漢書·黨錮傳·劉祐》：「政爲三河表。」李賢注：「三河，謂河東、河內、河南也。」^{②②}止霸產：止，至；到。霸產，即灞瀍，灞水和瀍水的合稱。^{②③}都涇渭之南：都，建都。涇渭，指涇水和渭水。^{②④}陸海：物產富饒之地。《漢書·地理志下》：「〔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顏師古注：「言其地高陸而饒物產，如海之無所不出，故云陸海。」^{②⑤}秦之所以虜西戎：秦，秦代。虜，占有。西戎，古代西北戎族的總稱。^{②⑥}豫章檀柘：豫章，亦作「豫樟」，木名，枕木與樟木的并稱。檀柘，檀樹與柘樹，二木質地堅韌，皆爲良材，可做弓幹。^{②⑦}異類之物，不可勝原：異類，不同種類。不可勝原，猶言不可勝數，不計其數，極言其多。^{②⑧}此百工所取給：百工，各種工匠。取給，取得物力或人力以供需用。^{②⑨}萬民所仰足也：萬民，廣大百姓。仰，依賴；依靠。足，富裕；富足。^{③⑩}又有秔稻粱粟：秔，同「粳」，稻之不黏者，今指一種介於秈稻、糯稻之間的晚稻品種，米粒短而粗，米質黏性較強，脹性小。粱，同「梨」，果木名，落葉喬木，葉子卵形，花多爲白色，果實多汁，可食。粟，木名。落葉喬木，果實爲堅果，包在多刺的球狀殼斗內，可以吃，亦可入藥，木材堅實，可供建築與制器具用。^{③⑪}桑麻竹箭之饒：桑麻，桑樹和麻。竹箭，即篠，細竹。饒，富裕；豐

足。^{③②}人給家足：人人飽暖，家家富裕。^{③③}鄠、鎬：鄠，音丰，古地名。本為商代崇侯虎邑，周文王滅崇後曾都於此。後為周武王之弟的封國。故地在今陝西省戶縣北。鎬，水名。在今陝西省境。^{③④}號為土膏：號，號稱。土膏，肥沃的土地。^{③⑤}其價畝一金：價，價格。一金，古代錢幣數量名稱。二十兩或一斤為一金。後亦用以稱銀一兩。

【譯文】東方朔却進諫說：「臣聽說做人謙遜、貞靜誠實，上天就會報應，應之以福；驕橫自滿奢侈，上天也會報應，應之以怪异現象。現在陛下堆砌宮殿下的臺階，惟恐其不高；打獵的地方，惟恐其不廣闊。如果上天不因此而示以怪异現象，那麼京畿三輔所管轄的地方，都可以視為上林苑，何必圈定周至、鄠、杜之地呢！若奢侈超過規定的制度，上天就會因此而發生怪异，上林苑雖然小，臣還認為它大呢。終南山，是天下最險要的地方，南邊有長江、淮河，北邊有黃河、渭水，這地方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其土壤肥沃。漢建國以後，拋棄洛陽三河之地，而在灞滻二水之西，涇渭二水之南建都，這裏可說是天下物產豐富的『陸海』之地，也是秦王朝所以能够占有西戎兼并崑山以東的原因。終南山出玉石、金、銀、銅、鐵、樟木、檀木、柘樹等珍奇之物，多得不可勝計，這些都是百工所采來供給官府、萬民所仰賴其富足的東西。這裏還出產粳稻、稻穀、梨、栗、桑麻、竹箭等富饒的農產品，貧窮的人靠這些豐衣足食，沒有飢

寒的愁苦。所以澧鎬之間號稱『土膏』（肥得流油的土地），其土地每畝價值一斤黃金。」

【原文】今規以為苑^①。絕陂池水澤之利^②。而取民膏腴之地^③。上乏國家之用^④。下奪農桑之業^⑤。弃成功^⑥。就敗事^⑦。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⑧之林。而長養麋鹿^⑨。廣狐菟之苑^⑩。大虎狼之墟^⑪。又壞人冢墓^⑫。發人室廬^⑬。令幼弱懷土而思^⑭。耆老泣涕而悲^⑮。是其不可二^⑯也。騎馳東西。車驚南北^⑰。又有深溝大渠^⑱。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⑲。不敢斥天子。故言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⑳之大。不恤農時^㉑。非所以強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㉒之宮。紂於宮中設九市也。而諸侯叛。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人散^㉓。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㉔。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㉕。上乃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㉖。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㉗（舊無苑字。補之）。

【注釋】①今規以為苑：規，規劃并占有。苑，古稱養禽獸、植林木的地方，多指帝王或貴族的園林。②絕陂池水澤之利：絕，斷絕。陂池，池沼；池塘。水澤，河湖沼澤。利，利益；好處。③而取民膏腴之地：取，奪走。膏腴，謂（土地）肥沃。④上乏國家之用：乏，缺少，不夠。用，用度。⑤下

奪農桑之業：下，下位。奪，用強力使之動搖、改變。亦謂由於強力而動搖、改變。農桑，農耕與蠶桑。業，職業。⑥弃成功：弃，放弃。成功，成就功業或事業。⑦就敗事：就，趨；趨向。敗事，失敗的事。⑧且盛荊棘之林：盛，茂盛。荊棘，泛指山野叢生多刺的灌木。⑨而長養麋鹿：長養，撫育培養。麋鹿，麋與鹿。⑩廣狐菟之苑：廣，擴大。狐菟，狐和兔。菟同「兔」。亦以喻壞人，小人。⑪大虎狼之墟：大，擴大。虎狼，比喻凶殘或勇猛的人。亦以喻凶殘或勇猛。墟，大丘，山。⑫又壞人冢墓：壞，毀壞。冢墓，墳墓。⑬發人室廬：發，挖掘。室廬，居室；房舍。⑭令幼弱懷土而思：令，使。幼弱，幼小。懷土，懷戀故土。思，懷念；想望。⑮耆老泣涕而悲：耆老，老年人。泣涕，哭泣。悲，哀痛，傷心。⑯二：第二條（理由）。⑰騎馳東西，車驚南北：騎馳，騎馬奔馳。驚，亂馳。⑱渠：濠溝。⑲不足以危無隄之輿：危，危害。無隄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限。顏師古注引張晏曰：「無隄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限也。」⑳苑囿：古代畜養禽獸供帝王玩樂的園林。㉑不恤農時：不恤，不憂憫，不顧惜。農時，適宜於從事耕種、收穫的時節。《孟子·梁惠王上》：「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㉒九市：古時買賣貨物的場所。㉓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人散：靈王，楚靈王。起，興建；建造。章華之臺，即章華臺，楚離宮名。㉔糞土愚臣，忘生觸死：糞土愚臣，猶賤臣，多為自謙之詞。忘生，忘却性命。觸死，犯死罪。㉕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逆，違背；拂逆。盛意，猶盛情。犯，觸犯；冒犯。隆指，對天子或上司的旨意的敬稱。指，通「旨」。罪當萬死，形容罪惡極大。㉖上乃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大中大夫，官名。秦官，掌論議，漢以後各代多沿置。給事

中，官名。秦漢爲列侯、將軍、謁者等的加官。②然遂起上林苑：然，連詞，猶但是、然而，表轉折。遂，副詞，終於，竟然。起，興建；建造。

【譯文】「現在將這裏規劃爲上林苑，斷絕了陂池水澤帶來的利益，奪走了百姓肥沃的土地，對上使國家的財用、物資匱乏，對下使百姓喪失了農桑的產業，放棄成功之業，而趨就敗壞之事，損耗減低糧食產量，這是不可規劃爲上林苑的第一條理由。再者，使荊棘叢林茂盛繁密，而來繁養麋鹿，擴展狐兔的場地，加大虎狼活動的土山，還要毀掉人家祖先的墳墓，拆毀人家居住的廬舍，使得幼弱的人產生懷念故土的思緒，年老長者泣涕悲慟，這是不可規劃爲上林苑的第二條理由。馬隊馳奔於東西，車駕縱橫於南北，苑中又有深溝大渠，盡一日田獵之樂，不值得讓沒有防護的車與冒遭受危害的風險，這是不可規劃爲上林苑的第三條理由。祇致力於苑囿的擴大，而不體恤農時，這不是強國富民的措施啊。殷紂王建造設有九處市場的宮室而引起諸侯背叛；楚靈王建起章華之臺而楚人離散；秦始皇修建阿房宮而天下大亂。我是糞土一樣無用的愚臣，忘記生命而甘冒死罪，違逆皇上盛意隆旨，罪該萬死。」武帝於是讓東方朔做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一百斤。不過武帝還是興建了上林苑。

【原文】武帝時。公主貴人多逾禮制。天下侈靡趨末^①。百姓多離農畝^②。上從容^③問朔。朕欲化民。豈有道乎^④。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⑤。上古^⑥之事。經數千載。尚難言也^⑦。臣不敢陳^⑧。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⑨。皆聞見^⑩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⑪。足履革舄^⑫。以韋^⑬帶劍。莞蒲爲席^⑭。衣緼無文^⑮。集上書囊以爲殿帷^⑯。以道德爲麗^⑰。以仁義爲準^⑱。於是天下望風成俗^⑲。昭然化之^⑳。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㉑。左鳳闕^㉒。右神明^㉓。號稱千門萬戶^㉔。木土衣綺繡^㉕。狗馬被繡罽^㉖。宮人簪瑇瑁^㉗。垂珠璣^㉘。設戲車^㉙。教馳逐^㉚。飾文采^㉛。叢珍怪^㉜。撞萬石之鍾^㉝。擊雷霆之鼓^㉞。作俳優^㉟。舞鄭女^㊱。上爲淫侈如此^㊲。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㊳。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㊴。〔甲乙。帳名〕。燔之於四通之衢^㊵。却走馬示不復用^㊶。則堯舜之隆^㊷。宜可與比治矣^㊸。易^㊹曰。正其本。萬事理^㊺。失之豪厘。差以千里^㊻。願陛下留意察之。

【注釋】①天下侈靡趨末：侈靡，奢侈浪費。趨末，亦作「趨末」，趨尚工商業。顏師古注：「末謂工商之業。」②農畝：指農耕。③從容：悠閑舒緩，不慌不忙。④朕欲化民，豈有道乎：化民，教化百姓。豈，表示估計、推測，相當於也許、莫非。有道，有辦法。⑤成、康：指周成王和周康王。⑥上

古：遠古。⑦經數千載，尚難言也：經，經過；經歷。數千載，幾千年。尚，副詞，且，尚且。難言，不容易說；說不清楚。⑧陳：上言，述說。⑨當世耆老：當世，當代；現世。耆老，老年人。⑩聞見：聽到和看見。⑪身衣弋綈：身衣，身上穿著。衣，當動詞用。弋綈，黑色粗厚的絲織物。弋，通「默」。⑫足履革舄：足履，腳上穿著。革舄，生皮製的鞋。⑬韋：去毛熟治的獸皮；柔軟的皮革。⑭莞蒲爲席：莞，俗名水蔥、席子草。亦指用莞草織的席子。蒲，植物名，指蒲席。席，「席」的古字，坐卧鋪墊用具，由竹篾、葦篾或草編織成的平片狀物。⑮衣緼無文：衣，動詞，穿。緼，新舊相混的棉絮，此處指粗劣的衣服。無文，沒有彩藻之飾；沒有紋飾。⑯集上書囊以爲殿帷：集，收集。上書囊，群臣上書的封袋。《漢書補注》顏師古引東觀記「舊制上書以青布囊素裏封書，不中式不得上」。以爲，作爲，用作。殿帷，殿中的帷帳。⑰麗：美，光華。⑱準：標準；準則。⑲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於是，連詞，因此。望風，聽到風聲；見到動靜、氣勢。成俗，形成良好的風俗。⑳昭然化之：昭然，明白貌。化，改變人心風俗；教化；教育。㉑圖起建章：圖，考慮；謀劃；計議。起，興建；建造。建章，建章宮，漢代長安宮殿名。㉒鳳闕：漢代宮闕名。㉓神明：漢武帝所建臺名，在建章宮內，爲祀仙人處。上有承露盤，有銅仙人舒掌，捧銅盤玉杯，以承雲表之露。㉔千門萬戶：形容殿宇深廣。㉕木土衣綺繡：木土，木料和土牆衣，蒙覆在器物或自然物表面。綺，有花紋的絲織品。繡，繡花衣服。㉖狗馬被績罽：狗馬，犬與馬，指游畋之物。被，後作「披」，穿著。績罽，彩色的毛織物。顏師古注：「績，五綵也。罽，織毛也，即氍毹之屬。」㉗宮人簪瑋瑁：宮人，妃嬪、宮女

的通稱。簪，插；戴。璫瑁，指玳瑁的甲殼，亦指用其甲殼製成的裝飾品。^{②⑧}垂珠璫：垂，戴著。珠璫，珠寶，珠玉。^{②⑨}設戲車：設，設計。戲車，供表演雜技的車。^{③⑩}教馳逐：教，傳授。馳逐，驅馳追逐。^{③①}飾文采：飾，修飾；裝飾。文采，泛指文辭。^{③②}叢珍怪：叢，聚集。珍怪，珍貴奇異之物。^{③③}撞萬石之鍾：撞，敲擊，撞擊。石，量詞，計算重量的單位，一百二十斤為一石。鍾，通「鐘」，古代樂器，青銅製，懸挂於架上，以槌叩擊發音。^{③④}擊雷霆之鼓：擊，打；敲打。雷霆，震雷，霹靂。鼓，打擊樂器。多為圓桶形或扁圓形，中間空，一面或兩面蒙著皮革。^{③⑤}作俳優：作，排練。俳優，古代以樂舞諧戲為業的藝人。^{③⑥}舞鄭女：舞，跳舞，表演舞蹈。鄭女，本指夏姬，鄭穆公之女，或指鄭袖，戰國時楚懷王后（南后）。此處指舞女。^{③⑦}上為淫侈如此：淫侈，奢侈；浪費過度。如此，這樣。^{③⑧}獨不奢侈失農：獨，單獨；獨自。失農，不失農時，不耽誤農業生產。^{③⑨}推甲乙之帳：推，排除；除去。甲乙之帳，甲乙帳，或作甲帳。漢武帝所造帳幕。飾琉璃珠、夜光珠等珍寶者為甲帳，以居神；其次為乙帳，以自居。見《漢武故事》。《漢書·西域傳贊》：「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顏師古注：「其數非一，以甲乙次第名之也。」^{④⑩}燔之於四通之衢：燔，焚燒。四通之衢，四面通達的道路。^{④①}却走馬示不復用：却，指撤去；收掉。走馬，良馬，善走的馬。示，把事物擺出來或指出來給人看。不復用，不再用它遊戲。^{④②}堯舜之隆：堯舜之世的隆盛。^{④③}宜可與比治矣：宜，應當；應該。可，可以；能够。與，介詞，同，跟。比，齊同，等同。治，指政治清明，社會安定。與「亂」相對。^{④④}易：代

卜筮之書。有《連山》《歸藏》《周易》三種，合稱三《易》，今僅存《周易》，簡稱《易》。《周禮·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④5}正其本，萬事理：正，特指在政治、道德、思想、言論、禮儀等方面，將違反原則、標準或規定的匡正過來。本，事物的根基或主體。理，謂治理得好，秩序安定。與「亂」相對。^{④6}失之豪厘，差以千里：開始時期祇相差一點點，但結果會相差千里。形容細微的失誤，最終導致巨大的差錯。豪厘，一毫一厘，形容很少的數量。豪，通「毫」。

【譯文】武帝時，皇室的公主貴人大多超越禮制，天下奢侈，追求享受，趨尚工商業，老百姓也多離開農田。皇帝閑談時問東方朔：「朕想教化人民，有什麼辦法嗎？」東方朔答道：「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的事情，經過了幾千年，是難以說清的，臣不敢胡亂陳述。願意就近陳述孝文皇帝時的事情，這是當今年老的人都聽到、看到的事。文帝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但身著黑色粗厚絲織衣服，腳上穿生皮做的鞋子；用熟牛皮做劍帶，用莞草、蒲草編成坐席；穿粗劣衣服，且沒有花紋，收集群臣上書的封袋作為殿中的帷帳；以有道德為美善，以行仁義為準則。因此天下人受其影響，形成了節儉風俗，起到了明顯的教化作用。現在陛下認為京都城郭小，規劃修築建章宮，左邊是鳳凰臺，右邊是神明臺，號稱『千門萬戶』；在木料和土牆上包裹著有花紋的絲

織物，給狗馬穿戴上有彩色圖案的毛織品；宮人們插著瑇瑁簪子，戴著珠璣耳墜；設計出供遊戲的車子，教她們追逐遊戲，裝飾文采，叢集珍奇；撞擊萬石重的大鐘，敲擊聲如雷霆的大鼓，排練表演雜戲，訓練歌舞女樂。做君王的在上邊淫侈如此，却想讓民間不要奢侈、不失農時，這是難以辦到的事情啊！陛下若真的採用臣的策劃，推倒供天子娛樂的甲帳、乙帳，在交通要道處燒掉，撤去馳逐的馬匹，表示不再用它遊戲，那麼就祇有堯舜盛世可以和陛下相媲美了。《易經》說：『端正其根本，萬事都可治理好；若失之毫厘，結果就會差之千里。』希望陛下留心詳察上述之事。」

【原文】朔直言切諫^①。上常用之^②。設非有先生之論^③。其辭曰。非有先生仕吳^④。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⑤。退不揚君美以顯其功^⑥。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談何容易^⑦。夫談有悖^⑧於目。拂^⑨於耳。謬^⑩於心。而便^⑪於身者。或有悅^⑫於目。順^⑬於耳。快^⑭於心。而毀^⑮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⑯。孰能聽之^⑰。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⑱以上。可以語^⑲上。先生試言^⑳。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㉑。關龍逢深諫於桀^㉒。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㉓。此二臣皆極慮盡忠^㉔。閔主澤不下流^㉕。而萬民騷動^㉖。故直言其失^㉗。切諫其邪者^㉘。將以爲君之榮^㉙。除主之禍也^㉚。今則不然^㉛（舊無今則不然四字。補之）。反以爲誹謗君之

行。無人臣之禮。戮及先人^{③②}。爲天下笑^{③③}。故曰。談何容易。

【注釋】①直言切諫：同「直言極諫」，謂以正直的言論諫諍。古時多用於臣下對君主。②上常用之：常，經常。用，採用，采納。③設非有先生之論：設，設想；謀劃。非有先生之論，即《非有先生論》，東方朔之散體賦作品，原文藉非有先生之口，以聳人聽聞的筆力，表達了東方朔的政治理想和施政方略。④仕吳：在吳國做官。⑤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進，見。不稱，不顯揚。厲，振奮。主意，君主的心意。⑥退不揚君美以顯其功：退，退朝。不揚，不稱揚。美，指好的品德或表現。顯，顯揚。功，功勞；功績。⑦談何容易：本謂在君王面前談說論議、指陳得失不可輕易從事。⑧悖：昏亂；惑亂。⑨拂：違背；違逆。⑩謬：背戾乖違。⑪便：有利。⑫悅：歡樂，喜悅。⑬順：順應；依順。⑭快：舒適；暢快。⑮毀：傷損；傷害。⑯非有明王聖主：明王，聖明的君主。聖主，泛稱英明的天子。⑰孰能聽之：孰，誰。聽，聽從，接受。⑱中人：中等的人；常人。⑲語：談話；談論。⑳先生試言：先生，文人學者的通稱。可自稱，亦可稱人。試，副詞，相當於「姑且」「試著」。言，說。㉑昔者：往日；從前。㉒關龍逢深諫於桀：關龍逢，夏末賢臣。桀爲酒池、糟丘，作長夜之飲。龍逢進諫，立而不去，爲桀囚拘而殺之。深諫，極力勸諫。桀，夏最後一個君主，名履癸。相傳爲暴君。㉓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比干，殷帝丁的次子，帝乙的弟弟，帝辛（即紂王）的叔父，官少師（丞相）。直言，直率地說；說實話。紂，商代最後一個君主的謚號。一作受，亦稱帝辛。㉔極慮盡

忠：極慮，竭盡思慮。盡忠，竭盡忠誠，多指盡瘁國事或身殉國難。^{②5}閔主澤不下流：閔，哀傷；憐念，後多作「憫」。澤，恩德，恩惠。下流，喻君上的恩澤下布。^{②6}騷動：特指動亂，變亂。^{②7}失：失誤。^{②8}切諫其邪者：切諫，直言極諫。邪，不正；不正派。^{②9}榮：光榮，榮耀。與「辱」相對。^{③0}除主之禍也：除，去除。主，君主。禍，災害，災殃，指一切有害之事。^{③1}不然：不是這樣。^{③2}戮及先人：戮，羞辱。先人，祖先。^{③3}笑：譏笑；嘲笑。

【譯文】東方朔直言切諫，武帝往往采納，並創作了《非有先生論》。其文章中說：「非有先生在吳國做官，他進見時不稱頌往古之事來激勵君主的意旨，退朝後不傳揚君主的善行來顯揚其功績，沉默無言已有三年了。吳王覺得奇怪就詢問他，非有先生說：『向君主進言很不容易呀！進言有違背君主所見、背逆君主所聞、不符合君主心意却對君主自身有利的，也有使君主看得喜悅、聽著順耳、心中高興却會毀壞君主品行的。如果沒有聖明的君王，誰能接受這些話呢？』吳王說：『你為什麼認為是這樣呢？具有中等以上才智的人，都可以同他談論高深的道理或學問。先生試著說說，寡人一定會認真聽的。』先生對曰：『昔日，關龍逢極力勸諫夏桀，王子比干率直地向商紂進言。這兩位大臣，都是竭盡思慮與忠誠，憐惜君主的恩澤不能傳播到下層，以致萬民騷動，所以直言君主的過失、懇切諫諍其惡行的人，那是爲了君主的榮耀，消除君主的禍患。可是

今天就不是這樣的，反而認為這是誹謗君主的行為，缺乏做人臣的禮節，先人也跟著受辱，為天下人所耻笑，所以說向君主進言很不容易！」

【原文】是以輔弼之臣瓦解^①。而邪諂之人并進^②。遂及飛廉^③。惡來革^④等（二人皆紂時佞臣也）。二人皆詐偽^⑤。巧言利口^⑥。以進^⑦其身。陰奉雕琢刻鏤之好^⑧。以納其心^⑨。務快耳目之欲^⑩。以苟容為度^⑪。遂往不戒^⑫。身沒被戮。宗廟崩隤。國家為墟^⑬。故卑身賤體^⑭。悅色微辭^⑮。愉愉咻咻^⑯。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⑰為也。將儼然^⑱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⑲。上以拂^⑳主之邪。下以損^㉑百姓之害。則忤^㉒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㉓之法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㉔。故曰。談何容易^㉕。

【注釋】①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輔弼，亦作「輔拂」，輔佐；輔助。瓦解，瓦片碎裂，比喻崩潰或分裂、分離。②而邪諂之人并進：邪諂，邪惡而諂諛。并進，同時進用。③遂及飛廉：遂，竟然。及，涉及，牽連，此處指任用。飛廉，商紂的諛臣。④惡來革：又稱為惡來，商紂王的臣子，飛廉之子，以勇力而聞名。武王伐紂之時，他被周武王處死。⑤詐偽：巧詐虛偽。⑥巧言利口：巧言，表面上好聽而實際上虛偽的話。利口，能言善辯。⑦進：引進。⑧陰奉雕琢刻鏤之好：陰，暗暗地；偷偷

地。奉，進獻。雕琢，雕刻琢磨。刻鏤，雕刻。好，喜愛，愛好。⑨以納其心：納，結交。心，思想、意念、感情的通稱。⑩務快耳目之欲：務，必須；一定。快，放肆；縱情。欲，欲望；願望。⑪以苟容爲度：苟容，屈從附和以取容於世。度，法度；規範。⑫遂往不戒：遂往，謂以往的錯誤。戒，防備；警戒；鑒戒。⑬宗廟崩弛，國家爲墟：宗廟，古代帝王、諸侯祭祀祖宗的廟宇。崩弛，塌毀，引申指敗壞。墟，故城；廢址。⑭卑身賤體：彎腰俯首，屈從奉迎。⑮悅色微辭：悅色，怡悅的神色。微辭，委婉而隱含諷諭的言辭；隱晦的批評。⑯愉愉咄咄：愉愉，和順貌；和悅貌。咄咄，溫和貌。⑰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志士仁人，有遠大志向和高尚道德的人。不忍，不忍心，感情上覺得過不去。⑱儼然：嚴肅莊重的樣子。⑲深言直諫：深言，猶深談。深切坦率的談話。直諫，直言規諫。⑳拂：引申爲除去；排除。㉑損：減少。㉒忤：違逆；觸犯。㉓衰世：衰亂的時代。㉔固足畏也：固，副詞，原來；本來。足，值得；足以。畏，害怕；恐懼。㉕談何容易：本謂在君王面前談說論議、指陳得失不可輕易從事。何容，豈可，怎能容許。

【譯文】「『因此輔佐君王的重臣被分裂，而那些奸邪諂媚的人一齊入朝爲官，甚至連飛廉、惡來都得到了重用。這兩個人都是詭詐之人，以其花言巧語、能說善辯，來求得自身的進升；以暗地裏進獻紂王喜好的雕刻之器，以此得到君主的信任。他們努力使君主致力於耳目之欲，以苟且容身爲做事的尺度。君主則往往不加戒備，以至於身被殺

戮，宗廟崩毀，國家成爲廢墟。所以，自身故作卑賤，面帶喜色，言辭婉轉巧妙，語言溫和動聽，終究無益於主上的治國，確實是志士仁人不忍心幹的事啊。他們顯現出端莊嚴肅的容色，懇言直諫，上能糾正君主的邪念，下能減少百姓的禍害，那麼就會與心術不正之君的心意抵觸，就要經受衰敗時代的嚴刑酷法。如果是這樣，邪主的所作所爲，必會令人畏懼啊！所以說，向君主進言很不容易。」

【原文】於是吳王懼然易容^①。捐薦去几^②。危坐而聽^③。先生曰。接輿避世^④。箕子陽狂^⑤。此二子者。皆避濁世^⑥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燕^⑦之閑。寬和之色^⑧。發憤畢誠^⑨。圖畫^⑩安危。揆度^⑪得失。上以安主體^⑫。下以便萬民^⑬。則五帝三王之道^⑭。可幾^⑮而見也。故伊尹^⑯蒙耻辱。負鼎俎以干湯^⑰。太公釣於渭之陽^⑱。以見文王。心合意同^⑲。謀無不成^⑳。計無不從^㉑。深念遠慮^㉒。引義以正其身^㉓。推恩以廣^㉔（廣下脫其字）。下^㉕。本仁祖義。衷有德^㉖。祿賢能^㉗。誅惡亂^㉘。總遠方^㉙。壹統類^㉚。美風俗^㉛。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㉜。下不奪人倫^㉝。則天地和洽^㉞。遠方懷^㉟之。故號聖王。於是裂地定封^㊱。爵爲公侯^㊲。傳國^㊳子孫。名顯後世。民到於今^㊴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㊵。故曰。談何容易。

【注釋】①懼然易容：懼然，驚視貌；驚貌。懼，通「瞿」。易容，改變臉色。②捐薦去几：捐薦，去掉薦席，表示謙遜。顏師古注：「捐薦席而去馮几，自貶損也。」③危坐而聽：危坐，古人以兩膝著地，聳起上身為「危坐」，即正身而跪，表示嚴肅恭敬。後泛指正身而坐。④接輿避世：接輿，春秋楚隱士，佯狂不仕。姓陸，名通，字接輿。平時「躬耕以食」，因對當時社會不滿，剪去頭髮，佯狂不仕，所以也被人們稱為楚狂接輿，亦以代指隱士。《論語·微子》：「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邢昺疏：「接輿，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也。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避世，逃避塵世；逃避亂世。⑤箕子陽狂：箕子，是文丁的兒子，帝乙的弟弟，紂王的叔父，官太師，封於箕（今山西太谷，榆社一帶），名胥餘，作為中華第一哲人，在商周政權交替與歷史大動蕩的時代中，因其道之不得行，其志之不得遂，「違衰殷之運，走之朝鮮」，建立東方君子國，其流風遺韻，至今猶存。陽狂，猶佯狂，裝瘋。⑥濁世：混亂的時世。⑦清燕：亦作「清讌」。清閑；安逸。⑧寬和之色：寬和，寬厚謙和。色，面色，臉色。⑨發憤畢誠：發憤，勤奮；決心努力。畢誠，指竭盡忠誠。⑩圖畫：謀劃。⑪揆度：揣度，估量。⑫上以安主體：安，使安定。主體，指君主的統治地位。⑬下以便萬民：便，便利。萬民，廣大百姓。⑭則五帝三王之道：五帝，上古傳說中的五位帝王。三王，指夏、商、周三代之君。⑮幾：隱微。多指事物的迹象、先兆。⑯伊尹：商湯大臣，名伊，一名摯，尹是官名。相傳生於伊水，故名。⑰負鼎俎以干湯：負，以背載物。鼎俎，泛稱割烹的用具。干，干謁（對人有所求而請見）。湯，商朝的開國之君，又稱成湯、成

唐、武湯、武王、天乙等。^{①⑧}太公釣於渭之陽：太公，周初人。姜姓，呂氏，名尚。俗稱姜太公。據《史記·齊太公世家》載，尚窮困年老，釣於渭濱。文王出獵，遇之，與語大悅，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稱太公望。釣，以釣具獲取水生動物。渭，水名。黃河最大支流，源出甘肅省鳥鼠山，橫貫陝西省中部，至潼關入黃河。陽，山的南面或水的北面。^{①⑨}心合意同：思想觀念完全一致。^{②⑩}謀無不成：謀，謀慮；謀劃。成，成功。^{②①}從：聽從；順從。^{②②}深念遠慮：深念，深深思考。遠慮，深遠的計慮，亦指計慮深遠。^{②③}引義以正其身：引義，引用義理。正，端正。^{②④}推恩以廣下：推恩，廣施恩惠，移恩。廣，擴展，推廣。下，臣下；百姓。^{②⑤}哀有德：哀，聚集。有德，指有德行的人。^{②⑥}祿賢能：祿，給予俸祿。賢能，有德行有才能的人。^{②⑦}誅惡亂：誅，誅殺。惡亂，作惡為亂者。^{②⑧}總遠方：總，總攬。遠方，此處指遠方之民。^{②⑨}壹統類：壹，統一；一致。統類，綱紀和條例。^{③⑩}美風俗：美，使事物變美，變好。風俗，相沿積久而成的風氣、習俗。^{③①}天性：猶天命，指上天的意旨或上天安排的命運。^{③②}下不奪人倫：奪，猶亂。人倫，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特指尊卑長幼之間的等級關係。^{③③}和洽：安定融洽；和睦融洽。^{③④}懷：歸向。^{③⑤}裂地定封：裂地，劃分土地。定封，確定封地，爵位。^{③⑥}爵為公侯：爵，授爵或授官。公侯，公爵與侯爵。^{③⑦}傳國：古謂帝王傳位給子孫或讓位給他
人。^{③⑧}於今：如今；現在。^{③⑨}豈不哀哉：豈，難道。哀，悲痛；悲傷。

【譯文】「此時，吳王懼然改變神色，撤去草席，離開靠身的桌幾，端正地坐著來

聽。非有先生說：『接輿遠避社會，箕子佯裝瘋癲。這兩位賢人，都是逃避污濁的世道來保全其身的。假使他們遇到聖明的君主，能賜予其清靜閑適的生活，寬容溫和的臉色，使其發憤竭盡忠誠，策劃國家安危大事，考察國家政事得失，對上使君主身心安泰，對下使人民生活安逸，那麼五帝三王的治世之道，差不多就可以看到了。所以伊尹蒙受曾爲奴隸的耻辱，負鼎持俎去求見商湯；姜太公垂釣於渭水北岸以拜會周文王。君臣之間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深思遠慮，援引正義來端正其身，廣施恩惠，擴展到天下之人；根據仁義的原則，使有德之人聚集，給賢能之才以厚祿；誅罰奸惡亂黨，彙集遠方之民，統一法令條例，使風俗美好，這些都是帝王得以昌盛的原由。在不改變天性，對下不喪失人倫，那麼天地就會和洽，遠方之民就會歸向他，所以叫做「聖王」。於是，進行裂土分封，給以公侯爵位，傳國於子孫，聲名著稱於後世，人民到現在還在稱頌他。這是因爲伊尹和姜太公遇上了商湯和文王啊。太公、伊尹的結局如此顯榮，而關龍逢、比干偏偏是那樣的遭遇，難道不令人傷悲嗎？所以說，向君主進言不容易呀！』

